

長篇唱詞說部

鳳雙飛全傳

寶成書局發行



敘

在昔趙宋盛時國家聞暇無事仁宗御宇日久每於宵旰之餘令民間日進奇異之事以娛耳目而小說由此盛焉瞿存齋詩所謂陌頭商女無愁思閒撥琵琶說趙家想見當時風尚朝野上下無不藉此以爲消遣自宋而後撰者益多沿至今日名稱尤雜然嗜此大都閨閣村夫而文學之士往往鄙不屑視誠未有筆具鑪錘羅錦繡如鳳雙飛一書者誠戛戛乎難之是書爲毗陵女士程蕙英所著女士系出名門性耽翰墨是編之作結回五十二卷成書百餘萬言雖託於小說唱本而構思運筆脫盡科臼其敷陳治亂而不悖於掌故敘述忠孝而不流于迂疏鋪張武略而不涉於誇誕偶誌奸邪而不傷于穢瀆理必確切言必雅馴宜風宜雅亦莊亦諧誠非裨乘野史壞人心術者所可同日語也印旣成爰書數語藉作弁言世有知者當亦以余言爲不味也

光緒二十五年九月上浣瑞芝室主人序於淞北寓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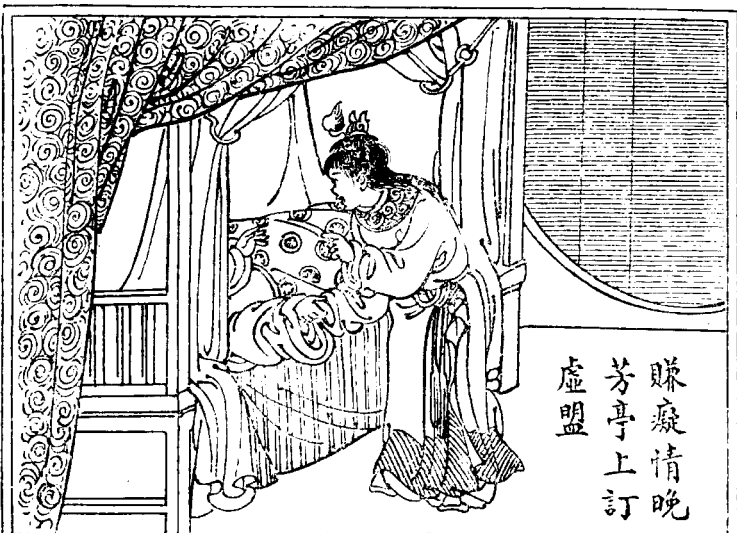
封義子聖主識奇童



感異
夢善人辭世



一



賺癡情晚
芳亭上訂
虛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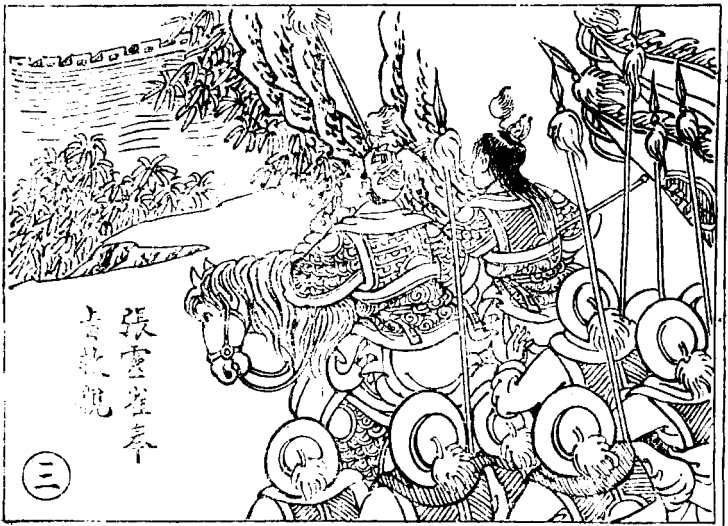
關書
樓珠
浦還合

永北城兩帥大交兵



張靈崔奉
去款觀

三



識天
時女帥
附中華



正法
破傍
門王
子奮
威連
敢賊







官奸論堂朝良賢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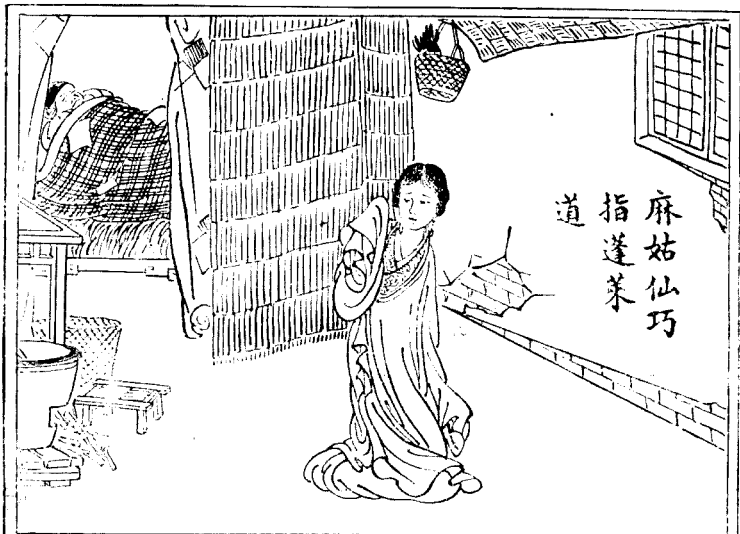
除城青殞貪
奸壯州命財



盜寶傷身
譚城驛武
帥擒寇



義服英雄楚家莊盜魁納款



麻姑仙巧
指蓬萊
道



貴將
軍任俠
判媼妍

鳳雙飛全傳目次

卷一

- 第一回 愛英才郭公拔士
- 第二回 封義子聖主識奇童
- 第三回 感異夢善人辭世
- 第四回 賺癡情晚芳亭上訂虛盟
- 第五回 老豔引狂蜂累及柔枝遭損折
- 第六回 鬧書樓珠還合浦
- 第七回 進美人奸宦黑心迷幼主
- 第八回 好弟兄愛極反成仇
- 第九回 索愛臣儲君出禁苑

卷二

- 第十回 忿流言折壁分球
- 第十一回 諫新君親臣移外任
- 第十二回 永北城兩帥大交兵

點會元張景馳名	一
證三生仙郎逢舊友	二五
信邪言蕩子尋花	六〇
妬同心鳳凰臺下興誹謗	九六
姣花避急雨終逢浪蝶飽偷香	一三七
謁侯門琴遇知音	一七三
聽吹笙頑童肉眼識神仙	二一八
假相知禍人偏得福	二五二
殺淫僧公子鬧菩提	二九一
送征人離鸞泣鳳	一
賀生辰狹路遇冤家	三六
騰越州雙雄同受縛	七六

第十三回	白無雙捨身謀賊	張靈雀奉旨救親	一〇
第十四回	識天時女帥附中華	用人謀將軍誅逆后	一六四
第十五回	正法破榜門王子奮威連敗賊	美人換寶馬無雙失意再投番	二一二
第十六回	攀龍嶺小將捉妖僧	探虎穴重瞳殄大逆	二五八
第十七回	遞情詞奸雄挑麗質	破陰謀俠女斬淫徒	三〇三

卷二

第十八回	靜海王無心陌路救嬋娟	俏佳人有意移舟招吉士	一
第十九回	鬧鬪房奸臣下獄	勘淫娃聖主決疑	四〇
第二十回	天緣谷夢鮑夫人貴府看東床	敵仇爲婚郭殿下蘭房續佳偶	七五
第二十一回	衆賢良朝堂論奸宦	一英雄旅店退強徒	一一〇
第二十二回	貪財殞命青州府壯士除奸	盜寶傷身譚城驛武師擒寇	一四八
第二十三回	義服英雄楚家莊盜魁納款	情深伉儷濟南城王子求仙	一八八
第二十四回	麻姑仙巧指蓬萊道	郭重瞳錯認武陵源	二三〇
第二十五回	貴將軍任俠判媼妍	莽少年枷號遊街市	二六七
第二十六回	一語犯天顏張都督有心辭貴寵	羣奸施毒計郭將軍斬奸流	三〇八

卷四

第二十七回 難星過度真小姐辱處邀榮

舊好重來張逸少福中生禍.....一

第二十八回 比頑童奸雄輸愛妾

訪同胞遣使下東洋.....四三

第二十九回 明諸花燭沐夫人窮究玉樓詞

暗約佳期張都督空回巫峽夢.....八七

第三十回 傾蓋感心同離而合妙容從誓約

深閨談大義易而難博士守初心.....一三一

第三十一回 虛名實系鮑香兒屈受虎狼刑

枉已從人何武師勉賦崑崙技.....一七三

第三十二回 三虎鬧華堂索妹無憑空受辱

一疏辭禁苑忠言有驗再加恩.....二一五

第三十三回 思鄉念切登州城二美寄書

報憤心偏三仙島羣奸敗績.....二五八

第三十四回 賽六郎喪心謀至成

勝子都剖腹救良朋.....三〇一

卷五

第三十五回 報將軍盆冤得雪復擎天

沐都督功績已成重失地.....一

第三十六回 破瓊州真姬被擄

築金臺王子專征.....三九

第三十七回 蠻公主空設三奇計

大元戎連拔兩雄州.....七

第三十八回 雙姊妹義救慕容珠

一英雄誤入無門陣.....一二〇

第三十九回 爲良人美女盜奇丹

鑿巧計蛟精棄陵水.....一五四

第四十回 連神機元戎破妖后

遭急難教習認親兒.....一九三

第四十一回 靖妖氛王子奏奇功

掃賊寨張郎除宿患.....二二〇

第四十二回 楊一清智激監軍謀除國患

明天子恩加義弟竈錫薦章.....二六一

第四十三回 賜金蓮洞房迎淑女

評玉貌雪夜宴嬋娟……………二九六

卷六

第四十四回 拔山俊傑難回少女堅心

夙世姻緣終賴神仙助力……………一

第四十五回 擾河南鼠子肆強梁

雪父恨蛾眉伸大志……………五〇

第四十六回 女英雄假降平賊寇貴戚班師

巧神僊降筆證前緣才人得偶……………九四

第四十七回 玉殿辭婚建昌侯空逢傾國色

銀屏藏美勝子都醉攪洞房春……………一三五

第四十八回 賜榮歸王子祭先塋

悲往事張郎題舊壁……………一七七

第四十九回 避暑獨眠私通兩婢

京都故國喜產雙兒……………二二〇

第五十回 罪鳥釋樊籠總是因情及愛

罡風吹盡閣幾成碎玉飄香……………二六六

第五十一回 英雄削色女將軍激父罵賢徒

閨閣傷和勝子都辱妻鞭愛婢……………三〇六

第五十二回 金屋閒情遍詠風花雪月

玉堂佳話演成富貴神仙……………三四八

鳳雙飛全傳 卷一

第一回 愛英才郭公拔士 點會元張景馳名

白日長行不返。青春來者無多。纖腰長腕易消磨。怪底愁城深鎖。試檢古今奇事。編爲花月新歌。狂呼自遣快如何。莫管旁人笑我。（調寄西江月）

（唱）閒非閒是日紛紛。於我無關總莫論。欲破愁城開笑口。新詞演出古今文。大荒首出曰盤古。繼世三皇天地人。淡泊無爲天下治。唐虞聖帝迭相興。大同之世民熙皞。三代相承有聖君。戰國強秦而至漢。西東有史又三分。兩晉中包十六國。宋齊傳統至梁陳。隋唐事跡多傳載。五代紛紛未足評。北宋南遷原不久。只將近代講前明。高皇奮跡於滌泗。成祖遷都到北平。聖德仁宣悲祚短。英宗北狩弟稱尊。七年復辟郟王廢。八載重光大駕崩。傅子憲宗成化主。實爲六代八朝君。此書便在其時起。立意新奇衆所驚。男有扶天匡國手。信哉緯武又經文。女無脂粉閨房態。冰雪爲姿鐵石心。君義臣忠安社稷。父慈子孝樂家庭。閨房靜好諧琴瑟。夫婦皆賢著令名。誰謂弟兄非合母。豈知異姓勝親生。金蘭契結同生死。雙鳳齊飛衆口稱。嚴正處能改陰邪爲道義。跌宕處忽移忠孝作奸淫。怒時節風雲變色。山河動。喜時節花鳥爭妍萬物春。悲成處羅刹觀場應墮淚。斌媚處神仙當境也消魂。真激烈此頭可斷心。難改。善談諧縱體神龍批逆鱗。忍心的不念佳人難再得。情重的何愁傾國與傾城。因私忿絕裾斷義拋良友。爲公義剖腹明冤諫至尊。有節慨弱女能爲豪傑事。沒檢束美男反效婦人髻。奇奇變變渾難測。正正邪邪總莫論。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清音恐入雲霄去。敬請諸公側耳聽。太祖功臣

開國將 丹書鐵券重元勛 名聞四海真英傑 武定侯爺名郭英 本籍臨淮鳳陽屬 功成賜宅住金陵
建文在位燕王反 奮勇曾當靖難兵 天命難回師屢敗 賢侯慟忿卒於軍 (自)後來永樂登基他有兩位公
子。一齊臣伏。長公子仍襲了父爵。隨往北京。二公子住在南京烏衣巷內。(唱)一支傳下多蕃茂 武將文官代代
興 目下算來凡七代 一宗之長諱宏殷 若教說起人人仰 自幼居家以孝稱 氣骨端嚴山岳重 精神
清爽玉壺冰 勳臣世業雖能武 盛世通行却習文 尙禮敦詩崇道學 守身如玉最矜名 尊賢向善何消
說 第一如仇最怒淫 偶聽人談邪穢語 不關己事也生噴 才容德器皆超俗 道學名家衆所稱 十九
鄉科登上第 二句殿試入詞林 幼時聘定秦家女 榜後成親娶過門 四德皆全無所缺 夫妻和睦敬如
賓 宏殷秉性原方執 室有賢妻足稱心 不學浮華諸俗輩 別無婢妾享私恩 家庭正肅如宗廟 當世
堪推第一人 身立朝堂毫不苟 犯顏屢屢諫人君 彈奸擊佞無私曲 知有其君不有身 釋褐爲官十七
載 時當三十六青春 榮華富貴般般足 只有佳兒尙未生 賢淑夫人知大禮 欲收侍妾望蘭蓀 那曉
得爲官執性殊於衆 反把良言勸細君 (自)說我生三十六年。自信於人道無愧。天地有知。決不使我紀後。如果
命犯孤辰。前生注定。娶妾又何益哉。執定了這個主意。(唱)任你勸他千百遍 心如鐵石斷難更 夫人無力能
回挽 也只得聽命由天不復論 (自)就是這年。放了浙江廉憲。卽攜家同往。到任之後。這些好處。若要細細說來。
那有這許多筆墨。只好總而言之。清廉惠愛。至公無私。無利不興。無害不去而已。況且不關緊要。何必瑣煩。只說這
一日。郭大人身坐後堂。看些案卷。忽有個值班書吏。走上堂來。覺得眼前一亮。郭大人就回頭來把他仔細一看。更
加了不得。就一部書上的事情。多看出來了。(唱)見他頭戴黑紗巾 耳後雙環是白銀 藍布袍兒顏色好 絲
縑白襪淨無塵 身材纖瘦腰肢細 大約年華未二旬 面似凝脂渾玉琢 鼻如懸胆配朱唇 長眉秀拂春
山翠 鳳目光含秋水明 樸素衣冠偏有緻 梅花無俗玉無痕 若言不是神仙謫 世上如何獨見君 玉

潤珠輝真不愧。這番呆了郭宏般。驚疑半響還思想。胥吏之中有此人。秀雅雍容無俗氣。直如野鶴立鷄羣。豈爲小戶低微骨。定是書香厄困貧。不得已而求活計。我須一問自知明。(自)當時按卷問道。汝姓甚名誰。本司初到。尙未識汝。書吏答道。小人姓張名景。郭公又問道。汝年幾何。爲吏幾載。世代作何生理。張景道。年方十六。世代寒微。先父卽爲書吏。不幸去年亡過。蒙前任毛大老爺把小人簽補的。郭公想道。原來不是書香。然以小戶寒家。出此俊秀。更是當今盛事。聽其言語頗不俗。我何不提拔提拔。再一想法。且住。聞得前任毛公最愛聲色。而此人正是他手內補的。或者是他嬖倖之輩。亦未可知。我若以貌取人。驟加禮待。可不也被旁人猜出好話來。還要慢慢留心訪其的實。再作理會。(唱)思量定。別話無。點頭仍是看文書。從今以後心常用。要訪其人賢也愚。書上他人不細說。看官也不識精粗。如今就要談張景。在座諸公請聽予。他生長浙江錢塘縣。城隍山下是家居。世家貧賤無恆產。種菜爲生草野夫。守分安貧兼樂善。相傳五代惡人無。他父名喚張惟厚。自幼聰明頗讀書。狀貌可觀身體弱。不能夠肩挑菜担走長途。因而棄產來城內。買得公門一吏胥。執筆爲生堪活口。喜他秉性更仁慈。常說公門裏面行善好。萬事從公心不欺。從不會弄法舞文爲惡款。也不肯用強索詐騙毫釐。日常又把同曹勸。何苦傷心自己肥。若見本官行不法。也要叩頭苦諫盡忠言。善緣種種難稱述。陰德多多神鬼知。身在公門三十載。年華已有六旬餘。一年夫婦雙雙歿。(自)當衙門人。存了厚道。那裏還做得起人家。自殯殮之後。(唱)四壁蕭然所剩無。只有賢郎年又小。清貧獨自守門閭。雖然未有明師訓。天賦聰明出衆殊。八股文章將就會。各家真草盡能書。更兼善畫西湖景。一筆能將萬里圖。向日無非閒作耍。至於親死一身孤。別無道路堪爲活。免不得賣畫權將一口餬。弄得分文錢入手。懶於炊爨費工夫。就在近家飯店之中吃。館內香茶用一壺。俊美丰姿人盡識。爭傳草裏出明珠。(自)是時天下太平。並無兵火之患。上下之人。安於逸樂。淫風大行。凡是人家孩子。生得標緻些。出去走

動走動。就有那些邪人。千方百計。騙去做那沒要緊的勾當了。言之可恨。(唱)是兒既有驚人貌。引動了一衆猖狂市井徒。假做登門來買畫。甜言蜜語送青蚨。請茶請酒常親近。只想與他交好共歡娛。幸喜年輕張小舍。祖宗積德有多餘。生來氣骨多尊重。豈是貪財下等愚。一概相辭情不領。(自)俗語說得好。蒼蠅不釘無縫的鴨蛋。(唱)衆人其奈我何如。總然窘急銀錢少。再不求人借一銖。寧可成天無飯吃。逍遙反去看西湖。山光水色平生愛。玩賞渾忘腹內虛。(自)一日遇見個相者。相他若是習文。不過翰苑。若是習武。到可封侯。神州笑道。手無縛雞之力。家無擔石之儲。文武兩途。都學不上。說甚麼拜相封侯。只請看看幾時。就能不受飢寒罷了。相者道。若問好運。即日就來。然而生了這骨相。一定是個貴人。總不封侯。翰苑却是穩的。神州也不大相信。不意過了幾日。在孤山上看梅花。適被前任臬台毛公撞見。這毛公也是個歪人。訪知了他的根脚。就把新書吏尋事革去。假說故吏張惟厚。極是真誠能幹。把他兒子補來。必然肯父。張神州不知道這個就裏。竟忻然而來。那些刑名文卷。自小就看得透熟的。並不要請問別人。(唱)補入公房人盡贊。聰明尤勝老頭兒。毛公另眼相看待。年少神州也不疑。一晚忽然傳進內。書房侍席飲多時。毛公自舉金杯勸。直道其情諒必依。驚得神州難對答。慌張撇脫步難移。把一個本官潑得渾身酒。跌碎金釧白玉卮。頭也不回跑出外。老毛氣得臉無皮。一時難以將他責。隱忍於心恨不離。打點要尋他過失。管教受我一場欺。(自)那知張神州運氣已來。輪不到你下手。(唱)早有位浙江巡按回京內。把他壞法婪贓一本題。即日除官真掃臉。還能使得甚謀機。瘡官去任無多日。就換如今郭臬司。有意將他行事訪。衆人交口告官知。郭公大悅連稱善。可喜家貧出此兒。埋沒公門真可惜。急宜獎拔不宜遲。清閒卽召神州進。諭以端方正直詞。(自)說察汝之貌。真如鶴立雞羣。豈爲久困之輩。又聞你立身持重。更非無志之流。若以胥吏終身。豈非空埋騏驎乎。本司雖無山濤之巨識。李膺之高風。然目見英才。亦樂於獎拔。汝誠能棄刑名之學。歸宗孔孟。某雖不敏。必使你名顯於時而後已。神

州曉得這位新官是有名道學。不比老毛。真是福從天降。慌忙拜謝道。大老爺破格垂青。真是小吏三生之幸。敢不朝夕聽教。但恐樗櫟庸才。不能成用。徒負大匠之苦心耳。(唱)彼此說明俱大悅。馬逢伯樂果非虛。從今退了刑房役。郭大人另擇真誠一老肖。補缺當班休細說。一心要玉成張景作通儒。又知本地無名宿。平等之人豈作師。留入後衙書館內。自家指教論難疑。神州本是天生秀。今遇高明出力提。觸處玲瓏能理會。宛如顏子見宣尼。朝朝只在書房坐。篇簡堪誇三十車。都是目中從未見。黃昏燈接五更鷄。詩文強記言非謬。過目真能字不遺。初試爲詩詩即妙。試令作賦賦尤奇。郭公喜極時稱賞。雖只相親不少離。手足相看從未狎。再不料其中又有一條蛆。也來打詔從旁攪。攪出新鮮半部書。(自)你道是誰。那是郭公請的一位書記。姓白。名進忠。原是北直廣平府邯鄲縣人氏。(唱)說起出身原算好。簪纓世代有名馳。家私巨萬非爲少。自幼從師廣讀書。及長大。更不低。生成一表俊丰姿。文章詩賦般般會。十五遊庠入泮池。只是性情不務正。輕佻敗蕩習奢靡。淫邪之事情常愛。禮法之言口不提。又值雙親身故早。任他門戶獨支持。親房伯叔非其畏。浪使錢財當土泥。交結浮華無益友。門如鬧市少空時。居外仗義疎財號。內蓄陰邪衆不知。倚恃財名容貌好。專一去行奸賣俏哄嬌姿。花街柳巷爲傳舍。繡閣香閨也有私。每亂孤孀松柏操。常偷佛地少年尼。丫環僕婦何消說。串盡優童鬧小廝。不料奸情終有敗。三年五次吃官司。幾番要把衣巾革。惟賴錢神做主持。到底貪花天不佑。顛顛倒倒十年餘。家資大半隨風化。氣死賢良結髮妻。功不成來名不就。又無兒女甚孤棲。方纔略悔從前錯。發憤拋家上帝畿。苦掙一科又不中。自慚無面轉鄉基。(自)幸有一個表兄。到是翰林。就去投他住下。托他留心推荐。若能到名公巨卿家內。做個門客。還要營幹些異路前程。這翰林便一口依允。恰值其時郭大人放了浙江廉憲。將次出京。只少了個掌箋奏的大書記。正在尋訪翰林。就竭力荐他。白進忠忻然進謁。這位郭大人只爲過於正直。聽人說得好。就信以

爲真了。又見他是（唱）才華敏捷人冠冕。應對周旋有禮儀。博古通今真不愧。尊爲上客不相欺。進忠早識賢東性。古執端方出衆奇。幸喜自家多活潑。隨高逐下善推移。既來只索將他順。凡遇衙齋見面時。本貌輕佻收拾過。裝得來端莊文雅世間稀。郭公那曉他奸詐。賓主和諧並不疑。（白）張神州初進內衙。越發不知就裏。只見他是郭公所敬之客。又且書室相鄰。誦讀之餘。也就走過去與他講講。不料這白進忠。竟以小人之意。度君子之心。暗暗笑道。東家外貌端嚴。原來內裏也是歪的。見這廝生得標緻。破格提拔他起來。必定已有一脈的了。既然如此。也就與我輩一般。我還怕他怎的。（唱）以此公然大了胆。原形畢露像狐狸。目觀張子容如玉。言笑皆親着了迷。也想與他相交好。天天打算用心機。一宵適值無人在。便把他來兩手攜。口出狂言恣戲謔。閉門苦請要雙棲。神州本性多文弱。不會高聲論是非。掙脫身軀忙走出。來朝細稟郭公知。（白）郭大人聽了。不覺大怒。立刻把進忠請來。正言責斥。進忠見他這付面色。不由的胆戰心驚。只得作揖謝罪。推是醉後妄語。萬望老大人海涵。郭公難道好打了他。只好吩咐神州。以後不要與他親近罷了。白進忠受了一番搶白。出外思量。十分氣惱。又見神州把房也搬到別處去了。越發沒想頭。（唱）算來無面將身站。打疊行裝便告辭。賢主人雖不相留還算好。程儀厚贈兩分離。合衙幕友官親輩。不識其中爲甚因。餞送之時都竊問。奸人信口捏虛詞。指稱年少張書辦。與着東人斷袖私。我在書房常目見。偶然戲語問纖兒。豈知觸了閻羅性。冷面難當只得辭。大衆聞言都不信。此公道學大名馳。見人好色常噴怪。豈有尤而復效之。定是你身行不法。反將惡語謗真儒。（白）進忠道。他原是個責人不責己的假道學。你們若道我捏造了他。我到要賭個咒的了。我若有半句是假。將來生出兒子。必做龍陽。報在衆人眼內就是了。說罷作別而行。仍往京中去了。衆人聽他賭了這等惡咒。免不得疑信相參。私相議論。這些手下人。却是信得過的。聽見了好生不服。又來告訴主人。真把這位郭大人氣得幾乎暈死。然而白進忠已去。却無可奈何。只索認了晦氣罷了。幸虧張神州襟懷曠

達。到並不在心。坦坦平平。只以讀書爲事。郭公在浙江五年。由臬司陞至巡撫。張神州時已廿一歲了。(唱)天生性格本非凡。力學勤攻足五年。諸子百家俱熟透。詩文歌賦立成篇。更兼窮究丹青妙。落筆風生勝往前。花和草。水共山。精神到處自天然。說甚麼詩中有畫。王摩詰。說什麼一日功成吳道玄。真可齊名趙文敏。直須追步李龍眠。况加風度超塵表。秀髮星眸白玉顏。質本斯文無惡俗。韻雖疎放不輕儇。風流蘊藉真佳士。靜雅雍容陸地仙。禮節般般皆出衆。應酬賓客善清談。官僚見者俱欣慕。才貌同名一郡傳。求畫求詩求結納。誰人說是小家男。(自)有如此才貌。原是算上等人物。只有一件不妥當。你道爲何。他自小的性情到還有些激烈。所以遇了惡棍。也不會吃過虧。(唱)那知長大成人日。日漸柔仁日漸寬。一味溫和不如好女。絕無厲色與高言。偶然走到公堂後。若遇提刑審犯官。聽了哀聲心膽碎。如飛掩耳就逃潛。隨身伏侍家童輩。每每偷閒背後頑。看見無非生一笑。真如活佛降西天。更兼疎懶天生就。緊要之心沒半分。喜的是酌酒看花歌雅調。臨風潑墨畫山川。逍遙玉笛吹三弄。幽逸瑤琴作數彈。愛月常常深夜坐。酒慵每每日高眠。若要他勤工筆札司書帖。口不能回心就煩。再說起積穀生財諸俗事。毫無理會在胸前。儼然是個佳公子。忘了孤貧舊日寒。(自)所以郭公常說他。人是好的。只是過於柔弱。將來就得了功名。也不過玉堂金馬而已。棟梁柱石。聽訟臨民。都不可指望。又爲他丰姿太美。恐涉淫邪。把許多戒淫書諄諄教戒。只要他做個正人。神州雖不全聽。却也不敢有違。時值縣試。卽以案首入泮。不數日又有聖旨。以兵部尙書召郭公還京。(唱)神州意欲相隨去。又爲科場事掣牽。只得仍留湖上住。清閒洒落過炎天。秋闈三試文如錦。榜發名高中第三。人交口。贊連綿。果然草屋出魁元。祖宗積德兒孫貴。秀士而今又孝廉。左右家貧無一事。束裝卽日上幽燕。仍投郭府安身住。歲暮春交又一年。各省英才會俱集。神州才美出人前。禮闈揭榜鳴金報。中了頭名一會元。正是合家歡喜處。那知平地起波瀾。君皇成化雖仁厚。有一

奸臣名萬安 爲相數年人共曉 貪財壞法忌忠賢 郭公鯁直天生就 臨事焉能順老奸 因議邊庭軍餉

事 曾把他一場搶白對諸官 因而奸相深懷恨 日夜思量報此冤(白)商議了多時 尙未得計 這日空閑 又

會集了許多門客 說起這事 恰好那白進忠 自浙回京 也投在他門下 遂鼓掌進言 只消如此如此 則此仇可報矣

(唱)奸相聞言心大喜 立差心腹一言官 來朝一本當朝奏 誣陷忠良兵部官 私暱所親門下士 曾將

寶玉致書函 交通禮部尙書某 不論文章取作元 並道杭州張舉子 實非清白好家傳 那是少年門子

叨私嬖 辭旨虛浮盡穢言 天子不明輕信聽 竟將忠義屈收監 幸而亦有循良輩 奉旨從公作問官

勘究實然無此事 連名疎奏帝皇前 奸臣豈肯輕休歇 又費周章好一番(白)爭鬧多時 畢竟忠臣要受些

屈氣的了 禮兵二部 雖未革職 逼令致仕還鄉 張景革去會元 永不許再試(唱)司馬大人聞此命 一番懊悔一

心揪 自思半世爲官職 憂國憂民刻不安 目下既然君不用 且圖快樂向林泉 神州受了奸臣累 也

把功名撇半邊 夢裏不思朱紫貴 莫如詩酒自消閒 匆匆收拾隨身物 帶了夫人誥命賢 觸怒權臣休

致去 世間避冷只趨炎 寥寥車馬稀迎送 不比來時勢赫喧 途路風霜增歎息 一朝幸喜到家園 門

庭興旺知何日 身脫朝堂心自安 飲酒賦詩爲活計 觀花玩月是良緣 廣施錢米周貧困 親族鄉鄰德

盡沾(白)列位要曉得 君子行爲定非一言可盡 若把逐件說出來 可不俗套極了 只好大概言之 一惡不作 衆善

奉行 做官時候 爲國不爲身 或者還有些威刑險峻 目下已做了閒人 惟有居心慈善 一味愛人利物而已矣(唱)

家政既清忘國事 心舒意豁甚幽閒 日常無事攜琴酒 或騎驂驢或放船 遍覽南都諸勝景 三山二水

極遊觀 徘徊復憶西湖好 乘興而行挂小帆 仍至杭州恣玩賞 深覺得此時瀟灑勝居官 神州朝夕相

陪奉 時已青春二十三 家業無成貧似昔 紅絲尙未挽良緣(白)在這位張相公 原並不介意 到是郭大人

心內不安 想是我初意原要提拔他讀書上進 不料爲我的仇敵 到把他害到禁錮終身 可是爲好成惡了 這個人

又是文弱不堪。除了做官。那裏還興得家道來。(唱)算來此事該吾任。立遣家人轉故園。取到萬金無吝惜。特爲買宅置良田。經營一月皆成就。俗語財多鬼可牽。正在留心求淑女。神州運氣頗相連。本城有一錢員外。有女才能戚里傳。寫算精通容更美。母亡獨掌一家權。芳年二十非髻稚。未有才郎配玉娟。適遇媒婆王老實。特誠作伐赤繩牽。錢公大喜無推托。竟許青春張孝廉。擇日送盤行大禮。十分賄贈好裝奩。佳期迎娶歸新宅。才子佳人信可觀。要算神州真有福。娘娘實是女中男。萬金家事看來易。手執狼毫與算盤。筆帳目分明知出人。更兼御下有威嚴。絲毫不費兒夫力。瀟灑仍如舊日閑。司馬聞知心更喜。直住到初冬方始整歸鞭。神州有室留杭住。夫婦團圓過歲寒。開歲依然來自下。與公詩酒共盤桓。從今兩地常來往。事不關書莫絮煩。迅速光陰如轉軸。郭公回里已三年。(自)這一年成化駕崩。太子即位。是爲宏治。(唱)開新歲。改了元。年少英明聖且賢。首黜萬安奸佞相。紛紛賊黨盡除刪。詔書起復諸忠正。又有賢臣在御前。舉薦宏殷真國佐。差官贊詔下江南。召回北闕資朝政。司馬公既享清閑。便怕煩。謝表自稱多病體。不堪奏對近天顏。但求林下終衰老。卽是鴻恩感配天。懇切言辭皆至實。君皇不肯強拘牽。詔書優答從其志。司馬無憂更快然。享受家庭無限福。雖然膝下少兒男。幸聞親弟名洪業。鎮守邊庭山海關。大小夫人都有子。將來足可繼香烟。(自)所以再不肯娶妾。夫人深知丈夫執性。也不再敢勸。大家死心塌地。不覺又過了幾年。那知天下儘有不可料的奇事。這一年夫婦同庚。都是四十八歲。夫人忽然有孕。初起還疑是病。(唱)醫士參詳知有喜。宏殷此際也心歡。焚香只把天公謝。靜候麒麟降寶山。書到此間權一頓。暫停凡世講高天。諸公莫笑爲虛妄。聽了應知非謬談。(自)其時乃宏治四年三月十五。清明佳節。天曹人世。居處雖殊。儀範則一。每遇佳辰令節。玉皇遍賜御宴於各殿。外而天曹官吏。內而皇母仙妃。更有那十洲三島。四海九城。十二樓三十三天宮。七十二洞府。散仙羽客。各以類從。飲宴敘坐。董雙成之寶瑟。調撥

雲和王中散之行廚。盤陳麟脯。瓊漿屢酌。玉液頻斟。酒至半酣。互相談笑。有太微仙君尹洞。問於蓬萊仙監陶宏景道。近來世道澆漓。民風日壞。善人信士。竟不能多得。但聞金陵郭宏殷一人而已。然尚未有子。君係彼同鄉。必知其祖宗行事。豈罪孽深重。故當絕後耶。陶真人答道。此予所素知者也。其祖宗世代爲官。殺戮太重。理當絕嗣。幸此君修身行道。三十餘年。祖宗罪孽。俱已消盡。其弟之子。亦賴以保留。目下其妻有孕。分娩在即。上帝之意。以如此善人。必當報以不凡之子。大約欲在吾輩中。差一人下界。繼彼宗祀耳。衆仙聽了。面面相顧道。如此只吾輩不宜多口。恐惹塵凡之累。話猶未絕。忽然那邊有一位散仙。聲似鐘鳴。朗然說道。如此善士。卽爲彼子孫。亦非屈辱。諸君若自顧如此。終不然反令德士而生俗子乎。仙衆猛然聽得。齊把他一看。只見這位仙官。有西江月爲證。

頭上雲冠束髮。身披絳服綃金。絲繡玉珮晃星精。赤鳥玄裳掩映。師是浮邱仙伯。功成跨鶴飛昇。緜山月滿聽吹笙。今古詩文可證。

(自)你道是誰。原來是周靈王所生王子晉。昔從浮邱公於嵩山學道。七月七日。跨鶴昇天。現居碧城瑤苑之內。當時酒後心熱。發了一言。衆仙聳然笑道。王子既有此言。郭氏宗祀。大約已屬君矣。早有監察靈官。奏聞玉帝。降旨王子晉既有凡心。卽命往金陵郭氏投托可也。玉旨一下。更不比人皇。片刻難違。(唱)監察靈官忙出殿。口宣玉旨諭仙郎。立差玉女金童輩。勅賜雲幡與寶幢。仙樂羽儀相送去。托生人世善門坊。仙官不敢重分說。拜受天差意悒快。在位諸仙皆起送。參差朱履佩鏗鏘。南天門外方停步。忽見一朵紅雲自北方。有一小仙飛趕到。聲如玉磬響汪汪。大呼王子權留駕。帶我同行往下方。(自)衆仙聽了。大吃一驚。都回頭細看。只見這位小僊。有西江月爲證。

髻挽一窩玄髮。額垂萬縷青絲。紫雲搖曳六銖衣。彩霧蟠旋綉履。矯似驚龍體態。美如好女丰姿。姓名無考。

(白)原來這無憂仙與王子晉同爲散仙。向稱友善。每遊戲乎清風明月之下。逍遙乎三山五岳之間。名稱友生。實同兄弟。當時聞得王子晉奉詔投凡。特從北天門趕至。叫道。兄且慢行。與弟同去。王子駭然道。愚兄以一言偶失。致墮紅塵。悔之莫及。賢弟何得又出此言。無憂仙笑道。弟蓄此心久矣。前月中。漢武帝奉詔投凡。爲人皇天子。西王母設席餞行。弟亦在座。彼云。十五年後。當主天下。約弟俟便投凡。當置金印如斗。萬戶封侯。以待弟已許允。但因兄尙在天。故徘徊未決。今得此機會。深恰鄙懷。正可同日下凡。共事武帝。上不失君王之義。下不失朋友之情。弟以爲互古稀逢。當今盛事。兄爲何反有不悅之意。王子道。漢武爲君人所共曉。今復下世。料來必無異於前。爲其臣下。想亦無味。賢弟何所取焉。而遽從其命。無憂仙道。這有何難。弟頗識其性。日後相逢。只消學東方朔的經濟。自然君臣得合了。王子笑道。賢弟之性。跌宕不拘。故能如此。愚兄之性。恐未必然。即使身榮。亦非素愿也。無憂仙道。既知如此。兄就不合多言。此時悔已無及矣。若隻身下界。世俗之人。料無當意。得弟同往。則不使國士無雙。能令玉人有兩。三生石上。重逢一笑之人。五濁界中。再締雷陳之好。如此爲人。不亦美乎。王子未及回言。右丞相張道陵止住道。二位不必爭論。王子此行。亦不失生前位號。無憂仙既動凡念。諒亦不能久留。但此時未奉綸音。去將何往。還請消停數日。待某等奏上玉皇。再擇一善良有福之家。命君托生可也。王子亦不宜久滯。速請起身。免致誤了時日。(唱)此時王子無他說。遍掛羣仙廣袖揚。一衆仙官皆散去。無憂仙子意惶惶。徘徊獨立天門外。執手淒然對夕陽。所惜未能同下世。不知後來謫降在何方。殷勤預訂他年事。便隔了萬水千山不可忘。務必相尋何以認。祇憑一笑見中腸。道完撒手而分別。暫轉仙居且慢談。王子身乘丹頂鶴。臨風飛舞慢回翔。平生最善吹笙技。此刻猶然手內將。既要投胎生俗世。免不得陰司去見轉輪王。神仙忽至幽冥界。馬面牛頭盡嚇慌。急急忙忙報進靈曜府。正當敍坐十閻王。衣冠整頓齊來接。鬼判躬身站兩旁。恭請大僊登正殿。金交上坐最堂堂。香茶一道如人世。太子開言告十王。奉旨托生投下界。有煩大筆發批行。閻

君拱手稱遵命。取過陰曹紙一張。硃筆濃批。還用印。忽聽得鶯聲嚶嚶。上東廊。聲聲痛楚。呼冤屈。却是妖嬈一女娘。走上丹墀。身伏地。淚流衣袖。滾胸膛。聲嗚咽。告大王。犯人死已月餘長。既蒙恩准。從前訴求發追魂票一張。活捉狼心負義賊。殿前質對剖冤腸。口訴眼哭重叩首。怨氣冲天恨滿腔。驚動高僊王子晉。星眸略往下邊張。要知此鬼何容貌。說起來時恐語長。

贊曰。輕雲作鬢。美玉爲腮。青岫輸眉。秋波遜眼。肩不削而瑣瑣。允稱細腰。衣不動而飄飄。偏宜素袖。裙底弓鞋。真是蓮花步步。袖中素手。何殊玉筍纖纖。淚流紅血。恍若馬嵬賜死的楊妃。恨結青娥。疑是墮井捐生的碧玉。人間自是相逢少。天上應知見也希。果然我見猶憐。不忍蹂香躡玉。未識身遭何罪。竟爲煮鶴燒琴。

(白)王子看了問道。此鬼何來。要捉何人對質。秦廣王拱手道。此鬼乃是京城玄女宮女道士。姓水。法名白蓮。自五歲出家。修行二十餘載。忽於前年春月。有邯鄲白進忠。進廟燒香。見其姿容。百計求合。白蓮道心未固。遂與私通。托以終身。進忠口雖應諾。而懼妻驕妒。竟不敢行。遲至今年。買官赴任。並不與之一別。此女聞知。不勝悔恨。遂絕食而死。前月卽到殿訴冤。某等雖准其訴。因連日事忙。尙未伸理。故復來哀告耳。王子道。原來如此。人命重情。大王卽當爲彼查理。爲是十王領教。卽命判官取過白進忠的生死簿來。只見上注着本身官一品。壽九十一。子貴三品。福祿壽全。閻王道。此人注命甚好。再查善惡簿來。何如。判官又取過一卷來。原來細細編著。年月日時的號數。挨次看去。別樣小惡雖多。亦有小善可解。惟淫惡累累。堆積如山。某日淫室女。某日奸寡婦。某日盜某人妻。某日誘良家子。水白蓮亦在其內。如此者。不下數十人。更有丫環僕婦小使。不可勝數。旁邊又有小注。某事減祿一塔。某事減壽一紀。至於本年。祿已削盡。雖爲縣令。不久當革職。獨陽壽尙未盡耳。再把果報一查。注著淫女色甚衆。故賢妻早死。繼至淫蕩。有私於人。有女如花。後當爲妓。淫男色甚衆。故削去貴子。當生一下賤兒子。以償父孽。十王看了。齊點頭道。此人陽壽未終。不得追取。須俟彼祿盡之時。再與汝伸理。白蓮泣拜道。既不能索彼命。求大王再把犯鬼的前因後

果查查。可能復生人世否。閻王依言。又取一卷查看。只見注着。幼入玄門。皈身清淨。若功行無虧。來世當轉男子。享受富貴。後注去年。因道念不堅。從狂奴之誘。雲房苟合。穢亂佛門。故年三十而夭。當罰爲優童。或妓女。以償未盡之孽。(唱)查簿籍。略知詳。坐上開言秦廣王。喚過白蓮含冤鬼。命他自看註三行。汝身前世無冤業。今世修真無善場。若使道心堅到底。雖不能超凡入聖上天堂。生來已許爲男子。享壽榮華祿命長。不合清修遭濁亂。因而失足墮淫坑。孽冤更結於來世。該作優童或作娼。與你說明休痛哭。將來投托可還陽。白蓮看罷雙垂淚。伏地哀呼更慘傷。犯鬼自知多罪業。來生焉得好收場。但是不追惡棍來泉路。此恨綿綿那得忘。伏望開恩寬數載。(自)等白進忠身死之日。犯鬼與他面質一回。雪了大冤。然後往投人世。再作優娼。楚江王道。這個不可。白進忠尚有數年陽壽。你無數年地獄之罪。豈可久致沉埋。有亂輪回生死之理。白蓮涕泣又告道。既如此。不知大王可能方便。即使犯鬼投托其家爲子。以報其淫業否。十王齊道。此亦是冤冤相報之理。陰律可行。其妻現在求子。明歲卽令你往彼托生。俟數年之後。活取其命可也。白蓮聽了這句話。(唱)方纔叩首重重謝。隨有青衣隸卒腔。鎖上鍊條牽了去。魂歸地獄受淒涼。閻王見慣渾常事。上界仙真心善良。看了這般冤業事。不勝嘆息自思量。可憐半世修真女。只爲淫邪落火坑。身死尙餘來世業。(自)若來世再有罪過。(唱)必定是沉淪畜道路茫茫。我今目見心難忍。須記其形不可忘。設使來生重遇會。必須要勸他改過學循良。庶幾或有超昇日。也算陰功一大椿。(自)看官聽着。這王子晉雖然做了仙人。却有些愛管閒事。在天上多說了一句話。謫了下來。此刻又起了這條善念。果然到了來生。與那水白蓮惹出一番牽扯。不指望勸化他。險些把自己的性命也送在他手裏。這總是閒事愛管之故。此時且慢說他。日後自見。(唱)想罷抽身忙告別。下塔恭送十閻王。又差鬼卒爲前導。直至南都錦綉邦。再說人間司馬第。宏殷夫婦在中堂。用完夜飯方閒坐。僕婦丫環站兩旁。仰望冰輪方出海。十分皎潔異於常。忽有彩雲四合齊圍繞。大放精華。

照八方 驚起一家稱有幸 齊來觀看靠紗窗 又聽得幾聲鶴唳雲霄外 陣陣風來噴異香 隱隱如聞仙樂奏 恍惚有長幡寶蓋半空揚 一家正在驚遠喜 秦氏夫人忽欠康 腹痛難禁眉緊促 便呼侍婢挽歸房 郭公知是將分娩 疾令爐煎參桂湯 僕婦穩婆並婢女 小心擁護在身旁 臨盆痛極昏沉去 見一個鶴斃星冠羽客裝 手執鸞筆趨人戶 一驚而醒眼雙張 穩婆歡笑稱恭喜 嘹唳啼聲產貴郎 司馬相公心大悅 攙扶誥命臥牙床 拜謝祖宗天地諸神聖 再到庭心望月光 彩霧祥雲俱已散 祇留皓月正中央 私心驚喜稱奇異 想來是天賜佳兒後必昌 回到內房權寢息 倏而紅日透扶桑 貴家生子傳聞快 早有親隣賀滿堂 都說道積善之家生貴子 諛詞套語鬧嚷嚷 神州又是回家去 應對無非自己忙 午膳過時方得靜 尙書慢步進香房 嗚因爲半日匆忙 不曾把公子細看 此刻方命乳婦抱來 端詳細視 若講相貌 固是不凡 但初出娘胎 還沒甚可說之處 只奇在一雙眼睛 竟能周圍轉動 又且有四個瞳神 丫環僕婦無不稱奇說怪 郭公看了 不覺大驚失色 夫人道 目有重瞳 乃是貴相 相公爲何反這等吃驚 郭公嘆道 夫人豈不知舜目重瞳爲帝 項羽重瞳爲霸 南唐李煜 北漢劉龔 皆一目重瞳 尙能雄據數郡 隋時魚俱羅亦有重瞳 煬帝忌之 遂借事誅斬 今此子亦有重瞳 豈非深駭物聽 將來那能保得無事麼 夫人聽了 也驚得意興索然 呆了半晌 道 既如此 料來也瞞隱不過的了 妾身想來 倒不如自寫一本 奏聞皇上 若聖恩寬宥 不消說是喜事 若果不容 卽行誅戮 也只歸之天命而已 相公以爲何如 嗚賢達女 量恢洪 稱善連聲 司馬公 立時親筆修成本 把生子奇形奏聖聽 不敢隱瞞 憑聖意 寫完年月再加封 差人連夜趨京 奏 不吝初生襁褓童 來日三朝 雖請客 卽將此事告堂中 衆人驚異皆稱是 又把孩兒看一通 散席出來 頻議論 盡言郭氏產重瞳 怪哉果是神奇相 只恐君皇不肯容 可惜此公徒積德 生兒依舊落虛空 一霎時南京城內喧傳遍 衆口紛談 實鬧哄 司馬夫婦皆爲此 黯然沒興 少歡容 只教乳母將兒抱 不甚來房見母翁 常恐眼前卽有變

免教骨肉痛相同。合家大小担憂慮。忽一日來了杭州張相公。進見賢東稱賀喜。尙書嘆息鎖眉鋒。(自)原來神州一路進來。早有相熟的人對他說了。當時勸道。大人不消憂慮。既有重瞳之舜。復有重瞳之羽。足見得相與命。便未必同。當今出的重瞳。何必定要爲皇爲霸。或者就是人臣之分也。未可知。隋煬帝乃殘暴之主。故殺重瞳之魚俱羅。今上乃仁德之君。決不疑於重瞳之郭公子。况大人旣以盛德感天。而賜此英物。豈有受誅戮之理。語云吉人天相。公請勿疑。神州便這等勸郭公。終是不快。停了一回。方纔問道。向聞令正有喜。可也會分婉否。神州道。比令郎遲生一日。是個女兒。郭公道。年紀尙輕。女兒也是好的。神州笑道。雖是女兒。倒也有些奇異。分婉之時。異香入室。內人朦朧合眼。見一枝桂花。自雲中飛下。墮落懷中。驚覺而產。因此取名桂字飛香。郭公道。如此說來。日後必是個貴人了。講論一回。(唱)孝廉請見賢公子。細玩奇姿喜氣濃。拿穩天心無別慮。並言日後定光榮。且說這家人齋本投京去。通政司前達九重。宏治君皇仁德主。看來果不介心胸。(自)反以優詔答之。其略曰。舜羽皆重瞳。未嘗並爲天子。今卿之子。亦有此相。焉知不爲忠臣良將乎。若爲物議所駭。朕但知修德回天。決不蹈楊廣之轍。疑殺無辜。卿其撫之勿慮。(唱)詔臨南國開封讀。百姓皆知聖德洪。司馬夫妻方大喜。叩頭北面謝真龍。神州笑向尙書道。張景之言可也通。今可放心無慮矣。代言並賀內賢東。宏殷歡笑而稱是。君是明人我固庸。此子實爲天所賜。君家旣產女姣容。莫如許配爲吾媳。今日明言面約同。十歲登門來下聘。世爲姻眷妙無窮。日後生兒也要相攜至。伴讀吾兒稱弟兄。方使兩姓交情常不斷。也不枉當初你我得相逢。神州拱手稱從命。這時候合宅歡呼喜萬重。親族填門重慶賀。賢夫婦朝朝頂禮謝蒼穹。自此將孩兒撫養如珍寶。暮景無憂體更豐。迅速光陰如閃電。又是夏殘秋過又交冬。神州尙未歸杭去。只爲他性愛閑遊不斂躬。這日偶然門外立。忽見個青衣俊美少年童。汗流滿面來跪倒。跪倒塔沿叫相公。小的正愁尋不着。幸而遇着運還通。神州駭異開言問。汝是何人認我容。急遽來尋因甚事。小

廝立起話匆匆。自拱手告道。小的是江都縣白老爺的跟班。叫做俊兒。一向原不認得相公。因奉主人之命。特地尋來。適值相公在此。有人指點了。所以尋着的神州。已知白進忠納粟爲官之事。便道。你是邯鄲白老爺的手下麼。你老爺榮任江都。想是好的。差你來尋我何幹。俊兒跌足道。不要說起。我家老爺真是倒運。千辛萬苦。捐了這個牢官。指望享些富貴。那料得未滿一年。到就被府大老爺參了四款。奉旨命到此間。坐在監裏。着操江縣密問。若審實了。只怕要問個大罪。此地又並無親戚。只聞說與相公還是舊友。所以差小的送一封書來。相公請看。就明白他的意思了。(唱)說時雙手忙呈上。張孝廉身立門前難啓封。就喚小童同入內。廳前開拆看來蹤。羅紋紙。是小紅。上寫着書奉神州學長兄。十五年前曾記憶。臬司幕府與君同。自從一別分南北。渭樹江雲思每縈。今任微員臨小邑。算來一載未曾終。竟遭太守參條款。目下羈囚在獄中。雖遣他人歸故土。變消田產可彌縫。惟是一家隨寓金陵地。官囊些微已用空。內子憂煎身染病。闔家人口挂西風。家鄉遠隔親朋少。告貸無門進退窮。只有吾兄堪寄託。乞憐妻女少親從。借銀百兩資薪水。待弟調停出檻籠。決不昧心忘大德。卽當歸趙望通融。獄中草草祈休笑。後面留名白進忠。張相看完心暗想。果然報應有天公。若然提起當年事。我和你無怨無仇萍水逢。你就平空將我害。惡心毒口賽黃蜂。居然自道高人物。只道一世胡行總快胸。豈料今番時運倒。拋妻撇女下牢籠。反來折氣相求我。滿紙虛浮假足恭。竟不防人懷舊念。這般算計惑玲瓏。(自)正在思量。却好郭公走來問道。那裏寄來的書。神州笑述其事。郭公撫然嘆道。此人之禍。雖是自取。然揣其情。若非萬分無奈。焉肯捨着臉面來求你。君子不念舊惡。你倒要接濟他。爲是。若身邊無多銀子。我取一百兩來。借與他便了。神州依命。當下寫了回書。郭大人取出白銀百兩。一併交與俊兒。俊兒歡喜無盡的去了。講到那白進忠。自萬安去任之後。虧得才貌可人。性情伶俐。(唱)京城滾熟會讚謀。廣結王公與貴侯。到處皆稱門下士。只因世道尙虛浮。人人個個將他喜。線索人情利廣收。因此手中多

活動 依然肥馬配輕裘 慾心不改仍如故 到處常將婦女儷 不怕天雷當頂擊 洋洋得意號風流 寓居屋主徐爲姓 原是開賭人家不怕羞 有女閨中容頗美 與他私下兩綢繆 父兄知覺闐然鬧 猶恐恩情不保留 愿出千金爲聘禮 娶爲繼室始干休 在京數載多安樂 又想着有利無名到底低 因此買官身赴任 幸逢美缺是揚州 (白)若講到他這奉承上憲 交結同寅 不消說是在道的了。就是審事 也不算糊塗。臨財還不十分貪濫。論起來這頂紗帽 也該戴他三年五載方罷。不料偏撞了個不近人情的知府。也是京職放出來的。向知白進忠爲人 不正。着實惱他。暗地察訪一回。就參了他四款。第一私通囚婦。第二夜宿娼家。第三強買民家子爲奴。第四強奸有夫少婦。雖不是欺君誤國。却也是大失官箴。天子准奏。(唱)旨發操江行審問 立時解印作牢囚 合家隨在南京住 只爲他一向奢華日用浮 蓄積無多其實少 又在衙門使用費兜收 早已是囊空篋匱無餘剩 (白)家裏的銀子。一時那裏趕就得到。(唱)身坐牢中疊疊愁 南省並無相識在 窮來極着苦尋搜 含羞忍恥修書借 幸喜仁人肯應酬 小使進監書奉上 不勝之喜略分憂 絲毫並不留爲用 叫小使回寓全交奶奶收 說起北京徐奶奶 原是個不嫻閨訓女中油 先奸後娶人人曉 生性猖狂非善柔 助內幫夫休說起 連那倉庫不經昨 整日裏歡呼飲宴烹羔鴈 傅粉調脂服綺裘 喜向書房調小使 怒來綉閣打了頭 愛遊好賭如男子 懶綉勤頑出女流 因愛妓妻毫不禁 十年享福坐紅樓 目今雖在艱危際 習慣奢華那識愁 接到花銀一百兩 解開就用不須留 一家數十人非少 飲食餐餐具八簋 現值懷胎兼有病 請醫服藥亂兜兜 剛剛半月時光過 百兩真紋早去休 又遣兒童到監說 進忠聽了纔眉頭 (白)對小使道。這一百兩頭。也算是出於意外的。難道還好去借不成。你回去對奶奶說。當此之時。只好受些清澆的了。將金首飾拿幾件去當當。將將就就。苦度幾時。且等家內的銀子來。再作理會罷了。小使回來說了。奶奶憐道。金珠首飾也有限幾根。難道我不要插帶的麼。怎麼好拿去當了。他不肯去借。苦我奶奶不成。請他來借就是。

了。就問俊兒道。郭家離此有多少路。那張相公可常出來。俊兒道。郭家離此不遠。我在門前曾見張相公走過幾次的。大約也是好頑耍的人。奶奶道。既如此你就守着牆門。若再見他走過。拉他進來便了。(唱)從來婦女比男刁。算計無差穩穩牢。小使俊兒忙答應。門前數日眼觀瞧。一朝恰好神州至。歡喜相迎扯住袍。口叫相公何處去。請到廳前坐用茶。神州不解其中意。只說道多謝伊家不必勞。小使又言休客氣。用蠻雙手曳絲縑。孝廉不好將他叱。只得跟隨走一遭。進了二門纔放手。(白)張孝廉只道裏邊男子出來。(唱)拂衣且是坐銀交。抬頭看玩廳前景。忽見這俊兒跳出屏門兩脚條。(白)指着裏邊說道。張相公。我家奶奶出來了。神州聽了。陡的一驚。(唱)椅上抬身回眼看。果見裏邊走出一多姣。青絲光亮渾如畫。髻挽時新插翠翹。月白披風飛百蝶。裏邊襯襖是紅綃。宮裙八幅垂長帶。陣陣風吹蘭麝飄。瓜子臉。粉來調。一線蛾眉入鬢描。俏眼流光真活潑。胭脂淡點小櫻桃。不長不短身材稱。三寸弓鞋步步搖。年紀無多三十內。春風滿面態妖嬈。出來北面廳中立。含笑開言滴滴姣。(白)這就是杭州張相公麼。(唱)玉手雙籠稱萬福。(白)張相公到有些手脚無措。(唱)只得低頭並折腰。深深四揖還他禮。禮畢抬身東面朝。隨後小童茶送出。神州暗想好蹊蹺。接茶勉強重歸坐。(白)此時頭腦全無。既不好與他講話。(唱)又難抽身往外逃。托熟非常徐奶奶。公然對坐口嘮叨。盈盈笑臉呼張相。夫主和君是舊交。對着奴家常贊賞。今朝幸喜見丰標。風流才子言非謬。不日藍衫換紫袍。(白)神州聽了。不覺暗笑道。我與你初見。非親非戚。怎麼這般托熟。恰是白進忠的對頭。又聽他說道。(唱)不幸兒夫身繫獄。千斤重担與奴挑。客途窘急毫無措。慌得奴家魂也消。若不是慨借百金來濟急。全家怎得到今朝。但不知幾時加利能歸壁。想起來時日夜焦。(白)孝廉聽到此間。似不好不答應他幾句。只得開口道。孺人言重了。朋友有通財之誼。些須應酬。何足介懷。白兄雖遭無妄。聞得已差尊管回鄉取銀。一到此間。用心料理。自然平安出獄。孺人但請放心。不必過於焦急。傷了貴體。(唱)奶奶聞言連

致謝 相公真是好心苗 多承相勸雖如此 只恐怕遠水難將近火澆 上下一家人數十 天天用度怎能饒 如今又是無柴米 正不知來日三餐把甚燒 相公呀人到極來難遮醜 別方無可做關交 今朝相請非爲別 (自) 一者謝謝前日周全 二者還要問相公告貸數十兩 (唱) 奴家好將就支持度幾朝 伏望相公休見怪 救人救急感恩高 神州聽了方明白 只得點頭應允他 奶奶此番心大喜 (自) 列位他也非單是愛財 須曉得做閨女時 就會養漢子的是甚麼性情 如今丈夫坐在監內 雖有一班俊俏小廝 隨身伏侍 他心還有不足 此刻見張孝廉儀容俊雅 體段風流 心裏着實歡喜 竟想要勾搭勾搭他了 (唱) 聲聲謝 鬢連搔 嫩柳身軀扭更搖 閒話閒言尋去問 秋波屢屢送情飄 又叫小使排茶點 做作千般實在佻 (自) 偏撞着這位張相公 雖不是真道學 竟是假風流 在冠蓋叢中賦詩飲酒 便會雍容談笑 到處留連 若見了歌兒妓女 不是嫌相貌不佳 定是嫌語言太俗 就話也沒得說了 再說到行奸賣俏 鑽刺閨門 這是益發來不得的 (唱) 看這婦人輕賤相 忽然一個大心焦 抬身出位稱多謝 耽擱多時告別行 奶奶還稱休要緊 安排便點用粗肴 神州急欲將身脫 就取身邊錦緞包 內有白銀三十兩 放於桌上送妖嬈 回身急走趨塔下 奶奶情知扯不牢 心內十分還不捨 抬身相送擺纖腰 一程送到牆門口 (自) 過往之人 見這美貌堂客 走到門口 (唱) 一個個立住身軀望內瞧 張孝廉一脚剛剛門跨出 只聽得蹄聲亂响駿馬跑 原來一馬門前過 馬上人博帶峨冠 身身高 正是郭公非別個 神州倒運吃驚條 (自) 只有這白奶奶 千人百衆見過 從不怕羞 金蓮直跨到塔沿 (唱) 俏眠迷齊真賣俏 (自) 口叫相公慢些行 遇有閒暇之時 再來走走 奴家還要請你 (唱) 寫些匾對畫單條 尙書馬上明明見 怪這裙釵舉動喬 勒住馬頭回首看 神州是自知不雅甚心焦 更不回頭將他保 急匆匆取徑向家跑 白奶奶開望多時方進內 猶如妓女得人包 依舊的買魚買肉奢濠用 落得開心不受勞 (自) 郭大人回到家中 見神州已在廳上 就正色問道 方纔這婦人是誰 與你這般兜搭 可是個妓女麼 神州笑

道。又來了。張景在門下十有餘年。從來曾與妓女兜搭過否。郭公道。此婦人狀貌輕狂。衣妝濃豔。若非妓女。難道倒是良家。神州道。不敢欺。非但良家。竟是一位奶奶。便把方纔之事。細說一遍。恰好身邊有一包白物。竟欲買些什物。帶回去送送親友。只得打發了他。可是一場笑話。郭公驚嘆道。這都是白進忠好淫無度。所以娶着這等妻子。天道好還。卽此就是榜樣。你既不回杭。下次切不可再去走動。名節要緊。不是常耍的。神州唯諾而退。幾日間也不會出去走動。這一日起身下船。白奶奶真也會打聽。又叫俊兒拿兩個食盒。送到船上。說奶奶開得相公回杭。特送幾味路菜在此。並有書信一封。呈上。神州拆開看時。滿紙都是告窮說苦。並有許多肉麻話兒。大約不過是還要銀子。心裏雖然好笑。又不會惡狠狠回他。只得把別人託帶杭州貨物的銀子。湊成五十兩。又與俊兒拿去。這封書恐被傍人看見。猜出好話來。(唱)連着封皮都扯碎。一齊丟向火中燒。譬如前世該他債。自轉杭州且慢提。白奶奶得銀心大喜。依然用度好逍遙。不多幾日看看盡。正在思量設計較。幸喜家中能幹僕。盡將田產去開銷。身騎快馬將銀至。上下衙門用担挑。錢可通神從古說。黃金用盡不留貂。方買得問官定了充軍罪。只從了革職爲民例一條。直到新年開印日。進忠釋放出監牢。夫妻上下同歡敘。各訴離情共慰勞。(白)奶奶把問張神州借銀之事。也告知丈夫。進忠道。如此須要一併還他二百金的了。只是所剩無多。自家還要用度。一時提不出。便怎麼好。奶奶笑道。你也跌了。郭尙書有百萬家私。他又是得用門客。此時想手內也是富足的了。這二百花銀值甚希罕。(唱)正所謂水牛背上拔根毛。何須急急還他去。依我無非下帖邀。相請他來一席酒。這宗帳目就勾銷。進忠聽了連稱是。欽服賢妻見識高。(白)又差家人打聽。探知神州已到郭府數日。連忙寫了兩副名帖。原坐大轎。家人小使。跟了一班。直至烏衣巷中拜望。適值郭公與神州在外赴席。門上出來回了。進忠只得留下名帖而去。郭公晚上方回。一看了名帖。(唱)雖惡其人行不正。却不肯被人批點貴而驕。當時使對神州說。明日須當走一遭。張相點頭無別語。一宵過了又明朝。二君梳洗皆完備。束帶更冠又換袍。

同上花廳鞭慢舉。家人隨後捧毡包。行來半里無多路。到寓還離幾步遙。門上之人先望見。連忙相接便呼腰。一邊飛報中堂去。郭大人馬上抬頭四面瞧。(白)果然就是去年所見這個牆門。二門邊還有幾個小使。都是年輕貌美。衣服鮮華。見了客人。嘻嘻笑笑。指指點點。全沒有半點規矩。不覺暗嘆道。如白進忠者。可謂廉恥俱忘矣。少刻若見待我再戒他一番。他若稍有人心。也該愧服悔過了。(唱)心中想。不片時。家童內外啓朱扉。只聽得畫堂深處靴聲响。迎出這革退高官白老爺。墨綬銅章雖被奪。官腔尚在豈低微。唐巾軟翅烏絨翦。公服天藍地紵絲。腰內絲縑金玉扣。裏邊襯襖綉花枝。青春雖長容如舊。一派時新好禮儀。迎出外。下塔堦。深深作揖笑嘻嘻。郭張下馬同相答。客在東邊主在西。遜入正廳方就坐。香茶送出有童兒。郭公坐上先開口。昨爲隣家飲酒卮。日暮流連猶不轉。先生光降未聞知。失於接待違顏面。有慢佳賓罪難辭。張景孝廉忙接口。兄遭無妄受羈縻。幸而得釋真天佑。尙未登堂進賀詞。兄反惠然先顧我。欲歸相接已嫌遲。今來謝罪兄休怪。忝在知交乞恕予。老白恭身稱不敢。不才昔也在杭時。大人照拂恩非淺。銘感於心刻不違。今歲南來思拜謁。奈何官事日牽羈。而今始得重瞻拜。足慰多年肺腑思。至若張兄尤感佩。弟遭大禍在囹圄。一家大小非兄力。焉得留生到此時。急欲謝兄偏不值。弟心昨晚悵何如。今朝得晤誠爲幸。拜謝洪恩禮再施。說罷抽身將作揖。神州出位急相攜。正當搗鬼頻謙謝。忽來了兩個丫環叫老爺。說道奶奶腹內痛。現今睡倒哭啼啼。想來月足將分娩。請老爺進去商量不可遲。(白)進忠吃了一驚。忙答應道。大人與張兄請坐。進忠告罪。(唱)內房暫去看荆妻。說完急向穿堂走。撇了佳賓東對西。性急尙書將要走。神州笑道且留遲。聽他房中奶奶產。還是男兒是女兒。司馬回言知幾刻。神州指道有圍棋。與君對弈權相候。說罷親將玉局施。司馬依言重坐下。兩人對弈用心機。半盤未有輸贏見。忽然的一陣風來出像奇。清冷逼人毛髮動。庭前昏暗黑雲低。郭張駭異同回首。彷彿三人在石池。兩人猶如衙役扮。衣裳面目黑濛濛。這一個。是女嫗。

雲冠一頂罩青絲。道袍月白絲縑束。素白蓮裙不染泥。三寸弓鞋方踢鳥。身材娉娜賽花枝。姿容隱約多嬌美。好比那道服朝天楊貴妃。又聽口中輕說道。恐防觸犯貴人儀。兩人揮手稱休怕。奉旨投胎莫誤時。說罷道姑方走進。飄如風內落花飛。愁容滿面還如泣。不敢從中在側趨。進了屏門無影响。尙書不覺大稱奇。起身說與神州道。此女何來狀可疑。口說投生必是鬼。爲何身着道家衣。(白)神州笑道。只怕是個仙女。亦未可知。郭公道。仙女豈得墮落於此。况其愁容滿面。大略是個作孽的道姑。傍邊一個小使笑道。老爺們說甚麼夢話。小的一樣立在這裏。爲何就不曾看見什麼道姑。神州道。你不信。可到裏邊去聽聽。包管已生了一位千金了。(唱)小使聞言焉肯信。回身走進笑嘻嘻。不多半晌飛奔出。曳直喉嚨真燥脾。張相公說話虛。影响何來道與姑。奶奶當真生產了。郭公問道果然乎。(白)可是千金。小使道。萬金也買不動的。神州道。難道是公子。小使笑道。不敢欺。我家老爺最愛後庭花。養的令郎。不是公子。還是甚麼。二人聽了。正是好笑。恰見白進忠也笑將出來道。失陪二公。有罪之至。(唱)尙書立起忙稱賀。產得賢郎勝寶珠。老白恭身連致謝。得傳香火便無虞。神州帶笑還開口。古話流傳信不虛。(白)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仁兄可謂二美兼擅矣。進忠道。尊論極當。就把小兒取個乳名。叫雙慶便了。(唱)講論之間茶又到。郭公出坐拂長裾。君家有喜難留客。卽此相辭勿怪予。隨後神州同作別。進忠相送出門閭。方纔退進多歡悅。張郭雙雙跨寶駒。回到家中同坐定。又將此話共批評。(白)神州道。他後日若請酒。我們竟去要這孩子出來看看。可與這道姑相像也。否。閒講之間。又過了一日。白進忠原要請張神州一席回債酒。如今生了兒子。又好一當兩用。果然發了兩副請帖。再過一宵。乃是宏治五年正月二十七日。這水白蓮。(唱)投生白姓三朝到。老父豪華與衆殊。革職生兒還有興。銀錢搜索命庖廚。安排喜席多豐盛。擺列金杯銀酒壺。初到南京相熟少。無非一位郭尙書。神州作伴雙雙到。以外毫無馬共車。一盞茶完方入席。珍饈羅列最豐腴。滿斟玉液三巡畢。白進忠就把從

前借項撓。本擬身鬆即奉上。奈何重累意難如。黃金用盡無留剩。慚愧前言不台符。只得有勉湊。盤川回故國。再從別處借些須。託人寄帶來歸趙。料得是兄長家豐不急需。(白)神州聽了。不覺笑道。兄是雅人。爲何說起這等俗語。些些小事。也要提在口中。非但輕我。並且自輕了。該罰三大杯。進忠喜道。原來兄長度量過人。如此却是小弟差了。該罰該罰。說罷俱大笑。飲了多時。郭公舉竟與白進忠說不投合。又且見這幾個小使嘻嘻笑笑。在身邊斟酒。殊覺觸目。不覺心煩起來。便放杯道。酒已深矣。不能再飲。請把令郎抱出來。與某認認何如。(唱)老白忻然忙答應。回頭吩咐少年奴。內堂傳喚丫環輩。抱出初生掌上珠。司馬孝廉同舉目。只見這孩兒服式美而都。鎖金點翠珍珠帽。妙手妝花錦綉襦。桃蕊面容雖未白。修眉俊目口如珠。可知長大當姣美。又且依稀似道姑。四目相觀心已灼。又見那孩兒眼動更眉舒。竟把二位頻頻看。又復團團看四隅。看到生身親父面。忽然雙眉一縷口中呼。登時閉眼哀哀哭。好像氣苦交加切切乎。婢女回身忙抱進。宏殷不語捋長鬚。神州坐上點頭笑。又乃開言對狡徒。具述前朝堂上見。便聞貴室育麟兒。弟思此事真奇怪。兄在房中曾否知。白進忠昨日已聞童子說。今朝又聽這言詞。想來是實非虛妄。默默低頭仔細思。(白)一則自道行事無差。必生貴子。二則不知水白蓮已死。所以也想不出什麼來。只答道。兄與大人目見。必定是真。弟因匆忙之間。竟不曾見。據此想來。倒是女轉男身的了。又起身對郭公道。犬子誕生。蒙大人光降。真乃前生有幸。敢請大人賜命一名。庶可沾貴人之氣。宏殷笑道。某乃林下閒人。何貴之有。還請先生爲是。進忠一味謙虛。再三苦請。郭公只得依他。想了一想。道。姓是白。卽以如玉爲名。秀峴爲字。便了。進忠大喜而謝。郭大人此時酒已半醉。忍不住又要露出道學先生的本相來了。便問進忠道。去年揚州府尊。參先生這四款。到底是假是真。進忠料來遮蓋不過。只得應道。此實進忠之罪。並非府尊冒參。郭公聽了。猶以爲有自知之心。或能入悔過之道。便正色道。既君自知有過。郭某不才。尙有數言相勸。君其納之。夫人者。乃天地之精英。五行之秀氣。衣冠揖讓。禮義廉恥。所

以別於禽獸者也。三綱五常之大旨。古聖賢悉已載之經傳。不待細說。且今之人。希賢希聖者。其能有幾。故某亦不敢以聖賢之道。輕責於人。然世之易見易聞。善惡昭著之事。却不可不講。十數年與足下相處。便知於一切世務。皆爲可觀。惟有好淫之失太過。昔也言貌尙疎。某亦未嘗勸諫。今者既同飲席。幸無外人。不得不以直告。淫者。乃萬惡之首也。昔人曾見陰律云。姦人妻者。得子孫淫佚報。姦室女寡婦者。得絕嗣報。有更假隨喜爲名。誘空門之女。敢汚佛地。致壞清修者。比尋常淫惡之罪。更加三等報。應昭彰。毫髮不爽。若此者。雖爲義理所非。尙屬陰陽所感。更有男色一道。更爲可笑。可恨。可羞。可懼。君請細思。禽獸至賤。尙不雄與雌交。我輩乃戴天履地之人。豈可擁男子爲婦。綱常既亂。匹夫尤乖。此大可笑也。女人失節。已爲三代之羞。男子被汚。真乃宗親共辱。路人恥笑。妻子懷慚。淫其幼者。何異乎子孫。其稍長者。何異乎弟姪。父事兄事之謂。何喪心至此。此最可恨也。狎優童。昵俊僕。心因慾亂。外內不分。我已引水入牆。彼必乘風縱火。梁家宅里。秦宮人。趙后樓中。赤鳳來。始因男女不分。終至夫妻爭寵。醜聲出戶。往往皆然。此最可羞也。漢武寵韓嫣。以致目無親藩。孝哀嬖董賢。直欲法堯禪舜。宋景公愛桓魋。而魋不思瞳目之泣。潛蓄逆謀。秦苻堅幸慕容冲。而冲不念枕席之好。舉兵卽反。此最可懼也。男女二道人。若沾一斷。無不貽後災。何況足下男女並淫。內外兼好。上干天怒。下拂人心。豈有不受其報之理。某是直人。不善虛譽。神州前以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之語爲賀。某則不然。無官者。正天罰君之始也。誠恐後來更有重罰有子矣。試思我既可淫人子弟。而吾子弟長大。安得不受人淫戲乎。若慮及後患。謀及子孫。足下便當猛然悔悟。趁此年力未衰。及早立功補過。可爲半截好人。若一意執迷。爲惡不悛。竊恐天道好還。報施不遠。禍延妻子。殃及子孫。到了此時。追悔無及矣。說道完來。把桌子猛然一拍道。先生你可能明白此理否。(唱)這篇話說得多。量來足有幾淘鑿。郭公費盡千斤力。指望真言退色魔。今日進忠該倒運。猶如見了活閻羅。不禁頭腦團團轉。身坐針毡沒奈何。聽到完來還細想。雖然句句透心窩。然而習慣焉能改。且把巧語回他片刻過。立起來時連作揖。大人高論壯山河。

進忠半世昏如夢。以致於罪重名傷。入網羅。今聽名言。方得醒。自當洗心。痛改日前訛。但不知可能贖得前愆否。也只好盡力而行。看若何。司馬聽他如此話。霽顏舉手自相扶。先生若果能知悔。縱使從前罪孽多。上天自必來相佑。不致終身結果無。進忠聽了稱承教。踉蹌難安側目。話久席終天也晚。郭大人話已說完。再坐也覺沒趣。致囑。殺壞應得口乾枯。主賓分手街前別。上馬回家日已哺。坐定書齋重講究。宏殷稱嘆進忠愚。對神州道。你量此人果能改過否。神州笑道。愚者迷而易悟。智者迷而難悟。此人本性聰明。而癖好浮佚。如良馬自陷泥中。傍人豈能相救。况他口舌玲瓏。高下邪正。俱能應對。方纔數語。並非悔過之真情。不過塞責之巧語。大人有這等閒氣力去勸他。郭公道。吾盡吾心。他若不聽。必無好好結局。更不知其子長大如何。我已年老。恐不能見。汝尚壯年。日後留心察訪。必定知其好歹也。此時郭大人一片婆心。已不得白進忠改過遷善。其子成人。向上方好。豈料到十二年後。這位張相公也學了白進忠的技藝。與他這兒子串出許多鮮戲。真是意想不到的奇事。郭司馬是真儒。不吝諄諄訓鄙夫。倒算神州猜得透。進忠原不是癡愚。聰明自好行邪道。雖聽明言若聖書。過後思量還失笑。此公真是世間迂。若然聽了他身話。鹽罐之中要出蛆。道學風流原各調。命中有福與人殊。或男或女隨心得。後院前堂樂有餘。又不殺人並害命。有何罪過到區區。况兼行事多慷慨。縱使功名難再圖。衣食不愁隨處有。豈無貴子旺門閭。况且此公也不是真誠實。曾記得從前確確乎。這張神州不是你的嬖人麼。你便該一世留他常作伴。反把這正言說我太玄虛。耳邊只當秋風刮。調養妻房有月餘。收拾行囊忙上道。只因家產盡消除。無心再轉邯鄲縣。原到京城賃宅居。熟識王公並貴戚。豈愁無飯養妻奴。淫邪不改終遭報。諸事標明在後書。此卷彈詞權且歇。下回再看事何如。

第二回 封義子聖主識奇童 證三生仙郎逢舊友

(自)前回書中。講過白進忠不聽好言。仍還京內。郭大人說過了一回。也就丟過不提。其時張孝廉已無心仕路。所以雖換了新君。赦了禁錮之罪。也不去會試的。去年生了女兒。已僱乳娘抱領。錢氏娘娘隨後有孕。神州年已三十。也有些要緊令郎。到四月中。就別了郭公回歸家內。(唱)看其愛女件賢妻。逍遙幸是有家私。條而八月中秋到。十五黃昏正戌時。忽有紅光生內室。月明交映滿窗扉。娘娘腹痛難熬忍。片刻臨盆嘹亮啼。生下

一男俱喜悅。無憂仙子下雲梯。張家世代墳風旺。日後爲官着錦衣。夫婦雙雙多愛惜。又將書寄郭家知。三朝滿月親朋賀。沒要緊言不用提。條忽殘冬春又到。書歸正傳講京師。(自)說起這宏治天子。登極六年。朝有李東陽劉健謝遷劉大夏戴珊等。一班賢臣輔佐爲政。真箇是民安物阜。雨順風調。兵火不生。四方共樂。一日天子忽然想起南都重地。守臣不無奸貪。太祖皇陵未曾謁過。遂與衆大臣計議南巡。又恐所到之處。各官以辦皇差爲名。耗費錢量。損傷百姓。所以預先並不張揚。到了仲秋初一日。起駕出京。(唱)朝中政事交劉健。李謝相隨不少離。以下文臣并武將。人人賢達有名知。親軍八位隨轡駕。個個驍雄賽虎貔。一路行來方有報。直到江南地面存。南京六部諸文職。魏國公統領糾糾衆武夫。齊出北郊迎聖駕。黎民野老盡歡呼。

家家結綵張燈挂。看帝王的熱鬧自古同。今兩樣無。車駕入城行緩緩。大軍屯紮教場居。(自)看官聽着。明太祖起義于濠滁。建都南京。名曰應天府。至永樂十九年。遷都北平。改爲順天府。南京原有朝堂宮闕。六部九卿科道衙門。與北京無二。只沒有皇帝。也不封親藩執掌。蓋恐權重生變之故也。留守者是一班內官。接進車駕。此時天色已晚。(唱)君王就在乾宮歇。服事當心衆閹奴。來日清晨升正殿。臣僚濟濟入朝趨。三呼拜畢分班立。天子憑軒鳳目舒。徧視諸臣開口問。因何不見郭尙書。(自)其時郭公已是致仕之臣。不便隨班入見。原在朝門外候旨。內侍奏明天子降旨速召進見。(唱)內官出外傳君命。宣召宏般入殿除。拜舞金階呼萬歲。紅袍委地伏身軀。龍顏大悅當今聖。御手親扶故大夫。敕賜平身從側立。君王舉目看賢儒。開金口

笑微微。朕與卿家久別離。思及卿才常欲召。奈何卿不願塵棲。甘爲世外逍遙隱。不戀金章共紫衣。今日與卿欣復見。方慰得寡人十載憶丰姿。宏殷長跪君前謝。臣愧才庸德又微。先帝賜歸恩不淺。得終年歲幸何如。吾王卽位多明德。遂盡姦邪禍不遺。宰輔人人皆俊彥。邊城處處有熊羆。老臣衰邁無堪用。斗膽方將聖詔辭。深感天恩無譴責。復頒優詔賜家居。微臣何德叨隆寵。只恐今生報答虛。(白)這宏治天子。秉性寬和。又把郭公扶起。依然侍立案旁。又問道。上年聞卿得奇相之子。目下已是三歲了。不知資性何如。朕欲召來一見。郭公領旨。便欲自去。天子止道。不須卿往。朕遣人去召來。便命鎮守太監李元。速去抱來見朕。不可驚了他。(唱)忙奉旨。一李元。急趨幾步下階沿。朝門上馬匆匆走。熟路無多片刻間。早到烏衣司馬第。下鞍直入正廳前。口傳聖旨家人曉。報與皇封內閣賢。秦氏夫人焉敢逆。就命那乳娘抱出小官。官話中說起賢公子。就是天曹謫降仙。目下已經三歲到。奇恣偉貌出天然。骨肌修勁能行步。口舌清明善語言。過目能知書與字。絕無襁褓態嬉頑。但只有一椿病症前生帶。自出娘胎足兩年。從未對人生一笑。千誘萬引總無緣。因而宗族皆稱異。都道他貴相天生品格嚴。此際忽聞君命召。夫人挽手囑兒男。見君須聽爹爹教。不可無儀惹笑談。公子應聲稱曉得。夫人又去取衣衫。通身改換多華麗。乳母相攜出外邊。內監上前忙抱起。匆匆舉步出門前。撩衣上馬如飛去。直到朝前下寶鞍。緩緩抱持來殿上。聰明公子慢觀瞻。只見那御林執劍盈塔陛。鐵甲金戈耀日寒。兩旁蟒服紅袍分品級。敍集着南都文武衆官員。案旁另有三人立。自己爹爹在右邊。左首二人不認得。錦衣帽衆公卿。雉尾扇分開捧着當今主。寶帶黃袍翼善冠。龍鳳之姿天日表。春秋方少未留髯。(白)李元走到殿前。就把公子放下了。這公子。(唱)猶如見慣非爲異。非但驚慌沒半點。而且不須嚴父教。居然臣禮拜階前。三呼萬歲聲清朗。竟與朝班一樣般。明天子。往下看。只見他青絲罩着紫金冠。外穿員領天青服。內襯紅衣花綉邊。

腰束絲羅玄色素。足登綉履絳紅鮮。禮貌身材不像懷中物。便覺龍心大喜歡。傳旨內臣重抱上。立於左首近檯沿。君王坐上睜龍目。再看丰姿果不凡。論肌膚玉遜晶瑩脂白色。論面貌似長不狹又非圓。眉長插鬢威兼秀。鼻貫天庭正且端。皎皎朱唇方四域。稜稜大耳竟垂肩。重瞳目。鳳稍尖。光華四發又多含。龍腰虎背身材好。更有那徧體奇香勝速檀。再命展開雙玉手。鮮紅嫩白軟如酥。指尖合掌温而厚。玉柱紋長透兩關。異相驚人真迥別。喜得這官家笑色動龍顏。忙舒御手親來接。扯好龍袍置膝前。自笑而問道。卿年幾何。可有名字。公子答道。臣年三歲。名偉。字凌雲。天子聽他口氣。也不像小兒。愈加歡喜。又問道。卿可曾識字讀書否。公子道。雖未讀書。眼前諸字。頗也認得。天子回顧左右道。可取書一本來。內侍領旨。即去取了一本孝經。展開在龍案之上。天子道。汝且試讀。若有不識之字。朕當教汝。公子奉命。便開口朗誦。從頭至尾。非但一字無差。而且語句進止。莫不中節。衆官聽了。嘖嘖贊賞。連這郭大人肚裏也暗暗稱奇。天子喜得出神。幾乎忘了九五之尊。當時回顧郭公道。前年皇后誕生太子。亦與此子同年。但長一月。朕不喜別幸嬪妃。故此時宮內尚無次子。今觀此兒。穎悟絕倫。貌復神異。朕當收爲養子。回京時。便帶入宮。伴太子讀書。郭大人聽了這一句話。嚇得毛骨悚然。慌忙跪下奏道。君臣貴賤。迴隔天淵。稚子豈可濫叨聖澤。竊恐此子福薄。反促其壽命。老臣實不敢奉詔。祈陛下恕罪。天子笑道。正爲此兒有福。故欲收養爲兒。他日賜一藩封。方可應其異相。有何促壽之理。宏般叩頭道。正因此兒具有奇形。爲物議所駭。前蒙陛下恩宥。臣幸極矣。今若收養王宮。驟加寵愛。他日嫌疑禍起。陛下欲保此兒。亦不可得。此乃陛下愛之。而反殺之。老臣有子而反無子。陛下垂察。臣奏罷。免冠重叩首。君王聽了這般言。龍情不悅。還開口。何故卿家見識偏。朕愛此兒。非爲別。只因他神清骨秀。貌安閒。長成必定知忠孝。豈比那蜂目豺聲。龍虎顏。父子君臣原一義。愛而抱撫。禮還堪。又不要廢親奪嫡。違先訓。他日宮中有甚嫌。若爲獨有此兒。難出繼。朕又不。要。賜他的姓名。長來貴顯。或藩封。仍爲郭氏傳香火。父子君臣

得兩全。卿但放心休固執。好從朕意禮當然。聖朝天子重重語。郭老尙書滿肚煎。欲要開聲重啓奏。
（白）當不得天子說到這般懇切。爲臣者若再不聽。〈唱〉算來也覺太欺天。君王一怒如何好。父子依然不保全。欲待從權遵了命。這叫做飛來大禍怎能擔。將來更恐人談論。當了那枉道求榮一例看。只道生兒天所祐。豈知惹出許多難。依他不可回無計。進退俱窮羊觸藩。俯伏階前身不起。君王看了好心煩。默然相對多時久。又問雙雙宰輔官。此事寡人非失禮。宏殷何乃忒心堅。二卿可否能調處。李相沉思不敢言。好一位正直剛方謝學士。恭身執笏近天顏。一言指出君臣失。方便公私兩下安。〈白〉當時謝學士奏道。依臣觀之。陛下與宏殷各有一失。若上下相均。則此事可定矣。天子道。各有何失。卿試講來。謝邊道。陛下愛一孺子。卽欲收養封藩。是失於濫也。宏殷恥受無名之祿。執意不從。是失於固也。濫與固皆爲失中。失中則必至於君臣生怨。大不可也。天子聽了。少覺氣平。因又問道。依卿之見如何。謝學士道。依臣愚見。陛下愛宏殷之子。若臣父子其義一也。若必封爲義子。禮亦可行。但收留乞養。祖宗有禁。不可攜帶入宮。更不可無功而受重祿。宏殷一生。只有此兒。不忍使離膝下。那人情之常。但不可惡寵避嫌。必不願爲陛下義子。如此則陛下不奪其父子之恩。宏殷不失其君臣之敬。恩義均。上下無失矣。天子尙未開言。公子坐在膝上。便朗然啓奏道。謝相公之論極善。陛下若依此而行。臣敢不受命。倘必欲離臣父母。收養入宮。則臣寧死不行也。〈唱〉天子聽他如此說。頓消怒氣喜容添。忻然笑道兒言是。朕卽當依謝相言。卿父亦應無再卻。便爲義子不封藩。此時仍在家中住。等待年交十二三。方召兒歸京內去。伴陪太子讀書篇。官家說出平心話。郭老尙書意稍寬。叩首階前而奉命。聰明公子拂衣衫。下來也把君恩謝。此刻君王更喜歡。〈旦〉又把他攜近身邊。仔細看了半晌道。如此佳兒。長大起來。豈有不爲忠臣良相之理。遂又賜名永忠。爲朕親口之呼。傍人不得稱犯。〈唱〉天子繼兒還費多少力。時將近午日中天。聖躬已倦思休息。諭退朝班文武官。司馬帶兒回府第。更衣直進內堂間。與妻細說朝中。

事（白）誰知這夫人的心性。（唱）與着爲官竟一般。也說多虧謝學士。只依如此尙平安。若教帶入皇宮去。濫受君恩帝子看。縱使不貽他日禍。終非正道得來榮。旁人只說微天幸。就有了實學真才不值錢。父母雖然如此說。世人大抵好趨炎。在朝堂君封義子人人曉。爲首南京六部官。隨後紛紛俱顯貴。下而佐貳衆微員。將軍都督人人到。文一羣來武一班。前後踵門來拜賀。這邊坐定那邊添。東邊送出西邊進。玉盞香茗不住端。偏值神州身不在。一身應接不勝煩。直纏到晚方才能。父子夫妻入室眠。天子果然愛奇質。來朝遣使賜衣冠。金銀綵緞般般有。謁過皇陵便空閒。每召尙書攜幼子。乾清宮內共盤桓。宏殷與着雙賢相。侍坐常將國政談。公子年華雖幼小。老成氣象不貪頑。無非穩坐君王膝。困倦還從御榻眠。雖未封王並賜祿。畢竟是當今義子貴非凡。宮女輩。內臣班。服事趨承謹抱攬。衆口皆稱二王子。南京城裏徧喧傳。（白）郭公聽了。甚是不安。却又無法可禁。一日天子說起。朕有長公主。年纔五歲。亦是皇后所生。姿容端麗。卽賜與永忠爲偶。何如。郭公頓首道。此兒出胎數月。臣卽與故人張景約爲婚姻。不敢有背前約。乞陛下原諒。天子聽了。當時未免有些不悅。過後思量。方悟他實是信義君子。其父如此。其子可知。因此把凌雲愈加珍愛。（唱）自從駕幸南都地。轉眼時光一月寬。風俗民情皆備悉。大開倉庫賑飢寒。革除舊弊興新利。黜退貪夫進善良。善政多多難盡述。萬民感戴樂堯天。只是朝中不可虛君位。四月中駕出南。都要轉燕。合郡官民皆跪送。郭公親自帶兒男。明君不捨重瞳子。留賜奇珍滿玉盤。執手依依雙淚洒。凌雲公子也淒然。馬頭跪拜君臣別。簇擁鸞儀下御船。河伯水神皆助力。帆輕風順沒波瀾。駕歸北闕臣僚賀。事不關心莫細談。日月宛如駒過隙。光陰好似箭離絃。三春方見諸花謝。轉眼池開六月蓮。纔是九秋黃葉落。冬來又見雪漫漫。一年過。又一年。國有明君上下安。海宇昇平災害少。郭公養性樂林泉。君王特愛神童子。歲歲欽差內侍官。詔問永忠安樂否。量其體質賜衣冠。更兼綵緞奇珍物。

四季爲常非一時 眞乃是希世之榮千古少 宗親羨慕作佳談 (白)若是將就些的父母。得了這等榮華。
(唱)定然要縱兒驕貴無拘束 幸虧這司馬先生異等間 受寵若驚無喜意 愈加正肅教兒男 四齡使人
書房坐 指授四書小學篇 言動絲毫必以禮 威儀容節要恭安 又常正色向兒道 汝若是只在吾家奉
祖先 長大有成雖是美 卽教愚魯若鄉田 總爲吾子猶輕可 不幸君王注目看 破格恩榮加及汝 實
非正禮是從權 既然如此名難避 長大終須有一官 所以修身須用力 縱然不得出人前 也須遠禮知
忠孝 圖報君恩萬一聞 也使旁人交口說 明君任用果非頑 若然倚勢爲天幸 任意驕矜不自監 惹
禍亦非輕小比 必至於身亡家破絕香煙 這雖是自求亡滅無人惜 只恐怕史冊流傳後世觀 再若是天
子昏蒙親不肖 明君爲爾反生慚 爲父的一思至此眠難穩 汝也須切切持躬勿棄捐 (白)要曉得世間有
這等父親。豈有教不出好兒子之理。況且這位賢郎。(唱)夙根穎異實非凡 恭聽父訓聲聲唯 日坐書齋誦聖
賢 別人說過目不忘爲敏悟 他更能一觀便了細微玄 揮毫八法天然秀 一日閒書史常攻數十篇 琴
棋書畫隨心會 吹笙入妙是前緣 侍父母孝誠宛若成人禮 待奴婢兒戲情形沒半些 秉性雖然非嬌傲
生成體態自端然 對人不肯輕開口 開口驚人勝偉男 數載老成交十歲 五經書史讀完全 姿容秀
異身軀偉 勝過他人十二三 萬種聰明諸事足 獨有那前生之病有牽纏 只因親嫡無兄弟 偶爾離親
便獨單 常覺得面少歡容如有失 沉吟不樂鎖眉尖 徘徊窗下頻彈指 搔首長吁每望天 忽地拋書生
歎息 或而行坐兩難安 若逢皓月清風夜 喜坐花陰白石閒 手執鸞笙吹數弄 悵然一似夢初還 迷
離恍惚眞煩悶 四顧凝眸兩淚彈 每每如斯非一日 誰人解得這機關 後來父母俱知覺 詰問孩兒爲
甚端 (白)凌雲告道。孩兒並無別事。但因上無兄長。下無幼弟。偶離父母。便覺影隻形單。所以不樂耳。郭公道如此
亦是容易。我不罪你。張家叔父說。定今年送他家瑞寶來。與你同學。他若來時。你就不寂寞了。只要耐等幾時。凌雲

此時。還不知瑞寶是何等人物。口雖答應。心內也並不喜歡。郭公因與神州約定兒子十歲。便去定親。此時過了新年。正要打點。不期親弟宏業。爲山海關總兵。年才五十。卒於任所。兇信先回。靈柩將到。郭公得信痛哭。免不得在家料理。二月初靈柩到家。安葬已畢。這二爺原配夫人早已亡過。繼室趙氏未滿四旬。又有一個小妾。先前到生一個兒子。不幸出痘死了。二爺身故之後。夫人不忍沒埋他。早已打發了。前妻所生幾位小姐。已在任所嫁出。此時只剩得一個孩兒。到家之後。這趙氏夫人。却也賢能知事。雖然各炊。外面事情。原託伯伯作主。郭公痛弟早亡。把姪兒當做兒子看待。命他到書房之內。與凌雲同伴讀書。一般教誨。這公子名傑。字成龍。長凌雲四歲。排行第七。(唱)老父本爲熊虎將。生兒頗類父容顏。更兼長在胡沙地。北相生成不是南。體壯身雄膚欠白。濃眉闊面眼如環。容既武。性猶頑。舉動粗疏愛打拳。出口開言無細緻。聲高氣暴不安閑。詩書懶讀貪遊戲。伯父離開大似天。兄弟至情雖算好。只是性情迥隔不同源。成龍吵到全無味。每被凌雲說一番。笑受無辭總不惱。稍停片刻又如前。故而終不能稠密。更有那姑表親房俱少年。彼此往來常敍集。重瞳眼力太超凡。並無半個能投合。這些孩子也道他。沒趣無情不與言。(白)郭公因爲兄弟喪事。耽擱住了身子。張神州等他去下聘。所以也不會來。直到七月初旬。郭公方才備了聘禮。僱了大船。往浙江而來。神州接着。各鼓闔別。又送上聘禮。雖然托熟。也不可無媒。就請神州的岳父。錢老員外來做月老。大娘娘收了聘禮。設宴款待。郭公說起。令郎年已九歲。今年可能同往南京否。神州道。當初說定。豈有不行之理。只是這孩子秉性頑皮。先生又是舅舅。不甚管束。他一向野慣了。到那裏未必與凌雲合式。郭公道。世間孩子。固然頑劣者多。若說教訓不嚴。也不可專責師長。你爲父的。須有一半。不是在內。此時且喚他出來。與我看看。就知他的骨氣了。但不知可曾有名字否。神州道。名傑字逸少。都是今歲所題。乳名是大人知道的。原叫他瑞寶就是了。(唱)當時分付一梅香。傳喚官人到內堂。酒過一巡無半刻。果然來了俊兒郎。口稱伯父深深拜。拜畢抽身站在旁。郭老尙書抬眼看。便把他從頭

至足細端詳。只見他青絲挽着朝前髻。幾朵鮮花插兩傍。襯襖輕羅生素白。青紗大服關金鑲。水紅繡子冰丸襪。紫繡涼鞋線結幫。身材小。瘦而長。膚如玉琢嫩而光。眼橫秋水清如泛。眉列青峯秀若揚。皓齒朱唇懸胆鼻。三分有似父尊腔。丰姿更比凌雲美。舉動雖然略欠莊。顧盼聰明心必巧。縱然頑劣也無妨。當時不覺生歡喜。使命他身坐一旁。杯筯添來同飲酒。試他經史共文章。疑難奧妙相盤問。伶俐無邊九歲郎。談笑自如兼對答。有頭有尾不慌忙。更兼酒量天生大。數盞連乾菜不嘗。司馬先生心暗異。此兒日後豈尋常。回頭又問神州道。只恐年輕性不長。高興一時同我去。可不要離家數日。又思娘。孝廉未及開言答。瑞寶官人笑立旁。放盞抬身呼伯父。這條道路不須防。姪兒只苦無兄弟。姊姊終於是女兒。平日裏。坐書房。讀書之暇甚淒涼。心中每恨無同伴。恨不得插翅追尋向遠方。今幸大人有此舉。實爲美事最相當。姪兒情願相隨去。斷不回頭憶故鄉。司馬聞言歡笑道。原來你有這心腸。若然如此真能去。與我孩兒定合腔。講論多時方散席。更衣洗面用茶湯。錢公作別歸家去。瑞寶官人也進房。獨有神州陪貴主。書齋秉燭細談量。(自)神州因有女兒讀書。故請內弟錢雲鶴在家教學。這日家中有事。已解館去了。郭公坐在書房。把桌上的書本翻看。見有幾篇文稿。又有臨的法帖。問道。這些兒都是瑞寶的日課麼。神州道。這畜生那有這般長進。一半還是小女的。當時分出來。又與郭公細看道。可是男不如女。郭公道。令愛固佳。瑞寶却小了一歲。也怪他不得。神州道。小女非但能文。於詩詞畫卷都有些會意。瑞寶却漫不經心。可就是天生的資質。郭公道。資質雖有不同。然而女人有這許多才技。却也無用。就少些倒也不妨。神州笑道。這又差了。女人有貌無才。何足爲貴。比如房下一般。也算知書識字。但是不專翰墨。只會當家。便覺得沒有那雅人丰韻了。這瑞寶像娘。飛香幸而像我。必要教訓得他通透。才好配你那令郎。如若不然。令郎後來必要怨我。郭公也笑道。如此說來。你倒是愛女甚於其子的了。然而一向說瑞寶頑皮。我今日目見這半日。頗亦不惡。你的說話。也未必全真。

孝廉笑道。這畜生極是狡猾。初次見人。原會裝那一派成人的氣象。若歇到幾時。少不得像妖怪一般。非但原形畢露。還要千變萬化起來。你只打點着眼睛。看他就曉得了。說笑多時。譙樓更鼓已打初更了。當時司馬寬衣上牀。

(唱)張相也歸房內去。來朝早起整衣裳。一同去把媒翁謝。近午歸來天氣涼。郭老尙書歸臥室。更衣推出後紗窗。忽聞高處人喧笑。抬起頭來往上張。只見一株大松樹。青青透出粉圍牆。約來遠隔三層屋。離地無多五丈長。有一孩童真作怪。公然身立樹中央。上身赤剝單穿褲。枝葉蓬鬆蔽面龐。與着下邊人說笑。順風吹送耳邊廂。(白)郭公看了一時。還理會不到。只道是個小廝。爲甚麼這般大胆。(唱)心中忖面對窗。又見他樹心鑽出到邊旁。東枝跳過南枝去。西首參來到北方。脚健身輕無阻礙。猿猴採果一般腔。又如鳥雀生雙翅。飛去飛來耀眼光。上下盤旋將幾徧。揀其老幹一枝長。脚兒勾住頭朝下。倒挂身軀兩手張。口內徐徐還說笑。郭公看了暗思量。(白)遠遠看來。面貌雖不仔細。然而不像甚麼粗蠢小廝。難道就是瑞寶。正在思量。猛見他兩脚一脫。這個身子。就像銀瓶落井一般。撲通的倒撞了下去。(唱)這番嚇壞賢司馬。冷汗渾身叫上蒼。這點孩童經甚事。必然頭破冒紅光。惶惶急急穿衣服。繫了絲縲走出房。正要尋人來動問。恰好見神州緩步出廳堂。連忙接着從頭說。如此希奇事一樁。你出來時曾見否。這顆大樹在何方。神州聽說微微笑。口叫賢東不用慌。這個畜生真賊骨。雖然跌下並無傷。郭公驚道。如何說。難道是瑞寶頑皮這等狂。(白)神州笑道。不是他還有那個。剛才恰恰被我看見。要把竹竿去打他。他纔下來的。到了地上。豎着蜻蜓。兩手當脚。走了幾十步。然後立了起來。有甚麼傷損。郭公道。原來如此。真果今日不見。明日也不知。孩子家。雖然頑劣的多。那有這般手段。神州道。這還不足爲奇。奇的更有幾件。(唱)前月伏天天氣熱。他身午後出書房。多時不去先生喚。四下追尋竟渺茫。尋到花園還不見。疑他跌落在池塘。池邊果見衣衫在。大衆紛紛着了忙。正要差人鑽下水。他身跳出取衣裳。自言洗浴池心內。橋洞幽深好做床。

睡在其中真個好。爲何攪我夢黃梁。糊言亂語還嬉笑。却被娘親打戒方。如此頑皮非一次。更兼氣力十分強。將來豈不能爲賊。敗壞家門怎抵當。司馬聞言驚且笑。雖然此子異於常。然而汝未曾爲惡。豈有生兒作賊強。我想來或是天公憐念你。過於軟弱性溫良。不能發達與家業。因此上特賜奇才跨灶郎。長大成人當勝父。必能定國與安邦。你今休得空談論。說與夫人速備裝。打發他身同我去。我雖不是活閻王。自知比你還嚴厲。不怕頑皮性不降。張相點頭稱領命。晚來果與細君商。自這位錢氏姑娘。性情嚴正。並不護短兒女。向來常怪丈夫。爲父不嚴。兄弟爲師。忒善。獨要自己當心。正愁管不住這個兒子。聽了這語。好不歡喜。說既如此。我就收什起來。打發他同去便了。唱瑞官也在旁邊聽。他本是不怕爺爺只怕娘。聽說離家心更喜。絕無留戀與驚惶。夜深各自歸房臥。倏又雞鳴出太陽。賓主相同無別事。湖船載酒玩秋光。逍遙數日遊心足。司馬先生要轉鄉。張相准其攜子去。娘娘早已辦行裝。盤纏路菜般般有。瑞寶官人別老堂。又別同胞親姐姐。家人謹送下河塘。時八月。正新涼。雨過風來送小航。早到南都同上岸。家人先報入門牆。凌雲兄弟方同坐。小使前來稟報忙。兄弟聞言齊立起。整冠束帶出書房。候無半刻尙書到。張氏爺兒也進堂。兄弟趨前相接進。嚴親伯叔禮同行。郭公挽過張郎道。你們兄弟相稱是禮當。又命子姪過來依齒立。三人同揖有低昂。禮完立起身相並。彼此觀瞻六目張。莽撞神龍呆着臉。口中不語細思量。聞他乃是凌雲舅。可喜生成俊面龐。姐弟若然形彷彿。凌雲娶得美妻房。重瞳一見張郎面。喜出真心悶已忘。悅色自然生笑臉。真好似河清麟出鳳呈祥。殷勤招手呼賢弟。宛若親知遇異鄉。瑞寶疑眸還細視。春生滿面樂非常。此身雖異心如故。欲語三生恐斷腸。笑倒頑皮七公子。暗將兄弟扯衣裳。低低說道真奇怪。你害相思病欲狂。見了別人從不笑。今朝也有笑開場。想來那相思就爲他身害。心藥來醫病就亡。神異凌雲雖聽得。恐驚老父不聲張。孝廉啓口呼賢姪。領瑞

寶到房中去見守堂。公子應聲忙舉步，引了賢弟轉回廊。成龍喜笑相隨後，一路行來進內房。瑞寶抬頭觀四處，清幽擺設勝華堂。屏間壁上皆詩畫，桌椅欄杆盡退光。僕婦丫環同侍立，一個個容顏樸實老成裝。湘妃榻上夫人坐，雲髻單簪金扁方。玄色披風裙素白，秋羅襯襖是鵝黃。秀眉佛眼精神秀，整靜幽閒體態莊。不愧皇封居一品，推尊拜見有何妨。口稱伯母低頭拜，賢德夫人謝不當。含笑相扶東首坐，丫環使女送茶湯。夫人是問幾聲客套家常話，張瑞官對答聰明更大方。又擺點心相款待，無非那及時糕果滿盤香。夫人細把張郎看，可愛丰姿玉有光。徧體玲瓏無俗氣，真疑仙子降凡鄉。自不覺笑道：賢姪如此姿容，真是何郎再世，衛玠復生。只不知你姊姊可能與你相像否？若能相像，便是一箇絕世佳人了。（唱）夫人是口頭言語隨心說，一個不韻的成龍就發狂。捋袖植拳呼伯母，剛纔小姪在廳堂。曾經細問張家叔，他說道姊弟生來兩樣腔。男子容顏美如女，女兒倒反像魔王。肌膚黑，頭髮黃，眼大眉粗脚又長。竟與那燒火丫頭無二色。凌雲匹配豈相當。（自）若依小姪愚見，今日莫如就把這位美貌的瑞官。（唱）脫了男衣扮女娘，留在身邊爲養媳。見人也覺有輝光，夫人笑道休胡說。側首凌雲鳳目張，口叫七哥真沒趣。（自）張賢弟還是新來的客人，你難道這半日客套也道不住麼？又來這等胡說。成龍道：你且不要着惱。將來娶到家中，自然明白。縱使不醜到這般，若要像他一樣標緻，是再沒有的。凌雲道：這也何妨？人生在世，君親兄弟爲之四義，四者之外，便以朋友爲先。妻妾末耳。若張賢弟這般人品，我與他既爲朋友，又算是兄弟，將來誼可通財。道堪砥礪，倦可同息，出可同遊，正則求古論今，暇則清談飲奕，世間樂事無過於此。若說妻子，則行坐不可常同。內外更宜有別。男子志存乎四海，婦人禮不出閨門。所親所近，不過衽席之間耳。故據弟想來，娶妻只要有些德性罷了。面貌醜醜，總是平常。月麗花娟，却也無益。你不要把這些淺陋之話來嚇我。成龍拍手笑道：我說得幾句就住了。倒惹動了一篇道理。目今時下盛行，外邊朋友內裏原好做夫妻。你自小兒就有這般口氣，長大來必定是個好

男色的都頭了。凌雲聽了，惱得顏色俱變。瑞官笑道：「你這個遠東蠻子，倒會滿口胡柴。我是杭州人，怕說你不過麼？只是伯母面前，不敢放肆。且過幾日，慢慢請教，看你可有真才。夫人也喝道：『成龍果然不該，剛纔見面，怎麼說這些混話，得罪客人。快些住口。』再說時，要告訴你伯父了。」（唱）莽頭被喝方無語，茶點完時日已昏。秦氏夫人真要好，親身房內去開箱。取出珊瑚如意黃金鎖，五鐲珠球巧嵌鑲。送與張郎爲見禮，瑞官揖謝謹收藏。一同告退離閨閣，出見尊人坐外堂。講論多時同夜膳，又看月色上迴廊。紅燈引道歸書室，七少爺自轉家中不用談。（自）這所書房，却是三間。中間是讀書之所，東邊一間，郭公夏天炎熱，鋪設臥床。凌雲年紀長成，不便久居內室，故自夏初，就命搬出，也住在西首一間。此時便留神州住在自己床上。瑞寶與凌雲同榻，自己仍進內安歇。張孝廉是（唱）一路行來神頗倦，閉門先自上牙床。凌雲手挽張賢弟，同進西邊這臥房。羅磚地，碧紗窗，粉壁周圍貼斗方。書案一張窗下擺，上列着雲箋硯碗匣寶椿椿。奇珍玳瑁裝書卷，赤色珊瑚架筆床。書架花梨雕琢細，重重詩稿共文章。紫檀几配沉香椅，小桌玲瓏四角方。玉瓶內，桂枝芳，溜金小鼎爇名香。鸞笙左挂金爲管，右壁瑤琴綠綺囊。小對單條皆妙筆，正中六柱水磨床。白紗帳子籠鬚簾，青色床圍玄緞鑲。夾被秋羅魚肚白，不需薰染自芬芳。穿簾月色明如晝，清景無殊到帝鄉。逸少此時心大悅，果然意境盡淒涼。與凌雲同在窗前坐，丹桂風飄陣陣香。意合情投逢再世，果然形影兩相忘。講論南都風俗西湖景，樂極焉知秋夜長。直到三更方就寢，同衾共枕夢黃梁。來朝早起同梳洗，問候尊人禮有常。郭公見二子投機心甚喜，便命瑞官誦讀在書房。天性聰明無費力，過目經書便不忘。作字爲文尤敏捷，與凌雲相比沒低昂。情投更勝親兄弟，從不作兒戲生噴變而龐。坐必並肩行挽手，三餐同桌臥同牀。等閒不肯分居處，片刻相離便覺長。只有成龍無趣味，貪頑兀是小兒腔。（自）一向爲這兄弟生得出衆斯文，不敢與他來作娶。正是氣悶，如今見了瑞官，也不管我大他小，一逢空閒，就走近前。

來動手動脚。滿口胡柴。那知這位張瑞官。斯文雖也做得。頑疲乃是內行。兼之口舌玲瓏。手脚活溜。苦講氣力。更比你大些。凡是門口。他必要全勝。若是動手。你必定全輸。若被伯父知道。還要責備年長的不好。所以成龍倒吃了多少虧。郭府家人小使。見瑞官伶俐過人。送他一個美號。叫做靈雀。這一年直到冬底。張瑞官隨着父親回杭。過了元宵。即便起身。又到郭府。仍然是（唱）同講讀。三弟兄。初長春日好勤攻。郭公教學真嚴厲。而且毫無私曲胸。己子他兒無少異。凌雲瑞寶及成龍。一般教授詩書禮。（自）他只教便一般的教法。（唱）人性生來有不同。成龍是性格剛疎。心欠細。讀書講義只粗通。作文有力全無韻。落筆舒懷氣亦雄。好武貪頑不喜靜。（自）若然伯父在書房坐一日是。（唱）猶如猛虎禁囚籠。眉垂眼倦渾如醉。筋骨難舒有病容。（自）巴到伯父有甚事情。往外一走。便就好了。（唱）運氣到。骨也鬆。一跳幾乎上半空。不向牆前搬大石。便來壁上挽長弓。胡言亂語高聲喊。跑過西邊跳過東。伯父一來魂嚇去。抱頭急走亂忽忽。受罵時再不敢開言辯。睜着兩眼口如封。張逸少。最玲瓏。經史文章禮節通。只爲聰明心太活。不大肯正襟危坐自勤攻。讀書寫字完成後。也要偷閒趁脫空。雙陸圍棋都喜學。踢球打彈最精工。姿容流麗心疎散。笑語能生滿座風。舉止輕揚兼善戲。諸凡率意少溫恭。郭公雖愛其才俊。也責他戲謔情多把德性蒙。恰又舌蓮能婉辨。制郭公總然凶殺不能凶。氣不過威顏反笑重申說。算你奸刁不衆同。年幼居家猶是可。長來須到萬人叢。常憑利口常翻覆。便是爲臣不盡忠。爲子逆親爲友害。儀秦之術任橫縱。大而誤國危君父。小則亡身滅族宗。自古以來人可鑑。切休自逞舌如鋒。好一個張郎對答尤其妙。伯父無憂但放胸。（自）古來多辯之士。亦有賢愚。如張儀蘇秦等輩。遊說諸侯。貪利忘信。固非正身。然若淳于髡。東方朔。以滑稽善諫。能尊君之威。匡君之失。亦爲百世所稱。小姪將來不學張儀蘇秦。但學東方淳于可耳。這兩人（唱）一巧一粗。猶自可。更有那出人奇相郭重瞳。讀書固是聰明極。一目十行最易容。百藝皆明知妙解。就是那釋經道錄。

也精通。性情舉措皆嚴正。態度端凝有父風。愛學詩書毫不厭。手常執卷沒時空。常說古今書籍知多少。只恐無緣不得逢。幸而有之安可錯。必須讀到弗匆匆。朝朝正坐曾無倦。不屑把半點閒情攪素衷。仙質靈根毫不昧。心如皎皎月晶瑩。碧清不爲浮雲掩。萬里光輝照遠空。即使偶然談戲謔。恰也是從無大過失於中。論年紀。是孩童。體段魁梧器宇宏。就與少年相比並。不及他精神爽蕩氣英雄。出羣風度何消說。最可怕潔若冰霜冷氣冲。笑語歡容其實貴。千金來買不通融。雖然不把人呵斥。令下誰人敢不從。婢僕成行俱貼服。威儀猶勝令尊翁。(白)這些丰味。雖然太覺矜持。還不過道學家教別人。也難於怪他。只有一件。不曠達之處。未免有一樁癖相。就要受人批點的了。(唱)只因秉性真高潔。惟好清幽厭鬧烘。又且眼睚生得大。日常觀看衆兒童。人人蠢劣非吾友。獨愛張郎勝弟兄。(白)若講這位張瑞官的才華志氣。識見英敏。原與凌雲一般。所以講得投合。只有那(唱)體態神情真迥別。果然越長越輕鬆。滑稽圓轉渾無滯。任性通疎不斂蹤。自早起來直到晚。只有是歡容笑臉賽春風。從無惱怒兼愁慮。跌宕風流會弄空。(白)這些善於頑耍之事。先已提清。後來還見。一時也不必絮煩。(唱)再講他作伴同行交友類。知心只有一重瞳。卽教對着低人物。肚裏原知他下庸。面上總無疎落相。胡談亂講最情濃。隨波逐浪同遊戲。常說道四海之中皆弟兄。(白)所以兩年來。郭家的親房族中。個個歡喜他。都說張瑞官年紀雖小。倒極會世路周旋。非但不像凌雲一樣矜持。比他令尊。更加活潑。大來必定發達的。這是長者之言。又有親族中子弟。遇節拜賀登門。個個與他相熟。這個扯他踢球打彈。那個拉他打雙陸。有的要他着象棋。甚至於扒牆上樹。打滾跌跤。無所不至。凌雲見了。好不厭煩。初時還以好言相勸。瑞官當下應承。道後猶復如是。凌雲不悅。又正言厲色。責他幾遭。又一日來了幾個油滑少年。與成龍聚會交談。講起偷情賣俏的行款來。見瑞官生得標緻。又互相喜笑。搭背勾肩。假做在行。說那柳穿魚的故事。不料這位王義子。恰恰走來聽了個仔細。(唱)這番惹發驚人性。怒髮冲冠滿面紅。立把

張郎拖進勸。乃說道：明人何苦學昏蒙。狂了我日前懇切勸勤勸。你聽猶如過耳風。偏要自輕還自賤。將身混入衆人中。罵之不足心猶恨。欲向堂前告乃翁。（自）瑞寶弄得無法。只得認罪道：以後再不與他們混雜的了。這一回求你息怒。不必去告訴尊長。凌雲只是不相信。自此以後。越發與他行坐不離。（唱）處處留心跟着走。若然猶與衆人逢。只許他套談幾句寒溫話。以外閒文不必提。偶或對人嘻嘻笑。不由怒氣就填胸。

當場不顧諸人臉。呵責從來像長兄。張瑞官任是聰明不敢對。只堪做啞與裝聾。這般不近人情性。

惱得旁人怒氣沖。背後嘮叨常毒罵。更有那看家鬼祟一成龍。從旁拍手哈哈笑。老弟阿諸事高強各樣通。獨有這件行爲行不去。強行霸道欠寬宏。瑞官不是你妻妾。爲何要管束防閑這等凶。我輩無能權

讓你。只看你將來受職進京中。怎能掉得他身下。勢必相攜進九重。若被那皇帝老兒看見了。輕輕奪

去匿深宮。你若再使強梁性。少不得革退乾兒送了終。老瑞仍然非你有。我就焚香點燭拜蒼穹。胡言

亂語無休歇。又送他雅號稱爲跟屁蟲。（自）凌雲聽了。雖然着惱。怎奈自己的哥哥。無法可治。不過爭論幾聲。又

被老大人聽見。究出根由。把子姪三個。一同責了幾下。張孝廉道：這件事分明是瑞寶不好。大人何爲反要責凌雲。

豈不壯了他的胆。遂對凌雲道：這畜生的賤相。愚叔素知。無奈打他幾下。他又不痛。若早晚要勞尊公貴手。又覺不

當。如今是只有交與賈姪。以後見他再有胡爲妄作。只管打他就是了。愚叔再不怪你的。這一番處分之後。成龍雖

不能盡革去胡言。略不敢大張聲勢。凌雲雖不認真肯打兄弟。畢竟奉了這位叔父岳翁之命。越發的正大光明。做

定那長兄身分來了。瑞官被他制住。只得獨自與他讀書作伴。偶然一日。郭公備了酒席。去遊鳳凰臺。此臺乃六朝

勝跡。千里馳名。詩人遊賞之處。因子姪們從未到過。也要帶去一遊。凌雲逸少攜手而上。四顧徘徊。流連笑語。姿容

出世。衣飾鮮華。這些遊人。無不贊賞道：這難道算不得一對鳳凰的麼。我們今日一見。亦是盛事。由是衆口皆傳。雙

鳳齊飛之號。聞文且表過。不覺又是殘冬。神州曉得司馬公明年六旬大慶。生日又在正月初六。若回去過年。那裏

來得及趕來，只得寫了書信，打發兒子回家，代主祭祀之禮。郭公點定真誠能幹的家丁護送。成龍知道瑞官要回家，私下備了酒席，與瑞官送行。飲過幾杯，忽然說道：兩位兄弟都在此間，請聽我說一句正經話。我今年十五，再歇幾天，就十六歲了。文字雖做得幾篇，自己看看，也不中意。料得那玉堂金馬，與我無緣。况爹爹在時，原是武職。我如今決意繼父之志，要棄文就武了。凌雲道：弓馬槍刀，七哥一向會的。孫吳戰策，家內儘多。你我也時常讀過。怎麼直到今日，纔說要習起來。成龍道：老弟聰明人，不知愚魯人的苦。兵書戰策，都是大將規模。看熟了，我也不會運用。至於槍刀弓馬，雖也曉得些大綱，然父親早亡，無人指點。那種深微奧妙，教我肚裏那裏能生得出來。所以打點要請一個武教師到家教授。前日告過伯父，他也許了。只是眼前沒甚名師。一面去託人訪問。若有好的，就請來。你們那一個肯陪我學習否。凌雲道：小弟讀書不曾從過先生。習武也不願投師。張賢弟也怕讀書。最好弄武事。他陪你便了。成龍聽了這句說，（唱）懽然大笑忙拱手。這等開恩第一遭。非但愚兄真有幸，（白）大抵那個和尚早已是。（唱）木魚打破撞穿鐘。瑞官笑道：真獸子。說話全然沒影蹤。（白）學武，竟是學武便了。爲牽着甚麼和尚出來。成龍道：好兄弟，你不要開口七癡，閉口獸子。聽我說出，就明白了。我一向聽得人傳說。（唱）貴處杭州靈隱寺，有個和尚號孤松。槍刀拳法多精熟，手舉千斤力不窮。教授生徒將數百，聞名各處逞英雄。你今却好回家去。我欲修成書一封，託你與他先說合。請他來到我家中，拜爲師父同溫習。指教分明就容易容。（白）他收着你這一般玉筍嫩的徒弟，可也是希世之榮。難道不是預先敲破了幾個木魚麼。瑞官笑道：原來如此。是這個出處。（唱）但不知你聽誰人如此說。真個是傳來之語半虛空。我居近地須知道，這和尚武藝平平不算凶。所教者都是那些市井無藉輩，油花槍棒豈名公。投他學習成何益，（白）况且又把個和尚請到家裏來。也有些模樣不雅。（唱）伯父聞知斷不從。和尚之言休說起。還只好留心別處訪英雄。成龍聽了點頭應。（白）既如此，也就罷了。（唱）但不知可有英雄靚面逢。端坐凌雲微一笑。你們且莫興匆匆。認真竟想投師父。不

知有多少艱難在內中。若有那弓馬熟來真勇士，上而科甲受皇封，下而也去投行伍，効力軍班建功處。白：枉可的拜了他做師父，可不是。白：無非是那巴級不上的，纔剩了下來，做到教師。白：可知武藝只庸庸，請來却也無能。用些苦心，也就包管得。白：將來武藝也精通。白：成龍道，依你這等說來，天下竟沒有好教師的了。這個不相信，偏要尋一個好教師，與你看。瑞官道：大家都跌了，人也不會見個影兒，望空議論他則甚。還是吃酒爲上。二人纔得住了。飲過幾杯，瑞官即要起身，出席拜別了伯父父親，兩弟兄送到門口，珍重而別。家人護送下船，取路回杭州去了。此時武教師未知定向，郭成龍也沒處去請，不意過得幾日，到一個沒要緊的人來，惹出許多仇隙，列位聽我道來。白：其時風俗非純一，雖則是上有聖君明孝宗，統轄山河黎庶廣，固不少賢良方正孝和忠，歹人卻也方方有，說不盡奸盜邪淫惡與凶，單講那福建福州長樂縣，一人名喚鮑文忠，世家微賤，原非貴父業行醫，倒不窮，自小生成伶俐性，長來醫道也精攻，又曾學得符書術，左道玄虛，頗究宗，雖不會策電鞭雷高法術，也沒有呼風喚雨大神通，不過有旁門小小妖魔技，遂雪驅邪蚊鼠蟲，因在本鄉無大利，因而到處託萍蹤，又值中年時運好，病人着手便輕鬆，佳名贏得稱高手，出入豪門貴室中，符水岐黃雙擅美，錢財積起最豐隆，其時正到江南地，久聞得郭府奇兒最顯榮，世代爲官家道富，思量鑽刺打抽風，定然取得千金利，就求了當道公卿書，連夜趕，急急忽，到了金陵喜氣濃，一路問人來郭府，果見那牆門高大勢崢嶸，貴家走慣知規矩，婉氣和聲笑面容，相挽管門將書遞，袖中取出一封筒，管門歡喜無推託，便進廳前稟主翁。白：這日適值神州小疾染身，還不會起身，惟郭公父子在外，當時拆書觀看，大概都說處士鮑文忠醫道精明，有起死回生之術，兼通符水，有移瘤解腫之方，若留客房，可需緩急等語，看官聽着，他名鮑文忠，爲何此刻改名鮑文，則因這忠字犯了王義子之諱，所以改去的。郭公看了道：既有親友薦書，

是要見的。吩咐請進來。鮑文大喜。(唱)東帶整冠還納履。低頭趨進角門東。到廳微舉雙睛着。軒廠光明氣象宏。擺設奇珍諸古玩。一人端坐在當中。峨冠蓋頂名忠靖。貂服身穿色古銅。幘帶垂腰靴襯足。鬚眉豪傑目流虹。魁梧面貌威雄體。真乃是望重名高司馬公。側坐一人年正少。赤金冠子鑿芙蓉。貂裘外罩鸞絲束。徧體明飛五爪龍。相貌一時難細識。想就是當今義子郭重瞳。威儀正肅令人畏。儼似親藩貴介容。心內思量忙走上。下其全禮極謙恭。郭公出位忙扶起。命坐西邊茶一鐘。(白)父子二人。也把鮑文一看。只見他頭戴烏緞方巾。身穿天藍公服。依稀四旬年紀。五短身材。醬色面皮。線邊鬚子。眼圓眉黑。相貌原不驚人。氣婉聲和。語言倒也出衆。談論幾句。郭公便吩咐備席款留。也有門客奉陪。父子退進書房。郭公對凌雲道。衆人所薦。情而上本該留他。但不知其爲人好歹。凌雲道。據兒看來。貌非正直。形類奸邪。恐非善良之輩。此時暫且留他。慢慢察其舉動。再行定奪可也。郭公稱善。便留鮑文在客房安住。過了一夜。張孝廉忽然病勢沉重。神色昏迷。郭公就請鮑文進來看視。(唱)診了脈。說病原。乃是酒後疎防冒重寒。胃被酒傷停食積。包他三帖就平安。說來不錯真明徹。郭老尙書甚喜懽。如果三劑人復舊。當與先生把名傳。鮑文一口包醫好。立刻開方取藥煎。病症本輕無大害。果然三帖便平安。郭公自此加欽敬。盛說相留過了年。老鮑自居爲上客。揚揚自得意忻然。奉承司馬並王子。着意相交張孝廉。奴僕下人皆結納。抵椿必取利益千。識人要算重瞳子。看透其人骨相奸。悉聽他殿下王爺趨奉死。只是留心相待少交談。倏而已是年初六。大慶生辰擺壽筵。禮盒填門真熱鬧。紛紛賀客盡官員。閒文事。書不關。數語排開莫碎煩。轉眼元宵佳節過。梅花枝上雪消殘。如今暫撇金陵事。聽講杭州張瑞官。臘底回來過了歲。在家已有月餘寬。上元佳節無他事。打點攻書往應天。(白)錢氏娘娘擇了好日。要打發兒子起身。瑞官是極好頑耍的。先一日告稟母親道。兒在家中新年遇了陰雨。不會出去頑耍。明日既要起身。今日却要出去走走。娘娘許允。吩咐早早回來。瑞

官大喜應道。曉得。(唱)就把衣衫更換好。家人領路出牆門。小童兩個相隨後。短巷長街四處穿。城隍廟使閒錢。吃茶又把戲文觀。泥美人買了多多少少。食物零星有一籃。遊興未闌天已暮。家人催促急回還。正從縣直街前過。只見擁擠行人路不寬。口內紛紛多議論。瑞官側耳聽其言。(自)有的說。這兩匹馬。倒也神駿。就賣一百兩一匹。也不爲貴。怎麼五十兩一匹。還沒人買他的。有的說。馬雖好。我們浙江人不大能騎馬。就當了沒要緊的東西。有那個出這閒錢來買。若是這孩子肯賣身。大抵倒有人買的。瑞官聽了。便不明白。教人抱起來。挨進去一望。(唱)果然望見頭門內。兩匹龍駒繫兩邊。左一匹滿身如白雪。右一匹是毛片五花攢。一般的身高八尺雄而駿。凜凜精神骨相堅。雖不如絕世能行千里馬。價該百兩豈虛言。又見石墩坐着年輕子。看相無多十二三。鵝尾烏冠雲束髮。長袍窄袖絳紅毡。眉清目朗塗朱口。潔白龐兒似粉團。手挽長鞭看着馬。推詳不出甚情端。開言便把旁人問。有一個熟識之人最健談。(自)就答應道。張官人你問他怎的。可是要買馬。瑞官道。意欲買他。並要問問賣主是何來歷。這人道。若說賣主。倒是個大來頭。他的父親叫做何世威。乃是北京有名的武教師。別人都叫他何無敵。去年臘月。帶了這個孩子。並還有一個徒弟。護送本地一起客人回來的。就住在這裏過了年。數日前。他徒弟到前邊的海棠軒裏去。吃酒吃醉了。竟調戲起店家娘子來。店主高二升罵了他幾句。那知他發起性子來。就像武松打那快活林一般。壺瓶碗盞。交椅檯檯。打成雪片。打得小二小三。頭破血淋。驚動了地方總甲。要來捉住這個兇手。那知他絲毫不怕。打出重圍。飛馬去了。湊巧何世威也撞將來。衆人趕不着那徒弟。就把他扯去喊官。縣吏高大升。就是小二的哥哥。不知他在官府面前。說出許多甚麼鬼話。竟把何世威當做兇手。這何世威不知爲甚麼就屈認了。現今枷號在儀門裏邊。押陪店中什物。銀一百兩。據他說自己的銀子。都也被他徒弟帶着走了。實無措置。所以學了秦叔寶的故事。在這裏賣馬。以先只把一匹馬。要賣百金。三日沒有主顧。只得又添一匹來。又是一日了。不知可有入買他的。這纔是應一句俗語。教做一文錢逼死英雄漢。

又有一人接口道：小弟倒滿心裏要學單雄信周濟他，無奈手中也是乏錢，只好想想而已。（唱）瑞官聽了閒人話，心內沉吟自轉旋。我們正要商量尋教習，莫不是此人相遇是天緣。雖不會目見高和下，（自）須曉得有叫無敵之號，即使不能真正無敵，本事定不平常了。（唱）終比諸人略出尖。可惜窮途遭危困，至於賣馬實堪憐。我如今年華漸長非兒幼，須放些豪俠襟懷助面顏。棄出百金償此價，脫其枷號免羞慚。請他同到南京去，豈不是湊巧機關不可言。正在思量將啓口，忽聞後面笑聲喧。原來一搭浮頭棍，也到園中把馬觀。假在道頭亂顛，胡柴滿口一連篇。有個說這馬定是雌雄配，一個說我要買騎恨沒錢。一個說請問郎君幾歲了，一個說諒來十一二三閒。一個說這般標緻年華小，怎能夠遠遠行來路幾千。一個說他父能使槍與棒，他自然本事也非凡。又一個腳條手拍連稱妙，直趕到郎君當面前。（自）說道：向來聞得江湖上好漢，專會使槍棒賣膏藥。（唱）今日有緣逢着了，袋中摸出九文錢。稱一聲郎君小舍並兄弟，我褲子當中生下疖，賣一張來貼好了。管教與你把名傳，胡言亂語歪斯混。惱得郎君烈火燃，俊俏眼眉圓。堅起喝一聲何方賊子胆如天，敢來惹俺爺爺性。跳起身來舉玉尖，一巴掌兜面撞。這人是噯嗜之聲喊不完，跌去旁邊三五尺。頭顱撞地脚朝天，那一個大聲喊道：天翻了。小小兒郎這等蠻，惹動老爺饒不得。跳來好似虎奔山，郎君就地藏身過。還他個獅子拋球只一拳，正中浮頭肩膊上。一交跌倒痛難言。（自）又一個在後邊罵道：沒用的東西，一個孩子也打不過。讓我來。（唱）郎君耳內親聽得，更不回頭仔細看。一脚平空朝後起，剛剛踢中那人肩。仰拋跌去魂靈出，扒起身來一溜煙。急怪郎君焉肯捨，追來還要把他尋。衆人見勢多凶猛，都怕當災撞老拳。發喊連聲走走走，闕然一散似雲煙。先初擁塞難行步，這回是坦坦街坊好放船。只剩張家雙主僕，瑞官看了也心慳。暗思他是孩童輩，如此驍勇勝偉男。可見那翁真不愧，我今決意莫遲延。當時撇脫家人手，移步匆匆走近前。對了郎君拱手笑，郎君兀

是氣冲天。自幸虧見是一個孩子。纔得立住了脚。也把手一拱。瑞官問道。小弟備知令尊何武師。干連詞訟之事。願爲代償銀百兩。以歸此項。今請仁兄把馬收過了罷。郎君聽了。倒覺駭然道。尊駕與家嚴素無相識。焉有此盛情。敢是說要的麼。瑞官道。並非說要。實出真心。但身邊不曾帶得銀子。要去取來。兄請少待。說罷。轉身就走。這個家人跟着埋怨道。官入真是個獸子。陌陌生生的人。爲何要把銀子與他用。若是一兩二兩也罷了。經得要一百兩。姑娘那裏肯依。可是白討打罵的。瑞官道。家內去拿。姑娘自然不肯。我到當裏去取。可不容易。你不許多講。家人怕他發性。也不敢再言。只得跟着他走。說到此間。列位又要聽我幾句表白。這張神州出身原是一貧如洗的。直到那中舉之後。郭大人把一萬銀子來替他治田買屋。娶討妻房。纔成一個家業的。自只因命運生來好。內助多能性。且賢。雖不害人盤惡債。經營有法。十餘年。家私一倍翻成十。上好良田得五千。又在本城開當舖。算得個有名富戶。勝從前。瑞官自出娘胎裏。只見家中用度寬。自然的養就豪華公子性。看得那百金只比數文錢。當時來到同仁當。相見關親衆店官。接進裏邊廳上坐。香茶吃過始開談。自你道這般店官是誰。原來都是自家的親眷。要知種園地的甚麼高親。大抵都是小家窮苦之輩。自張神州發跡之後。不免又來借貸移挪。又虧這大姑娘賢能達理。非但不時照顧。又把他們收入當中。量才任事。他們得以養家。大半是瑞官的長輩。走進來老伯老叔叫個不住。其時有個管總的吳朝奉。問道。賢姪到此。有何尊事。瑞官卽告知實情。要銀百兩應用。煩老表伯登帳付給。待小姪回去卽告知家母便了。自吳朝奉聽此言。沉吟似覺帶疑難。無如表姪真皮賴。坐定相催到再三。仔細算來回不脫。只得把天平兌足細絲元。當時上帳親交付。逸少收藏入袖間。正要起身重又想。我今雖只把銀捐。猶恐號期未滿難開釋。放了還防打竹升。古語救人當救徹。必須如此始完全。自就問店中要了一副紅帖。寫了父親的名字。吩咐家人如此如此。速去速來。自家人不敢相違拗。捧帖持銀赴縣前。逸少當中來坐等。衆人尊敬小官官。忙排夜飯相留待。將近黃昏老僕還。備訴縣

衙將帖遞。縣尊允許法從寬。當堂釋放何無敵。已在茶房講一番。他說明日登門來拜謝。只要官人少等慢開船。(自)瑞官大喜。方纔別了衆朝奉。急急回家見了母親。告知其事。娘娘聽了。自然也要動氣。無奈是已成之事。又難追悔。(唱)只罵他年幼胡行太自尊。逸少已經拚受責。任娘唾罵也無言。如今再說何無敵。木
有根來水有源。須把他脚地根由從實紮。諸公聽了莫心煩。他祖居北直京城外。世代耕農家道寒。父
母並無奇異質。不知爲何生出這奇男。幼年便有非常力。爹死娘亡不種田。長大投師傳妙訣。精奇獨
出一家拳。開弓善射尤能彈。武藝精通十八般。力舉千斤非是假。手迎刀劍不傷殘。飛身可上三層閣
徒走常跑萬里山。體態玲瓏才奇絕。心如菜子胆如天。也會在侯門縱飲雄談笑。也會在燕市高歌誇馬
鞍。也會在賭博場中誇絕技。也會在烟花隊裏奪魁元。天生落拓遨遊骨。愛走江湖懶做官。不向科場
求武舉。常從商販保標船。力除盜賊如瓜菜。手搏豺狼只當頑。眼視江河清到底。水行數日不須船
北遊沙漠南閩越。東走登萊西陝川。真個是小賊望風心膽墮。強徒識貌夢魂顛。山中猛虎聞聲避。海
內蛟龍見影潛。四處英雄皆比過。果然無有出其前。是以名聞各處稱無敵。就使那賁育重生也並肩
(自)宏治初年。黔國公沐雷新任中軍都督。愛他技勇絕倫。可當大用。因而招入中軍。幫助殺賊。大有戰功。請授爲
千戶。無奈他散誕慣了。誓不爲官。只願得些賞銀。還去做他的本行生意。然而聲名愈重。遂有這些勳戚貴家。請去
教子弟。學些弓馬。不幸其妻房早故。留下一個女兒。名喚淡煙。彼時年方數歲。他也不曾續娶。就把他帶在身邊。這
淡煙沒有母親穿耳裹足。所以自小至大。只是男妝。不知者。都道是他兒子。他這爲人。真個千伶百俐。則除了文章
道學之外。沒一件是他人難他得倒的。一舉一動。無不精明。老到半世裏。從沒有折實過半點便宜與他人。(唱)又
且家事輕鬆無挂礙。正日裏逍遙受用賽神仙。再不料忽然運氣中年倒。就與這張起鵠相逢酒肆閒。杯
酒交懽成莫逆。從今就被鬼來纏。(自)列位。你道張起鵠是誰。就是他那個徒弟。他的出身。倒也不醜。(唱)問家籍

本邯鄲 其父人稱張九官 向在京城開綬店 與白進忠相好弟兄看 只爲正經不務專嫖賭 店本賺

多盡折完 窮到不堪回首處 染成一病命奄奄 却好進忠革職回京內 看視慇懃贈藥錢 怎奈他實病

上身醫不好 自知不得在陽間 把身後事情拜託同鄉友 是要他照顧妻兒過幾年 不日嗚呼亡過了

進忠果不負其言 忙料理 買衣棺 殯葬良朋入土安 厚養孤兒並寡婦 時常看望往而還 彼時起鵠

年方十一猶童穉 其母纔交三十寬 母性輕佻兒貌美 進忠心悅甚相憐 來來往往多時候 與這位寡

婦娘娘竟屬奸(白)這還說是受了朋友之託。朋友之妻。即我之妻也。若把朋友之子。當做了我的兒子。到也罷了。

無奈他還沒有這等良心天理。(唱)外面要他呼繼父 內中倒會去歪纏 年輕起鵠無知識 母子同他一處

眠 混過光陰三四載 不期寡婦又歸天(白)進忠竟欲把起鵠收到家中去同住一處張起鵠其時年已十五

歲了。(唱)耳中每聽人談笑 漸漸生心起怨言 不肯跟他家內去 甘心獨自守門闌 進忠雖是將他願

會奈他身不比前 一事一言不對答 高聲吵鬧震盈天 使性兒不到書房去 正日漂流市井頭 非吃酒

卽賭錢 專工曳腿與牽拳 聲名久慕何無敵 投拜爲師把高技傳 恰遇名工何教習 也知豎子細根

源 上門禮物何須遜 樂受高徒並不嫌 不講脩金並贄禮 私房有話便開談 若能依我心中事 包你

將來中狀元 去舊喜新張起鵠 忻然受教並無難 師徒得合如膠漆 那有閒心憶舊懽 革退縣尊知道

了 十分氣惱意中酸 思量要去相爭鬥 雞肋焉能受老拳 因此上敢怒於心不敢說 只好吞聲認氣讓

他頑(白)在張起鵠原幾番挑撥師父。要打他一頓。幸是何世威還有些人心。又與這白進忠有一面相熟。(唱)思

量他若來爭奪 方好開言出口蠻 今見他不敢開聲因怕我 心中反覺欠些安 日常見面多關礙(白)况且

還要張起鵠做人。(唱)因此師徒議一番 收拾資財攜幼女 一同移步到邯鄲 重新買屋同居住 件件花

消自己錢 起鵠見師財廣有 猶如靠着太行山 拿來就用真鬆快 自問良心不算貪 千金裝劍鞘 百

金買寶鞍。居然裘馬自翩翩。世威是毫無吝惜。憑他用。以此同居足五年。力漸驍。雄身漸長。竟學得刀槍弓馬盡完全。無如秉性真凶惡。無法無王不怕天。使氣凌人何用說。猶精走壁與飛簷。重門閉室能飛入。常把良家婦女奸。若被人知來趕捉。泛蠶一頓出神拳。重圍撞着飛身去。打壞之人難報官。撒潑行凶非一處。人人見了打頭眩。然而無可將他奈。只有告訴其師滿路攔。(自)何世威見他作事不端。原不時的責備。無奈你說得口枯舌爛。他也只當不得知。實在無法可治。看邯鄲城裏也住不得了。只得帶着他出去走走。看些世務。或者會改些。亦未可知。(唱)因此帶他隨估客。保標一路下江南。猖狂賊子遭拘束。斷絕淫邪。滿肚煎。想着淡煙年漸長。况兼生得好容顏。乘空便對師尊說。你若是要我收心不逞蠻。須把女兒婚配了。方能安穩坐家園。世威口內含糊應。心內原來覺不然。起鵠見他無定準。有心先去戲嬋娟。滿腔上手他難賴。那知道小小裙釵異等閒。性格剛強不受戲。登時大怒髮沖冠。將情細稟生身父。教習聞知也不堪。變了容顏將他罵。說下回再不許胡言。賊奴本是豺狼性。不記前情只記冤。又聽此言知決絕。十分氣惱滿心田。連宵打帳開交去。那怕你追來把我拈。(自)所以故意在酒店裏鬧出這等事來。大包銀子都在自己手內。就一溜煙逃往北京去了。把師父掉在杭州。却好這高家兄弟。就像與他約會的一般。竟把何世威扯住。何世威要走。又爲女兒挂脚。要辯又是徒弟行兇。教師律有同罪。若說出來。恐官府限他追捉。反費周折。只得一口認了。但是。(唱)囊內金銀都已盡。果然壯士也無顏。身遭枷鎖渾無奈。只得要賣去龍駒官價還。天幸相逢張逸少。揮金陌路解災愆。錢塘縣宰通文士。平日相交張孝廉。情面有關難拂處。開枷免責再從寬。旁人都道便宜了。他却是鐵石英雄做了十四年。一旦反遭孺子賣。身雖得脫面羞慚。仍歸舊寓心煩惱。懊悔無謀錯在前。(自)這位淡烟姑娘。性氣不好。還要埋怨父親。何世威自知不是。也不好去罵女兒。停了一回。方纔說已過之事。追論他何益。你且收拾零星。待明日去謝了張瑞官。他既說要請。就與他當面說。

定好帶你同去。淡烟道：只恐爹爹做慣了張起鵠的教師，到別人家去，有些做不慣，不要露出馬脚來。又惹一場羞辱。世威道：你女孩子家，曉得甚麼？自古說：君子之身，可大可小。丈夫之志，能屈能伸。若散誕慣了，就收束不來，便是個呆囚鈍漢了。還有用處麼？閒論一回，各自睡了。明日早起，整頓衣巾，問到百花巷內，八字牆門。（唱）名姓自通門，僕曉慌忙報入正廳前。瑞官早起專相候，開報之時甚喜歡。吩咐開門相請進，世威舉步上階沿。主人已在窗前候，先把形容仔細觀。只見他頭戴包巾龍扎額，身穿箭服是青氈。快鞋粉底無塵垢，表白絲絛九扣環。論年紀四十開，看來相貌不粗蠻。面如紫玉生光彩，眼似寒星射遠天。眉聳天庭鬚鐵戟，口方鼻直帶高顴。身材中等非爲大，腰細如狼臂似猿。骨氣精神雄且武，想來名望不虛傳。當時接進分賓坐，一盞香茶潤口乾。（自）何世威也是上慣官場的，曉得他是孝廉的公子，自然尊稱爲少爺。致謝助銀贖罪之德。瑞官答以壯士誤被干連，某因不忍坐視，故稍助半臂事，屬細微不當挂頰等語。（唱）世威也看張公子，骨秀神清貌若仙。舉動行爲皆絕俗，言詞慷慨氣鴻軒。半生浪跡遊天下，目見人兒幾萬千。也教過多少富家豪貴子，若非懦弱定愚頑。何人有過如他者，小少年華如這般。長大前程當萬里，豈只是尋章摘句一文官。（自）暗贊了一回。又問道：昨聞尊管說南京有一貴家，要請教師，此語可是真否？瑞官道：豈有真。那郭司馬府內，現在各處尋訪，恨無真正英雄。今日得遇武師，某當得推薦。郭尚書亦無不敬服相延之理。武師若不見外，便請同行。倘有別事未了，某便先行。等彼處備下聘禮，再來相請。世威笑道：小可一生身無長物，到處爲家。有甚不了之事？既承公子盛情，自然就是今日同去。只有這個小女，却要同着去的。瑞官道：武師還有一位令愛麼？世威道：就是那個孩子了。因從幼沒了娘，所以只得是男妝。瑞官笑道：原來如此。自然同去爲是。（唱）兩下說明俱大喜，世威立刻出廳前。回歸寓所呼姣女，收拾弓刀馬共鞭。打捲衣衫零碎物，算清飯帳與房錢。匆匆一徑來張府，水路同行只用船。兩匹龍駒却寄頓，三人同步下河灘。郭家二僕相隨去，一路無非

飲共餐。時值孟春天氣好。融融旭日不知寒。梅花夾岸齊開放。處處香風撲鼻攢。何世威身坐船中無別事。與瑞官飲酒講閒談。四方風景何如樣。盜賊豺狼有萬端。若不小心自覺察。身亡財散霎時間。自古說行商作客非容易。不比家中坐臥安。(白)張逸少原算潑天大胆。只與他講得投合。一相情愿當做了親人一般。說明了郭家。也要與成龍一同習學。即便改口稱為師父。叫淡烟做姐姐。幸虧何世威性情雖是極狡。眼力卻也極明。既識他氣骨不凡。又感他相救之義。到也是實心敬愛的了。半點兒不敢小覷他。(唱)一路行來無阻滯。順風數日到江南。捨舟登岸同移步。郭府牆門在眼前。父女權時茶店坐。家人步担與肩挑。匆匆先進尙書第。門僕相迎叫瑞官。因甚這回耽擱久。相公臘底患傷寒。瑞官一聽驚非小。便問如今可否痊。(自)門上回道。還虧湊巧。有人荐了一個醫士來。是福建人氏。姓鮑名文。手段極高。三帖就醫好了。調養精神如舊。現在廳前。官人進去便了。(唱)逸少聽完心始放。當時直進二廳前。只見那郭家伯父當中坐。自己尊人在左邊。右手想是鮑醫士。靠窗兄弟兩青年。整襟端步趨階上。雖過新年禮必然。先拜高年賢伯父。次而拜問父親安。回身再見雙兄弟。(白)又與鮑文也行了四揖。郭公命他坐下。(唱)子姪相同坐並肩。問幾句途路風霜勞頓語。又說你父親患病十餘天。幸虧鮑老先生力。醫治調和得復原。老鮑口中還遜謝。眼睛全看小官官。姿容秀麗驚人目。似此重董美更妍。不覺心中驚又喜。對神州極口贊聲連。瑞官良久方開口。告稟延師話一番。伯父意中留彼否。此時專候在門前。(白)郭公道。何世威的名字。我也久聞。但不知可是真才實學否。更不知品行如何。你既同來。可也看得出些好歹麼。瑞官道。那力舉千斤。步追奔馬。眼觀四處。耳聽八方。却都是姪兒目見的了。至於細行。一時可看不清。然而大約看來。也沒有甚麼不好。瑞官口裏說。鮑文聽了。不覺老大一驚。暗想道。何世威這廝。與我在京城裏時常相會。做人好不狡猾。口舌又極尖鑽。與我不時放對。我剛剛尋得一頭門路。他又恰恰來了。若與他同在此間。又有許多不便。俗語說得好。先下手為強。我必如此這般。

說出他的短處。少不得登時退了。又聽得郭公道。你且去領他進來。瑞官奉命而出。到了茶坊。說伯父有請。世威正要起身。瑞官道。去年來了個醫士。姓鮑名文。福建人氏。聞說向在京中貴家走動。師父可認得他否。世威聽了。也吃了一驚。道是甚麼相貌。瑞官笑道。線邊鬍子。松段身材。面目可憎。一無善狀。這等嘴臉。說是名醫。我倒不信。世威笑道。這等說正是他了。名醫固不在相貌。只要做人有些人心也罷了。瑞官道。敢是做人不好麼。世威道。他這爲人。真個是一言難盡。但郭府裏既要他用他。我們不必多言。打脫他生意。只要少爺自己留心。少與他親近便了。(唱)說罷抽身撇女兒。教他喫過算茶資。瑞官也不多盤問。引進牆門步緩移。穿廳走過珠屏。第二堂前上石墀。年幼多能張逸少。尊卑指出告賢師。世威以禮俱相見。眼力如神恰不低。早已從頭俱辨識。別人尙不算稀奇。及乎看了重瞳貌。恍惚如驚喜又疑。真是眼中從未見。口呆目定暗思維。我只道瑞官俊秀堪稱絕。知那道他的容顏更出奇。現在一堂相比並。瑞官頓覺欠威儀。真個是爽如瑞露迎仙掌。清似寒冰凍玉池。秋水爲神玉爲骨。芝蘭氣味雪霜姿。這丰韻住在那華堂朱戶。還嫌屈。真要風馭雲從在鶴背騎。說是龍種鳳雛誰道假。怪不得朝廷懽喜認爲兒。眼觀心服頻頻贊。竟忘了還有人兒立在西。老鮑見他不發動。倒走來深深作揖笑微微。世威見了方重醒。答話躬身禮共施。禮畢抬身皆入坐。尋常規矩送茶卮。(白)郭公見世威狀貌可觀。確像是英雄豪傑之輩。當時敝過了幾句套言。又問道。武師與鮑先生向來熟識的麼。何世威與人初見。不喜多言。只應了一聲。正是。這鮑文自醫好了一個張神州。(唱)郭公贊美相留下。上客昂昂久自居。聽見東家這一句。趁風就把話頭提。笑盈盈只把何兄叫。曾記得數載之前在帝畿。某姓勳臣某國戚。某家侯伯某公爺。請兄去把公郎教。弟也曾走熟諸家盡得知。其後出京何不返。倏然已過五年餘。今朝有幸重相會。貴運亨通不問知。囊內資財應廣積。可曾帶販好奇珍。世威初聽還平淡。答道先生莫要提。小可性情人曉得。自從少小至今時。雖說道年來常有千金進。怎經得不喜。

担財會弄癡 因此上東手賺來西手去 從來蓄積沒毫釐 在邯鄲數載原無益 所以隨人到浙西 又惹一場閒氣惱 平空枷號面無皮 直弄得窮途貂敝黃金盡 天幸相逢張少爺 仗義相扶方獲免 怎及得先生運好做名醫 鮑文假做顛頭道 原來有這等情由我不知 目下回來誰作伴 定然張姓命高健、白世威道。雖是張公子一團好意。帶小可同來。這師徒之名。還當不得。先生不可這等稱呼。鮑文哈哈大笑道。我每見這些小人們。要得新忘故。我兄乃英雄豪傑之士。爲何也是這般。我是說張起鵠呀。你怎麼就認了張公子。世威聽了方覺得有譏諷之意。便答道。小可却並不得新忘故。先生倒有些耳目昏花。張起鵠在杭州就逃走了。方纔說過了。那料道你還問他。不說自己問過差。反說別人算得錯。這也是笑話了。鮑文道。就算我問得差了。如今說正經話。令高徒躲避差徭。脫身去了。何兄須打聽續姻纔是。小弟爲媒可好。(唱)希奇語 像噴蛆 何世威激得清煙滿肚皮 別轉頭來連冷笑 先生說話太玄虛 世威雖是粗浮漢 獨有那命運之中頗不愚 若是妻宮生得好 早年何故做饅夫 大凡續娶終無益 命犯孤鸞只是孤 所以夢裏徒然再不想 何勞錯愛勸區區 况且這等閒文不值得如今說(白)一回兒聽你東州雜到西縣。不知說的那一家的話。(唱)不怕旁人惹厭乎 奸猾鮑文還強笑 何兄你也忒心粗。(白)小弟說話。是再有層次的。並不東州雜到西縣。世威道。或而說發財。或而說徒弟。或而又說續絃。還有甚麼層次。倒不是東州雜到西縣麼。(唱)鮑文擺手搖頭道 這等言詞難哄子 你雖是天下英雄真好漢 風流名望振京都 曾說道三天忍餓真平淡 一夜孤眠意不舒 娘子軍中稱上將 煙花陣裏慣前驅 賢妻不幸身亡早 那肯甘心做義夫 數載之前人盡說 同牀伴宿有賢徒 懽心一樣隨心欲 自然的魂夢俱安少別圖 目下此人逃走了 迢迢長夜影形孤 笑君未必能堅守 再要尋人恐不如 因此上勸你續絃爲上著 並不是無關急要話囉蘇 世威又聽其言惡 火上添油氣直鋪 睜定雙睛辯是了 足承尊義愛區區 (白)既是先生這等說了。小可怎敢不依。但不知有甚令妹要嫁與我。還是令愛要嫁。

與我敢請言明。好來迎娶。(唱)只可惜美貌佳人與莽夫。老少媼妍難配合。粉香腮受不得硬鬚鬚。况兼貧苦無衣食。你到是財主親家要輸一輸。陪贈妝奩須極厚。也使我半生享用靠妻孥。方纔見得伊行好。若不然莫怪無知要動粗。說罷抽身跑出外。竟到亭心解手看金魚。這番開口方奇詔。郭老尙書頭腦無目視。兩人難動問。鮑文捧腹氣呼呼。凌雲不語成龍笑。逸少官人也着糊。走出輕將師父問。與他一向有仇乎。世威答道。何曾有。沒味言談是老奴。張相耳聽難解釋。擡頭早見落金烏。(白)只得吩咐家人。把何武師的行李。搬進東廂房。自己陪世威進去。又着家人請姑娘進來。世威說道。此地非是小可久居之處。但女孩兒家沒處安頓。且同他暫住一夜罷了。張孝廉週全了幾聲。轉身而出。原來郭公等已往書房去了。神州對瑞官說他的女兒進來。我不便久坐。你去陪着他。喫點心罷。鮑文急把張爺叫道。(唱)你是明人要見幾。何世威不是善人並信客。切莫教令郎草率認爲師。郭公接口稱然也。我正疑心要問伊。適聽先生這席話。其人細底必然知。須當對我分明說。(白)若果然不是好人。(唱)須要將他立刻辭。陰惡小人聽此問。立起來慌忙作揖袖沾泥。他這行爲人人曉。(白)但老大人乃是正人君子。耳不聽非禮之言。(唱)門下難於開口提。然又不宜推不曉。且先告罪再言之。郭公答道。何拘套。述彼之言。豈算欺。老鮑應聲方復坐。鬼頭鬼臉話聲低。(白)就把張起鵠的出身行事。先說了一遍。這等教師。可是請得的神州笑道。這等說來。張起鵠原是個風流子弟。所以他敢於如此耳。在官室名家。那些王孫公子。料他不敢。若果有之。可不早已送了性命麼。(唱)鮑文聽笑嘻嘻。兄便心腸這等慈。他倒一些都不怕。旁人亦有勸他時。他還對答真冠冕。說你們不在行中那得知。我這武功非比別。一家獨出最精奇。若不是靠胸貼肉通腸教。怎能發識妙知玄入細微。總使口言並手授。只如畫虎學毛皮。若要盡傳祕妙心中訣。古語無差總要依。一竅通時連百竅。近疎便得赤如硃。怕什麼精神筋骨難相像。包管他力長千斤技變奇。這叫做要學將軍先學馬。肯爲雌伏定雄飛。

想來實是真心話。所教名門貴室兒。料必其中多有分。（自）只虧他狡猾異常。善於遮飾。（唱）所以主人受騙不聞知。這一篇形容極盡尖刁語。激得那司馬先生怒滿顏。縱目揚眉稱可惱。世間惡棍有如斯。真爲天地難容恕。瑞寶年輕無眼珠。邂逅相逢不細察。分明引鬼入門閭。若然沒有先生在。我也昏然受了愚。郭氏門中無醜習。斷然不容此人居。凌雲微笑從旁道。此論先生也過餘。（自）何世威之爲人狡猾。觀貌卽知。不待細說。王公貴人不能細察。而受其欺。騙者亦或有之。但想那些貴家子弟。雖不能個個聰明。亦未必人愚。那得就甘心受他愚弄。這句話我不信。鮑文被這一駁。方覺呆了一呆。只得轉口道。這些事雖未必皆真。然他這教師的行款。實非正派。所教的徒弟。武藝未必精全。倒學了他三樁別技。第一喫酒。第二賭錢。第三嫖妓。這也是衆所共知。所以那些有眼力的貴人。不願請他的。殿下這裏若果要教師。小兒鮑亨頗明弓馬。老人家倘不嫌棄。待門下寫書去喚來。正說間。忽見小廝報道。某鄉宦來拜老爺。並說要請鮑相公診脈。郭公聽了。與鮑文更衣出接。神州與成龍也自走開。只剩下小兄弟兩個。瑞官道。不信何世威惡到這般地位。麼。想來是鮑文誣陷他的。凌雲道。也不可執一而論。何世威若果全無惡款。鮑文怎能這等屈他。然而鮑文自薦其子。妒名奪利之心。已顯然可見。這些說話。又未必全真。我們趁爹爹不在家。今且回到廂房。試探他幾句。看他的對答。便知真假何如了。（唱）逸少點頭稱使得。當時立起手相攜。匆匆竟到廂房內。話說房中何武師。（自）走進門來。就逢氣惱。那淡烟又受了些勞頓。（唱）進房先自睡身軀。點心在桌無心用。悶坐窗前手捋鬚。忽見二人同走進。起身忙把椅來移。相迎入內俱歸坐。性急張郎就發詞。適聽鮑文多少話。言言刻薄有心機。但是其中曲直和真假。我等旁人卻不知。伯父爲人多固執。聽言難免不生疑。剛纔當衆難相問。此刻清閒人影稀。師父須當明白說。是真是假莫相欺。世威聽說沉吟久。俯首攢眉喚少爺。（自）古語云。言出如箭。不可妄發。一入人耳。有力難拔。這些話。鮑文既已說了。司馬公聽見了。少爺問我真假。說也無用。凌雲道。話雖如此。武師畢竟該依直說。若

不是真。我等當與武師分辯。豈可受他屈陷。列位看官此時須要明白一個道理。何世威平昔爲人。口舌原是利害。自家短處。從不肯說與他人。不知因甚。今日對着十二三歲的郭殿下。就道他雙料眼睛。已把自家看透的了。口裏再說不出一句假話。只道殿下是明人。何必細說。小可怎敢見欺。這些話原是真的。說也難怪他。就是做教師的。也有與人家註定的分數。不可強爲。尊大人不。小可也就罷了。瑞官道。這些說話。還不足爲奇。師父出去之後。還有如此這般許多笑話。可也是真否。世威怒道。這些話我雖則有之。朋友中說耍而已。若當真做起來。不像他一般。有這妖法。不然那有這許多甘心受罪的肯來從我。(唱)重瞳失笑稱然也。此話荒唐我盡知。便想此人言語動看來也不似仁慈。諒非無害於仁者。又善旁門小咒詞。妖法害人真必有。看來未必盡全虛。世威聽說哈哈大笑。殿下聰明世所稀。若講鮑文這老賊。所爲那件是仁慈。一時無暇滔滔說。(自)只講他這淫惡一端。(唱)比我還兇百倍兒。不過他外貌溫恭裝得好。所以是如今贊美當名醫。(自)小可京中與他認得之後。就聽得人說。他在家鄉。初行醫時候。就有一個官宦人家的少年寡婦。時常有病。請他去看治。以後就結識上了。年深月久。走漏風聲。却被公婆辱罵。這個寡婦自縊死了。家人們氣不過。就哄他進去。痛打了一頓。又塞了屎尿於口。纔放出來。他立脚不住。只得出門到山東。又有一個富翁的兒子。只得十三四歲。身軀怯弱。本地醫生說成董癆。因此留他在家內住了半年。病便醫好了。又與他幹出沒要緊的勾當。富翁得知。一氣幾死。他看見風頭不好。連夜逃走。出門還把一隻腿。都跌折了。小可初聽。還不以為真。直至與他同寓在一個僧院之內。他先進房。我出去玩耍。直至二鼓方回。隔着窗把他望望。只見他擁着個美貌女子同睡。心下大疑。不敢發覺。至明日他又出去了。房門鎖着。被我撥門進去。枕頭下尋出一本書來。前面是些驅蚊之法。避瘧之咒。捉鼠拿蛇之術。到後來有三樣無天理良心的幻術。一曰茶引春心。二曰仙露催花。三曰五鬼搬運法。細看時這符咒雖記不清。却見大旨註着。茶引春心。凡有所悅男女兒童。思與歡合。恐其心不從。只須畫某符燒灰。和某等藥。泡入茶內。與其人服之。自然迷惑其心。繫念於

我事無不成功矣。那仙露催花者。大凡幼童少女。都不好淫。亦用某藥調和。置於酒內。其人吃下。卽變淫蕩不收。五鬼搬運者。卽當今所言小則取財。大則攝人。以此想來。在前所聞之事。必定是真。夜中所見之人。也就是五鬼搬運來的了。這等惡人。可是世間常有的麼。瑞官聽了。不覺拍案大叫道。果然是個惡賊。既然有了這個憑據。師父爲何不將此就去告官。殺了他。也好替萬人除害。世威道。理雖如此。我恰與他沒甚冤仇。怎好下這等毒手。瑞官無非做勢將他耍。坐定房中。捏了書。守候他回方說破。聲言要去報官知。急得他磕頭並作揖。又在娼家備酒。卮。苦講再三。方釋手。從來並不對人提。豈知他倒懷仇恨。造言添語。把我冤。初聽猶然無理會。細思方曉這玄機。這些實是真情話。若有虛言天地誅。逸少聞言。心甚惱。重瞳點首笑微微。當時不復多談論。挽手張郎步就移。問僕始知賓已退。忙歸書院見爹爹。自神州問道。你們在何處去來。凌雲答道。就在何世威那邊。郭公變色道。剛纔說他是個歹人。還去看他怎的。凌雲未及回言。瑞官忍不住了。眉兒豎。眼兒酸。教一聲伯父。何須心太多。雖然是小姪。年輕不曉事。把你相請甚糊塗。然而業已同來到。自一刻之間。無可奈何。只要明日回他就是了。唱他決不挨身在此騙青蚨。若說道陪他便恐遭傷損。未免疑人太過餘。俗語常聞說得好。真金那怕近紅爐。自况且這何世威。唱既無茶引春心法。又沒隨身五鬼魔。縱使他見食垂涎心不正。終少了催花仙露酒中投。迷不動宦家子弟名門媳。又何曾僧院行姦擁玉娥。不過是棒武夫而已矣。做不出翻天覆地大干戈。何須這等將他怕。自伯父這夜來。只管放心。唱決不人兒被鬼拖。自郭公喝道。小小孩子。何來學得一篇海話。聖人所云。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文昌帝君曰。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你一時大膽。不避惡人。豈有不受其害之理。瑞官笑道。姪兒豈不知此理。但還有一句說。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何世威之惡。伯父已知。還易於防避。只怕還有一個。伯父不知道的惡人在此。到有些難於防避也。鮑文在旁聽見了這些說話。嚇得面紅心跳。暗想道。不好了。這都是何世威教他

來說的了。慌忙起身道。舍人休得動怒。鮑某與何世威並無仇隙。不過平生不會說假話。所以老大人問時。就依直對了。然而留與不留。在大人作主。鮑某再不敢多言。正說之間。小廝請吃夜飯。鮑文只得告辭。趁勢把張孝廉扯到外邊。小弟一時口直。那知何世威竟記了仇。適纔聽令郎之口風。必定把小弟捏造了許多歹話。少刻令郎必然細說。萬望仁兄在內周旋。免致老大人受惑。小弟感德無盡矣。一頭說。便作揖下去。神州道。小兒之言。何足爲准。郭大人料不見疑。鮑文道。設或有疑。總要求仁兄解釋的了。萬託萬託。神州看他這般著急。想必也有暗病的。(唱)心內沉吟姑應諾。轉身入內進書房。書房之內尊卑集。夜飯安排品味多。長幼五人同入席。清香綠酒泛金螺。郭公便把張郎問。適才言詞却爲何。敢是何世威也說鮑文奸惡處。所以有這些明槍暗箭話囉蘇。瑞官聽問方開口。抖出方才話一籛。爲此姪兒心不服。鮑文也是色中魔。專施妙術真堪恨。暗設陰謀豈善徒。久住此間非妙絕。伯父要有些主意莫糊塗。不是姪兒替世威出力爲說客。只看他這相貌原非妙樣模。神州笑說真奇怪。方纔把我往外邊拖。十分着急連連揖。要我周全用力扶。他若在前無過失。此時何必苦枝梧。想來卻也非良善。(白)只是他兩人便互相攻擊。我們總不曾目見。情真也不知道。(唱)聽了誰人把那個騙。司馬公弄得沉吟難決斷。重瞳又把父親呼。事非重大真微小。若聽兒言實易乎。(白)郭公道。汝有何判斷。凌雲道。鮑文初來。兒便道他不是誠實之輩。故在此一月。從不與他交言。不過還不曾看透他筋骨罷了。如今看他一見世威。就說這些刁話。便知是性情忌刻。不容別人。及至聽了逸少之言。又這般着急。諒也是真情。既有這些隱惡。實是害人鬼蜮了。何世威雖然不善。還肯自認淫邪。終帶些武夫意氣。孩兒竊想。武師不比文師。欲求品學兼優者。其能有幾。若辭了他。一時只恐請不到好的。莫若且留了他。至於鮑文不過是個醫士。原不要常用他。任他去了。就是郭公道。雖然如此。但何世威狼子野心。不能改變。又放蕩起來。如何是好。鮑文又是親友所。若也不便一時謝絕他。凌雲道。爹爹放心。何世威既有才能。必定有些見識。既在我家。敢放蕩出什麼來。就是鮑文

也不用回絕他。只把何世威留下。他自然立脚不住。自己辭去了。有何難處。這位郭重瞳（唱）年紀雖輕見識長。尙書信任頻點首。若果如斯也不妨。便把世威留下了。任他安歇在東廂。成龍逸少多權喜。晚飯完時一炷香。聽得譙樓初鼓起。大家打點夢黃梁。郭公入內成龍去。帶醉神州也進房。兄弟相攜歸臥室。別來語敍話兒長。凌雲又說方纔事。雖則愚兄出主張。把着世威留在此。你身終要緊提防。須知自己年華幼。又且姿容比衆強。任你才高不受侮。百凡也要自端莊。方能使彼常尊敬。切勿輕言笑語狂。託熟相親忘老少。恁人日後有評量。瑞官答道何消說。我豈無知願受殃。但恐他身終不改。我今與你共商量。怎能設使他盡改從前過。方可同居歲月長。（白）凌雲道。此非一朝一夕之事。目下只好制得他。不敢妄爲。若要善化其心。還要緩緩再議。講論一回。各自睡了。到得天明。郭公還不會出外。瑞官等不得就跑出廂房。見何世威正在捲鋪蓋。準備起身。連忙備述昨夜之事。伯父今日必定相留。師父放心在此便了。世威聽了。還不以爲真。欲要再問。瑞官又飛跑去了。只得耐等一回。用過了早點。（唱）忽見小童傳話請。此時不免整衣裳。離臥室進華堂。見禮尙書坐在旁。茶罷郭公開口道。武師技勇實非常。必能訓誨兒童輩。特具關書紙一張。脩脯雖微祈慨諾。關儀二十請收藏。世威聽了方纔信。立起身來說不敢當。小可出身微賤輩。才粗力少技平常。只防辜負賢公子。食祿無功愧孟嘗。遜謝一回方受了。小童捧匣送歸房。關書再看知明白。每歲脩儀四百金。也算安身真得所。十分權喜淡姑娘。鮑文打聽知消息。氣得幾乎斷了腸。暗想郭公真可怪。枉爲司馬掌朝綱。如何不聽高人語。偏要收留這賊強。又想年輕張瑞寶。昨宵一派氣昂昂。言言觸我心中事。也把囚徒狠命幫。早難道一路同來先上手。既然權喜做龍陽。豈不知區區是個風流客。軟款溫存有妙方。比這武夫高百倍。又何不撇了他來把我央。惡心毒口嘮叨罵。袖手癡呆像木椿。直到多時方走出。忽然縮轉又思量。（白）他們既留了何世威。必定曉得我是說謊的了。說謊猶可。必定

當我歹人。再去見他們。還有何面目。只得依舊坐下了。停一回。有個小使送夜飯來與他吃。鮑文是走到人家。最會與那些下人們相熟。就細細問他。(唱)童兒一一來回答。老爺是聽你之言。怒滿腔。本待把他回去了。怎奈有少爺兩個力相幫。故而只得留他住。後日初三就開學堂。說罷回身出去了。鮑文氣極拍胸腔。咬牙痛恨重瞳子。又恨杭州賊老張。你是郭公心所愛。前番病得體郎當。若沒有區區三帖包醫好。只怕如今命已亡。於理本該相感我。昨宵又把你來央。如何竟不開開口。袖手呆呆立在旁。既是他們如此說。(自)我若挨在此閒。(唱)實然面上也無光。算來只好相辭去。且看他謝禮如何可像腔。氣惱多時方睡去。來朝早早下眠牀。(自)候郭公出來。就進廳辭謝。說要緊回家鄉去了。郭公想道。果不出凌雲之料。順水推舟。也不留他。看親友面上。原送他百金。張神州也是愛體面的。另送他五十。還有下程。(唱)湊成百五非爲薄。也算得名利兼收好散場。怎奈貪心無厭足。出門猶是意牢騷。只嫌未得千金利。飲恨於心再不忘。列位看官須記著。這樁小事本平常。只因惡賊如勾線。此去回家過浙江。鉤出奇文真可笑。憑空就要害張郎。這還是後日之言。今慢表。且把現在之言細細談。何武師教習賢徒開學事。下回請聽有排場。

第三回 感異夢善人辭世 信邪言蕩子尋花

(自)前回書中。講到鮑文已去。此時只講郭公留住了何世威。擇定三月初三開學。收拾一座花廳。以爲習武之處。成龍拜了師父。郭公吩咐瑞官道。雖說文武本無二理。然汝究屬年輕。筋骨柔脆。此時只可看看。且過幾年。略略長大。再學不遲。瑞官唯唯奉命。世威也不敢多言。神州又道。武師既然在此。今愛亦在年幼。何不請出來見見。也免得彼此迴避。世威道。小女自小至大。從來不避人。既在貴府安身。自當拜見。說罷就去喚了女兒進來。(唱)好一個年方十二淡姑娘。依舊身爲男子妝。自小無娘隨父走。閒人見慣不慌忙。先拜郭。次拜張。更有凌雲與

七郎 揖跪皆如男子禮 果然冠冕又堂皇 郭公驚異神州贊 令愛容儀迥出常 若是賢郎當繼志 情
乎做了女紅妝 不知曾受誰家聘 料必人材兩下當 教習回言休謬贊 只因自小便無娘 向來失訓多
粗魯 針繡全然未講章 那有人家來說合 不知日後嫁何方 (自) 郭公道 姻緣自有天定 倒也不妨 只是女
兒家穿着男人服式 又不練習女工 却非長策 還該改了衣服 學些針黹爲高 至於武藝 更非閨女所宜 不可再使
他學習 世威道 若說武藝 小可原不肯教他 不意他看看就會了 今年才十二歲 還好將就權宜 明年留起頭髮 也
就要改換衣妝了 (唱) 尙書又命張家姪 引領裙釵進內堂 拜見賢哉雙妯娌 旁邊笑倒衆梅香 夫人兩
位俱稱異 請坐留茶便點嘗 各送荷包並小錠 更兼手帕共香囊 淡烟也不多推遜 直受相辭使出房
自此隨爹居郭府 免教途路受風霜 世威已受尙書命 教習賢徒幹本行 是歲成龍交十六 力雄貌
偉大尤長 本爲將種非文質 自幼攻書頗健忘 目下棄文專學武 竟算得聰明善記十分強 刀槍弓馬
皆勤習 所欠心粗不細詳 有了一路拳頭就把人演戲 毫無智術少包藏 世威最恨兇蠻輩 見他百事
粗疎欠穩當 意氣不投非所欲 只因令伯好心腸 脩金加厚相留款 世上難逢這住場 怎好做喬喬了
去 耐煩只索教他娘 實心只爲張靈雀 怎奈尙書性執方 又且自家名已壞 瓜田李下也須防 故而
不敢頻攬撥 且等將來慢慢商 王義子 看從旁 見他武藝實高強 若然肯作皇家用 定是擎天一棟
梁 因甚自家不務正 甘心落拓走他鄉 但將槍棒圖衣食 也算希奇事一椿 使我心中真不信 消停
更要問其詳 (自) 說到此間 做書的又要說句大話了 這位郭殿下 的性情 原算最難相處的 爲何竟肯破格看得
起這武教師來 大約何世威也是一位星宿 犯了些過失 貶謫下來 在天上亦與王子晉曾熟識 所以今世裏 還帶
得些人緣 倏忽之間 已過半月 這日郭公與孝廉同往親友家拜壽 成龍又奉着母命去探望外婆 兄弟兩人同在
書廳閒談 世威問起殿下如此高才 必定文武兼全 難得今日空閒 不知可肯把家傳武藝試與小可一見否 凌雲

道。武藝雖知。並未熟練。正要請武師指教。說罷就取了一桿槍。排開步數。施展一回。果然神出鬼沒。竟像一位慣家。倒把何世威看得呆了。看他舞完。不勝贊歎道。殿下真是天才鎗法。竟無半點兒滲漏。遠勝令兄。只目下便可上得戰場。若再習練幾年。真是一員飛將。還要小可指教什麼來。凌雲道。武師不可虛譽。世威道並非虛譽。乃是實言。殿下此時不信。日後自見。凌雲插了鎗。仍舊坐下。講論間。就問起武師既有這般才技。又生長京城。何不效力軍前。以取富貴。反要做這個教師。畢竟是何解說。世威笑道。別人見我。總要問這句話。我也解說不來。富貴原是人生共欲。無奈出身草野。做慣了那筋不束骨之人。看到做官。總覺喫苦。所以只願這等自尋衣食。還覺無拘無束些。然而便仔細想來。畢竟還是命裏不該富貴之故。若該富貴。何得生着這等性情。凌雲道。原來如此。這原是勉強不來的。但不知武師一向也教了多少徒弟。徒弟之中。曾有幾個盡傳其技的否。世威道。徒弟原有數十人。若說盡傳其技的。其實沒有。瑞官接口道。這是為何。難道那張起鵠也不會學得道地麼。世威道。殿下若不厭煩。待小可細細告訴便了。(唱)我出身本是鄉農輩。目不知書禮義忘。雖不會放火劫財爲盜賊。其實是心兇行狡不循良。外邊之事人人曉。不用將他細細講。只有這教習生徒一節事。衆人猶未識衷腸。每常請到人家去。有一等沒用豪華酒飯囊。質地凡庸教不出。不消說三頭兩日走他娘。亦有這聰明子弟能勤學。留住了五載三年也是常。我又自家心不好。大凡拳法與刀槍。只肯到八分模樣爲終止。絕技神功每祕藏。至若邯鄲張起鵠。初時委實有私腸。本思百技俱相授。也好流傳一脈長。誰料賊奴年長大。行爲比我更猖狂。真個是無王無法無天理。嚇得我心中着了慌。若果盡傳神妙訣。自將何術把身防。急忙也就收藏起。(白)所以他也不過。比衆人略勝些。(唱)十分之中有九長。若說盡傳吾道者。實然未有這兒郎。今朝殿下來相問。直告其情諒不妨。(白)凌雲聽了。不覺笑道。如此說來。真是武師不是了。我雖則年輕。也有幾句好言相勸。(唱)凡是人家把師請。豈爲那銀錢推出大牆門。無非要把兒孫教。巴不能盡學其師可並行。誰教你

歹心腸 公私輕重不相當 自家先失爲師道 無怪乎起鵠回頭把你傷 甚至鮑文忠等輩 逢人說項
廣傳揚 竟說道人家不可將他請 見者還須當賊防 雖只你不靠我家爲養活 却不道人爭名譽佛爭香
何苦的英雄盡被淫邪掩 好比那駿馬輕身落陷坑 聞道尊庚已四十（自）說句得罪你的話。（唱）後來知
活幾時光 倘然一日辭人世 既不曾拜將封侯定國邦 又沒個上等賢徒能繼述 只落得淫名惡跡兩昭
彰 却不是半生枉具英雄骨 竟不能烈烈轟轟做一場 以我想來真可惜 武師何不自思量 不勝愧服
何無敵 殿下言如藥石良 小可半生如夢裏 所爲所作甚荒唐 自從受了狂奴害 也會經清夜捫心自
忖量 往事已非那可說 總然懊悔也無方（唱）只有那士爲知己者死 女爲悅己者容 這兩句是千古定論 以
前所遇之人 原沒有個破格待我 所以我也從不曾肯破格報人（唱）如今所遇張公子 雖在童年有熱腸 陌
路揮金相救我 尊公厚道更非常 又蒙殿下垂青眼 國士君承豈可忘 若再昏迷無報答 真爲犬豕與
豺狼 自然着意相傳授 管取賢徒人一雙 百技俱全無所缺 何難建立狀元坊 大恩稍報於知己 再
把親生女淡娘 溫飽人家尋一分 隨時遣嫁配夫郎 這便是一生心願完成了 倘有餘年活得長 得失
榮枯都不管 除葷戒酒改衣裳 山林隱跡爲僧道 做一個世外之人百事忘 念佛看經消罪孽 死來方
好見閻王 瑞官聽了連聲呸 既是高徒有一雙 難道武技學成就把師父趕 養生送死也該當 如何說
起爲僧道 倒盡威風着甚忙（自）凌雲也道。武師既能如此 便是一位善人 念佛看經 那裏真個消得罪孽 修真
訪道 亦非志士所宜 這出家之話 果然不可說起 世威聽了愈加敬服 談論多時 至晚方散 看官們聽者 這位何武
師 原是有些人性的 一向不歸正道者 多是不曾受戒之故 如今運氣轉頭 竟撞了三合湊（唱）屈氣官司受一遭
本來心內甚煩焦 又被那鮑文當衆相譏毀 宛若將油火上澆 正是置身無地處 幸而又有善人招
分明是兩邊阻絕淫邪徑 逼上了歸真路一條 不用洗心并剔骨 滿腔惡念自然消 嫖也戒 賭也熬

閒來也不外邊跑。只除飲酒還如舊。却喜天生量最高。任是千杯從不醉。愈加清白辨秋毫。况兼本性原伶俐。耳目聰明出衆超。望氣知風尤識趣。雖不會脅肩諂笑亂呼么。只妙在形容雖武心偏細。從不去惡口傷人把怨招。即使閒談歡笑處。偶然片語出嘻調。倒也是談諧有致人人悅。不比那沒味胡言爛草包。(白)所以郭府中。若大若小。個個歡喜他。司馬公最喜勸人爲善。也常與他講談。絕不當外人看待。(唱)更有淡煙年少女。閒居書室甚無聊。瑞官若遇身閒空。引領他身四處跑。他的容顏原俊美。只嫌體段太粗豪。幼時習慣男人相。氣宇軒昂說話高。脚步常排丁字立。袖兒每向臂彎梢。行來迅速如龍虎。挺起胸膛擺又搖。望去凜然人可畏。全然不似女兒姣。內堂僕婦丫環輩。不敢和他偶戲調。只在後邊常笑說。女兒家生得怎雄驍。將來嫁到人家去。只怕捺倒夫君打一遭。更有那不學無才七公子。少年心性正風騷。口雖不敢將他戲。腹內邪心有一條。見面生歡呼妹妹。恨不得與他日夜做同淘。每將首飾金珠送。更有時鮮菓共糕。癡想留他長在此。或能成就鳳鸞交。(白)淡姑娘見他面上沒甚邪情。也不以爲怪。所送之物。無不全收。只落他說聲多謝而已。這位郭殿下到底識人。(唱)見他閒步來書室。不避嫌疑話也交。淡煙姑娘真灑脫。絕無做作與妝嬌。坐來便把拳經講。闕論高談興致饒。又教瑞官私演習。開弓發彈打金鏢。更兼絕技連珠箭。每向雲端落皂鵬。殿下旁觀心甚喜。十分敬服女英豪。(白)常對瑞官道。他若是個男子。我必與他結弟兄。可惜偏做了女子。然而女人有這般武藝。也是亙古奇逢。若有個武將娶了他。也是個絕妙的幫手。瑞官道。若如此。我就對師父說了。許與你何如。凌雲道。豈有此理。我已聘了。難道屈他做妾麼。我的意思。是要把他過繼爲妹。養了幾年。匹配與你。可不更妙。瑞官笑道。我與他已稱姊弟。怎好又做夫妻。這些話。只可慢講。只是他不大識字。你若果要他爲妹。須告稟一聲。早些過繼了。也好待伯母指教。這便是吃緊之事。商議停當。凌雲就先告父親。那知司馬公出奇古執。竟不悅起來道。古者男女七歲不同席。淡煙與你同年。已是十二歲了。

相貌又長成。若過繼他。勢必與你稱呼兄妹。不避嫌疑。成何體統。這個斷使不得。又吩咐瑞官道。你也不許領這淡煙進來。男女雜居。要惹下人們說。出夕話來的。(唱)弟兄聽了尊人話。嚇得心如小鹿跑。默默低頭俱縮退。從今不敢近多姣。這都是明人不把親兒護。杜漸防微免弄毛。快樂時光容易過。條而兩月不知遙。時

當三月清明後。萬紫千紅鬪豔姣。郭府園中排小宴。合家敘坐飲香醪。郭公忽對神州說。今歲君恩值

大挑。各省舉人皆赴選。你須作備也趨朝。才華品格皆堪取。墨綬銅章可握牢。後日飛騰安可說。運

通或者至金貂。神州聽。頭就搖。(自)阿呀。老大人。(唱)難道還不信區區心一條。久已無心於仕進。會場

隔過幾多遭。只打算悠遊詩酒終天祿。與你相同免寂寥。富貴功名非我望。(自)大人今日為何忽發此想。

敢是不要我。(唱)相陪終老臥林泉。呵呵大笑賢司馬。你話如何一把撈。此地總之無外客。武師諒不把

伊嘲。可知先帝年間事。為有奸臣國柄操。革你魁元難再試。自然的甘心隱跡沒推敲。至於今上登龍位

弊政皆除革舊條。又為你家室雖成無子息。戀鄉最怕走程遙。故而也未曾提起。忽悠悠數載交

目下你身當四十。膝下現有好兒曹。論年華自古強而仕。正該去顯志揚名助聖朝。做得一番新事業

也博個流傳青史姓名標。怎說起伴子終老林泉話。(自)況且你是小我二十年。目今呵。(唱)你尙朱顏我二毛

白首同歸無此理。(自)就伴也。伴得幾時。(唱)有一日終須生死各分拋。若然把我殘年顧。枉可的自己前

程擔誤了。打點速行休錯過。這番話神州更覺惱心苗。微微冷笑重開口。足感明公教草茅。(自)但是還

有一說。目今時世。君正臣良。賢人遍滿天下。若說救民。豈待張景一人。若說聘材。又未必能出衆人之上。就求得一

官半職。也覺意味索然。仔細想來。還是不做的好。郭公道。這是什麼話。為官之道。一為忠君報國。二為耀祖榮宗。第

三方為自己。你即使不能忠君報國。也須念及父母祖宗。幾代清貧。傳至於你。既能讀書明理。若不能為祖父請一

誥封。於心何忍。望你聰明穎悟。原是天生書吏出身。也不是什麼下賤。不過依傍依傍我郭宏殷。就被別人加上許

多穢話。已過之事。固然不必說他。若下半世。再不取些功名富貴。自重其身。却不被他們說一世靠着郭家。不愁無飯喫。這句話說絕了。以此二者。你且去想來。這個官可好不做麼。神州聽了。默然不答。停了多時。方才笑道。這些話。且慢議論他。即使進京。也還要看上選不上選。再做理會的。如今倒有一樁現事。要請詞何兄。在京內可認得一個白進忠。目今怎樣了。世威道。怎麼不認得。但他已死過多年了。郭公與神州一齊吃驚道。他年紀還不多。怎麼已死過幾年了。世威道。死已五年。先生問他則甚。郭公道。他在南京有一樁奇事。所以要問問他。世威道。什麼奇事。孝廉就把昔年到他寓所。見一個道姑打扮的女鬼。走進裏邊。他令正就生了公子。及三朝赴宴。題名字事。備細說了一遍。世威拍手笑道。這等說一些不差的。命也是被那兒子討了去的。他革職回京。就在沐都督家做門客。小可也常到沐家。所以不時見面。那兒子雙慶。也常來頑耍。進忠極是愛他。他對這父親却毫無善狀。說一句話好。便不答應。不好。就要挺撞幾聲。所以進忠每常不樂。又聞他妻子徐氏對人說道。進忠當初。曾偷一個玄女宮裏的女道士。叫做白水蓮。後來又害他死了。在南京生這孩子的時候。原有人見那道姑來托生。彼時不信。如今看來。這等強頭強腦。想必真是他來討命的了。所以他亦不甚疼愛他。那一年小可在邯鄲。有個京中人來說。一日進忠對着兒子道。今年你已七歲了。將次成人。須學些禮。孝順爹娘。不可這般囂強。再歇幾年。還要爭些功名富貴。耀祖榮宗。這便才是我的兒子。這雙慶就厲聲答道。你已把我害了。到這般地位。我正要來報仇。還想甚麼孝順你。榮耀你。敢是做夢。麼。進忠聽了一氣。而倒。頃刻就死了。這雙慶可不是個討命鬼。郭公歎道。果然不差。前世孽障。報於今世。真有此理。神州道。但不知那孩子相貌何如。進忠既亡。孤兒寡婦。怎生過活。世威道。雙慶小時相貌甚美。與令郎差得不多。近年來却不會看見。只聽傳說。他母子二人原靠着沐家養膳。倒也衣食豐腴。先生如果進京。要識他是容易的。郭公又問道。所謂沐都督者。聞得就是黔國公沐雷。他本世守雲南。爲何調了內任。世威道。這是皇上之意。因見京營軍馬廢弛。武將中絕無能者。所以特召他掌了中軍。訓練將士。雲南一帶安穩多年。所以也不會回鎮。他的公郎。又是

當今駙馬。目今親信貴臣。除了二張國舅。就算他了。(唱)閑談許久金烏墜。散了華筵撤酒肴。教習相辭先出外。成龍也往自家跑。郭公又到書軒坐。啜茗閒談到二鼓敲。方進內房安歇去。那知又有夢躡躑。夫妻同入南柯境。恍惚行來至一郊。山嶺嵯峨林木秀。琪花瑞草異香飄。翩翩白鶴雲中舞。隱隱青鸞樹上巢。夫婦觀之心甚善。徐徐行走上山腰。忽聽得聲聲細樂隨風送。兩下擡頭往上瞧。只見山頭林內木。顯出那參差樓閣聳雲霄。珠簾碧瓦如圖畫。玉檻朱門風動搖。正面當前懸一匾。清明五字赤金標。(白)寫着崑崙第一樓。郭公不勝驚喜。對夫人道。常聞崑崙之山。有五城十二樓。乃衆仙遊集之城。今我與你何幸而得至此。須索上去一觀。正欲舉步。又見山頂上走下一個童子來。青衫大袖。飄飄然有出世之姿。迎着郭公欠身稟道。大人夫婦皆賢。善功廣積。天帝已有玉旨。封爲紀善仙官。故今夕先能至此。但大限當在明日。此時尙不可直入仙宮。賢夫婦速請歸家。與親人訣別。至午時三刻。卽具法駕奉迎矣。說罷不見。二人猛然醒來。早見紗牕上透進曙色。此時正不待你我動問。郭公道。怪哉異哉。據適才之夢。則我與夫人。准於今日棄凡世而去了。夫人道。只是孩兒尙未長成。何忍棄之竟去。郭公道。大限已至。豈可挽回。凌雲雖幼。並非愚下。足可職掌家庭。何消記念。只要盡父母之心。吩咐他就是了。(唱)夫人省悟連稱是。早見東方透日毫。同起開門呼侍妾。一邊快把臉湯燒。一邊來請賢公子。就把房門着實敲。夢裏驚回兄與弟。重曬下榻就穿袍。開門勤問因何故。使女焉知袖裏交。只說老爺有事請。凌雲是連忙納履束絲絛。張郎隨後披衣起。(白)也不知有什麼大事。(唱)跟了哥哥往內跑。直進內堂抬眼看。兩大人光頭淨臉坐金交。兄弟趨前同問候。(白)司馬公先命他們坐了。(唱)然後方將奇異夢。歡容笑臉諭兒曹。今朝便要辭人世。(白)說到了這一句。(唱)嚇得凌雲魂也消。大叫爹爹使不得。淚如泉湧哭聲高。孩兒年幼無知識。全仗雙親恩力包。一旦若然俱棄世。叫孩兒靠誰撫養。過昏朝。斷然聽不得仙童話。使孩兒寸裂肝腸火上燒。悲聲大放號咷哭。張瑞官心慌意急手連搖。飛

身跳出中門去 脚步倉皇衣亂飄 趕到書齋呼老父 張孝廉剛纔睡醒慢伸腰 聞呼方始披衣服 瑞官已走到床前把帳子裊 便訴方才一席話 神州驚得膽飄搖 慌忙滾下穿靴襪 亂扯絲縷束不牢 掠掠青絲巾戴上 顛不得禮分內外走他遭 如飛趕進中堂看 只見那凌雲正在沒開交 兩手拖爹並扯母 哀聲正急哭號咷 郭公夫婦容無異 只叫孩兒且慢焦 心內一寬還自想 好端端人相沒蹊蹺 如何就說歸天去 也有這凌雲信着號 整頓衣冠方走進（白）夫人此時也不迴避 竟大家相叫一聲（唱）就在旁坐下向西朝 試問姪兒哭泣因何故 郭大人又把前言講一遭 自古死生皆定數 永辭陽世在今朝 凌雲穉氣惟知哭 料得難將大事挑 你是我一世無疑相信者 喪中料理諒難逃 大凡一切宜從禮 奢儉俱休越舊條 斷七便當行葬事 凌雲終是小兒姣 莫依廬墓三年禮 只要謹守家庭不動搖 無忝所生便是真孝子 不在乎一時痛哭至形銷 你把那昨晚之言須記者 宏殷既已謝塵囂 原算你一生友誼全終始 所受微恩已報消 自此身輕無望礙 閒居終日也無聊 自然赴選爲長策 豈可終身伏草茅 這幾句說得神州呆半晌 心中好似滾油熬 看來此事真尷尬 兩淚齊流溼袖梢（白）郭公道你哭他怎的 我郭宏殷（唱）前世多因無罪孽 出身富貴養身姣 錦衣玉食常安樂 弱冠成名事盛朝 蒙聖德 屢遷超至於衣紫佩金貂 官居一品身方退 有子傳宗豈寂寥 年已六旬又不短 真算得一生全福比人高 祿終正命非爲屈 觀者悲哀是枉勞 況且你一向胸襟多曠達（白）今日如何也做這女兒之態（唱）快些收淚莫心焦 懽然敘別方爲是 莫把英雄氣盡銷 張孝廉意亂神迷難對答（白）凌雲更加急昏 話也無從說起 只扯着（唱）母親裙子父親袍 這時候合家大小俱知覺 有個丫環往西院跑 報與那趙氏夫人七公子 娘兒嚇得汗流澆 慌忙飛走來東院 莽撞的成龍絆一交 走進內堂深密處（白）見凌雲這般光景（唱）那禁珠淚不雙拋 尙書又喚成龍姪 囑咐良言慎勿違 父死娘親惟靠你 年庚十六豈兒曹 切莫謂我身棄

世無人管。凡事須依寡母教。習武須勤休怠惰。痛除莽性莫矜驕。後來若得爲良將。也不愧祖父功勛。
冠本朝。拭淚成龍聲唯唯。夫人待婦勝同胞。殷殷話別還攜手。趙氏夫人苦倍加。裏面正當愁亂處。
外邊走進一英豪。世威早起來廳上。聽得中堂人語高。忙問小廝因甚事。小廝細說話滔滔。世威聽了。
何曾信。暗笑他道學先生聽夢妖。我倒要等到午時見真假。(白)就上廳上取一本。(唱)戒淫實錄細觀瞧。
郭公尙在中堂坐。又傳進小使家人共一淘。一一將言吩咐過。無非說好隨幼主過昏朝。調停諸事看天。
色。日正當中午漸交。忽有香風吹入戶。雲端隱隱奏笙簫。時辰已至難違緩。老夫妻淨手更冠又換袍。
遍別親丁同正坐。含權閉目不重瞧。元神出竅如尸解。玉女仙童在天際邀。翠蓋雲幡紛簇擁。鈞天。
樂奏鳳凰調。玉龍高駕芙蓉蓋。直上三都把上帝朝。賜入崑崙山闕住。福善宮三字有名條。不遭地獄。
輪迴苦。長在仙班列聖淘。這才是積善動天仙可冀。脫離凡世永逍遙。異香滿室容如活。氣絕神遊不。
可招。這一回舉室放聲齊大哭。凌雲哭暈兩三遭。世威聽得真非假。駭異非常把書撩。呆立屏門難走。
進。多時方聽住悲號。神州同了成龍出。與世威彼此淒涼歎息交。(白)事已如此。真個無可奈何。只得打發。
人。分頭報信。隣里親朋。都來探望。族中人等。與張孝廉商議成喪。城中百姓。大家沾過郭家恩惠。凶信一傳。都擁到。
牆門外痛哭。把一條烏衣巷。塞得來密不通風。時宏治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也。(唱)兩日夜。鬧吵吵。成喪人殮。
跨三朝。族人料理多周備。一切喪儀按律條。孝子哀聲帷內哭。斬衰麻冕草拴腰。傷哉瘦損神奇相。
骨立容枯肉盡消。雖說是父母蛻形歸極樂。他只爲不能奉養報劬勞。悲聲痛極焉能已。日日悲啼似一。
朝。(白)神州與尊長一齊相勸說。父母既亡。又無兄弟。許多大事。正要你一力承挑。若哭泣過傷。恐損壞了身子。還。
宜節哀順變。凌雲雖含淚應命。但到哭起來。又復如此。親族衆人。(唱)勸之不聽真無奈。只有聰明張瑞寶。相。
同朝夕帷中坐。(白)見他哭到極處。(唱)陪他涕泣兩相交。再三再四將言勸。方喫些淡粥粗茶與素肴。張。

孝廉惟願凌雲身不損（自）就把這照管孝子的執事。一齊交與兒子也省得。（唱）諸人費口話嘮叨。重瞳賴有張郎伴。扯住了奄奄命半條。一個鬧裏偷閒七公子。還要是苦中作樂戲言調。說他禮上該如此。代替同胞姊妹勞。陪伴凌雲爲孝媳。惹得個瑞官性發耳光敲。常常跌出靈帷去。跌落頭巾地上拋。吊客驚奇皆掩口。這才是靈前串戲果然高。（自）大家體統自然七七開喪。遠近赴吊。地方官申奏朝廷。天子聞之不勝悲歎。特遣內官費旨。諭祭諭葬。以其善蹟利民。賜諡文惠。詔至南京。七七已盡。即日舉殯。南京禮部題主大家宰。刻墓誌銘。魏國公祀后土。文武百官都來送葬。車如流水。馬如遊龍。銘旌等已出了城門。後擁還在家裏。真也是一時勝會。觀者填街。大吉之時。葬於太平門外。廣樂鄉之祖墓。招靈回府。神主入祠。三朝掃墓。諸事完成。家中寂靜。正是（唱）善人世上不長留。一旦飛升上十洲。從此陰陽分兩路。浮雲不返去悠悠。靈招廳上人歸去。蕭索門庭冷似秋。（自）張孝廉忙亂之時。到渾過了。（唱）而今寂寞坐齋頭。不堪觸目皆淒楚。那得重陪貴主遊。顧影生悲常洒淚。單身又怕上杭州。武師爲此從旁勸。莫若是選奉遺言上帝州。倘得一官並半職。也好藉此解憂愁。孝廉細想稱爲是。且撇悲酸立壯猷。（自）其時已是五月中旬。選期已近。也不及歸家。只寫一信。交與瑞官寄知娘子。又吩咐道。伯父雖亡。凌雲少。你只不得且在此陪伴他。原到冬間回去便了。吩咐已畢。即日收拾行李。（唱）別了諸人忙上路。只因心悶怕乘舟。身騎駿馬隨能僕。離了江南上帝州。瑞寶官人從父命。仍陪孝子守門樓。凌雲因爹娘既死無兄嫂。免不得悲痛之餘。把家事籌。內室空空無女眷。算來無事用了頭。一齊打發歸家去。賣絕終身也不留。僕婦當班多遣出。中堂鎖到內房樓。倉房庫室俱查點。帳目田單一概收。家政雖然仍舊法。（自）只是少了這一班婦女。（唱）愈加整肅絕虛浮。世威原是留家內。與着成龍細講求。逸少秉心原好武。（自）凌雲也不禁阻。（唱）任他學習把師投。孫吳孔孟相兼讀。但願他文武都精出衆儔。自己居喪非往日。閉門不與外人遊。思親痛不能重見。只有是不負遺言謹自修。

交代過 且暫去 書中又要講神州 曉行夜宿無耽擱 不惜羅襦着汗流 二十天來京已到 進城一路
按驂騑 垂鞭顧盼都城景 百感中來暗點頭 想起憲宗朝內事 相依司馬到燕幽 會場得中名前列
奸相無端起毒謀 誣奏皆因關節中 革除進士有餘羞 郭公罷職歸田里 十八年來似轉眸 先帝龍歸
明主繼 退除羣小萬和劉 郭公去世昇仙闕 張景重來逐馬牛 景物知新人已故 怎教觸緒不生愁
(白)心內雖然思想 口中却不說出來 就到吏部衙前 尋寓住下 解衣閉戶 靜養了幾天 精神稍復 又覺得寂寞 不
過因想起這沐都督 還是未曾應襲之時 與我有一面之識 記得只長我兩歲 到是個有趣的人 今日先去拜他一
拜 一者結個朋友 可以往來 二者還好認認那白進忠的兒子 却也不差 當時寫了名帖 騎馬出門 竟到黔國公私
宅 說是故人拜訪 門上不敢作難 接帖而進 稟了公爺 這沐都督雖是武官 並不相荅 頗喜結交文士 又聞是杭州
張孝廉 愈加不可怠慢 (唱)慌忙吩咐開門請 儒士登堂謁國公 長揖分賓同就坐 小僮半跪獻金甌 十
分之喜賢都督 歡敘從前十數秋 司馬大人身在位 先生赴試甚閒遊 相逢彼此皆年少 飲席曾經
共獻酬 一別多年都老大 重來幸喜見風流 真個是故人相遇情尤熱 吩咐排筵盛款留 (白)孝廉見他
接待殷勤 也是歡喜 兩下暢飲多時 沐都督又道 先生以希世之才 昔日禍遭奸相之害 甚屬可恨 今幸明君在上
足可施展平生 只是一件 若只選了知縣 還覺有屈先生 某雖是武夫 幸承聖眷 愚欲勸先生把詩文應稿付與某
代呈御覽 天子雅愛清才 必定復還進士 點入詞林 方算揚眉吐氣 先生以爲何如 孝廉謝道 足感明公見愛 但學
生已是傷弓之鳥 恐怕再踏前轍 又連累了明公 沐都督大笑道 目今的宰臣 都極是愛賢禮士 先生的年貌 又不
當比初 還有何礙 只勸你管放心 包得有福無禍便了 神州道 既是這般 敢不遵命 但些那詩文舊稿 却不曾帶來
須待錄出 方可呈上 沐公道 如此先生今晚回寓 急速就打點起來 當日盡歡而別 神州回到寓中 把自己的得意
文章詩賦 細細謄清 訂成一部 送與沐公 進呈御覽 又代奏昔年被屈之事 天子憮然稱歎 卽日召見 大凡人世首

雖重乎有才。次亦不可無貌。卽如吏部選官。必以品格端嚴。言詞出衆者爲上。規模狹隘。意氣拘卑者。就選不上了。况乎天子用人。豈有不要揀擇品貌之理。(唱)講到這 張孝廉 看官料也記前言 青春亦是蓮花貌 目下方當強仕年 身不僵 背不變 修容恰稱偉衣冠 膚如玉琢光而潤 鬢若雲裁口似丹 目聚文光眉隱秀 飄飄三縉美髭髯 精神秀麗容都雅 半老人同弱冠顏 鵠立雞羣人盡識 亭亭初表骨如仙 自然驚動仁明主 召上金塔問一番 對答精詳尤有致 君皇大悅動天顏 喜其品學俱超衆 當殿加恩復會魁 勅賜翰林爲檢討 光輝反覺勝從前 三呼謝聖離金闕 此日心中也喜歡 更是沐公真有興 免不得往來拜謁衆朝官 人逢喜氣精神爽 月到中秋分外鮮 人見丰姿俱贊賞 贊他好似李青蓮 榮華不愧人生福 方把這死別之哀撇半邊(白)自授職之後。忙了好幾天。又寫了家書。差人回浙報喜。一月以來。諸事已畢。這日來看沐都督。問起白進忠的令郎。方知進忠死後。就到沐府。與一班公子讀書。剛剛有病。歇在家中。不能認識。及至他好起來。神州終是閒事。又不曾上緊。所以這半年之中。竟不曾會面。大約要明年再講的了。這沐都督是富貴出身。年當壯盛。性情作事。極是狂放奢華。因見這位張先生。生得是(唱)儒雅風流真愛慕 這也是前生結得好人緣 文官武將爲知己 各樣丹青與對聯 堆案盈箱煩大筆 每排盛席請爲歡 席間佐酒皆常事 妓女歌兒鬪美觀 白面紅妝爭獻媚 清喉玉指各呈妍 衆賓無不如狂醉 仰恃當今政令寬 脫盡官腔常戲謔 張公眼力頗超凡 細心觀看衆男女 不過是錦繡包藏脂粉團 相貌實無常意者 怎不要心中厭薄等泥沾 只因難拂賢東意 勉強相隨坐席間 任他們妙舞酣歌頻進酒 耳中聽着眼中觀 雖無切切評其拙 也不輕輕贊一言 甚至賞封多淡薄 任他笑我是窮酸 這班俗物焉知道 只見他品格風流正壯年 還要人人拿手帕 來求詩畫苦歪纏 纏得個心煩氣悶幾乎嘔 每每奔逃一溜煙(白)沐公見他不喜歡兒妓女。又要選個美婢贈他。神州又想。夫人雖不十分妬忌。然而方得爲官。就要娶妾。終覺情禮上講。

不過（唱）所以推辭仍不受。甘心寂寞守孤單。翰林本是清閒職。俗事浮文概不關。入院無非修國史。或時應旨賦詩篇。歸來亦止焚香坐。嘯詠彈琴獨醉眠。爲此沐公常取笑。笑他是個半身癱。又如阮籍劉伶輩。以酒爲生色不貪。（白）張先生實在有趣。聽見他說不好色。倒賭起咒來道。做了人那有不好色之理。無奈眼前這些都是假色。所以不值得好他。老都督若有真色見惠。我必不推辭。若再不好。便真個不是人了。（白）慢表張公京內事。書中又要說江南。瑞官自送爹爹去。郭府同居人幾天。一日重瞳與弟說。雖然叔父這般言。只防嬌母心難放。難道你荒廢詩書在此頑。莫若趁今天未熟。東裝早早轉家園。堂前細細將情稟。可使慈親免掛牽。過了炎天重到此。方覺得兩無罣礙可心寬。瑞官答道雖然好。只恐怕我去之時你獨單。越要悲傷忘寢食。七哥未必解愁煩。（白）凌雲道。父母之喪。禮該如此。只要賢弟早去。早來就是了。瑞官見他意決。不敢有違。只得叫家人收拾行李。又與世威商議道。姊姊住在此間。終非穩便。師傅何不送他還到杭州我家。母親姊姊極是愛人。儘可留他住下。師傅也可放了一條心。（唱）何無敵。甚忻然。一口應承送女婿。殿下也言該如此。只有個成龍失望悶懨懨。然而曉得師尊意。不喜區區喜瑞官。只好由他同去了。看來與我沒姻緣。來朝絕早同梳洗。收拾鋪程坐馬牽。父女師徒同告別。凌雲揮淚送堂前。惟有那成龍送到城門口。兩眼睜睜看淡烟。（白）世威道。城門也到了。七少爺不必出來。快些回去。陪伴令弟罷。成龍只得快快的勒住了馬。殊不知（唱）淡烟姑娘真慷慨。絕無牽挂與留連。一拱而別無他話。策馬如飛早向前。獸氣成龍無可奈。滿心沒趣也奔還。世威豈不知其意。怕女生噴不敢言。一路行來無阻滯。馬蹄不比慢船搖。數天已到杭州府。八字牆門下馬鞍。逸少整衣先入內。登堂拜母問平安。回身又見同胞姊。送老爹爹書一函。錢氏娘娘觀仔細。方曉得丈夫赴選上幽燕。並言留下親兒意。陪伴凌雲解酸痛。大抵女人多愛塔。看完便乃問兒男。既然汝父言如此。何得匆匆又轉還。逸少備言兄長意。又說道世威父

女在門前。娘子吩咐丫環請小姐聞言喜氣添。少刻淡煙身進內。深深作揖禮完全。娘娘小姐俱生笑。答禮分賓坐兩邊。侍婢忙將茶盞奉。淡姑舉目細睜觀。原來張母年猶少。樸素衣裙不大鮮。貌與瑞官相髣髴。美而不弱更威嚴。至於這位飛香姐。見了心中嚇一顫。他與我是同年。一般秀髮未垂肩。烏雲巧挽金釵插。外罩輕綃豔色鮮。內着銀紅紗襖襖。素裙八幅是冰紈。面如映月梨花色。眉似初春嫩柳彎。鳳眼澄清欺碧水。櫻桃紅綻比含丹。柔荑手賽瓊瑤白。瘦瘦腰肢瑣瑣肩。一對弓鞋真可愛。紅菱出水鳳頭尖。溫和骨相端而秀。瀟灑丰姿韻不凡。一笑疑開花萬朵。聲如玉磬氣如蘭。神情到與尊翁像。宛然似太液池中白玉蓮。說什麼落雁沉魚西子貌。說什麼羞花閉月太真妍。天生品格超塵俗。自是人中第一仙。看了不由心內喜。口中忘却敘寒暄。娘兒初道江湖女。料必粗疎禮不諳。此刻細觀方駭異。雖非月麗與花娟。而龐却也天然俏。只是穿袍帶了冠。行步身材皆帶武。絕非女相宛如男。娘娘乃向親兒道。聞得姑娘在幼年。失却慈親隨老父。江湖浪跡受風霜。未嘗姣養深閨內。倒長得好個容顏俊俏龐。小姐旁邊低應是。想來容貌似親萱。瑞官接口稱非也。是與我師傅神情如一般。(白)小如道。若如此。想必武藝也是會的了。瑞官道。豈有不會之理。(唱)開得硬弓跑得馬。精通武藝熟花拳。若然做了真男子。必中頭名武狀元。閒話片時茶用過。點心擺出待嬋娟。瑞官自出廳前去。料理書房師傅眠。(白)少刻進來。就對母親說。何家姊妹。既到此間。母親莫若過繼他。做了女兒罷。娘娘道。此女相貌雖好。但不知性格如何。豈可草率行事。瑞官竟一口贊他的爲人。極是光明正直。絕非輕薄之流。不過自幼沒了娘。不會描鸞繡鳳。父親又不通文墨。不知作賦吟詩罷了。然而性格原是聰明。若長住在此。母親與姊姊指教他。包管就會了。娘娘聽他說得不差。果然依允。瑞官又對淡煙說了。淡煙也是歡喜。當夜就拜了繼母。他生日比飛香小姐小了一月。就呼飛香爲姊。瑞官改稱二姊。丫環僕婦都叫二小姐。娘娘道。既在我家。這男裝也用不着了。要替他穿耳裏脚。淡煙

不肯道。女兒骨格粗硬。脚是再裹不細的了。母親不必費心。至穿耳。雖然細事。但恐將來設或有事。還要扮扮男子。有了這環眼。就覺不便了。也待慢慢商量。娘娘不好強逼。只得與他梳了雙環高髻。換一件有領長衣。仍舊不穿裙子。就像鞋婆一般。到也特色。(唱)自此安心身住下。娘娘好待不須言。飛香小姐尤歡樂。真常同胞手足看。

何淡煙性格雖剛原有禮。日常侍母極和顏。又與姊妹尤相愛。同坐同眠一室間。見姊描花並刺繡。

讀書寫字賦詩篇。不勝羨慕常求教。小姐殷勤不厭煩。願做先生常指教。更喜他心靈意巧果非玩。從

今得了閨中友。意合情投日日歡。教習也將心放下。日同徒弟在書軒。談武藝。興非凡。不弄刀槍就

打拳。或向空場馳駿馬。或從高處試金丸。娘娘豈不將兒愛。只爲他自小生來氣力蠻。出口常言須學

武。如今既有師傅。料也禁不他身住。只好由他去弄槍。但不知師傅爲人誠實否。黃昏清早共閒談

也曾大概將兒問。好個聰明小瑞官。惟恐母親生不悅。鮑文之語盡遮瞞。只言師傅千般好。酒不貪

而色不沾。正大光明尤有義。絕無貪濫與刁奸。因此上郭家父子能相信。上客石承足半年。母聽兒言

真。有禮。因而也不動猜嫌。瑞官又囑師尊道。我對娘親這等言。師傅必須爭口氣。切不可狐精日久現

真原。世威笑道休多慮。我做邪人半世寬。一旦猛然真悔悟。猶如興盡始回船。自知決不爲馮婦。你

但安心莫掛牽。逸少聞言心甚喜。待師愈好勝從前。正所謂屠刀放下能成佛。鬼怪真修卽是仙。何世

威安住張家無別事。到有開通文識禮。貴尊官。要來串出新鮮戲。列位寬心聽我談。

錦繡爲心貌若蓮。青雲得路正青年。紫蓮花下題詩客。金馬門前待詔仙。歸經五柞過甘泉。美人處處捲珠

簾。歸來椰果盈懷袖。誰道吾家不姓潘。(右調鷓鴣天)

(自)下官張綵。字綉文。關中人也。世代簪纓。家資饒裕。先君在日。曾任藩司。下官從幼讀書。長登黃甲。殿試之後。欽

授中書。不意居官未幾。就遭了嫡母之喪。丁艱回里。目今幸已服除。遣人進京。料理起服。大約須在明年。這都不在

話下。只是下官。年方英妙。性秉風流。既誇綉虎之才。復具紅蓮之貌。故出遊都市。男女聚觀。又送一個美號。叫做賽六郎。真也算一椿盛事。可惜娶妻才貌平平。意欲賣妾爲歡。又恨家鄉沒甚美女。不值得濫費千金。鬱鬱閒居。毫無興致。幸生母鮑氏。記憶家鄉。命下官備禮赴閩。探望母舅。向聞江南一帶。多出美女。下官遂奉命而行。一者探親。二者帶訪佳麗。(唱)來時節。正春融。登山涉水興匆匆。月初行至杭州地。有一鄉親李茂洪。現任錢塘爲縣宰。出身儒士不豐隆。赴任借我銀千兩。到此爲官已數冬。便道向他來索取。承他留待在衙中。暢懷遊玩西湖景。冀有佳人靚面逢。不料所聞非所見。湖堤枉自騁青驄。雖然有女如雲集。舉目曾無絕世容。正是心煩將別去。不期母舅鮑文忠。出遊回里途經浙。逆旅相逢喜氣濃。酌酒共談遊歷處。曾經說起一兒童。(白)乃是南京王義子府中門客張景之子。年方十一。小字瑞官。也是杭州人氏。(唱)據云實有驚人貌。天下裙釵莫敢同。若得與他同枕席。終身快樂享無窮。何須更講妻和妾。情願無兒內室空。我聽其言驚又喜。欲圖一會更無從。那知亦有天緣淡。母舅前朝出市東。察訪得其父入都挑選去。此兒業已轉家中。(白)我得了此信。就要去訪我母舅。又不能久住。已於昨日起身回閩去了。臨去時。又贈我兩包媚藥。(唱)一服是嫩黃茶引春心法。一服是仙露催花色粉紅。指授其中玄妙訣。管教唾手得成功。今朝早起身無事。天氣清涼又有風。打點登門先一訪。若然見了這孩童。自知遍體風流骨。惜玉憐香又極工。應變隨時生巧計。任他稚子性玲瓏。料難脫我溫柔套。指日桃源路可通。思量定。喜濃濃。更衣仔細照青銅。徘徊顧影翩然出。別了鄉親李茂洪。行至三堂身坐轎。出衙一徑走匆匆。百花巷內無多路。張府牆門正對東。轎至門前方歇下。管門先出白頭翁。接其名帖知來意。急進書房見主公。(白)瑞官接帖一看道。這個客人。與其素無相識。爲何忽地拜起我來。莫不是個拐子。師傅你且出去看一看。門公搖手道。不是。不是。這個人老奴認得。實是李太爺的親友。每常同出來遊西湖。相貌也生得極好。聽見這些衙門人說他還有個

綽號叫做甚麼。六郎決不是拐子。瑞官聽了這話，也就欣然不疑，吩咐開門，請見自己，又更換了衣冠。（唱）步出前廳迎貴客。中書聞請快心胸，昂然下轎中門進。恰與張郎劈面逢。一看之時，尤大喜。光華煥發，瞳瞳。果然母舅言非謬，頓覺身輕骨也鬆。未上塔沿先作揖。瑞官答禮更謙恭。尊稱惟有先生號。張綵含歡叫世兄。遜入高堂方坐定。書房小使送茶鍾。主人注目觀來客。果爾丰姿不衆同。科甲雖登年尚少。紗巾軟翅亮晶瑩。綠羅圓領冰綃襯。束帶銀花和紫絨。可喜龐兒如傅粉。天桃兩頰暈微紅。長眉秀拂春山翠。俊眼光含水一泓。黑髮朱唇皆似畫。尖尖玉手嫩如葱。不肥不瘦身材稱。衣上奇香着處濃。舉措風流言笑美。看來却是一名公。心中也覺生欣羨。這也是貌可娛人，世俗通。但不知有甚事情尋着我。開言不免問來蹤。（自）張綵一路行來，已是打算停當的了。笑盈盈的答道。某與世兄雖非同族，然常慕尊大人，才名冠世。詩畫軼羣。渴欲一瞻儀表。不料來遲數月，聞已入都。不勝惆悵。又念人居兩地，路隔數千。若以不遇而回，後會知在何日。只得暫在舍親署內，耽擱以待。昨聞世兄自南都回里。（唱）因而冒昧先投刺。幸喜登堂見玉容。麟種鳳雛真不愧。想來丰度似尊翁。張郎坐下還謙謝。小子無知陋且庸。禮節未嫻多慢客。謬稱贊賞愧無窮。（自）張綵見他言語舉措，都不像尋常孩子。越發喜歡。隨又起身一揖道。某尚有一事相求。只恐世兄見怪，不敢啓齒。瑞官連忙答禮道。先生有事見教不妨。張綵笑道。某之在杭，實欲候尊大人一會之故。縣衙之內，詞訟喧嘩。與李縣公亦非密友。某在彼月餘，甚覺不便。今見尊府廳堂寬敞，花木清幽。老世兄又如瓊林玉樹，光彩照人。使某心目皆爽。意欲借寓於此，以待尊公錦旋。不知世兄允否。瑞官道。原來如此。先生既不棄嫌，晚生焉敢推託。但年幼不敢自專，必須請命於家母，方可定奪。張綵道。如此，就請世兄告稟令堂。某在此坐等便了。瑞官雖然乖巧，再不估他懷着歹意。果然就到母親房內告稟。娘娘道。家無男子，怎好留一個客人。總使無人談論，也要許多承值。你回覆了他，就是。何必問我。瑞官聽了，只得出來道。家母說屋宇淺狹，使喚乏人，不敢褻瀆貴客。還請別處尋

罷了。張綵聽了，好生着忙。又道：「令堂太太爲何這等見外？難道當我是個歹人？如今全仗世兄出力，再去說個情分。令堂若要房金多少，某必定如數奉上。」說罷，又連連作揖。張瑞官的命中也活該有這些晦氣，被他一頓歪纏，沒了理會。只得又進來對母親道：「他這般苦情，孩兒不好意思再回覆他，就留他住了也罷。」姑娘却也不知就理。只道他真個等候丈夫，不好傷情惡意，只得說：「既如此，你就允他罷了。」（唱）錢氏娘娘定主裁，瑞官即刻出深閨。廳前允許留佳客，漁色中書笑滿腮。也不選時并擇日，約期明日準搬來。當時急急相辭去，回轉衙中心快哉。先向縣公談此事，縣公只爲少他財。既還也不深留款，一夜安眠五鼓催。紅日東昇人早起，着衣鏡畔慢徘徊。愈加修飾真時調，飄若神仙轎上抬。一個家人一小使，馬馱行李後面隨。匆匆一徑來張府，逸少相迎茶一杯。送上幾般豐厚禮，萬祈笑納莫相推。娘娘看過收其半，代作房金也是該。擺酒接風焉可少，主賓同坐酌金罍。（自）飲酒間，張綵就說：「我與世兄既屬同姓，今復同居，豈可常作此客套？我忝長世兄一紀，今後竟以手足稱呼。」世兄莫怪我自大，竟叫你賢弟了。瑞官道：「兄既不棄，小弟焉敢有違。」（唱）兩人議定皆歡笑，慢飲多時日漸西。散席之時茶再飲，更衣淨手扇頻揮。瑞官啓口呼兄長，請把廳房看一回。擇定何方堪靜養，好教洒掃備牀帷。（自）張綵道：「不消看得，只要與賢弟的書房相近就是了。」瑞官聽說就着小使們，把行李搬進西書房內。桌椅與牀都是現成的。（唱）只消挂起青紗帳，打掃團團去了灰。鋪設好牀，大開方纔請客進房來。瑞官又請師尊出，張綵明知何世威。假做不知名姓問，套談幾句贊雄材。心中暗暗將他恨，這等凶蠻強盜坯。何得也來挨在此，難道是思量佔我百花魁。我今到此難容你，慢慢商量發遣開。你往我來談半晌，一輪紅日又西歸。（自）用過了夜飯，瑞官自進裏邊去了。張綵就在西書房住下。明日早起，瑞官出來相見坐下。張綵去斟了一杯茶，把藥傾在茶內，雙手奉送。瑞官接來，此藥與茶味一般。顏色無二，那裏得知，竟是吃了。張綵好不喜歡。（唱）殷勤笑語相留款，先與他講究詩書坐一回。吐納風流多韻致。

張郎心悅願追陪。擺來午飯同椽用。只恨東邊何世威。午後就來同了去。花廳之上轉周圍。衣衫脫去將拳打。跌撲翻交做一堆。(自)張綵看了好不動氣。只得等到夜來。同喫晚膳的時候。(唱)教習尋涼身出外。乘空便把舌施爲。說來是當今盛世民安泰。只重文章薄武材。若是那粗蠢之人文不就。棄而習武也還該。賢弟乃金枝玉葉書家子。品格超羣又有才。指日青雲當得路。何難獨占狀元魁。如何學武分心術。就誤書功自弄跌。(自)瑞官笑道。兄是文官。所以只講文話。無如小弟人便是這等一個。不知爲甚麼。見了讀書。就有些頭痛。在書房坐了三日。就要筋骨拘攣起來。所以只好習武。况天下未必常平。若一日飄揚有事。武人立了些功。就是有官職的。倒不比那文科甲的艱難。張綵道。此論雖是。然而還有一說。(唱)每見青年佳子弟。打拳習武逞雄才。或成脫力勞傷症。或者是墜馬亡身更可悲。武未學成先送命。這都是福中取禍自尋災。况且賢弟年幼穉。十一方交髮未垂。怎禁得終日使槍弄棍。還被那教師跌去又拖來。年華幼弱身嫩姣。何異乎小樹初生受斧錐。必定中傷深入骨。一朝病發悔何追。總教天幸能無病。(自)竟中了武科。武官的出身。也不過是。(唱)督撫軍前副與參。博不得象簡烏紗尊貴品。止落個佩刀披甲戴頭盔。終朝侍立如僮僕。設有差遲令稍違。時受鞭敲并棍打。(自)真所謂得之甚。輕災甚重。(唱)有何好處到伊誰。若然依着愚兄見。還是文章略可爲。這段言詞原有理。(自)若是將就些的人聽了。(唱)必然興致頓成灰。豈知逸少心堅決。只當秋風過耳吹。也不與他多辯白。付之一笑竟跑開。(自)張綵見他不聽。也無可奈何。過了幾天。天氣更熱。何武帥也來不得了。只好歇手。瑞官既不習武。又不讀書。不過在兩邊書房。閒談作耍而已。(唱)此時方中奸邪意。又想他出產豪門好骨胎。不比尋常貧賤子。豈貪食物與錢財。算來只好將情誘。莫惜心機氣力賠。常見面。笑盈腮。猶如病渴望青梅。牽衣執手相留坐。代解羅襦把扇揮。或向花前同看玩。或從月底共徘徊。歌音舞節並詞曲。雙陸圍棋與骨牌。件件般般都指教。空閒還把謎兒猜。瑞官本

是飛揚性。醉喜閒玩不做呆。雖與凌雲心意合。(白)只有這些頑耍之事。(唱)被他禁得苦哀哉。今朝喜遇知音客。不覺心花朵朵開。一刻少他都不快。却如形影兩相隨。終朝只在書房混。懶見娘親入內闈。

(白)張綵見他這般入調。信是丹藥有靈。愈加快活。(唱)又取靈丹將酒浸。醃成仙露把花催。乘空只要將他灌。管取成歡不用媒。張瑞官雖說聰明識見淺。那知惡賊暗調排。內行須讓何無敵。萬事多端做過來。

捕快自能知賊智。日常身坐在書齋。眼觀對面張中翰。親近賢弟旦夕陪。行坐不離真個好。心中頓

覺動疑猜。思量他是朝中士。不合嬉遊近小孩。必有邪心非正路。因而着意在旁窺。(白)這日下午。見他

兩個坐在前牕下棋。旁邊擺着酒菓。想是輸者罰酒之意。(唱)當時走過庭心去。反手旁觀靠着檯。恰見瑞官

輸數子。中書帶笑取金杯。壺斟美酒殷勤奉。異樣香甜撲鼻來。一看原來無甚異。深紅燒酒是玫瑰。

瑞官接過連三盞。一氣而乾不縐眉。(白)心裏想道。這宗酒味。我為何從不曾吃過。難道是甚麼藥酒。想了一回。

又看他們下了一局。瑞官又輸了。張綵又斟酒送他。世威忍耐不住問道。張老爺這是甚麼酒。張綵答道。就是本地

的玫瑰燒酒。武師難道不識他麼。世威道。玫瑰酒。那得這等異香。張綵道。這是我又加了些香料之故。世威道。原來

如此。可否見賜一杯。張綵笑道。若有自當相奉。怎奈只這一壺都被高徒吃了。那裏還有。瑞官聽了。只道師傅垂涎。

就把杯子遞過來道。這一杯我原不會動。師傅吃了罷。張綵急要止他。早被世威接去。慢慢吃完。放好杯子。說聲只

酒。竟像仙露一般。張綵不覺嚇了一跳。繼而一想。他那裏得知。不過是偶然道及耳。怕他怎的。只當不知。收了棋子。

何世威滿肚疑心。尋件事故把徒弟扯到外邊。清靜之處。坐下說道。剛才這酒味來得奇怪。我吃着了。又想起一件

事來。這張中書大約是鮑文忠的外甥。這酒就是仙露催花之類。少爺你上了他當了。瑞官驚道。師傅何以知之。世

威道。我一向曉得鮑文有個妹子。嫁與張藩台為妾。靠着他薦書。得以行醫四方。那藩台也是陝西人。與張綵之父

親的官階籍貫。都是一樣。可不是他的外甥。瑞官想了一回。笑道。這個未必。自古以來。每說外甥像舅。那鮑文生得

面目可憎。言語無味。那裏有這等外甥。世威道。這也不一定。他妹子若是標緻的。兒子自然就標緻了。瑞官道。即使是他外甥。也不算甚麼奇事。爲何我就上了他的當。世威道。你難道又忘了麼。（唱）可記得。在南京。初次相逢。這鮑文。我是與你會說過。他有這兩般媚藥。最通靈。好兒好女。遭他蠱。貞潔登時變作淫。今日細嘗。壺內酒。奇香異味。罕曾經。我疑必是催花露。你竟貪杯一氣吞。豈不是中了他身。狐媚術。將來恐有禍。臨身。天生大胆張靈雀。耳聽師言笑一聲。兩手齊搖稱不怕。向來記得古人云。心邪所以邪魔人。心正何愁惡鬼侵。總使酒中真有毒。我須不是這般人。豈能墮入他圈套。況且吾親張綉文。年少登科才學好。雖然好色是人情。想來不至於如此。你老人家但放心。教習聞言尤着急。你身總是未分明。只知身貌爲君子。我却從旁看得清。他若是有正經。你身還是小兒形。從來長幼難投合。那得相看這等親。同坐同行同戲耍。千般討好獻溫存。恨不得將你扯向壞中坐。笑眼常觀似出神。我已將他都看透。分明滿腹是奸淫。並非把你爹爹候。必是何方遇鮑文。慕你姿容生得好。因聽鬼話上門尋。你雖自負英雄骨。怎奈年華到底輕。親近邪人終不妙。縱然無實也傷名。莫如聽我求清潔。快快將他遣出門。逸少聞言心不服。搖頭冷笑喚師尊。你是個邪人。邪說邪人話。我却從來未慣經。只見外邊無異相。那知內裏有邪情。既然好好留他住。怎又將他趕出門。跌腳攢眉何教習。你今說出這言論。豈非已爲邪淫蠱。故把奸人當好人。若照這般真不好。將來就要弄奇文。奇文一出非小可。連我身名洗不清。我到不如辭了你。來朝急早趕南京。預先告稟王義子。再寫音書寄令尊。且把自己千條卸。免教清濁兩難分。世威口內叨叨說。惱得張郎烈火噴。跳出身來當面唾。既然這等看人輕。誰人倒運還留你。你要行時只管行。說罷轉身毫不保。洋洋竟自進書廳。幾乎氣殺何無敵。半晌無言歎幾聲。仔細思量真可惱。不知此賊甚妖精。敢在我前行無禮。委實心中氣不平。我若走開非上策。如今偏不往南京。

只將冷眼從旁看。看你如何做得成。(自)何世威便這般動氣。張瑞官實是妙人。掉過身來。東玩西耍。那裏還放在心上。若講鮑文這兩種丹藥。原是異人傳授的。(唱)若遇凡人無不驗。實爲幻術善迷魂。幸而這位張公子

乃是天仙落世塵。骨肉雖同根氣在。任他媚藥自通靈。好比那針投大海無聲响。雪入紅爐沒影形。

五臟心肝無不爽。依舊的上床一覺到天明。因而越把師尊話。撇在東洋不當真。早起仍然身出外。中

豈啓口笑相迎。(自)坐下來不過吃食閒談。瑞官自己無心。也不去察張綵。張綵更加有意。只管試探瑞官。竟道他

他舉動言談。更比常往親熱。穩說是丹藥用着了。瑞官說起今日已是初三。乃挑選之日。家父在京。不知可有望否。

張綵道。以尊公之品學。必是優等。賢弟但請安心。望報便了。(唱)口中說着心中想。其父焉能久在京。選過必

然歸故里。我今不可再遲停。必須早早成其事。自此奸邪更用心。曲盡殷勤無少懈。乘空就要吐衷情。

無如書室非幽密。合宅家人小廝們。服事往來常不絕。對門又有姓何人。每常走過閑談笑。暗地將

他冷眼睜。任你陰謀排得巧。何來空處可談論。心焦躁。悶沉沉。枉有奇才沒處伸。再四想來無別法。

謀爲總要仗錢神。囊中幸有千金在。逸少雖然不愛銀。但把下人常犒賞。又差幹僕上街行。店中古

董精奇物。擔上時鮮菓物新。盆內奇花并異草。甕頭美酒四時春。千般百樣都搜買。日日花銷數十金。

送與賢東如納貢。博他一笑也開心。下人得賞都歡喜。那曉奸謀暗裏深。盡贊張爺真大量。猶如戰

國孟嘗君。人人樂受他驅遣。唯諾奔趨分外勤。恨不留他長住下。只有個威世心下了。然明。不禁暗笑

癡狀子。你這財多役鬼神。獨有區區不受買。從中還要弄乾坤。管教你黃金用盡歡難遂。有興而來沒

興奔。(自)這一日立在門前。忽見一人。捧着一口古劍求售。衆人認得他是武將之後。這口劍是祖遺下來純鋼百

鍊。鋒利可畏。討價三百金。沒人敢買。世威接來細看。果然不差。就把這人領進廳上。勸徒弟買劍。瑞官聽得師傅贊

好。果然跑進內堂。對母親說知要買。娘娘怒道。若是三兩你來說說也罷了。怎麼三百兩也來說說起。你此時不會做

甚武職。又不要上陣行兵。買他怎的。快些回他去。瑞官道。雖不行兵上陣。買在家裏。也不差。或者先有些用處。亦未可定。娘娘大喝道。有甚麼用處。難道與你殺人。還不快走。可是討打麼。張瑞官。嗚。雖說玩皮還怕打。此時一見母生噴。心慌不敢重開口。只得快快走出門。說與世威休想買。武師笑道。甚言論。我今既已招呼到。豈可由他白轉身。你不買時。尋別個。手攜寶劍進書廳。將情說與張中翰。足下雖然非武臣。也可買來防不測。休將小見學致裙。中書聽。笑盈盈。也不開言道。假真。急取白銀三百兩。出來忙付與來人。其人接了忙辭去。回顧張郎色未欣。一笑。但將賢弟叫。你今不必悶沉沉。爲兄買此成何用。原是將來送你身。說罷。舍款。雙手奉。瑞官聽說喜還驚。起身拱手相推讓。足感仁兄愛我心。但是目觀如此價。受之有愧不安寧。中書答道。何如此。我你今爲手足情。此劍既爲卿所愛。千金供奉也該應。爲何說此多心話。直把愚兄當外人。自。瑞官道。雖然如此。到底禮上過不去。小弟受惠已多。並無報答。豈不抱愧。張綵正道。禮豈爲我輩所設。賢弟若要與我講禮。還算甚麼。莫逆之交。以後若承見愛。愚兄斷斷不可講理。世威笑道。張老爺說得是。若動必以禮就是道學先生了。還要這劍來何用。自古英雄不拘小節的。受人之惠。不過記在心頭。等這人有求於我之時。以身報答就是了。此刻推些甚麼。張綵聽了。只當他是湊趣的好話。連說道。武師真是英雄。議論。瑞官笑道。既如此。小弟竟以烈士自居了。自。說罷了時。方接過。內堂不敢告娘親。只將挂在書房內。朝夕摩娑當寶珍。張綵見他真好武。心中又覺餒三分。然而業已身來此。莫惜艱難總要行。一日晚涼風正好。香湯沐浴換衣襟。烏紗小帽籠玄髮。素白羅袍遍體輕。交椅扯來庭中坐。世威出外冷清清。呆杲正想心頭事。忽聽輕揚綉履聲。回轉頭來忙一看。原來正是意中人。乘涼步月飄然出。簡便裝修更覺精。烏雲髻。挽空心。橫梢白玉鏤空簪。生平愛插鮮花朵。茉莉珠蘭兩下分。上截衣衫都脫去。輕紗豔色水紅裙。冰肌映月渾如玉。金燭生光分外明。緩步下階揮白羽。真如仙子降凡塵。中書一見無

邊喜 執手相看滿面春 賢弟今宵何興致 此時還到外邊行 瑞官笑道無他意 只爲剛才在內庭 滯罷又將燒酒吃 遍身發熱火炎蒸 算來難向床中臥 信步尋涼到此行 幸喜吾兄還未睡 相陪正好坐三更(白)張綵道。原來如此。愚兄當得奉陪。就叫小廝攜出交椅來。並肩坐下。瑞官在手帕內抓出一把蓮子來。付與張綵道。這是家內荷花結的。兄也嘗嘗新鮮。張綵接了笑道。多謝賢弟蓮子贈人。有一個古典。你可知道麼。瑞官道。不知。張綵道。我講與你聽。漢時有一女子。自矜才貌絕倫。因是有意與士人結識。私相燕好。嘗以此物贈之。曰。我憐子也。問何以不去心。答曰。正欲使郎知妾之苦心耳。可是一個古典。瑞官笑道。原來如此。然而我不是女人也。非有意。嗣後到要學乖。再不把蓮子贈人的了。張綵道。別人自然不可與。我却也不妨。其時家內用人。都到外邊乘涼去了。這個小廝。就是張綵帶來的。(唱)隨身服侍多周到 冷透香茶盞盞斟 秋七月 正中旬 鶯天如水夜雲輕 炎颺漸減新涼到 風透珠簾月滿庭 砌下海棠凝露色 盆中蘭蕙吐青芬 二人對月開懷坐 啜茗閒談笑語頻 好色中書懷慾念 任他清夜意偏深 幼年公子無心事 愛飲高粱已半醺 久坐風前涼透體 四肢委頓倦精神 迷離睡眼身斜靠 漸漸朦朧語不明 張綵見他如此樣 心神飄蕩欲消魂 低頭附耳輕輕喚 手搭肩頭玉體親 貪睡張郎昏入夢 任他狎抱杳無聞 邪魔此刻非常快 四顧無人色胆橫 俏喚家僮休要響 將他抱進我房門 小僮得解東人意 一笑點頭走近身 正待將他雙手抱 忽聽得一聲大喝似雷鳴 外邊走進何無敵 嚇得僮兒放手奔 張綵倉皇朝後退 瑞官驚醒汗如淋 抬頭細看呼師傅 爲甚無端嚇死人(白)世威笑道。我何會嚇你。還是你自己心虛害怕罷了。瑞官道。睡夢之中。那個不虛。世威道。小官人家。爲甚麼這般懶倦。也不管什麼所在。就這等睡了。瑞官道。總是家裏睡睡何妨。世威道。雖是家裏。若不是我看守着。只怕身子也被賊偷去了。張綵道。你也剛才進來。又看守了些甚麼。世威道。我是尊官說。古典時候。就在這裏。何謂纜來。張綵冷笑道。如此說來。原是你自家做賊了。還說那個。世威大笑道。實不相瞞。小可

原是個老賊。但如今已升了捕快。所以這些小賊。走到身邊。就看得出的。那得許他在鍾馗面前扮鬼。(唱)張綵一時無可對。喉嚨氣噎眼睜睜。瑞官欲問何無敵。恰好丫環出外尋。高叫官人何處耍。快些進去要關門。慌忙只得抽身起。教習哈哈笑幾聲。也自進房安睡了。中書失意像無魂。呆呆走進房中去。倒在牙床鏗玉釘。氣了一回重又想。適纔原是我無能。這樣熱鬧衝繁地。機密如何辦得成。來日必須如此做。遷居隱避臥園林。方纔不怕旁人眼。任我施爲必稱心。想得心歡方睡去。來朝紅日又東升。起身梳洗穿衣服。慢把香茶用一巡。(白)不一刻。瑞官出來。見他滿腔煩惱。短歎長吁。駭然問道。兄爲何事。這般不樂。張綵歎道。愚兄是個偏窄性情。受了人的輕薄。實不能置之度外。所以不樂耳。瑞官道。那個敢輕薄兄長。張綵道。賢弟。你還不曉得麼。昨夜何世威聲。聲口口說我是賊。你道我當得起當不起。瑞官道。我正不知是怎樣說起的。張綵道。有何說起。不過你睡着了。我怕你傷了風。與小廝商議。意欲把你抱進房裏去睡。也不是甚麼歹心。不料他突然走來。大驚小怪。又說這些鬼話。你道可惱不可惱。瑞官笑道。既是這般。他不過與你取笑而已。你也不必認真。張綵道。取笑也有分等。假如我與賢弟是取笑慣的。自然不認真。他與我並非莫逆。忽然這等取笑起來。可也覺得沒味。瑞官道。這等說却是師傅不該。但不知兄的意中要待怎樣。張綵道。這是賢弟的教師。愚兄好把他怎樣。只恐久居一處。終至傷情。莫若迴避他些爲妙。聞得這裏還有一座花園。望賢弟索性見愛。借與我住了幾日罷。瑞官此刻還當他是好人。便道。既如此。就等兄搬去便了。但要請兄自己揀擇臥房。張綵喜道。此刻就去。(唱)說罷起身攜着手。弄堂穿去進園門。此園小巧雖非大。也有樓臺榭與亭。花木扶疏途曲折。假山魚沼甚幽清。小軒一帶尤深邃。綠樹常隄可蔽陰。張綵擇爲棲息處。家僮立刻捲鋪程。床幃枕席都搬到。洒掃安排又一新。教習聞知還暗笑。任伊妙策勝陳平。總然不出張家府。難道是躲在園中沒處尋。(白)這一夜。張綵也沒本事把瑞官扯去。只得寂寂寞寞睡了。明日起來。是七月十八日。瑞官的外祖錢老相公。正值七旬大慶。娘娘備了

禮物帶了兒女同去拜壽。轎子打在正廳。丫環僕婦簇擁着娘娘小姐。自內而出。恰好張綵在園內。蹀將出來。瑞官擋住了道。家母與家姊要到廳前上轎。兄且慢些進來。張綵只得縮住脚。看瑞官去了。心裏想道。不知他那母親姊姊又是怎樣面容。我且在這側門縫。望他一望。(唱)真好色。最邪心。悄步行來伏在門。門縫之中張一眼。眼光如賊最尖明。娘娘恰好先行過。只見丫環左右分。攙出飛香賢小姐。年雖幼小貌驚人。光華煥發姿容秀。冉冉行來到大廳。上了肩輿簾放下。轎夫抬了去如雲。此番看殺張中翰。半晌癡迷失了神。長久方才身退轉。進園坐下細思尋。莫言美色人間少。美色原來聚一門。向道瑞官容絕世。孰知其姊更超羣。我生二十單三歲。如此姣姿目未經。真是佳人難再得。豈惟秀色冠杭城。我生自信多才貌。年少登科衆所稱。富貴功名何足慮。但期色慾暢平生。若得這一雙姊弟同歸我。正所謂佔盡人間第一春。排日追歡心已足。何須侍妾擁成屏。只嫌同姓難婚配。若是明來斷不成。怎得夠想出一條神妙策。平空智取玉娉婷。胡思亂想如癡醉。猛可心焦恨一聲。身到他家將一月。花消五百有餘金。瑞官乃是兒童輩。尙且身軀未一親。况是深藏閨閣女。焉能入我掌中擎。如今且莫空思想。還用精神幹正經。速把頑童纏上手。免教白費許多金。思量到此真焦躁。身上猶如搗萬針。行去行來挨到晚。(自)吃過了夜飯。(唱)更衣舉步出園亭。(自)問家人。方曉得一家三口。都被壽翁留住。要過幾日回來。何世威也往城隍廟內看夜戲去了。好不氣悶。坐在廳上。想道。何世威出去了。恰是好事。偏偏他又不同來。正在思想。忽聽得脚步聲甚急。回頭一看。恰是瑞官飛跑進來。叫道。師傅在那裏。快些同我去看戲。家人接口說。武師已去好一回了。瑞官跌脚道。我的運氣怎低。來遲一步。他又去了。張綵此刻恰中機謀。慌忙起身道。賢弟這等熱天。擠在戲場內。有何趣味。還是家裏坐坐罷。瑞官道。師傅不在此。我原去不成的了。說罷。就坐了下來。(唱)張綵欣然重問道。家人說你往錢門。必須數日方回轉。未識其言可是真。逸少回言稱正是。只嫌觀感聚紛紛。人多屋少挨挨擠。硬我心

煩坐不寧。因此回來觀夜戲。不期師傅又前行。如今只好家中坐。且是乘涼看月明。等候他家人散去。那時方好去安身。中書大悅。連稱善。園內清涼更可人。我你此時同進去。逍遙且坐片時辰。瑞官答應抬身起。皓月當空不用燈。同進小園門一扇。分花拂柳到涼亭。中書坐在沉香榻。吩咐僮兒快煮茗。逸少將身簷下立。涼風吹動綉羅衿。園林地僻多花草。點點飛螢似散星。引得張郎心內癢。周圍趕撲笑聲頻。又聞蟋蟀塔前叫。撥草移磚到處尋。撇下中書仍獨坐。氣而且笑暗沉吟。日常見你當場面。應對周全禮貌溫。宛若成人知世務。故而使我怯三分。閒居却又貪頑耍。穉氣渾如三歲嬰。又使爲兄心不解。不知是那般人。沉吟久。再沉吟。自小無才忒小心。母舅神方隨處驗。任他男女最分明。再無不入圈中理。何必心虛這等形。決意與他明白講。管教垂手上巫雲。息。打算停當。恰好小廝送進茶來。張綵揮手道。放在此。你且去守着門。小廝會意而去。瑞官隨後走進坐下吃茶。張綵雖是邪人。到底還帶些文氣。捏着手想了半晌。終久不敢說出來。只是迷朦着眼笑個不住。瑞官問道。兄有甚麼好笑。張綵笑道。愚兄看了賢弟。宛如一朵解語之花。私心喜極。所以不禁好笑耳。瑞官也笑道。原來如此。但小弟的面容。其實沒甚好處。兄若要低着眼力看。我何不對着鏡裏看看自家。這纔與解語無二。不然何以叫做養六郎。張綵喜道。這又是賢弟過贊愚兄了。即使是真自己看自己。有何趣味。莫若我看了你。你看了我罷。瑞官道。這也說得通。又笑了一回。張綵方才漸漸說起正文來道。我與賢弟現在交情。也算得莫逆忘形了的。只是愚兄被微名所累。來歲就要進京。不久就要與賢弟分別。一別之後。更不知賢弟之心。可能還記憶着我。再圖後會否。瑞官此時已有了五分醉意。乘興答道。兄爲何如此多心。君子之交。自然始終如一。若說後會。更是容易。京師乃人才聚會之地。兄若去了。包管一二年之後。小弟就來。只要兄不做那有頭無尾之人。厭棄小弟就是了。此時何必多慮。張綵大喜道。賢弟若有此心。便是愚兄百世之幸。豈有敢厭棄之理。賢弟若不相信。我就對天立誓。何如說罷。就立起身來向外而跪。叩頭自誓道。我若後來

厭棄賢弟。有負初心。必死於牢獄之中。市曹之上。瑞官大笑道。太重了。既死於牢獄。怎又死在市曹。難道是牢瘧病死了。再戮屍的麼。張綵道。若果負了賢弟。也是該的吓。但不知尊意云何。瑞官隨即跪下道。我若負兄之義。忘了今日之言。必當剖腹剜心。死於刀劍之下。誓罷同立了起來。張綵此時滿心把穩的了。(唱)重挽手。話低低。說與聰明賢弟知。今晚既然同立愿。此心俱已達神祇。從今真是同心友。膠漆相投志不移。客套嫌疑俱不用。我今現下一言詞。理當直截分明告。你也將直截分明把我依。此處園林雖是好。爲兄獨宿甚孤悽。今宵邀你相陪我。若愛愚兄切莫辭。張郎聽。笑迷迷。既然這等怕孤悽。日前何苦搬來到。要我相陪本不奇。但是母親身出外。若然不去告他知。來朝必要生噴責。若要告稟又許時。今晚料來難奉命。(白)只要去告稟過了。(唱)明朝伴你不爲遲。(白)張綵笑道。這個不妨。只要着小廝去說一聲。只說身子有些不快。所以在家內住了。就是。也不必說出陪我。瑞官道。這個使不得。家母好不利害。凡是大小事情稟明了。倒也沒甚不依。若瞞了他私做。查了出來。必要打個半死。張綵道。這件事瞞了他。包管查究不出。若稟明了。必定不容。瑞官道。這又差了。兩人同睡也是常事。有甚不容。若瞞了他。從來說只愁不做。不愁不破。(唱)一朝事發非通小。你可能替我當災受竹皮。今夜斷然成不得。此時也有一更餘。想來賀客都分散。我也須行難再遲。說罷抽身忙就走。下亭一笑去如飛。挽當無策張中翰。心醉神搖望眼迷。長歎幾聲歸臥室。和衣睡倒暗思維。看他舉動并言笑。半像聰明半像癡。叫我有才無用處。捉拿不定待如何。愁煩久。又回思。或者區區運不低。其母果然應許了。可不是光明正大像夫妻。放心托膽同歡樂。勝是花前月夜私。他的安排原不錯。我今何苦費心機。總之一日空閒過。何在今宵一夜兒。早早安眠爲上着。明朝把穩是佳期。癡心妄想真堪笑。更有書房何武師。(白)看戲回來。小廝說瑞官也要去看戲。因趕不着師爺。只得在花園裏閒坐。一回去了。世威聽了。不覺老大一驚。暗暗懊悔道。我爲甚麼落了魂。走了出去。這一來必定真正上了那賊的當了。

(唱)氣了多時重又想。瑞官實有過人資。雖然稱氣貪頑耍。未必甘心落陷泥。我也不須空着急。來朝不用口中提。只消守候他回轉。細看形容便得知。(白)這裏一師一友裏肚都懷着鬼胎。張瑞官更加入妙。外祖家中原只一街之隔。所以只同着個小廝就去了。(唱)走到果然人已散。夜深力倦便寬衣。上床一覺酣然睡。直到鷄聲聽外啼。喚醒南柯開醉眼。東方漸白曉星稀。早涼入戶清神爽。想着了昨夜園中事跡奇。張綵無端留我睡。不知其意竟何居。早難道果然應了師尊口。真要思量這局棋。我在醉中忘細察。許他明日不推辭。此時細想真差了。非但難將告母慈。并且家中歸不得。見他還有話支離。莫如且是將他冷。冷過三天五日兒。好使他身心內覺。自然不敢再調皮。(白)打算定了。所以竟跟着母親。只在外公家裏頑耍。罰咒不走回家。張綵與何世威空等一日。世威猶可。張綵好不着慌。心裏想道。必是被他母親罵住了。還有何說。(唱)私情難向旁人告。啞吃黃連只自知。悶坐花園三四日。懨懨直欲害相思。一朝忽聽人喧鬧。走出廳前看是非。却見報房人一衆。黃單高貼上朱扉。翰林特授分明寫。喜殺了合府家人共小廝。款待報人廳上坐。端茶送水急奔馳。錢家報與娘娘曉。母子聞言笑滿頤。急急回家方住轎。廳前拱候貴中書。當頭一揖先稱賀。逸少方當快樂時。宿忿俱忘忙答揖。依然歡笑手相攜。世威也把賢徒賀。母女回房換了衣。重賞報人何用說。這樁盛事古來稀。里鄰親族俱稱羨。賀客填門像螞蟻。幸有佳兒能接應。迎賓送友不言疲。家人小廝多興高。這都是世上常情不足奇。(白)更有張綵分外的快活。列位你道是他真是替張神州歡喜麼。並不是這個好心。實是喜他入了翰苑。不得回來。眼前無所畏懼。好放心勾搭兒子勾搭上了。又好同着進京。可不是天長地久的了。(唱)只爲他幾日廳前常待客。並無空隙講情私。只好在人前略把閒文說。說到尊公在帝畿。不久定來迎眷屬。爲兄也要赴京師。弟兄得以常親近。此所謂人欲天從竟不疑。好要張郎隨口應。若能同往幸何如。與兄既認爲同族。必要通家共宅居。朝夕相親方算美。

不然會少尙多離。(白)張綵聽了喜不自勝。暫且捺住火性。等他忙過了幾日。這一日已是閒了自己吃過午飯。坐在花園。約有點心時候。吩咐小廝出來尋覓。尋到書房。恰好世威不在。便悄悄的說道。老爺請少爺往園內去講。瑞官想道。這個賊難道青天白日還好留我睡覺不成。就講講也不怕你。你若講出甚麼邪話來。我也好正言厲色教訓你幾句。(唱)心中算定方應允。隨了僮兒緩步移。走進花園人寂寞。僮兒順手掩雙扉。張郎見更生疑。獨自花街轉過西。慢慢回身抄向北。賽六郎已候在塔墀。看他遠遠行將到。陣陣風飄白綉衣。心內不知何快樂。春生滿面笑迷迷。左迴右顧池塘畔。又把秋花折一枝。舉止風流描不就。三魂早向半空飛。中書帶笑呼賢弟。為何前日太相欺。杳然一去無蹤跡。弄我心焦滿肚疑。做了人兒全沒信。盟言轉背就忘遺。負心爽約該何罪。難道是愛了他人棄了予。逸少回言非我罪。只因前日告家慈。果遭喝罵幾乎打。不許回來倒盡脾。所以三天身不轉。並非有意故相欺。(白)張綵笑道。這是我原料定不許的。你偏要去告稟。自然討罵了。這都不必說他。今夜你原瞞着他來陪我睡了罷。瑞官道。這又使不得的。我與母親是一房睡的。那裏瞞得過他。張綵道。如此說來。夜裏是斷斷不能的了。也看爲兄這般求你。你就此刻陪我睡了一回去罷。瑞官聽了。心內雖是了然。偏裝着一副呆臉道。你也說癡話了。青天白日。午飯也吃不多時。怎麼就好閉着眼睛睡覺。我倒睡不着。張綵笑道。我是不癡。你倒是癡的。難道上了床。就沒有別事。定要閉着眼睛睡的麼。這倒我也不會。瑞官道。且住。人若不要睡。何必上床。既上了床不睡覺。還有何事可做。你若說出來。我竟陪你上床就是了。張綵跌脚道。你做是不曾做過。然而這等聰明。豈有不曉得之理。不過在這裏詐呆。既然如此。我就到房內去講。與你聽便了。說罷就把瑞官扯進臥房。坐在床上。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你可明白否。(唱)一頭說。眼迷迷。好像黃狼見小鷄。色胆如天心似火。一相情願強寬衣。此番惱了張靈雀。粉面登時變赤珠。正色開言稱住了。若然據你這言詞。分明當我龍陽輩。此事爲人豈不知。但我出身於富貴。並非下賤作歌兒。當時

與你相交者。只道你年少登科廣讀書。品格超羣心必好。因此上認爲手足勝連枝。豈知一日原形現。竟是個枉着衣冠獸不如。向日殷勤通是假。我雖年幼性情愚。也知父母遺軀重。怎肯飛雄變伏雌。任你甜言終不聽。你今休得想心癡。撇開意欲抬身走。張綵心慌手再攜。笑臉還將賢弟叫。何須性急至於斯。耐煩且請安心坐。再聽愚兄剖細微。若說優伶並小唱。一身常被衆人騎。自然理合稱爲賤。但不可今日之情一例批。你的門楣原是好。爲兄豈有不曾知。奈何造物將人弄。生你無雙絕世姿。直把那萬古娥眉俱壓倒。令人一見便相思。初時豈敢分明說。幸喜相交到此時。承你待兄極情厚。也算得心投意合兩無疑。方才大胆將情告。你是明人莫執迷。試且平心而一想。我和你既爲好友最投機。才彷彿。貌依稀。秋水長天一色齊。若使冰肌親玉骨。譬如一對好夫妻。鸞交鳳友無窮樂。固漆投膠永不離。消受風流無限福。兄是已經立誓對神祇。把穩的百年偕老心無變。只要你從一而終志不移。我既未曾將你辱。你身也不損便宜。私情即使旁人曉。還是個佳話風流萬古遺。豈比優伶並小唱。誰人敢笑你低微。口中說。頭又低。深深作揖袖沾泥。爲兄如此哀求告。鐵打心腸也要慈。賢弟若然還不聽。難道你心腸更比鐵堅些。瑞官雖則心中惱。看了其形活像癡。不禁失聲還一笑。開言又叫賊中書。(自)據你這等說來。竟像一篇道理。然而我總不信你。若必要這般。可與我同到街上去。對衆人講講。若果衆人說你有理。我就依你罷了。張綵跌脚道。你但知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好兄好弟。何苦這等作難。若再不依。我只得要下跪了。瑞官笑道。那管你跪折了腿。也與我無干。(唱)張公子。果然高。好色中書搨木梢。見他是嬉笑如常身不動。以爲心允故妝喬。此時性命都忘却。遍體蟲攢沒處搔。兩腿不由齊跪下。便將雙手抱攔腰。魂飛天外低聲喚。你不要裝盡風流賣盡騷。百計難人時已久。我今斷斷不相饒。勸你自省三分力。讓我寬衣去了。趁此書軒人寂寞。涼床玉枕共逍遙。方才不愧稱兄弟。貼肉粘皮勝漆膠。使我

飽嘗風月味 自然的甘心伴我過今宵 胡言語 細叨叨 穢狀邪形難畫描 此刻張郎方大怒 看來不
打不開交 當時變轉無情臉 豎起雙眉喝罵高 我用好言相勸你 你全不聽半分毫 分明是個無知賊
枉讀詩書爛草包 你既不仁我不義 這叫是自尋痛苦莫悲號 口中罵 袖兒抄 一個巴掌劈面敲
張綵不防有此變 被他打得苦難熬 叫聲阿嚏鬆雙手 眼花頭暈跌翻交 逸少跳他身上過 走出書房
往外跑 花街一路如飛去 再不回身往後瞧 到得園門抬頭看 兀然關得緊牢牢 拔門擲地開門出
小廝旁觀胆戰搖 (白)心裏想道。這副神情像是發了惱。走出來的老爺也不知怎麼樣了。(唱)帶上門兒忙趕進
(白)只見這位老爺。(唱)身軀躺地直苗苗 吃驚不小忙扶起 張綵身軀立不牢 問道此人何處去 小僮回
說出門逃 老爺爲甚身軀跌 莫是和他把氣淘 中書聽 好心焦 靈魂飛上九層霄 好比那寶船翻在
東洋裏 失落奇珍沒處撈 氣苦交加情更急 登時兩淚一地拋 並無半語能回答 手捧胸膛脚亂條
大叫幾聲天絕我 腹中好比亂槍挑 渾身骨節金針刺 一陣鮮紅似海潮 湧出心窩噴出口 淋漓濺濕
白羅袍 鮮紅一口非兒戲 頃刻間手脚離披偻了腰 兩昏眼花頭腦重 耳中如有磬來敲 把一個小廝
嚇得渾身汗 兩手忙來脅下超 極叫老爺扶着走 這時候中書身似半空飄 狠挨挨到床兒上 倒在羅
衾像死貓 氣息奄奄雙眼閉 面皮失色仰天朝 (白)這個小廝只得十五六歲。看了這般景像。嚇得魂胆俱消。
只得奔出園門。叫那家人進來觀看了。這般光景。(唱)家人也覺心驚戰 先與他脫下了靴兒解下袍 問主向
來無此病 爲何發作在今朝 必須請個醫生看 張綵聞言手亂搖 此病醫家焉可治 你們不許亂糟糟
若然去把醫生請 我要抽身取板敲 小廝家人聞此語 誰敢去惹他性急氣咆哮 只得把紗牕掩上羅
帷放 侍立旁邊聲不高 慢說那魔身染病 再講那瑞官走出好心焦 書房之內將身坐 默默無言像木
彫 半晌回頭朝外看 紅輪早已落西凹 此時走進何無敵 兩眼頻將徒弟瞧 坐下身軀開口問 爲何

不樂皺眉毛。莫非受了誰人氣。與我無妨講一遭。(白)瑞官想道。若與他說明。他豈不要笑我。只得放下臉來道。那個有甚麼氣與我受。世威笑道。若不受氣。爲何神色異常。你便跑了來。只怕那花園裏的令兄。到氣壞了。瑞官驚道。師傅何以知之。世威道。你的事情那裏瞞得我過。我先前在外解手。曉得你被他請進花園。必無好事。就從牀上跳進。走在樹陰裏邊。書軒側首。爾與他講的話。都聽得明明白白。直看你跑了出來。他被小廝扶起。氣得吐血。臥床。方才來的。你還當不知。到要瞞我。瑞官聽說嚇得呆了多時。方笑道。原來如此。你也真是個賊了。天幸我還不肯與他做甚醜事。若果做出來。可不也被你看得滿肚了。世威大笑道。不敢欺。所以說。只愁不做。不愁不破。如今閒話少說。只問你經過了這場風浪。可信得師傅的眼睛。這位令兄。到底是好的。還是不好的。瑞官道。這都不必說了。以前原是我差。所幸方才已經賞了他個沒趣。趁此熱天已過。今夜告知母親。明日就往南京去了。難道他還好趕上來。世威道。這便算你的乖着。若再歇幾時。他到有這副老臉。怕又不來與你歪纏。商議停當。瑞官黃昏進去。對母親說。爹爹既已得官。天氣亦涼已快。孩兒後日也要往南京去了。夫人不知這個委曲。便說。既已回來。中秋在邇。自然過了節去爲是。況且這張中書還在園內。你爹爹既不回來。他不久也就去的。你既留在此。怎又不送他起身。我已揀定八月十六日。着你出去。你不許來催。難道這點點小兒。竟要自由自主麼。瑞官又不敢說明。只得默然而罷。明日出來告訴師傅。世威道。既是令堂不許。却也無可如何。只要你拿定主意。不去見他。使他沒了指望。自然也就走了。(唱)逸少點頭稱是也。從今主意打堅牢。日常只與師尊伴。習學花拳講六韜。天氣清涼又氣爽。開弓走馬興加豪。園中撇下貪花客。身臥牙床如火燒。一片邪心還不死。怨天恨地淚雙拋。搥床拍枕長嗟歎。痛恨頑童情太臆。我到此間無兩月。又因愛你面龐姣。千方百計求親近。囊內千金漸漸消。朝相請。暮相招。實指望功成穩穩渡藍橋。誰知你這無情賊。真個心腸似鐵澆。非但不依還打我。絕無情面半絲毫。又恨那天生人物何相反。我譬如捨此殘生死一遭。做鬼有靈強似活。夢中也去與他交。

把他纏得魂離竅。少不得與我黃泉一路跑。心切切。意搖搖。如癡如醉口嘮叨。正所謂欲圖相就渾難就。欲待相拋怎忍拋。日裏半眠還半起。枉有那三餐美酒共珍肴。所思不肯相陪奉。好一似夫子居齊聽奏韶。強食不知魚肉味。夜來越覺景寥寥。環扉靜掩書軒寂。細雨清風打竹梢。綉被焚香誰與共。淒涼空度實無聊。平生巧滑多奸智。竊玉偷香手段高。到處稱心隨意得。再不想這場困苦爲兒曹。懨懨憔悴潘郎鬢。漸漸消磨沈冷腰。一病花園方七日。可憐不似舊手標。年輕小使心頭急。得用家人滿肚焦。明曉病從邪上起。恐防日久要成癆。沒奈何只得從旁勸。勸老爺且把愁腸放一條。保養精神身復舊。青年富貴正英豪。前程遠大真難量。家有黃金用担挑。何處不能尋快樂。廣收俊僕也輕飄。何須執意癡心念。苦苦思量這把刀。若果淹牽成了病。家鄉萬里路迢迢。焉能主僕同回去。却不把太太家中心內焦。(自)張綵聽來。雖然是有理的。無奈是磨難未曾受盡。銀子不會用完。再也不肯歇手。只嗟嘆一回。又把檯子上有字花箋。疊成方勝。付與小使道。你且去送與他。說我有病。要請他一見。他若果決意不來。我就決意回去了。小使只得點著火走進來。其時瑞官已喫過夜飯。正在與師傅閒談。小使見了何世威。未免有些害怕。立定了不敢做聲。世威問道。聞得你家主人有病臥床。你怎麼不去服事。到來頑耍。小使方才接口道。不是頑耍。家爺特遣小的來請少爺。還有一封書信在此。說罷雙手奉上。瑞官拆開一看。那裏有甚麼書信。只見一首小詞。其詞曰。

歡會在夢中。去住無蹤。萍花浪影太匆匆。爲雨爲雲何處在。辜負巫峯。鏡裏看愁容。兩鬢飛蓬。支離病骨帶團鬆。盼盡斜陽人不至。淚洒秋風。(右調浪淘沙)

瑞官看了。不覺大怒道。一派胡言。正所謂放屁不看風色。你只去對他說。我沒這工夫就是了。(唱)小使見他聲色厲。只嚇得滿身發抖豎寒毛。低頭答應忙奔出。心內還出木棒敲。(自)何世威雖是武人。性格却不愚蠢。(唱)看了詩詞原會解。不禁拍手笑聲高。低言又對賢徒說。這個囚奴實在刁。反把胡言來怨你。好像

與別人親近把他拋。此詞若被旁人見，以假爲真越弄毛。快快將他燒了罷。免教話靶外傳謠。張郎含怒顛頭應。就把花箋燭上燒。隱忍於心無再說。只言小使進園跑。牀前一直相回覆。此際中書氣更加。恨恨之聲雙足蹬。登時心血又來潮。急噴幾口人隨暈。嚇得童兒魂胆消。急喚家人來助力。灌湯呼喚鬧吵吵。一時將過方甦醒。兩淚汪汪挂眼梢。憑你問他俱不應。愁眉只是把頭搖。(白)家人小使。好不着急。欲要出去請醫。又曉得張夫人家法嚴謹。一到黃昏。就命門上下鎖。鑰匙放在裏邊。怎好敲門打戶去討。兩下商量。只得等到明日的了。也不敢睡。(唱)呆呆相對床前坐。倒運邪人到也高。伏枕朦頭魂似失。昏昏慘慘懶伸腰。這是他邪心妄想良家子。弄盡聰明使盡刁。禍鬼挪揄成此病。不知性命可能逃。諸公且請安心候。下回之中細細標。

第四回 賺癡情晚芳亭上訂虛盟 妬同心鳳凰臺上興誹謗

(唱)來是空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爲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蠟照半籠金翡翠。麝薰微度繡芙蓉。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剪斷閒文談正事。賽六郎有病在園中。一宵昏暈如癡醉。直到天明報曉鐘。聽得外邊門戶啓。家人奔出亂匆匆。相央房主家中僕。請個醫生看主公。書室之中來診脈。中書兀自睡朦朧。庸醫那識心頭病。只當他脫力勞傷血吐紅。又看病人神色異。搖頭只說十分囚。開方連服三劑藥。非但絲毫不見功。越把病人脾胃倒。粥湯咽不下喉嚨。奄奄一息牀中臥。急壞家人共小童。(白)看看勢頭不好。只得又換請一位醫家。這位醫家更加老到。走到牀前來。先把病人的面容一看。已是皺了眉頭。再把三個指頭一搭。越發大驚失色。道。三魂已遊郊野。六脈已變純陰。只在這兩三日間的事了。還有甚麼解救。在下不敢開方。爾們若不相信。只好另請高明說罷。就如飛的上轎去了。家人聽了。嚇得魂

膽俱消。又出來與管門的商議。門公道。這兩位先生。乃是本處有名的國手。他們醫不好。還有那個敢醫。家人急得沒法。只得又央他。同到各處廟堂許願。跌筓求籤。這一番鬼鬧。鬧得夫人也知道了。他是性急之人。就把兒子叫進去。大罵道。都是爾這畜生。自由自主。留得好客人。如今病得要死了。爾怎樣送他出去。還是怎樣醫好他。若死在此間。雖不要我買棺成殮。到底是甚麼來頭。弄到這場不利之事。爾這畜生。倒只當不知了麼。瑞官自覺心虛。不敢強辯。只得雙膝跪地道。前日留他。原是孩兒錯了。但事已這般。母親發怒也無益。如今且待孩兒出去看看風色。可醫則醫。如果不起。再設法弄他出去便了。夫人喝道。既如此快些去看。不許再遲延。(唱)逸少應聲忙立起。倉皇走出到軒東。將身坐定心思忖。此賊雖然自弄窮。一病如何身便死。分明是這班倒運賊郎中。不知脈息胡猜揣。嚇得旁人碌亂烘。我恰心中難信服。倒要去將他一看定雌雄。思量已畢抬身起。走出書房門一重。恰好世威從外進。手中提着畫眉籠。問言爾往何方去。逸少回言晦氣逢。備述母親如此話。我今與爾兩人同。進園把這癡囚看。到底如何吉也凶。(自)世威笑道。這些郎中固然沒用。他這病症。却也不比尋常。古語云。海上有方醫百病。人間無藥治相思。即使扁鵲重生。識透他的心事。若心藥不到。却也醫治不好。此時爾去看他。可曾打點定了主意。還是醫好他。還是遣出他。瑞官道。一時間那裏就打點停當。只好去看起來。再作理會罷了。世威一頭笑著。放下了烏籠。(唱)同去廳堂往園內走。早到了書軒一帶是朝東。只見湘簾不捲金鈎靜。緊閉紗窗爲怕風。筆硯無聲人寂寂。密琴玉局總閒空。小廝坐在窗盤口。看著風爐睡眼朦。(自)聽得人來方纔嚇醒。瑞官問道。爾老爺病勢可好些麼。小廝見是瑞官。不覺悲喜交集道。少爺若肯早來。我老爺何至於這般沈重。直到此刻纔來。只怕問也遲了。(自)逸少更無他話說。回身走上步輕鬆。羅幃揭起銀鈎掛。果見淫邪溫六公。沉沉睡。好病容。羅衾疊蓋兩三重。皂綾帕子將頭裹。面色如灰口褪紅。促緊雙眉呼吸短。直如死相一般同。此番也覺心驚戰。立定床前叫長兄。(自)此時張綵正在意亂心煩。夢魂顛倒之際。

(唱)忽被人呼驚跳醒。強掙兩眼尙朦朧。細觀方見伊人在。喜極還悲氣又攻。滾出床沿雙手扯。淚隨聲下咽喉嚨。長號擲足呼賢弟。我和爾可是三更夢裏逢。逸少回言何說話。青天白日正當空。我聞兄病前來看。怎說相逢是夢中。(自)何世威見他這般模樣。倒覺好笑。走過來道。張老爺小可也。在這裏看爾。張綵掙扎清了。方曉是真。又見何世威在此。不好說些甚麼。惟有哭而已矣。世威笑道。張老爺爾是做官的人。爲何這等兒女之態。我們此來。特要問爾。此病從何而起。說明了病源。方好請個名醫下藥。爾且住了哭。說與我們聽聽。何如。(唱)張綵聞言猶痛哭。病源雖在我心胸。諒來有個人知道。何必將言問疊重。總使我和爾說。定非藥石可成功。自知必死無生理。幸虧得賢弟高情送我終。死去黃泉當瞑目。也不枉從前結義對蒼穹。雙關話。說來通。淚湧如泉怨氣沖。手脚齊冷身發抖。差不多魂靈就要見閻翁。這回嚇壞張公子。欲把良言勸一通。又爲人多難出口。只將兩眼看英雄。好一個知機識竅何無敵。假意回身去出恭。小使更知家主意。輕輕也是出房櫳。(自)瑞官見他們一齊去了。方開口道。爾這病根。我非不曉。如今既病到這般地位。我也不再來奚落爾了。只有幾句情理話兒。在這裏勸爾。爾且住了哭。聽我道來。張綵只道有些想頭。連忙忍住了哭。愚兄願聞賢弟請坐了講。(唱)瑞官坐下重開口。爾既然弱冠成名受帝封。特達聰明真不愧。又生得堂堂一表俊儀容。原是個當今佳士非平等。爲什麼眼力生來這等庸。只知一味胡思想。全不會看人意氣與襟胸。徒然費盡心和力。逆水行舟不看篷。以致病深危且晚。罪皆自取怨何從。(自)論爾這等爲人。眞所謂死不足惜。我原不該來看爾的了。(唱)然而仔細思量起。或者是誤聽人言片刻蒙。因此上只當旁人來勸爾。勸爾將那心自此撇東風。翻然自悔從前失。包得來朝病就鬆。調養幾時人復舊。安安穩穩轉家中。免教死作他鄉鬼。這便是幾句良言竭盡忠。(自)爾且去細想一想。若道我說得不差。就請聽了。也是自家受用。(唱)倘或執迷仍不悟。實無他法救尊兄。只堪袖手從旁視。任爾身軀化血膿。我決不能償爾命。

只落得自輕七尺當昆蟲 可惜了盈車擲果姿容秀 可惜了七步成章才學通 丟下了徽省鳳池清貴職

丟下了千箱萬廩庫財空 忘家失業丟慈母 棄子拋妻慘莫同 閨閣門庭成冷落 誰傳香火祭蠶絲

果然罪重如山岳 還只怕做鬼無顏見祖宗 想到此間焉可死 莫如聽我話還通 (自)張綵這惡賊平時原

極難相處。若使別人把我欺負了。這回必定至死不忘。獨到色上。大有癡氣。聽了這篇好話。也就放下臉來。只是邪

心不改。越想越覺傷心。嗚咽不止道。賢弟不記前仇。忠言相勸。愚兄豈可不知。但恨夙負情癡。況此病已深入骨髓。

自己要排解。也不去了。 (唱)想來乃是前生孽 不怨他人怨命窮 難顧許多身後事 莫如早早赴陰空

(自)賢弟若過意不去。 (唱)只把這盒內花銀三大封 料理衣冠成殮我 靈前致奠酒三鍾 這便是交情一

世完成了 我在黃泉也快胸 說到傷心魂已斷 肝腸寸裂淚流紅 目觀心忖張公子 天下癡囚有這宗

罵不聽來說不信 (自)看起這副局面。就有那 (唱)神仙點化也無功 若然真個嗚呼了 老母焉知內裏蹤

不恨他來單恨我 必然發怒似雷轟 那時教我將何辯 (自)況且起這個花園 (唱)也費錢財人幾工 無

事端端招野鬼 實然也是不興隆 如今我也無他法 只得要捏造虛言胡亂哄 暫且騙他身好了 方能

分手各西東 (自)打算定了。欲待開言。又不肯折這口氣。張綵看他似有欲言還住的形景。就趁勢扯住手。只叫賢

弟救命。瑞官不覺發笑道。纔說情願死了。此刻為何又喊救命。張綵拭淚道。人無願死之理。說願死。是無可奈何。究

竟想來。一條命在賢弟手內耳。 (唱)只求賢弟開恩典 大發慈悲肯見容 一諾千金從所請 便如赦旨下天

官 不須更覓長生藥 何慮微軀病不鬆 口中說 眼迷朦 笑而又哭像顛瘋 更將兩手牢牢扯 叩首

哀求叫祖公 笑倒年輕張逸少 任他哀告只裝聾 中書着急連聲問 到底如何可否從 問得口乾將要

死 呼天叫地罵頑童 (自)瑞官氣不過。把他劈面一啐。道。爾一向自道是個慣家。今日看來。分明還是個鈍漢。難

道要我寫個死字在爾手裏。纔算數麼。張綵聽了這一句。 (唱)方知他已心中允 真是皇恩下九重 一霎時氣

苦翻成無限喜。身輕好似鳥離籠。盈盈淚眼翻成笑。滾出床沿不怕風。放下羅幃雙手抱。思量立剎上巫峯。瑞官作色重開口。爾這等胡行莫把想頭空。張綵著忙重笑道。何須苦苦難爲兄。月來担盡相思害。今日桃源路始通。既已應承何待晚。寬衣快請進衾中。瑞官笑道真該死。爾且去自把菱花照病容。

是這般肉盡皮焦單見骨。一絲兩氣背如弓。若還再想風流事。何異乎強點疲兵把敵冲。只恐怕一口

氣兒收不轉。登時脚直命歸空。那時候豈非應爾方纔話。真是我特地前來送爾終。依我之言休性急

耐心且自保身躬。調養到十天半月精神復。那節時若有相求我願從。張綵聞言還不放。爾身口舌最玲

瓏。若然騙脫爲兄手。好比那線斷風箏走順風。怎肯回頭重見我。我自已被爾騙過一遭的了。今番

再不放寬鬆。若說道病中做不得風流事。只怕我敗將回頭勢轉兇。若使果然依爾說。也叫做快心一日

死猶榮。真是個牡丹花下風流鬼。勝過登仙上蕊宮。說罷要將衣帶解。張郎發惱面通紅。忍著怒氣

說道。爾這個人。真是反覆小人了。忽而要活。忽而又要死。我却不像爾一般。從來說吃飯要吃千日飯。這一日飯斷

不吃他。爾若聽我的話。便耐性做個長久兄弟。若必不聽我的氣力比爾何如。前日尙被我打翻。何況今日。只撇開

爾就去了。爾既拚著死死也不算傷心。說罷把手卽一洒。就立將起來。張綵急得魂不附體。抵死吊住了哀告道。既

然賢弟決意這般。愚兄依命而行便了。此刻再不敢相強。只求爾安心息怒。陪我相坐何如。瑞官聽了方纔依舊坐

下。張綵還待要說幾句心上話。却好家人自外而進。見了主公。訴說往各處求神問卜。都說不妨。只要老爺放心調

養。連藥也不用吃。過幾日包管就好了。瑞官笑道。這些草根樹皮。吃他原也無用。既然神明都說無礙。兄只管放心。

小弟暫且告別。明日再來。看爾。張綵只得放手道。既如此。我也不留賢弟了。只是方纔之話。瑞官點頭答應而出。

（唱）離書室。過長橋。出了園門急急跑。回轉花廳逢教習。問言此事怎收梢。瑞官料得難瞞隱。細底

從頭說一遭。這也是無可如何行極計。非是我有心作耍愛嬉調。世威聽。把手搖。這般計策未爲高。

如今雖則將他哄，却不道病好之時又惹毛。他必要執定前言求好事。我問爾將何言語再妝喬。瑞官笑道：無他法。我只要活了他身命一條。左右中秋將已近，脫身竟往郭家逃。這便是百千大事都停當。還有甚麼牽纏怕着我腰。失笑世威稱是極。世間惟爾一人刁。如今總使逃開去，難道就再不相逢第二遭。他也是絕頂窮奇尖利客，怎肯就輕輕撒手把伊饒。依我計如今莫若由他死，還免災殃後日招。逸少搖頭稱不可，譬如父母愛兒曹。他雖忤逆傷天理，吾盡吾心不計較。寧可後來他恨我，何妨狹路動鎗刀。此時若致他身死，似覺傷心我太梟。世威聽了不覺大笑道：這等說來，到是我多話了。既然是（唱）爾愛他來他愛爾，兩情相許沒推敲。何須做這千般趣，倒不如老老成成了交。我決不來嗔怪爾，休說這遮風掩紙話嘮叨。幾句話把瑞官說得心如火，又恐旁人聽見嘲。忍氣吞聲難發作，低頭納履整羅袍。進房來見生身母，更有同胞姊妹嬌。自夫人問道：爾去看那張中書，到底怎樣。瑞官一口回道：此人實無大病。面色如常，都是這幾個醫生胡說嚇人的。孩兒去看看他，他也說多時打攪，心甚不安。再歇幾天，就要去了。母親只管放心。夫人道：若果如此，原也不妨。只怕爾未必看得出病人的形勢。瑞官笑道：孩兒年紀雖輕，人的生死也再無看不出之理。他若果死在此間，悉聽母親把孩兒處治便了。（唱）說罷回身仍出外，夫人那曉細根苗。果然的放心不復深追究，皆因是路隔重門內外遙。閒文話且休表，一宵過了又來朝。瑞官早起來園內，看問中書把帳桌，好色奸徒因信騙。心歡意樂解煎熬，夜來穩臥銷金帳。睡醒翻身日已高，頓覺得眼目清明神氣爽。肌膚熱退不炎燒，萬分之喜張公子。巴不得頃刻之間就好了，坐定房中身不動。雖非湯藥手親調，閒談笑話相陪奉。賽六郎也算便宜好運交，又見他一片殷勤忘宿怨。信乎愛我出心苗，自然胸內多寬泰。薄粥均勻用幾遭，傍晚張郎方別去。奸人獨臥也逍遙，家人小使俱歡喜。方信得心病還須心藥療。自早上開門，瑞官依舊進來看問。張探愈覺喜歡，就披衣坐起。說笑了半晌，又苦苦問道：賢弟畢竟

要到幾時方許我了。却這樁心願。瑞官笑道。這也不可必定。只候爾飲食照常。起居無礙。我就放心從命了。(唱)張綵聽他如此說。只得把心猿意馬強拴牢。雖然朝夕相親近。眼望青梅渴未消。恨不得一日吃他三碗飯。

銀錢不惜自烹煎。珍羞百味勤調養。豈不會長血生精助外臙。漸次起身離臥榻。臨窗洗正冠袍。

心寬泰體輕飄。行動如常不憚勞。把穩着一諾千金非謬語。滿心打點渡藍橋。鴛幃繡被香薰透。自

定佳期折柬邀。張瑞官見彼身強心始放。此番不免又心焦。算來無可重推托。怎能殼插翅飛騰上九霄。

正是愁煩無奈處。忽來了郭家幹僕叫方昭。進廳叩見賢公子。禮物多般用担挑。奉主之差來賀喜。

懷中又出一書包。(自)瑞官接了書。先問爾家少爺可好。方昭稟道。家少爺自少爺回府之後。沒了解勸之人。時時

悲泣。比前更覺憔悴不堪。七少爺毫無理會之處。今日差遣小人到此。一來賀喜。二來請少爺過節。後即速動身。免

得家少爺盼望。瑞官聽罷。又拆書細看。也不過是這個意思。當時着方昭在外廂安頓。禮物收進內堂。(唱)自家移

步進書軒。手捏凌雲信一封。覆去翻來觀仔細。搔頭摸耳更心煩。世威明曉他心事。立在傍邊還把冷

話談。這裏令兄心正熱。那邊好友又相牽。我今看爾如何處。怎能夠劈破身軀做兩片。逸少聞言雖着

腦。然而不敢逞兇蠻。沉吟半晌方開口。師父何須是這般。總是從前差一着。如今埋怨也徒然。只該

念我今朝事。端的羈縻在兩難。欲去不能留不可。一身好比坐針氈。爾是個老成練達多能客。何忍從

旁袖手觀。須替爲徒尋一着。也不枉當初救爾縣門前。世威聽說呵呵笑。我也曾經料在前。幾次三番

相勸導。(自)爾以爲不入耳之言。(唱)聰明自負何曾聽。直到如今弄上竿。事急方將師父問。我倒不來替

爾木梢搨。(自)瑞官道。我已認差。師父怎麼還說這些惡話。快替我策畫起來。世威道。爾既認差。還有何策畫。到了

十六。只管起身。怕他扯住了你麼。瑞官道。扯便不怕。只怕他見我走了。必定愈加着急。倘或死在我家。可還是不了

之事。世威道。這等說來。爾委實去不得。決意還住在此陪了他。等我先去罷了。瑞官道。豈有此理。我的心內。必要先

遣出了他。然後我去。無奈一時沒有遣他之法。所以要與師父商量。世威道。爾前日既會騙他好。爲何就今日騙他不去。瑞官笑道。騙好他易。騙出他難。我終是孩子氣。能有許多智量。這條計策。縛在爾身上。定要爾想出來的了。

（唱）何無敵 會拿腔 身靠書檯手捋髭 眼看牆頭無一語 直個把瑞官急得滿心烟 牽衣頓足雙眉皺

師父連聲叫萬千 爾這等妝呆無計較 難道我今宵真去伴他眠 世威聽了這希奇話 忍不住一笑哈哈轉面顏 坐下身軀稱罷了 既是爾真心不肯伴他眠 只消依我言如此 包管無多數日間 不用金錢

并甲馬 鬼魂立退出花園 他方遠處飄游去 我和爾同整行裝往應天 逸少聞言心大喜 果然此計妙

非凡 當時急出前廳去 吩咐家人小使班 若見花園三主僕 切休說我赴江南 只言郭府差人到 要

請師爺爺速速還 衆僕應聲俱謹記 世威自在外邊頑 瑞官仍在書房坐 少刻紅輪欲墜山（自）只見張

綵的小廝進來笑嘻嘻的稟道。家爺備酒在晚芳亭上。請少爺賞花。瑞官想道。他昨日約我。我尙不會允他。今日就有理會。就去去何妨。（唱）當時應諾抬身起 舉步同行進小園 小廝隨手將門閉 中書久已候門前 呼賢

弟 喜無邊 執手殷勤帶笑看 不用香茶隨入席 佳肴擺列最時鮮 亭前丹桂初開放 風送幽香撲鼻

鑽 賓主二人相對坐 此時樂境賽神仙 中書笑謂張郎道 莫負良辰必盡歡 逸少已知言外意 執杯

歡笑不罔言 癡心妄想貪花賊 穩道今番事已圓 雖有酒腸寬似海 難禁色胆大如天 十杯未滿心先

醉 臉泛桃花慾火炎 目視童兒呼取酒 童兒會意把頭顛 提壺跑下亭心去 悉聽他們盞內乾 此刻奸

人無所忌 抬身走過就來纏 低聲笑 坐挨肩 忘了前番被跌翻 奪去金杯雙手抱 要拖賢弟進書軒

張郎捺住心頭火 只把身軀靠椅邊 正在推搖拖扯處 忽聞門外鬧盈天 園門打得聲如鼓 嚇得好

雄變了顏 骨節酥麻忙放手 思量出外問情端 抬頭早見何無敵 擄袖撩衣突進園 脚步踉蹌如中酒

上亭一路喊聲喧 爾們在此因何事 白日青天大門關 且等我來瞧一下 莫非做賊與行姦（自）張綵

見是他。只氣得話也說不出來。瑞官立起身笑道。爾且看一看。就知道了。何必這般胡鬧。世威仔細一看。哈哈的笑道。原來在這裏吃酒賞花。既如此。張老爺何不也請我吃一盞。竟要關着園門。張綵氣了半晌。方纔開口道。這些粗看淡酒。只恐武師不要吃他。所以不敢奉屈。世威道。豈有此理。從來說見食不捨。到老不長。尊駕不肯請人。在下偏要闖席。看爾怎樣又出了我。(唱)說時自拉沉香椅。據席公然坐上邊。拍案高呼亭震響。家人小使盡心寒。想來沒法回他去。只得忙將杯箸添。熱酒滿壺重送上。小廝伏侍在旁觀。張郎只把師尊問。看爾形容已半酣。想自何方先飲酒。莫非又在海棠軒。世威笑道。何曾飲。不過場中把戲看。戲子新來真個好。蘇州上等翠雲班。明朝爾也瞧瞧去。小旦姿容妙不可言。(白)瑞官道。不知做甚麼戲。世威道。我只看得一齣借茶。就往酒店裏去了。以後不知做甚麼。瑞官道。可又來還說不會吃酒。(唱)師弟閒談相對飲。中書耳聽好心煩。低頭暗暗長吁氣。費盡心機望眼穿。已到今朝方到手。豈知又被賊強蠻。劈空打散風流事。眼看鮮花不敢攀。想到此間真切齒。恨不得一刀搗了賊心肝。愁腸百結呆呆坐。酒冷金杯筋不拈。教習回頭看見了。呵呵大笑叫尊官。爾們必有私房事。因此上見我來時就不歡。所幸我身無大志。此來不過闖華筵。杯盤到手心先足。以外閒文概不關。爾兩人要做之事只管做。樂得我一身醉飽快無邊。奸人氣極渾無話。靈雀回言莫亂談。我與他身常在此。有何事故把爾瞞。(白)世威道。若沒有甚麼隱情。為何爾兩個都是這副不耐煩的面孔。(唱)恨不得一時把我叉出外。立不寧來坐不安。爾既撇清推沒有。可能與我豁三拳。瑞官作色稱何說。怕爾之時不值錢。說罷舉杯同吸盡。師徒携袖共猜拳。老成客對年輕子。勝敗分明在眼前。弄了賢徒張逸少。連輸連罰再而三。賽六郎越發心中惱。既不能動手將他往外擻。不免與他拚一下。罰他幾碗也心甘。那知狡猾何無敵。除了文才百事諳。又被他幾次三番贏了去。(白)自己到喫了好幾杯酒。更有些。(唱)眼花碌亂打頭眩。家人小使旁邊立。也恨蠻牛忒泛蠻。平白趕來

嫩打混。沖開好事不成全。我們在此都無趣。那得同將勝會看。自就背地裏打個照會。等要酒時。只說沒了。世威喝道。胡說。既請客人。那有酒不多備之理。我曉得爾們。不過是怕主人受罰。所以這等推却。如今就不罰他。快去取來。與我自罰可好。若必不肯。我那邊還有幾壘。勞爾們去扛了來喫。也使得。家人沒法。只得又去煖了一壺。進來。張綵想道。退是斷斷退他不去的了。待我換個方法作難他。便說道。我不猜拳了。與爾們行令何如。瑞官道。領教。但只容易些。不好又罰了我。張綵道。極是容易。今日是賞花。只要每人說古詩七句。句句皆有個花字。如第一句。要在第一字。第二句。要在第二字。說到第七句。就要在第七字。說得出者。坐飲三杯。說不出者。跪罰十碗。瑞官道。使得。就請兄起令。張綵不用思量。隨口說出來道。〈唱〉花迎劍佩星初落。綵花廊下映朱欄。今年花似去年好。人面桃花相映紅。長樂鐘聲花外盡。西宮夜靜百花香。江城五月落梅花。張綵念完詩七句。舉杯漫飲。意欣然。次而輪着張公子。讀過唐詩也不難。一盞醇醪先飲盡。輕輕出口自成篇。花壓欄杆春晝長。金花臘酒解茶蘼。年年花落人無見。洞口桃花滿院香。晚來風起花如雪。無人不道看花回。冷露無聲溼桂花。瑞官說罷無他話。自把盤中細果拈。此際該輪何教習。低頭袖手靠檯沿。思量半晌方開口。爾們通文會弄槍。我是武夫焉得曉。甘心罰酒十杯完。自張綵道。既如此。請跪下來。世威道。尊駕又不是我的渾家。如何肯跪。張綵惱道。若不跪。揪着耳朵灌二十杯。世威道。這到通的。爾若揪得我住。儘灌何妨。瑞官道。他固然揪爾不來。爾亦不可恃強發賴。千家詩上花字最多。就說幾句也算得的。世威道。連那千家詩。我也不曾讀過。怎樣說出來。瑞官道。既如此。就隨便只說三個花字。免免白。也就免跪了。難道還說不來。世威又想了一回道。就說就說。第一句是。豈宜重問後庭花。說得可好。張綵道。這到虧爾掙出來的。第二句呢。世威道。第二句。到有兩個花字。在此。看花容易折花難。張綵道。這句是甚麼詩。我從沒有見過。爾且把全首念出來。與我聽聽。世威道。我又不是蠶肚裏。那有這許多絲。原是山歌上的。還虧我記得完全。也好唱。爾聽聽。就唱道。

結識私情。山裏山團團。多是亂茅殘。好朵鮮花。落在殘窠裏。看花容易折花難。

張綵大笑道。這等佳句。只有爾說得出來。我們委實說不出的。瑞官笑道。就算他一句罷了。第三句須要。

世威立起來走出去。折了一枝桂花。向張綵巾上一插道。頭戴木樨花。這個可是一句通不過的詩了。還有甚麼批評。瑞官道。我也不曉得。是何出處。世威笑道。爾還不曾身歷其境。自然不曉得。這首詩。他是過來人。必定曉得的。瑞官真個不解。又問張綵道。到底是甚麼話。張綵拔下花來。往外一擲道。不要睬他。到在這裏放屁。世威拍手道。少爺。爾真個不解得麼。這一首。正是狎龍陽的詩。但全首念來。未免太俗。只好說後來兩句。是一番雲雨後。頭戴木樨花。雖然此頭不比那頭。我就借用用料也不礙。(唱)世威說罷哈哈笑。自舉金杯一口乾。不用罰。自家添。瑞官笑得四肢酸。中書手繫烏紗帽。越發心焦滿肚煎。暗想賊囚真可惱。外裝粗莽內刁鑽。言言說我心頭事。分明是識破幽情暗阻攔。究竟與他何所涉。這般無恥硬幫閒。又見他長鯨吸浪渾相似。十盞無差一氣完。大叫一聲真醉了。忽然跳起撒衣衫。短刀拔出皮靴桶。耀眼光華雪練般。立在筵前隨手舞。低徊反仰勢昂然。初如萬點金星落。後似千條白蟒蟠。但聽風聲人沒影。刮得那風塵四起散如烟。張郎見慣渾無懼。小使家人骨盡寒。奸賊心虛尤戰慄。恐他有意欲傷殘。慌忙避席抽身起。躲進屏風靠曲欄。小使家人俱退立。看他舞劍一時寬。紅輪西下天將黑。誰敢移燈出外邊。逸少連將師父叫。爾雖本事出人間。此間不是鴻門會。顯盡英雄也枉然。快快停刀同去罷。讓他們點火撤殘盤。世威聽得言如此。方始收刀入鞘間。放下衣襟身立定。回頭舉目看團團。(自)見他主僕三個。東躲西藏。不覺大笑道。我又不要殺人。爾們何必這般害怕。天要晚了。張老爺請出來罷。今日多多攪擾。即此告辭。明日再來。看爾。(唱)口中說着拱拱手。一把還將徒弟攙。大步散開朝外走。匆匆竟是出花園。此番奸賊渾如失。心亂神迷意惘然。長歎一聲無可奈。呼童秉燭進書軒。倒身便向牙牀臥。氣得渾如死一般。小使家人都沒趣。

殘羹剩酒一齊搬。外房吃了同休息。再表師徒進裏邊。書室之中同坐下。世威又對小爺談。我想爾進園時候無人在。賊子心如烈火燃。怎肯耐煩先飲酒。料然滋味已嘗鮮。我來雖早還遲了。只怕是枉費周章鬧一番。(白)瑞官笑道。既然這等不放心。何不早些同着我去。竟自認與他嘗了。爾又能奈何我。(唱)說笑之時更已動。方纔分手各安眠。一夜話。休絮煩。天明紅日照欄杆。賽六郎早起園中坐。百結愁腸如線牽。朝點送來都不用。滿腔煩惱悶懨懨。無聊極。取花箋。香墨濃磨蘸筆尖。寫就黃鸞詞兩首。鍾情欲使愛人看。但不知他身心內如何樣。可肯重來續舊緣。正在如癡如醉處。忽聽履聲咭咯上階沿。回頭一看非他客。正是年輕小瑞官。此際心歡如獲寶。急忙挽手笑開顏。口中不住呼賢弟。昨夜裏好事將成唾手間。恨殺這野賊闖來冲散了。悶得我一宵懊惱未成眠。今朝幸喜重相會。快請登床莫再延。靈雀回言稱不可。此時他已在廳前。倘然又復追尋到。那個能將門緊攔。體面交關成不得。只堪敘坐略談談。(白)張綵聽了。只得耐着性兒。一同坐下。又問道。昨日何世威這番形景。像是知道我們的隱情。特來吵鬧的。爾難道會對他說過來。瑞官道。豈有此理。這等話。那肯告訴別人。只不知他爲甚麼。早早就防備爾的。張綵道。這必是他先蓄了私心。所以這等吃寡醋。聞得昨日南京王義子府內。差人來叫他。爾何不打發他早些去了。也省得在此礙眼。瑞官道。便爲此事。郭成龍書上。原請他即速起身。他却延挨不走。我看他意思。全是與爾作難。所以特來計議。爾若肯假意先去。他沒了挂牽。等他一去。爾仍舊回來。可就耳目清淨了。爾以爲何如。張綵沉吟一回。道。此計雖通。但爲兄身子不健。那耐煩又費這許多周折。郭家既有書來。料他也不敢不去。且等他幾日。再作理會罷了。瑞官不好再說。只得點頭。張綵又扯他到桌邊坐下。把這幅花箋與他看。乃是兩首黃鸞兒。其詞曰。

花貌玉爲膚。且休言鄭子都。蛾眉秀奪傾城婦。平叔厭粗。太初不如六郎。謬得蓮花譽。出乘車也應擲果。何必羨檀奴。其一

斜月五更鐘。睡初回。酒半濃。神魂彷彿遊仙夢。冰炭俱鎔。襟懷兩空。投膠固漆常珍重。此心同。三生石上。世世願相逢。其二

(自)瑞官見了笑道。承贊多矣。可惜小弟不才。不能奉和。正說間。忽見半天裏。伸下一隻手。劈空奪去。張綵吃了一驚。回頭一看。原來又是何世威。不覺發惱道。爾曉得甚麼。又來這等沒趣。要去搶時。早被何世威一手又住。看了一遍。就望桌上一丟道。吓。我只道是甚麼春宮祕戲圖。所以也來看看。那知是一幅草字。識也不識。怕不還爾。也要這般着急。又對瑞官道。我四下尋爾。爾倒又溜了來。快些去罷。一頭說。就扯着手去了。(唱)中書無力能拖住。兩眼睜睜椅上攔。氣得昏迷忘早暮。看看紅日又歸山。用完晚膳尤岑寂。節近中秋已十三。皓魄東升明似鏡。滿園秋色甚幽妍。信步踱出園門去。一帶迴廊路可穿。走進角門書室近。人聲寂寂悄無喧。輕輕走上塔沿去。認得東頭這一間。乃是世威爲臥室。月明如水照湘簾。似乎內有人聲哭。六扇長窗兩扇關。悄悄低頭朝下望。只見那東間擺着象棋盤。師徒兩個將棋下。曳炮拖車各逞先。服侍家僮都不在。想來倒往外邊頑。(自)不覺暗駭道。這孩子好大胆。這等夜靜無人。還鑽在這裏。倘被那厮捉弄了。便怎麼處。我倒要在這裏候他。正在思量。瑞官的棋已輸了。何世威一頭笑出來解手。張綵疾忙望暗地裏一躲。世威眼尖早已看見。也不喝破。他解了手進去。就與徒弟打個照會。張綵還只道他不知。又來張望。只見瑞官接着棋子說道。郭家的人。今日又對我催促。師父到底打點幾時動身。世威將着鬚鬚笑道。我已說過。那園裏的人幾時去。我也幾時去。還要問他怎的。瑞官道。這又奇了。他往陝西。爾往南京。又不要同舟合伴。爲何必要等他。他若住在此過年。爾難道也過了年去不成。世威拍手道。這個不差。我老實要與他拚一拚。看是他拚得過。還是我拚得過。若要我先動身。除非是爾同着我去。爾若不去。再也休提。(唱)瑞官聽了無言答。就把棋盤只一掀。立起身來朝內走。怒容而去不回觀。世威仰面哈哈笑。罵一聲混帳孩童發了癲。地上忙將棋子拾。出來又把亮窗關。中書此

刻難存頓。悄步輕輕往外穿。掩出迴廊心始放。進園急急把門門。歸房坐定重思想。適聽強徒話一篇。分明是我不行時他不走。果然在此也徒然。功夫枉費成何用。莫若還依逸少言。假意相辭搬了去。縣衙避跡兩三天。等他去了重來到。却不是任我開懷日夜歡。思量定。喜無邊。聽得譙樓二鼓殘。且向孤衾尋一夢。覺來紅日已三竿。匆匆下榻忙梳洗。吩咐家人不可延。打捲鋪程并什物。少停好往縣衙搬。家人聽了忙收拾。漫步飄搖擺出園。直進書房尋逸少。豈知還在內房眠。劈頭又遇何無敵。兩眼睜睜上下看。笑問尊官何起早。打扮得這般俊雅像潘安。風風月月何方去。莫是誰家院裏頑。張綵回言休混說。我今病體已安痊。算來在此將三月。打攪房東甚不安。爲此登堂來告別。起身就要轉家園。世威聽說搖搖手。此話尊官莫亂談。我看少爺深愛爾。還思留款過新年。如何爾反相辭去。莫惹他身兩淚彈。(白)張綵正色道。這是甚麼話。逸少雖然見愛。我却有老母在家。況且就要進京。豈能久住於此。爾快替我請他出來。世威聽了。心內了然。也就不與他打混。吩咐小使。往中門傳請。不一刻。瑞官出來。相見坐定。張綵又將作別之話。說了一遍。瑞官聽了。心內歡喜。面上反妝些難色。假做留款幾聲。張綵也明白。他是掩飾何世威的耳目。當時竭力告辭。瑞官方才轉口道。旣思鄉念切。小弟豈敢強留。就請去收拾行裝。小弟出來相送便了。(唱)奸賊應聲忙出外。行囊收拾已完全。無非差遣家人去。僱幾個人夫講轎錢。身在晚芳亭上坐。吃茶呆等片時寬。外邊走進張公子。笑語生風笑拍肩。昨日我曾談此事。爾言有病怕心煩。寧甘耐等他身去。今日因何局又翻。難道是真個思親爲孝子。從今去了不重還。中書不及談其細。笑臉擡身挽玉尖。(白)只說賢弟。不要多心。昨日之言。是愚兄一時迷昧。後來澈夜思量。方知此計大佳。若不這般。斷難成事。因此決意相辭。仍往李縣尊衙內。暫居數日。等他一去。我即重來。只是賢弟萬萬不可忘了今日之言。又生出別樣推託。瑞官正色道。天下有爾這等人。真與婦人女子一樣。我就再賭個咒兒。爾聽聽何如。若是後來還有甚麼推托者。天神共殛。萬

世不得人身。爾可相信否？張綵慌忙掩口道：「言重言重，愚兄再不敢多話了。」正說間，家人進來稟道：「人夫都已偃齊，請老爺上轎。」（唱）張綵應聲知道了。當時舉步出廳前，家人小使搬行李，料理人夫上了肩，然後主賓同。一揖，何武師也來湊趣問妝愁。中書上了金鑲轎，大啓窗門不下簾，出得牆門人盡識，飄飄宛若降神。仙，不言李令衙中住，只說東門去下船，一路揚揚真得意，只知賢弟好心田，滿腔賺說何無敵，自己重來續舊緣。又誰知奸滑還遭奸滑哄，硬蟲更有硬蟲鑽，重來只有空門在，仙子飛昇別洞天，逸少看他身去了，開懷舉手謝蒼天，回頭又把師尊叫，我和爾快往園中燒紙錢，教習回言休快活，莫如連夜走江南，免教漏了春消息，又被他抵死拖牢動脚難，說笑一回同入內，張郎以禮告親堂，夫人方信兒言確，此夜身眠也覺安，來日中秋當十五，合家慶賀話團圓，張郎出外陪師父，內有飛香與淡烟，席上承歡雙進酒，更深方始散華筵，雞聲唱徹人人起，人換衣裝馬駕鞍，拜別萱親并姊妹，師徒同出大門前，騎上馬，緊加鞭，離了冤家便謝天，身坐家中情尚淡，此時上路反憂煎，恨不得一步跨到南京去，相見重瞳便喜歡，戴月披星無倦怠，登山涉水不辭煩，幸值那清秋天氣堪行路，拂面涼風意爽然，野景閒花渾不顧，馬行好比箭離弦，一朝喜到金陵地，早已見宮闕巍峨聳碧天，此際張郎方大悅，愁銷萬斛展眉尖，徐徐按轡來城內，拂拭塵沙放了鞭，（白）將次近門，瑞官又悄問何世威道：「張綵這事到底瞞了凌雲好，還是不瞞他好？世威道：「爾終是孩子家，只顧眼前事，郭殿下這等人，可是被爾瞞得過麼？況且張綵這賊，又是死不服輸的，我心中還要防備他，要趕到這裏來，爾若此時瞞了他，不久就要破出來，可不被他當做真的了？依我主見，莫若早早說明，還算自首免罪，省得後來又費許多口舌。瑞官想了一回，點頭稱善，過了朱雀橋，進了烏衣巷，不多幾步，就是郭司馬的府第了。」（唱）話內重提王義子，雙親沒後恨終天，自從送別張公子，獨守靈幃更慘然，（白）雖有郭成龍是，（唱）一片好心憐老弟，時時看問鬼周旋，無如氣質天生就，細緻粗疎。

不一般。雖勸解。總胡言。又不能同檯靜坐把書觀。頑皮淘氣渾無定。不是輪刀定打拳。若請同遊皆沒味。語言錯雜笑聲喧。重瞳何等清眞性。對此情形太不堪。因此上罰咒不勞他下顧。寧甘寂寞守孤幃。雖然避却頑皮鬼。腹內終難止痛酸。舉目並無當意者。千愁萬慮攪成團。心悒悒。恨懨懨。飲食都忘懶進餐。挨至中秋交八月。涼風透體葉凋殘。一身憔悴尤其甚。觸景皆悲淚不乾。怕坐窗前常偃臥。衆家人見他如病又如癱。倉皇急請醫生視。自更有那滿城官府。一聞郭殿下有病。唱陸續登堂來問安。凌雲是自曉病源因痛起。再不肯浪將苦水當仙丹。雖知滅性原非理。自無奈自家再也解釋不去。卽或有別人勸勸。唱話不投機越厭煩。因此愈將賢弟憶。不知他有何擔擱住家園。差人去。致書函。屈指三旬尙未還。萬轉千迴腸更結。夢魂欲到浙江難。中心日夜如焚火。險些兒悶得潘安兩鬢斑。這日時光已過午。正當伏枕懶懨懨。忽聽得成龍笑進靈堂內。雙手齊來身上扳。老弟連聲休病了。自張瑞官來了呵。唱快些兒起來迎接共攀談。重瞳耳聽還疑假。坐起身來把髮蟠。忽見張郎從外進。口稱兄長笑容添。低頭作揖衣垂地。此刻方知非亂言。急下牀沿扶住了。喜而執手淚猶彈。瑞官舉目觀兒貌。慘淡精神更減前。美玉豐肌消瘦盡。重瞳貴目損光鮮。只有那稜稜勁骨翻加長。好比臨風竹一竿。只爲思親而至此。果然大孝出塵凡。成龍在側顛頭說。不要將他只管看。自爾若早來。他原是好好的。不知爾在家。又相與了甚麼杭州朋友。戀住了不來。弄他又害出一場相思病。所以病到這樣的。今日交在爾身上。快些醫好他。瑞官喝道。放爾的狗屁。我曉得爾有好幾時不會討打。所以骨頭也散盡了。我且去拜過了伯父伯母。再與爾講究。唱一面說。整羅衣。別了重瞳步緩移。行至中堂香燭點。深深四拜對靈幃。成龍反手從旁看。側腦顛頭口亂噀。逸少口中全不睬。立起來眼觀別處脚斜飛。輕輕只用三分力。勾倒粗蠻郭七癡。腦撞羅磚真箇響。極聲喊叫像猿啼。正當吵鬧靈臺震。來了英雄何武師。相見重瞳聲啞過。七老官

方纔立起笑迷迷。向前一揖稱師父。爾爲何待我心腸忒不齊。一去遙遙三五月。全然不念我孤凄。淡烟妹妹身安否。送與誰人做了妻。張老瑞好便宜。學得個解數精工把我欺。走進門來無別話。就把我一勾跌倒滿身泥。且請爾罵他幾句無妨礙。做一個直道公平好教師。(自)世威笑道。他固然不好。爾却也滿口胡說。極該討打。跌兩交還算造化爾的。成龍啐道。真正告訴着麵糊盆了。吃虧人好過。我就罰咒不做聲。說罷。就去癱在一把椅子上坐了。(唱)何世威安放鋪程諸事畢。方纔坐定日將西。清談只把清茶用。所敘無非別後詞。逸少自知行事錯。此時且避七頑皮。只把那回鄉景況粗粗說。老父身榮在帝畿。(自)又說道。這中書一團高興。來候爹爹。(唱)那知犯了秋瘟病。病倒花園一月餘。直到他病好還鄉方得脫。故而擔擱誤程期。凌雲是不知就裏無多問。教習聰明也不提。談論多時天已晚。家常供應有廚司。安排夜膳書房內。肴饌精奇葷素齊。老少四人同席坐。執壺把酒有童兒。凌雲一向身沾病。飲食如仇月有餘。今見張郎愁稍退。素着白飯用些須。風流活潑張公子。藐視成龍當犬驢。飲酒之間兼戲耍。猜拳說令弄伊輪。自然解得重瞳悶。笑臉微生眉漸舒。(自)飲到席終。成龍已是大醉。還怕瑞官要打。跌跌跳跳的逃進去了。何世威也辭出外邊。衆童僕一齊退出。(唱)只剩雙雙張與郭。燈前淨手脫長裙。瑞官因奉師尊教。不敢遮瞞鬼畫符。就把那張綵在家多少話。從頭細說像談書。真個是纖毫瑣屑無遺剩。實指望自首分明免後虞。那曉得這位令兄賢姊丈。多疑褊窄又迂拘。耳聽逸少滔滔說。初起頭滿肚心煩對答無。到後來冷笑一聲隨變臉。勃然立起拂羅襦。(自)呀。原來有這等一樁美事。所以擔擱住的。然而依爾說來。我到不怪張綵。全要怪爾不是了。豈不聞美色人之同欲也。古人尙然。何況今人。再加爾的面容。更不可以尋常而論。(唱)天生俊與衆殊。正人尙且入目娛。况是邪魔并色鬼。自然一見起謀圖。爾既看出他行徑。便合留心待此奴。冷落十天并半月。好使他心灰而走念消除。可不是一天大事完成了。無奈爾自喜輕狂不重軀。明曉

邪人不拒絕。偏生作耍弄玄虛。騙得他七顛八倒如昏醉。病到垂危死復蘇。然後抽身方走脫。在爾是
以爲妙術勝張蘇。殊不知此人被賺焉能捨。定然的志失神迷更着魔。連夜趕來重理論。(自)總不怕他。怎
樣罷了。(唱)此情瞞得那人過。必至於醜聲藉藉人傳笑。白璧微瑕尙可磨。衆口燦金當不得。聲名掃地
奈如何。口中說着心中恨。頓足還將胸口磨。(自)瑞官聽了。想道。我只道自首可以免罪。那裏曉得他原要動
氣。這便怎麼處。只得笑道。兄言極是。起先不拒絕他。原是小弟不是。至於以後騙他之事。却情有可原。(唱)雖然未
接吾兄信。原曉得獨守靈幃苦况多。堂上慈親俱感動。催促我束裝早早赴南都。彼時性急渾如箭。恨
不得立刻相逢意始舒。怎奈他身已染病。不生不死待何如。若然果爾嗚呼了。身在他鄉親故無。却不
道棺槨衣衾須我辦。(自)還要送他回去。(唱)費錢費力費支持。卽教留得殘生在。終是淹淹病不離。拖到
幾時方得了。去來掣肘誤程期。無可奈。抄近些。略施妙術治相思。雖然稍把便宜折。落得個他向東
來我向西。一片苦心因爾用。那曉得老兄見怪反如斯。重瞳聽說還搖首。爾這等花言巧言把誰欺。若
把爲兄真記憶。不在來早與來遲。只要把囑咐之言在心上。纔算得情義兼全兩不虧。(自)瑞官笑道。此話
差了。我在先並不會認得張綵。爾也並不會囑咐什麼。怎生怪我不記得呢。凌雲怒道。張綵雖不認得。別人面上。却
早就說來。足見爾離得我幾天。就通不記得了。還說有我在心上的。瑞官跌足道。這等說話。可不屈死了人。說爾不
信。只得要賂咒了。凌雲道。誰要爾賂咒。來做這些婦女之態。還有一句問爾。他若果尋了來。爾又打點甚麼主意。再
回他去。瑞官道。他孝服已滿。正要進京。榮幹前程。況且家門事大。那能殼空着身子又來。即使又來。我自然放出正
經面孔。對他說。先前實是怕爾死在我家。所以權且騙爾。如今不必癡心。再示以決絕之意。他也是個恃才傲氣之
人。必定心冷而去了。何必慮他。凌雲道。爾原來只恃着這等迴避之法。這便得罪爾。算不得老作家。(唱)要曉得人
心一爲邪情惹。捨死忘生拚圖命。蹈火赴湯皆做得。那怕他九重天子詔來呼。忙中脫空終來到。不得

其人意不舒 總使正言相拒絕 他豈肯竟將前約赴溝渠 倘然情極重生病 怎能毅再把花言去弄虛
又恐害他真死了（白）那時你沒法了阿哈哈（唱）只怕爾終須還要獻尊軀 瑞官聽了噴還笑（白）阿呀老兄
阿（唱）我只得年紀輕輕十歲餘 委實不知琴裏曲 所以是一時錯惹了毛鬚（白）只可笑爾（唱）長我二年
也不是鬚眉漢 便說道博古通今廣讀書 也不該風月機關如此熟 說的話分明像個老江湖 足見得自
家氣骨先生就（白）張綵雖然好色（唱）要這等捨死忘生不至於 這幾句說得重腫真氣殺 神眉倒豎厲聲
呼（白）不差不差張綵原是真的我郭凌雲那得如他既如此也不必再說（唱）我若再與爾多言是賤奴 兄弟
之情今已斷 請君別處去安居 相送無多只一句真心話 要認他人莫認子 說罷轉身朝着壁 猶如果
老倒騎驢 精神面目如冰冷 以外言詞罰咒無 這一來嚇壞杭州張逸少 悚然毛骨四肢酥 只得是起
身轉口忙陪罪 是我無才口角粗 觸犯長兄該受責 這般着惱却何須 我與爾雖然異姓非同族 却正
是兩世通家與衆殊 怎把絕交之話講 還求海量赦區區 善言無數張靈雀 怎奈何凌雲氣惱塞胸脯
耳中一似無聞者 那肯回頭就聽伊 逸少心慌重又說 先前大罪我皆知 怎奈是事情已過追難及 遵
教無非在後時 若使此人真趕到 我避不見是如何 倘有虛言便是個真禽獸 望爾回頭歡悅些 說罷
見他仍不動 又只得深深四揖把頭低 禮完立起瞧瞧看 依然是冷氣侵人面向西 不信心腸如此硬
走來身畔強牽衣 千聲萬叫還攜手 越把重腫怒氣提 揮手向旁只一撇 瑞官任是力雄奇 不由撇去
幾乎倒 弄得來手脚慌忙無計施 辯既不明求不聽 若然撒手就分離 又怕他寫書去對雙親說 沒法
了晦氣今朝要認些 長跪膝前來請罪 猶如弟子怕嚴師（白）這時郭殿下雖然凶狠非凡 難道真好受他的
跪麼（唱）免不得冰霜面目重生煖 貴體輕將玉手攜 怒氣去開生一笑（白）賢弟呵（唱）看爾的爲人如此
太蹊蹊 先前我把良言勸 差處何曾認一絲 激到我氣極恨深無可解 至於下跪膝沾泥 古語云男兒

膝比黃金貴。何苦將父母遺軀看得低。(白)瑞官着急道。橫又不好。豎又不好。爾到底要把我怎樣纔好。凌雲道。我也沒本事怎樣爾。只要爾追悔從前。警戒日後。不要貪頑好耍。惹是招非就是了。(唱)張郎搖手攢眉道。我不是鐵打銅澆賊骨皮。經過這般真辣手。還敢無事去尋非。重瞳笑道。言何謬。兄弟之間名分齊。只貴在情義相投肝胆托。誰好來逞強使勢把誰欺。且請安心重坐下。還有幾句肺腑之言。囑咐爾。(白)瑞官果然坐下道。請說來。小弟洗耳恭聽。凌雲道。賢弟。(唱)爾休怪我太多虞。大抵是幼童身分比名姝。况兼世路多澆薄。男女無分色並兼。凡是年輕多貌美。只可以守身如玉謹安居。若然浪與人交接。在爾便豈有真心。往下趨。爭奈世人皆俗眼。誰能濁水辨龍魚。以至於忘魂失魄生癡想。我輩身為大丈夫。豈可受他輕薄待。辱沒殺文通武熟宦家兒。(白)雖然邪正賢愚。原不可一體而論。世上邪人固有。正人也未必全無。况且做了人。豈有終身不交朋友之理。(唱)然而自己終年幼。總使相交只澹如。切不可親狎忘形常戲謔。即使那本人道學似程朱。也難禁捕風捉影旁人口。含血噴人玷白瑜。說某兩人真見好。其中必有事何如。(白)這幾句。爾不要又笑我是以己度人。其實是有對證的故事。爾與我雖不曾目見。却從小常聽見說來。叔父未遇之時。與那班庸人。落落不偶。得所以留個清白之名。及至被爹爹留進衙中。本是獎拔人才的正禮。(唱)那知反惹人評論。竟至含冤好意辜。實學真才俱掩蓋。至今口孽未全除。(白)爾如今年紀更輕。相貌更美。還禁得性情放誕。托熟不拘。豈不要被人說的更利害麼。(唱)我思至此真堪畏。毛骨俱寒骨盡酥。爾是個絕世聰明諸事解。(白)難道這些聲名大事。到不曉得了麼。只不過。(唱)無心聽得當迂儒。今夜裏為兄瀝盡腸中血。望爾哀憐略聽予。說罷起身還下拜。張郎慚愧置身無。慌忙答禮雙垂淚。小弟雖然見識愚。今聽兄金玉之言。真見愛。自當銘刻敢忘乎。從今若蹈從前轍。真個無知是犬驢。後事前程都不吉。若非地滅定天誅。只求爾莫懷前怨。斷絕交情常路途。(白)張瑞官說了這幾句。嘔血剜心。指天畫地的極話。郭殿下方纔喜歡說。

道。賢弟若果如此。非但自家名節無虧。愚兄亦夢寐無憂矣。瑞官道。這一節已議論停當。不必再提。再提者罰。只是我到想着。一件可慮的事。卽如我與爾雖做弟兄。終是異姓。自小兒同眠共起。習以爲常。現有成龍這殺壞滿口亂話。彼時還小。沒人信他。如今我雖還是小兒。爾却早身長貌偉。言動驚人。與丈夫家無異。將來若再被他一說。旁人就要確信不疑。說我與爾外借兄弟之名。內圖夫婦之樂。真正做了應襲公子。那時節。兄又當何以處之。凌雲聽說。想了一想。道。這個爾又忒小心了。我所慮者。是那非親非戚。萍水相逢之人。若我與爾實與嫡親手足無異。知事些的人。斷不說出這般混話。如七哥者。向來言語荒唐。無人聽信。况且被我嗔斥得不少。受爾打罵也極多。看兄弟之情。由他說兩句也罷。若有別個不知皂白的小人。也要來說長說短。我便當手批其頰。劍剜其睛。叫他認認我的手。段。至於那些私房議論。耳所不聞。却也難於明正其罪。只要我與爾問心無愧。就是了。瑞官聽了。不覺大笑道。原來顛來倒去。通是你有理。我原極平常。只爲爾這等細到。所以幫爾慮及這一着。爾既然肯受譏誚。我難道倒與爾不肯不成。便宜爾些。就看着爾一個。落得被人說。行強霸佔。也是爾去承當。不關我事。這幾句。(唱)說的重睡難對答。聽譙樓是二更初。口枯力乏唇乾燥。飲盡清香茶一壺。然後寬衣同就寢。條而海島透金烏。起來梳洗穿衣服。郭凌雲委實心深意不粗。並不將夜裏之言重道及。免得被成龍說笑口囉囉。轉是那瑞官受氣無門出。出外先將師傅呼。告訴夜來多少話。爾言自首免遭誅。險些把我殘生送。爾這先生會教輸。教習聞言真好笑。這些小氣尙微乎。爾今且莫懷羞忿。我只擔憂那匹夫。倘或重新追趕到。大家扳倒醋葫蘆。那時節。爾身正有難禁受。打點頭兒用鐵箍。(白)何世威便這等說。幸虧郭殿下還不會親見張綵之面。所以說過。也就丟過一邊。(唱)自得張郎重作伴。淹牽之病頓消除。三餐飲食如常進。自然的氣色溫和長玉膚。逸少此時心也定。歡然相對沒他虞。又無雜事勞心力。整日閒靜坐齋頭讀史書。或向窗前閒玩耍。觀花弄水看池魚。臨風同立常攜手。對月吹笙每接裾。果然是同坐同行同寢食。片時不作影。

形孤 珠聯璧合真堪羨 雙鳳同巢話豈虛 張瑞官穩住南京休細表 又講那癡心色鬼在西湖（白）講到張綵自從八月十四日辭了瑞官仍往錢塘縣內見了李縣尊假說過幾日就要回去李縣尊不知袖裏依舊留他住下因是中秋佳節衙內演戲餉賓熱鬧了幾日直到那十九日纔得清閒張綵算來何世威極該去的了就命家人出去打聽這家人一口氣跑到百花巷內訪問近隣方曉得十六日清早師徒兩個同去了（唱）這時候家人嚇得像東瓜只得飛奔轉縣衙 家主面前從實稟 中書正在飲香茶 聞此信遍體酥麻 魂魄飛騰上碧霞 冷水澆頭杯落地 徧身發抖咬銀牙 一聲大叫翻筋斗 跌倒塵埃四脚划 嚇壞家人并小使 慌忙扶起整烏紗 只見那面同敗土唇翻白 如醉如狂手亂叉 舊病重來心血湧 鮮紅一似酒壺篩 放聲大哭驚天地 頓破雲根粉底靴 扶上牙牀還亂滾 猶如一隻落湯蝦 縣尊這日間無事 與一班幕友先生正鬥牌 忽聽哀音從外起 喫驚就把小童差 出來探聽忙回報 有的猜他中急痧 有的猜他逢怨鬼 有的說靈魂被着鬼差拿（白）李縣尊搖手道若果有病他須不是小兒何至於這般痛哭我想來必是他家太夫人有甚凶信來了（唱）故而着急形如此 我等還須看看他 衆友聞言齊道是 當時一擁到書齋 七張八嘴齊相問 那曉其中有話靶 能幹家人難答應 小廝忙把椅兒排（白）衆人坐下了又問到底爲着甚事張綵哭了一回心神稍定也覺得說不出來只得扯謊道纔接家書知老母在家有病所以着急李縣尊道原來如此太夫人既然有恙仁兄正要回家侍奉豈可自家先急壞了身子還請寬心商議張綵含淚道便是今日就要動身煩兄揀一隻快船相送李縣尊連聲答應就差衙役出去叫船自己因賂局未終將就勸慰了幾句同衆幕友一齊去了（唱）中書目送諸人去 坐起身來自嘆嗟 說與家人并小使 前番是我自家差 不該性急搬移出 孩子雖然性格乖 到底年輕無大識（白）定然被何世威這個狗才（唱）用強逼勒相同去 好事將成又弄歪 仔細想來真可恨 我今豈肯就回家 必須趕到南京去 徧要尋根又割芽 尋着此兒當面問 問他到

底甚胸懷。小童聽了無言語。着急家人叫阿呀。老爺阿一向聰明諸事了。今朝爲甚念頭差。小人記得來時節。囊內千餘好雪花。爲了此人消費盡。朝朝陪酒又陪茶。何曾博得三分趣。只落個性命幾乎土。內埋痛苦備嘗身至此。他倒得脫身而走笑哈哈。足見得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趕到南京無濟事。白要曉得住在一塊兒。尙且不能上手。那裏真是。唱侯門似海貴人家。焉能與我重相見。莫弄到進退俱窮悶轉加。正禮自然回去好。也免得太夫人家內眼巴巴。白張綵道。這言雖是無奈我與他不會說過明白。此心不死。如今川資還有百金。拚得一齊用在他面上罷了。只要見他一面。自然決意回家。難道我這等人還怕流落他鄉麼。爾們不必多話。快些收拾起身。家人見勸他。不信。只得忍氣吞聲。收拾行李。却好船也來了。李縣尊又送出程儀四十。并幾色下程。張綵一齊收下。唱辭縣宰。出官衙。人到船艙鑼就篩。又喚船家吩咐道。此行先要到秦淮。買些貨物方回去。飯食舟金計日加。梢長應聲稱曉得。駕開雙槳一齊划。剛剛出得城關口。來往船兒擠擠挨。暫且留停無片刻。忽聽得那邊船上喊吱喧。白高叫道。大船上的貴官。可是我外甥張老爺麼。張綵聽了。回轉頭來一看。原來正是母舅鮑文。又有一個武士多年。同坐在隔壁一隻小船上。不覺大喜道。原來母舅來了。快請過來。鮑文聽說。就帶着這個後生。慌忙跳過來。張綵問道。此位是誰。鮑文道。這是爾第二個表弟鮑亨。張綵道。原來如此。當時見禮坐定。張綵問道。母舅自夏間西去。倏忽數月。不知有何事幹。又到此間。鮑文道。一者在家無事。恐怕坐吃山空。二者牽挂着爾。所以與爾表弟同來走走。幸喜劈面相逢。請問爾前番所說這件事。可曾停當。爲甚麼面色比前差了些。敢是色慾過度了麼。張綵嘆道。此話甚長。非一言可盡。母舅既然不往別處。何不將行李搬過這邊。好與甥兒細講。鮑文道。此論甚妙。就過處算還了船錢。搬過行李。張綵吩咐家人。取出幾盤路菜。又煖起酒來。三個人坐下小酌。然後把瑞官之事。一長兩短。告訴出來。爲此擔擱住了。還不曾來看母舅。此時雖然打點趕到南京。不知能覓見他的面否。鮑文聽了。不覺拍案大叫道。這等看來。通是何世威狗才在

內作梗的了。此時他既到郭家。爾就趕去。也是獨木不成林。如今我做娘舅不着爲人爲徹。索性同爾去走遭。仗着一身本事。必要把他孩子送來與爾纔罷。張綵聽了。只喜得倒身下拜道。母舅若肯如此用心。便是甥兒的大幸了。此恩此德。沒齒不忘。鮑文慌忙扶起道。好說好說。甥舅至親。何用這些客套。快起來吃酒罷。甥舅兩個說得好不興頭。只有鮑亨看看好笑。原來鮑文有四子。取名元亨利貞。鮑元襲父行醫。鮑利是個呆子。只好吃飯。鮑貞年紀尙小。到也生得相貌可人。後來也有一番事業。這鮑亨有些蠻力。所以習了武。上年入過武學。綽號小周倉。做人也狠是利害。張綵見他發笑。便問道。表弟此笑何爲。鮑亨道。我笑老表兄文才出衆。相貌超羣。爲何見識就這般小。要曉得一個十一歲的孩子。就使標緻。殺了也與他做不出什麼事來。何苦白費這許多心血。依我之見。莫若收拾這般癡心。若要美少年。只消同着我們回去。我那福建地方。最尙男色。凡是少年子弟。總有幾個莫逆相知。貧賤的不必說。就是富貴的人。也人人不免。況且父哥也不禁止他。竟是光明正大之事。爾若去了。隨爾要許多。包管儘有張綵道。這個愚兄却也知道。無如那張逸少的面貌。真是絕代希逢。更兼體段長成。充得過十三四歲。老表弟你若見了他。只怕也要想念個不了。叫我怎生放得下他。鮑文道。這話的真。福建省中那有這般絕色。若要讓與他人受用。我也不甘心。爾這莽夫。不要來敗人之興。看我去包管弄了來。(唱)甥與舅 共商量 果然歪譜妙文章 飽亨耳聽哈哈笑 也不開言去阻擋 少刻衆人俱散走 滔滔水面可通洋 大船竟往江南路 甥舅同眠在一艙 講究無非張逸少 更兼診脈與開方 途中服藥勤調理 (白)鮑文的手段。自然不差。張綵又急於前進。(唱)抖擻精神體自強 曉夜兼行無少緩 不嫌辛苦及風霜 閑花野草無心看 這一日已到南都錦繡邦 換馬入城行緩緩 城中風景細端詳 只見是龍樓鳳閣飛雙闕 殿宇嵯峨接上蒼 六部九卿司馬道 衙門各處甚堂皇 竟與那燕京一體無差少 還覺得文彩風流勝北方 (白)當晚尋寓住下。鮑文又問外甥。爾既要見他一面。可曾打點怎樣見法。張綵道。自然總要先到郭家。免不得拜拜郭王子。然後見他。他怎好不來回拜。只要一

到此間。我就有話說來。鮑文道。這也有禮。但是那郭凌雲好生利害。爾去到要小心。并要看清他臥室在於何處。防備他不來。就要用五鬼搬運去了。張綵答應。明日起來。身衣穿服。坐轎而行。到了郭家門首。(唱)住轎抬頭觀仔細。好一座威風顯赫大門坊。棋杆高接青雲內。飄曳羅旗是杏黃。七級塔沿鋪白石。羅磚砌地盡花方。

大門黑漆光如鏡。青石雕獅在兩旁。匾額金書司馬第。屏門朱漆更軒昂。只可惜一張門狀中間貼。因

是那亡過尙書未滿喪。板凳上坐着家丁三四個。青衣小帽管門裝。正思啓口煩通報。忽聽得耳後清香

脆似簧。回首一斜看對面。原來一引熱鬧大茶坊。吃茶來往紛紛衆。有一個年少官人俊面龐。黑髮朝

前梳小髻。玉簪橫插紫鴛鴦。紅絨緊繫雙鬚墜。幾朵秋花插鬢旁。穿一領過膝綢衫魚肚白。禿襟小袖

最飄揚。松綾襯襖銀紅褲。洒線花鞋妙手鑲。舉止輕揚如燕雀。風吹十里送奇香。笑盈盈在人中出

手捏青錢四五雙。對面看來非別個。却正是心頭活寶武林張。一來湊巧能相遇。人願天從喜欲狂。搶

出轎來賢弟叫。瑞官正要買香糖。忽聞聲喚回頭看。瞥見冤家鬪眼光。此際吃驚非小可。(白)阿呀。不好

了。(唱)這樁難事怎支當。然而有腳難逃避。只得還將笑臉裝。回叫仁兄何日到。奸人怨氣塞胸膛。(白)

又恐他走了。先緊緊的捏住了手。纔答道。是昨日來的。我且問爾。前番好好約定。爲何我纔得轉身。爾就立時心變。

不別而行。可聽着那何世威的指教麼。瑞官此時。立在當街。怎好與他辯白。只得說這是家母之命。與師父何干。張

綵冷笑道。這些鬼話。騙得信那個。瑞官道。不信也只好由爾。此間不是立談之處。請茶店裏坐坐。何如。張綵道。爾只

道我擺官腔。不上茶店。所以虛邀我。我却擺。就同爾坐坐。何妨。(唱)吩咐家人守轎門前候。兩手相攜足並行

進茶坊。入內堂。却正好世威正坐面朝窗。抬頭一看中書到。放了茶杯兩手擋。口叫貴人身上起

原來尙未轉家鄉。迢迢千里還尋到。勞頓尊軀着甚忙。口內說時不住笑。頻將兩眼覷張郎。更有個成

龍不識何人物。立起身來問短長。逸少代將名姓說。大家作揖禮之常。禮完遜坐分賓主。博士端茶滿

梳香 張綵抬頭看郭七 只見得渾身結束武人裝 扎巾烏緞雙龍額 跨馬藍袍金闊鑲 挺帶獅鸞雙玉

扣 戰靴粉底鹿皮幫 雖冠冕 欠飄揚 虎體彪形大又長 鬪頭濃眉環眼配 所喜者面皮雖不白如霜

也還潔淨無油氣 沒有那黑痣紅癩惡賊腔 氣質雖粗還出衆 尙像個總兵公子氣昂昂 郭老七 眼

兒張 也看中書養六郎 紗帽輕明籠細髮 綠袍織錦襯鵝黃 烏靴新樣銀花帶 好一副俊身雅材俏面

龐 粗魯之人無見識 那知善惡內中藏 一相情願真歡喜 拱手殷勤敘短長 (白)張綵也不細說只好略

言其要。成龍就拍案道。這是瑞官的不是了。既然做個相好弟兄。爲何不別而行。難道他不記前非。又來看爾。爾還

呆着臉兒。難道還不該留到家裏去坐坐麼。張綵接口道。便是此來。還要謁見令弟。不知可在府中。成龍道。他日日

在家。今早恰恰有詔。到乾清宮召他接詔去了。先生若不見外。請到舍間等他便了。張綵喜道。郭兄真乃直道人。但

不知賢弟可要我去。瑞官笑道。主人也留爾了。何用問我。要與不要。這話可是多問的。(唱)口內說時身立起 心

中不悅懶洋洋 成龍手把中書扯 坐上檯身走下堂 何武師會了茶錢同出店 一行齊過大門牆 家人

急把中門啓 賓主相同共兩雙 直進廳前重坐下 香茶奉獻再嘗嘗 只見那正廳高大逾平等 楠木雕

花作棟樑 粉壁羅磚皆耀目 花梨爲檻紫檀窗 檯與椅 盡沉香 白玉屏風列兩旁 擺設無多珍且貴

玉瓶金盒兩三椿 丹書鐵券中間供 御筆親封太祖皇 眞個是近世昂昂司馬第 國初赫赫列侯堂

當今又出乾王子 貴甲南都豈泛常 奸賊觀瞻頻贊美 果然壯麗匹侯王 回頭又乃呼賢弟 怪得爾樂

以忘憂撇故鄉 逸少口中胡答應 滿心不樂暗思量 殺壞老七眞無謂 不辨青紅與白黃 硬做主人留

此賊 分明引鬼入門牆 我雖不怕妖狐技 怎奈凌雲性執方 前日向他談此事 一番埋怨我輕狂 今

朝目見其人到 定要生噴怒滿腔 不罵他人單罵我 面皮翻轉像閻王 朝朝咕咯何時已 想到其間百

結腸 懊悔當初眞錯了 弄出這許多煩惱費周章 成龍莽撞無分曉 何武師心內明知口不講 好色中

書真惡賊。當先數月住錢塘。雖然未得真相合。(自)却是這位令弟。(唱)不怕誰人道短長。款待殷勤無少慢。恣情談笑蜜和糖。調弄得不分爾我忘形跡。(自)所以信殺他真是心。怎禁得隔不多時。一個人頓然改變。(唱)看他是無笑無言盡冷腔。委實眼中看不過。又礙着人多不好問中藏。正當滿腹狐疑處。忽見家人走上堂。(自)報說大少爺回來了。郭成龍道。爾們可曾稟知張老爺在此。家人道。門上已先稟明。少爺已換了衣服。在二廳請見。於是大家起身。成龍引導直進二廳。凌雲已在廳前立候。張綵走上塔沿。就說請殿下正坐。容小臣朝見。凌雲道。豈敢。某年幼無知。不過蒙主上戲封義子。其實不足爲真。焉敢罔上越禮。一而說也就走下來。張綵道。人主一言。臣下莫不尊奉。殿下卽同皇上親生。分封在邇。張某何人。獨敢不拜乎。說罷就要下跪。凌雲一把扯住。何世威在旁道。殿下之性。小可素知。雖有王子之名。其實官員來見。從不肯當面受拜。張老爺不必苦推。成龍也說見個常禮罷。張綵聽了。樂得不推。仍以客禮相見。東西坐定。少不得又是一道香茶。張綵先前低着頭。還不曾看清這位王義子的面貌。只聽得他說話聲音洪亮。震得廳屋皆鳴。全不像個十二歲的孩子。心中已是驚異。此刻坐定了。方纔擡起眼睛把他一看。有西江月爲證。

六瓣銀冠束髮。一身布素爲衣。形骸土木絕華麗。自爾鴻軒鳳翥。秋水長天氣象。藍田白玉丰姿。堂堂六尺偉而奇。今古誰人可比。

(唱)此回看得多親切。只把個年少中書賽六郎。嚇得來目定口呆神似失。迷離心意渺茫茫。看官聽者須分別。郭凌雲異質天生固不常。見者自應皆吃嚇。但是別人嚇不到這般慌。只因這個奸刁賊。本來是忌刻無情九曲腸。自恃天生才與貌。專一要出人頭地僭強梁。若與那不如己者同相處。腹有刀兵舌似鎗。任意縱橫無所憚。怒時發性喜時狂。悉憑我意將人弄。快意開心喜氣揚。若遇人一技一才高於我。此心誓死不投降。相逢陌路原無怨。豈知他結毒於中斷不忘。一向來聞說重瞳才貌好。私心不服

久生芒。而今又爲張靈雀。加倍留神看細詳。貴相奇姿難盡述。非惟秀美更端莊。只這般身材俊美容。恢廓。言語驚人氣發揚。那裏像總角垂髫孩子氣。儼然是頂天立地丈夫腔。要緊時慢把他文說。只怕這風月交關已在行。逸少與他原最好。又聞從小睡同床。人情話。何用商。就口饅頭豈不嘗。當初只道他年幼。又誰知天下奇文莫可商。十二孩童如此大。情人佔去忒心傷。傷心觸目真堪恨。恨殺從前計不良。入地上天同着走。何至於懷中至寶落他鄉。名花到手還遭奪。羞殺了汗血心機費一場。想到此間真氣殺。幾乎滾出淚汪汪。好一副滿堂氣色春風面。頃刻間罩上千重九月霜。妙語清談皆氣噎。再不能從容吐納逞雌黃。凌雲耳熟其名號。今又相逢在一堂。慧眼略觀心已悉。雖只是外形溫美極飄揚。顧盼間風流太過兼奇詭。一片兇心內裏藏。既是爾身尋到此。我要洗清兩眼看從旁。看伊再把神通顯。可能殼奪取情人返浙江。彼此心頭俱抱怨。口中竟不敘溫涼。大家袖手呆呆坐。好比泥人對木椿。自到是瑞官先問道。爾剛纔去接的是甚麼詔書。凌雲答道。是皇上召我進京。要伴儲君講讀。瑞官道。爾去也不去。凌雲道。如何去得。當時就在宮中寫了一本。與使臣帶去。奏請必待服滿入朝。此時實難奉旨。所以耽擱了一回。瑞官道。倘或皇上惱起來。便怎麼處。凌雲道。豈不聞君使臣以禮。今皇上仁明。決不見罪的。張綵聽了。想道。好大膽。皇帝都不怕的了。成龍見張綵不動身。就吩咐廚房備飯。張綵此時並不貪圖口腹。實意要認認他們的臥房。所以並不推辭。一回兒飯已擺來。富貴之家。名說便飯。可抵到平等人家盛席了。凌雲起身道。小弟茹素不便相陪。七哥做主。與張先生寬飲數杯罷。說完就往自家房內去了。師徒三個。陪着張綵吃了幾杯。瑞官既怕凌雲責罵。又怕張綵牽纏。只說解手。一溜烟也跑進裏邊去了。張綵忍着氣。只當不知。倒與成龍說幾句閒話。用完了飯。見他們不出來。就起身道。令弟的書房在何處。煩兄引進。相謝一聲。即便告辭了。成龍不知其故。又把他領進來。兄弟二人都。在書房內。唱)不免相迎重坐定。中書舉目再觀張。此房本是書廳室。中間設着一靈牀。左首一間無

隔斷 右首惟將板壁妝 上下方磚多潔淨 欄杆半接映長窗 靠窗書案沉香刻 筆硯縱橫翰墨香 交

椅藤穿純紫竹 花梨書架靠東牆 四扇小桌西邊擺 細鏤描金黑透光 單條畫 挂中央 畫就梅花帶

雪妝 壁上斗方皆素紙 後邊鋪下水磨床 帳幃夏布家機白 雙挂銀鈎鬚淡黃 灰榻牀幃垂及地 簾

穿角枕最清涼 白毡單襯龍鬚席 布被毛青玄色鑲 雖是服中無藻飾 芝蘭之室自芬芳 清幽不許紅

塵入 恍若神仙住玉堂 奸賊看完心暗記 口中假意慢談量 問道是武師臥室居何在 教習回言在外

廂 又問道賢弟而今何處住 瑞官直告不遮藏 (白) 答道與凌雲兄同榻 張綵聽了此言 把眼一斜 啞然笑道

這也妙極了 成龍接口說 可像一對夫妻 我家兄弟好福氣 妻子不會過門 先有個阿舅在這裏 與他抵空 我們那

個及得他 說罷大笑 瑞官正是心煩 又被他這幾句 說得火星直冒 跳起來兜面一掌 成龍躲閃不及 打了得鴿子

翻身 虧得何世威一把擋住 大家又笑了一回 小廝把茶點送進 (白) 中書雖在房中坐 背上渾如着刺芒 勉

強持杯相應接 關心王子細端詳 端然坐 正而方 果然越看越軒昂 言詞顧盼皆英俊 炯炯精神照

四旁 說甚麼皓月精華秋水秀 真是那日之表鳳龍章 向來只曉重瞳眼 今見姿容更出常 端的非爲

凡世種 神仙下降豈荒唐 出胎好色淫邪性 但見了美貌兒童俊女娘 便要胸中生惡念 拿來怎樣快心

腸 偏遇着凌雲這副驚人貌 雖只是美賽瓊瑤玉有光 並沒些可狎可親柔媚態 真個是如天如帝禮煌

煌 焉能再起邪心念 再聞這徧體氤氳降速香 越覺心驚毛骨悚 恍疑入廟見城隍 忠厚者自然敬服

無他意 他是個奸惡之中最不良 既不愛他思結納 自然的越加妒毒恨難忘 不說道自家妄想無分曉

倒腦他奪了情人忒用強 竟似冤家逢狹路 恨不得立時拚命動刀鎗 一茶過後回頭看 將次西山落

太陽 放盞抬身忙作別 成龍還要扯衣裳 (白) 張綵看清了脚路 那裏還肯再坐 凌雲巴不得速去 也不款留

當下一同送出 張綵上轎時 又對瑞官道 賢弟若不棄愚兄 明日可到寓中一敘 瑞官道 不消吩咐 明日一早就來

張綵上轎而去。成龍有些小事，也往外邊去了。兄弟二人回進書房，何世威接着笑道：「我的話可也不差。他果然來了。少爺明日怎樣打發他。凌雲怒目而視道：「這等事情，真是俗語一句，叫做引狗上門。下愚也不肯做。爾這等聰明，偏要弄拙。看爾弄到幾時才罷。」瑞官呆了一回道：「我已認錯在前。爾們埋怨我也無益。就是明日那裏真去回拜他，不過寫一封書，說明本意，等他看看，自然絕望而去了。甚麼大不了的。事也要這般動氣。凌雲冷笑道：「爾便說得這般輕巧。我看此人，乃是奸險不測之輩。未必肯輕輕歇手。只怕不日就有禍事來。還要用心防備防備。」瑞官道：「他不過一介書生，手無縛雞之力，做得出甚麼大事。即使做出來，也有我在此擔待。決不連累別人就是了。」世威道：「這到不然。那廝最會遷怒。先在杭州時，恨殺了我。今日看他的神氣，又像惱了殿下一般。將來若果記仇，必要報在我們身上。爾到也還不妨。」瑞官道：「若尋到爾們，更加是太歲頭上動土。那個怕了他。要爾這般着急。」（唱）瑞官到底是年輕，臨事粗疎不小心。教習搖頭惟有笑，重瞳雖不懼奸人。滿心只把張郎怪，不合輕狂自損名。這邊話且慢云，聽談張綵賊奸臣。一腔怒氣身回寓，書室之中見鮑文。備訴街前逢逸少，看他氣色冷如冰。全然不比當初貌，見我心慌似吃驚。勉強相留陪進內，曾經細認郭凌雲。原來此子雖年幼，體格魁梧已長成。與我身軀相彷彿，儼然是個丈夫形。更兼一派藩王氣，舉止昂昂忒自尊。見我云，就生噴也無半語敘寒溫。想來性格多兇惡，不是寬洪大度人。況且二人同臥起，其中不問可分明。故而逸少將他懼，中道分離變了心。老鮑聞言連拍手，呵呵大笑叫賢甥。（自）這個小廝，我一向原曉得他最是利害的。但事已如此，也不必氣他。且看明日張瑞官來與不來，再作理會罷了。（唱）閒談片刻天將晚，夜飯完時點了燈。張綵閉門歸臥室，千思萬想恨加深。一時怒氣無由解，試取花箋獨自吟。寫就長歌詞一首，言言譏刺可人身。癡心還想張郎到，送與他身自己評。寫罷收藏方纔臥，金鷄唱徹又天明。起身梳洗，解心候。約略時光已過辰，忽見小童飛報道。外來郭府一家丁，口稱特奉張公子。一紙音書要面呈。

(自)張綵吩咐着他進來。不一時小廝把家人引進。叫見已畢。送上一封書來。正是瑞官的親筆。(唱)張綵拆封觀仔細。其中寫得甚清明。大略說當初相見原無意。孰料同居起異心。初次書軒曾反目。當時便擬絕交情。豈期妄想還成疾。命若懸絲旦夕傾。無可奈。假應承。也因堂上畏萱親。前仇不記還相救。婉轉周旋賺脫身。在我問心非負義。尊兄若有智三分。死中得活宜回首。何事迢迢遠相尋。昨爲人前難細剖。今朝有事未登門。一書草草相回覆。卽此無他是本心。向日交情原是假。神前誓約豈爲真。從今勿復稱兄弟。總使相逢是路人。奸賊看完真氣殺。幾乎暈絕走三魂。癡迷半晌方開口。擲下書函嘆幾聲。世上負心雖不少。此人負我不該應。既然如此無他說。只索去開讓彼行。說罷便將詩一首。花箋摺好付來人。(自)說這是一封回書。煩爾帶了來。家人不知甚麼。接書去了。鮑文又從房內走出來。把書看了一遍。這等說來。必要硬做的了。外甥爾也不要動氣。只要等到二更時候。待我撮了他來。與爾成其好事。明日就往家內一逃。若怕他吵鬧。再用些迷藥迷了他。包管施展不出。到得家鄉。已是弄熟的了。孩子家沒甚氣性。包管跟着爾快活一生。郭凌雲任是尖刁。家裏不見了人。也猜不到是爾。這樁無頭公案。也盡被他受用了。張綵笑道。這個除是他不來。若果來了。他原是極愛我的。迷也不用迷他。包管情情願願就同着我走。鮑文道。這等說更加容易。我的妙術。真是百發百中。豈有不來之理。只要耐等半天就是了。張綵信以爲實。果然歡歡喜喜的等候不提。再說家人回到家中。恰好成龍也在書房講話。家人把花箋呈上。瑞官接過扯開看時。成龍與凌雲一齊過來觀看。那裏是甚麼書信。原來是一首長歌。題曰。鳳雙飛。其詞曰。

鳳凰臺下鳳雙飛。雙飛何必雄與雌。靈物有情隨世俗。兩雄並立碧梧枝。子都之美人不識。重瞳偏嗜龍陽色。秦樓仙客被花迷。越國西施因網得。居同寢食出同遊。出水蓮花兩並頭。翡翠同行如燕婉。鴟雛雙舞羨綢繆。恩深愛極情無已。堂上尊親也難止。慙慙密訂兩心堅。生也同歡誓同死。月下吹笙花下歌。春城彈鋏每諧和。玉堂

清似神仙府。却笑金閨擁綺羅。烏衣自古名人後。王謝風流原有舊。昔人安得似今人。奪盡三山二水秀。曩時共枕有潘王。塚樹連枝既渺茫。千載遺風忻復見。隋珠趙璧共輝光。交情盡說雷陳好。今日雷陳更年少。百年膠漆擬相投。天子呼來不奉詔。

（唱）三人看畢詩中意。逸少沉思不出聲。大怒凌雲容變赤。重瞳兩眼迸寒星。花箋擲向塵埃去。何物奸奴喪了心。敢把歪詩謾誚我。胡言亂語太欺人。成龍笑道休錯怪。詩上無非贊爾們。句句通文還達禮。如何爾反大生噴。旁邊走過何無敵。拾起花箋仔細評。看罷顛頭還笑道。七爺爾也欠聰明。此詞一看雖然好。內裏含譏用意深。別句雖歪猶是可。龍陽兩字最難聽。况兼末句尤可惡。雖則雷陳是古人。他却比方今日事。竟言令弟有私情。故而不肯京中去。孝子翻成大罪名。我是粗人猶看出。怎教殿下不生噴。（自）成龍道。即使這般。也不過說他們的實話罷了。龍陽二字。瑞官也擔代得來。算甚麼謾誚。况且還有一說。這張綵。（唱）既然曾在杭州住。八拜之交手足稱。豈比仇家并敵國。爲甚不別竟登程。他又是遙遙千里追尋到。昨日親來拜爾們。老瑞今朝還不去。也不知寫何書札去云云。惹他也把歪詩做。說出希奇絕妙文。我也心中猜着了。必然向日在杭城。與他曾做私情事。所以是耽擱家中怕起身。後被凌雲催不過。若然直認往南京。又防拉扯身難脫。只得是藏頭露尾暗潛行。張綵得知焉肯捨。因此上趕來吃醋把風爭。些微事。最分明。還要遮瞞待怎生。只怕再停三五日。滿城之內盡傳聞。成龍說罷哈哈笑。惱得張郎烈火噴。豎起雙眉開口罵。死囚爾且慢高聲。昨宵他到書房內。是爾全忘熟與生。滿口胡言如放屁。這般家鬼弄家人。外人豈不該謾誚。我正難消氣滿心。打不着他先打爾。說時站起撒衣襟。成龍嚇得心慌了。手捧頭兒脚亂奔。跳出房門逃了去。重瞳切齒恨深深。轉身自取金鐘過。扯詩箋付丙丁。越想越思心越惱。胸膛氣塞面翻青。回身坐在沉香椅。徧體俱麻心似冰。（自）何世威勸

道。這個賊子。原最會妄言造語。然殿下與少爺。真與嫡親手足一般。況且彼此多在童年。有何妨礙。他雖捏造。有那個信他。至於七少爺。更是說耍慣的。從來說。豪傑襟懷。天空海闊。英雄作用。處危若安。若爲了這幾句歪詞。就自家氣壞。可不是先受了奸人的愚弄。殿下且請自寬。只當沒有就是了。何教習雖然如此說。(唱)重睡只覺氣難平。瑞官本姓原通脫。戲耍爲常不顧名。紙上空言何足怪。只因兄長悶沉沉。故而也竟無情趣。這一日閉坐書齋懶出門。慢表郭家兄與弟。再談奸惡舅和甥。一天打點多停當。靜坐書齋到二更。處處關門人睡熟。鮑文就要弄乾坤。中書不敢親觀看。坐在房中側耳聽。老鮑將身庭內立。口中念咒手搖鈴。殘月照。正分明。頃刻風吹陣陣陰。冉冉烏雲空際落。五方五鬼現真形。臉分赤黑青黃白。站立階前請令行。老鮑將言低囑咐。這般如此要當心。(自)五鬼奉令而去。鮑文走進房內。張綵聽得仔細。不勝之喜。還恐等不耐煩。又取些菓品。對坐着吃酒。(唱)淺斟慢酌多時候。聽得譙樓轉了更。同到窗前朝外望。那知無影又無形。心焦張綵低聲道。路隔無多半里程。爲甚此時還不到。莫非五鬼盡無能。(自)鮑文道。不必心焦。大家睡得晚。想是不會人靜。所以五鬼不敢下手。再等一回。少不得就來了。張綵只得依舊坐下。(唱)耐心再飲杯中酒。又把牙牌弄幾巡。消遣多時重側耳。譙樓四鼓已頻頻。莫言不見人兒到。鬼也全無報好音。此際老奸方着急。抽身走出望星辰。如鉤月。漸西沉。南斗欄杆北斗橫。萬籟無聲人悄悄。全風刮體露零零。口中只說該來了。摸耳搔頭四下睜。踱去行來心似火。條焉五鼓又鷄鳴。正當着急無頭腦。忽見東方滾黑雲。飛到庭前飄落地。鮑文一見好忻忻。慌忙走過來相接。指望平空拾寶珍。誰道細觀真可駭。依然是鬼並無人。(自)鮑文大怒道。爾們去了一夜。爲何還沒有人來。五鬼告道。小鬼們奉大師法旨。潛至郭家。尋着臥室。便要進去。那知這房內。滿處紅光。與火光相似。小鬼們毛骨悚然。不能進去。立在窗外。直等到五更。這紅光越往外透。想來牀上有個貴人。小鬼們實難動彈。只得空手而回。望大師恕罪。鮑文聽說氣得啞口無言。立

了一回。東方漸白。只得叱退五鬼。走進房來。張綵此時已在窗眼中望得仔細。聽得分明。氣得要死一樣。見了鮑文道。那郭凌雲不過是個挂名王子。五鬼就這等怕他。如此看來。法術也用沒了。難道竟讓了他不成。(唱)鮑文擺手搖頭道。此事如何擺得成。爾且心中休氣惱。總之有我力擔承。仙傳妙訣非輕可。一法差時二法靈。

今夜拚得行毒手。必須弄死郭凌雲。那時何懼張靈雀。不到伊家床上擎。張綵此時無可奈。到弄得神

枯意索倦沉沉。垂頭喪氣無言語。且向空床伴錦衾。夢裏追尋張逸少。直睡到紅輪西下始翻身。起身

對鏡重梳洗。老鮑還來見外甥。訴說今朝如此做。安眠不用守長更。只消準備香和楮。打點來朝吊孝

行。(白)張綵道。若果如此。我就備一副全副弔禮。也情願的。這裏甥舅二人商議。那邊郭張兩位。影也不知這一夜。

瑞官見凌雲怒氣稍退。方纔到師父房中。與成龍比試比試拳法。(唱)兩個家童跟去看。書齋寂靜少閒人。重

瞳獨坐觀書史。時值三秋已下旬。殘月未升方一鼓。忽聞西北起風聲。飄黃葉。過松林。拔木飛沙萬

馬奔。恍若南山獅子吼。還如北海老龍吟。初時尙遠漸將近。穎悟重瞳忽動心。暗想此時當九月。雖

然風信是該應。然而聽此風聲惡。豈與尋常一例行。必定其中多怪異。莫非風內有妖精。正當袖手思

量處。風到簷前鐵馬鳴。又聽一聲庭內響。猶如巨石半山崩。慌忙按卷凝眸看。火照庭前看得清。見

一凜然高大獸。白毛遍體亮如銀。非牛非馬非羊犬。正是山中百獸尊。掉尾昂頭庭內立。思量舉步進

書廳。此時若遇無能者。早已心慌嚇出魂。幸遇多才王義子。天生智勇兩超羣。當時大怒抬身起。赤

手昂然走出庭。猛虎見人房內出。張牙舞爪閃金睛。伸開兩脚朝前撲。大膽重瞳體更輕。疾地藏身朝

內閃。大蟲未及打翻身。誰知早被賢王子。一把長毛手內擒。大喝一聲朝下捺。此時只當虎爲真。那

知孽畜毫無力。頃刻低頭伏在塵。就地搖頭只一轉。霎時沒了最奇文。腥風血雨今何在。此際重瞳倒

吃驚。仔細低頭朝下看。石塔之下草青青。依稀有物無多大。拾起之時笑倒人。走進書房身坐下。燈

前帳轉再觀看。看官試想爲何物。原來是一隻毛蟲紙剪成。背後有符硃筆畫。約長三寸有餘零。(自凌雲看了。想道。此乃旁門之術。但不知何自而來。想了一回。頓然悟道。曉得了。這張紙就是鮑文的外甥。必定得他母舅的傳授。也有些幻法。昨日做這首歪詩。明曉得說我不動。所以今夜又弄出這些鬼戲來了。不知這些妖魔小怪。只好哄嚇愚人。那裏嚇得動我。我若聲張起來。既不能明正其罪。下人們又多膽小。倒要舉宅驚惶。古語云。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不如只當不知爲妙。打算停當。把硯匣揭開。將這紙虎壓在端硯之下。自己依舊坐下。停一回。瑞官來了。凌雲問道。剛纔這陣大風。來得怪異。爾可曾聽見麼。瑞官道。聽雖聽見。我們打拳熱鬧。不覺十分聽見。況且時已深秋。正是西風當令了。何足爲怪。凌雲道。若是長風。自然不怪。只這一陣。所以爲奇。我還要問爾。那張紙可有甚左道之術否。瑞官笑道。這等人約略有何法術。也要這等多慮多疑。若說這陣風來的奇怪。不過是鬼頭風了。我時時聽見來。爾要管他怎的。凌雲見他這般忽略。便不再言。當夜安然而臥。明日起身。也不提起。只有這。(唱)鮑文老賊真癡想。穩道今宵事已成。早起便差張姓僕。烏衣巷內去探聞。直到了午牌時候方回轉。悄悄將言告主人。小的到他門外去。瞧看郭府衆家丁。羣然出入都歡喜。並不匆忙像死人。又不好開口問人將禍惹。呆呆等到幾時辰。方纔有一衣冠客。想是他家族與親。氣概軒昂從內出。主人相送出牆門。細觀却是乾王子。丰采依然耀眼明。病也全然無半點。如何就說見閻君。中書聽了家人話。氣苦交加百倍增。雙鎖愁眉呼母舅。爲何法術總無靈。羞慚老賊連搓手。呆了多時又出聲。(自)若講這般法術。其實是靈的。爲甚麼忽然不靈起來。連我也不懂。從來說三遭爲定。今夜再使一個絕狠的道兒。若再弄他不倒。這便真是個貴人。只索讓了他罷。(唱)張綵聽他如此說。將疑將信久沉吟。然而自己毫無策。且再由他去一行。九月下旬天漸短。倏而日落又黃昏。不知就裏張公子。又與成龍出二廳。師弟三人同講武。開懷說笑喜盈盈。郭殿下。懶閑行。早早安眠自養神。耳聽外邊多熱鬧。呼兄喚弟叫師尊。談弓說劍無休歇。直到

誰樓轉二更 合眼朦朧方睡去 那知妖孽又來侵 長窗久已牢關閉 忽地推搖若有人 鐵扣銅環都震響 豁然大啓更加驚 帳中驚醒賢王子 連問誰人總不應 疑是瑞官癡作耍 當時舉手出羅衾 揭開帳子瞧瞧看 畫燭生花半隱明 說也希奇真可怕 窗前只見一長人 約高二丈身材闊 髮似硃砂臉靛青 眉掃帚 眼銅鈴 闊口張開賽血盆 上下撩牙橫劍戟 如妖似鬼狀猙獰 鞠躬鑽進窗盤內 慢步搖搖走上廳 大膽包身王義子 口中不語自思尋 凡人有這希奇相 不消說又是妖邪弄鬼神 當下翻身忙坐起 看他到此有何能 長人漸漸挨身過 直到床前步始停 兩眼睜睜朝下看 兇形直欲把人吞 重瞳仰視妖魔面 喝問何方怪與精 燈火尙明人在此 敢於大膽現妖形 長人並不將言答 熟視多時手就伸 利爪如鉤烏漆掌 竟來一把扯衣襟 此番惹發重瞳怒 大喝妖魔敢亂行 舉手將他只一洒 長人一個脚伶仃 翻身跌去朝天仰 頭撞書檯兩脚橫 畫燭銀檯都震倒 滿房烏黑暗昏昏 重瞳急急穿衣起 自向金爐撥火星 點着煤頭吹上燭 低頭滿地去搜尋 團團尋到書檯下 拾起希奇木偶人 背畫硃符長寸二 身塗五彩面旁青 重瞳看畢連聲笑 這等東西有甚能 也要胡纏來見我 只堪懣弄小廝們 筆筒之內將他放 不怕高飛上了雲 自己寬衣仍入臥 少停逸少進房門 重瞳也不和他講正所謂人不知而鬼不聞 張鮑二奸還妄想 巴巴望眼到天明 滿意今夜該成事 又遣家奴探假真 自只等了半晌 早見家人急急趕回 鮑文忙問道 有些意思麼 家人把手亂搖道 影響全無 小的剛纔走到 恰好他騎馬出門 想是拜客去了 還死出甚麼來 張綵聽了 直氣得意懶心灰 鮑文好生不信 又問道 既如此 可也聽見他們說 夜裏見甚麼來 家人道 小的也曾留心他們 却並不說起 所以只好回來了 鮑文聽罷 也氣得目瞪口呆 毫無理會之處 到是鮑亨在隔壁聽得分明 走過來 呵呵大笑道 爹爹爾這些手脚 原是白來的 要曉得木人紙虎 都是有名無實的東西 就使嚇人也只好嚇嚇那小膽的 若遇着大膽的 那裏嚇得動他 我在前已料定是沒用的 只

恐爾老人家發火。所以不曾阻擋。如今已弄到力竭計窮。莫若與做兒子的商議商議。或者能替爾翻一翻本。也未可知。鮑文嘆一口氣道。我也委實沒法了。爾若能替我翻本。自然絕妙。但不知如何翻法。張綵道。表弟若有計較。試且說來。愚兄洗耳恭聽。鮑亨道。只是經着我。便要做實實落落的事。爾們不可害怕。鮑文道。實落怎樣。快些說出來。鮑亨道。不瞞老表兄說。小弟自負着一身本領。飛簷走壁。也算慣家。爾若必要這孩子。只消等到晚間。待小弟單身仗劍。竟到郭家。像捉小雞一般拿來。送爾便了。可是實實落落的麼。張綵沉吟方答道。雖然賢弟手高能。只恐怕他們兩個同牀睡。自假使逸少不做聲罷了。唱。怎保凌雲夢不醒。倘或高聲呼捉賊。必然奴僕擁成羣。世威本事非低小。怎能假任爾提人出了門。鮑二聞言哈哈笑。爾身總是一書生。多疑多慮兼多畏。所以常常事不成。殊不知我到他家須半夜。任他王子與王孫。見了我形容古怪刀如雪。要命時誰敢開言喊一聲。若果無知還喊叫。他家奴僕總如林。穿衣也要多時候。我已將他一劍分。扯了孩童同上屋。何消動手去開門。至於甚麼何無敵。索性哈喇斷了根。任是侯門深似海。區區有力效崑崙。管教盜取紅綃到。爾只要坐享風流等做親。張綵聽他誇大口。信爲手段實精明。不覺得滿腔氣苦翻成笑。立起身來對鮑亨。四揖深深先致謝。愚兄俗眼更凡睛。豈知表弟真英傑。俠氣凌雲貫斗星。若果佳人能再得。爲兄不啻死重生。他年富貴當相共。衣食平安報此恩。自鮑亨笑道。大丈夫路見不平。尚且挾刀相助。何況嫡表弟兄。切不可這般客套。鮑文也歡喜道。好兒子。有志氣。爾若能殺了何世威。替父親爭氣的了。張綵道。就是那郭凌雲也可惡得緊。表弟若可殺只管殺了他。也免了後患。鮑亨道。不消吩咐。不消償命的人。我也樂得殺幾個。暢快暢快。有何難哉。唱。三個奸徒同計較。正所謂豺狼結隊虎成羣。些微小怨思相殺。不怕當頭動鬼神。商議完時還飲酒。安心只等日西沉。這一日成龍擺酒書房內。整理黃花數十盆。相請師尊并逸少。獨有那凌雲戒酒又除葷。因而不在此中坐。自這師徒三個好不興頭。唱。暢飲豪呼酒滿斟。

直到黃昏方散席。張郎吃得醉醺醺。世威相送歸房內。不脫衣衫床上橫。(自)凌雲見他大醉。也不去動他。世威又坐下閑講一回。聽得譙樓上轉了二更。方纔別去。凌雲將要眠時。忽然轉念道。前日昨宵這兩番鬼戲。雖然動不得我。只怕這張綵還未必輸心。從來說事不過三。今夜必定還有些技藝。或者比前兇狠。我到不可不防。當時吩咐兩個小童。一齊退去。自己虛掩房門。大開窗口。檯上點起兩枝畫燭。身上換了一件短袍。腰懸寶劍。端坐而待。其時鮑亨已結束停當。等到三更。悄然出戶。(唱)恰好半規殘月起。街坊寂靜少人行。一程來到烏衣巷。郭府門牆認得清。走壁飛簷曾習學。飛身上屋賽飛騰。聲悄悄。步輕輕。行過廳堂四五層。忽見前邊燈火亮。當時立定眼觀睜。原來對面書房內。大啓長窗一望明。畫燭成雙抬上照。金爐之內好香焚。一身正坐身朝外。束髮銀冠白玉簪。黑布爲衣真孝服。想來就是郭凌雲。低垂鳳目將書看。未識重瞳怎樣生。只見他兩道長眉朝上豎。一團白面似寒冰。果然氣像多奇偉。不比尋常稚子形。但不知此際因何還不睡。莫非送死等時辰。既來豈可將他懼。放胆飛身跳下庭。大步昂然朝內走。重瞳耳內已聞聲。(自)舉眼一看。只見天井內走進一個人來。頭戴烏緞包巾。身穿綠綢短襖。大紅褲子。薄底皮靴。黑面無鬚。濃眉豹眼。手提一口扑刀。好一派兇惡之相。心下想道。這個不像木人。竟是刺客來了。便放了書。按劍而坐。口裏也並不做聲。鮑亨走進來。見他端然不動。到覺希奇。立住了問道。爾這廝可就是王義子郭永忠麼。凌雲道。然也。汝是何人。三更半夜。仗劍而行。敢是要借我些財帛麼。鮑亨聽他口氣不凡。免不得也要做些身分的了。(唱)提刀在手將言答。爾不要錯看英雄當小人。俺雖是生長江湖稱好漢。此來並不爲金銀。只因耳聽人傳說。浙省張公是翰林。有子瑞官年十一。姿容俊美勝欽裙。向來在爾家中住。因此上引動爺爺好色心。黑夜提刀非作賊。特來問爾借奇珍。爾身若是知時務。不用心慌與肉疼。好好叫他隨了去。俺家却也見高情。止不過三天五日原還爾。若做那打草驚蛇發喊聲。激得爺爺心內惱。就把爾一刀兩段送幽冥。爾今自己思

量去 禍福關頭要小心 賊子猖狂誇大口 重瞳一聽已知音 幾聲冷笑還搖首 此語如何入耳聽 若要金銀吾儘有 賞伊十萬也平平 至於逸少張公子 是我連枝手足親 玉友金昆非易得 焉能送爾做人情 知事者急宜退去休多講 若果行強動殺心 寧把我頭拿了去 此言斷斷不應承 說完站起身離位 大怒粗蠻一鮑亨 (自)罵道。我是先禮後兵。爾到這等不知好歹。饒爾帶着兵器。我也不愁。我就取爾的首級。有何難處。照刀罷。(唱)口中喝 刀就飛 思量一着佔先機 那知王子全無畏 閃過身軀劍也提 劈面交還來得快 鮑亨縮去未沾肌 排開地位重施展 刀劍交加步急移 幸喜廳房多闊大 中間好作戰場基 這邊的朴刀砍去風侵面 那邊的寶劍揮來雪滿衣 這邊的妄想成功空用力 那邊的有心捉賊運神機 往來未久方二合 鮑二原來本事低 况且心粗無智識 小覷他年華未長貴家兒 手中刀法微疎漏 王子聰明已得知 一劍如飛乘隙到 鮑亨欲架已嫌遲 可憐左腿當災晦 褲子雖穿豈鐵皮 直透肌膚將骨斷 此回鐵漢也難支 一聲呵哨頭昏暈 跌倒塵埃血染泥 殿下飛身忙趕過 兜胸喘倒像田雞 先將手內鋼刀奪 然後高聲喚小廝 小使夢中忙答應 不知有甚是和非 亂穿衣服開門出 推進書房見少爺 捉住一人知是賊 張惶喊叫走東西 這一回方才驚醒張靈雀 床上伸腰展四肢 口說因何如此鬧 起來一看也驚疑 下床急把凌雲問 此賊何來狀貌奇 王子匆忙猶未應 家人聽說有偷兒 拖刀曳棒紛紛到 更有廂房何武師 頃刻間燈火滿堂人簇擁 藤繩鐵索取齊齊 鮑亨縱有千觔力 此刻焉能插翅飛 閉眼吞聲憑細綁 赤條條剝去了上身衣 這時候中堂內宅都知道 發火連天七少爺 也是開門跑出外 手中還把棍來提 (自)衆人把鮑亨綁在天井內一棵樹上。何世威提起燈籠。仔細把他一照。不覺驚道。這廝打扮不像偷兒。且手持利刃。竟是強盜了。請問殿下。怎生捉住他的。凌雲此時料得不能再隱。便指着瑞官道。豈止強盜。此賊竟是個崑崙。特爲盜爾而來的。若不是我早早防備。我的性命。已歸烏有。爾的身軀。也到張探

那邊去了。瑞官驚笑道：「這也太奇了！他曾對爾說，張綵遣來的麼？」凌雲道：「他雖不說，我早已知之，就把鮑亨口內之言，并前兩夜木人紙虎之事，從頭說了一遍道：『以此看來，豈不全是張綵的手段？除此之外，我還有甚麼仇家要這般害我？』」（唱）重瞳說罷通篇話，教習連稱理有之。莽撞成龍都信了，只有個瑞官心內尚狐疑。走來又把奸人問，到底如何實也虛。鮑二耳中親聽得，方纔懊悔自家癡。凌雲果是尖刁客，前日爹爹把法施。早被他身都破了，旁人兀自未聞知。睜睛又看張靈雀，真個姿容世所希。無怪表兄常記憶，奈何天不助區區。此時若把真情說，却不要三命同休在一時。害了他人難救我，（白）莫若做個硬漢。（唱）抵椿一死獨支持。（白）所以一口咬定，是自家主意，並沒有甚麼主使之人。瑞官又問道：「爾姓甚名誰？」鮑亨道：「我從來沒有名姓，要殺要剮，總由爾們。只管問我怎的？」成龍大怒道：「爾不說明，我們難道就罷了不成？」叫家將們取鞭子過來着實打。偏要他招出來，何世威道：「這件事少不得要經官，我們到不必私行拷打，且待官府去審出來罷了。」（唱）一班僕從都稱善，且待天明報曉雞。送往縣中求訊問，必然夾打畫供詞。重瞳聽說連搖手，此等情由最細微。又未刼財并殺命，何須跋涉動官司。我今決意將他放，不怕他明日重來把我欺。（白）瑞官道：「這又是甚麼意思？」世威道：「想是殿下要積些陰功，成龍大叫道：『甚麼陰功？爾不報待我去報。』凌雲道：『爾們都不曾明白。』可到房內來講，師徒三個果然跟進房來。凌雲悄然說道：『這個賊奴雖然低賴，然而依我裁度，必是張綵主使無疑。若送官嚴刑拷打，自然要追究得出的。』」（唱）只怕奸賊聞風先遁走，況且他也曾七品做中書。當今執事諸官長，誰不通情受賄遺。未必肯將他抵罪，倒惹得一場笑柄衆稱奇。說來總爲他身上，真假誰分暗裏私。我受汗名也罷了，并連叔父也遭讖。與其自取非常辱，莫若寬洪剩有餘。放此賊奴身去了，免教帶葉又牽枝。重瞳解釋真明透，師弟三人盡醒迷。面面相觀頭亂點，世威又乃叫賢徒。（白）是便是這等乾淨，只恐張綵那厮不知進退。我門歇了他，還要胡纏。依小可想來，也須略顯些手段，叫他退去了方妙。凌雲道：「這個自然就

向瑞官道。張綵送爾那口劍。可拿來還了他。爾要用時。我處儘有。瑞官只得取出來。凌雲又把那木人紙虎包做一處。喚兩個家將。吩咐道。爾們把他押到張中書寓所。放他進去。再退在左近些。看他們作何動靜。再來回報。(唱)吩咐罷。步重移。來到庭前雞正啼。手指鮑亨開口道。若照爾昨宵大膽敢爲非。入門行刺原該斬。我只爲念爾無能力更微。與我既非仇與敵。想來也是一時愚。聽人驅遣投羅網。因此開恩赦了你。信物兩椿并一劍。好生帶去莫忘遺。送交主使之人看。道我匆忙未寫書。致意他好把邪心收拾過。整裝作速轉鄉閩。若然在此終非妙。莫弄到大禍臨身悔也遲。說罷回頭呼衆僕。當庭放綁給還衣。鮑亨不解玄中妙。兩眼睜睜莫措辭。且喜留生真有幸。只嫌左腿血淋漓。筋傷骨損難行動。還虧得兩個家丁賽虎熊。扶出門牆天已亮。街坊一路走如飛。(自)直到張綵的寓所。却好已開了門。家將就放了手。把紙包替他揣在懷中。寶劍橫在背上說。爾自進去罷。我們去了。鮑亨只得扶牆摸壁。一步步挨進裏面來。(唱)聽談甥舅雙奸賊。一夜呆呆望眼迷。直到五更人不轉。正在那心慌意急亂猜疑。天明早早開門出。等候無多只片時。忽見鮑亨從外入。面龐失色像沙泥。巾歪戴。襖斜披。曲背灣腰脚步遲。袴上淋淋鮮血滴。英雄氣象沒毫釐。正所謂入門休問榮枯事。但只看容顏便得知。張綵目覩心大駭。鮑文着急問親兒。爲何這等戎模樣。莫是無功反受欺。(自)鮑亨掙到椅邊的榻上坐下。仰着頭。閉着眼。把手亂搖。一句話也說不出。甥舅兩個急得頭腦全無。眼睜睜呆了半晌。鮑亨定了神。方纔開口道。罷了罷了。一條性命在虎口內逃出來的了。張綵道。到底怎麼講。(唱)鮑二搖頭連嘆息。我今出醜臉無皮。就把那夜來之事滔滔述。誰料重瞳賊小斯。年紀雖輕真個勇。竟把我輕輕捉住像田雞。脫衣綑綁將供問。我雖是一口原供沒改移。嚼鐵斬釘惟自認。怎奈他已經識透內中機。差人押送回回轉。帶一口寶劍前來送與伊。更有紙包懷內揣。不知包着甚東西。爾們拿去瞧瞧看。或是金銀共寶珠。(自)二人聽了。已嚇得啞口無言。鮑亨又從背上拔下寶劍。懷中取

出紙包。張綵把劍一看。就是自己在杭州買了送與瑞官的。再把紙包解開。認得木人紙虎。乃是母舅之物。越嚇得一身冷汗。滿面通紅。呆了半晌。不覺流出淚來道。罷了罷了。怎麼我們的智力才情。都出在那小子之下。看他寄還此劍。明是趕我起身。我若不去。也要就還我一劍之意。如今已是計窮力竭。難道真個把性命去拚他。只得也要回去的了。鮑文道。不差。不差。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只不知爾竟回家裏去。還是到我家去走走。張綵嘆道。出門時候。原打算望了母舅回轉家鄉。再進京去的。(唱)只爲杭州擔擱久。如今已是暮秋時。何心再玩闌中景。路遠尤難到陝西。只好寄書家內曉。一行就此進京師。同年故舊方方有。不怕前程乏路資。母舅若無他處往。與甥同去是何如。鮑文點首連稱妙。我在京中名最馳。別處怎如京內好。自然同去最相宜。當時就取刀瘡藥。更有靈膏是象皮。敷治親兒停了痛。一餐早飯共充饑。心焦似火嫌耳慢。打捲行囊僱馬騎。出了南京城一座。揚鞭縱轡走長堤。鮑家父子猶還可。張綵胸中結亂絲。一路走。一路思。傷心切切。慘離離。出門曾記春花放。轉眼秋殘菊又稀。陣陣金風隨地捲。飄飄黃葉滿天飛。淒涼景色侵人目。萬種愁懷宋玉知。輾轉思量真欲哭。咬牙越恨郭家兒。恃強獨把名花占。今日區區受爾欺。豈肯輕輕丟腦後。少不得冤仇報復在他時。那怕爾當今義子非常貴。那怕爾指日封王拜玉墀。那怕爾目有重瞳如項羽。那怕爾拔山舉鼎最雄奇。我身也是男兒漢。縱使文人力不齊。不能殺手刀伊身頭落地。也會請他人出力共扶持。十方盡把干戈伏。少不得逼得烏江路徑迷。撇下恩情拋富貴。楚歌聲裏嘆虞姬。那時節。試看籠內張靈雀。終傍誰家門戶棲。賽六郎飲恨而行今按下。郭家家將盡聞知。回來細稟東人曉。口健成龍活像癡。又是一樁生意到。朝朝串念口調皮。重瞳雖喜仇人退。終爲那事涉邪陰惹笑。譏。悶結胸膛常不樂。時時短嘆更長吁。世威不住旁邊勸。(自)張瑞官經了這場風浪也覺得。(唱)意願心灰少笑嬉。整日端端家內坐。若非講武卽觀書。等閑不敢將門出。親近無非友與師。作戲逢場都不到。

恐防又惹是非 這還是祖宗積德陰功大 雖遇奸人禍不貽 下回開場君請聽 一般的年輕美貌宦家兒 只因乃父多淫孽 天遣償還事更奇

第五回 老豔引狂蜂累及柔枝遭損折 姣花避急雨終逢浪蝶飽偷香

(唱)柳烟桃露剪春衣 疑謫人間是也非 花魄已消焉敢妬 月魂欲動定相依 若教看去應須死 秀許餐時自不饑 爲問荀郎何處在 香飄綺席轉霏微 前書表過張靈雀 郭府安居莫再提 秋去冬來年又過 話分兩處說京師 原算個場中正脚非旁借 作孽前因衆已知 革職爲民白知縣 南京曾產一孩兒 後來挈眷歸京內 忽忽而今七載零 只爲那前世冤家難解脫 一日間公郎口出怪言詞 進忠驚氣交相集 斷送殘生只片時 這一位繼室夫人徐奶奶 朝朝氣苦哭啼啼 明知冤鬼來追命 不想將來作靠依 就把他今日打來明日罵 將他也要送陰司 那曉他命中不注身亡早 偏遇將軍沐老爺 白進忠一向在他門下走 他乃是日常最喜這孩兒 今聞其母常陵虐 豈忍旁觀不一攜 親身來把徐氏勸 自古道死生前定莫多疑 領其雙慶歸家內 又給家常柴米貲 徐氏爲因這一着 思量倒不怪孩兒 運高遇得公侯愛 帶挈全家有食衣 他既不來沾累我 樂得個從其尊命放寬些 兇心收轉容顏變 又虧這位沐公爺 良心尙有非全昧 終念他也是名門宦室裔 况且年華方幼小 果然體弱不勝衣 因此上只供賞玩如奇貨 未忍摧殘折嫩枝 (白)這等事情 雖是旁觀不雅 然而據我算來 還是造化 白無雙他若總是這般過了一世也就罷了 (唱)怎奈他命裏生成該入賤 那怕你貴人垂手力提攜 五年好運都交過 卽日生災要落泥 新歲方交正月內 忽有那番兵入寇犯邊隅 大同宣府皆傳警 告急飛章達帝畿 天子攢眉憂國患朝 臣交口議興師 將才獨點中軍帥 統領團營衆虎貔 將勇兵精糧餉足 元宵未過雪霏霏 教

場發炮三軍動。馬虎人龍蔽日旂。白如玉自傍沐公過五載。未嘗經過久分離。今聞出塞征胡虜。孩子心腸只是癡。涕泣相隨衣盡溼。問他何日是歸期。又言駙馬多兇狠。并有房中各位姨。你不在家無所畏。必然要把我來欺。我今只好歸家內。不到書房來念書。溺愛不明沐都督。也防家內衆妻兒。當時許允連稱善。你就回家住幾時。蠢爾荆蠻非大敵。若然剿滅就班師。想來不過端陽後。再到書房也不遲。(白)無雙聽了。纔得放心。當日送別沐公。就搬回家內。白奶奶只得在房樓之下。另設一房。與他住下。三餐供養。着實殷勤。女兒如花。又是往舅家去了。沒人與他爭長競短。無雙到也過得稱心。只難爲了這位老母。(唱)雖不同房終礙眼。怎能把情人招引上扶梯。(白)只好自家出外。去尋要尋要。(唱)正當正月二十日。有個尼菴佛會期。女客紛紛都會集。燒香作福禮菩提。白奶奶喜孜孜。打扮猶如花一枝。也到菴中來赴會。大雄寶殿聚羣雌。拈香已畢同閒講。半是新交半舊知。內有山東俞奶奶。年方四十未多餘。其夫也算朝中貴。千戶將軍屬錦衣。見了這利口能言白奶奶。一番講論甚投機。講到他母家韓姓邯鄲籍。又與白進忠瓜葛之親略有些。傾蓋交歡真熱鬧。果然妖怪對狐狸。俞家最與菴相近。齋過相辭衆女尼。不用轎不用車。雙雙挽手過街西。不多幾步來俞宅。大廈高堂也不低。千戶未回男客少。內房直進啓朱扉。又有個老尼女客來相接。兩鬢蕭蕭白如絲。乃是錦衣疎族孀。家貧夫死又無兒。半生膳養虧賢姪。年紀雖高倒入時。相見分賓同坐下。賭經說起更相宜。只嫌人少還無興。且把香茶用一卮。打點三家將就要。書中又把一人提。看書的必須着眼休輕忽。只爲其人起禍基。小事牽連成大患。戲文百出最新奇。直弄到天翻地覆長城動。莫與閒人一例批。欲問他身名與姓。不妨先告列公知。(引)邯鄲城內游俠子。自矜生長邯鄲里。千場縱博未曾窮。幾處報仇身不死。自家張起鵠表字冲霄。北直廣平府邯鄲縣人也。家世頗富。坐買京城。只恨父親在日。不務生理。家貲費盡。貧病而亡。留下俺與母親韓氏。託與一個白進忠養贍。不料這白

進忠也是個混帳小人。竟把俺母親佔住。好像妻子一般。俺彼時尚在幼年。不知好歹。非但認他爲父。并且吃了他多少虧。思之切齒。後來母親死後。俺已長成。賭氣不與他同住。自投一個有名教習。何世威爲師。回到邯鄲居住。本意原要學些本事。去賞他一刀。報仇雪恥。誰料過得不久。他就死了。雖然省些氣力。總是便宜了他。俺在家鄉數載。亦學得武藝精明。前年二十歲上。就入了武學。怎奈這何世威又不是好人。與俺始雖契合。後復難堪。想來跟著他。也非良策。因此去年回到杭州。故意在酒店裏闖出些小禍。撇下他做個當頭。自己逃回京內。訪着姨夫俞大業。新任錦衣千戶。就來投奔他。多感母姨留住。將近過了一年。這些舊事。都不在話下。今日在外邊飲酒回來。聽見門上人說。母姨在尼菴裏。同來一位女客。就是白進忠死鬼的渾家。倒生得十分俊俏。更兼頗有聲名。竟是個半開門的私貨。俺幼年時候。竟不曾認得他。如今既到此間。豈可當面錯過。不免闖將進去。賞鑑一回。若果有些意思。就與他勾搭上手。也好報報從前之恨。豈不快哉。(唱)好一個淫兇惡少勝豺狼。起意原來就不良。反着手兒朝內走。一心只想看姣姣。白奶奶。在後堂。飲過清茶一道香。韓氏又將衣服換。俞家老太急忙忙。正當湊興催登局。忽聽得踢橐靴聲響近房。高唱幾聲燕趙曲。推簾走進少年郎。妖嬈假意抽身避。韓氏拖牢說不妨。是我外甥常在此。年輕還是小兒腔。等他拜見何妨礙。恰好湊數同來賭一場。張起鵠聽見娘姨如此說。卽刻是深深作揖笑容妝。一雙色眼尖如賊。腳上瞧看到面龐。看了之時心大喜。果然丰彩甚悠揚。年雖半老容如少。怪得開門好做娼。奶奶低頭回四福。也將俏眼細觀張。只見他剪絨巾上紅纓舞。綠緞袍兒跨馬長。錦帶拴腰靴襯足。一團白臉似銀裝。鼻兒直。口兒方。刷添雙眉眼放光。鬢擁烏雲鬚未有。身材凜凜氣昂昂。心中也覺生歡喜。禮畢仍然坐在旁。滿面添花腰慢擺。與男人兜兜搭搭技之常。問其姓名并家世。起鵠從頭說細詳。(自)奶奶笑道。這等說來。說是昔年與先夫相好。張九叔的令郎了。(唱)一向聞名今識面。果然生得貌堂堂。將來豈比尋常輩。定是王家一棟梁。這幾句贊得淫徒

真快活。看來合拍好商量。錦衣奶奶搖頭道：「這無益閒文慢講章。脚色既齊休坐等。」叫丫環立刻擺壇場。紅氍毹鋪下還相問。賭具應該用那椿。(白)張起鵠立起來說道：「外甥今日買得一副馬吊牌。到也清爽滑澤。就鬪馬吊罷。說畢就在靴桶內摸出來。放在桌上一撻道：「好麼。俞奶奶道：「果然不錯。就鬪起來罷。白奶奶道：「只是奴家不曾帶得本錢。要借府上的了。」(唱)韓氏回言何用說。登時推坐各依方。現錢配足非籌馬。各逞心機鬪力強。半晌看看時近酉。僕婦們點心整備進閨房。便從桌上相同吃。吃過依然捏紙張。白奶奶。是淫娼。一向原非大眼眶。見了男人都是好。高低不論總相當。今朝喜遇邯鄲客。雖沒有潘岳丰姿韓壽香。却也是面目身材都可取。精神氣概更非常。叫他怎不心中愛。手捏牌兒暗忖量。昔日常聞夫主說。與他母子慣同床。惹奴好不小心中恨。恨要拿來搗幾鎗。誰道今朝親覷面。形容長得恁軒昂。料來有力雄如虎。所以青年入武庠。若得與他成好事。必然勝過衆情郎。這也是丈夫欠下風流債。禮上原該奴抵償。想到魂消風月處。聽他說笑也歡腸。忙尋趣話來相接。賣出那萬種風流不可當。骨節全無張起鵠。本來生性極猖狂。禮義廉恥非其有。奸盜邪淫最在行。陌路相逢姣子女。尙且要無風起浪睛思量。青春女子應該極。半老佳人也耍管。禁得這騷態雌兒同坐席。一心早已費周章。眼光只射妖狐面。(白)所以這些神情意氣。(唱)一看分明不用講。雖不知日後私情成與否。先把他綽些小趣有何妨。串把戲。會排場。雜話連篇短又長。這眼睛四露凶光雖可怕。所奇者偏能一笑引紅妝。拿紙牌常常帶捏纖纖手。拾銅錢每每低頭往下張。甚至于扯過金蓮雙腿夾。險些把弓鞋剝去抗棍檔。那妖嬈暗喜淫徒真識趣。越發春風透面龐。俏眼迷齊身靠桌。由他搬得軟洋洋。同撻二女焉知道。真個輸來像眼盲。正是開心真入調。(白)不防俞奶奶輸極了。要立起來。(唱)拖開椅子抖衣裳。紅裙誤被賢甥踏。罵一聲短命冤家。又不僵。脚蹠一張全佔去。還要橫叉豎踢到那邊廂。恨不過賞他一脚朝前踢。(白)那知外甥不會踢着。

倒把這位新來的賭友踢得個（唱）小腿生疼骨要傷。只得放開齊縮過。張起鵠仰天大笑拍胸膛。牌兒擲下娘姨叫。枉做夫人欠大方。也不知買命錢兒輸幾個。就放出這般極品不堂皇。眼前不怕新來客。若被他回去談談像甚腔。（白）白奶奶笑道。我是從來不會說人。然而鬪馬吊。却要講品的。張大爺原不該這等囉哩的。起鵠道。倒是我囉哩。真是女人只幫女人了。俞奶奶喝道。你這囚犯女人自然幫女人。難道倒幫着你起鵠道。這也自然。（唱）老太連稱休要鬧。姪媳是本來馬吊不爲強。既然輸了休重鬪。倒不如番局重新趕老羊。起鵠聞言還大笑。老人家多謝你又費心腸。（白）若要趕老羊。不如直截拿銀子送與我罷。更加不必費手費脚了。白奶奶道。這個口且請慢誇。即使真正精工。也決沒人肯把銀子白送與你的道理呀。俞奶奶道。這孩子滿口胡說。那個作他的準。總要試出來纔見的。（唱）當時便把牌收去。立刻翻新又一椿。骰子骰盆擡上擺。錢錢抖散響叮噹。大家比色丟三子。恰是冲霄做了莊。看着三人排大注。欣然舉手袖兒揚。呼盧喝雉師傅妙。正可拿贏入賭場。一擲之間直有趣。三么十七在中央。此回拍手高聲笑。到底區區手段強。你們也該心輸服。快些拿來休要藏。說時便向擡間擄。韓氏生噴劈手擋。（白）啐。你這瘋畜生。不過擲了個十七點罷了。難道別人就趕不出甚麼色道的。或是十五六點。也不要全輸。怎麼就想一齊擄去。這等心狠。將來必要做强盜的。起鵠道。賭錢原是想贏。有甚心狠不心狠。若像表弟一般一味濫賭。走出去有一百送一。有一千送一。也

不見得那個說他是善人君子。幾遭輸得精光。被人把衣裳都剝了去。我見了氣不過。替他丟一頓打。奪了回來。那知他歇不到三天。又同着這班人去了。這是沒志氣的獸子。我所以近來再不同他去了。有這等娘。自然就養出這等兒子來。俞太太道。你好你好。所以不像你那賭濫的父親。看來倒要在賭場上。翻出家常來的了。白奶奶道。這虧煞投了那何世威好師傅。所以教得精明。不難也。難保不濫。起鵠笑道。罷了。你們三家子。紅頭赤頸的。朝着我喊。無非爭此一趕而已。如今你們就趕去。俞太太道。怕我不趕。綽起骰子來。一個虎勢丟下去。就是七點。起鵠笑得打跌。

道。何如。老太婆先輸了。怕你們還不送來。俞奶奶道。不相信。難道我做娘姨的。都贏你不動麼。立起來趕了半晌。剛剛趕個十四點。氣得幾乎發昏。對白奶奶道。真正不必趕了。你也捨與他罷。白奶奶笑道。我這擲定贏。張大爺却要與你另外賂些采。我若贏了。要贏雙倍。若輸了。也輸雙倍。與你何如。起鵠道。豈只如此而已。喏。奶奶你若這擲。真會趁贏了。在下情願拜你做了乾娘。俞奶奶接口道。他若輸了你呢。就叫你乾爹不成。起鵠道。這是不敢。只要好聽些的。也就罷了。(唱)白奶奶 喜洋洋 也不慌來也不忙 俊眼睜睜頭一側 手搖骰子看穹蒼 口裏不知說幾句含糊話 丟下盆中响叮噹 看了不由人不嚇(自)乃是三個六。二個紅。那一子還在中間滴溜溜滾。白奶奶也吃了一驚。連忙把手指着。脆啞啞的聲音。喝一聲。四。這骰子真也奇怪。(唱)應口的擺成四六好分相 這時候頓然滿面生光彩 笑得俞家的老小夫人像發狂 四手齊拖張起鵠 殺坏手段在何方 漢子說話無翻悔 快快低頭拜老堂 起鵠自知難發賴 從來花串戲文場 連聲答應哈哈笑 跪倒妖嬈小脚旁 金山倒 玉桂橫 响頭四磕叫乾娘 好一個發鬆有趣無雙母(自)我那兒阿罷了。(唱)雙手挽扶心愛郎 笑滾一團真趣煞 聲音响徹震華堂 正當脫骨開心處 來了個報事丫環叫採芳 連聲大叫並奶奶 老爺回府進香房 聞知有客方停步 此一刻睡在書房要滾湯(自)俞奶奶道。今日爲何這等早。口渴怎不吃茶。丫環道。身子像有些不自在。白奶奶道。何不就叫請進來。張起鵠跌足道。我的令堂。你還不曾曉得。我家這姨夫。是個怕破的和尙。請他進來坐的。也不會與你扳談。況且有了些貴恙。是越發鈍氣逼人的了。我們歇了罷。就把骰子一綽。骰盆去望毡單裏一包。叫丫頭拿椅子掇開去。掃掃地。好等老爺進來。白奶奶道。如此奴家只得告辭了。改日再來。俞奶奶聞得丈夫有病。也不便留人。(唱)約期改日重歡聚 相送殷勤出內堂 妖婦心牽張起鵠 霎時分手甚快快 一雙俏眼頻四顧 起鵠知情也挂腸 送到門前方立定 車兒早已候街坊 白奶奶登車以後還叮囑。若是明朝不甚忙。可到家下來走走 吃盃酒共談量 冲霄會意顛頭應 自轉書房且慢商 奶奶到

家天已暮。丫頭服事換衣裳。娘兒講句閒文話。夜飯完時進了房。寬衣服。上牙牀。斜眠繡枕對銀缸。寒衾獨擁難成夢。只想俞家這小張。初次相逢如舊識。般般舉止合奴腸。兩邊既已心相照。何懼山高水又長。明日來時休錯過。好爲雲雨赴高唐。他既得無爹無母無妻小。正好將來家內藏。暮樂朝歡隨我意。把這些舊人斷絕也無妨。思量定。喜非常。只怪紅輪不放光。向日歡娛嫌夜短。今宵寂寞恨更長。翻來覆去渾難定。直到金雞報隔牆。力倦神疲方睡去。醒來紅日滿紗窗。慌忙下榻衣穿好。面對菱花細細妝。下得樓梯將近午。無雙立起叫護堂。奶奶見了兒子。心內思量。少刻這人要來。他雖管我不得。到底也有些不便。須要遣他出去爲妙。就假意問道。雙慶。你如今既不讀書。坐在家裏。我看你也氣悶。何不往外邊走走。也好散散心神。無雙道。我便有些氣悶。但不知甚麼所在好頑。并且沒人同去。奶奶道。你若要去。何慮沒人陪爾。就着丫頭喚火夫進來問道。少爺在家裏坐着氣悶。你可有甚麼附近好頑的所在。領他出去頑頑。火夫道。有這裏城隍廟中。定國公徐府裏。許下三本謝神戲。恰好今日開檯。我領少爺去看就是了。奶奶道。既如此。吃了飯。就同他去罷。火夫答應一聲。慌忙出去。同着無雙的乳娘孟嫂子。趕緊做起飯來。吃了。奶奶又取了一百大錢。與兒子說。帶去買些食物。無雙笑道。零碎銀子。孩兒自有。不要母親的了。說罷。就換了衣服。帶着小使枝桂。就是孟乳娘的兒子。火夫引路。歡歡喜喜。同往城隍廟中去了。娘娘又喚門上老兒進來。吩咐道。少刻若有個姓張的後生來。他是我新過繼的乾兒子。你不可阻攔他。速領來見我。這門公是服役有年。就與那娼家走使一樣。深知主母的行事。專管招接客人。噫。連聲答應匆匆走。坐在門前心自當。話表邯鄲張起鵠。一宵也是想乾娘。朝來反是昏昏睡。直到那飯熟之時始下牀。又想昨宵這件事。他曾約我去張張。我今左右閒無事。何不單身去一行。他既有心深愛我。今朝不是賭錢場。留茶留酒何消說。留我同眠也理當。料不空回并白轉。管教唾手效鴛鴦。一番打點多歡喜。飯罷匆匆入內堂。見過母姨身不坐。一番虛話假堂皇。假說道剛纔

朋友差人到。說有疑難事一樁。要請外甥商議去。夫人笑道：你妝腔（自）你既不歡喜坐在家裏。儘管出去就是了。甚麼朋友不朋友。疑難不疑難。起鴿道：出去原是平常。但恐議這樁事難成。或者要留住幾天。所以特來告稟。若外甥到晚不回。便是住在外邊的了。母姨不必着人守候。奶奶道：這明是昨日贏了幾吊錢。所以急到姨子家去。出脫罷了。我也不管你。張起鴿笑了一聲。轉身出外。也不騎馬。步行出門。一向原是認得白家。住在沐都督府裏。對過一里之間。早已到了門首。見石墩上坐着一個老兒。便上前問道：這裏可是白府上麼。門公即忙起身道：正是。大爺何來。起鴿道：如此可去通報一聲說。邯鄲張起鴿來見奶奶。門公道：原來就是張大爺。請廳上略坐。待小人通報便了。說罷就開了正門。起鴿進廳坐下。舉眼一看。周圍擺設。很是齊整。並不像個敗落人家。想是有人幫貼之故。門公報進：白奶奶喜如雀躍。那裏還耐得與他廳上去閑談。就說請到樓上來罷。門公依言出來相請。（唱）起鴿聞言心大悅。歡娛穩在手中。連忙立起跟他走。走過穿堂與內堂。一路閒文無意看。幸而路道不多長。早到了後邊一帶高樓下。忽聽得嚶嚶嗷嗷似轉簧。叫一聲我的孩兒你來了。張起鴿急忙抬眼看樓窗。只見俏人兒伏身朱紅檻。玉手相招白似霜。好比那半截美人牆上畫。不由魂魄不飛揚。忙答應。叫乾娘。看見樓梯在左廂。幾步如飛跑上去。妖狐勝似拾財香。笑容接着先相問。請問家中有甚忙。直到此時來見我。還做得這般要緊腳踉蹌。狂徒笑道休冤屈。天在當頭日有光。若不是牀上抽身剛纔起。罰他妻妾定爲娼。（自）奶奶把眼一丟道：一派鬼話。誰耐煩立着聽你。且到房內來坐着講。（唱）金蓮兜轉回身走。起鴿相隨直進房。坐定身軀方舉眼。周圍一看景非常。綠紗牕映雕花檻。風靜簾垂透日光。書桌一。張朝右擺。溜金小篆蕝名香。挂一幅武林山水元時畫。落款名人趙子昂。四壁皆糊雲母紙。兩邊條對。是鵝黃。玲瓏小椅花梨木。黑白簾穿四角方。梳桌衣箱皆不見。想來還在別間房。中間一座長紗隔。裏面單鋪牀一張。紫檀柱。象牙鑲。玄色床帷金線鑲。起鴿看完連贊好。這般擺設像新房。只可惜乾。

爹早死無人伴。好比那鳳去臺空只剩爐。口內胡言只管笑。垂髫使女立邊旁。銀盃就把香茶送。奶奶含歡問大郎。你可能會吃飯麼。起鴿道。飯是吃了。酒倒用得着的。奶奶道。既如此。就備些菜吃酒罷。唱。回頭吩咐丫環道。你可去幫襯廚房。孟乳娘。幾品菜蔬須備好。莫教淡薄不成腔。壘中更有滄州酒。打在銀壺燉隔湯。此刻樓中無別事。放心不必上來張。丫環年紀雖然小。伏侍這主母夫人已久長。規矩般般都曉得。略無奇詭只平常。一聲答應忙忙去。起鴿心中自忖量。差使女。刺空房。這等行爲真內行。我起鴿自出娘胎稱性急。每被那婦人恨我火遮藏。我只道一生總受憎嫌過。又誰知驀地相逢老繼娘。性急如雷尤勝我。方信着天公造物必成雙。我今若反遲疑過。須被他笑我無能是木椿。自當下就走過來。與他並肩坐下。奶奶又問道。你昨夜到底在那裏做賊。所以睡到這晚起來。起鴿道。賊是不做的。其中另有原故。唱。請你耐心聽我說。我只爲昨宵見你賭錢場。可愛你梳妝打扮真時式。可愛你嫵娜身材俊俏龐。可愛你三寸金蓮如玉筍。一日間隔檯調弄有千椿。臨去時秋波一轉尤其媚。引得我六魄三魂出頂梁。恨不能跟定身軀同着走。夜來獨自上眠牀。千打算。萬思量。萬轉千迴想斷腸。直到五更方睡去。故而睡到日中央。只望你原情體貼將人諒。倒反要惡口欺人罵賊強。說到此時還大笑。竟將兩手摸胸膛。妖嬈此刻真歡喜。做趣抽身只一疏。自依你使待怎的。可是睡得不夠。還要補一覺麼。自起鴿回言猜得中。只是你既然把我當兒郎。必須抱我牀中去。方算恩深義也長。白奶奶假意亂推還亂扭。你屍生得像金剛。我須不是何無敵。那有精神抱上牀。自此時起鴿聽了。笑道。嚇殺嚇殺。這就算說了我的切話麼。唱。這句話兒誰不曉。你就到街頭叫喊也無妨。娘既然狠心不肯將兒抱。待我這孝順孩兒抱抱娘。說罷抽身雙袖攜。不由母狗再裝腔。攔腰抱起輕如草。妖婦貪淫賽賤娼。並不開言重叫喊。更無閒空解衣裳。憑他抱進紗窗內。按在牀沿也不慌。男脫節。女猖狂。男女同心山莫當。一樣臉皮三寸厚。不羞白。

日怕天光 就與那將軍上陣渾無異 架子排開刀對鎗 一個是趙國橫行無賴子 師傳技勇最強梁 開弓舉鼎非爲異 白手曾經搏虎狼 娘子軍中堪耀武 烟花隊裏獨稱王 自誇解數無人及 紅粉將軍盡服降 一個是燕地聞名淫蕩婦 閨門未出便偷郎 嫁了個色中餓鬼佳夫婿 未滿其心還要把野食嘗 夫死之時名守寡 也不知許多男子鬧閨房 朝朝夜夜從無厭 飛將之名到處揚 難得一朝相會面 怎不要各施本領見低昂 論年紀二十男子年方少 四十淫娃體褪香 正可公然稱母子 不該老幼湊成雙 只因兩下如禽獸 所以就隨地成雙恥盡忘 論才貌 倒相當 一邊是年紀雖輕體態強 鐵骨銅皮差不遠 赴湯蹈火總無傷 一邊是人雖年老心猶少 波俏天生善做妝 又是閱歷多人知意趣 猶勝那初經斧鑿嫩優娼 配來原覺無差錯 正所謂淫婦奸夫犬對羊 不媿陰陽皆得所 果然旂鼓兩相當 貪心好比爭名利 辣手還如奪地方 直把那滿肚威風都發盡 方纔歇手下沙場 休甲解兵何時候 已見西山挂夕陽 白奶奶重對菱花盤寶髻 回身靠桌懶洋洋 有聲沒氣丫環叫 口內乾枯快取湯 側目而觀張起鵠 手搔面頰笑乾娘 昨日在賭錢場上何其狠 壓得我磕破頭兒少面光 今日一般有此敗 哀告得口乾舌爛討茶湯 妖嬈聽說兜頭啐 正要回身取戒方 恰好丫環身走進 香茶送上椀雙雙 (白)奶奶問道。菜可曾齊備。使女道。齊備了。奶奶不會呼喚。所以不曾送上來。奶奶道。如此連夜飯拿來吃罷。使女應聲而去。

(唱)果然片刻齊搬到 擺列檯間撲鼻香 菜不甚多剛六品 半如待客半家常 嫩雞粟炒真童子 大肉東坡着底裝 出水鮮蝦紅似火 鯽魚兩尾煮成湯 全燒板鴨絲絲爛 冷切羊羔塊塊方 男女兩人相對坐 開懷笑說飲瓊漿 心歡意足妖嬈婦 筋筋盃盃只勸郎 幸喜淫徒張起鵠 天生大胆與寬腸 非惟善飲兼能啖 老實無辭盡掃光 紅日西沉天欲晚 遮風早早蔽紗窗 香湯洗面銀盆水 該死的淫婦又加上牙牀 回顧使女吩咐道 少爺若是轉書房 只消說我先安睡 因受風寒意欠康 識竅丫環連答應

收盃撥碗去忙忙。奸徒火速將門閉。重整巫山樂更長。貼體相親鴛被暖。春生綉榻冷俱忘。花鋪蝶

懶方同枕。妖婦沉沉入夢鄉。(白)張起鶴正在朦朧之間。忽覺得耳邊。(唱)一似洞簫聲婉轉。靜聽時原來隔

壁讀文章。清音嫋嫋如絲竹。氣朗神和善抑揚。入耳不煩真可愛。疑是那隣家誦讀有紅妝。(白)就推醒

乾娘問道。那讀書的是誰家小姐。這等用功。奶奶聽了一聽道。輕口些。這就是我的兒子雙慶。起鶴驚道。既是男子

怎麼這般聲口。幾歲了。日裏爲甚不見他。奶奶嘆道。說起這個小廝。原是奇怪的。遂將他自小至今十二年以內之

事。細細說了一遍。近來因沐公爺出征去了。所以住到家裏來。日間是我哄他出去看戲。所以不曾見你。起鶴笑道。

這等說來。果然奇怪。但不知相貌可像聲音。明日會會他方好。奶奶道。你若常常往來。自然要與他認爲兄弟的。

起鶴道。說的甚麼話。我和你。(唱)既已恩情深似海。往來豈可只常常。我身左右無家室。在你家中作住場

纔得個朝夜相同無間隔。猶如一對好鴛鴦。妖嬈歡喜連稱妙。真個同心合肚腸。商議完成方入夢

(白)一覺醒來。天色尙早。還未打算起來。(唱)忽聽得樓門敲得響兵兵。奶娘在外高聲報。公子前來把母張

妖婦聞言真動氣。罵聲短命小愁囊。我未死在棺材裏。誰要他清早奔來探母喪。失笑連聲張起鶴

世間有你這般娘。(唱)這是你昨夜說了有些不快。所以上樓來看你的。他一片孝心。怎麼倒這般罵法。待真兒子

如此。做你假兒子。想必更難。嚇得我要告退了。奶奶恨道。我是爲你這活鬼呀。不然誰要罵他。起鶴笑道。不妨。我在

牀背後躲躲就是。你快些起來。不要爲了假兒子。倒疎落了真兒子。(唱)說時便乃翻身起。着好衣裳卽下牀

悄悄潛身牀後躲。奶奶是披衣坐起拔鞋幫。丫環方敢開門出。放進年輕美少郎。直到牀前來問母。今

朝身體可安康。妖嬈假做歡容應。雖未全除略覺強。(白)說罷就教坐下。也問道。你昨日看的戲可好。到幾時

回來。無雙道。戲到極好。只是開場晚了些。所以孩兒也直到暗了回來。聞說今日開得早些。孩兒也要早些去看。奶

奶道。正該如此。只是我懶得下樓。你若要吃甚麼菜。自己去吩咐廚房。早些整備吃了飯。再去看看便了。母子二人

坐着講話。起鵝在牀後邊。(唱)隔着羅幃睜賊眼。好似那伯嗜拾畫細端詳。見他養的親生子。姣小身軀不大長。頭戴的點翠銀冠珠寶嵌。身穿的京青大服片金鑲。松花襯襖飄長袖。粉底紅鞋綉滿幫。打扮新時無俗氣。斯文雅緻出尋常。脂難捏。粉難裝。難刻難雕俏面龐。描不成而畫不就。秀眉俊眼最清揚。

朱唇一點藏犀齒。那顏色宛似春初嫩海棠。十指纖纖如玉筍。輕清言語賽笙簧。一身中溫柔宛轉如姣女。却又是並沒妖嬈扭捏腔。真個似花花解語。果然比玉玉生香。美人見過多多少。怎及他占盡風情壓衆芳。老母休提千不及。(白)大抵把合天下的美男秀女。(唱)敍來擺個大圍場。也無一個能相並。(白)這却是絕色了。若得他笑一笑。(唱)只恐怕非但傾城國也亡。觸着他身上奇香心已醉。神魂飄渺意茫茫。銅澆鐵打金剛體。半截酥麻半段僵。若得與他同一宿。死他背上又何妨。胡思亂想雙睛注。日月生年一概忘。正在那牽命一般捱不過。外邊立起白無雙。辭老母。下樓房。吩咐廚房出外廂。起鵝此番魂似失。慢吞吞走出軟郎當。肩頭一拍乾娘叫。養得好標緻風流跨灶郎。把我那六魄三魂多勾去。必定要相思病染見閻王。(白)說得這個白奶奶。(唱)火星直冒高聲吓。你真的地滅天誅活不長。(白)一個孩子話。也不會與你對答。誰要你想他。這等說起來。將來倒不要弄把戲。走你娘的路罷。我不留你了。昨夜只當是被鬼纏了一夜罷。起鵝道。啜啜甚麼模樣。這等一句話。就要吃醋了。奶奶道。甚麼吃醋。正經話。沐公爺不是好惹的。起鵝笑道。你的兒子怎麼怕起沐公爺來。豈是他下了種。養在這裏的麼。話未說完。被白奶奶劈面一掌道。你發昏了。連連對你說。如今一家人口多。靠着沐家。原爲他喜歡雙慶之故。不要他家銀子。堆出大門外了麼。肯白白的送與我用。你若當真去惹了他。沐都督回來。怎肯干休。非但我面上無光。連你的性命都要送掉了的。(唱)情極話。一連篇罵得強徒難再言。只得個撥轉面龐陪着笑。原是我一時失口病瘋癲。乾娘度量須寬大。莫與我年幼孩兒見一般。若果今朝不留我。我只好絲繡上面解龍泉。登時勒死香閨內。免得恩情做了冤。說罷低

頭連作揖。哀詞苦請再而三。從今不敢輕言語。望你容留住幾年。奶奶見他真極景。方才一笑放溫顏。自然如此方爲是。難道我真要將你往外拈。起鵠見他歡喜了。依舊是骨頭輕爽沒三錢。挨肩握手連聲謝。綽趣調情耍一團。丫環把臉水兩盆齊送上。白奶奶輕勻粉面越增妍。蛾眉細掃彎如柳。雲鬢梳來分外圓。打扮新時行步俏。風流不減十年前。張起鵠也來梳洗多停當。早點排來對面餐。爲恐無雙樓下聽。雄心強捺禁高言。低聲悄語房中坐。好比那新婦新郎妙不堪。對擁紅爐茶慢飲。果兒吃盡一冰盤。自午飯完時。無雙又往戲場去了。白奶奶另取出一副被褥來。自相同起鵠將樓下。吩咐婆兒共小環。搬到外邊廳背後。開門收拾小書軒。鋪牀設帳裝留客。好把親兒眼角瞞。擺設完成無別事。同坐在堂樓底下正中間。有心奶奶先吩咐。少刻吾家雙慶還。自小生來真任性。觸他一惱兩三天。沐府中人不。敢將他拗。我亦是越發留心當客看。你見他時須着意。切不可牽筋動骨撼猴般。須做些端端正正哥哥相。好等他信以爲真不動嫌。倘若是與我戲調他看破。雖爲母子也羞慚。自起鵠道。這些事都理會得。但是他住在這樓下。夜來就要關門。叫我怎樣進來陪你。奶奶道。這到不妨。他進了房。就只管睡覺。高興便念念書。關門打戶。一些不管。況且樓梯在這邊。不要打他門口走過。你悄悄上來。却也不妨。起鵠道。別人對他說了呢。奶奶道。這是性命要緊。他們不敢的。自閑談半晌天將黑。正欲張燈把戶關。忽聽庭前人笑語。外邊來了白雙官。強徒一聽真歡喜。抬起頭來往外看。只見這言語未交親阿弟。翩然已到畫堂前。剛纔叫過生身母。回轉頭來嚇一參。奶奶明知兒要問。預先開口笑而言。自喏。雙慶這位是你爹爹在日。過繼的哥哥。我前日在外邊遇見了。今日特來看我的。無雙駭然道。如此尊姓。起鵠接口說道。姓張。名起鵠。賤字冲霄。祖貫邯鄲。與貴府原是同籍。自說完先是深深揖。如玉焉能禮不還。只得拱手相答拜。禮完坐下兩邊旁。生疑惑。滿胸間。抬起頭來仔細看。只見他衣服豪華身俊偉。約來年在二旬間。形容體態原非醜。只是那殺氣。

凌人有一團 並沒斯文濃厚相 猶如習武一般然 母親真個無分曉 認甚乾娘與繼男 帶葉牽枝牽到此 必然又要惹人談 我身不合回家住 目擊其情太不堪 心內愁煩無一語 張起鵠不知眉眼愛板談 歡容笑語呼賢弟 愚兄是有事營求到此間 正苦着沒個稱心佳寓所 多承繼母好心田 相留在此爲安頓 只是要打攪多時意不安 如玉聞言明曉得 其間委曲不須言 心中雖只多嗔恨 不睬他來又覺難 勉強回言稱好說 只防怠惰不周全 (息) 不一刻 外邊送進夜飯來 三人同桌而吃 在張起鵠還算做定 並不多言 白無雙却總不甚歡喜 (唱) 用完急急歸房內 小使將門順手關 燈火攤書仍誦讀 尊堂奶奶好心歡 便同起鵠登樓上 坦坦平平共枕眠 淫穢之情人共曉 再言聽者也心煩 來朝絕早雙雙起 起鵠潛身出外軒 少刻無雙身亦起 更無心境坐家園 急催午飯拿來吃 吃了更衣往外頑 起鵠思量跟着走 幸虧奶奶力遮攔 扯他同到房中去 相對何來別事端 止不過再補風流債昨夜 淫娃倦極竟酣眠 張起鵠本來是個粗豪性 雖仗着才貌常將婦女姦 鐵壁銅牆都不怕 每每到三層樓上偷嬋娟 怎奈他娘胎不帶溫存術 不能設密縫藏頭伴所歡 一住閨中三五日 必然就要露機關 十遭九破人人曉 所以家鄉住不安 目下相交白奶奶 雖說是風騷淫蕩稱心田 陪他坐到三天過 也有些兒不耐煩 此一刻又見他身昏睡去 焉能再把活屍看 呆呆坐 影孤單 忽又思量昨日間 一見他兒真個美 看得我魂靈飛上九層天 剛說了一聲要害相思病 就被他絮絮叨叨罵一篇 此刻趁他身睡着 且待我下樓略把骨頭寬 倘然雙慶回來了 也好和他敘敘言 想罷忙將衣整好 扶梯輕下不聲喧 下樓走到書房外 只見個反曳門兒叩兩環 舉手推門忙走進 房中擺設更妍幽 花梨桌 靠窗盤 上擺着象管銀牀紫硯端 琥珀水盃金墨匣 玉盤龍壓五雲箋 水磨交椅東西列 六柱涼牀是紫檀 帳色松花紅錦被 鵝絨軟緜白綉單 牀沿一坐銀鉤響 陣陣奇香撲鼻攢 骨軟筋麻心也蕩 真個是神仙宮裏住天仙 若

能設與他同在牀中睡。倒鳳顛鸞任我頑。方算風流真樂事。也不枉人生一世在陽間。賊囚正在如癡醉。恰正好這日場中戲早完。主僕同回談且笑。履聲囊裏步相連。無雙走進房門內。忽見強徒在榻前。不覺驚慌朝後退。張起鵠回頭一見喜非凡。慌忙立起懽容接。如拾奇珍意快然。白如玉自幼身居都督府。日常所見盡官員。雖然穉氣無成識。不會春風口角圓。却也自由并自在。從無畏縮與羞慚。就是那母親作事原知道。別個人兒總不關。獨有邯鄲張起鵠。與他前世沒人緣。看着他猶如猛虎將人吃。不由的見了其形胆就寒。默默低頭無半語。回身勉強坐西邊。強徒也向東邊坐。賢弟之聲叫接連。西縣東州胡亂嚼。又說我等爾半日有餘寬。白無雙聽了好不厭煩。只得問道。不知在此等我有何見教。起鵠想道。阿啞。倒來盤駁我了。便笑道。說是沒有甚麼說。不過我與你既爲兄弟。同居一宅。便要與同氣連枝一樣看。爲兄的實意待你如胞弟。要與你日常親近笑和談。不離左右并前後。纔免心中不挂牽。賢弟也休把外人看待我。儘可以相同說笑共閒頑。也免得書齋寂寞孤形影。不枉了千里相尋有夙緣。無雙是耳聽其言毫不喜。含糊答應把頭顛。歡容笑色全無有。爭奈是天付姿容難掩瞞。俯首垂眸越覺得增妍媚。果然月麗更花媚。看得個淫兒惡少真難捨。巴不得倚玉假香略解饑。轉到這邊想並坐。近有花貌越增妍。性急不管他噴喜。一手伸來便搭肩。如玉吃驚雙手撇。說聲尊重莫嬉頑。強徒笑道真奇了。我與你是男對男。况是弟兄該戲謔。白你又不是閨房小姐。唱何須這等避嫌疑。無雙又道雖如此。怎奈我不喜胡爲是這般。口內說時身立起。推開意欲望東遷。此回起鵠哈哈笑。索性拿他兩手攙。一把扯來身上坐。無雙力小怎能蠻。推之不脫真煩惱。滿面通紅怒發言。白你到底做甚麼。起鵠笑道。我不做甚麼。只要你在這裏坐坐。無雙道。坐坐原是平常。爲何要坐在你的身上。起鵠仰着臉笑道。你不要這等撇清。唱我雖是初到京中相會你。耳邊早早聽人言。傳說那沐雷愛你如珍寶。養在家中四五年。久已風流成美事。

把那些大妻小妾與丫環 視同泥土都拋棄 只和你夜夜鴛鴦交頸眠 內外京城誰不曉 須不是含花未吐嫩童男 極該解領其中趣 何必裝腔假厭煩 亂打亂推還亂叫 (白)若被旁人走過聽見了 (唱)可像是爲兄要把你強姦 快些坐定休如此 好好的貼肉溫存敝一番 包管得合你心來投你意 方知兄長妙非凡 淫徒趣話嘮叨說 氣殺無雙火透天 回轉頭來兜面啐 (白)放你娘的狗臭屁 (唱)這東拖西扯是何言 你既然曉得諸般事 (白)難道倒不曉得我家 (唱)世代豪華也做官 只不過我父身亡于此地 沐公憐我受饑寒 好心留我家中去 雖只包方吃與穿 彼此相依如骨肉 有何私曲在其間 你就擅開這含血噴人口 竟不怕舉頭三尺有青天 過往神明須記罪 只怕要祿消福滅壽難全 無雙 氣狂徒笑 啾啾啾 你這些假道學之言對那個談 (白)屈說了你自然不該然而你且耐着性跑到十字街頭去問一問 若有個人說了白如玉不是沐震遠的小兄弟 我且慢說將來折福滅壽 眼前就情願叫班好子弟來做本戲你看看 消消火氣如何 (唱)白如玉再聽此言真氣倒 一雙媚眼盡睜圓 大聲喝道真無恥 就使真情不屈冤 也是各人心所愛 算來與你不相干 游方光棍成何物 也要來亂語亂言嚼舌尖 你道我年幼家貧無力量 我與你 試一試 立時寫狀告當官 若不能把爾趕出京城外 不是邯鄲白姓男 張起鴿受罵既多偏不放下 對着他越加好笑像癡癩 兩人正在書房鬧 白奶奶睡醒翻身耳內喧 細聽分明雙慶罵 吃驚就把帳帷掀 連呼起鴿無人應 嚇得心中戰兢兢 滾下牀來裙不着 單叉褲子汗巾拴 狼行虎步樓梯下 直趕到兒子房門打一看 却見是起鴿手持雙慶手 故而吵鬧喊成團 連忙跨進高聲喝 起鴿回頭見老萱 纔得手鬆把弟放 無雙急走向窗前 氣得個面皮失色渾身抖 (白)白奶奶見景知情也覺動氣 (唱)睜着眼 覷定冲霄罵賊蠻 兄弟生來不好耍 一家們無人口內敢胡說 你來怎樣和他吵 氣得他來是這般 老臉強徒雙手托 老人家用不着你動愁煩 我是剛纔走到這書房內 正正經經不亂言 不過道兄弟之情

該莫逆 因此上與他並坐手攙攙 那曉他面容生得如花朵 性子渾同七煞般 一摸無頭發了惱 火星直爆喊連天 聲聲罵我精光棍 口口難饒要送官 我是明曉得他是孩子氣 憑他大罵不回言 也算得便宜折盡真忠厚 何苦你老虎婆婆趕下山 幫着親兒欺繼子 過於厚薄忒心偏 無雙正要開聲罵 奶奶知風眼一翻 喝道死囚還嘆氣 連忙回手取門門 天殺的你再放屁欺兄弟 與你今朝把命拚 張起鵠大笑哈哈雙手奪(自)阿呀我的令堂(唱)這般動氣我難安(唱)就是我不是也不要打呀我陪他一個禮就是了(唱)口中說着身軀掉 對着無雙打個千 叫道乖乖親老弟 原來你這般守節太心堅 爲兄是眼盲錯認桃源路 沖撞了三貞九烈仙 此時更磕你的頭來陪你話 只望你把愚兄當作是瘋顛 莫將方便門全閉 放我輕身往洞內鑽 假意叩頭朝下拜 手兒一把捏靴尖 無雙氣得神如失 無可和他再發言 站起身來擡上取 一方石硯五斤寬 劈頭就對兒奴擲 虧煞兒奴眼力尖 疾地藏身頭一側 也還打着半邊肩 些微小痛猶輕可 只潑得墨汁渾身滿處斑 恨極無雙還要打 此時未免也心寒 飛身跳起慌忙走 出了房門一溜烟 氣壞年輕白公子 號咷大哭淚如泉 這死囚究是何人物 入室欺人太不堪 母親阿引鬼入門直混賬 愛乾兒全不順親男 雖然爹死家無主 難道就不怕旁人街上談 我也今朝無好處 必然要去告兇頑 若不把淫徒惡棍驅除盡 白如玉真個傷心死不甘 檯拍破 靴頓穿 果然氣忿要冲天 此一番白家奶奶真無趣 只得有笑臉忙陪走上前 口叫孩兒休哭了 原是我一時失智眼昏眩 招收賊子家中住 方纔又困頓精神樓上眠 不知他甚麼時光跑到此 究竟是如何欺你說何言 以致于動氣傷心高叫罵 說與爲娘曉細端(自)無雙一時那裏說得出 倒是這小使桂枝在旁邊接着把張起鵠那些行徑言語細細述了一遍 無雙定了神道 這等惡棍 怎麼容得他 桂枝快去叫管門的進來 領我到巡城御史處去告狀 奶奶慌了道 乖兒子 這個斷然使不得 無雙道 母親你看着兒子 吃了他這等虧 怎麼還要攔阻 到底是

怎麼意思。(唱)奶奶是折盡威風陪笑臉 我勸你略將火氣撇旁邊 聽娘講出其中理 你是我嫡嫡親骨肉傳 他是個外姓之人來未久 我豈有愛他反比你加添 欺你就是欺了我 豈不傷心恨入肝 阻你非把他來讓 其實有許多關礙在中間 他既是行兇殺潑浮游子 若果同他去見官 審問其情因甚起 他怎肯低頭認罪默無言 定然一口拖牢我 撒地鋪天舌上翻 必誣我與他有甚私情事 卽教明白仗爲官 還防好事閒人口 以假爲真到處傳 張起鴛問不得殺頭并碎剛 無非枷號縣門前 反把乃自家弄得千般醜 真所謂輸了黃金換綠磚 擺在面前行不得 做娘爲此把兒攔 你是個千伶百俐聰明子 不要在盛怒之時恨母不賢 還該去細細思量平了氣 到底這告官一策是難堪 白奶奶這番說話原非錯 雙慶沉吟半晌間 實在想來難去告 咬牙切齒又開言(白)可又來些這枝節。原是母親弄出來的呀。(唱)若不先把他上風他佔住 怎敢將孩兒欺負像無天 到如今黃連啞吃無由訴 難道得禮上應該這一番 既不告官仇更結 斷不能容他片刻此際安 前日是母親作主招來到 如今要作主將他往外拈 若不把清淨家門還了我 我和你三條性命一齊拚 說完頓足重新哭 仰靠金交把桌掀 奶奶見他如此毒 連稱是了莫愁煩 萬般總是爲娘錯 只望你顧了聲名不告官 還要留他將甚用 我就去將他趕出把門門 無雙只哭無言答 難殺了生身老母護 只得回身朝外走 鬧匆匆不顧小金蓮 心如火 肺油煎 出了中門到外軒 却見囚徒牀上睡 腿兒蹣起面朝天 當時走到牀前去 短命冤家罵接連 昨日怎生吩咐你全然不記沒心肝 偏生要把孩兒惹 惹得他鬧得天愁地也翻 豎去橫來娘不是 弄得我一身恨不地中鑽 若把禍胎再養在家門內 真個要害得人亡鬼不安 爲了你身倒受着孩兒氣 說來可也禮難堪 你還不起來走你清秋路 甚臉面睡着屍靈牀上擺 起鴛聽得如此罵 一骨碌翻身坐在牀沿 呵呵冷笑連稱是 罵得好來罵得好 原是我枉做邯鄲俠少年 自出娘胎念二歲 從不曾做過這宗賊張賊智小

交關。今朝爲甚烏珠瞎（自）相遇着你這般。（唱）倒運之人鈍不堪。做了娘親反怕孩兒罵。惶恐煞交情足。足有三天。就要連忙趕我離開去。我起鴿本是堂堂七尺男。豈是一身無處去。難道是特來投你爲三餐。此時就走非難事。只是你仔細思量莫逞蠻（自）我若此時去了。便一世不來。你不要過幾日。又回味思量着我。彼時只怕發了十二頁頭大紅帖子。也請我不到了。奶奶聽了這些話。雖也怪他不遜。無奈心裏實是愛他。仔細想了半晌。倒放下臉來道。這個我豈不曉得。你若去了。自然不肯再來。無奈我家這兒子。異樣的執性。真正皇帝也拗不過他。他便跑了出來。他在裏面哭得昏天黑地。聲聲口口說你不讓他。他就讓你。你若不去。倘然氣殺了他。還是你償了他的命好。還是我爲着你。就送掉了個兒子好。更加沐都督回來。必要窮追極究。這件事叫我如何擋抵得來。你也去想想看。起鴿聽了。方纔呆了一回道。既然如此。自然要我讓他的了。你果拚得麼。奶奶道。我豈有拚得之理。如今還有個商量。不知你依得否。起鴿道。你且說來。奶奶道。這孩子家呢。也不過一時之氣。沒甚麼遠慮深思。依我想來。你今日暫且去了。消消他的氣。過了幾日。待我設法。他仍到沐家去住了。你就仍舊好來。可是兩全之法。你以爲何如。起鴿笑道。果然不差。就依着你。只是他一去。就要通知我的。不要又招接了別個人來。（唱）奶奶喝聲真賤相。此時還要戲言談。快些去罷休耽擱。包你重來續舊歡。起鴿應聲知道了。抬身不免整衣冠。洋洋就把書房出（自）白奶奶是隨取一把鎖。（唱）鎖上雙扉扣鐵環。相送情人同出外。依依不捨袖兒牽。張起鴿無心再轉侷家去。信步而行別處頑。奶奶單身回內室。只見那秀峴含怒倚窗盤。上前便把乖兒叫。方纔依你出外邊。大口話。費一番。一場痛罵賊囚蠻。罵得他自知理屈難回答。打捲鋪陳立刻搬。原到娘姨家裏去。料得他重來此處再無顏。你今儘可消除氣。譬若全無大事完。說罷又扶他坐下。手巾細拭淚痕乾。無雙火性雖然重。發了多時漸漸圻。又聽母親如此說。信爲真實放心寬。定神半晌無他說。恰好了環夜飯端。母勸孩兒同吃過。黃昏無事各安眠。來朝早起堂前坐。冷冷清清家內閒。

奶奶正當心內悶。外邊走進一丫環。原來乃是娘家婢。叩見完時上稟言。(自)今日有李奶奶同孫太太。又有(唱)周家小姐美嬋娟。三人約會同來到。敝集堂中要賭錢。多說道少了白家姑奶奶。這場勝會不完全。大娘娘特差小婢星飛到。奉請升車莫緩延。美景良辰休錯過。到家中逍遙幾日賽神仙。白奶奶一聞此話真高興。答應連忙進裏邊。改換衣裳重插帶。又將賭本放腰間。出來吩咐孩兒道。我要到娘舅家中住幾天。你也不須同我去。你與乳娘住家園。消停幾日差門上。僱了車兒接我還。(自)無雙是向來不慣跟娘的。也就不以為奇。況且眼不見為淨。他在外邊去。男女渾雜。好像就不關我事了。所以並不阻擋。送他上車去後。自己回進裏邊。今日是不去看戲了。(唱)坐在家中尋快活。自己手內有銀錢。買些物食隨心吃。不念文章小說觀。夢裏不知今日有。一場大禍降從天。諸公要把心腸硬。聽我將他慘事談。萬惡淫徒張起鵠。昨宵弄得臉無顏。萬分勉強將門出。妓館消愁一夜眠。起身來短市長街胡亂闖。酒樓吃到二更殘。八分醉意思量睡。又把那白氏娘兒心挂牽。真個分明剛一日。猶如隔去二三年。忍不住今宵就去將他望。匆匆已到白府前。舉眼瞧瞧門已閉。滿心火發便提拳。亂敲一陣聲如鼓。嚇得個牀上門公一大驚。估不定賊發兵來還火起。慌忙把着褲兒穿。一頭答應提燈出。托地將門拔了門。問一聲你是何人。還未畢。張起鵠推門走進笑欣然。口稱是我休驚怕。小胆門公退後言。(自)原來是張大爺。可是有甚麼急事。起鵠道沒甚事情。不過要來睡覺。時光尙早。怎麼就關了這扇牢門。門公怕他。只得說平時原沒有這等早。只爲今日奶奶不在家。所以早些關的。大爺既要進去。小的掌燈相送便了。起鵠想道。我纔得走開。他又狂了出去。真是不安分的婦人。既然如此。我却要與他兒子趣趣的了。(唱)老僕將門重閉好。提燈相照在前邊。冲霄後面跟隨定。過了廳堂到後軒。西首書房門上鎖。就是他挂名住處實空閒。門公看鎖無匙鑰。沒法開他要。想捐。起鵠有心說休急。我今自有在身邊。開開就睡非難事。(自)你老人家。正在睡夢之中。喚你起來。也勞

頓了。只把火留在這裏。你還去睡罷。（唱）免得冒冷與傷寒。門公聽說連聲應。就把那紅燭移來上錫子。自己提燈仍出外。脫衣上榻打呼酣。書軒留下淫兒子。獨對紅燈心暗歎。細想年輕白雙慶。真個是世間少有美童男。區區見你心生愛。與你相親禮必然。可笑你不解風情反發惱。登時打罵一連篇。我是個飛來太歲傳名久。怎肯便宜折半分。順受無辭非怕你。端只爲愛伊貌美特相憐。今朝到此非爲別。還只想央你尊堂代釋冤。不道早已出門留你在。豈非天賜好姻緣。若然放過空回去。真是聰明變了憨。況且你爹當日裏。曾把我娘兒撮哄一齊姦。今朝我已身長大。正好前來把本翻。問心不是吾欺你。須曉得從來父債子應還。思量定喜無邊。聽得誰樓鼓打三。四顧無人聲悄悄。此時色胆大如天。手移紅燭抽身起。走到中門看一看。關閉雖牢何足畏。便將一手挽雙環。輕輕撥下挨身進。裝好仍然不動閃。走進內堂皆熟路。屏風過去下階沿。便是個大方天井與樓對。一帶圍牆隔兩邊。雖有小門何用撥。飛身一縱最輕儇。身軀已在牆頭立。望一望窗內燈火尚未殘。不聽姣聲書本誦。想來已久入邯鄲。良時難得休遲誤。跳下牆來腳踏磚。賊相師傅從不响。輕輕移步到窗前。周圍一看方歡喜。（自）這桂枝昏頭搭腦。關上的短窗恰好有一扇不扣。（唱）不用尖刀斷鐵環。趁着勢只一扳。腳兒跨進了窗盤。銀燈照得床兒亮。主僕雙雙睡正甜。喜躍如狂張起鵠。趨來急把帳帷寒。只見這合當倒運親兄弟。側睡身軀向裏邊。媚態橫生兇相少。分明是個玉嬋娟。只恨那綉衾遮蓋消魂處。悄悄推開細細觀。看了不由心裏蕩。遍身發熱火來燃。慌忙就把衣衫脫。歛氣無聲被內鑽。一把抱來無捉摸。香肌嫩骨軟如綿。天生性急淫兇賊。不用溫存只用蠻。兩下身軀生湊合。一相情願頓成姦。勢如驟雨狂風惡。夢裏驚回雙慶官。睡眼雙眸魂盡失。燈光影裏見兇頑。不知黑夜從何至。裸體登床更不堪。大叫一聲雙手撒。你既去而復至有何顏。三更半夜重來到。（自）你快些走開去。（唱）我床豈許你來眠。笑倒浮徒低叫道。乖乖老弟

活心肝 不來毒手將你殺 何必驚慌到這般 白如玉自出娘胎年十二 此身真與玉同珍 平等人從無親近何待說 就是那黔國公爺久愛憐 也不過執手牽衣而已矣 何嘗真有這般頑 今朝忽受狂徒辱 只嚇得魄散魂飛胆盡寒 夜靜更深人又少 再不能威風奮發似從前 哀聲說道誠如此 到底你心待怎般 (白)起鵲笑道。問出這等話來。你也不像內行了。可是你詐呆麼。(唱)要我說 也不難 只要你耐心聽我莫聲喧 愚兄是自從見你蓮花貌 百媚千姣賽女娟 頓然的入骨相思成了病 想煞了與你相親共相歡 昨宵略露三分意 那知你面鐵錚錚就動蠻 聲聲罵 要送官 甚至于硯臺擊頂重如山 爲兄是絕無怨恨熬疼痛 頃刻抽身別處潛 等到你過了一天消了氣 重來見你用溫言 實心實意無他事 不過要爲雨爲雲樂一番 各出一般同暢快 可這等順情順理不欺偏 我看你喜時舉動言和笑 原像個多義多情好小官 風月交關非不愛 既與那沐雷相好已多年 他今與你分離去 待我這識趣爲兄把空填 你且細嘗風月味 包管得舊人反不及新歡 白如玉 聽此言 置身無地好羞慚 沒奈何又開言道 原來你總把邪心腹內擔 所以來兩次三番威逼我 無奈我此身真可對蒼天 與沐爺沒陰私事 月意風情總不諳 委實今朝難奉命 情願的送你金帛與銀錢 等你去別尋美貌知音者 休要糊塗把我纏 (白)起鵲笑道。這也不是我杜撰出來。原是你母親說的。你若果不會。更加妙及的了。正所謂 (唱)一朵鮮花身價重 有心留待我先攀 這也是好兄弟好弟誠如此 即使風情尙未諳 自有爲兄將你教 何愁苦盡不知甜 白無雙見他哀告全不聽 急得魂飛上九天 情極高聲呼小使 (白)桂枝不好了。有賊在此。快些起來。(唱)這一喊兇徒氣得滿心烟 怒容翻轉睜睛喝 你是不識高抬賤小男 我倒有心憐惜你 爲何你反鬧盈天 既然這等無分曉 莫怪區區要用蠻 兩下高聲床上鬧 方把個桂枝嚇醒把身翻 依稀聽得聲呼賊 扒起身來衣不穿 跳到床前雙手舞 少爺口內叫連連 不知賊往何方去 惱得強徒氣越添 大叫一聲在這裏 將

他劈面一冲拳 無能小使難招架 一朝跌去丈餘寬 真打得鼻塌口歪眉骨損 加之腦後撞羅磚 霎時
痛暈難開口 張起鵠回頭對如玉言 這拳頭你自想可經得起 還勸你好生順從免傷殘 無雙目瞎多情
切 冷水澆身骨盡寒 欲待高聲重喊叫 母親帶去小丫環 火夫又在廚房住 乳母遙遙在後邊 料想
無人能救應 白惹得老拳奉敬怎招担 思量儘命和他拚 無奈身姣力更孱 嚇得慌來又失措 四肢麻
木兩腰酸 如何跳出他之掌 尤勝金枷玉鎖纏 狗肺狼心張起鵠 良心天理兩茫然 見他嚇倒無推託
得意洋洋不再言 硬把他人比自己 可知今日是當年 垂涎數日如饑渴 一旦相逢上口沾 怎不要
捨命拚生吞一飽 那管他細看美品未成盤 白如玉 最可憐 出乳羔羊被虎攢 玉骨冰肌香馥馥 好
比那鮮華一朵蕊方含 金盆雅供多年矣 常得東君帶笑看 浪蝶狂蜂誰敢惹 依稀錦帳爲玉欄 那知
忽有今朝禍 驟雨狂風刮小園 嫩葉柔枝盆內景 今却被摧枯拉朽當柴剗 上天入地皆無路 閉目蹲
身死一般 儘着狂徒狂發透 真個是香消粉褪不堪言 這時候家堂宅主皆垂淚 白進忠做鬼分明在九
泉 方信得道學先生言不謬 一還一報果其然 然而懊悔嫌遲了 奉勸生人仔細觀 張起鵠十載仇冤
今報復 威風使盡入筐籃 心舒意足精神暢 側轉身軀擲上癱 懷抱美人如活寶 雙睛一閉已酣然
神魂飄蕩無窮樂 險些兒一夢仙游去不還 晦倒盡 白雙官 雖然度過鬼門關 身軀委頓難移動 一
任狂徒擁抱眠 更有個小使桂枝遭打跌 昏沉直到五更殘 東方漸白方甦醒 地上翻身摸腦間 定了
神兒心內想 (白)剛纔這賊就是張大爺阿。(唱)把少爺辯住像雞姦 我被他一拳打倒昏沉去 此際因何又
寂然 悄步近床觀仔細 只見他兩人交頸睡成團 相摟相倚還相抱 好比夫妻一樣般 料想其中多快
樂 何苦的害人忍凍吃毛拳 幾乎要死重新活 此刻何顏再管閒 也會學乖安置了 拚得個大家睡到
日歸山 心中恨 口喃喃 急得回身床上攢 布被兜頭重睡好 管他地裂與天坍 這一睡果然直到辰

牌候 日照紗牕市井喧 還是兇徒先睡醒 看見了懷中活寶更心歡 低聲附耳輕輕叫 驚醒無雙見賊
蠻 羞忿交加還涕泣 強徒到此也生憐 免不得強爲勸解還陪笑 昨夜裏原是爲兄酒太貪 醉後無知
難爲你 自知有罪萬千千 無奈是已成之局難追悔 你就是氣死之時也枉然 快快停悲休痛哭 我來
替你把衣穿 起來講講消消氣 還與你同到場中把戲看 若果恨深還不解 憑爾打我百千拳 爲兄總
是甘心受 只求你惱怒丟開展笑顏 一面說時先坐起 強拖兩手着衣衫 無雙那肯將他理 背轉身軀
向裏邊 (白)起鵠見騙他不信 越加無可奈何只得自家起來 桂枝在床後聽見慌忙扒起來 起鵠見他鼻青眼腫
倒覺好笑 又恐他出去聲張 先自吩咐道 你若出去不許把昨夜的事告訴別人 若告訴了 被我得知 把你一拳打
死 倘有問你臉上爲甚麼青的 只說是跌青的 若有飲食 拿到這裏來吃就是了 (唱)小使應聲還戰慄 出來先
把面湯端 兇徒梳洗皆完備 少刻廚房送早餐 孟乳娘動問少爺何不起 無雙只得自遮瞞 託言發熱
兼頭痛 因此神疲下榻難 (白)乳娘道 既如此 我去接了奶奶回來罷 起鵠接口說 不過傷風 有何大病 奶奶纔
去得一日 又趕他回來 不要惹他着惱的 有我在此照看 你們只管放心 奶奶聽他說得有理 也就不做聲 并且只
當他是早上進來的 也就絕不猜疑 回到廚房備飯去了 (唱)張起鵠自把點心拿在手 小心中意 在床沿 般
勤相勸無雙吃 怎奈無雙氣不甘 舉手一推翻在地 幾乎跌碎好冰盤 只將錦被蒙頭臥 午飯來時也
一般 弄得淫徒真沒趣 水清火冷坐床前 饒伊有力無處用 摸耳搔頭只望天 紅日看看西首去 北
方自古最嚴寒 春來雨雪平常事 一霎時四起陰雲黑霧漫 (白)桂枝道 這般天色 又要下雪了 起鵠道 若下
得多 我妝幾個雪人 與你們看看 正說間 忽見門上進來道 外邊有二位爺 口稱是俞府 錦衣府內來的 要請張大
爺回去議事 起鵠聽了 只得走出來一看 正是俞府的長班 便問道 有甚事情 又來尋我 長班道 不要說起 就是家
裏少爺 犯了賭博 被人捉去 老爺一來有病 二來不敢出去 奶奶急得要 去差小的出來 要尋大爺計較 尋了半日

方曉得住在此間。快與小的同去罷。起鶴笑道：原來又爲這個死囚。自然要我去的。便對門公道：你進去致意少爺。說我黃昏時候。還要到這裏來住。說罷就同着長班去了。(唱)門公不曉其中事。走進書房與主談。無雙聽頓心寬。好比釘兒出眼圈。發狠翻身忙坐起。穿衣下場不知寒。呼童捧過銀盆水。強打精神梳洗完。又叫廚房拿飯吃。桂枝不敢問情端。(自)只得到廚房來要。奶娘慌忙熱起幾樣菜來。又燙一小壺酒。與桂枝托了進來。(唱)無雙身對紅爐坐。慢飲盃中琥珀甜。細想昨宵身受辱。咬牙切齒淚潸然。聲聲恨。恨親萱勾引強徒惡少年。自己貪淫連累我。此仇誓不共蒼天。今朝必要官衙去。細把冤情訴一番。立刻擒拿淫惡棍。碎屍萬段剖心肝。自寬自解方消氣。拭淚停盃把酒乾。飲過三盃將飯吃。鮮魚白肉甚甘肥。用完自覺精神旺。小使收盤出外邊。(自)不覺天色已晚。點起火來。無雙見了。又是一個着急。呆着臉想道。他說夜裏就來。此刻已夜了。若要告官。必須尋人寫狀的。(唱)一者時光來不及。二來若果去經官。此情沒有旁人曉。必然要親口當堂去訴冤。事屬陰私真可醜。却叫我如何開口對人言。思量到此疑還懼。還只好忍氣吞聲耐幾天。且等公爺回帝里。再行斟酌除兇頑。若然仍在家中住。惡棍淫徒胆潑天。串合母親無所畏。倒把我朝朝凌辱怎能堪。莫如趁早先逃遁。使他們花子無蛇撮弄難。想罷抽身剛要走。忽然坐下又愁煩。夢熊生性多驕傲。更有裙釵衆不賢。一向皆因欺負我。故而賭氣自搬還。今朝若再挨身去。被他們越當無知下賤看。笑罵齊來情必有。也無好處在其間。捨此之外無親友。叫我將身何處安。以口問心心正急。忽然想着把頭顛。去年常聽公爺說。有個杭州張孝廉。赴選來京曾拜謁。虧他薦引得爲官。結成至好常來往。厚道之名久播傳。初到之時曾問我。雖然尚未識容顏。今朝儘可投他去。他與公爺手足般。自必相留還厚待。決無傲慢與憎嫌。風波得避身安穩。那怕奸徒再使奸。打算定時方大喜。抽身出外抖衣衫。絲縲束緊鞋兒拔。打算高飛去不還。(自)看官到此須曉得。白無雙非但沒志。

氣而且沒見識。又會逞自家的癖性。若使有志氣的人。受了這場辱。不消說理無再生。就是有見識的。也要懊悔回家之錯。自然還到沐家。寧可受些小氣。決然不至大傷。若索性是個沒火性的。竟住在家中。甘心受罪。到也罷了。無奈他生得這不尷不尬。專會打反手算盤。所以要好不得好。越弄越累堆。雖曰命途使然。未必不是性情所致。當下叫桂枝。取過一盞紗燈。桂枝問道。少爺要點着往那裏去。無雙道。去看奶奶。桂枝道。既如此。我也跟去討幾個頭錢。無雙道。你臉上怎般模樣。怎好見人。路又不遠。我獨自會去的。只要對你母親說。我也要去幾天。夜來不必等我。桂枝也明白他是躲避張起鵠。不敢再言。將燈點起。無雙接過。飛跑出門。門公問時。也是這般回答。出得門來。自想一向聞得張神州。寓在吏部衙前。原與外婆家相近。提着燈。急急跑去。不料西北風甚大。竟刮下雪來。將近吏部衙前。已打得滿身是雪。毛骨皆寒。立定了透一口氣。看見一人家。兩扇門掩着一扇。有個老者在裏面向火。就走到門口。道。借問一聲。這裏可有一位翰林張老爺。作寓在此麼。老者答道。隔壁就有一個姓張的。只不知是翰林不是翰林。無雙道。可是浙江人氏否。老者道。這却也不得知。只見他是絕好的品貌。大抵正是南方人。無雙總是年幼。聽得這幾句話。就說正是他了。請問住在那一邊。老者指道。東半邊小小的黑漆牆門裏。就是無雙謝了一聲。轉身就走出外。果見有個黑漆門闌進去。心慌意急。也不尋着門公。却好門公也不在門口。進屏門。見廳門也開着一扇。便挨身而進。見是個極大的天井。兩旁邊樹木扶疎。假山堆疊。竟像花園一般。當中砌着一條石子長街。直接到廳階之下。應上長窗。雖開。映出鏗亮的火光。正有人在內講話。這時候（唱）無雙略略解心焦。上了花街到石橋。一路行來真個冷。紛紛大雪捲鵝毛。忽然幾陣狂風起。險些兒脚步伶仃跌一交。掙住身軀燈已滅。將燈就向壁邊撥。沖風冒雪挨身進。走到簷前立住瞧。窗縫之中偷眼看。只見那畫屏深處燭高燒。青衣僕從旁邊立。桌上盃盤共酒肴。一席兩人相對坐。左首的唐巾軟翅石藍袍。淡黃色。臉微凹。三絳髭鬚領下飄。右首一人穿月白。無鬚白臉粉來調。年庚只有三旬內。目秀眉清似畫描。笑語生風聽不細。兩相

酬勸飲香醪。(白)無雙看了暗中想道：這兩人的服式規模，都像是個朝貴，但聞那張先生只比公爺小得兩歲，這一個年華彷彿，而相貌平常，那一個品格風流，年紀又忒小，正不知那一個是他。(唱)躊躇不敢推窗進，自己延挨立定聽，欲等他們筵席散，席中賓主興方豪，紅爐炭炙豹裘煖，腹內還將熱酒燒，那曉外邊天氣冷，有人立候苦難熬，傳盃遞盞無休歇，無雙等得好心焦，大雪飛來衣袖滿，冷風刮面利如刀，出胎姣養身軀貴，今日裏沒興齊來苦難遭，只凍得手腳酸麻難自主，渾身發抖翠花搖，牙關緊咬雙睛閉，袖遮龐兒沒處朝，此際不由心不悔，兩行珠淚一齊拋，早知外面寒如此，何不家中耐一宵，總使賊奴欺負我，還有那錦衾綉褥把身包，來朝再走非爲晚，何必心慌急急逃，逃到這進退兩難尷尬處，冰天雪地冷蕭蕭，若然再歇些時候，這個殘生保不牢，想到心酸腸斷處，恨不得仰天頓足哭號啣，回頭看看庭中雪，平地鋪來三尺高，空際雪花還亂舞，想來直下到明朝。(白)寫到此間，非但白無雙着急，連看書的也要着急起來，必定說這兩個酒鬼，到底那個是張神州，怎麼還不留他進去，豈知這兩人之內，並沒有張神州，那黃面有鬚的，姓曹名元，官爲監察御史，這白面無鬚的，就是張綵，自去歲進京之後，已起復了內閣中書，一向與曹元相善，這所屋就是曹元的後宅，因他家小未來，尚在尋買好屋，所以留他暫住，這個門也是後門，所以不甚寬大，這是吏部衙門的東首，若講張神州還在西首，因是同姓，老者只道就是他，無雙也不會細問，竟走了進來，彼時曹元張綵都不曉得，兩個吃到多時，曹元已是醉了，起身作別，張綵吩咐小使，快些掌燈，送曹老爺進去。(唱)無雙外邊親聽見，強打精神挺起腰，窗縫偷睛重一望，只見那有鬚人站起拂藍袍，相辭竟出屏門去，方曉他身是姓曹，只剩少年人獨坐。(白)看來不像張翰林了，難道是他的令郎，因此上。(唱)青春年少美丰標，猜疑不透渾難定，又見他立起身來慢擺搖，走到旁邊洗了面，廚夫收碗撤殘肴，小厮手捧銀盆水，推出窗來嚇一跳，阿吓一聲盆落地，噹哪好比响鑼敲，大呼有賊庭前立，裏面家人答應高，搶步奔來雄似虎。

果見那步簷之下一兒曹，高聲罵，扯絲纏，嚇得無雙魂也消。大叫我身非是賊，家人聽說更咆哮。不由分說，攆雙手，帶跌連拖往內跑。張綵聞聲心亦怒，回身正坐挺紗貂。抵椿要把偷兒問，先叫童兒取練條。莽家人拖進無雙當面立，中書怒目把他瞧。（白）那曉得不看便罷，只因這一看，又看出許多好事來了。只見他。（唱）銀冠束帶金簪插，文綉爲衣錦作袍。體態亭亭如幼女，年華小小未垂髫。膚粉膩，口含桃。皓齒明眸細髮飄，任是驚惶無定色。燈光照面更增姣，非惟不是穿窬輩，恍若神仙下九霄。此際不由驚更喜，威風怒氣一時消。開言反把家人喝，你看他年紀輕輕服色豪。定是名門貴族子，如何當賊亂拖牢。快些放手休無禮，該打奴才定不饒。罵得家人真沒趣，悠悠縮去立遙遙。好一個溫存有法花中賊，就把無雙手挽牢。笑面生春稱請坐，又呼小使掇金交。（白）白無雙始而受凍，既而受驚。正在那手脚倉皇，神魂不定之際，幸虧聽了這幾句好話，纔得放心。轉身就坐，心中兀自跳個不住。張綵又叫小使取茶着他吃了。然後問道：觀卿狀貌必非等閒，但夜靜更深，有何貴幹，冒雪而來，以致小使無知，多多得罪，不知肯以姓名相告否。無雙定了神，答道：我姓白名如玉，表字秀峴，原非盜跖之輩，冒雪至此，因有急事在身，請問府上可姓張麼。張綵道：正是無雙道。如此那翰林院檢討張神州先生，與足下是何稱謂。張綵笑道：那張神州是浙江人氏，與我雖是同姓，却不同宗。你要尋他則甚。無雙驚道：這等說來，我被人指差了，敢問先生大名，是何官職。張綵道：下官名綵，參職中書。乃陝西籍貫。無雙道：既如此，敢求指引。那張翰林到底住在那裏。張綵道：他住在吏部衙門西首。此去尚有半里之路。你既不認得他，料非親戚，畢竟有何急事，要去尋他。無雙道：也無別事，不過要借宿一宵耳。張綵聽他說得奇怪，猜他必有隱情，便掉慌道：若然如此，今夜正是他當直，住在翰林院中，你就尋到他家，也是會不着的。無雙聽了好生沒法。張綵又問尊居何處。無雙道：離此不多。張綵道：此刻遠路回去的麼。無雙說不是。張綵笑道：既如此，爲何不住在家中，要去借宿。（唱）莫不是讀書受了先生氣，因此上躲避書房往外逃。這等寒天何要緊，原是你

自家主意欠些高。無雙聽更心焦。眼看庭前兩脚跳。恨說一聲天難我。愁眉雙鎖鬢連搔。果然進退皆無路。珠淚汪汪挂眼稍。張綵看他如此樣。必然就裏有蹊蹺。含歡又乃將言勸。事已如斯不用焦。若果家中歸不得。此時有已二更敲。莫如就在吾家內。草榻權棲過一宵。來日再行非不可。也免得又尋別處走遙遙。無雙本是孩童性。遠慮深謀沒半毫。但見他言語溫存容俊雅。便信是正人君子好心苗。連忙拭淚抬身謝。若肯容留過此宵。便是三生真有幸。何須再走奈何橋。（自）張綵見他肯住。好不歡喜。立命小使點燭。自己捲着無雙同進廳後。就到臥房。房中擺設不必說的。自然華麗。窗前生着火盆。地上鋪着絨氈。張綵道。夜色已深。不及另鋪床帳。若不嫌褻瀆。就與下官同榻如何。無雙沉吟道。同榻不妨。只求兩被爲便。張綵笑道。裏個自然。（自）當時親到床前去。裏外鋪開被兩條。又取枕兒安放好。銅爐更把炭紅燒。鋪完先讓無雙睡。然後燈前自解袍。上得床來分兩被。試將言語把他挑。年庚家世殷勤問。白如玉大略無多說。一遭受苦既多疲已極。不管他蛟龍洞穴虎狼巢。只覺得貂帷錦被如春暖。早已酣然入夢郊。（自）若講張綵雖然好色。終是文人。因見他氣未平。也不敢驟然唐突。也只暗暗想着道。聽他說來。確是一位貴家公子。但不知他究竟是爲着甚麼。要逃出來。我看他。（唱）面帶愁容猶勝喜。柔肌弱骨比瓊瑤。丰姿不亞張靈雀。還添得一種嬌妍別樣姣。貌既溫柔心必善。決無武勇性咆哮。既來豈可輕輕放。管取將他弄一遭。這叫做踏破鐵鞋無覓處。今日裏來得全不費絲毫。諒情也是天憐我。因此上特賜名花慰寂寥。從此好將張小瑞相思一段水中拋。心思忖。好逍遙。慾念來時勉強熬。合眼矇矓尋睡去。無雙因受雪風飄。寒侵骨節難禁耐。一覺翻身四鼓交。遍體生疼兼發熱。頭如斧劈醋淋腰。忍不住呻吟叫苦身反覆。驚醒中書把被掀。（自）問道。爲何這等叫喚起來。無雙備道所苦。張綵道。這是受重了風寒。當下就穿衣而起。又喚醒小廝。把火盆扇着。煎一碗薑湯。親手相奉。無雙吃了。略覺好些。依舊蒙頭而臥。張綵還怕他冷。把自己的被也蓋了他。吩咐小

廝道。我去上朝。你在此小心服侍。切不許說與外人得知。家人進來。也是一般的吩咐。(唱)吩咐完時梳洗罷。早聽得更敲五鼓曉雞鳴。點心用過加冠帶。騎馬匆匆去上朝。無雙是有病在身爬不起。昏沈伏枕懶如貓。小廝不敢將門出。伺候床前且慢言。再講白家家裏事。夜來如玉出門逃。桂枝去對娘親說。乳娘爲人見識高。聽了其言稱怪異。少爺從不舅家跑。爲什麼今朝忽地單身走。你竟癡呆不阻撓。(自)桂枝見沒有別人。方敢把昨宵之事。告訴出來道。這一去。想來是躲避那惡人之意。所以我也不曾阻他。乳母聽了。大驚失色。道。原來有這等事。何不早對我說一聲。這等雪天。竟獨自去了。當時急急出來。要叫火夫趕去。那曉得火夫在門房裏。與門公都吃得爛醉。不肯動身。奶娘沒法。只得縮進來了。又等了一回。幸虧張起鵠在俞家料理官事。也不會得空再來。奶娘等了一夜。等到天明。雪住。自己拖着草鞋。踏着大雪。趕到開賭場的徐家來。在外就先問了一回。回說並不曾來。奶娘愈加着急。走進內房。來見這位主母。還坐在床上吃酒。(唱)孟嫂近前身立定。低聲訴說這根苗。白奶奶一聞此言魂飛去。阿吓連聲手脚跳。酒盃丟翻忙跨下。弓鞋亂拔束裙腰。出房帶哭辭兄弟。只說親兒出外逃。必要歸家難再住。衆親無法可相邀。當時便把車兒僱。散髮蓬頭活像妖。到家就把門公罵。爲何吃得醉醺醺。不追小主由他去。要把門門着實敲。(自)門公慌了。只得哀告道。奶奶且請息怒。少爺既不會到舅爺家。他也別無熟處。必定還在沐府裏。待老奴就去問來。奶奶喝道。如此快去。門公連聲答應。跑到對門。恰見沐駙馬朝退回來。領着一班家將。駕鷹牽犬。正要出去打獵。門公上前跪下。問道。家少爺昨夜可曾到駙馬爺府上來。駙馬冷笑道。他不要住在我家。所以回去。豈有還到我家之理。門公再要問時。駙馬却已加鞭去了。衆家將蜂擁而行。門公爬起來。又去問他家門上。也說並不會見。門公急得發昏。硬着頭皮。進來回覆奶奶道。他與駙馬意氣不和。想來原是不去的。果若去了。駙馬決不遮瞞。但除了他家。還到那裏去呢。乳母道。別無他處去了。只是張大爺去時。原說還要來過夜的。(自)其後少爺身出去。他就不曾到此實踐。我今仔細思量着。必

是他身半路邀 留在娘姨家裏去 弄人着急太奸刁 淫娃聽 繡眉毛 疑信相兼滿肚焦 正要差人尋起鵠（自）恰好張起鵠不知其故。早一團高興撞來了。（唱）白奶奶抬頭一見怒冲霄 登時反轉無情面 一把當胸扯得牢 大罵狠心真賊子 頭拳撞去哭號咷 我身待你何差錯 你竟胡行狠似梟 趁我出門方一夜 就來欺負我兒曹 此時節將他騙到何方法 快快從頭老實招 起鵠被他這一嚇 倒嚇得身軀亂縮手連搖 口中說道真奇怪 我不過與你孩兒睡一遭 又不曾弄死他身來害你 何須鬧得一團糟 白奶奶聽他說得真輕巧 烈火增添萬丈高 亂呸亂推還亂啐 兜風又把耳光敲 此番惹發強徒性 舉手將他只一梟 白奶奶脚小伶仃立不住 翻身跌去仰天朝 熬疼負氣還爬起 哈一聲扯斷張徒半截袍 虧得門公并乳母 和身格住抱攔腰 拚生捨命拖開去 奶奶聲如削亂刀（自）只管千賊萬賊的罵不住口。張起鵠氣得直跳。乃問道。到底你的兒子怎樣了。要把我這般罵法。奶奶只得把少爺逃走之事對他說了一遍。所以奶奶這等動氣的。大爺若果把他騙在那裏。快些領了來罷。（唱）起鵠細聽方曉得 猶如冷水劈頭澆 捶胸頓足連聲屈 我爲天寒大雪飄 因此上住在俞家身懶動 何曾半路把他邀 這是他自家跌氣無成見 黑夜單身路上逃 定被不良人騙去 此時候窩藏家裏正逍遙 你們全不推情理 只曉得活捉生擒李代桃（自）奶奶大喝道。天下的人還有那個不良似你。憑你怎樣抵賴。我只問你要人說罷。又趕過來。扭住亂撞。張起鵠自知不是。焉敢再兇。只得對天跪下。無一樣惡咒不曾罰到。奶奶等見他如此。諒情也不是他。都請奶奶息怒。奶奶哭道。即使你不曾藏他。他却也是怕着你。所以走出去的吓。（唱）我是裙釵身瑣瑣 從何用力去尋撈 算來總在伊身上 尋了回來萬事消 若不尋來還了我 我和你斷然不得好開交 一頭數說哀哀哭 險些兒頓脫花鞋着不牢 埋屈詞窮張起鵠 此時不敢逆妖燒 商量只索追尋去 筆硯拿來寫紙招 帶了門公忙出外 手中還把小鑼敲 口中叫喊逢人問 短巷長街處處跑（自）無奈白無雙出去時候。乃是黃昏。所以隣

居附近。都說不會看見。尋到吏部衙前。這指路的老者若在家裏。自然也就說了。偏偏他是個幫人家販貨的。這日清早。恰恰已出了門。還有那個知道。張起鵠心慌意亂。只得熱鬧所在去尋。一直尋到午朝門口。恰好有一班官員出來。張綵也在其內。見了招紙。動問情由。張起鵠說是俺義弟。昨日黃昏往外婆家去。半路上不見的。內有幾個認得白無雙的。笑道。如此不妨。那白公子一向住在沐府中。乃黔國公心愛之寶。甚麼拐子。吃了老虎胆。敢藏了他。包管就出來的。張綵明知是所得之人。佯爲問道。他與黔國公是親。衆官述其家世。又道。他別號無雙。張綵聽了。暗暗駭異。道。原來到是個大來頭。然而我既得了他。悉憑甚麼權貴。也不怕的了。當下張綵回家。見無雙兀自睡着。小廝說。早間只洗了臉。呷一碗湯。點心午飯。都不曾要吃。張綵就把帳子揭開。坐在床沿之上。嗚。伸手將他頭上摸。依然無汗。熱焦焦。笑盈盈把香湯奉。婉述方纔退出朝。途遇少年張起鵠。身材相貌甚雄曉。敲鑼叫喊。將人覓。年貌開明在紙招。姓字無差真是你。說道。你昨宵不見到今朝。你今何不歸家去。害他們四下追尋。力枉勞。嗚。無雙聽了。不覺大驚。道。先生已對他說麼。張綵笑道。我看你意思不願回家。所以並不會說起。無雙道。這便還好。我若身軀稍健。萬望先生差個管家。送我往張翰林那邊去罷。家裏是再不回去了。張綵道。送你去極是容易。但不知你到底爲着何事。不願回家。好與我講麼。嗚。無雙是提起家中增氣苦。淚珠濕透被紅綃。傷心哽咽難回答。只把頭來搖幾搖。賽六郎見此情形。憐更惜。口中不忍再嘮叨。忙陪笑臉相勸解。又取香甜百果糕。勸得他吃了些兒。心始放。秀峴獨臥正無聊。得他相伴頻溫慰。一片殷勤並不驕。便把他當作親人。堪倚賴。豈知却是笑中刀。嗚。一回天色將晚。忽見小廝報道。舅太爺回來了。張綵大喜。慌忙相接。原來這鮑文老賊。自同外甥進京。幸喜狗運未退。依舊各處行醫。又把兒子鮑亨荐在一個助貴府內。做了教習。這日是在外邊看病回來。張綵接着問道。舅舅在外邊幾日。發了多少財。鮑文把外甥一看。說錢賤乃身外之物。就發了千金萬兩。也不足爲奇。我看你的面容。到有一團喜氣。想來不止發財。必定是買着個美妾了。張綵笑道。舅舅

好眼力。果然外甥得了個美人。只是還不曾把穩。正要與母舅商量。此間不大穩便。須到母舅房內去細談。鮑文點頭會意。當時就同進房內來。(唱)老奸坐下飲香茶。張綵還將椅扯斜。移近鮑文相並坐。聲聲備說細根芽。此兒實有非常貌。我欲相留做一家。但恐年輕兼有病。未能指日便和諧。敢求母舅施神力。妙藥成功誘上他。切不可再似前番成畫餅。方算你爲人爲德無涯。鮑文聽笑哈哈。拍手連稱說妙吓。我道你身多喜氣。果然撞着好生涯。自古說上門禮物何須遜。受了之時豈算差。(白)若說有病。不過是冒些風寒罷了。也只要去看他一看。吃幾貼藥。包管就好起來。那時節。(白)不用春心茶慢飲。但將露仙速催花。管教遂你風流願。直入桃源興致奢。張綵聞言心大喜。便邀母舅過書齋。扯張椅子床前坐。自己輕輕揭帳紗。喚醒無雙低說道。此間有位好醫家。原是我嫡親母舅同居住。平昔知名手段佳。特地相同來看你。(白)你若肯吃幾貼藥。出了些汗。(唱)管教頃刻去風邪。無雙巴得身軀健。那曉陰謀暗裏埋。答應連忙伸出手。鮑文老賊果然歪。診完脈息還臬帳。看了芳容肉也麻。吐出舌頭難縮進。果然是個好娃娃。當時不用開方子。自己箱中把藥拿。止不過發散風寒清肺熱。平肝理氣與寬懷。煎來送與無雙吃。身上還添錦被遮。(白)然後甥舅二人同吃了夜飯。鮑文又取出一服仙露催花。張綵接了道。去年與張逸少吃了。不會成事。究竟不知此藥靈也不靈。鮑文道。豈有不靈之理。張逸少是被人阻隔。所以不成。這裏却無所阻隔。只等他病退。就與他吃了。包管一拍就上。若果不驗。你打掉我的招牌。張綵大笑。當時秉燭進房。見無雙已是熟睡。也不敢動他。依舊兩被兩頭睡了。心內思量。明日須往衙中告病。賴在家裏住幾天。方好細心行事。無雙服藥之後。果然睡到五更。就出了一身冷汗。(唱)頓覺病軀鬆一半。不比昨宵頭痛眼昏花。中書好不小心歡喜。早起差人到本衙。告病留家公不辦。耐心耐想伴乖乖。溫存曲盡真憐愛。如玉官人見識差。信煞好人非惡意。安得身處便爲家。煎方三服風寒盡。氣爽神清飲食加。梳洗臨窗窺寶鏡。丰姿不減舊光華。(白)當日就對張綵

道。萍水相逢。打攪了幾日。雖承先生好意。如玉實心有不安。今日就要告辭了。張綵笑道。爲何這等見外。那張神州既與你顏面未交。究竟與我張綵何異。必要捨近圖遠。去投奔他。無雙道。在我原也一樣。止不過他與沐相公厚些。我若住在他家。便與親戚一樣。免被都督回來責備耳。張綵道。雖然如此。但聞你家內之人。現在滿城尋覓。你若走到街上。倘被他們扯了回去。便如之何。我與沐公雖非至好。却也是一殿之臣。依我想來。莫若竟住在此處。等他班師之日。送你去見他。他也決不嗔責。這倒還覺穩便些。若說非親非戚。打攪不安。我便與你結爲兄弟。隨便茶飯。不以客禮相待如何。無雙聽了他說話。便想了一回。果然有理。就說既如此。我便從命了。張綵大喜。當時卽與他對天八拜。認做了兄弟。少停同吃夜飯。就把這服媚藥。化在酒內。送與無雙。只說是香料浸的好酒。吃了有益的。無雙那裏得知。(唱)接盃在手聞香味。幾口而乾自己蓋。慢慢飲來三五篩。似乎微臉醉生霞。用完夜饌歸房內。淨手寬衣又吃茶。奸賊留心兩眼覷。合他消遣弄牙牌。無雙酒量原來淺。又服奇丹送命砂。俗骨凡胎柔弱體。生來一似女娃娃。怎比那夙根穎異張公子。氣質剛強可避邪。只覺得萬慮皆忘惟想睡。四肢無力體酥麻。搖頭只道身軀倦。急急寬衣床上扒。鑽進被中先睡了。中書目視好開懷。忙收拾。放牙牌。解帶除冠又脫鞋。揭起鸞衾觀仔細。分明一塊玉無瑕。異香噴得人心醉。玉骨冰肌豈浪誇。此際心歡難細述。春宵一刻肯延挨。良緣天賜真非謬。唾手成功力不加。軟玉溫香消受盡。魂靈飛上碧天霞。無雙似夢還如醒。身似浮雲醉眼斜。睨視奸雄難出口。明知又作網中蝦。無如已受妖狐術。又比前番天地差。苦境反而爲樂境。又遇這偷香妙手善扳花。作家自有風流技。不比那莽撞淫徒亂劈柴。自然的攪亂真心消烈志。甘爲雌伏變裙釵。溫柔深入如癡醉。直到天明到曉鴉。清氣逼人方睡醒。相觀面面眼睛措。無雙愧慚容生赤。奸賊心歡口笑歪。又把那逃走之情窮詰問。無雙到此醜難遮。衷情直吐從頭告。爲此潛身往外逃。又誰知躲過雷公逢霹靂。依然被你手心拿。(自)張綵笑道。我便是滿腹疑心。

原來果有這樁奇事。你也不要怪別人不好。只該怪着自家原不該生得這樣美麗。前日若果問到張神州家內。這張神州又不是孔孟復生。料想也饒你不過。無雙道如此說來。足見那天下姓張的多是淫棍了。張綵道。這也不然。但以卿之貌。若走到那裏。無論趙錢孫李。大抵都要動心的。所以說冶容誨淫。古語到底不錯。無雙道如此。我以後拚得不見人。難道還有那個來謀我。(唱)中書喜道誠如此。方保得不作隨波逐浪沙。講論多時情更暝。直到那滿簾日色照。方纔下榻同梳洗。如此情投兩意諧。好比新婚夫與婦。同行同坐在書齋。夜來交頸同衾枕。猶勝鴛鴦在水涯。奴僕雖知皆畏主。誰人口內敢喧嘩。無雙既入迷魂陣。那有回心再憶家。福自天來張老綵。安然獨占上林花。只有這邯鄲惡少該遭晦。尋遍長街與短街。翻轉京城人不見。急得個肝腸寸斷亂如麻。又防惹毒乾娘性。真個將情告縣衙。曾記當初師父說。(白)強奸了十二歲以上的子女。(唱)大明律上要哈喇。一宵快樂真平淡。忍把這七尺身軀土內埋。想到其間真懊悔。垂頭喪氣口嗟呀。(白)只得向奶奶再四求情。奶奶見他這般光景。不覺又軟了心腸。無奈兒子沒處尋。終非了局。只得親到沐家。對沐夫人哭訴其事。求他作主。追究追究。這沐夫人的度量到好。立刻就喚駙馬進來。吩咐道。這白如玉是你父親所愛之人。既然失去。你怎麼袖手旁觀。父親雖不在家。也有旁人議論。快些替他們出些主意。尋了回來。方是駙馬見母親說了。不敢有違。唯唯而出。然而他是個貴介公子。終不肯破格用心。止不過就一面差人尋訪。一面寫了書帖。投進巡城御史衙中。懇其追究而已。御史想來。也道這個白公子年輕貌美。遇了歹人。若非拐向他方。必定窩藏密處。更恐有強姦不遂。殺害埋屍等情。竟是一樁無頭公案。若不追究明白。恐沐都督回來。不當穩便。只得選了一班能幹公人。精明的馬快。就像捉拿逆黨一樣。限了日期。比戶挨查。分頭訪察。(唱)真奇事。沒由來。滿京城鬧得天昏地也愁。失去無雙誰不曉。閒人聽了也擔憂。風聲傳到中書府。也怕公人上戶搜。况且住居甚淺促。若然露了外人眸。非惟奪我奇珍去。更恐烏紗探下頭。意欲另藏深密處。又防房主不

收留 只得去把曹元見 直道其情下禮求 這位房東曹御史 生來性格最風流 不修品行人人曉 巧
佞能言滑似油 聽了其言還大笑 怪不得你朝朝詐病戀衾裯 原來暗裏多奇遇 雖然是送上門來不算偷
說起終須非正禮 你若要我招收 除非兩下平分取 并膽同心不記仇 這便是五載三年多住得
若不然請伊另把別人投 (自)張綵此時也是出于無奈只得一口應承曹元大喜當夜就把無雙移到一座貼近
內室的高樓之上又去備了一席酒上來大家吃得個盡醉而散 (唱)無雙到此渾無主 做下那輕薄桃花逐水
流 悉聽他們胡亂做 朝秦暮楚混春秋 然而兩物相形下 覺得曹元相貌醜 因此上衾枕雖共實情淡
只和張綵意綢繆 恩情燕婉如夫婦 忘却污名事可羞 曹御史 有機謀 不許閒人走上樓 做戒家
中諸僕從 一切不許私下相議口啾啾 若然走漏風聲日 定把皮鞭着實抽 (自)到了一月以來張綵不能再
病免不得原要出去做官這一日無雙獨坐聊翻着他的書本偶見一本詩稿而上寫着西湖雜詠四字細細看時
一大半是題詠西湖風景後來幾首乃是贈張逸少的小詞即黃鶯兒浪淘沙之類末後來又有一歌都是淫豔之
詞正看時恰好張綵回來了無雙就問道這張逸少是何等樣人你這般贊他張綵笑道與你一般却也是我的愛
弟無雙道既如此你爲何又不同了 he 來張綵道說也話長你須耐着心聽我當下就把去年遇着張瑞官十分相
合被着旁人離間反面成仇等事細細說與白無雙得知說出氣來又把郭凌雲一場痛罵 (唱)如玉信爲真實事
幫他氣惱恨蠻囚 奸雄幸有新人伴 氣了些時也罷休 依舊同歡并共笑 自誇前世怎生修 修來今
世風流骨 到處名花任我偷 享盡人間無限福 勝如拜相與封侯 怕只怕沐雷得勝班師轉 每日暗裏
焚名香告斗牛 但願他死在沙場魂不返 免教奪我鳳鸞儔 無雙身住奸人穴 好比龜兒不出頭 沐府
家丁無處覓 巡城御史滿胸愁 三班馬快真該死 個個尊臀血直流 張起鴿懷悔無門惟跌足 白奶奶
心焦滿肚似煎油 差不多黃泉碧落都尋到 杳杳仙蹤莫可求 又誰知咫尺蓬萊原不遠 仙郎只在五雲

樓 要知如玉何時出 且待我慢把清茶啜一甌 下回開場分皂白 諸公莫代古人憂

第六回 鬧書樓珠還合浦 謁侯門琴遇知音

前回書中講到白如玉被曹元張綵騙住在家。幹那沒要緊的勾當。深沉祕密的。已是一月有餘。外人那裏知道京城內外尋訪已遍。影迹全無。巡城御史。好生着急。只得出了關文。又往各處查訪。(唱)可憐爲了白無雙。多少人兒活受殃。捕役分頭奔四處。河翻水沸遍傳揚。他州外府都尋到。數月依然信渺茫。沐白兩家真沒法。都以爲定遭殺害不還鄉。屍骸火化兇身遁。誰知道近地人家敢閉藏。首禍罪魁張起鵠。不勝懊悔意驚慌。然而有力無門用。只好跑來看繼娘。意欲挨身重住下。白家奶奶有商量。說道當初是我無長策。留你同居種禍殃。害我親兒逃出外。如今若是再排場。却不被旁人看了都猜道。我恨親兒礙眼眶。因此上謀殺親兒留住你。這般名色怎擔當。依我說只該日裏常相聚。夜裏分離也不妨。(自)張起鵠聽他說得有理。也不敢強求。只得仍住俞家住宿。每日裏得空跑來。消遣一回而已。然而也怕沐都督回來。終須不妙。有心要尋個靠傍。偶一日在酒店裏。撞着左軍都督寧羌伯瞿開業的家人。說起瞿都督要收一個弓馬嫻熟的。有能家將。若有人投進去。効用効用。到也好巴一個小小的武職前程。起鵠暗想這條門路。到也湊巧。當下就請了他一醉。又送一錠大銀。托他引薦。(唱)瞿府家人真得意。即時引領見寧羌。恰逢這位寧羌伯。是一個武勇之人。直肚腸。見了他狀貌魁梧先大喜。問其姓氏并家鄉。奸徒一一從頭訴。本是生員在武庠。只爲家貧衣食窘。不能坐等到秋場。願投帳下充隨侍。効力惟圖給口糧。瞿都督聽彼自陳殊可憫。當庭吩咐演刀鎗。開弓舉鼎般般試。賊子堪誇事事強。武藝精明弓馬熟。箭無虛發可穿楊。(自)瞿都督看了他弓馬嫻熟。只喜得眉動眼開。大加稱賞道。既然技勇絕倫。豈可流爲下役。本帥就錄你在軍前効用起來。以資衣食。等到

來歲送你仍下秋場。有此技能。取科第真如拾芥。切不可自己埋沒了。張起鵠聽了這番吩咐。真個是福從天降。喜出望外。(唱)當庭叩首把恩謝。從此安身得靠傍。軍冊填名人盡曉。轅門効力把差當。勇而不智瞿都督。自信求材得棟梁。另眼相看如至戚。不時傳喚至書房。相陪世子調弓馬。戰策兵符共講章。狡狴無過張起鵠。平時無法又無王。而今要把人依靠。原會低頭自服降。切小心遵法度。絲毫不敢肆猖狂。因此上軍班之內人人贊。都贊他作事多能性又良。相好獲多仇敵少。安安穩穩過時光。無話短。有話長。日月催人曉夜忙。不覺的春去夏來秋又到。桂花落盡菊花黃。邊庭小寇皆平定。大帥班師轉帝邦。兵駐團營文武接。沐公正笏上朝堂。降書貢禮皆呈獻。大悅仁明有道皇。慰諭功勞還賜宴。君臣共飲到昏黃。方才謝聖回私宅。大小夫人共九房。子女成羣齊出接。相逢彼此訴離腸。公爺想着心頭事。便問三郎與二郎。如玉今朝何不到。難道是不曾知道我還鄉。(白)夫人見他問起。只得把正月中無雙不見之事。細細說明。沐都督聽了。不覺大驚。拍案道。有這等事麼。難道尋不着就罷了不成。夢熊你在家所管何事。(唱)旁邊駢馬回言道。業已追尋半載長。外府他州都走到。只除地獄與天堂。奈何處處無蹤跡。非是孩兒心不當。都督聽言無可說。連聲嘆氣拍胸膛。堂前縱有團圓酒。翠袖紅裙捧玉觴。悶上心來都不飲。寬衣秉燭便歸房。這一夜萬想千思難睡穩。定不出他身究竟在何方。(白)數日之後。天子詔下。沐雷勳寇有功。例該陞賞。但已封公爵。無可再加。飭賜錦袍玉帶。羊酒金幣。蔭其次子。爲錦衣千戶之職。以表其功。入朝謝恩之後。隨有那些公侯伯子文武大臣。登門慶賀。(唱)都督只因如玉事。一團喜氣付東洋。雖然勉強酬賓客。意與蕭條迥異常。衆官員誠透其心皆竊笑。此公從幼歷沙場。早年襲父居高位。貴極人臣富敵邦。女配王孫男尙主。尊榮不亞郭汾陽。半生極慾窮奢過。興致翩翩最發揚。面上從無煩惱色。今朝只爲一無雙。就把那英雄氣概都消盡。失魄亡魂這等腔。衆口紛紛私議論。惟有那關心病的陝西張。自然既把無

雙匿 悉聽他家勢力強 却也斷無還出理 從今後小心用意越提防 無雙初到奸人宅 樂以忘歸不顧娘 日久也將都督念 自從五月到秋涼 幾番詢問邊關信 萬惡千刁賽六郎 曉得他心在沐家還未死

若言此老已還鄉 必然不肯安心住 要報恩情歲月長 只說未回瞞隱過 猶如兩界隔陰陽 (自)白無雙信以爲真也還罷了。可憐沐都督摸頭不着。滿肚心焦。白奶奶懷着鬼胎。十分着急。這幾日。叮囑張起鶴也不要上門。自己又做假悲傷。來見沐都督。求他作主尋覓。沐都督又爲拜客忙亂。一時也想不出甚麼主意來。只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寫了十幾張告示。遍貼京城。如有知風報信者。賞銀千兩。百姓們看了告示。那個不要想發這一注大財。無如不曉得白無雙的信息。却也沒法。不覺又過了十幾天。一雙沐公拜過諸助戚。稍覺清閒事不忙。這一日來拜神州張翰苑。原算是知心好友。異尋常。張公設席相留飲。書院清幽對曲廊。不用笙歌音聒耳。看的是芙蓉映月菊欺霜。清談對飲筵將半。沐都督又講無雙事。椿重賞雖懸無消息。悶得人心神似失意茫茫。兄爲學士才如海。可有奇謀與弟商。翰苑先生微笑道。春間失去白無雙。弟雖目見希奇事。甚欲馳驅効力幫。無奈尋思無一策。這的是書生只好讀文章。怎比得鷹揚大將多奇策。還要明公自主張。(自)沐公笑道。若講上陣行兵。小弟自信也有幾分智略。獨到這樁疑事。竟詳解不出來。必竟是個武夫。所以只能用武。這無頭公案。就不能了。張公道。小弟想來。只有一件。向聞其母閨門不謹。竟與門戶人家一般。莫非有甚情人來往。以致母子反顏。被他謀死。而詐稱走失。亦未可知。老都督何不把他家人叫幾個來。審問一審。問就見明白了。都督道。此事我也想來。然而其母不過小人之見。自我收養秀峴之後。他便敬若上賓。不敢再加呵責。那有這般大胆。敢謀害他。只恐母子間有甚不和。以致秀峴負氣走出。這便或者有之。查究却也要查究一番的。(也)講講談談頻進酒。直飲到滿庭月色照池塘。方纔撒席抽身起。又飲清茗數盞香。聽得譙樓更已起。衆家人紅燈點起候從旁。沐公又對張公道。趁此良宵好月光。我欲輕身街上走。聽那些小民百姓共談量。是

非難禁聞人口。總使傳來話不詳。或可稍知蹤與跡。兄如有興可同行。自張公道左右空閒。走走何礙。若夜深了。就到府上借宿一宵。沐公大喜。吩咐衆家人。牽了坐騎。捧了冠帶。先自回家去了。嗚張公也把袍寬卸。改換衣衫秀士裝。沐都督頭戴扎巾穿跨馬。軍官打扮甚軒昂。相看一笑俱稱妙。不帶親隨燈不張。離書房出門牆。並肩緩緩踱街坊。魚龍混雜無人識。不用平時貴介腔。一路東張西也望。若逢酒館與茶坊。必然就在門前立。細聽閒人話短長。自走了幾處。議論白無雙的到也不少。大抵多是那些想發財的小人。滿口瞎猜亂估。沐公爺聽來。一句也不在腔板之內。倒覺厭煩。只得往前又行。打點到他外婆家附近去。打聽打聽。走過了吏部衙門。正要轉灣過去。這位張先生的貴體。本來生得柔弱不堪。此際又多吃了幾盃酒。走了半里多路。早有些腳軟伶仃。看見一個小戶人家。門外邊橫放着一條板櫪。他就坐定了不肯動。沐都督看見了好笑。也不催他。便就一同坐下。不上半晌。忽聽得呀的一响。板門開處。走出一個孩子來。約有十歲光景。手裏提着一盞八角紗燈。立在門檻上問道。甚麼人坐在我家櫪上。沐公答道。過路人借坐一坐。少刻就走的。一面說。偶然把那紗燈一看。只見四面紅紗。四面白紗。白紗上都畫着美人。紅紗上都寫着詩句。顏色雖然半舊。式樣却認得出來。想道。這是我家之物。秀峴喜歡。他所以帶回去的。爲何落在此處。便問孩子道。這燈也倒齊整。你在那裏買來的。孩子道。不是買的。這是對門一個馮大叔。送與我的。沐都督道。那裏對門。這馮大叔是何等人物。叫甚名字。孩子指道。就是斜對門裏主子。姓曹。做官的。那大叔是管後門的。叫做馮開。都督道。原來如此。這盞燈。我倒愛他。你賣與我罷。說罷。就在身邊摸出一把碎銀子。約有三兩開外。付與他道。你可肯麼。孩子歡喜道。怎麼不肯。慌忙接了。就把燈遞了過來。沐公問道。你叫甚麼名字。孩子答道。我叫王喜兒。說罷。捧着銀子。如飛的跑進裏邊去了。張公道。這盞燈也不大鮮潔。難道府上沒有好燈。要買他則甚。都督道。此乃白秀峴之物。或是他點着出來。燈既落在此間。人必有些下落。我和你且到家內去。叫白家人來認認就知道了。張公道。這裏是御史曹元家的後門。難道曹元這般渾賬。藏了白秀

峴麼。(唱)都督搖頭稱住口。且歸家內細談量。張公只得抬身起。都督歸心似箭忙。一把相攙飛也走。片時回轉自牆門。其時月色明如晝。湊巧是白家小使在街坊。對着那沐府家人同說話。(白)看見都督回來。(唱)閃身立半邊旁。(白)沐公見了。便道你是桂枝麼。我正要問你一句話。可跟我進來。桂枝也不知要問甚麼。(唱)連忙答應相隨進。一直行來到後堂。賓主二人同坐下。桂枝立定靠長牕。公爺又喚他身近。細看紗燈八角方。這是你家公子物。那一夜可曾點着上街坊。(白)桂枝道。正是。正是。那一夜少爺叫小的點了燈。小的要照着他去。他又不許。單身去了。公爺今日在那裏得來。沐公道。我在外邊尋着的。還要問你。我今日聽得有人說來。是白奶奶與少爺淘了氣。把他趕出去的。到底是假是真。你可對我直說。桂枝聽說。不覺呆了一呆。道。趕是奶奶並不會趕他。或是少爺自己負了氣走出去的。這便還有之。沐公道。既如此。淘氣是真了。你且細細說來。桂枝一時對答不出。只是睜着眼睛。心裏跳個不住。沐公看來。有些奇怪。就變轉臉來。拍案大喝道。若不說明。家將們取鞭子伺候。(唱)公爺一怒非細小。年幼童兒早嚇慌。不由的兩手抱頭雙膝跪。哀聲痛哭淚汪汪。公爺喝道。何須哭。快把情由細講章。小使料來瞞不過。只得把春間奶奶去燒香。引一個後生來到家中住。起鴛爲名本姓張。呼義子。叫乾娘。一朝走進少爺房。勾肩握手相調戲。少爺是發怒和他鬧一場。奶奶是懼怕親兒言不發。當時趕去賊強梁。來朝就往娘家去。我們是好好關門睡在床。不料強徒乘夜到。(白)小的聽見少爺叫喊。趕將出來。却被他。(唱)一拳打倒痛難當。竟把我少爺捉住強姦了。又叫我莫露風聲到外廂。直到他身人請去。少爺扒起着衣裳。點燈只說把娘看。不帶人兒獨自行。明日追蹤無影跡。到如今不知死活與存亡。通前徹底滔滔訴。氣得個黔國公爺體盡僵。半晌神回方啓口。冲冠怒髮罵淫娼。原來果有私情事。連累親兒被賊傷。來日誓拿張起鴛。碎屍萬段把冤償。張公嘆息開言道。既曉淫娃作事狂。原不該輕放他身家內住。老都督自家主意欠高強。(白)正說間。只見駙馬自內而出。問道。白秀

岷有下落了麼。沐公道。下落雖不曾定。先把他家中之事。審出來了。原來如此這般。所以他走出去的。你們總是心粗。竟不曾預先查究。駙馬冷笑道。孩兒固是心粗。這孩子也有些不知好歹。若好好住在這裏。也不惹出這等禍來。況且還有一說。(唱)進忠在日人人曉。好色貪淫是所長。所謂邯鄲張起鵠。出身也是好門牆。只因其父臨終日。不辨高低兩眼盲。誤托妻兒于好友。豈知好友喪天良。竟把他孤兒寡婦多姦佔。笑柄人傳沸沸揚。他在我家門下住。爹爹昔日也知詳。而今起鵠重來到。就與他母子成姦豈算強。這也是天道循環從古有。一還一報理該當。至于如玉雖逃出。莫虛他身命已亡。大抵總因顏色害。被人淫戲好窩藏。將來若果尋回轉。也不必窮究深追李共張。只可付之天與命。生就他這般容貌合遭殃。公爺聽了孩兒話。默默無言祇自傷。(自)張公道。這些過去未來之話。都不必講他。且理會了眼前之事。紗燈既已尋着。就要審問這個馮開了。沐公道。曹元若果藏了他。我把馮開一捉。他已知風。誠恐移藏別處。到要做得穩便些。就問衆家將。你們可有那個認得這馮開麼。家將陸元應道。小人認得他。倒也不時往來的。公爺道。既如此。明日早間。你可去拉他來。只說飲酒。款留在房。等我回來審問。陸元領命而退。沐公又吩咐桂枝道。你好好回家。且慢提着此事。免受主母打罵。桂枝叩頭而去。此時已有三更將盡了。(唱)駙馬辭親歸內室。主賓共宿外書房。這一夜沐公氣惱難安枕。剪燭披衣坐在床。與那張公閒講論。直說到曉星將起月無光。一同梳洗穿朝服。走馬金門謁聖皇。朝罷歸來鬆玉帶。紫袍脫下換輕裝。早見那陸元走進低聲稟。已賺馮開在外廂。都督點頭呼帶進。陸元急走到外廂。(自)這馮開正坐着。等酒吃。忽見陸元出來道。公爺叫你進去。要問一句話呢。馮開聽說。不覺吃了一驚。呆着臉道。公爺有甚麼話問我。陸元道。這却也不知。推着背說。快走快走。馮開想道。若講白無雙之事。我又不曾說與別人。料來他也不會曉得。我且放心去見他。不要這做賊心虛。(唱)自寬自解將心定。硬了頭皮走上堂。只見公爺朝外坐。面皮翻轉像閻王。兩旁侍立家奴輩。個個懸刀似雪霜。看了不由心不怕。滿身發抖。

怎支撐。上階屈膝低頭跪。不敢開言問短長。（白）沐都督厲聲問道。你就是馮開麼。馮開只得應一聲。小的正是。都督道。既是你且抬起頭來。認一認這盞紗燈。可是你送與對門王喜兒的麼。馮開抬眼一看。果見桌子上擺着這盞紗燈。嚇得魂不附體。那裏說得出話來。陸元道。公爺問你。怎麼不做聲。馮開掙了半晌道。正是。公爺又問道。你在那裏得來的。馮開道。這是小人家裏的。沐公大喝道。胡說。這盞燈乃是我家之物。正月中白公子點了出去。至今不見回來。燈既在你家中。可知白公子是你謀殺的了。快把實情招認。免得本帥動刑。（唱）馮開聽。更心慌。牙關相打响叮嚀。沒奈何把公爺叫。小的平生最善良。從不謀財并害命。但知念佛與燒香。此燈實是家中物。豈肯含冤屈認賊。都督聞言心大怒。賊奴口齒倒堅剛。既然不怕嚴刑拷。想是銅皮鐵骨梁。本帥但將軍法用。將伊砍了又何妨。公爺一語方完畢。早有家丁應兩旁。走上前來齊動手。掀翻在地脫衣裳。這回嚇壞曹家僕。極口哀呼像殺羊。小的如今招認了。乞饒狗命訴端詳。（白）公爺道。既然如此。家將們且慢動手。待他細細講來。衆家將一聲答應。又把馮開扯到案前跪下。喘了半晌。方把正月二十五晚間。白無雙躲雪進門。被張綵藏匿之事。一一都說將出來。這盞燈實是丟在庭中。二十六日早間。小的進廳掃雪。拾着了。送與王喜兒的。目下白公子遠在家中。因是主人吩咐。所以不敢泄漏。其實與小的無干。說罷。又不住的叩頭乞命。都督聽了。只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噴烟。拍案大叫道。這張綵不過是新進微員。竟敢這般大胆。曹元立朝已久。也這等禮法全無。這兩個狗官。如何容得吩咐。把馮開鎖在耳房之內。莫放他走了。衆家將又把馮開橫拖倒曳而去。張公在屏後聽得分明。也走出來道。天下果有這般奇事。此時都督將以何法處之。沐公道。別無他法。我且去搜出人來。再與這兩個狗官理論便了。家將們快些備馬。隨我去來。（唱）一班家將同聲應。頃刻傳言到馬房。戰馬裝鞍齊帶出。操兵演武一般腔。氣冲牛斗中軍帥。上馬離門又付量。奸賊雖然還未曉。我須着意謹提防。便差十將先抄去。早把前門出路當。自帶驍勇人二十。竟來曹府後門牆。十人駐馬攔門立。餘

下家丁共五雙。下馬進門聲色厲。裏邊走出一婆娘。意思欲要開言問。看見人多着了忙。回轉身來飛也走。沐公也不問青黃。靴尖使把屏門踢。手執金鞭直進堂。一衆家丁隨在後。勢如猛虎出山崗。烘然擠進屏門內。吶喊之聲震屋梁。驚動曹家人大小。出來一看好驚慌。正不知主人犯了迷天罪。校尉來拿不可當。又不知何處強徒真大胆。提刀白日搶財香。神號鬼哭東西走。沐都督不曉人兒在那廂。怒氣填胸揮手下。逢門便打响兵兵。東邊打過西邊去。南首穿來到北堂。打了又尋尋了打。嚇得這合家男女好悽惶。男人縮頸爭逃命。女子哀號叫大王。沸反盈天了不得。猶如失火與遭喪。看看打到中堂內。自畢竟這張綵有些造化。他這一日還不會回來。只有個倒運曹元坐在房。聽了聲音心大駭。急忙移步出來張。劈頭正遇賢都督。怒髮冲冠火一腔。一把胸膛揪住了。接連三個下巴掌。曹元嚇得心都碎。曲背灣腰捧面龐。連叫公爺因甚事。這般發怒甚非常。沐公喝道真奸賊。你把良家子弟藏。事發如何還抵賴。快些放出白無雙。若然再有支吾者。叫你殘生立刻亡。自曹元看了這個勢頭。定是有人報信。想必抵賴不過。只得雙膝跪下道。這都是張綵不該。實與小官無涉。沐公喝道。起見雖是張綵。你却與他串合窩藏。豈得無罪。曹元連連叩頭道。原是小官該死。只求都督開恩。沐公道。此時不與你多講。快領我到藏匿白秀峴所在去了。饒你。唱唯唯連聲。曹御史悠悠立起脚跟。當先領道趨樓上。此時候如玉猶然在夢鄉。却被下邊人鬧醒。披衣納履下牙床。親身走出開門看。唱恰好這一班人。自上了樓梯擁進房。如玉凝眸觀仔細。不勝之喜又悲傷。上前就把公爺叫。一去如何歲月長。丟下我身無倚靠。可憐平地忽遭殃。幾乎與你難相見。今日相逢感上蒼。說罷放聲還痛哭。自都督見了這般光景。唱頓然的心酸意切減威光。乃云前事都知道。不是皆應坐你娘。只問你何故輕身胡亂走。以至于纔離虎口遇豺狼。害得人半年尋覓無頭腦。都道你已到陰曹不在陽。我聽此言真不信。自家察訪上街坊。方纔訪得真消息。張綵

瘟官直恁狂。此刻潛身何處去。我把他剝皮搥草活抽腸。(白)無雙聽說。倒呆了一呆道。你今日之來。不是他對你講的麼。沐公道。他既有心藏你。那裏還肯對我說出來。此刻他到那裏去了。無雙道。他早起上朝去了。其實不會回來。沐公料得不是假話。就叫家將把無雙抱了。走下樓來。曹元一個脫空。已不知溜到那裏去了。沐都督怒氣未消。喝令衆家將一齊動手。索性在前門打他出去。(唱)衆人奉了公爺令。不看曹元在眼睚。耀武揚威真有興。撩衣捲袖氣昂昂。便從樓下揮拳起。交椅書檯只一斫。聲音脆。殺郎郎。跌去了寶玩奇珍數十椿。古畫名聯都扯碎。珠簾綉幔盡撕光。一行打出中門去。那管他金屋銀屏畫棟梁。粉壁朱扉隨手打。雕欄曲檻盡遭殃。正廳上面尤其妙。幾腳顛翻雲母牕。白玉屏風橫滿地。金爐攢癘不留香。水晶屏內珊瑚樹。擲去塵埃寸寸傷。瑪瑙香几無一脚。紫檀畫桌剩方框。羅磚踏碎黃沙露。交椅掀翻靠粉牆。天井之中搬白石。花盆打盡打魚缸。聲如霹靂空中震。可惜榮華御史堂。半晌之間難測料。弄得牆坍壁倒不成腔。公爺發盡胸中氣。方始抬身帶紫韁。上馬提鞭回舊路。引得那行人駭異遍傳揚。(白)此時張先生還在沐家。與駙馬坐着等候。忽見家人報道。公爺搶着白少爺回來了。兩個立起身來。沐都督早已走到。家將把白無雙抱了進來。駙馬接着父親。免不得問問怎麼搶他出來。沐公備細說了一遍。(唱)無雙此刻真慚愧。料得聲名已大彰。俯首無言羞見客。淚盈兩袖滿胸膛。神州耳熟其名久。到此方纔識面龐。仔細從頭看到脚。方知姿態果非常。亂頭粗服皆丰韻。而若梨花帶雨香。說甚麼再世潘安今宋玉。真抵得吳宮西子漢王嬌。冶容自古能招禍。莫把淫邪怪二張。我見猶然生愛惜。佳名不愧喚無雙。(白)張先生看到出神之際。沐都督去把無雙扯了過來。還恐他害羞。命家將們都退在階下。然後問他。既怕張起鵠威迫。極該回到我家。怎麼反投母舅。又被張綵騙住等事。無雙泣道。這裏恨我的人甚多。我來則甚。至于母舅家。也是騙桂枝假話。實意原要去投奔張先生的。不意走到吏部衙前。被個老者指錯。竟走進張綵家去了。沐公道。這也平常。你既知不

是。何不還走了出來。無雙道。彼時更深雪大。人已凍得半僵。那能再走。承他留住。當下又發起病來。虧得他請醫調治。數日後方纔平復。欲要出來。聞得張起鵠正在滿城尋訪。惟恐撞着了。依舊不得脫身。張綵又說住在他家。也是一樣。且等你班師之日。送我回來。所以我就住下了。沐公道。既如此我回來已有半月。他怎麼說也不對你說一聲。可知是好心。還是歹意。無雙道。這便是他差了些。至于日常相待。其實也沒甚歹處。駙馬冷笑道。他待你自然是好的了。但你竟不想一想。你那個母親。固然不是你。你就躲在外邊。使他着急。着急也不算傷心。我却不曾害你。怎麼信也不通一個來。弄我這般尋法。無雙停了半晌。回答道。這却我也不料到駙馬有這等好意。沐公怒道。放屁。皆由你平日間性情偏執。所以偏到這一岸了。(白)如今尚不心中悔。只把親人當路傍。滿口的說來。還是張綵好。怪不得安居半載不知長。今朝捨你回家內。是我無知用了強。所以傷心還痛哭。從前撫養竟全忘。果然日久人心見。從今後這個虛名我不當。請你快些回去罷。好隨張綵過時光。公爺氣倒聲聲恨。如玉悲啼淚一汪。駙馬爺看見父親生大怒。倒只得代為排解要收場。(白)吩咐兩個小使。快把白公子送進裏邊。無雙此時難道真好走了出去。只得含着眼淚。往自己房中去了。沐都督把桌子猛然一拍道。五六年枉費心機。撫養出這個沒志氣的孩子。可不氣死了人。張公勸道。他終是年輕識淺。所以被人騙花了心事。已這般。老都督氣之何益。只索歸于天命罷了。沐都督盛怒之下。定要處治這兩個對頭。一面請書記商量。寫本去奏張綵的不法。一面要捉張起鵠問罪。家將稟道。起鵠是個武生。現在左軍瞿都督標下効用。若要捉他治罪。須得關照了瞿都督。沐公聽言。就取一枝令箭。着旗牌官。齎到左軍都督府來。只說要調張起鵠一用。(唱)瞿公不解其中事。傳喚冲霄去一行。做賊心虛張起鵠。自從沐帥轉京邦。恐他追究從前事。早已擔憂用意防。這日早間街上走。忽聞搶出白無雙。閒人到處紛紛論。正有些肉跳心驚脚手忙。聞此話。更慌張。明知事發在東廳。當時進見瞿都督。叩首渾如搗蒜腔。哀告仁慈恩主帥。今朝小將命將亡。乞求大德相援救。免受分身碎骨

歟。白瞿都督驚道：「你又不曾犯甚軍令，何出此言？」起鵠哭訴道：「小將觸犯了沐都督，此時若去，斷斷不得生還。只求公爺救命。」瞿都督道：「你怎樣觸犯他的？且細細說來。」好待本帥與你分解。張起鵠見主帥肯救，便把強姦白如玉之事直告出來。以此犯了黔國公之怒。都督若能遮蓋了小將，真是再造之恩。日後必以死相報。瞿都督聽罷，不覺呵呵大笑。原來是這個觸犯。行強縱慾，固然是你不該，然而也是小事。他何苦這等認真？你既然在我標下，豈有坐視不救之理？且喜沐震遠向來與我見好。這個分上，也該講得過來。就喚旗牌官過來吩咐道：「我曉得你家公爺也沒有什麼大事。適值張起鵠又要出差到別處，不得工夫，你可去上覆公爺，莫怪我不通情面。我明日還要來面見說情。這旗牌不敢多言，只得來繳令。」沐公爺怒道：「老瞿是個莽夫，想是聽了這賊子一面之詞，他殊不知。」（唱）事大如天容不得，我須再去說端詳。當時取硯磨香墨，親筆修成書一方。再遣家丁飛馬去，其時紅日已無光。張公尚未回家去，駙馬相留飲數觴。席未完時家將轉，單身覆命往書房。備言督府將書遞，目見兇徒站在傍。瞿帥看書雖點首，依然不肯放強梁。只言少刻親來到，面見公爺有話商。都督聞言心越怒，老瞿莫是眼睛盲。這般蔽護邯鄲賊，我要將他罵一場。翰苑先生稱不可，瞿公也是一忠良。與君向日稱和好，莫把朋情一旦傷。駙馬也道須停緩，（白）只可緩言使他明白，自然放出來了。講論之間，又飲了幾盃。方才散席而坐。（唱）等候無多剛片刻，果然來了老寧羌。中軍都督抬身接，見禮分賓坐兩旁。駙馬張公俱在座，小童茶獻滿盤香。瞿公不等他人問，便說方纔事一椿。張起鵠黑夜行姦雖失禮，姑念他少年心性一時狂。况兼在弟軍間用，武藝精通事事強。近日蠻夷常作亂，正堪効力向邊疆。我和你既為大將司軍旅，獎拔人才分所當。若以微嫌捐勇士，殊不是忠良愛國直心腸。因而小弟親來到，請看無知薄面龐。把這些過後之情權撒手，也博個寬宏大度好名揚。（白）沐都督聽他說完，方纔開口說道：「據老兄所言，似乎有理。但小弟還有一說。愛才拔士，雖是大臣所為，罰惡除奸，也是朝廷法制。若是些微之事，小弟也再

不介懷。無奈他所犯者竟是不可赦之罪。若爲他有一才一技。竟寬貸了他。又不是先王立法之意了。(唱)還要這大明律法將何用。差不多殺了人兒不要償。小弟雖然爲大帥。此時不比在沙場。也不能立行軍法將人斬。原要那執事刑曹做主張。兄若必將他庇護。也只怕有些不便費商量。呵呵大笑。瞿都督。我道你令箭來催知恁忙。一定要將軍法處。若說是這般主意更荒唐。我雖不熟皇明律。也曉得自古拿姦要捉雙。幾曾見正月行姦今告發。總然身到法司堂。饒伊口說終無據。疑則從寬也是常。還勸你做了人情休了罷。也免得驚雞鬧犬費周章。瞿公口內滔滔說。沐帥心煩面對牆。暗罵莽夫真可惱。爲何硬把賊囚幫。(白)瞿都督見他不悅。又對沐公說道。瞿某是個固然不通今古。然而也每聽得那些文人談講道。美色乃人之同欲。那古來英雄豪傑。亦所不免。但要推己及人。不可單爲自己。故楚莊王有絕纓之會。不過體諒臣心。還有那美妾贈人。愛姬換馬。都是英雄豪傑之事。沐兄才兼文武。位極人臣。難道不是當今豪傑麼。(唱)從來度量要寬宏。今日裏爲了無知一嬖童。必要深求張起鵠。却不被旁人取笑不英雄。先生乃是高才客。聽某之言也可通。既與沐兄稱至好。還祈鼎力勸相從。寧羌伯。話兒兒。說得個黔國公爺面上紅。只得回頭重啓口。此言太覺沒來蹤。秀峴本是名家子。止不過父死無依家道窮。小弟收留如子姪。一般上學把書攻。還望他後來發達興門戶。誰來將他作嬖童。原來是預把人兒輕薄料。怪不得事情看得這般鬆。(白)瞿都督笑道。這孩子我也認得。他出身雖是好的。你待他却不是正派看承。所以僚友中人人說笑。取到這無雙的美名。你還要賴他則甚。總之我既已來了。焉肯掃興而回。你若必不肯依。僚友之情何在。老實說是與不是。這個人情總要聽我的了。你若不聽。我也誓不出門。拚得與你坐他一夜。說罷又大笑道。看你怎樣打發我。列位聽着。這件事原是瞿都督逞蠻硬做。不怕倒眉。若遇着不通情理之人。必至于同僚反目了。幸虧這位沐都督。雖是武官。做人還在情理之內。心中雖惱。到底翻不轉面皮。氣不過。只得也笑起來道。罷了罷了。你既這般苦請。我豈可不賣些面情。只是

還有一說。這一遭實是奈何不過你的臉面。所以暫且饒他。若說這些冤仇。其實只在心裏。但願那賊子。一世沒有甚麼過失。撞在我手裏便好。若再有些過失。莫怪我公報私仇。聽你磕破了頭。我也不聽你的了。沐公爺說了這幾句。(唱)不勝之喜。瞿都督立起身來打一躬。聲聲謝。謝仁兄。足感高情肯見容。人各有心非草木。張起鵠後來焉敢再行兇。弟今放胆相辭去。明日裏相謝無多酒一鍾。但只是君子一言當作准。切不可一時弄巧賺愚蒙。公爺答道休多慮。只要你自把良言記在胸。好將這心愛之人藏袖裏。莫教走出闖西東。做些犯法違條事。依舊遭殃吃劍鋒。說罷兩人齊大笑。家人帶馬點燈籠。瞿公別友回私宅。(自)張起鵠已在府中等候半晌。忽見那。(唱)主帥回來喜氣濃。備述求情多少話。奸徒聽了樂無窮。叩頭再把恩爺謝。自此身居督府中。加倍小心猶勝昔。恐防狹路有相逢。公爺送出寧羌伯。來了個記室參軍馬相公。奏稿寫成先奉上。沐公看了皺眉峯。一聲長嘆張兄叫。我爲無雙費苦功。滿擬將兩處冤家同論罪。豈知瞿老逞蠻兇。硬將首惡先遮蔽。我若把張綵之情達聖聰。雖只誘藏堪據實。未知執政可從公。倘然再有徇私庇。却不是反被奸徒占上風。好叫我進退兩難無主意。這樁難事怎完工。(自)張公道便是小弟也。這等想張綵藏匿無雙。確然有據。只恐內中曖昧不明之事。執政者也未必肯替你深求。况聞曹元這廝極會結交權貴。足下雖然有勢。也當不得他救應衆多。倘然畫虎不成。非但被人取笑。又且弄這孩子上堂審問。穢迹昭彰。臉面全無。聲名掃地。日後怎樣做人。可不更是一樁折本之事。沐公道。高論極是。然則爲之奈何。張公道。依愚弟想來。此時只可置之不問。且留心日後。尋着了張綵的真實過端。再行報復。也不爲晚。但不知尊意若何。(唱)沐公聽了張公話。仔細思量句句通。拍案連聲稱罷了。且饒賊子過殘冬。留心慢慢將他處。就把那奏章拿來付祝融。這也是張綵正當交好運。有緣却遇勸人翁。驚天動地奇文事。瓦解冰消一旦空。枉費多時閒氣力。譙樓二鼓已咚咚。張公身倦忙辭去。意懶心灰黔國公。也進內房安睡了。聽談好色兩奸雄。

(白)曹元在沐都督搶去無雙之後。就差人密報與張綵得知。張綵嚇得魂不附體。急急趕回。果見自內至外。打得牆坍壁倒。就像馬坊一般模樣。曹元接着了。又訴說了一回。張綵道。打壞房屋。都是小事。我就賠還你也不難。只是無雙搶去。便怎麼了。說罷頓足大哭。曹元道。慢些慢些。房屋雖是小事。前程却是大事。你道沐震遠得了無雙。萬事俱休的了麼。只怕還要壞我們的前程。你且不要哭。大家商議纔是。張綵道。我此時神魂已失。商議出甚麼來。還要請你替我作主。若有甚麼的門路。只管去求。若要甚麼銀錢。只管我認罷了。正說間。鮑文也走了出來道。果然前程要緊。且留了前程。再議無雙。當時與曹元商議道。老沐是個王親。非平常侯伯可比。如今若要尋人遮蓋。須與他對敵得來的。大約非是張國舅不可。曹元道。國舅府中我熟是也熟的。只要令甥出賄。我與先生連夜同去求他使了。張綵聽說。只得含淚進房。把自家所有的金珠寶玩。盡數收拾出來。足值二萬多金。(唱)曹御史。急匆匆。相幫更有鮑文忠。一齊裝在車兒內。乘夜同投貴府中。送與雙雙賢國舅。哀詞懇切訴情衷。沐家勢力誰能敵。惟有相求二位公。來日姦情如告發。千祈大力望包容。(白)這壽寧侯張鶴齡。建昌侯張延齡。雖是椒房至戚。做人都不大端方。見了這滿車金寶。豈有不愛之理。(唱)當時一概都收下。留坐雙好茶一盅。滿口應承真易事。沐雷若果奏真龍。護持總有愚兄弟。寄語中書莫挂胸。曹鮑二人俱大喜。塔前頓首謝重重。告辭出府同回轉。張綵雖然略放胸。只恨美人追不轉。夜深獨自進房中。悽涼萬種難成寐。綉被空餘小玉童。追念前情心欲碎。自然正月與他逢。恩情燕婉何其樂。似漆如膠兩意濃。實指望地久天長同作伴。誰知好事變成空。他西去。我在東。好一似彈打鴛鴦難再同。他是個多義多情如好女。雖被那沐雷硬捉轉家中。決然不肯丟開我。此時節兩地相思一樣同。數月恩情今已矣。好比那邯鄲夢醒一場空。淚流滿面腸幾斷。目對殘燈一點紅。意失神馳魂渺渺。沒奈何思量夢裏覓歡蹤。雙眸強閉將成睡。又恨寒山夜半鐘。忽地一聲侵入耳。醒來依舊失芳容。翻來覆去渾難定。遍體生疼心內沖。苦淒淒直

到金雞三唱後。東方曙色映簾櫳。免不得起來梳洗加冠帶。還到衙前把職供。打聽昨宵真消息。沐雷曾否奏皇宮。(自)正所謂好事不出門。惡話傳千里。沐都督便不曾上本。滿朝官屬已大半曉得了這件新聞。見了張綵。無不掩口而笑。張綵心雖明白。只好詐呆。一日以來。不見發動。略覺放心。夜裏回家。又與曹元議論。我們做這件事。也算秘密。不過老沐如何得知。莫非家內有人去報信的麼。正在猜疑。忽見馮開妻子進來哭訴道。是昨日早間。丈夫被沐府中一個家將叫去。至今不見回來。莫是被他們殺了。曹元方悟道。如此說來。必是老沐打聽着些影迹。叫馮開去審問出來的了。總之原是他的人。我們只管要留了官職。也就罷了。又過一日。沐都督把馮開也放了回來。曹元又細細詰問。方知在這盞燈上。露出的馬脚。惱他不小心。立時趕了出去。(唱)可憐那馮開有苦無門訴。只好去別處投身靠主翁。打壞廳堂看不得。必須修造動人工。曹元也費錢多少。這都是好色之人自弄窮。張氏二侯因得賄。留心打聽在朝中。那曉得沐雷竟不將情奏。熱氣全無冷氣沖。不費皇親心半點。白叨禮物萬金豐。(自)數日以來。張綵見沐都督毫無動靜。倒覺希奇。又打聽打聽。這張起鶴。怎生下落。也有人說。瞿都督和他蔽護。竟不會吃虧。張綵想道。原來如此。所以連我的罪名。都告發不出了。(唱)當初只道他兇狠。誰料他身也怕兇。早識黔驢無大技。何苦將滿車金寶送虛空。人財兩失何時返。悔恨交加氣苦重。日裏忙忙還得過。夜來寂寞更迷濛。寒衾獨擁香猶在。惆悵朱顏不再逢。顧影傷懷常涕泣。幾乎犯了失心瘋。(自)虧得鮑文再三勸解道。老沐此時雖不發作。或者是他深心之處。後來還要很很的報仇。到了那時。少不得原要兩位國舅幫襯。這一車金寶。不是白送的。且不必懊悔。至于無雙雖然搶去。料想總不會死。(唱)自古道。兔兒妓女無長性。怕不又喜地。歡天對沐公。我與沐公雖不熟。他家門上叫高松。今年看病曾相識。只要。你肯把花銀用幾封。買得他身心內喜。必然惟命自相從。饒他閹閹深如海。或者藍橋路可通。這叫做。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無處下絲桐。莫做這多愁多病痿垂態。惹得個病鬼乘虛又進攻。縱有靈丹醫不好。

一生事業付東風。自張綵聽了。如夢方醒。拭淚而謝道。若果這般。外甥豈敢惜費。錢財儘有。只求母舅替外甥周旋。鮑文道。只是你不可性急。須待我慢慢設法。方好。張綵連聲應諾。自此強撇愁煩。再圖後會。鮑文自然在外邊打聽不提。再說那白奶奶。聞得兒子回來。喜而且懼。只恐他要說張起鵠來。那知桂枝早已說了。欲待去探望。探望又恐沐公爺責備。不敢上門。挨了幾日。直到張起鵠來說知細底。方纔放下了一塊石頭。又要遮裝些門面。候得沐公爺出門。老着臉挨進府中。假意看看兒子。又當謝謝夫人。沐夫人不管他們閒帳。倒也照常相待。白無雙原是個逆種。見了面。就動起氣來。連話也不對答一句。又被這班小夫人。你吹我唱。嘲笑了許多。白奶奶坐身不穩。沒趣而去。從此也不敢再來沐府。沐都督定了心神。又把白無雙細細盤問。這位白公子。正個公平正直。再不會口是心非。張起鵠是強做的。便恨恨之聲。張綵是兩相情願的。雖然瞞隱不過。也不再肯說他半句不好。沐都督見他迷失本心。愈加着惱。欲待趕他回去。想來必落下流。欲待送進書房。這位先生。又極是高尙。氣節來不受。不必弄羞。只得把他禁閉房中。着兩個小使嚴行看守。無雙此時志氣昏惰。飛黃騰達之望。久已撇開。不進書房。倒也合拍。就是幽囚一室。也還不甚心焦。只有一件不慣。你道甚麼不慣呢。只爲他。前生罪孽三千重。今世投胎女變男。秉性狡癡原自幼。不能自立要人憐。近來又中妖邪蠱。新近淫徒好色奸。竭盡猖狂挑誘術。騙得個心如蕩。女復還原。芳香一任狂蜂採。意合情投軟似綿。雖說道久住心焦思故主。癡迷那曉事如天。只思量相通兩處常來往。又誰知故主生嗔忽動蠻。拆散歡娛無續理。猶如敲斷玉連環。恩情化作東流水。眼見今生會面難。幾日昏昏胡鬧過。如今事退已消閒。日間勉強還挨過。怕的是漏鼓初聞夜飯完。深鎖房中真寂寞。孤燈相照影悽然。雙棲慣。忽孤眠。獸炭銅爐總道寒。數盡更籌難入夢。只將張綵轉胸前。從前多少恩和愛。軟款溫存難盡言。今日焉能重殺首。分明隔斷九層天。心切切。意懸懸。蹙損蛾眉淚不乾。舉目無親形吊影。傷心萬種對誰談。朝啼暮哭如癡醉。坐立無依像軟癱。漸至于饑餓不

知逢飯吐 玉容減瘦病懨懨 虧得個看房小使知他苦 細把情形告主前 沐都督是日久已經消怒氣
此時不覺又生憐 夜來親到空房內 看問無雙可否安 真有趣 白雙官 見他怨解變和顏 雖知不復
加噴責 况且是從幼相親已有年 今日何妨重近狎 牽衣執手淚猶含 雖然不是妖狐女 怪氣迷人有
一團 媚態柔情描不得 把一個沐公弄得意昏然 自思昔日將他撫 也把心機費一番 只爲怕傷陰騭
重 故而未忍動催殘 那曉得如今依舊身流下 多應是命裏生來是這般 我既將他重象養 何妨一室
竟同眠 鮮花已讓他人採 不算欺心逆了天 (白)當下就竟不進內房 在這那外邊住了無雙是 (唱)萍水相
逢成熟識 自家人豈不從權 况兼正是淒涼處 幸有新恩續舊歡 數載虛名成實事 果然應了衆人言
綢繆彷彿新婚夜 解悶消愁病也痊 歷盡風波腰一捻 柔肌弱骨指纖纖 誰知不怕將軍勢 說也希
奇是笑談 (白)自此之後 沐都督便把他 移到自己的書房內去住了 (唱)相近相親尤勝昔 豐衣美食復如前
無雙既脫相思苦 樂以忘憂不自慚 整理衣裝偏自喜 相隨心轉古人言 姿容愈覺增嫵媚 絕類裙
釵豈似男 不讀詩書無所事 整日裏深藏金屋似神仙 姣容猶恐風吹壞 步障重遮不捲簾 嬖寵新承
誰得並 後房妬殺衆嬋娟 滿門大小家人輩 見了他時吐舌尖 堂上一乎階下諾 紛紛趨步汗流肩
還防觸了他身怒 側耳而聽側目觀 駙馬爺心內懷噴無可奈 拚得個日常不到父書軒 恁他無法無天
過 免使相逢氣就添 (白)無雙雖只驕縱異常 還虧沐都督到底有些作用 終爲他 (唱)白璧多瑕磨不去 難
將今日比當年 外雖寵愛如珍寶 內裏留心意自閒 衾中語 枕邊言 十句之中聽二三 不爲微嫌鞭
婢妾 也無小過責兒男 更從衽席流連處 早把他放蕩情形看得穿 未必收心從一止 因而格外愈防
閒 等閒不使迎賓客 無故休提出外邊 庶免丰姿驚衆目 誰知人力不回天 命宮坐了桃花煞 那怕
將軍禁令嚴 督府封皮封不住 自然婉轉湊邪緣 果然尤物移人性 任是英雄與聖賢 一近無雙皆受

害 重重疊疊起波瀾 諸公耳聽當知戒 莫與淫書一例看（自）講到那張神州。自從授職後。便要迎接張夫人。夫人爲家庭事大。不得脫身。寫書回覆。又說在京寂寞。不妨買妾侍奉等語。這位張先生。是個疎懶之人。不來也就罷了。那裏肯去娶甚麼小妾。樂得也不要另買住房。年來原在這舊寓中住下。不期這一日。正是十一月初旬。風乾日燥。主人家失火。直燒出外面來。書房廳屋。盡數燒去。幸是日間。張公與家人小使。一齊走了出來。鋪程什物。也不會失去。只是無處棲身。不免來向沐都督借寓。沐公大喜道。先生又沒有家眷。就常住在此何妨。也省得朝夕來往不便。張公稱謝。隨即搬進鋪陳。沐都督爲與他意氣相投。巴不得時常親近。又曉得他不貪色欲。可保無虞。就把一座西書院。收拾得倍加精潔。留他住了。自己住的東書院。天井相連。當中只一有帶粉牆相隔。中間原開着門。閒居之日。不是你來。便是我去。談今說古。飲酒下棋。好不有興。白無雙既在一處。那裏迴避得許多。況且沐都督。既把張先生當國士看承。豈復似外人防範之理。（唱）月夕花朝逢飲酒。每教如玉坐旁邊。雖然未及通談笑。相見爲常不避嫌。最有關心白如玉。好將人物品媿妍。日常細看張公貌。不愧身居翰苑班。文而秀。靜而安。春風楊柳致翩翩。溫和氣色無剛暴。脫灑胸襟喜笑談。雖有三髻長過腹。丰標潤澤玉無斑。風流自是天生就。誰信年華四十寬。不比沐公形相武。鬚眉似戟氣雄軒。若將張綵依稀似。但覺他不假妝修更可觀。遍體並無烟火氣。好一似岳陽樓上呂神仙。果然名下無雙士。看了他一事無成就喜歡。偶一日五府會操觀陣法。沐公午後未曾還。翰林無事歸來早。脫去朝衣便服穿。獨坐書齋無伴侶。焚香自把素琴彈。空庭所隔無多路。兩扇門兒一扇關。白如玉袖手圍爐房內坐。忽聞對門理鶴絃。雖然未解琴中妙。入耳清音韻不凡。不覺欣然身立起。輕輕步出小庭前。開門走過西邊去。張老先生也怕寒。身向紅爐彈白雪。紗牕半掩下湘簾。無雙未敢挨身進。站立窗前口不言。耳邊琴聲私慕羨。却不知是何曲調古人傳。張公那曉無雙在。慢慢而彈一曲完。童子抱琴重掛壁。方纔舉眼看窗前（自）只見無

雙立在簾外。便起身道：何不進來。無雙笑了一笑，便推簾走進。張公請他坐下。小使急忙送茶。無雙問道：先生適纔所彈是何琴曲。如玉雖不知音律，也聽得神爽氣清，真是妙手。張公道：此曲即古之白雪，向與陽春並傳。但某指法平常，未必不變做巴人下里。何妙之有。無雙笑道：一向聞得先生琴棋書畫，無不各盡其妙，何必過謙。（唱）張公耳聽他言語，却似鸚哥巧又圓。書禮之風猶未失，何常是智昏愚鈍蠢兒男。姿容豔麗如花嫩，態度雖然極婉孌。尚有三分沉重體，並非浮薄與輕儇。因而又想當年事，手執茶盃帶笑談。會記十二年前事，尊翁作宰治江南。寓中生下賢公子，我也曾來赴喜筵。其後挈家歸北地，我居南郡各鄉天。不通魚雁音書杳，豈料他年力方強，竟上仙。轉瞬光陰真迅速，賢郎可喜又青年。芳蘭玉樹姿容秀，可惜尊公目未觀。說到此間忙住口，這是他平生厚道有包含。出言自恐傷輕簿，（白）所以不敢再說了。白無雙却也不是癡的。（唱）告往知來已了然，慚愧自生紅透頸。低頭不語弄衣衫，（白）張公見他深有愧意，自悔失言，不免又尋些閒話解說。無雙心內歡喜。這個人原也不會發惱，停了半晌，依舊回過臉來，見桌上堆着許多詩畫，取出來看了一回，又與張公講究詩畫之法。（唱）大都總有三分意，這也是夙世姻緣出本源。驚喜張公頻嘆賞，鄙夫初似井窺天。耳聞俗輩紛傳議，惟慕尊容美似蓮。今日相逢親笑語，始知聰敏更非凡。既非陋劣皆庸質，大不該自把詩書撇半邊。以後還須勤誦讀，學成自可望高攀。（白）這幾句話，張先生原是一片好心。一當兩用，要勸他改邪歸正之意。白無雙也領略得來。（唱）低頭答應還稱謝，恰好是都督回來走進軒。翰苑先生忙起接，沐公回首見雙官。將身坐下開言問，你又何爲到此間。如玉回言無別事，先生在此把琴彈。故而信步行來聽，講講詩書候你還。（白）張公接口道：適與秀峴講論一回，大有意致。老都督愛人以德，不可擔誤了他。還該送他讀書爲是。沐公笑道：他生性原是不蠢，我也未嘗故意擔誤了他。無奈我家這位先生，十分古執。今年有了這些醜事，那裏還肯教他。如今兄既贊他不俗，就着他拜你爲師。朝夕聽訓，翰林先生的教法，必定

不差。只不知你可肯受納否。(唱)翰苑回言真易事 我身左右是空閒 只防你不能相信 那有工夫把我看

都督聞言還大笑 少停紅日又歸山 家常酒席廚房進 賓主雙雙坐兩邊 傅粉郎君仍侍席 不消美

女奏歌絃 斟美筭 飲甘泉 笑語生春那識寒 如玉官人真量窄 傳盃未久已醺然 不勝酒力先辭去

回轉書房榻上眠 留下兩公俱好飲 重新行令與猜拳 酒逢知己千盃少 痛飲頻斟盞必乾 直飲到

寶鼎香消紅燭盡 半庭月色上欄杆 (自)沐都督酒量最大也有七分醉意 張先生略覺差些已有八分模樣了

(唱)當時笑向賢東道 酒已深沉夜已闌 你是忙人難比我 後房玉立美人班 此時料必專誠等 快請

停盃到裏邊 莫使巫山空冷落 且留醒眼對婢娟 沐公答道無妨事 現有書房在此間 醉了之時由我

睡 何須必要進房間 (自)張公道 住在書房 那個陪你 沐公笑道 你豈不知 又要伴問我 張公聽了 不覺仰天大

笑起來 沐公道 內外兼好 男女並行 也是漢家常事 何笑之有 張公道 若是別人 我也不來笑你 只是白秀崐身上

你未免混賬了些 如何不笑 沐公道 這混賬兩字 我倒解不來 你要細細講與我聽 講得好饒你 講得不好要罰你

十盃 (唱)張公大笑連稱好 自合和伊講一番 我想年青白公子 可憐實是宦家男 多承你 念饑寒

收養家中四五年 既說從前無別事 算來原是好心田 如今不幸遭人辱 也是他命裏生成是這般 幸

得回來也罷了 只該管束更加嚴 書房課讀無閒暇 庶使他革去邪心復本原 日後成人還可望 這纔

是始終如一義周旋 不該反蹈淫奴轍 乘隙攻虛利自專 以此看來真可笑 豈非混賬惹人談 (自)沐公

笑道 原來是這個講究 天下若似我這混賬 還算有一半良心的 也還罷了 若撞着別人 就早弄壞了他 你又作何

批點 張公頓足道 正爲如此 我還要批點得你多 你且聽着 (唱)假如真是邪人物 早把那寵冠羣芳另眼看

金屋深藏無價寶 珍珠常供水晶盤 牡丹一本千金值 不許游蜂浪蝶鑽 豔色奇香惟自賞 還算得風

流盛事古今傳 誰似你 軟綿綿 頭腦冬烘見識偏 但恐家中生盜賊 不防門外有波瀾 明知山谷多

狠虎 自把羔羊送入山 到如今頂上鮮花入盡採 方纔懊悔不先攀 回味思量反把殘盤吃 弄得個青
不青來藍不藍 義始盜終真是你 虎頭蛇尾不虛言 當初道你真豪傑 今夜方纔看得穿 做出這般無
志事 分明是個小兒男 雄才大略何曾像 八面威風七面圻 從此無人尊敬你 若然挂印再征番 旂
開得勝休思想 馬到成功難又難 勸你莫如休了罷 好留骸骨退林泉 張公說罷重新笑 醉態沉沉靠
椅間 這便是酒後狂言無忌畏 說得個沐公又惱又羞慚 認真不得抬身起 一把揪住尺二髯 連說幾
聲真好罵 莫是你前生與我有深冤 今朝酒後真心露 相好多時把面翻 (自張公道。怎麼算罵。因為相好。
所以教訓你幾句。沐公笑道。承教多矣。但是我也替你想。(唱)凡人性 總一般 從來酒與色相連 我看你這
般好酒忘身命 豈有真能色不貪 空口易將空話說 君到那美人相近在身邊 冶容奪目心神蕩 就好
似酒味聞來動了饑 只怕這道學也難裝到底 此一刻且休賣弄舌頭尖 張公閉目連搖手 我已年華半
世寬 少壯之時不努力 老來弄醜也徒然 此心自信堪拿穩 決不去臨老板花學少年 (自)沐公大笑道。
好硬口。我說你不過。張公道。既說不過。快些走罷。還要在此混些什麼。沐公道。我還與你對飲十盃。你可敢麼。(唱)
翰苑先生連答應 總拚一醉有何難 當時命僕重斟酒 巨盞橫飛對面乾 飲到十盃盃也竭 沐公掙扎
尙端然 張公興盡無餘量 醉得來手脚酥麻遍體癱 仰靠金交昏睡去 好一似沉香亭上李青蓮 (自)都
督看了。又好氣。又好笑。暗暗想道。他恃着口才。把我批點得恁般刻毒。又說得自己這等斬鋼嚼鐵。竟是甚麼聖人
了。我今夜到要試他一試。看他可是柳下惠的後身。當夜就走過東邊。只見白無雙和衣而臥。用手推醒他道。起來
我有話講。白無雙坐起來道。怎麼直吃到這時候。張先生睡了麼。沐公道。正爲這狂夫飲酒間把我百般取笑。說我
是好色之徒。誇張自己一塵不染。此刻已醉倒了。我也氣他不過。特來着你去陪伴他。看他真在那見色不迷的手
段否。無雙聽了。兜面一啐道。這等說來。你也是吃爛的了。平時每防我近了別人。今日爲甚就這般慷慨起來。必是

醉話。我倒不聽你的指揮。沐公笑道。若是平時。我豈肯如此。因爲他說毒了我。所以倒要慷慨一遭。你今夜左右空閒。且替我去耍他一耍。不要這等做喬。無雙沉吟一回道。不是我做喬。只恐惹他不動。可不羞殺了我。沐公道。若不動。你就走了出來。何羞之有。說罷。就把無雙扯下床來。無雙道。且慢去便去了。他若醒來見了我。必要盤問。叫我怎生回答。難道自認去就他不成。還要你教我幾句。沐公道。這個容易。他若問時。你就說我着你陪他的。只不要說別樣話就是了。快些去罷。無雙掙住了道。我到底不去。倘或他實是個正人。端的不動。叫我有何面目。自己退縮出來。沐公呷道。這等做不出。虧你與張綵睡了半年。你既不去。我就去弄了他過來。也不是甚麼難事。(唱)說罷回身重走過。小童正在撒殘盤。張公兀是沉沉睡。都督擦衣走上前。一把攔腰輕抱起。如飛幾步過東軒。將他放落床兒上。解帶寬靴去了冠。遍體衣衫多剝盡。自家被褥讓他眠。回身吩咐無雙道。你且和衣睡一邊。候這死囚甦醒了。不須做作假羞慚。放心施展平生技。我料他未必心如鉄石堅。無雙是久慕張公才貌好。並非俗物可憎嫌。因而並不生嗔怪。媚眼斜睨笑且言。世上癡人誰似你。弄人要把自家拚。既然逼我同他睡。我要分明斷在先。事若成時休怪我。原是自家引鬼入門纏。(白)沐公道。這個自然。我決不怪你。說罷叫小使掌燈照進了中門。往姬妾房中去了。(唱)無雙目送公爺去。只得將門自己關。脫去長袍鞋與襪。止留短襖貼身穿。上床揭起鴛鴦被。自覺心慌意不安。側轉身軀朝外睡。躊躇不敢近尊官。一更過。二更殘。聽敲更鼓已轉三。倦極無雙將睡去。張公漸漸把身翻。欠身而睡猶無力。雙手齊將綉被掀。口內糊塗呼小使。取茶與我潤喉乾。無雙聽說慌忙應。坐起來幸喜通宵燭未殘。壺內篩茶雙手奉。看他叫盡又重添。張公只道童兒在。直把香茗飲到完。醉眼矍矍朝外覷。方見那可人兒盤膝坐床沿。花枝解語嫣然笑。此刻心中甚駭然。(白)便問道。你是白秀崑吓。爲何還在這裏。無雙終覺不好意思。停了半晌。方低聲答道。公爺恐先生寂寞。故着我來陪伴先生。張公此刻雖說醒了。終久還是醉的。一時記不起席間

之話。并且認不出別人睡房。便說原來如此。不知此刻有甚麼時候了。無雙道：「已交三鼓了。」（唱）張公聽說又驚駭。既已三更夜正寒。豈可燈前還久坐。我當讓榻與卿眠。無雙聽得言如此。料想無妨心暗歡。但覺難于輕答應。低頭含笑並無言。張公心醉還如夢。注目頻頻向外觀。但見那火照肌容光更美。妖姿麗質愈加妍。生來不是神仙體。怎能夠意馬心猿不被牽。席上之言渾不記。那知慮後與思前。眼光盡被芳蓉吸。心蕩神迷意惘然。如玉見他神色異。抬身假做拂衣衫。（白）說先生既已睡醒。如玉卽此告辭。張公驚道：「都督既着俺來陪我。自然就要住在此間。半夜三更。還到那裏去。無雙笑道：「我自去處。非先生所知。說罷就跨下床來要走。」（唱）張公此際心中急。雙手齊伸挽住肩。一把拖來仍睡倒。好言溫慰把衣寬。無雙明曉他心事。也不多言再作難。任彼寬衣同入臥。遍身香霧自盤旋。紅羅被底銷金帳。掩映肌膚玉一團。張太爺既得溫柔鄉裏趣。頓忘淫律戒三千。斯文變作猖狂態。越矩踰規背聖賢。暗室神明渾不懼。更有這樂于從事白雙官。知情識趣能酬應。騙得個魄散魂飛死亦甘。曲盡溫存情萬種。直把他父親口孽也償還。真堪笑。張孝廉。信口嘲人弄舌尖。轉眼誰知身落局。自家也去吃殘盤。雖然不算彌天罪。畢竟是酒後猖狂出大言。自惹一場風月累。名傷德損在中年。此時便說誰能信。日後方知有禍延。（白）這兩個人既成好事。萬慮皆空。將次五更。倒一同睡着了。條而天色已明。沐都督在內房睡醒。想起夜來之事。不覺懊悔道：「昨夜真是醉了。怎麼要出口氣。倒把愛人去送與他。天下那有真正見色不迷的男子。此時候。想必生米煮成熟飯了。這也是。」（唱）酒後弄人還自弄。醒來追悔也徒然。便宜此賊真消受。不免抽身去一觀。拋愛妾下床沿。忽忽梳洗整衣冠。中門直出書房去。耳聽房中寂寂然。舉手敲門人不應。情知睡熟爲貪歡。小刀拔出金裝鞘。門縫之中撥去門。推進門來行悄悄。羅幃揭起細瞧瞧。果見那被中情景難描畫。蟻倦花傭正好眠。此刻難禁噴且笑。當時大喝一聲喧。何人在我床中睡。快快拿來鐵練拴。這一聲好比

半空鳴霹靂。嚇得個張公夢裏打頭眩。猛然驚醒睜雙目。見了賢東嚇一參。口內連聲稱是我。慌忙要去扯衣穿。(自)沐公又喝道。既是你。更加不該。我向來怎樣待你。(唱)昨宵猶是相同飲。怎樣將身這裏鑽。竊我愛人眠。我被豈非色胆大如天。忘恩負義真禽獸。枉我多時國士看。一把青絲揪在手。鋼刀擱在頸兒圈。驚人怒目如哮虎。急壞張公用手攔。極口還將都督叫。昨宵是你念孤單。特差如玉相陪我。今日因何變怒顏。沐帥喝聲真放屁。莫非還在夢魂間。(自)若是我叫他陪你。只該他在你的房中。此刻為何你倒在我房內。不是賊一般掩進來的麼。張公聽了。再把四圍一看。方曉得是他的書房。頓口無言。呆呆思想。此時無雙也醒了。見沐都督把刀架在張公的頸上。慌忙坐起來道。自己捉弄了人。還要這般搗鬼。可是要嚇死他麼。張公也悟道。果然昨夜是我醉了。被你扯過來的。沐都督見他醒悟。方纔放下刀來。大笑一聲道。你也省着了麼。就算我扯你過來的。你却是個道學先生。只該秉燭待旦。怎麼也學了這些邪魔色鬼。偷我的無雙。這纔是。(唱)始終如一真君子。昨夜裏滿口威風在那邊。道學聲名俱掃地。也與我沐雷作事不相懸。從今莫想君王重。倒不如脫去朝衣掛了冠。早早歸家還是好。莫弄到休官罷職愧無顏。公爺說罷呵呵笑。撇下鋼刀手放寬。翰苑聽他多少話。方纔記起自家言。羞慚愧悔渾無地。滿面通紅到耳邊。幸有無雙真解事。推開沐帥取衣衫。與他着了將床下。又叫童兒把水端。沐都督坐定房中還不動。張公梳洗一齊完。(自)只得對他作揖謝罪道。小弟酒後狂言。多有冒犯。豈料老都督不能容恕。一時就報復起來。然而捉弄便捉弄了。我老都督却自己折了些便宜。過後思量。只怕還要追悔。沐公大笑道。我豈不知悔是不悔的了。倒還有椿美差與你。當面指着白無雙道。這孩子自從出外回來。竟有些心如野馬。我一個人手脚。也照管他不來。若要托與別人。其實又放心不過。如今你既與他相愛。我就托你看管他。雖不要訓誨經書。望其成立。庶使他追隨有伴。心不外馳。就是那詩畫琴棋。都是雅人韻事。你若有心。竟不妨也指教他。這個美差。可又便宜你的。張公聽了大喜。便道。既承厚托。小弟敢不

盡心。只是不知秀崐願否。無雙笑道。我終日閒坐。甚覺無聊。先生既然不棄愚頑。豈有不願之理。當時說得明白。彼此欣然。又復取酒快飲。盡歡而散。到夜來就留下無雙在張先生的房內住了。(唱)明曉無雙心不一。故而樂得做人情。關防托付同心友。免得朝朝自費神。張老先生真厚道。十分感悅見高情。公然不負良朋托。用盡平生一片心。公事回來家內坐。等閒足不出房門。耐煩只把無雙伴。雖不端嚴誦五經。畢竟雅人多韻事。清談只把好香焚。詩詞講過還觀畫。玉局敲殘更撫琴。真個美差求不得。有錢難買樂擔承。白如玉。本聰明。知己相逢足稱心。指教般般皆會意。每常執筆學丹青。新歡聚首無窮樂。在不復愁煩憶舊人。自早起來直到晚。只見他舒眉笑眼面生春。夜來賓主皆相會。紅燭高燒酒滿樽。沐都督內寵既多身只一。那能夜夜住東廳。大都半宿西書院。不受淒涼嘆冷清。僕從皆知常竊笑。張爺倒是一參軍。故而代把兵符掌。幫助公爺做替身。樂以忘家張翰苑。那知衆口暗批評。這一日正當身坐書齋內。來了杭州送信人。叩見老爺身立起。原來是家中幹僕叫張升。(白)張公見了家人。倒嚇了一跳。你道爲何。原來他有幾個月不曾接着家信。此刻見家人遠來。只道家中有甚事故。所以吃驚。慌忙問道。你有何事到此。夫人小姐與少爺可好麼。張升道。一概平安。小的是來報喜的。張公聽說。方纔笑道。平安就是了。還有甚麼喜事來報我。張升道。夏間少爺在郭府回來。去赴縣試。做的文字。人人贊美。都道必拔前茅。不料新任縣尊陸太爺。爲人古板。見少爺年紀太小。文字太高。疑有人代做。不分皂白。竟貼了出來。少爺打聽分明。十分大怒。說第一次就這般不利。誓不再做文章。隔了幾天。就去考武。刀槍弓馬。件件勝人。倒是案首。入了武學。提督總兵。見他年幼。無不稱奇。贊賞格外。賜了花紅。夫人也是歡喜。七月內就有喜信托寄京中。只道老爺已收到的了。不料前月家中接着老爺家書。並不說起。方纔曉得。必是中途遺失了。夫人恐老爺掛念。故差小的送家書到此。說罷。雙手送上。張公拆開細看。也。不過是這幾句話兒。郭殿下與何武師都有書札稱賀。并說郭成龍也入了應天武學。須知爲父母者。見兒子有成。

再無不快活之理。當即吩咐家人。且在外廂安頓。過一日。寫了回書。打發你轉去。張升答應而出。少刻沐公得知。也來道喜稱賀。又對無雙道。這位張世兄。與你同年。就有這等大才大志。你可學得他麼。無雙聽了。很不耐煩。就冷笑了一聲道。大才大志。我自然學不得他。然而我也聽得人說。他性耽遊戲。最會閒情。去年張綵住在杭州。也與他十分親暱。後被南京郭殿下知道。因妬相爭。幾乎弄出一場人命。足見得有才有志。尚且免不得這個聲名。何況我無志無才。你也不必苛求責備了。沐公喝道。胡說。這是甚麼鬼話。無雙道。我與他無仇無隙。決不捏造他。實是早先就曉得了。張公驚道。你聽見誰人所說。可與我細細講來。無雙便將張綵所說的話。述了一遍。把個張先生氣得滿面通紅。頓足嘆道。我不在家。這畜生就做出許多事。難道夫人也不管他。這還了得。沐公勸道。你也歇了。張綵這賊匹夫。是甚麼好口舌。想來是見過令郎一面。就胡思亂想。捏造出這些話頭。還有秀峴不知輕重。就這等說了。這叫離間人家父子。可不要被你弄出禍來。(唱)沐都督 說話明 無雙聽了更生噴 當時立起兜頭唾 你也今朝像病昏 我與他家何所涉 無非也是講閒文 先生縱使心中惱 却不道子在杭州父在京 路隔三千非咫尺 得知何日再相親 料不能立時便把親兒殺 誰要你赤頸紅頭汗一身 開口便將張綵罵 既知張綵是邪人 爲什麼自家也要將他學 可見誰人是正經 說罷之時雙足頓 號洵痛哭淚沾襟 沐公看見他如此 激動心頭怒怎禁 變轉面容將要罵 張公見了這般形 倒嚇得一天怒氣隨風散 椅上慌忙立起身 格在中間連勸解 回身又去取羅巾 殷勤拭去姣容淚 又把香茶滿滿斟 送與兩家和了面 方纔彼此不開聲 少停黔國相辭去 恰好張升走進廳 翰苑喚來低問道 去年六月我來京 可有個陝西仕宦名張綵 借住吾家過幾旬 (自)張升道。有的。他原是來訪老爺。後聞了老爺受了內職。他就去了。張公道。少爺不會與他有甚仇毒麼。張升道。少爺當上客待他。有何仇毒。老爺何出此言。張公不好細說。只得道。此人現在京中。因他爲人奸險。所以防備他耳。張升道。一些口角也沒有。老爺放心便了。(唱)張公聽了家人話 疑信相參辨

不清。一夜躊躇無別法。莫如還當不知問。回書寫就交能僕。好轉杭州覆細君。閒文話。且慢論。條而臘盡又新春。歲朝五鼓開金闕。文武三呼謁聖君。賜宴歸來更服式。同僚賀節互登門。各家請酒紛粉鬧。總是常規俗套文。(自)這一日張公在內閣學士李東陽家赴席。李東陽說起道。先生詩畫入神流。傳宮禁。太子不時稱賞。昨日皇上有言。欲進先生爲東宮輔導。不日當命下矣。張公看得名利極淡。雖聽此言。也不放在心上。過了一日。果然聖旨下來。進張景爲春坊贊善。仍兼翰林。侍東宮講讀。受命之後。入朝謝恩。天子卽命內侍引入東宮。朝見了太子。太子大喜。命坐賜茶。張公把這太子微微舉眼。細細看來。你道怎生容貌。有讚爲證。

頭戴金妝玉砌博山冠。身穿飛龍舞鳳朱明服。腰繫犀嵌紅鞞白玉帶。足踏雲根粉底皂朝靴。龍眉鳳眼。容如滿月倍光輝。日角珠庭。氣比山河增壯麗。論聰明。梵語佛經無不解。論遊戲。雞球釣獵盡專精。須知下江南巡行郡邑。雖誇武廟之神威。而數十年鞏固皇圖。還賴孝宗之遺澤。

(明)張公看了心中想。不愧龍胎鳳母生。聞說春秋方十四。恢宏氣宇欲驚人。絕然不是兒童相。但不

知性格如何可老成。茶罷內官收盞去。儲君啓口叫先生。孤家雖處深宮裏。久慕先生畫有神。詩賦文章皆入妙。閒時誦讀每傾心。而今喜得從私願。講讀宮堂日夕親。還望先生勤訓誨。莫拘常禮論君臣。

張公出位躬身謝。臣本庸才謬得名。雖列詞林常抱愧。自知才短職難勝。宮端輔弼尤爲重。經術疏荒義未明。員數雖充惟食粟。還求殿下諒微臣。(自)太子笑道。以卿之才。爲孤之輔。實人稱其職。何必太謙。當時又賜了一道茶。張公拜謝而退。又到便殿辭駕。天子面諭道。朕止此一子。雖天資敏達。而幼好佚游。不自慎重。舊輔七人。皆有德器。年來化導之善。似覺稍改。卿乃文才之士。若講讀之餘。不妨教以詩文翰墨。亦可解其遊戲之心。此朕之本懷。不以卿爲罪也。張公頓首受命。天子又道。東宮伴讀。皆係幼年內侍。太子日近小人。德業何由而進。朕以義子永忠。奇才異質。聲播南京。去年有詔召彼來都。好與太子爲讀書之伴。奈彼執于喪禮。上本堅辭。必待服滿。

而後可。朕既不能相強。而心甚念之。卿與彼通家契厚。試揣其心。還是果然孝不忘親。抑或別有不願之處。張公奏道。郭公子至孝。本乎天性。其堅辭聖詔者。實因親喪未滿耳。今春服滿之後。自必來京。豈別有不願之理。天子聽了。甚悅。又命坐賜茶。明朝東宮進講。有個常例。佳辰令節。則止。風雨晦明。則止。一月之中。進講不過幾日。一日之內。進講不過幾時。因元宵未過。所以張公雖授宮端。還未進講。只因天子隆重。不時宜召。(唱)清閒侍坐文華殿。陪伴君王論古今。沐都督有事在衙。還未返。那曉得家中又要弄新文。無雙獨坐西書院。忽見那門役高松走近身。袖中忙拿書一紙。放于桌上。口輕輕。(白)說是張中書老爺送來的。少爺請看一看。無雙聽說。吃了一驚。將封面一看。只見寫着秀峴賢弟玉展六字。果然是張綵的筆迹。慌忙問道。他幾時與你的。高松道。寄來多日了。小的日日進來。總見有人在此。直到此刻。方纔得空。少爺快請看了。還要寫一封回書。切不可令別人看見。小的性命要緊。(唱)說完數語忙忙去。如玉心中尙未明。趁着小童多不在。慌忙動手折書文。從頭看。果然真歷溯從前愛與恩。別後相思千萬種。欲圖相見恨無門。說來句句傷心話。墨迹淋漓問淚痕。一向丟開也罷了。今朝觸動怎能禁。好比那冷灰遇火重新熱。枯木逢春又發生。心亂如麻魂似失。淚流滿面暗吞聲。呆呆不語思前事。輾轉悽惶欲斷魂。半載相交渾一夢。如今夢斷怎重尋。悲哀涕泣多時候。忽又回思恨幾聲。我的身軀原姓白。又非生長沐家門。沐雷張綵何分別。總是相同一等人。爲何就活活身軀被制死。算來其實不甘心。如今誓不由他制。南北東西任我行。(白)算計定了。草草的寫了一封回書。說只在這數日之內。得空必來。你須在家等候。寫完封好。却好高松走進來。(白)照會一丟忙接去。果然鬼也不知因。鮑文日日門前候。得了回書送外甥。張綵看書心大喜。感他果不負前情。安心只等佳期到。性命身家看得輕。真癡氣。白秀峴。見書好比見情人。三回四覆頻翻看。不忍將來火上焚。正看之時。聞笑語。原來是張公沐帥轉朝門。同回府第來書院。此際無雙也吃驚。順手夾于書本內。拭乾眼淚不開。

聲。自張沐二人走進書房。見無雙似有不樂之意。都問爲何。無雙只說身子有些不快。沐都督是乖的。雖則不知其故。便猜着他心有所思。張先生是癡的。再不提防他有甚別意。只道他當真不快。還竭力殷勤溫慰他。半晌無雙因看張先生面上。勉強撇開。過了元宵。已是十六。天子有旨。着諸臣進講東宮。太子出閣聽講。張公奉旨。同七位宮端。乃是梁儲、王鏊、楊廷和、蔣冕、毛紀、毛澄、費宏。都是一代有名之士。(唱)清晨直進東宮內。開講詩書共五經。講罷之時同賜宴。這也是新年常例出君恩。少停膳後重開講。漢史唐書歷代君。講到日沉天欲晚。宮闈到處照紅燈。儲君勅賜諸臣坐。夜宴排來備八珍。燈月交輝明似畫。君臣共樂舉金樽。(自)這裏張先生東宮飲酒。不得歸家。那邊沐都督也爲先生開學。盛席款留。免不得要自己陪奉。所以也不在書房。白無雙空着身子閒坐。又想起張綵來。正在打算出路。忽見個小使飛報進來道。有幾條龍燈進來討賞。白少爺快些去看。(唱)此時正中無雙意。舉步忙忙出大廳。果見龍燈從外入。妝成五色甚鮮明。約來百許人隨從。擊鼓敲鑼立滿庭。駙馬領同諸幼弟。廳前坐定大開門。家人傳喚龍燈上。擺尾昂頭最有神。繞柱盤旋相鬥舞。哄動了後房一衆小夫人。跟隨太太都來看。公主娘娘也在庭。同到後堂深處立。珠簾高捲看龍燈。家人輩。婦女們。高興非凡碌亂奔。只看龍燈人不顧。無雙看了好歡欣。鬧中一溜匆匆走。下了廳堂出了門。上得街坊頭不轉。疾如飛鳥向前奔。幸而並沒人攔阻。舊路無差記得清。直到曹家門口住。原來張綵早關心。差一個小厮日日門前候。見了之時喜不勝。舉手招呼同入內。中書獨坐正思尋。抬頭忽見無雙到。好比空中落寶珍。雙手齊來攙住了。此時情景畫難成。口中難訴相思苦。悲喜交加淚又淋。半晌依偎方拭淚。並肩而坐飲香茗。(自)張綵道。賢弟此來。料必無人知道。但不知你打定主意。還是來了不去。還是原要去的。無雙道。我也沒有主意。只好住起來。再作理會的了。張綵也曉得他沒成見的。(唱)此時議論知無益。只好忙忙幹正經。驅小使。閉房門。撇開煩惱笑生春。錦衾綉褥香薰透。舊好重逢勝似新。

一夜歡娛難細述。果然一刻價千金。枕邊再訴分離苦。彼此相憐分外深。似漆投膠誰可解。那官他沐雷怒發領雄兵。憑他殺到房門口。這對鴛鴦總不分。寧可一刀分兩段。真個是以情爲重死爲輕。慢言張白同歡樂。再表王親沐姓門。合府中男女看燈多熱鬧。那知失去小郎君。龍燈參舞多時候。駙馬當堂重賞銀。燈上人叩謝滔滔方退出。恰好那張公宴罷也回程。匆匆走進西書院。不見年輕白秀崐。只道外邊還戲耍。逍遙且自換衣巾。少停來了賢都督。走到窗前坐定身。自四下一看道。秀崐還不會進來麼。張公道。想是還在外邊。與令郎玩耍。沐公道。小兒輩都已進去了。他還在那裏。莫不被他乘鬧走了麼。張公笑起來道。他要走到那裏去呢。沐公道。你豈不知他一心只挂着張綵。此時不見。必定去了。張公搖頭道。我只不信。你叫人去尋來。唱。沐帥連忙差小使。出來叫喊四邊尋。那知內外多尋到。真個全無半點形。此際張公方著急。沐公料定必逃奔。猛然拍案高聲叫。震得書檯響一聲。疊疊詩書多跌倒。筆筒硯匣盡翻身。張公雙手忙遮護。恐怕詩書掉在塵。立起身來忙整頓。沐公眼力最精明。早見了一封書札忙抽出。仔細從頭看一巡。大怒還拖張翰苑。你來看看假還真。豈非張綵將書寄。約會他身鬧裏行。我既將他交託你。如何半點不留心。書丟桌上茫無見。可像無珠白眼睛。軟弱仁慈張翰苑。見書方信果然真。只嚇得口呆目定如泥塑。受罵雖多不敢爭。怒發如雷沐都督。取書在手再觀睜。自看到後邊。若有回信。即付高松帶出之語。明曉得。唱。奸奴受賂通消息。立把高松叫進廳。也不問他長和短。竹升四十打精臂。打得來皮開肉綻淋鮮血。革退門房別換人。這雖是貪利小人災自取。也由那無雙是個害人精。一行一動人受害。賽過披頭五鬼星。自家將們見主子這般大怒。料必就要去追捉無雙。一齊進來伺候差遣。那知這位公爺。把高松打過之後。倒呆着臉兒坐定了。動也不動。張公心內不安。只得開口道。看守不嚴。實是小弟之罪。所幸脫逃未久。此刻必在張綵身邊。老都督捉了他回來。且再作理會罷了。唱。都督搖頭連嘆氣。方纔是我一時昏

失言誤把先生怪。此刻思量漸漸明。大抵人生於世上，必須自有志三分。方能不至於下流。若是生成下賤根，總使他人嚴管束，焉能肚裏管其心。去年之事，兄親見我爲他身費盡神，搶得回來，曾教戒指望他收心，不與外人親。誰知道到如今，鬧裏偷行，又出門。書信雖由張綵寄，須知兩脚在他身。看書不走向他意，張綵焉能捉了行。前次尙言欺騙住，此番却是自逃奔。說他愚魯非爲魯，道是年輕不算輕。只見他賤骨生成無可改，我今若去再追尋。旣不能立時手劍誅張綵，徒被旁人笑且評。縱使將他重捉轉，終是個山雞野鳥性難馴。我雖象養如前待，他只懷仇不記恩。不久定然重遁去，我今看得碧波清。莫如撒手由他罷，不做癡呆上當人。張老先生聞此語，遍身好比着寒冰。神迷半晌方開口，縱使童兒有異心。寧可捉回行重處，便教處死也該應。如何竟說由他去，冷眼旁觀太絕情。（自）沐公道。這話差了。我若要處死他，他又不是我兒子。難道沒有人索命麼。即使無人敢索，我自問何安。這便真是絕情冷眼旁觀者也是無可奈何他耳。此時兄若有甚高見，收束他的心，我就去弄他回來也容易。只是還有一說。（唱）我待他身猶未善，尊兄性格最温存。向來視彼如珍寶，可謂無仇只有恩。他若有些人心在，就該把你當親親。如何只是憐張綵，竟把俺家當路人。古語無差說得好，千金難買美人心。傾心貼肉猶相負，况你相交尙未深。料想難於收劣馬，莫如留了自精神。（自）張公聽了這些說話，實在無言可對。惟有低頭流淚而已。沐都督又吩咐衆家將道：「我不去捉他了。你們都去睡罷。明日也只當不知。不必驚雞鬧狗。惹人笑話了。衆家將答應而去。此時已有三更將近。沐公起身說道：「夜深了，先生也請睡罷。這等孩子，不必再去想他。若云倍伴無人，我另著一人陪你便了。」（唱）公爺說罷相辭去，還是他尙有英雄氣幾分。况且出身於富貴，歌童舞女養成羣。雖然不及無雙美，却也是花柳爭妍滿院春。到處娛心堪悅目，故能撇過當浮雲。張公卻是書生輩，自幼相隨郭大人。師友相兼嚴教戒，從不敢扳花折柳染閒情。而今方得風流趣，心醉魂消如病昏。滿

擬百年長聚首。豈知不久遽離分。此情那肯輕拋棄。送出賢東閉了門。短嘆長吁連頓足。迷離眼淚對銀燈。和衣倒在床中臥。氣擁心窩劉玉釘。惱恨沐公無大智。只能欺負自家人。虎頭蛇尾言非謬。怎做將軍去領兵。還思想。白秀峴。多時待我甚情真。今朝爲何心腸變。聽了奸徒不別行。此去不知何日返。今生可否再相親。千思萬想心如醉。數盡更籌夢不成。直到雞聲初報曉。方覺得心灰意懶倦沉沉。奈何不比居家日。強打精神要起身。梳洗忙忙趨玉闕。東宮進講侍儲君。心煩意亂渾無主。勉強支持力不勝。要算沐公看得過。進朝理事入中軍。歡容笑口原如舊。並不將言告訴人。不比前番空費力。因此上絕無音響外人聞。(自)只便宜了張綵。一覺醒來。已是五更時候了。看看白無雙還在身邊。料想不是做夢。好生歡喜。便對白無雙道。難得沐雷竟不來追捉。想也是曉得你的心性。所以無可奈何了。我去年已買一所住房。現在修理。將次完工。過數日我與你搬去同住。也省得老曹要來打渾。無雙也喜道。如此極妙的了。兩人商議停當。張綵依舊進衙辦事。留心聽聽。絕不見有人說起。更覺放心。晚上回來。正與無雙飲酒。倒是曹元知道了。甚是着急。過來說道。你真個不怕死的。去年爲了白無雙。被沐雷把我家中。打得雪片似的。收拾起來。用去的銀子不算。還把小兒嚇壞。病了三月有餘。如今纔得好些。你倒把他騙來了。張綵笑道。你也忒胆小。沐雷昨日不來。永世不來的了。還要怕他則甚。曹元道。休想這等好日子。沐雷此時不來者。想是爲前番做得不辣。正在家中打算耳。且我這幾日心驚肉跳。夜夢不祥。問問星家。說半月之內。要防火燭。我只恐沐雷殺你不得。要來放火。可不送了我一家性命。求你照顧些兒。若必定捨不得白世兄。只索同他到別處去借住了。千萬不要害我。張綵聽了這番話。也覺有些胆寒。呆呆思想。無雙着惱道。既然如此。我豈可挨在他家。你既有房子。即使不會收拾完工。料也將就住得。我和你今夜就去便了。張綵搖手道。這個去不得。那邊收拾未完。泥磚滿地。床帳全無。若只我一人。還可將就栖身。你是斷然難住的。無雙道。若果住不得。你也送我別處安身。不要害着他驚心吊胆。張綵道。這又是難的呀。(唱)以卿之貌

嫂如此。見者誰能不動心。總有相知親共友。平時儘可託金銀。今朝獨有人難託。好叫我進退皆難沒。理論。如玉聞言真懊惱。若然如此費調停。日前何苦將書寄。害我慌張沒命奔。辛苦而來只一夜。終不然自家弄醜又回程。曹元看見無雙怒。縮轉身軀靠畫屏。不敢多言重討罵。中書正是悶沉沉。只見那鮑文走進呵呵笑。手撚鬚鬚叫外甥。你每商量多沒用。我今到替你思尋。有一個千安萬穩藏身處。只要花消數十金。管把秀峴藏過了。一年半載沒他文。自張綵道甚麼所在。母舅快些說來。鮑文道。這個所。在你便不知。曹大人是熟透的。怎麼也想不起來。就是你前日薦我去看病的。這個劉太監與你最是相好。他做人也極好意思。何不把白世兄寄在他家。他是個沒雞巴的。怕他做出什麼事來。住了數天。等收拾好了房子。依然領來。可是千穩萬安的麼。曹元也悟道。不差。我竟忘了。倒虧鮑先生想着。若果寄在他家。非但放心得過。就是那沐雷也意思不到的。只是內官性兒。貪些小利。須要備些禮物方可。與我送去。張綵喜道。既有這等所在。我豈吝惜錢財。說罷就取出白銀四十兩。彩緞兩端。交與曹元。又對無雙道。賢弟不要煩惱。今且與曹元同去。借住幾天。沐雷若不來查究。愚兄再接你到新宅同居便了。(唱)無雙此刻真無奈。只得顛頭應許行。夜飯完時辭契友。曹元吩咐點紅燈。手攜如玉雙雙出。身坐毡車學婦人。一路行來無二里。抬頭早已見皇城。西華門外前車馬。先遣家人去報明。說起東宮劉太監。後來正有大乾坤。此時書內頭方出。列位須當記得清。(引)漢家曾說五侯封。輔國朝恩蓋世功。換日偷天皆我輩。開人誰道不英雄。咱家非別。乃大明宏治天子駕前。小小的。一個太監。叫做劉瑾。是也。幼入皇宮。錦衣玉食。長年好學。識字知書。常慕王振之威權。不羨懷恩之忠直。數載以前。蒙聖恩特點。咱與同事馬永成、高鳳、羅翔、魏彬、邱聚、谷大用、張永共八人。同為東宮近侍。雖是大才小用。且喜皇太子度量寬洪。十分優待。將來接位之日。自然進爵加官。這都不在話下。只是近來身子不健。告假出來。在私宅中調養。有個相知御史。姓曹名元。薦一個醫士鮑文。竟是妙手。吃了三五貼藥。宿疾盡除。再歇幾天。便可進宮去了。此時

黃昏獨坐。寂寞無聊。不免看幾本古書。也好長些學問。豈不妙哉。(唱)劉太監 最神情 交椅端然坐定身 畫燭一枝檯上點 呼童又把好香焚 手拿一本西廂記 口內嗚嗚唱曲聲 脚下連連還打板 顛頭側腦贊鴛鴦 唱一句 贊一聲 自誇博古又通今 正當看得心歡處 忽見門公稟一聲 御史曹爺來拜會 此時車已進牆門 老劉聽了連稱妙 他與我平昔相知勝至親 竟請進來休客套 門公答應急回身 須臾相請曹元到 劉瑾慌忙出位迎 拱手相邀同坐下 曹元舉眼笑盈盈 開言便把公公叫 貴恙方痊忒費心 看了這般風月戲 又不要相思病染學張生 老劉舉手兜頭打 你這瘟官忒獼猴 專會調唇并弄舌 把咱看得這般輕 (自)難道咱沒有了那風月道兒。就連風月書多看不得了。你們有道兒的一味濫嫖。少不得生了楊梅結毒。爛得與咱一般。這方是眼前報應。曹元道。若得如此。我倒好做個中貴了。只愁沒有這般福分。說罷一齊大笑。劉瑾道。如今問你正經語。晝夜前來。有何貴幹。曹元聽了。就把手一招。只見一個家人捧盒而進。擺在桌上。劉瑾看了笑道。那裏來的禮物。難道送與咱麼。曹元起身道。這是張綵有事相求。托下官轉送此禮。請老公公收了。劉瑾道。那個張綵。咱認也不認得他。有甚麼事情求咱。你且講講看。此禮該受不該受。(唱)曹御史 耐心情 交椅拖來近闈臣 細細從頭來意說 此兒現已在高廳 公公若肯留他住 敵友叨情百念分 不過十天并半月 便來相接轉回庭 那時張綵親來謝 再算房錢與飯金 劉瑾聽完心大喜 當時一口便應承 呼童快請姣公子 御史相隨也出廳 引了無雙同入內 教他行禮甚殷勤 無雙俛首深深揖 劉瑾哈哈笑幾聲 雙手相扶稱少禮 相邀坐下飲香茗 從來太監多陰氣 兩眼迷離上下睜 看得分明驚又喜 脚跳手拍舌連伸 顛頭乃對曹元贊 名下無虛果是真 咱在皇宮過半世 也見了幾朝皇后與妃嬪 誰人得似他容貌 閉月羞花賽美人 慢說沉魚并落雁 果然傾國又傾城 咱家是個無嫌客 一見猶然掉了魂 無怪你們都愛煞 單單苦了沐王親 枉枉的黃金費盡教歌舞 送與他人樂後庭 說罷之時還大

笑。無雙聽了怎爲情。羞慚滿面紅雲障。知竅曹元煞眼睛。立起身來拱手謝。既蒙慨允幸殊深。下官卽此相辭去。改日重來再講論。(白)劉瑾道。甚麼要緊。何不小酌幾杯去。曹元道。還有些俗事未完。改日再來奉擾罷。劉瑾道。既然如此。咱也不強留你了。又煩致意張中書。只管放心。托胆就是。一年半載。咱也保得住的。曹元諾諾連聲。又叮囑了無雙數句。然後作別而回。與張綵說知此事。張綵也以爲千安萬安的了。果然喜地歡天。自己也不再住曹家。當夜與鮑文收拾行李。同到新宅監工去了。(唱)飛鳥傷弓曹御史。今朝送出禍殃根。心中甚覺多舒暢。從此安居夢不驚。只有無雙心不樂。曹元去後冷清清。呆呆坐定金交椅。舉目無親悶死人。要好非凡劉太監。愛他貌美更年輕。又攔出香糕細果留他吃。雙慶官官怕陌生。滿肚悽惶神恍惚。低頭默坐懶抬睛。手拈細果依然放。十問言詞九不應。(白)劉瑾見他怕羞。不好相強。吃了一杯茶。卽時收去。又取出一條被來鋪好了。說道。房屋淺陋。沒處鋪床。公子就與咱一床兩被。睡幾天罷。(唱)如玉顛頭無別話。當時收拾上床衾。老劉一眼瞧將去。只見他遍體肌膚粉捏成。美玉無瑕真可比。更有那奇香撲鼻醉人魂。再伸一手將他摸。膩滑如脂軟又溫。欣喜如狂還大笑。待與他說些趣話假風情。無雙那肯由他鬧。扯被兜頭枕上橫。沒趣老劉還暗想。他見我雞巴缺少是陰人。故而不肯相招架。兔子原來沒好心。嘆口氣兒也睡了。羅幃放下息銀燈。無雙身在床中臥。雖也是綉枕綉單錦作衾。潔淨馨香無垢穢。奈何心事重千斤。猶如睡在針毡上。覆去翻來再不寧。思想昨宵逃出外。家中何故不追尋。必然是公爺怪我無心向。因此上賭氣丟開當不聞。他既這般也罷了。更有那張公待我最情深。此時料必多牽掛。是我倉皇不細心。竟未與他先說過。爲了那舊人面上負新人。躊躇久。悶加增。自恨生來命不辰。作事般般皆掣肘。不知何日遂胸襟。千思萬想真難過。直到譙樓打五更。力疲神倦方入夢。金雞唱徹太陽升。老劉睡醒披衣起。看見無雙不動身。舉手輕輕揭綉被。原來兀是睡沉沉。烏雲半散星眸閉。果然是

萬般風流畫不成。(自)劉瑾想道。孩子家生到這般姣媚。怪不得要被人捉弄了。然而既有這非常相貌。必定也該做出些非常的事業。張綵不過一介小官。那能消受得起。(唱)我想東宮皇太子。年雖十四尙髻齡。龍軀鳳骨天生偉。不比尋常稚子們。情竅已開知色欲。近來心內頗思春。奈何太祖高皇帝。祖訓傳流不可更。無奈諸王并太子。必須十六始成婚。故而咱與諸兄弟。雖在宮中侍貼身。游戲百般多做到。單單不敢獻紅裙。今朝喜得逢奇貨。何不將他進內庭。私侍東宮陪枕席。也見我忠心愛主有才能。縱然張綵知其事。也只好啞吃黃連苦在心。怎敢聲張來取討。這椿美事世難尋。思量能喜欣欣。事不宜遲要速行。急急下床梳洗了。穿戴得錦袍花帽簇鮮新。將言吩咐童兒道。你等相陪白秀娥。他若醒來盤問我。說知內裏見儲君。先將朝點留他吃。等我回來把飯吞。吩咐完時提拂帚。搖搖擺擺進皇城。行來一路觀天色。雨雪微飄氣象陰。料想諸臣當罷講。匆匆竟走內宮門。一程直到齊雲殿。果見同班衆閣臣。簇擁年輕皇太子。龍袍撒起半邊襟。爭高逐下將毬踢。笑語聲喧震殿庭。(自)連忙走上去。噓了幾個頭。太子歡喜道。劉瑾你好了麼。這幾日你不在宮。孤家好生沒趣。劉瑾跪稟道。靠千歲爺洪福。奴婢賤恙已痊。今日得著了一件活寶。特來獻與千歲。聊盡犬馬報主之心。太子道。是何活寶。且站起來講。(唱)奸宦謝恩重叩首。衆奴只道好奇珍。忙扶太子歸龍座。劉瑾方纔立起身。就把昨宵一節事。從頭細奏主公聽。此兒相貌人間少。難說難言果出羣。因此上奴婢心中生一計。要把他悄然攜帶入宮門。鋪床疊被陪千歲。免使良宵嘆冷清。劉瑾說完諸閣贊。儲君俯首自沈吟。莞爾一笑開言道。既有無雙絕世名。料想姿容真個美。故教張沐兩相爭。若依汝等誠然妙。只恐怕私幸頑童少正經。倘被父皇知道了。這場責罰怎担承。(自)劉瑾道。這個不妨。萬歲爺日理朝政。輕易不到此間。衆兄弟都是千歲的心腹。那個去走漏。況且禁地森嚴。兩宮遠隔。萬歲是再查不到的。(唱)千歲爺若是多疑慮。錯過無雙玉美人。只恐後來尋不到。反把那風流樂事讓

人臣 谷大用 馬永成 邱聚羅祥與魏彬 鼓掌贊成齊道好 劉哥說話最中聽 雖然萬歲多明白 宮
禁遙遙隔幾層 奴輩留心多着意 便教五載十年春 風聲不到官家耳 千歲爺爺但放心 你一句 我
一聲 七張八嘴亂縱橫 年輕太子心無主 耳聽花言出了神 半晌底頭稱也罷 既然如此任伊行 老
劉得話真歡喜 面上增光百廿分 立刻叩頭辭小主 放開兩脚就飛奔 回家已是天將午 氣喘吁吁坐
在廳 過了一回方啓口 呼么喝六討茶津 (自)彼時手內平常 所住不過幾間小屋 自門僕火夫之外 伏侍的
只有兩個小內官 此刻多在裏邊 聽得叫喚 方纔跑了出來 篩茶送上 劉瑾問道 白公子可曾起來 小內官答道 起
來了 方纔吃過點心 劉瑾聽了 就走進房來 白無雙不免起身相接 劉瑾坐下 來假意與他講了幾句閒話 就問小
內侍道 午飯備下了不曾 小內侍應道 齊備了 劉瑾道 既如此 可把那暹羅酒盞一壺來 小內侍答應而去 不一刻
果然送進來 雖則不多 倒是一把精緻銀壺 內放着酒 又是一對金杯 劉瑾推病不飲 滿斟一盞 送與無雙 無雙接
了問道 何謂暹羅酒 劉瑾道 此乃暹羅國進貢的 皇太子賜與咱 公子難得到此 故以此酒相敬 無雙不知此酒利
害 謝了一聲 舉杯便飲 又覺得香甜可口 心內很是喜歡 竟慢慢的吃了三杯 劉瑾還要相勸 無雙按盞謝道 量淺
只可三杯 不能強飲 劉瑾聽了 也就不勸他 一同吃過了飯 原來此酒 爲味雖甘 爲性最烈 每一盞 抵得中國十杯
憑你大量之人 也吃不得幾許 白無雙本來量淺 又盡量飲了 豈有不醉之理 剛纔放下飯碗 就覺得神思昏迷 掙
扎不住 慌忙走到床上 橫轉去就睡着了 劉瑾見他醉倒 就叫齊了手下人 一一吩咐道 曹家若有人來 只消如此
這般對答 不許說甚別話 衆人一齊答應 劉瑾復又進房 把無雙的金冠綉服 一齊脫下來 把小內侍的衣裳 換一
件與他穿了 然後駝將起來 出門而走 進了皇城 都是天街御道 並沒有甚麼閑人 只有那侍衛老公 看見了他 也
只道馱的小太監 並不查問 直到東宮門口 又見駝永守着宮門 絕無阻隔 進了內庭 直走到一座小閣之中 劉奸
也來不得了 (唱)恰好有一張小榻在旁鋪 就手輕輕放玉軀 然後進宮來覆命 儲君聽說笑容舒 連忙

離座抬身走。後面跟隨衆閹奴。行到那小閣之中。同細看。果然是蓮花爲臉。雪爲膚。鶯方乳。燕方雛。弱柳垂絲。二月初。側臥。姣枝紅玉軟。分明一幅美人圖。慢誇宋玉潘安貌。西子王嬙也不如。一衆閹奴齊嘖嘖。正不知幾時方醒。夢南柯。自劉奸道。這暹羅酒醉了。不比等閒。若待他自己醒來。須過一日。若把醒酒九灌解。也要半日時光。這便恰好是黃昏。好伏侍千歲爺睡了。太子道。既如此。快把他灌醒。唱劉奸領旨忙奔出。就把那醒酒鑿丹取一丸。化入清香茶半盞。情知醉極口難含。牙關搗起。將匙灌。灌下。還將心口摩。年少儲君真性急。頻觀天色意躊躇。恨不得登時黑暗紅燈上。好赴陽台樂有餘。如坐針氈魂不定。旁邊張永笑呵呵。千歲爺這等心急。那得延挨到日晡。還是尋些頑耍好。莫教火極興偏辜。自衆太監都道。不差。當時只留劉好看守。七八個人擁著太子。仍回內宮。唱取出那骨牌骰子并雙六。黑白圍棋滿桌鋪。逐件輪流相替換。就將財帛賭贏輸。爭高下。共歡呼。貓鼠同羣禮節無。真個嬉游忘晝永。一回天晚已全烏。無雙身臥湘妃榻。酒意將消睡也蘇。漸漸伸腰翻向外。睜開兩眼尙模糊。自只見紅燭點在檯上。劉奸坐在身邊。說一聲好睡。怎麼就夜了。劉奸笑道。你醒了麼。可要茶吃。無雙道。若有乞賜一杯。劉奸就去篩了一碗。無雙坐起來。幾口吃完。方覺眼目清明。周圍一看。不覺吃驚道。你把我搬到甚麼所在來了。劉奸笑道。不要慌。這裏是皇宮內院。搬你進來。就是天大造化了。無雙着急道。此處既是皇宮。更不是我置身之地。你搬我進來。怎的莫非要害我性命麼。唱口中說着心中急。抖抖衣裳整整冠。跨下床來將要走。老劉一把上前扶。忙捺定。笑呵呵。叫一聲我的孩兒你好愚。我是個活佛心腸。慈又軟。從來不忍害無辜。你今盡把心兒放。聽我明言告你知。如玉聽言神稍定。重新坐下傍奸徒。開言又把他來問。既你心中毒意無。弄我進來因甚事。還求明說莫含糊。自劉奸笑道。咱若說出來。你還要喜歡不了哩。這裏東宮乃皇太子所居。咱就是太子第一個得用之人。這位太子春秋方少。還不曾納過妃嬪。唱只因慕你容顏好。因此命我施爲捉醉魚。

捉到宮中非別事。只要你小心疊被把床鋪陪枕席共歡娛。學學那楚國君侯衛大夫。住的是金屋銀屏宮與殿。睡的是龍床御枕帳流蘇。穿的是飛魚坐蟒奇花錦。吃的是海味山珍出御廚。就與那皇后嬪妃無二樣。宮中盡把貴人呼。後來太子登龍位。富貴功名不用圖。金穴銀山皆你有。少什麼侯封一品。蔭妻孥。算來可是齊天福。悉聽誰人望眼枯。竭力要巴巴不到。我今送你道如何。無雙聽了劉好語。只嚇得魂魄飛揚遍體酥。半晌癡呆難啓口。泪流滿面歎唏噓。(自)劉瑾道。癡孩子怎麼倒哭起來了。無雙掩淚道。聽你所言。雖是有理。無如這皇宮之內。不比等閒人家。既已進來。自然就出去不得了。我有多少親人。竟別也不會別一別。可覺傷心。劉瑾大笑道。咱也曉得你有甚麼親人。所親者不過是一班朋友而已。(唱)自古道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况是皇宮并大內。親近着當今太子貴身軀。龍生鳳種非凡貴。年少風流又沒鬚。難道倒不及曹元張綵輩。就比那沐雷高着萬分餘。勸你從此休思想。舊日恩情只當無。好向新人邀愛寵。譬若那婦人改嫁另從夫。無雙聽了關心話。玉面生紅比如硃。啞口低頭難對答。傷心唯有淚沾襦。(自)劉瑾還要勸他。只見魏彬張永一同出來。魏彬問道。那白如玉可會醒麼。千歲爺召他去侍酒。劉瑾道。醒了。還在這裏啼哭。張永看了。就對劉瑾丟個顏色道。千歲爺說。他若好好順從。便好好帶他進去。若有什麼違拗。也不必強他。只推去砍了。就是劉瑾假做著忙道。他並不違拗。我就領進來了。你們切不可先去說與千歲爺知道。一齊同着走。(唱)袖中急取鮫綃帕。雙手齊來拭淚珠。半散烏雲忙挽好。衣裳扯得皺痕無。連聲說道休開口。你不要自取災殃劍下誅。提了燈籠前面照。魏彬張永兩邊扶。無雙任是驕矜性。到此窮途勢也孤。未免心驚并胆戰。焉能折翅上雲衢。沒奈何只同劉魏相隨走。身似浮雲脚步虛。也不抬頭朝上看。直過了許多門檻與階除。方纔到一新宮院。金碧輝煌耀眼珠。滿殿燈光明若晝。香煙繚繞透金爐。九龍筵席當中擺。內監紛紛走復趨。張魏二人齊立定。手攬如玉上氍毹。好如那喜娘簇擁新

人樣。下眼垂肩拜舅姑。自拜罷起來。劉瑾就篩一杯酒。遞在他手內道。快些上去跪了。進與千歲。無雙沒奈何。只得聽他的驅遣。捧著酒。一步步走上去。唱。直到那交椅旁邊雙膝跪。低頭不敢放聲呼。儲君座上凝眸看。雖見他帶怯含羞色。未愉。嫵媚越增無計掩。分明一朵嫩芙蓉。心中好不生歡喜。便賜他身坐一隅。然後一班瘟太監。也來賀喜捧金壺。團團坐滿盤龍桌。進酒添肴有御廚。自古皇家稱富貴。豈不比尋常閱閱勝些須。儲君雖有貪花性。到底年輕乍出爐。目視無雙唯有笑。專是那一班太監口頭粗。風流話。強支吾。論女談男像說書。此唱彼和齊拍手。笑得個年輕太子四肢酥。自無雙起初。只道這太子是個閻王轉世。所以坐在席上。頭也不敢抬。及至聽了這些話。暗暗想道。平等人家。尚沒有奴僕與主人同坐之禮。怎麼皇宮之內。專是這等沒正經。唱。忍不住來回雙眼。觀看同抬衆閹奴。數去成雙剛是八。一般的輕妝小扮臉無鬚。抬頭又把儲君看。服式非常麗且都。神俊郎。貌魁梧。氣宇堂堂是丈夫。福相天生原不醜。但不該這般作事少規模。家奴寵待如朋友。混雜尊卑一搭烏。日後爲君登大寶。必然行事也糊塗。無雙執盞呆呆想。劉瑾關心側目眩。氣苦將消容漸活。不勝之喜笑呵呵。殷勤勸酒還挨菜。自道高情世所無。太子心歡如得寶。恐防飲醉失歡娛。只飲到三分酒意忙停手。衆閹奴服侍抬身冠帶除。送上金盆重洗臉。手忙脚亂用工夫。劉奸又把無雙挽。簇擁紅燈舉步徐。直進寢宮門兩扇。宮中擺設勝仙都。香煙噴得人心醉。珠箔銀屏如畫圖。錦幔重遮春色暖。不須獸炭炙紅爐。無雙此刻渾如夢。悉聽他們鬼畫符。遍體衣衫多剝盡。燈光照耀雪霜膚。龍床綉被先安放。然後來將幼主扶。解帶寬衣身入寢。金鉤放下帳流蘇。衆奴事畢嘻頤去。再把殘肴吃幾壺。燈火猶明香尚在。宮中寂靜少喧呼。皇太子笑迷迷。到此情懷不自持。佳境初逢心已蕩。香溫玉軟抱姣肢。君臣貴賤同歡合。事已臨頭白少爺。一則勢窮難躲閃。二來深受色妖迷。但教身入風流境。便像金魚上釣絲。香餌自貪逃不得。聰明

性格也成癡。慾情紊亂難收束。任是怨仇也不辭。太子初防他執拗。此一刻見他好好竟相依。不勝之喜如狂醉。正是蛟龍得水時。曲盡恩情難細說。恍如玉體到瑤池。飽嘗仙液千杯足。醉得來魄散魂消軟如泥。擁抱玉人交頸睡。夢爲蝴蝶繞花飛。雞聲三唱渾無覺。直到那日射珠簾滿玉扉。衆閣推門齊進內。方纔驚醒眼迷離。儲君快樂忻然笑。如玉羞慚無意思。（自）衆太監都來恭喜他。劉瑾見他有怕羞之意。連忙勸道。你既得幸於當今太子。便真是貴人了。將來文武百官見了你。都要拱手而拜。真是喜事冲冲。不比甚麼醜事。還怕甚麼羞。快些起來罷。一面說。一面就將衣服取過來。替他穿好。又抱他下床。伏侍梳洗。無雙被他們千般討好。百樣奉承。果然也就把那羞恨之心。撇在半邊去了。只是想張綵。還有幾分不快。然亦無可奈何耳。（唱）劉奸明曉他心跡。不敢將來口內提。只好由他過幾日。氣平自必不如斯。小心又把儲君候。梳洗加冠整了衣。早膳進來同用過。散哄他君臣兩下手相攜。團團游玩宮中景。信步而行東復西。此際無雙心始暢。歡容啓口笑微微。今朝天氣多晴朗。爲甚宮中不講書。（自）劉瑾道。天色雖晴。地下甚爛。所以衆宮端也不來。你放心陪着千歲頑耍便了。千歲既然愛你。你就當在家裏一般。倒不要拘拘束束。無雙道。只是我不大會頑。須要你們指教指教。劉瑾喜道。這個自然。當日果然領着無雙跟了太子。（唱）各樣安排同戲耍。早又是一輪紅日下西山。歡呼直飲黃昏後。仍舊鴛鴦交頸眠。俗語說一次生疎二次熟。不消衆手再扶持。白如玉更希奇。柳絮隨風處處飛。往日風波皆歷過。今朝履險竟如夷。風情月意真通透。帶雨尤雲勝女姬。直引得年少儲君魂不在。相逢雖早尙嫌遲。這都是一班狗監良心喪。固寵邀恩把幼主欺。自此開端成習慣。後來接位更沈迷。豹房嬖幸如雲集。大內稀歸遠后妃。卒至於聖體虛虧無子息。春秋方盛早歸西。這都是載於史冊堪憑證。莫道我杜撰新腔說話虛。刻漏無情春夜短。條而五鼓報金雞。雙雙驚醒巫山夢。四目相觀笑語低。彼此温存情正熱。忽聞劉瑾啓雙扉。報稱八位宮端到。立候宮門已片時。太

子聞言聲阿嗜。抬身只得就披衣。開言又把劉奸問。我到宮堂見燕師。怎把秀峴丟在內。牽腸掛腹費心思。自劉瑾道。這個容易。千歲爺在外讀書。原有兩個小的們伴陪。如今只消把白公子帶出去。也充個伴讀小臣。可不是原在身邊了。太子喜道。如此極妙。當時急急下床。無雙也整衣而起。心中想道。我若出去。必然會着張先生。得空也要與他說個明白。也好使他放心。心中想。口不提。慌忙洗臉理青絲。點心略用香糕等。劉瑾忙拿一套衣。自與無雙穿着好。相同太子步同移。講堂之上升龍位。小監雙雙伴讀書。本在兩旁低桌坐。此時心愛白家兒。錦墩疊襯芙蓉褥。特賜他身坐案西。然後老劉傳旨出。宣召那宮端八位進朱扉。正不知張公會見無雙否。可有空閑說細微。暫歇琵琶君莫問。下回接唱自然知。

第七回 進美人奸宦黑心迷幼主 聽吹笙頑童肉眼識神仙

（唱）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鎖。百囀流鶯繞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恩波共沐鳳池上。染翰朝朝侍帝王。東宮太子升金殿。八位儒臣進講堂。秉簡三呼朝拜過。這一日儲君喜氣倍尋常。當時勅賜諸賢傳。雁翅排開坐兩旁。龍案攤書先誦讀。聲音朗朗韻悠揚。兩名內侍齊開口。各把經書誦幾行。只有無雙旁側坐。神情恍惚帶驚慌。偷睛試把諸官看。一個個博帶峨冠正且方。末坐一人豐度美。正是那新知贊善武林張。相逢覲面難相喚。注目而觀意渺茫。張公是初到豈知如玉在。低頭只管看衣裳。耳聽太子將書讀。約有時辰數刻長。太子讀完書一卷。喉中發燥想茶湯。早有那內侍捧出茶來。先進太子。後賜衆官。茶罷傳旨。諸臣講書。先是梁儲起身而上。開講一篇左傳。張公此際方抬眼。正與那心上人兒照面龐。一見之時心大駭。此人乃是白無雙。前宵沐府私奔出。都道他又被奸奴張綵藏。今日因何身在此。通身改換內官裝。不知是奸徒恐怕人搜捉。送入宮。

中卸禍殃。又不知別有歹人窺暗裏。中途劫取逞強梁。總之一入深宮裏。年少儲君豈聖皇。斷袖餘桃情必有。因此上身充伴讀侍從旁。可怪他生成逐水桃花性。又好似柳絮隨風到處狂。都督之言原不錯。無奈我心非鐵石。怎能忘。心撩亂。意傍惶。望眼迷離淚欲汪。如玉見他形若此。也覺得自家懊悔甚荒唐。胸中有苦難伸說。四目相觀各斷腸。更有宮中人六位。二毛費蔣與王楊。雖然不識無雙貌。但見他奪目豐姿豔有光。嫩質柔肌如好女。不勝驚駭暗思量。這名少監從何至。美貌如花賽女郎。我輩目中曾未識。莫非又是衆奸璫。外邊私取民家子。穢亂春宮侍玉床。向日嬉遊雖失度。還只是鷄球彈射小兒腔。如今又復耽聲色。沉酒荒淫內必傷。教我們輔導之臣無可奈。怎能夠時時照管在身旁。無雙又見諸師傅。個個雙睛對我張。愈覺心虛多局促。恨不得將身鑽入地中央。自不一刻。梁儲講完。王鏊執卷上殿。其後楊廷和、蔣冕、毛紀、毛澄、費宏依次而進。旁邊位上只剩了張公一人。無雙看了慌忙跨下錦墩。裝做解手。走下殿來。又對張公招一招手。張公會意。連忙起身。跟到玉階之下。離殿已遠。恰好左右無人。就一把挽住了問道。你前日說也不對我說一聲。忽然而去。都督尋着了張綵的書信。先把我埋怨得發昏。後來又道你志甘下流。心向外人。賭氣不來尋你。我又毫無設法。正是心焦。你怎麼走到這個所在。敢是張綵怕搜尋他。故送你進來的麼。

(唱)無雙聽說添悲切。欲語先流淚兩行。雙手亂搖稱不是。就把那曹元胆小怕遭殃。鮑文畫策求安穩。賄囑劉奸代隱藏。誰料狼心劉太監。又把我拖來送入陷人坑。從頭至尾低聲訴。原是我自己粗心不付量。到處生根留未了。虛名杜累衆人當。今朝幸與君相見。說個分明免挂腸。可憐那張綵至今還未曉。只道我無災無害享安康。張公聽了多般話。心內猶如搗亂鎗。喪氣垂頭無一語。只將兩手按胸膛。無雙倚柱還嗚咽。又誰知劉奸刁奴着意防。早已出來瞧見了。滿心着惱氣昂昂。自就厲聲叫道。秀峴那裏去了。快傳張先生上來講書。二人聽了都嚇了一跳。張公一邊答應。慌忙走上階來。走到半中。不期脚下一滑。

直滑下五級階沿。虧殺石欄擋住。還不曾跌倒。劉奸看了。倒也好笑。只得走下去。把他拖了上來。走到案旁立定。張公被這一嚇。只嚇得心如鹿撞。臉似硃紅。腿軟腰酸。站也站不住。那裏還講出什麼書來。太子問道。先生爲何如此。劉奸掩口而笑道。剛纔因上階時。閃了一閃。太子也笑道。原來如此。先生體質素弱。舉動原要小心。既已受驚。豈可復加勞頓。且回衙休息。明日再講不妨。張公得了這話。稍覺放心。便與衆宮端一同辭出。無雙看他去了。只得慢慢走來。太子見他含着眼淚。便問道。你又何爲。敢是也跌了一交麼。劉奸道。正是奇怪。他與張翰林兩個。掩在階下啼哭。被奴婢叫將起來。所以張翰林嚇這一跌。正不知他們是甚麼來頭。(白)儲君聽了劉奸話。頓覺神呆面起霜。扯過身邊連詰問。秀崐無計可遮藏。含悲只得將言答。臣父當初在浙江。便與此公稱莫逆。去年赴選到京邦。沐公又把他留住。臣與他熟識容顏。敍一堂。今日相逢難躲避。因此上偷閒半晌話衷腸。(白)劉奸道。若是平常相熟。見了也不必這等傷心。據我看來。你與他又是一派的了。(唱)秀崐也不和他辯。俯首惟看淚滴裳。太子心煩把他飭。這些閑話慢談量。今朝是你謀爲錯。不合將他帶出堂。既被先生知道了。焉能出外不張揚。必至于一人傳兩三傳四。倘或傳聞到父王。怎保安然無譴責。你們還要預相商。劉奸聽。眼張張。縮退身軀靠了牆。兩手搓搓呆着臉。搔頭摸耳亂忙忙。這邊張永開言道。千歲爺爺不用慌。奴婢心中已打算。管教安穩並無妨。(白)太子道。是何算計。你且說來。張永道。奴婢看這張翰林形容軟弱。不是個大胆之人。今日雖然曉得了這件事情。也決不敢使萬歲知道的。至于僚友中。私相議論。或者有之。千歲若要他不露風聲。只消召他進內。待奴婢與他說個明白。叮囑他不可出外張揚。然後千歲再說幾句好話。籠絡住了他。他自然就不敢說了。可是萬全之計。太子喜道。果然絕妙。既如此。你快些就去召來。張永領旨。飛步出宮。這翰林院衙門。最與皇宮相近。張先生回到院內。剛剛吃得一碗茶。忽見張永進來。笑嘻嘻的說道。千歲爺召先生進去。張公道。適纔已蒙恩旨。免講退班。此刻有甚事情。又來召我。張永道。這却俺也不知。先生只宜速速進去。不可

累俺等候。唱張公自有心虛病。倒覺驚疑動滿腔。無奈抽身跟着走。這時候儲君留下白無雙。已經退入宮中去。只有劉奸候外廂。舉手招呼張翰苑。知他力倦已難當。耳房暫請先生坐。如玉官人也在旁。(白)張永不等他再問。就扯着無雙笑道。先生可認得此人是誰。張公見說。不覺倒呆了半晌。只得道。他是黔國公府中的白秀峴。正不知何以在此。劉奸呵呵大笑道。他剛纔在殿階之下。已與你講得明明白白的了。怎麼此刻又來詐呆。無雙頓足道。這些已過之話。都不說了。殿下既召他進來。快些說明了正文罷。劉奸笑道。就說正文。張先生聽着。咱們弄他進宮。算是祕密之事。外人都不得曉得。今日只有先生得知。千歲爺恐怕走漏風聲。被朝廷知道。不因此特召先生到此。叮囑一番。若到外邊。斷斷不可對別人說起。就是那沐皇親處。也要關照一聲。說這白公子。譬如是一件寶貝。向來被衆人攘奪。吵鬧不休。如今入了宮。倒樂得大家乾淨。他老人家也不必記念了。張永接口道。就是紀念。也只好屈他讓一遭兒。他若要鬧出事來。這就不像有才智的大臣了。張公未及回言。又見谷大用走來。道。話已說明。張先生料無違逆。快請進宮用飯。千歲爺等着哩。此時若遇着端方正直之人。既爲師傅。就好正言厲色。教戒一番。也不怕太子砍了頭去。無奈這位張先生。非但爲人懦弱。而且自己也在道中。(唱)所謂矮人難笑矮。焉能氣宇學剛強。低眉下氣聲聲唯。隨了他們過曲廊。再見儲君子內殿。也無再說短和長。相留賜膳深宮內。(白)張公本性仁慈。又見太子和顏悅色。這般好待。(唱)情面難違怨也忘。膳罷還留談片刻。一輪紅日過西方。起身拜謝將辭退。如玉官官甚快快。太子知情還一笑。命他隨送出書堂。張公住步低聲囑。事已如斯莫痛傷。只可安心隨殿下。樂得個穩如磐石過時光。免教流落風塵內。便是你福分非凡。感上蒼。(白)劉瑾等聽了一齊贊道。張先生真是好人說的話。句句有情有理。白公子極該遵教。不必枉生無益之悲。無雙被他們一番勸解。纔得丟開煩惱。張公回到家中。沐公爺接着問道。先生面帶酒容。敢是在東宮飲宴麼。張公嘆了一口氣道。非惟飲宴。又看見了一樁奇事。好教兄得知。當時就把遇見無雙。並衆太監囑咐之話。從頭告訴。

一番。沐公爺聽罷。不覺哈哈大笑道。極妙極妙。我原說這孩子。不是坐一家的人。果然又被別人邀截去了。張綵這狗頭。可也掃興。張公道。也不止張綵一人掃興。老都督爲何倒這等喜歡。沐公道。我已掃興在前。如今不關我事。所以倒替他喜歡。不是說軟弱話。做了太子的近侍。畢竟勝如隨着那些俗子庸夫。但恐他自家有福受享。不要又作了出來。便是天大的造化了。還要氣惱他何益。張公聽他說得精鬆雪淡。也無可如何。(唱)嘿嘿而回書室坐。夜來情景更淒涼。巴巴等到金雞報。幸喜天晴好太陽。依舊隨班來禁苑。儲君出閣講文章。無雙惟恐諸君曉。不免相同二小瑤。口誦詩書頭不舉。怎奈這儲君不端莊。頻頻側目將他看。看到魂銷喜欲狂。桌下還來攜玉腕。恨不得扯來並坐搭肩膀。衆官雖不知其細。但見他如此行爲不正方。料必其中無好事。獨有那張公不顧短和長。偷眼也把無雙看。彼此留情意不忘。又幸這度量寬洪皇太子。深喜着張公才美性溫良。看承特勝諸師傅。況且曾經奉父皇。講讀之餘常召進。談詩作賦飲瓊漿。無雙得以常相見。共坐言談也不妨。馬聽鑼聲諸太監。人人托熟少關防。雖然不得身相近。遙望青梅解渴腸。沐都督。真大方。癡情久已撇東洋。任他入地升天去。與我無干不忖量。只有個張綵瘟官真晦氣。猶如睡在鼓中央。數日間不聞沐帥來尋事。自以爲天賜良緣定久長。日夜監工修屋宇。鮑文老賊也相幫。不多半月工夫畢。這一天散福酬神喜氣揚。特請曹元來飲酒。商量就要接無雙。(自)曹元道。我前日還許他酬謝。今日不可忘了。張綵道。這個自然。當下又封了白銀五十。交與曹元。鮑文高興也要同去走走。趁着黃昏時候。同坐了一輛大車。竟到西華門外。只見劉家大門早已關了。家人叩了幾下方見門公開門出來。曹鮑二人一同走進門來。門公道。曹爺來了麼。我們正商議來報與曹爺得知。一件事弄壞了。曹元驚道。甚麼事情。門公低聲道。就是前日東宮太子。微服出遊。到這裏歇宿。不意中見了這位白公子。講論一會。很是投機。竟帶進皇宮去了。我們公公攔阻不住。只得也跟進裏邊。至今不見回來。我們正是沒法。恰好曹爺來了。省得我們報信。(自)二奸聽了門公

話好似天雷擊頂梁。面面相看睜四眼。徧身骨節軟郎當。鮑文手扯曹元道。這件交關怎落場。御史搖頭稱沒法。且回家內再商量。當時也不重相問。鑽進車中坐兩旁。小使提燈前面照。一程回轉自門牆。中書正是心歡喜。親手鋪陳好臥床。畫燭高燒明似晝。綉衾薰透麝蘭香。專專只等情人到。好補風流樂事長。忽見二奸從外入。面皮失色死僵僵。垂頭喪氣將身坐。雨打雄雞一樣腔。門外提燈惟小使。影兒不見白無雙。(白)張綵看了。滿肚驚疑。連忙問道。爲甚這般模樣。秀峴怎麼不來。曹元只不答應。鮑文停了半晌。方纔把雙手一拍道。不必說起。是我瞎了眼睛。又把個孩子送進虎口裏邊去了。張綵道。是甚麼說。鮑文道。白秀峴被太子出來看見。帶進宮去了。張綵大驚道。是幾時。鮑文道。據他們上說。是前日。劉太監攔阻不住。只得跟進裏邊。所以今日也不曾見他的面。曹元道。據我想來。只怕還是鬼話。太子平空無事。那得出來。大抵原是老劉起見。把秀峴騙進宮中。奉承太子的。所以連自己也躲了進去。不然若果出于無奈。怎不早來通知一聲的麼。(唱)中書耳聽他們話。冷水澆身透骨涼。六魄三魂飛出頂。千刀萬刃割肝腸。身發抖。靠長窗。跌出庭心後。腦傷。左右家人忙攙起。捶胸頓足淚千行。號咷就把曹元罵。都是你不肯容情借住房。逼我將他推出外。又薦這相知太監代收贖。誰知送入龍潭內。分明是割我心肝喂虎狼。若不尋來還了我。我和你今宵不得好收場。曹元被罵心中急。立起身來啐面龐。我不留他因甚事。也不過前番嚇怕小心防。至于送往劉家去。原是你母舅先生妙主張。劉瑾奸謀雖可恨。也由你自己識見欠高強。算來與我無干涉。決不是兩下通連把玉藏。你倒無端尋着我。正所謂張家殺死李家償。(白)鮑文也發極道。不要推得這般乾淨。主意雖然我出的。劉瑾却終是你的來頭。(唱)他爲人料你自必先知。爲何要也在旁邊力贊襄。到如今事壞般般推在我。兩人罪過一人當。二人彼此相埋怨。張綵號呼睡在床。哭得如癡還似醉。曹元聽了也悽惶。袖中取出花銀子。當面交還放在箱。嘆氣抽身先去了。鮑文自覺臉無光。燈前袖手呆呆坐。

仰起頭兒看屋梁 真獸氣 賽六郎 只因好色自招殃 哭得個眼枯腸斷無朝夜 怨地呼天似發狂 口
口聲聲無好處 不如早死見閻王 鮑文急得心都碎 惟恐他真個癡顛怨命亡 日夜相隨勤看守 哀詞
苦勸耳邊旁 無雙本是他人物 路柳牆花性不長 如此得來如此去 算來也是理之常 聰明人去癡心
念 速速丟開是正當 抖擻精神休痛哭 須曉得天高海闊地無疆 美男好女方方有 拚我微軀轉八方
只在今年三五月 管尋幾個俊兒郎 拿來加利賠還你 何苦要性急咆哮這等腔 張綵雖然心痛苦 終
須還是畏強梁 豈真不怕頭離頸 好與那太子爭鋒命抵莊 哭到心灰並意懶 也只得自寬自解自收場
此情雖然耿耿在 且保榮華壽命長 或者情緣還未斷 那時再續舊鴛鴦 書中表過奸雄話 倏忽的落
盡梅花杏吐芳 年少風流皇太子 自從私進白無雙 日親日近加恩寵 如玉安居既久長 也曉身軀難
出外 且樂得綿衣玉食過時光 宮端七位雖常見 內裏根由却未詳 這件事只有張公知細底 然而豈
敢奏君王 (自)過了幾日不覺又是三月初旬。這一日駕退乾清宮。想起本月二十日是故尙書宏殷三年孝滿。永
忠除服之後。便可進京。但恐他家事牽連。又有推托。因命司理監王岳齋了手詔。馳赴南京召他。務必同來。勿得遲
延取罪。張先生聞知此事。甚是歡喜。自然還有家書託帶。不必細表。(唱)內官奉旨出深宮 正值三春景色融
結束行裝忙上馬 曉行夜宿去匆匆 路途無事休煩瑣 話內先談郭府中 守孝居家王義子 光陰荏苒
數秋冬 張郎去歲游庠後 母命留家過歲終 看過花燈正月底 仍來郭府伴重瞳 何無敵 與成龍
講武談兵朝暮同 賓主相投師弟合 一家和樂氣雍雍 時當二月花朝節 (自)師徒三個都在園內飲酒賞
花。直到黃昏席散。(唱)張瑞官回轉書房見乃兄 兩下寬衣同就寢 凌雲今夜有奇逢 依稀似睡還非睡
忽聽得鶴唳聲高在院中 夜靜庭空清入耳 不勝駭異在心胸 (自)暗想道。此鶴從何而來。倒要去看。當時
披衣而起。開出房門。只見皓魄當空。碧天似水。庭心之內。有一隻仙鶴。玄裳羽衣。昂昂獨立。其規模形像。迥不與凡

鶴相同。不覺大喜道。向聞高仙羽客。俱能駕鶴騰鸞。我雖是凡胎。自知夙根有異。試且跨上此鶴。看他飛也不飛。
(唱)當時雙手撩衣服。下了階沿舉步鬆。跨上鶴身剛坐穩。仙禽有性最靈通。幾聲清唳舒雙翅。頃刻
高飛上半空。此際重瞳驚又喜。脫胎換骨一般同。端然坐定無欹側。仰望天心月正中。星斗當頭堪摘
取。輕雲冉冉露溶溶。俯觀下界如圖畫。樹木參差颯颯風。萬水千山隨眼過。也不知是南是北是西東。
心中想道由他去。或者飛身上九重。又誰知仙鶴心中原有主。倏而飛到一山峯。翩翩兩翅悠然下
落在森森老樹叢。任你推搖他不理。逍遙伸頸啄青松。(自)凌雲想道。爲何仙鶴不肯再飛。也不知這裏是甚
麼所在了。且待我下去觀看一回。隨即分開樹枝。往下一跳。(唱)神仙骨。自玲瓏。落地無聲心不忡。立定身
軀睜眼看。山頭風景妙無窮。蒼松翠柏參天秀。瑤草琪花滿地紅。對對猿猴啼夜月。雙雙麋鹿臥林中。
懸崖瀑布飛泉挂。陣陣仙風撲鼻濃。何處木魚敲不斷。悠悠玉磬與金鐘。步虛聲逐天風至。却是玄門
做夜功。忻喜非常王義子。此山必定有仙宮。有緣到此須尋覓。但不知何處溪橋路可通。正在徘徊觀
望處。忽聞背後呼師兄。別來許久常相憶。今夜回山甚好風。難道是忘了舊時來往路。因何立定眼迷
蒙。重瞳聽說回頭看。却見年輕一道童。髻挽雙丫穿道服。飄飄出世美容容。想來必是神仙輩。回轉
身軀把手拱。(自)這童子笑道。師兄可還認得我否。師父在洞中候你。凌雲道。某性根頑鈍。久昧前因。不知師父是
誰。此處是何洞府。乞求仙童指示。童子道。師父便是浮邱公。又稱浮邱伯。此山乃中嶽嵩山。卽師兄昔年學道之處。
成道之日。跨鶴飛升。久登仙府。後因羣仙會上。偶動凡心。以致謫居塵世。十有四年矣。師父不時記念。故今夜特差
白鶴。召兄回來。有言面諭。兄可與我同行。凌雲聽了。沉吟一回。不覺恍然大悟。自知爲王子晉後身。以及山中路徑。
皆歷歷可記。當時隨着童子。迤邐行來。至一洞門上。有嵩山石室四字。低頭而進。只見滿洞月光。照得與日間無二。
過了幾層石室。又到一座石台。見一道人。童顏白髮。鶴鬢星冠。盤膝而坐。仔細一看。正是浮邱。慌忙倒身下拜。口稱

師父在上。弟子拜見。(唱)座上仙師微點首。現成石凳攏朝東。指揮弟子將身坐。又賜清香茶一鍾。茶罷小童收了去。浮邱仙長笑溶溶。開言方把賢徒教。自汝投凡下蕊宮。屈指光陰十數載。花開花落幾回紅。雖然換了凡胎骨。狀貌端嚴似乃翁。可喜神情還未改。猶然道骨與仙風。所慮者近來世路多輕薄。習尚浮華古道窮。血氣方剛心未定。恐爲物欲誘相從。故而召汝回山內。指示前因說始終。使汝自知根器好。此身不與衆人同。修持自寶如圭璧。免墮邪魔業障中。更有祕藏書數卷。金精寶劍號飛虹。一齊付汝攜回去。好與皇家建大功。(自)凌雲聽了。復又跪下道。蒙師父指示分明。使弟子塵心頓解。但有一說。(唱)大抵人生於世上。死生轉眼類昆蟲。功名富貴同妻子。一旦無常總是空。今夜裏既已回頭登覺岸。滿腔俗慮盡銷鎔。願隨師父重修道。又何須再向紅塵奪寵榮。(自)浮邱公道。這又差了。大凡仙真神佛。既謫塵世。便註定有一番塵凡事業。若非緣滿功成。斷斷不能歸位。汝生在世。纔得十有四年耳。(唱)既不曾與聖主安邦與定國。又不曾替郭家接代與傳宗。如何便想回山谷。上帝知之那肯容。依我話。莫匆匆。少停送汝下山峯。建牙擁節將來事。金印懸腰萬戶封。都是天曹先註定。只要你常將吾語記心胸。本來面目休忘却。慎勿貪癡落下庸。直道而行無所愧。落得個名標青史贊英雄。塵緣了盡方回首。何懼仙凡路不通。(自)凌雲聽了。不敢再言。依舊侍立。仙師便在袖中。取出一個錦囊。長可五寸。親手交付道。此內有法書三卷。乃呼風喚雨。役鬼驅神之術。寶劍一口。號曰飛虹。卷而藏之。柔能繞指。利不傷骨。舒而縱之。光芒竟天。流血數里。汝回家習學。自能運用防身。然非急難之時。及斬妖服怪。切不可濫傷生命。取罪于天。並不可使衆人藝玩。污我法寶。凌雲聽了。雙手接過。復又叩頭拜謝。仙師道。話已說過。不必久留。吩咐童子。速送他回去。凌雲只得拜辭而起。仙師又道。還有一事。這口寶劍。非惟服怪除妖。日後更能爲汝得一佳偶。汝可記之。(唱)王子低頭聲唯唯。旁邊轉過綠衣童。當先引領同移步。石室經過四五重。出了洞門方立定。仙童又乃喚師兄。此行不用乘仙

鶴 只要你閉了雙睛可御風 王子顛頭依所教 懷藏法寶閉雙瞳 霎時便聽風聲起 自覺身軀鳥雀同

直上雲端難自主 又如箭羽乍離弓 飛騰更比來時快 遍體皆輕骨盡鬆 不上片時茶一盞 又聽得

更鏗朗朗鼓琴琴 脚跟立定風聲息 疑是身軀落地中 (自)正要睜開眼來 仙童在耳邊說道 此處已是你家

了。我回覆師父去也。說罷舉手一推。凌雲跌倒在地。叫了一聲阿吓。猛然醒來。倒嚇得一身冷汗。恰好張瑞官先是

醒着。在裏床問道。爲何跳這一跳。凌雲睜開兩眼。只見自己睡在被中。殘燭猶明。東方未曙。定神半晌。方曉得是一

場大夢。當下與瑞官細細說知。瑞官道。此夢甚奇。非等閒夢幻可比。以兄才貌。確似一位仙子。臨凡夢遊嵩山。足可

准信矣。但不知天書寶劍何在。我與你快起來尋着他。說罷一同坐起。穿了衣裳。正要跨下床去。忽見床沿上面。放

着個紫錦書囊。正與夢中見的無二。瑞官連忙取過。解開看時。果見小書一本。都是篆文。面上標着浮邱祕錄四字。

內分三卷。按天地人三才。又有小劍一口。光彩爛然。曲轉了宛像一隻金鐲。凌雲道。此乃仙家至寶。非枉席所宜狎

玩者。你我須要下榻整衣。再行細看。(唱)張公子 敬無違 答應連聲下榻來 披上鞋兒衣整好 重瞳剪去

燭花煤 銀盆淨手將書捧 寶劍相同放在檯 四拜先將師長謝 起身然後展將開 一同坐下從頭看

果見仙書實異哉 上卷是役鬼驅神諸妙術 降妖服怪掌心雷 次卷是五行遁法奇門訣 咒語真言細細

排 下卷是更有神方堪煉藥 救人疾病解凶災 此番好不小心歡喜 深感蒼天賜異材 直看到天色大明

人盡起 小廝在外把門推 方纔收拾同梳洗 來了成龍與世威 瑞寶官人熬不住 從頭訴說這根由

師徒聽了皆稱異 共請奇珍看一回 書上篆文俱不識 皆因俗骨與凡胎 (自)再看了寶劍。成龍不覺好笑

道。這不過是赤金打就裁紙的東西。有何妙用。凌雲道。仙家玄妙。非衆人可知。但此事涉于怪異。武師與七哥。不可

向外面張揚。使我學道不成。反增罪過。二人答應而去。果然只當不知。凌雲欲與瑞官一同學習。瑞官笑道。小弟雖然略識此書。然自知襟懷放誕。不能寡慾清心。况且學武未成。安可又分心學道。兄若會了。也就與我一般。我只在

旁邊看看罷了。凌雲也曉得他是沒有這般耐性。所以不會再去強他。(唱)自家領奉仙師命，雜事紛紜概不爲。書室之中原潔淨，從今後閉門不許外人窺。焚香掃地常端坐，經史諸般盡撇開。一意虔誠惟學道，絕無懶惰與遲回。日間不足還連夜，晝燭高燒不下帷。逸少從師仍習武，清晨出外晚方回。無非嘿嘿從旁看，剪燭烹茶作伴陪。困倦之時先就寢，絕不敢胡言作耍亂清規。重瞳本是神仙質，過目能知不用猜。刻意用功三十日，精微洞徹在胸懷。自知得法堪行道，乘夜施行上月臺。捏訣書符先試演，呼風喚雨召雲雷。令牌响處般般驗，值日功曹聽指揮。這纔是神鬼傾心龍虎伏，不比尋常道士假妝威。又將寶劍空中放，果然的恰似長虹天半垂。天矯飛騰長數丈，收藏依舊斂光輝。心雖喜悅言尤謹，並不誇張告訴誰。因此外人都不曉，單單那光陰如箭暗相催。季春十二看將到，(自)乃是郭公夫婦的雙周忌日了。凌雲是。(唱)設祭中堂更舉哀，化去靈牌除重孝。換其素服稱身材，止哀靜養方三日。早又是丹鳳啣書立地來，王太監奉天差。快馬如飛曉夜追，這一日到了南都天未晚。竟投郭府大門楣，重瞳不免更衣服。香案安排掛桌帷，大啓正門天使請。王公下馬踏塵埃，廳前開讀君王詔。無非道迅速來京，勿再違。在凌雲禪服未除，猶不愿。然而無可再相推，叩頭只得將恩謝。香案龍亭盡撇開，寅畏小心王太監。慌忙拂袖把身抬，三呼千歲將頭叩。比作親藩是禮該，盛席款留何用說。凌雲不便自相陪，書房請出張公子。陪奉欽差飲玉盃，王岳將他觀仔細。連聲稱贊好人材，家書取出親相送。這是尊公託帶歸，逸少停盃忙拆看。原來說凌雲奉旨赴金臺，汝留家內應無伴。我意冬初過武關，可與世威同北上。告知汝母細商裁，(自)瑞官看了。甚是歡喜，當晚席散收拾書廳。與這王岳住下，凌雲是既已奉詔，不敢久延。卽擇定于出月初一日起行。數日之間，把一應出入件件查理分明。外邊鑰匙帳簿，交付老人家人謝忠。內邊文契田單，託與成龍母子。這纔叫一事精，百事精。不比那些讀死書的癡呆公子。家事妥貼，又去拜別祖坟。遍辭觀族。世

間人多半是趨承熱鬧富貴的。也有許多禮物送來。貧苦的只辦個親身奉送。還有那等不愁討厭的。假託相知。要來帶寄書札的更多。這便教。(唱)人情物態概如斯。今古相同不足奇。到了長行初一日。廳前攤滿步難移。

凌雲一一多相謝。王岳頻催換了衣。四個小臣牽駿馬。整鞍裝鏡把鞭提。重瞳上馬離出門。後隨着

逸少成龍與武師。更有那合郡文官并武將。長亭設饌候齊齊。凌雲那耐登筵宴。總領三盃更告辭。衆

官員又送一程方退轉。弟兄分手各依依。成龍莽撞還猶可。年幼張郎不忍離。策馬相隨還執手。幾乎

痛哭淚淋漓。重瞳勉強將言勸。分別無多會有期。賢弟不須心悒悒。好回家內伴親慈。瑞官到此真無

奈。且把心腸放硬些。珍重數聲分了手。揚鞭勒馬各東西。回來就把行囊捲。自轉杭州且慢提。七少爺

獨掌家園休細表。單說那重瞳馳驛赴京師。清和節。孟夏時。半爇微涼正合宜。芳草叢叢迎馬足。輕

風拂拂動征衣。曉行夜宿無停緩。這一日到了皇城錦繡畿。內監四人先報進。滿京城內盡聞知。五城

兵馬忙來接。按轡穿城日漸低。(自)王岳要請凌雲進諸王會館。凌雲道。這個不消。張翰林現住黔國公府中。某

禮當先往一拜。晚來竟借沐府安身。俟明晨見駕之後。再行定奪可也。(唱)司理公公連答應。執鞭前導走透迤

街坊一路行來快。到了那沐府牆門住馬蹄。這時候恰好張公剛退值。一聞通報喜開頤。慌忙釋卷來

廳上。衆家人碌亂開門尚恐遲。請進新來乾殿下。通家世好勝親枝。(自)張神州並不肯。(唱)因他貴顯加

趨奉。(自)郭凌雲更不敢。(唱)自負尊榮把長輩欺。叔父連聲恭且敬。深深下拜膝沾泥。張公含笑相扶挽

托熟還同家內時。位按尊卑先坐定。再差家將報爺知。堂官半跪將茶獻。瑪瑙雕盤白玉卮。茶罷張

公方啓口。至親不着套談詞。無非幾句家常話。途路風霜諒已疲。此刻料來難見鷓。欲投何處作安居

(自)凌雲答道。姪兒因叔父在此。不曾另尋寓所。意欲與叔父同住幾天。叔父以爲可否。張公喜道。這是極妙了。

有何不可。談論之間。沐公父子聞報。在督府中飛馬回來。整頓衣冠。同到廳上。要用親王之禮朝拜。凌雲執意不從。

推讓多時。仍用主賓之禮相見。坐定。沐公父子久聞這位郭殿下之名。正不知是如何品貌。(唱)今朝賓主歡相會。細看驚人出世姿。自爾傾心相恭服。信乎名下果無虛。重瞳也看中軍帥。不愧元戎鎮九夷。年力俱強頭未白。堂堂俊傑好威儀。夢熊駙馬年尤少。態度雍容品格奇。玉葉金枝真貴品。不比那尋常酒肉宦家兒。(白)當下敘過幾句套言。張公便說姪兒要借住之事。凌雲又道。臥房不用另鋪。竟與叔父同榻爲便。沐公一口應承。立刻傳話。隨來僕馬。都在外廂安頓。行李搬進裏邊。王岳見有了下處。告辭出門。先進宮中覆旨去了。

(唱)賓主閑談天欲暮。奢華要算沐公爺。大排筵席留佳客。燈火輝煌燭萬枝。高捧金樽親送席。重瞳答拜禮平施。謙之再遜多時。姪坐東邊叔坐西。父子雙雙居主席。爐烟香藹透金猊。席間富貴何消說。器皿毫無半點磁。都是黃金同白玉。犀樽象筯配銀匙。珍羞羅列皆山海。不用尋常魚肉雞。酒是王封儀狄造。更有那妖嬈舞女俊歌兒。青娥皓齒成行列。妙樂齊鳴竹間絲。王子雖無聲色好。主人意美不容辭。目觀耳聽心如水。口內言談只正詞。酒至孟中無所却。直飲到月移花影上階墀。夢熊量淺先停手。張老先生醉眼迷。任是沐公稱大量。也有些心中發極強支持。只有這重瞳端坐神如舊。酒飯千盃當不知。面色何曾紅半點。越發的光華皎潔勝羊脂。座中嚇壞賢都督。暗想他身狀貌。酒量生來都出跳。直堪一石比淳于。陪他委實無餘量。正是心慌沒法時。(白)幸虧凌雲見主人已醉。不好捉弄他。就放過金盃。只說酒已深矣。不能再飲。請即賜飯罷。(唱)沐都督順水推船忙答應。飯完離座各寬衣。殘肴撤過香茶到。茶罷張公喚小廝。點起紅燈邀令姪。沐家父子步同移。一行同進西書院。已聽譙樓二鼓餘。(白)沐公父子酒力不勝。略坐一坐。就起身作別。先進裏邊去了。張公想着了心事。倒清醒起來。就把張綵捏造瑞官之話。細問凌雲。凌雲於心無愧。也就細細告訴一遍。張公方纔明白道。這等說法。事情雖是假的。也由那畜生性情輕率。交不擇人。以至惹出這些風浪。張綵正是鮑文的外甥。目今把鮑文養在家內。那些幻法。一定也是鮑文所

爲。若非賢姪大才。豈不被他害了性命。凌雲道。爲此姪兒也把他埋怨了許多。但從不曾與外人說起。連孀母也是瞞過的。叔父何以知之。張公不好牽出白無雙來。只說這原是張綵對人說了。別人又傳到我的耳內。使我疑惑了半年。今日若非賢姪進京。再也不得明白。凌雲道。這便是張綵記恨於心。造言誹謗的了。叔父既已明白。此後也不必介懷。只等逸少來時。務必嚴加管束。不令他濫行交接。再蹈前轍便了。(唱)講論多時人已倦。移燈入室掩雙扉。一床兩被同安睡。四鼓敲殘月墮西。驚醒南柯忙下榻。燈前梳洗不延遲。沐家父子都來了。會集廳前上馬騎。出得牆門真熱鬧。車如流水馬如蟻。文官武將知多少。簇簇紅燈夾道馳。直至午門方下馬。(自)凌雲未奉宣召。不敢竟入。(唱)只好在朝前拱候立移時。這一日君王駕坐延英殿。日煖風和鳥雀飛。文武三呼朝拜畢。張公俯伏奏君知。(自)宏治天子當王岳覆命之時。便知永忠已到。此時聞奏。即傳旨尙衣太監。賜出預先製下的衣冠。更換進見。(唱)重瞳只得遵王命。脫下隨身素色衣。改換了束髮金冠攢八寶。朱纓扎額舞蟠螭。羊脂白玉藍韉帶。血染宮袍龍戲珠。襯服松花妝五鳳。朝靴粉底嵌山犀。更換畢。肅容儀。內官引領殿中趨。鞠躬慢入金門內。步履循規矩不踰。非是足恭爲諂媚。事君盡禮聖人造。一程直進延英殿。上下諸人盡看癡。但見他舉首神光飛遠近。垂紳香霧拂塔墀。天生骨格威而秀。六尺堂堂美玉軀。雲作髻。口凝硃。眉列青峯隱翠微。異目重瞳光四射。鼻如懸準耳垂珠。神凝秋水冰爲骨。氣吐長虹玉作肌。丰度端嚴誰可並。規模正大孰能如。目爲文苑英華客。(自)舉動間又像有。(唱)勇力千鈞運四肢。猜是干城熊虎將。(自)顧盼間徧又帶。(唱)聰明無限透天機。(自)這容貌阿。(唱)說他是凡胎俗骨誰人信。比他做宋玉潘安總不宜。八面看來塵世少。分明是神仙降下紫雲梯。塔前虎拜諸人畏。只把個聖德仁明萬歲爺。喜得來九五幾忘誰可道。好比那宋真宗慕道得天書。眉開眼動神俱爽。急命宮官下殿墀。扶上金階十二級。溶溶笑色對王兒。問問他在家一向身安否。也虧你少小能將門戶持。

一路行來途甚遠。身勞鞍馬耐奔馳。可喜那容顏不逐風塵改。更長得神采光明勝幼時。不枉朕躬常記憶。而今方得永相依。凌雲頓首重重謝。一自親亡守墓基。仰賴天恩無疾病。家庭之事得支持。蒙高厚。寵榮殊。初次南京降璽書。草莽微臣心感戴。只因重服未曾除。故而未敢趨丹闕。抗旨留家罪合誅。聖德如天無責問。到如今草莽仍得侍唐虞。五中銘刻忘庸陋。雖在童年知識無。敢不竭誠圖報答。効他犬馬亦捐軀。君王喜極惟顛首。含笑相看御手扶。(自)當時傳旨文武大臣。既無所奏。卽此退班。只留三公六卿。東宮僚屬。並駙馬沐夢熊。迎駕同赴東宮聽講。王義子一體同行。(唱)君命下。內臣呼。殿前頃刻駕。鑾輿。君王出位身登輦。文武紛紛下殿除。只有那輔弼調羹三國老。匡君治國六尙書。宮闈八位同隨駕。駙馬賢王並玉駒。雉扇雙分仙仗繞。提戈執戟衆金吾。傳呼駕幸東宮內。內監先行報嫡儲。話表東宮王殿下。自從聽信衆奸奴。禁庭私幸無雙美。共枕同衾三月餘。沉酒荒淫忘晝夜。日高猶是戀歡娛。忽聞君父親臨幸。嚇得個冷汗淋身像落珠。硬拆鴛鴦雲雨散。翻身坐起整羅襦。撩撩鬢髮推鴛枕。下了龍床體尙酥。洗臉梳頭來不及。又只見魏彬跑進喘吁吁。報稱駕已來宮內。劉瑾諸人急出尿。亂扯龍袍拴玉帶。兩邊綽起貴身軀。騰雲駕霧飛奔出。恰好君王已下車。正殿之中先坐定。儲君此刻好心虛。低頭下拜渾身顫。誠恐他究問因何不讀書。(自)幸虧天子正是喜悅之時。竟不曾申飭好好的命他坐了。指着凌雲道。此卽義子永忠。自南都到此。與汝爲讀書之伴。汝當以親弟視之。不可作外人相待。太子聽了。纔得放心。凌雲卽上前拜見。隨後駙馬各官依次拜過。天子一概賜坐。用過了一道茶。方命衆宮端輪流進講。(唱)講罷君王俱贊賞。當時傳旨命天廚。連排御宴來金殿。又把年輕駙馬呼。可領永忠行大內。兩宮朝見禮應須。(自)駙馬奉旨起身。領了凌雲下殿。自有太監們擁護同行。先到欽安宮中朝見了天子嫡母。皇太后。次到乾清宮內朝見皇后。張娘娘。(唱)簾前下拜俱歡悅。各賜奇珍值萬餘。用過香茶糕點類。方纔退出步徐徐。

重瞳看見宮中景 董道縈迴曲徑紆 金碧輝煌相照耀 巍峨殿閣美而都 只一樣官家秉性多方正 不好隨常聲色娛 况與那正后娘娘情甚篤 終身罕得幸他姝 因此上偏宮別院多荒冷 玉戶長闌嬪御無

回到東宮時尙早 又見那九龍筵席大張鋪 烹龍庖鳳般般有 熊掌猩唇氣味殊 聖主居中臣列坐 宮端執盞進金壺 天顏是日真歡暢 又與那義子談詩並說書 郭殿下援古引今憑禮對 真如水到自成渠 言言得體聲聲朗 尤勝經筵衆老儒 滿座公卿皆嘆服 實像個龍生鳳種可稱孤 (自)其時東宮內執事內官都要在外邊伺候。只有白無雙雖已起身梳洗。只爲怕見皇帝。所以不敢出來。幸喜天子只到半席。便拂袖起身。帶了駙馬。同出便殿。商議國事。只剩下凌雲與八位宮端。陪侍太子淺斟細酌。那太子見父王已去。也放不下無雙。劉瑾早知其意。就飛跑進宮。說知朝廷已去。千歲要你跟隨。放心出去罷。無雙想道。既如此。我倒要去認認郭殿下的了。(唱)忙答應 步輕移 劉瑾將他一手攜 出了宮門同上殿 儲君見了笑昏迷 無雙不敢輕開口 立在他龍椅旁邊面向西 偷看新來新殿下 那知一看最希奇 初見他威嚴態度神情冷 不比常人笑與嬉 似覺心驚毛骨悚 低頭半晌暗尋思 忽然是一腔苦切從中發 陣陣心酸意慘悽 好像有無限冤情並氣忿 要對他從頭訴說當神祇 思量却又無頭腦 渺渺茫茫意亂迷 (自)若講郭殿下下的眼力真個比衆不同。雖然端坐筵中。別人看他像目不邪視的模樣。其實的。(唱)四面八方皆在眼 無雙悄悄出來時 眼梢早已先觀見 見無雙髻挽烏雲髮乍披 小袖青衫拴素帶 紅鞋粉底綉花枝 裝來雖是宮奴樣 只覺得面上光華滿處飛 不免將他重一看 (自)那知不看猶可。只因這一看竟把個。(唱)重瞳呆了半周時 到此問諸公聽我須分解 白如玉固是傾城絕世姿 郭殿下眼力雖高從未見 自然要胸中贊美暗稱奇 然而

是立身既比他人正 難道他看了妖容也着迷 論理不當呆半晌 其中應有妙關機 看官可記從前話

第一回十殿閻王斷水姬 王子晉身在陰曹曾見過 憐他秀質陷污泥 反恐他貪淫造孽將人害 有意提

攜一念慈 彼此投胎十數載 前生靈性未忘遺 而今相見形容熟 故而驚呆滿腹疑 神恍惚 自思維
世上何來這美兒 氣質溫柔姿態巧 全不像宮奴狗盜相低微 兼之到眼多相熟 好像何方認得伊
暗暗思量猶不解 想我並不出門閭 幾曾先把他身見 今日初逢第一回 姓甚名誰還不曉 爲甚麼這
般面熟太希奇 兩人各有心中病 座上儲君那得知 初起因將王父畏 此時雖對衆明師 精神奮發堪
談笑 傾蓋相逢最健脾 指顧宮官並進酒 盃盃滿敬二王爺 無雙身倚金交立 看看凌雲頭又低 一
事無關眉緊鎖 再不能雙容笑口假撐持 眼中珠淚盈盈落 半像昏沉半像癡 這裏重瞞瞧見了 關心
切切又尋思 怪他無故因何哭 眼淚汪汪只看予 似有苦情千萬種 欲言不可故悲啼 沉吟意欲開言
問 忽又心中教慢些 風馬無關真可笑 何勞我去管閒非 直看了他 哭了半晌 太子方纔回轉頭來 見
了這般模樣 老大吃驚 連忙問道 爲着什麼 無雙那裏答應得出來 只是掩面而泣 劉瑾轉過來道 想是身子有些
不快 還是進去睡了罷 凌雲此時再也忍不住 更停盃問道 此人是誰 太子道 這是伴讀小臣白 下半句還未曾說
出來 劉瑾連聲咳嗽 太子便縮住了口 無雙也怕露出馬脚來 如飛的跑進裏邊去了 凌雲不好再問 飲到席終 先
謝了太子 再去辭駕 太子誠恐父王有甚囑咐 也同了出來 嗚 好一位仁明帝主 小唐堯 辨別賢愚識俊豪
見了凌雲心便喜 當時喚過兩兒曹 膝前並立溫顏諭 汝二人雖是君臣名分標 今又相親稱手足 從
今後便當看待似同胞 永忠曾受風霜苦 且是歸休過一宵 既欲攻書同筆硯 不宜居處隔迢遙 來朝
便進東宮住 庶幾乎早晚追隨免寂寥 禮樂文章時講究 佳辰令節兩宮朝 小人讒間休輕聽 遊戲須
防忿怨招 凡事商量期必善 切不可一爲卑諂一矜驕 君臣道合無窮樂 致治須由上下交 年少君臣
同拜受 君王諭罷拂龍袍 起身退入宮中去 留下天香滿殿飄 然後重瞳辭太子 張公駙馬共相邀
依然回轉王親府 賢太子想着無雙肚裏焦 急急回宮趨臥室 詢問他因何苦處淚雙拋 莫不爲早間夢

內催呼醒。困頓精神不耐勞。如玉官人搖手說。我非吃乳幼兒曹。雖然嚇醒真平淡。何至悲傷有淚拋。
(白)太子道。既然不是。難道真有甚不快麼。無雙道。也沒甚不快。只不知爲甚的。走出去看見了這位郭殿下。驀然裏心上。就苦起來。眼淚竟流不住了。太子道。原來爲此。這永忠的相貌雖好。只是忒煞正經。丰味全無。大抵是個不和軟的主子。然而憑他正經。終久是個外姓。料也不敢來難爲我的。近侍何苦見了他。就要這般害怕。(唱)話不投機徒解勸。無雙是知他秉性帶粗豪。那有這許多閒力和他講。只得個胡亂顛頭止絮叨。宮內閒文休細說。再講他重瞳殿下出王朝。身歸沐府方安坐。又來了濟濟跼跼文武僚。(白)原來天子有命。文臣自宰相。尚書以下。武臣自公侯都督以下。都來謁見拜禮。比於藩王。口內都稱殿下。凌雲因是上命。不敢固違。只得稍爲辭讓。(唱)茶罷諸臣皆告退。早又是硃砂一點過山凹。用完晚膳歸書室。除下金冠脫蟒袍。駙馬爺兒皆入內。只有個書童剪燭把香燒。此時想着宮中事。要把張公問一遭。太子身旁年少子。儀容俊美正垂髫。看來不是宮奴輩。站立無端兩淚拋。太子相同諸內監。對他言語甚蹊蹺。姪兒看了生疑異。疑有陰私暗裏包。叔父在宮時已久。定知來應與根苗。張公聽問心驚駭。暗想他眼力非常實在高。我若此時瞞不說。他進宮中兩三朝。定然察訪知其細。反被他怪我相欺說話喬。況且至親非別個。莫如一口竟供招。(白)打算停當。就長嘆一聲道。此兒來歷。實是愚叔目見明知。但是說起來。其話甚長。賢姪要耐煩聽我。而且不可見笑。凌雲道。姪兒素有耐性。況是他人之事。怎敢笑起叔父來。張公道。既如此。我就直言不諱了。當下一面喫茶。就把白無雙起根發脚。以至於今細底。盡行告訴了一遍。凌雲聽罷。驚駭不已。停了一回。方纔開口道。若說如此。叔父莫怪姪兒真個要斗胆得罪了。以白進忠之爲人。真乃衣冠敗類。姪兒目雖未見。亦嘗耳聞。固宜生此佳兒。償其宿業。所謂天公報應。理所當然。但叔父平昔真誠。半生厚道。雖有風流之貌。並無花柳之情。奈何一進京中。就被邪魔誘惑。隨波逐浪。迷失本真。雖非罪惡滔天。終是有傷名節。未免爲旁人所笑。當做好色之徒。太覺可惜了些。其

實不該如此。張先生被他這幾句話說得滿面通紅。羞慚無地。呆了半晌。只得說道。賢姪之言極是。愚叔再不怪你。不恭。若說名節二字。愚叔素來原不矜持。倒也還罷了。所恨者。是一時失足。結下了這個冤牽。既不能永遠相親。又不是生離死別。只落個望梅止渴。畫餅充飢。爭又爭不來。撇又撇不下。正不知這樁心病。直要害到幾時。所以也在這樣懊悔。說到此處。不覺一陣心酸。淚隨言下。凌雲見他這般光景。不覺失笑道。如此看來。叔父竟是以情爲重。以德爲輕的了。剛纔這些不情之論。原是姪兒失言。然而還有一說。(唱)既然如此鍾情愛。便應該用意將他扎縛牢。永保恩情方足樂。如何失守被他逃。而今已落他人手。懊悔徒然涕淚交。正所謂白面文人只如此。

更有那沐公也是軟糟糟。雄才大略全無濟。羊質空生猛虎毛。一個兒童難約束。枉爲極品戴金貂。

(白)張公道。愚叔之才。固不足論。沐都督力量儘有。不知爲什麼也不肯與張綵爭持。以至於今。更加是沒法的了。凌雲笑道。這就足見他力量平常。設使此事落在姪兒身上。莫說別個。就是太子也未必甘服讓他。張公聽了也笑起來道。賢姪既有此言。以後竟請用些才力。把他奪了出來。我與沐公決不敢再有他說。拱手奉讓。何如。凌雲道。此乃譬喻之言耳。這等害人不淺的東西。姪兒要他何用。然而講到正禮。太子春秋方少。不宜近色傷身。宮禁之中。豈容此妖邪混亂。姪兒進去之後。端的要發遣他出來。叔父但請寬心。等候便了。(唱)張公耳聽何曾信。只把頭來搖幾搖。只說難哉真不易。少年看事太輕飄。凌雲也不重爭論。壺內香茶飲一遭。漏轉三更方就枕。

俟而五鼓又頻敲。起身梳洗張燈出。北闕先將聖主朝。再到東宮天已亮。殿前猶自靜悄悄。衆官拱立階前候。直到那日上三竿滿樹梢。方見內宮門大啓。玉屏風後履聲遙。儲君帶笑忻然出。大小宮官共

一淘。簇擁登堂身就位。無雙側立向東朝。凌雲盡禮塔前拜。又見了八位先生盡折腰。禮畢抬身方上殿。青春太子自相招。直喚到龍書案側親吩咐。除了朝參這一遭。以後同居朝夕見。只如家禮莫虛勞。

重瞳唯唯躬身應。劉瑾奸奴會處調。早把那龍鳳書臺擺東首。猩紅軟褥襯金交。請二王爺坐下將書

讀 器物皆精分外高 一衆宮端俱就位 常規不過把書桌 凌雲心有疑難事 遠目頻將正位瞧 再看
年輕如玉子 果然生得好丰標 蛾眉秀髮橫波眼 色似紅蓮透水嬌 柔荑指 口含桃 楚楚身材細細
腰 豔冶鮮妍光奪目 真個是丹青絕手不能描 低頭雖只將書誦 婉轉清音似玉簫 引得個太子心神
難按捺 回頭屢視欲魂銷 若方我弟張靈雀 偉氣雄風沒半毫 可愛可憐還可狎 足見得天公用意也
蹊蹺 男兒付與傾城色 好比勾魂吸魄妖 害得那多少人兒狂且醉 相爭直欲用鎗刀 雖說道乃翁孽
報該如此 何苦的貽誤蒼生種禍苗 目下年輕猶自可 將來勢必亂王朝 董賢之禍應重見 敗國亡家
有一遭 主上仁明非溺愛 遴師選友聖心勞 宮端個個裝聾啞 料想明知袖裏爻 我却初來猶未熟
倒替他眼中難看怕人嘲 腹中雖是如此想 面上却原當不知 唱靜坐如山不動搖 日麗中天將正午
宮庭午膳備珍肴 衆官依例皆辭退 太子抬身把弟邀 同進內宮同用膳 安排一席兩金交 太子
爲凌雲初到還算留了一半體面 不曾教無雙同吃 當時就問劉瑾 可曾鋪設 二殿下的臥房 劉奸道 已鋪設下了
就是問禮堂 貼近前殿 最便攻書 請二王爺先去看看 太子便與凌雲同出來 細細觀看 果然擺設得精緻非常 又
與寢宮相隔 聲息不通 十分歡喜 當下就撥四個小內官 在內洒掃 伺候凌雲 謝恩方畢 忽有個太監進宮傳旨 萬
歲在御書房內宣召二王爺 凌雲便起身而去 劉奸看他去了 忽然把舌頭一伸道 這二王爺年紀也輕 爲甚麼眉
眼兒生得這般不打對 進來了兩日 從沒有見他笑一笑 奴輩見了他 竟有些毛髮直豎 難道是個閻王轉世麼 白
無雙道 我也如此想 早間見他好像兩隻眼睛 只看着我 我倒急了一身冷汗 太子笑道 你們爲甚就這般胆小 永
忠的面貌 真是上相書的 所謂望之儼然可畏 卽之藹然可親 我一見也不喜他 今日細細看來 就覺得不像昨日
了 昨日是皇上賜宴 今夜我也該賜宴 你們只要加意奉承 與他熟落熟落 包管也就不怕起來 無雙道 別人都還
不妨 只有我其實害怕 倘被他看出破綻來 這便怎了 太子笑道 這又跌了 他與張先生是至親 又在沐府住過幾

日。你的根脚。豈有不知。直等到看出來麼。所慮者。只怕他出去張揚耳。如今我想來。莫若也與他說個明白。再將好言囑咐幾句。他自然也與張先生一般。不敢泄漏了。(唱)無雙聽說難開口。心內還如木棒敲。半晌之間天又晚。竹籬放下燭高燒。重瞳却好辭君出。衆監匆忙不住跑。滿殿張燈排夜宴。金盤玉碗進佳肴。儲君自挽重瞳坐。琥珀盃中注雪醪。講講談談相對飲。不須檀板共笙簫。劉太監最好刁。抖抖衣衫正正緜。討好忙來先勸酒。金樽高捧跪毡條。次而張永羅祥輩。個個低頭掘了腰。曲意趨承王義子。指望熟落可同淘。(自)郭殿下看了他們行動。已知是太子心腹之人。不免還要問問名姓。衆太監一一回答。凌雲回過眼來。見白無雙立在太子背後。復又指着問道。這個伴讀何名。無雙終久不敢答應。太子道。他姓白。雙名如玉。凌雲暗想道。你竟不瞞我了麼。當下又飲了幾盃。(唱)儲君忽爾呼賢弟。我和你月下傳盃與不豪。劉瑾相同張永等。多年執役盡勤勞。爲兄亦是加恩待。每令同餐共酒肴。卿既攻書常在此。休拘俗禮論低高。席間且賜諸奴坐。講講閒文悶亦消。太子從容言未已。一班狗監快心苗。料來王子難違命。省得他身貴手招。不約而同齊走過。思量坐下好逍遙。那知這位新王子。平昔於持比衆超。這等胡爲看不得。登時怒起欲冲霄。(自)無奈是君臣面上。不好十分發作。只放下了酒盃。正色而對道。殿下差矣。劉瑾等乃走使小臣。殿下貴爲儲貳。家奴人主。禮別尊卑。豈有混亂若此之禮。殿下敢是戲言。太子道。那個戲言。孤家實是與他們慣的。凌雲道。皇上豈不見罪麼。太子道。這飲酒博奕。原是閒居戲耍。所以只在內宮。若在外邊。依舊循規蹈矩。父王那裏知道。凌雲道。雖然如此。終久於禮不當。况臣陛見之時。皇上諄諄面諭。命臣與陛下用心講讀。不可率意嬉遊。今若與羣奴雜飲。非嬉遊失度而何。俗語云。若要不知。除非莫爲。臣實不敢受殿下之私恩。而取皇上之誅戮也。說罷就立了起來。劉瑾等聽了這些言語。又看了這副面容。不由的毛骨悚然。一個個垂頭喪氣。縮下去了。太子雖有些不悅。却又無可如何。他只得扯住了笑道。既然賢弟這等小心。孤也不來強你。如今還是兩人對飲。席終了去如何。(唱)

重瞳聽了方無語。放下容顏拂錦袍。捺氣安神重坐定。衆奴背地口勞叨。拾來野種何希罕。倒會裝腔自道高。一進門來便如此。怎禁得三年五載住逍遙。我們何處將身置。眞個是平白無端厄運交。一衆奸奴私怨恨。席前太子興偏饒。傳盃半响終難忍。回轉頭來把如玉瞧。（白）又對凌雲道。劉瑾等乃刑餘之人。賢弟不屑與之同坐。爲兄也難怪你。但是兩人對飲。終覺冷靜了些。這白如玉本是良家子弟。儘可着他陪奉幾盃。賢弟再不要敗人之興。凌雲道。白如玉也是一個小臣。與劉瑾等有何分別。太子笑道。賢弟不要詐呆。你與張先生乃翁婿至親。這白無雙的出處。他豈有不曾對你說過之理。還要問我。凌雲道。臣來纔得兩日。張先生並不曾說起甚麼白無雙來。還望殿下明示。太子道。既然不曾曉得。孤家就與你講講何妨。當下便將白如玉。（唱）根源細底訴滔滔。果然直截毫無諱。可見他出產名門本富豪。目下雖居宮禁裏。從無恃寵作矜驕。聰明好學天生性。誦讀詩書不敢拋。賢弟雖然矜氣節。念他實是好兒曹。還宜另眼相看待。且不可概把芝蘭當草茅。好位年輕皇太子。說得來天花亂墜比吹簫。無雙立在旁邊聽。汗瀾衣襟似水澆。滿面通紅心欲碎。恨不得抽身要向外邊跑。（白）太子道。秀崑你也不要害羞。快些上來。先與二殿下告個罪。以後便賜你坐了罷。（唱）口中說着還伸手。就把他來一把撈。拖近重瞳連說拜。無雙無地可奔逃。心慌又恐王爺怒。只得將身跪在塵。叩首完時扒不起。袖遮玉面且藏姣。（白）太子又命內侍撥過錦墩。放在右邊的下首。就把無雙扯起來坐下。又添上一副盃筯。凌雲看了這些模樣。不覺失笑一聲。又啞然而嘆道。殿下用心如此。臣終是外人。豈敢復有違逆。然此宮帷兒戲之時。尙堪如此。若一旦風聞於外。只恐殿下不能以此兒戲之術。蒙蔽君父耳。太子道。滿宮內侍。都是孤心腹之人。外臣知此事者。也不敢奏與父王知道。今夜親口對賢弟說了。也要替我隱瞞。後來倘有風聞。却要罪歸於你。說罷。又命無雙起身。與二殿下把盞。凌雲此時欲待再說他幾句。又想終是初進宮來。若一時惹毒了他。必致終身不合。後來無可進言。莫若做個半截漢子。留些後步。（唱）因此上有言不發。姑容忍。且待

臨時再計籌。細酌淺斟留量飲。只有個儲君得意笑聲高。雄談快飲真舒暢。如玉雖然心內焦。只好低頭陪着坐。猶如泥塑木頭雕。席終已是初更動。爐內香殘燭半消。(白)凌雲離席謝恩。太子又挽着手說。賢弟我此番話已說過。你若果能不露風聲。我與如玉都是知恩報德。將來好處正是不少。說到此處。凌雲曉得他已是醉話。便道。夜色已深。臣卽此告退。殿下也請早些安置。免誤明日書功。太子笑道。如此內侍們掌燈。送二千歲去罷。小內官齊應一聲領旨。(唱)手忙脚亂點燈球。殿下抬身不再留。多禮儲君還送出。朦朧醉眼步虛浮。重瞳再四推還謝。纔得回身進裏頭。忽見無雙床上坐。雙眉促緊淚橫流。儲君笑道休煩悶。我是深心爲你謀。惟恐他身私透露。故將好語把他勾。他聽了自然不敢多言語。我和你從此安心不用愁。(白)劉瑾道。奴婢看這二王爺。很是驕傲。竟有些恃着朝廷寵愛。不把千歲放在眼中。只怕日久下來。難保不去走漏。太子道。我已交代過他。他若再去走漏了父王。也決不至於殺我。無非責罵一場。他却還要在我手中過日。難道就不怕我報仇。無雙道。雖然如此。總不該當着我。就這般直說。教我把面目放在那裏。(唱)衆口叻叻頻議論。寬洪太子但搖頭。况兼已被香醪醉。急急寬衣睡去休。如玉官人並衆監。也只得大家安頓聽更籌。重瞳殿下回書室。也是要眠放玉鉤。細細思量還好笑。這般奇事未經睜。爲人既有聰明性。何苦將色欲專心愛逸遊。身在東宮已如此。將來繼統事堪憂。不要把祖宗創造千年業。被他去慢不經心。一旦丟。可惜君王明且聖。生兒不得像嘉猷。我雖要勸他成德。怎奈初來月未周。自己脚根猶未定。還宜略把面情留。旣無直奏君王理。且到臨時再應酬。想過一回安睡了。不嫌寂寞冷衾裯。清宵夢。醒羅浮。日出扶桑上。鳳樓梳洗已成先上殿。少停來了衆名流。儲君也領諸奴出。不過詩書共講求。白如玉爲了昨宵宮內事。羞慚滿面只低頭。重瞳明曉他心病。不復將他細底搜。正坐觀書無少異。譬如不曉這根由。(白)數日之後。聖駕又幸東宮。簡閱功課。太子凌雲。各把文章詩賦進呈御覽。大凡太子所作。雖極雄豪瑋麗。而頗帶粗心。

每有缺漏。惟凌雲工而且敏。簡而且周。非惟語句清新。兼且波瀾浩渺。真有包羅萬物。排蕩古今之氣。(唱)龍顏大悅。加稱賞。御筆標題寵更優。輔弼聞聲皆起敬。還有那勛臣貴戚衆公侯。閨中有女年輕者。自信才高貌不醜。個個思量攀貴婿。火親托友去鑽謀。(自)那知打聽起來。方曉他早已聘定了張神州之女。料來無可挽回。一齊掃興而罷。還有那張綵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恨不得一時就結果了他性命。無奈自己官卑職小。又沒個幫襯之人。怎敢去以卵擊石也。只好隱忍於心。姑待後來而已。(唱)聞文話。慢談量。單說那重瞳伴讀在宮堂。錦衣玉食何消說。這似真天子親生一樣腔。內監皆稱二千歲。諸臣尊敬比藩王。儲君本性原寬厚。並沒爭能妬寵腸。一意看承如手足。更有個平時驕縱白無雙。見了這如天如帝乾王子。不覺心降氣也降。處處循規並蹈矩。再不敢胡言亂說短和長。只有那一班太監好心惡。深恨他一進門來就做裝。不肯嬉遊同席坐。出言無狀把人傷。自古道日親日近成相熟。誰似他石塊冰團冷面龐。從不作歡容笑臉。交句口。一輩子高抬身價氣昂昂。這般氣節真難受。怨殺官家沒主張。好好皇宮並大內。無端引進活閻王。凌雲是口中雖不輕言語。眼力精明實倍常。講讀之餘無別事。他也把滿宮人物細端詳。儲君本是聰明性。度量寬洪少備防。只可惜戲謔情多耽酒色。加之主意不堅剛。幸逢忠直堪平治。若用奸邪可敗亡。白如玉。小兒郎。更無兇惡異心腸。但須有志多能者。制馭其心也不妨。以至魏彬張永輩。雖然詭譎性無常。都是那小人常態猶堪怒。只有這劉瑾爲人最不良。獻媚逢迎他是首。得時便可亂朝綱。我今日見難容忍。須要尋他事一椿。奏與君王除此患。方能宮禁永安康。心雖如此言猶未。易過光陰日夜忙。四月清和來禁苑。條而佳節過端陽。這一日儲君講讀回宮內。天氣初炎被酒傷。不覺臙臙神思倦。忙歸臥室卸衣裳。拉其如玉身登榻。共枕而眠入夢鄉。識趣知風郭殿下。料他酒醉必登床。再不去推門進去將身坐。也得退入私居問禮堂。獨坐窗前無一事。清茶幾盞潤喉香。消閒惟有觀

經史 不一回遙見西山墜夕陽 風動雲開星數點 半輪明月上東方 抬身釋卷來塔下 花影輕搖夜色涼
行至假山石上坐 徘徊舉首忽思鄉 出門曾記當春晚 倏忽而今仲夏長 家在江南人在北 又思逸
少轉錢塘 閒居寂寞誰爲伴 若待中秋過武場 轉眼之間冬又到 正不知幾時方得到京邦 相逢共把
離懷訴 依舊的朝夕相親慰寸腸 既被人傳雙鳳號 實心不願久分翔 思量久 久思量 提動愁懷怎
得忘 吩咐侍人趨臥室 鸞笙取出紫羅囊 這是他平生所愛隨身帶 按律輕吹氣轉簧 品出那自制新
聲思友曲 清香縹緲韻淒涼 只驚游魚出聽皆浮水 宿鳥離巢側目張 左右宮官從側聽 一個個口呆
目定暗稱揚 這時候月明夜靜人聲悄 陣陣輕風過曲廊 直把笙聲宮內送 話言太子在深房 朦朧一
夢方纔醒 早見那舉室皆明燈燭光 透入羅幃如白晝 身邊止有白無雙 相陪也是和衣睡 自笑胡塗
入醉鄉 坐起身來呼內侍 外邊答應有羅祥（白）就送一碗好茶進去。太子吃了。正要解衣安睡。（唱）忽被那
笙簧一陣穿簾幕 送入仙音迥異常 宛若青鸞鳴夜月 還如白鶴唳高岡 非笙非笛非鐘磬 細聽來却
是瑤笙弄鳳凰 音調絕非人世有 疑是那風吹仙樂到凡鄉 此番不覺驚還喜 雨意雲情撒半旁 喚醒
愛人還問道 你聽這笙聲嘹唳在何方 無雙拭目翻身起 側耳而聽說外廂 平日未聞今忽爾 是誰音
韻妙非常（白）太子道。聽此聲音就在宮中。大抵是問禮堂內郭永忠吹的。一向不曉得他有這般妙手。此刻我與
你一同出去聽聽何如。無雙是。（唱）也因愛着笙聲妙 點首稱然便下床 整頓衣冠還掠髮 飄然步出碧紗
窗 不呼內侍張燈燭 挽手同行趁月光 穿宮殿 遠迴廊 出了中門到問禮堂 執事宮奴看見了 思
量要去報賢王 儲君扯住稱胡鬧 悄悄行來舉目張 只見那月滿宮庭明似晝 朦朧樹影覆池塘 湘簾
不捲金鉤靜 透出爐烟裊裊香 這位新來賢義弟 坐在那假山石上靠東牆 脫去正服穿私服 玉筆銀
冠半道裝 雲履皂緋衣白練 瓊瑤面與月爭光 重瞳兩目精華射 天上寒星欲斂芒 氣朗神閒清似水

尖尖十指按金簧 悠悠品出懷人曲 响遏行雲動八方 此景此人相配合 塵埃盡掃俗俱忘 飄飄真是神仙骨 直欲乘風上碧蒼 宮禁便如縱嶺地 豈比那昌宗跨鶴假回翔 看呆太子並如玉 嘿嘿無言站在旁 直等凌雲終了曲 不知人在暗中藏 鸞笙遞與宮奴手 搖曳餘音尙遶梁 此際儲君方走出 後邊隨着白無雙 一聲帶笑呼賢弟 王子抬頭倒着忙 石上抽身忙起接 趨承原是禮之常 口稱殿下何時至 有失恭迎罪怎當 太子歡然稱好說 愚兄酒醉已郎當 因此上不陪賢弟先安睡 一夢翻身月滿窗 忽聽笙聲殊入耳 細猜好像你書房 故而床上穿衣起 緩步尋聲到此堂 果然是賢弟所吹真入妙 竟與那緞山仙樂可相方 但不可乘風跨鶴飛升去 撇下爲兄望眼盲 有禮重瞳拱手對 臣因暑熱未歸床 偶然玩月庭心坐 閒弄鸞笙解悶腸 不意風吹驚殿下 謬加贊美實慚惶 此時漸覺多風露 聖體難禁恐受傷 請進堂中茶一盞 儲君搖手說何妨 爲兄也怕炎天熱 此時候月色當庭正好涼 山石玲瓏身可坐 就與你消閒啜茗共談量 說時走過還攜手 又恐無雙要着忙 回轉頭來還炤應 命他低處坐無妨 心虛怯 白無雙 偷覷重瞳貴面龐 幸是平和無慍色 方敢向側邊遠坐拂衣裳 內臣急把香茶進 兩人是對月清幽慢慢嘗 (白)吃完了茶 太子又道 孤與如玉原爲聽笙而來 不料走到此間 曲就完了 愚兄心猶未足 賢弟左右空閒 必須再吹一曲 與愚兄聽聽 也不枉我兩人忙中取空出來這場 凌雲道 殿下既不嫌俗音汚耳 臣敢不効勞 就命內侍取過笙來 換了音調 又吹一曲 真個是鳳鳴鸞吟 絕非人世之樂 太子聽完了 大笑而贊道 近聽更佳 賢弟真是王子晉轉身無疑矣 無雙在旁也是不勝羨慕 低聲問道 殿下可知二殿下所吹何曲 太子道 舊譜中無此好曲 想賢弟自撰新聲 曲名却不知道 但聽來音韻宛轉淒涼 都像是遠望懷人之曲 賢弟以爲何如 (唱)王子聞言心亦喜 喜他們也識宮商 無言一笑微頷首 這時候年少儲君與倍常 身坐庭心忘困倦 還說道今宵同坐到天光 (白)凌雲終怕他受了風露 再四請他進房坐下 又吃了一盞茶 趁着

他正是歡喜時候。便緩緩的引動話頭。講到那些遊戲之事。都非正道。酒色之害。當如斧斤。殿下既具聰明。豈可自輕尊貴。以後還須慎重自持等語。太子聽了。深是開悟。執手相道。孤家平日懶學好遊。也非必是生性。實因無兄弟。影隻形單。無興讀書。只得以前遊戲爲事耳。如今既有賢弟作伴。那些閒事。也就看得淡然。今夜在此說明。便從明日爲始。每日只與賢弟兩個。帶着秀峴。但以讀書講學爲事。其餘雜事。一概不爲的了。凌雲聽說。便倒身下拜道。若如此。卽祖宗社稷之福也。萬民幸甚。臣亦幸甚。太子雙手扶住道。賢弟以好言勸我。我該謝你。爲是怎麼倒要謝起我來。兄弟之間。若還有甚麼話。儘可直言。不必這般多禮。凌雲道。殿下既能納諫。臣敢不盡陳。卽如白秀峴者。生長民間。雖有龍陽之色。殿下深居禁地。何以得而知之。(唱)但憑殿下前宵話。全是那劉瑾奸奴心不良。竊聽風傳淫穢事。造端生毀贊從旁。自闖進取邀榮貴。蠱惑聰明把德傷。天幸而今無甚事。(白)倘或有了些泄漏。豈不是。(唱)被他在內釀成殃。小人可惡諸如此。(白)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唱)願從今殿下留心自謹防。一爲秀峴行已誤。下回切勿再荒唐。奸人貪詐從無厭。只看他巧設千方與萬方。納賄進人無日已。不成大禍不收場。(白)太子道。這件事。孤也自知失禮。所以要四處遮瞞。費盡許多心力。所謂一之已甚。豈可再乎。這倒不消賢弟慮得。只要記着囑咐之言。替爲兄隱諱些就是了。凌雲道。殿下既已心腹待臣。臣豈敢有負重托。但若果欲隱諱此事。則臣尙有一言。殿下不要厭臣煩瑣。前日臣初進宮來。見殿下在講堂上。看待如玉的神情。意氣大異常人。衆師傅口雖不言。然每有攢眉微嘆者。或有睨視而笑者。所以臣的心內。也就猜透了八九分。可見邪惡隱情。斷無不形於外者。皇上近日又屢幸東宮。臣心竊爲憂懼。殿下果愛如玉。斷不可使他常充伴讀。致惹物議。殿下可能俯納臣言。太子大喜道。句句好心。言言爲我。况且小臣伴讀。原非定例。王父日前也曾論過。只等第一到。便可不用他們。明日竟一齊撤去。可覺更無痕迹了。列位聽着。這位太子。就是近好人。說好話。近歹人。說歹話的性情了。還有那白無雙聽了那郭殿下。(唱)先前一派光明論。會嚇得毛骨俱寒滿面霜。及至聽完後半截。

不勝感激自思量 我道他儀容端重人高傲 必然要踐踏微軀當犬羊 再不料說出言詞如此好 倒是個
近情近理熱心腸 看來我命猶多幸 又得相逢一靠傍 若再小心加謹奉 同居百歲也何妨 心思忖
喜洋洋 忘了風流侍玉床 耐性相陪雙殿下 直坐到沉沉宮漏月無光 方纔作別回宮去 二王爺閉戶
安眠還自商 今看儲君心頗悟 但恐他一時雖悟性無常 來朝還要將他看 若果能遠佞親賢到久長
便是真心能向善 那時節再行處置自無雙 躊躇許久方安枕 來日天明起太陽 好位東宮賢太子 果
然有信不荒唐 一心謹記凌雲話 早早穿衣出臥房 吩咐了伴讀三人休上殿 從今定例以爲常 朝朝
講讀無停止 既少邪魔在案旁 耳目清明歸正務 自然容貌也端莊 日中講罷諸臣退 不進深宮竟進
問禮堂 屏絕諸奴皆不用 隨身止帶一無雙 與同義弟談今古 直到西山墜夕陽 晚膳完時方入內
諸凡雜戲不思量 重瞳也覺心歡喜 要使他盡改行爲舊日狂 終日追陪無倦怠 止不過清閒暇茗共焚
香 評詩賦 較文章 潑墨時臨帖幾行 祕閣奇書同簡閱 歷朝史鑑細推詳 又恐怕拘攣太苦生煩厭
也還他適興清閒事幾樁 或賭圍棋爭黑白 或彈錦瑟按宮商 或從柳下調弓矢 或向花前放紫鞭
美酒自知心亦愛 焉能絕飲棄壺觴 但教酌量爲中止 不致沉酣肺腑傷 日近日親人已熟 休言面目
冷冰霜 自然言笑皆溫美 豈真是有氣無聲半死僵 以此儲君心更喜 常呼愛弟與賢王 樂於朝夕相
親近 舊日行爲一概忘 (白) 倒是這位張先生。不見無雙出外。心內憂疑。一日乘空來問問賢姪。凌雲告知其故。
張公纔得放心。宏治天子。自凌雲進宮。便差幾個誠實內官。不時察聽。曉得太子勤於講讀。節飲戒遊。猜忌全無。君
臣契合等事。一一奏聞。聖心大悅。(唱) 各賜手書加獎諭。更兼玩好共衣裳。名瓜細果皆珍貴。願他們一體
同心過日長。七位宮端皆目擊。真個是古今盛事每稱揚。張公更有親親誼。分外心歡不可當。人望高
飛從古說。無雙朝夕看從旁。也曉得重瞳品格真超衆。年紀雖輕百事強。如此之人凡世少。必然仙子

下天堂。不勝心悅而誠服。只恨身微落賤行。不能夠呼友喚朋相結契。同行共坐挹芬芳。只好去小心侍奉投其欲。若得他另眼看承也有光。(自)幸虧摸着他的性格。不過喜恬靜。愛聰明。於是自家也就格外做得端莊沉靜。並不露出一毫輕薄之態。去惹他憎嫌。又顯出聰明。常做些文章詩句。邀其青盼。更有這位太子。推心置腹。絕不會猜忌防閑。見無雙也學起好來。心裏更加有興。非但不來禁止。還每常幫襯幾聲。巴不得凌雲肯教他纔好。郭殿下的初意。原把無雙看得渺然。後來相處既長。漸漸見他的性情作事。並不兇惡。並不輕佻。做的文字。雖不雄豪俊爽。也還細致清新。寫出字來。雖非鐵畫銀鈎。頗亦端妍秀媚。又且張先生傳授。也會畫些花卉人物。若使身歸正道。原算得中等聰明。無如已落下流。枉送了這般質地。但自古聖人立教。只是與人爲善。他既知愛慕賢才。正所謂天良未昧。我也該誘掖獎勵他些。因此上。(唱)凡遇所求皆不吝。詩書指點盡精詳。更把那立身行事常申說。教導他謹慎謙和學善良。莫學那利口奸邪能亂國。後來自取殺身殃。無雙幸得賢王眷。暗暗心歡感上蒼。既喜還憂惟恐失。自然要銘心刻骨繫肝腸。雖然朝暮相隨侍。步步留心自謹防。絕不敢恃寵作威行放肆。也不露嬉遊散誕小兒腔。宮中疎冷諸奸宦。再不去狗黨狐羣結伴行。弄得那八個奸奴真沒趣。正日裏呀聲嘆氣懶洋洋。(自)轉眼之間。已過了一月光景。又是六月初旬。北方天氣。不比南方。本來不大炎熱。太子又高興讀書。竟不停止。劉瑾好生着惱。一日乘個空。把無雙扯進裏邊埋怨道。年年交了六月。便不讀書。今年被個野種進來。變亂了宮中舊制。咱們是奴婢。所以不敢發言。你却這這位千歲親愛之人。怎麼不攔阻。難道竟安心樂意。坐在問禮堂裏。過一世了麼。無雙因受了二殿下之教。把他們當了冤家。此時聽他說得惱人。不覺勃然變色道。讀書乃是正事。那個敢去攔阻。二殿下是皇上召來。你敢罵他野種。劉瑾怒道。咱又不曾罵你。誰要你這等着忙。無雙大叫道。既不罵我。就該罵二殿下的麼。我與你到外邊說理去。張永等一齊不服。都來說道。他也是。一時失口。你就要這等認真。況且你也不想一想。你若沒有他提拔。那能到這裏來受享施威。如今一味順了二殿

下的風頭。把咱們不放在眼裏。這教做忘恩負義。理上却也不該。正在嚷鬧。恰恰太子走進來更衣。驚問道。這是什麼緣故。無雙便泣訴其言。又說衆人都把我如何奚落。太子聽了。也動起怒來。把劉瑾大聲喝罵。衆太監方纔嚇住。一個個叩頭服罪。只求千歲爺開恩。太子終是蔽護劉瑾。停了半晌。也就回過臉來。又吩咐無雙。不可對二殿下說起。無雙却不過太子情面。只得隱忍不言。倒是衆太監吃了這場虧。從此都把白無雙恨如切齒。大家商議。想要起個主意。趕他出去。無奈又怕着太子。所謂召鬼容易退鬼難。真正氣他不過。惟有對天咒罵而已。若講天地神明。自然不肯聽這些無理之訴。怎奈白無雙命當厄抑。也就被他們咒出禍來。一日清早。太子正起身下床。忽覺心窩裏好生不快。幾聲咳嗽。竟吐出許多鮮血來。約有一碗之數。一吐之後。便覺頭眩心蕩。掙扎不來。依舊倒在床上。無雙看了。嚇得就像泥塑木雕。毫無理會。衆太監神王鬼叫擠了一房。劉瑾跌脚道。這是千歲爺用功太過。不惜精神。終日裏作賦吟詩。苦思力索。所以把心血都嘔出來了。且請二千歲進來。看看如何。於是報與凌雲。凌雲也是不勝驚駭。(白)急進深宮來問候。儲君果是臥龍床。聲嘶氣喘雙睛閉。雪白容顏泛了黃。又見無雙床下立。衣冠不整貌驚慌。情知病起非他故。定是貪花中色殃。豈比風寒微小疾。即時吩咐衆貂璫。院中速把醫官召。診視分明定藥方。(白)太子此時心裏也是明白。慌忙叫止道。不可不可。若召醫官診視。必定要驚動父王。就要追究病源了。只好召個內醫進來看看。還覺隱密些。凌雲道。內醫是誰。劉瑾道。老太監紀時昌。善於醫理。娘娘們有病。都是他看的。凌雲道。如此速去召來。(白)劉瑾應聲飛趕出。須臾來了紀時昌。床前靜按儲君脈。不敢開言道短長。診罷重腫方啓口。病源細問可無妨。時昌見問難瞞隱。只得將情訴與王。此病之來非一日。不關受暑與貪涼。據奴細辨三支脈。火盛陰虧內有傷。失血實是癆瘵始。幸而初起未延長。參苓急進猶堪治。但要龍心自主張。靜養精神拋百慮。遠離色欲固元陽。起居萬事皆珍重。方保災除聖體康。(白)說罷又把藥料湊齊。然後叩頭而退。劉瑾送出宮門。自然叮囑他不要對別人說起。張永等手忙脚亂。都

去煎藥。郭殿下吩咐。白秀峴也去看看。無雙果然去了。凌雲方對太子道。適聽內醫所言。此病頗堪危懼。孔聖有云。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今殿下春秋方少。親近頑童。實非攝生之道。今日愿聽微臣之奏。遣出秀峴。方可保全龍體。說罷。頓首泣下。太子方揮淚道。賢弟忠愛之誠。愚兄理當聽納。只是秀峴在宮內陪侍。已有半年。若一旦遣出。於心何忍。凌雲道。這也不難。此時且暫行遣出。俟病愈之後。依舊召來。也未嘗不可。太子搖頭道。既遣出去。那裏還得進來。只望賢弟體諒人情。出個萬全之策爲妙。凌雲見他萬分不捨。料道勉強不來。只得起身道。既如此。便着晚來另住一房。日間也不用他服事。原待臣差出外邊。待殿下安心靜養便了。太子喜道。這還使得。當下傳旨出宮。只說受暑不健。着諸臣暫停進講。衆太監煎好了這帖藥。(唱)傾在銀盃香又苦。劉奸討好預先嘗。儲君服罷依然臥。放下紗幮閉了窗。郭殿下耐心腸。隨身帶出美兒郎。命他畫扇兼臨帖。消遣薰風夏日長。直到了晚膳完時方帶進。後邊親點一間房。與他另作安身所。自己仍歸問禮堂。來日天明重進內。也無別事費心當。無非在着床前坐。看他們煮藥煎參進水漿。調理深宮三四日。儲君自覺體輕強。忻然起榻穿衣坐。飲食言談似往常。稍放愁懷王義子。(白)這一日好睡了些。起身略晚。(唱)匆匆梳洗整衣裳。進來已見宮門啓。服事諸人盡在房。揭帳問安身坐定。儲君身體倦洋洋。消停勉強披衣起。一茶宮奴碌亂忙。伺候梳頭并洗臉。剛纔移椅靠東牆。忽爾又聽三聲嗽。陣陣鮮血口內汪。忽吐還驚衣盡濕。重瞳一見好驚慌。上前雙手忙扶住。此際儲君沒主張。心蕩難禁重睡倒。眼花頭暈體郎當。無雙以及諸奴輩。都嚇得啞口無言像木椿。面面相觀無一語。凌雲不待問中藏。心中早已多明白。怒目生威閃電光。叱令諸奴將血掃。金盃又進燕窩湯。(白)過了半晌。太子漸漸睜開眼來。教聲賢弟。這會兒我略好些了。你也不要着忙。凌雲道。數日間殿下已覺強健。爲何今日又發起病來。必定是昨夜又有不謹之故。古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殿下乃國之儲貳。若不自愛重。必至病勢日深。將來設有疎虞。祖宗社稷。託於誰人之手。殿下何不細思。

太子被他猜破隱情。也覺慚愧。只得說這些情理。爲兄豈有不知。無奈秀峴怕冷靜。不肯住在後邊。凌雲聽了。回轉眼來。把無雙一看。話還未曾出口。無雙已嚇得滿面通紅。雙膝跪地。眼裏滾出淚來。太子見了。好生着急。連忙又道。雖然如此。終是孤白不小心。賢弟也不要把他責詈。今夜待孤拏定主意。不留他同住。便了。凌雲道。這話雖說。殿下若拏得定主意。早已不到這般。太子道。賢弟既不甘心。竟把他帶到問禮堂。住了。他可就不敢走進來。凌雲道。這又不可。難道臣有心在此。奪殿下的愛人麼。太子笑起來道。我正爲相信得你。所以慨然託付。你怎又這等多心。凌雲道。殿下雖然信托。臣却要以禮自居。要便容臣。把他封鎖在房。倒還乾淨。太子驚道。他獨處空房。爲兄心尙不忍。若再當罪囚鎖禁。豈不更覺可憐。賢弟既然深愛爲兄。如今還有一法。今夜賢弟竟住在此間。與孤同睡。教秀峴睡在側邊。既使他不愛。凌雲道。又使我斷除邪念。可是個兩全之法。只怕你還不依。凌雲此時。欲待用些蠻法。又恐一時倒急壞了他。沉吟半晌。只得嘆道。殿下果能自制。臣豈反有不從。今夜就住進宮來。便了。太子大喜。無雙也略覺放心。立起來拭乾眼淚。依舊隨出外邊。這位郭殿下。本來最好潔淨。居處有常。此時只爲身受國恩。巴不得太子病好。所以破格從權。當日果然把自家的衾枕。搬進來鋪在太子床上。又着衆太監。把一張小床鋪在側首。與無雙安睡。

（吧）常言識性可同居。太子爲人本不愚。也知他一片至誠忠且愛。直言敢諫豈阿諛。爲臣至此堪稱善。嫡弟親兄未必如。因此上情愿相留同一室。不愁意外有疎虞。推心置腹真相待。也算得義合君臣世。所無。諸事調停天又晚。安排夜膳有宮廚。重瞳只爲儲君病。無意傾盃倒玉壺。膳罷即時歸寢室。一班太監看風爐。儲君飲過盃中藥。安臥龍床鼻息呼。月滿瑤塔更已動。重瞳不喜衆官奴。當時吩咐他。們退。自己還將冠帶除。靜坐床前茶慢飲。焚香剪燭再觀書。無雙有了三杯酒。神思昏沉體半酥。意欲歸床尋好夢。又愁寂寞少歡娛。呆呆坐。靠紗廚。輾轉思量意不舒。略解羅衣還住手。延挨又是一更餘。重瞳偶爾回頭看。只見他斜坐金交側玉軀。臉泛桃花因帶酒。尖尖十指弄羅襦。朦朧兩眼觀紅。

燭半散胸衿露出膚。果然是媚態橫生姿百出。說甚麼胭脂捏就粉來塗。佳名慢道稱如玉。這種溫柔玉不如。如此頑童真罕有。怪不得儲君受累體空虛。若依太上無情論。便合將他一劍誅。怎奈肝腸非鐵石。覷着他盈盈媚臉賽芙蓉。自然心內生憐憫。白刃相加豈忍乎。若是由他生世上。是這般害人。不淺待何如。千思萬想心難定。放下茶盃手按書。欲要開言還住口。那曉得無雙也在暗躊躇。向來殿下真端重。瞻視威嚴喜色無。待我多時雖算好。從不曾談笑託熟口囉囉。爲甚的今朝忽作如斯態。注目而觀像着魔。若有所思并所憶。溫存氣色異於初。料來自起貪花念。看像心中愛着予。若果這般真妙事。我雖閱歷已人多。功名富貴人人有。只是比起你來。就覺得貌不希奇才更疎。正是心中常不足。若能與你兩諧和。方爲估盡人間福。不枉容顏賽玉娥。想到這條邪路上。越覺得四肢無力軟摩呵。神魂已失心如醉。恨不得走上前來一把拖。郭殿下看他這種神情。便摺過書本道。夜漏已深。秀峴既然困倦。可就睡罷。無雙聽了。大失所望。無奈說不出來。只把眉頭一皺。臉兒一低。身子一扭。倒伏在桌子上去了。凌雲想道。這是什麼模樣。太子愛了你。你好對他撒嬌。我則不然。你也不該如此。想到此處。不覺冷笑一聲。無雙聽見方纔抬起臉來道。殿下爲何好笑。凌雲道。我見你每當早睡。今夜已交一鼓。爲何還不要睡。想是怕受淒涼。甘心獨坐的了。一向我還不大相信。今夜果然看出來。所以發此一笑耳。真無賴。白雙官。只因邪念滿心窩。聽他說着關心話。也不平心細揣摩。竟當他有意相挑真合拍。連忙迎接快如梭。凝眸一笑低聲說。殿下之心你太多。這睡早睡晚。也是人之常事。那裏有甚一定的。若說偶然晚睡。便是怕受淒涼。如玉請問殿下。爲何也坐在此。凌雲道。這是我的素性。不慣與人同眠。今夜要搬進宮來。正恐不能安貼。所以少坐片時耳。豈可與你同論。無雙道。殿下不要說得這般乾淨。若是平生無所好。爲甚麼詩文傳出鳳凰歌。金陵大抵人人曉。盡道雙雄宿一窠。到如今地北天南分綵翼。好一似牛郎織女隔銀河。若說到並無私念誰人信。還只怕

比我孤眠恨轉多。說罷之時還掩口。含情帶趣眼斜睨。（自）凌雲想道。好大膽。你倒譏誚起我來。就佯問道。甚麼鳳凰歌。我爲何不曉得。無雙道。殿下不知我就念與殿下聽聽。當下就把這首詩。低低的念起來。念到五六句。又笑個不住。凌雲道。不消念了。我已盡知。怪得叔父見我進京。就問及此事。原來就是你受了張綵之教。對他謗毀我們的。無雙道。阿吓。這首詩上全是贊美之言。何爲謗毀。凌雲道。張逸少須不像你。你便以爲贊美。我看實是謗毀了他。無雙笑道。張逸少固然不比如玉。所以殿下也不比別人。（唱）與他兩個相親愛。手足看承弟與哥。便被人傳雙鳳號。正所謂風流佳話豈爲污。陪珠趙璧正相配。又不是屈陷聰明近蠢夫。算起來真是前生會種福。春風獨占與人殊。質諸天下誰稱辱。止有旁人望眼枯。羨慕風流求不得。若云謗毀斷然無。無雙說罷重瞞笑。（自）正要再班駁他數句。（唱）那曉得有病儲君睡已甦。床上翻身將弟叫。此時已有二更餘。你今也可安身睡。何苦辛勞還讀書。王子聞言忙答應。無雙看了好心虛。恐防太子猜疑動。不敢開言笑與呼。悄悄將身離座位。輕輕鑽進碧紗廚。重瞳也入飛龍帳。暗想頑童白姓奴。向日言詞猶謹慎。今朝酒醉現妖狐。公然自荐如毛遂。賣弄風騷胆忒粗。口口聲聲將我贊。分明是臨湖久已羨游魚。雖算你識人有眼非慧昧。無奈我不是輕狂世俗徒。色固可憐情亦重。獨與那淫邪之事不相符。今宵且把甜頭放。誘你貪香入網罟。來日還須施辣手。盡拚作耍弄功夫。必要爾邪心盡洗能歸正。也把人間一害除。打算完成方就寢。只有那無雙真像上鉤魚。眠冰簟。枕珊瑚。心亂如麻喜恨俱。只把重瞳思又想。我看他寒冰面目雪霜膚。端嚴態度令人畏。初見之時骨也酥。道是風流誰肯信。因此上也將前話當虛無。再不料相同日久真心現。也虧我大胆拚生假做愚。提動他身心內病。說到他猶如冰雪見紅爐。一團冰氣翻成熱。眼動眉開臉色舒。道學先生裝不定。難將硬話強支吾。我身若把真情說。他必心歡豈怪子。恨只恨太子醒來冲散了。嚇得我心慌意急口含糊。然而豈忍丟開手。從今後必要留心用意圖。

不怕儲君情性急。何妨監察有宮奴。忙中取空隨機變。婉轉開陳述肺腑。自荐之羞甘領受。若能一近貴身軀。便爲七世修來福。又何妨頃刻魂消赴冥途。亂想胡思心發躁。正不知幾時紅日透東隅。翻來覆去渾難定。踢去羅衾洒汗珠。直到五更方入夢。夢魂顛倒口呬唔。(自)不一回。天色大明。衆太監進宮洒掃已畢。凌雲隨卽起來。見無雙兀是睡着。也不去驚動他。梳洗已完。只說要檢點書籍。走到問禮堂來。屏退左右。捏訣念咒。仗劍書符。宜召值日神將。這日正是趙元帥值日。慌忙現身請令。凌雲吩咐道。少刻若見白如玉來。尊神必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勿得有誤。趙元帥領命卽退。郭殿下回進宮中。恰好白無雙也起來了。(唱)銀盆洗臉在窗前。鬢髮如雲信手蟠。眼看重瞳思昨夜。肝腸好比線來牽。重瞳也是心明白。暗笑頑童直恁顛。一派癡情形面目。勾魂吸魄軟如綿。說來也可人難信。正不知何物妖魔降世間。若使長留宮禁內。且慢說亡家破國在他年。東宮年少心無主。終被他先把殘生送九泉。(自)兩個人各懷一念。只有太子影也不知。(唱)歡笑惟將閒話講。少停紅日又中天。恐防坐久精神乏。飯後和衣伏枕眠。半晌無聲沉睡去。重瞳方對秀峴言。早問我在書房內。失去絲絛玉叩環。別個恐防尋不到。汝身可肯去尋還。(自)無雙道。殿下差遣如玉。豈敢不行。只是尋得着尋不着。却也不能把穩。凌雲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此物多分落在臥房。你只要去耐心尋覓。再無尋不見之理。若是果然尋不着。我少不得還自己出來。(唱)無雙聽。轉胸前。此話蹊蹺異等閒。一個叩兒真小事。想來不值萬和千。何須要我追尋去。難道房中沒內官。這點意思猜着了。無非是個暗機關。借言失寶開門路。差我單身出外邊。先在他身房內等。耐心管取結連環。果然用得。心思到。巧語能將大衆瞞。想罷之時真個喜。連忙答應把頭顛。抬身一笑匆匆走。自覺身輕意洒然。滿擬今朝成好事。誰知錯認杜陵源。宮門直出無人阻。行到了問禮堂中舉目觀。(自)這座問禮堂內。劉瑾等從不進來。日常服事者。不過幾個幼年內侍。此時二王爺搬了進去。他們沒了管頭。自洒掃之後。一個個東參西跳。

都到外邊頑耍去了。(唱)那有人兒堂上立 無雙此刻更心歡 輕輕走進房中去 又把門兒順手關 細看房中真潔淨 光明似鏡水磨磚 何來有甚連環扣 不要推詳定假言 忙移步 到床前 只見那羅帳金鉤掛兩邊 既已相知須脫套 何消懼怯比從前 將身試且床沿坐 冰簟無塵玉枕寒 聞着那陣陣奇香如降速 清涼透體不知炎 東宮枕席雖然美 怎及幽居更不凡 若在此床留一宿 只怕我凡軀俗骨化神仙 正當想着癡迷處 又誰知暗室神明法令嚴 看破邪心容不得 威靈顯應霎時間 無空無隙床和帳 忽見床橫帳裏邊 有一隻毛掌驚人鳥似漆 舒開五爪利如鉗 仲來竟向人頭撲 抓住青絲一把撻 响曉一聲非可小 平空擲去下床沿 此番嚇壞年輕子 阿吓之聲喊未完 手脚離披身着地 跌得個眼花頭暈痛非凡 三魂渺渺離軀壳 六魄悠悠赴九泉 正所謂歡喜未來災又到 風流未遂命先殘 茫茫溢起藍橋水 辣辣分開並蒂蓮 極樂反成羅刹地 高唐宮作鬼門關 雲情雨意隨風化 玉損香消真可憐 內監宮奴皆不在 無人曉得這情端 要知此命誰來救 還是南京殿下賢 打發無雙身去後 內宮等坐半時寬 想來已入天羅網 不免親身去一看 離宮禁 到書軒 進得門來仔細觀 果見無雙身跌倒 四肢厥冷像冰團 蓬頭散髮雙睛閉 耳吊唇青面紙錢 且笑且憐王義子 免不得雙垂貴手自相撻 撻來坐在床前椅 手按胸膛又拍肩 不便呼人湯水救 低低附耳叫連連 叫之不應心中急 只怕是弄假成真待怎般 正在沉吟無設法 幸虧天罰這兒男 前生作孽今生受 還有那多少災殃在後邊 豈得輕輕而使死 好一回喉中氣息漸回還 微微開眼猶驚怖 冷汗渾身透短衫 此際重瞳心始定 放他仰靠待神安 方纔動問因何故 (白)無雙心內清明不敢說出自家本意只得把 (唱)被嚇情形訴一番 好位重瞳郭殿下 佯爲大怒髮冲冠 這等說分明鬼怪來欺你 (白)我凌雲所居之地 (唱)何物妖魔胆潑天 竟敢猖狂於白晝 須把他捉來問罪氣方甘 無雙聽說連搖手 抖顫渾身又發言 (白)這鬼怪乃或靜或現

之物。知道他附在那裏。好去捉來問罪呢。(唱)王子回言須看我。抽身竟去拔龍泉。神仙法。果通玄。不用排場坐法壇。喝一聲。值日神祇何處在。真形速現勿遲延。這聲喝令非同小。好奇怪。頃刻烏雲窗外盤。隱約之間風凜凜。早現出一尊神將貌威嚴。幘頭蓋頂朱紅抹。玄甲玄袍鋼鐵鞭。黑面多鬚眉眼豎。却是金龍如意趙玄壇。庭前正立恭身問。王子傳呼有甚言。(白)凌雲道。原來是趙元帥值日。也無大事。只煩去一查。剛纔撲殺白如玉者。是何鬼怪。此刻逃竄在那裏。務必捉來見我。趙元帥大聲應道。覆王子。這個不消查得。方纔掩擊白如玉者。並非鬼怪。乃是小神坐下的黑虎神。凌雲作色道。既是尊神坐下的寶獸。何得這般無禮。玄壇舉手道。此並非小神縱獸爲非。因奉上帝之命。道白如玉性同狐媚。弄色迷人。昔日既釀禍東宮。此來又欲誘陷王子。其情可惡。于理難容。故令黑虎略施搏擊。以懲其心。若能此後改過。則已。倘爲惡不改。則待小神上奏天庭。再行正法耳。凌雲聽了。佯爲驚駭道。原來如此。有這隱情。某不知也。既如此。尊神請退罷。(唱)玄壇打恭低頭應。一陣清風竟上天。此際無雙方曉得。隔窗細認趙玄壇。言詞句句聽明白。只嚇得胆落魂飛體半癡。手脚離披扒不起。重瞳嘆息放龍泉。回頭又把無雙問。我命你行取玉環。事屬平常非足異。不知你有什么邪念。腹中擔。致令天地皆噴怒。性命幾爲黑虎啣。此刻天神已退去。不妨與我細談談。無雙聽。好羞慚。俯首沉吟兩淚彈。怎奈重瞳頻詰問。算來無計可遮瞞。含羞只得還開口。細訴衷情爲晚間。問答詩歌言幾句。因而如玉念頭偏。癡心指望相親近。誰料淫邪已觸天。好事無成翻作禍。罪皆自取復何言。(白)凌雲道。這等說來。却是你自家錯了。既然景慕我的才貌。爲何還看不出我的情性。可是責人爲善。而自己爲惡的。濫小人麼。(唱)向來好好看承者。止不過念你無知在幼年。况且未曾冲撞我。因而托熟少威嚴。誰知汝性同妖女。錯認無情作有緣。自喜淫邪把人誘。以至于天曹震怒降災愆。我雖與汝無私好。不忍從旁袖手觀。尚有良言相勸你。既爲男子在人間。榮華富貴雖難必。也須將廉恥聲名自保全。四體五

官非易得 何苦的甘心雌伏伴人眠 男作女 是何顏 壞敗門風辱祖先 已過之情無可說 或是你父親造孽理當還 如今只講如今事 你道東宮把你憐 一世榮華能坐享 因此上心舒意樂少愁煩 殊不知自古嬖童人豈少 戰國春秋歷代傳 漢室遺風猶好此 侍中盡着紫貂冠 塗脂抹粉爭爲媚 麗服長裾滿殿前 臥起隨君承愛寵 只無妙藥駐朱顏 一到那鬚眉傑出年華長 愛弛情移更棄捐 這還是定理常情也罷了 更有那殺身滅族禍連綿 鄧通得幸於文帝 特賜銅山許鑄錢 轉眼誰知遭籍沒 一身餓死在荒田 騰蛇入口言終應 哀帝昏庸嬖董賢 晝寢宮中曾斷袖 權傾朝野勢炎炎 上方寶玩皆其有 欲做唐堯把位傳 事敗一朝身自殺 還弄到裸屍獄底葬無棺 諸如此輩何爲福 都是那弄色迷君榜樣看 你若自憑才與貌 前車後轍豈相懸 董賢之禍終須有 事到臨頭悔也難 依我而今爲汝計 不如看透死生關 乘風細 且收船 莫到江心浪裏翻 早革邪心辭愛寵 撇離禁地轉家園 雖然大體先虧缺 不能夠偉武經文學聖賢 清白良民由你做 還得個煖衣飽食盡天年 比到那兇亡慘死猶爲勝 你且去自問於心擇所安 昏如夢 白雙官 自出娘胎到十三 只與邪人相近習 因此上全忘禮義共羞慚 今朝既被神靈嚇 又聽重瞳話一番 好比晨鐘驚惡夢 不由毛骨盡生寒 靈犀一點光重透 仔細思量信果然 淚落交頤呼殿下 深蒙大德救愚頑 人非木石皆知恥 又道螻蟻命也貪 敢不歸誠而奉教 只可恨此身久已受拘牽 一朝忽欲辭恩寵 太子焉能也見原 縱使開恩能釋放 家中又有舊時歡 相近豈肯輕饒恕 却不道依舊深沉慾海間 古語救人當救徹 前途盡是虎狼山 還求殿下分明示 可有良方出萬全 (皂)凌雲道。你若果痛改淫邪。我豈肯救人不救徹。但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原要慢慢做來。此時太子尚在病中。你也不必驟然辭去。只要自知進退。不去昏惑他。等他病愈之時。若再要你侍奉。你便把正言回答。叩首哀辭他。也不是兇殘狠毒之人。決不至于殺你。縱然要殺。自有我來爲你調停。勸到他放你出外。我少不

得尋個僻靜之所安頓你。先住幾時。這宮禁之中。也不是我久留之地。待過一年半載。自己有了住宅。就把你移到家中住了。你只要一心歸正。不像在沐家一樣逃去出來。我的爲人。也不比沐都督一般懦弱。既不肯被人奪去。保得你安穩。一生衣食無虧。就是萬全之策了。但不知你願也不願。無雙聽罷。慌忙滾下地來。叩首拜謝道。殿下如此用心。真乃再生之德。如玉喜出望外。豈反有不願之理。(唱)殿下若然還不信。何妨立誓指蒼天。後來倘有生翻悔。雷火燒身骨化煙。彼此分明俱大喜。早看那簾前日影過花磚。留停恐惹人疑惑。如玉忙將秀髮蟠。趁着無人同進內。果然祕密少聞傳。無雙自此心虛怯。想起神明胆就寒。妄想邪情無復起。懶於修飾逞嬌妍。風流放誕都收束。再不去親近儲君着意纏。但有一椿終不改。信煞這重瞳是個活神仙。驅神役鬼能如此。雖不敢再起癡情望好緣。愛慕之誠猶勝昔。巴不得脫離舊好棄新歡。終身侍奉爲奴僕。執轡隨鞭亦所甘。這纔教萬物皆沾時雨花。軒于有福近湘蘭。但不知天心可肯從人意。得失榮枯預料難。寫到神疲權擱筆。諸公請待下回看。

第八回 好兄弟愛極反成讎 假相知禍人偏得福

前回書中。講到郭殿下在問禮堂內。法召玄壇黑虎。警戒白如玉。又教道他一番良言。真是懇切真誠。耳提面命。白無雙如醉方醒。似夢方覺。(唱)不勝銘感在胸懷。自悔從前作事差。渴欲相依歸正道。洗心痛改舊淫邪。重瞳也是心中喜。只愁這年少儲君病又加。雖服參苓無大效。又把那浮邱祕錄細尋查。虔誠坐煉丹沙。自己先嘗信不差。然後進呈皇太子。雖非白雪與黃芽。仙方究比凡方勝。功效如神應手瘥。數日之間除宿病。頭清目爽不昏花。三餐飲食如常進。起坐隨心身不衰。論精神非止復原還勝昔。看容貌莫言瘦損倍光華。喜得個儲君笑口幾難合。謝不盡賢弟多才手段佳。活我餘生全賴你。雖然不好奏

官家 此功莫大心常記 報你之恩定不賒 如今便飲食相全無你我 後來君父若升遐 孤家獨掌山河重 列土分茅未足誇 還要把一統朝綱皆托你 樂得我深宮坐享福無涯(自)這些話原是太子一時高興 信著口說將出來。郭殿下聽了。就不當真。衆太監心中就愈加妬忌。私下裏大家商議。必要設法兒弄倒他們兄弟。不合。纔好讓咱們得時行道。張永道。捕風捉影。做語添言。本是咱們的長技。無奈那野種。進宮三月有餘。實在沒有一些差處。怎樣對千歲爺說他的過端。谷大用道。有有。我看他自從搬進宮來。就與白秀峴分外親密。只等千歲一睡。就把咱們趕了出來。單剩他們兩個。焉知不在內裏串些戲文。只要將這句話對千歲一講。千歲也必定疑惑起來。魏彬道。只恐怕說不中。俺們到有些不妙。劉瑾跌足道。不妨不妨。有了題目。總要做一篇文章的了。邱敘道。只要我們同心合力。異口一詞。料來也無不中之理。若果不中。還好另換新題。做了他中了。纔住。(唱)衆奴拍手連稱妙。真個是太監陰謀勝毒蛇。只恨無言空未入。重瞳那曉禍生芽。一心只把儲君顧。(自)見他病體已全。又恐怕他荒了學業。(唱)擇吉忙將內侍差。催促儲君重進講。講堂龍位復鋪排。儲君出閣諸臣賀。講罷經書近午牌。賜過龍團茶一盞。衆官告退各回衙。弟兄也轉深宮去。午膳完時正喫茶。忽有內臣傳旨到。君王無事坐文華。特宣王子談今古。奉命童瞳不敢挨。整頓衣冠隨使去。儲君獨坐靠窗紗。回頭忽見無雙在。手執鮫綃把汗揩。斜倚朱欄身似倦。果然嫩色賽蓮花。看之不厭情難禁。半晌神迷又轉邪。揮龍袖。放香茶。一手將他玉手揼。扯過身來開口笑。死中得活膽如瓜。甜言蜜語頻調戲。意欲將他抱在懷。大抵爲人心作主。(自)白無雙自進宮門。與太子半年來全衾共枕。(唱)情如夫婦最和諧。片時不與相拋撇。自被重瞳妙法拏。一轉念頭心立變。恩情久已付流沙。今朝又見他如此。頓覺心驚肉也麻。兩手亂推身亂閃。袖兒還把臉兒遮。推之不脫真情極。淚滾珍珠剉玉牙。再四哀求稱不可。引得個年輕太子笑哈哈。(自)只得放了手道。我記你第一夜進宮。陪我睡覺。也並不曾這般畏懼。怎麼我病了幾日。你就

這等改常。難道當我換了一個人身了麼。無雙被他嚇慌了。一時說不出凌雲教他道理話來。只頓著脚道。甚麼改常。倘被二殿下知道。必定要罵我的。太子道。日常二殿下在宮。我原不與你作耍。今日難得他被父王召去。料他要到晚上回來。我與你乘個空兒。親何親近。有不可之理。（唱）儲君口內頻頻說。如玉心中亂似麻。發恨說聲休害我。又將雙手一齊叉。和身掙脫如飛走。好比傷了一隻鴉。直出宮門頭不轉。氣得那儲君性發頓。雙靴大呼左右休輕放。快快抄前捉住他。隨有羅祥與高鳳。應聲搶步下金塔。流星趕月飛奔出。如玉偏偏會使乖。竟望那問禮堂中身一溜。雙扉急掩響呀呀。上門還把身軀靠。氣喘渾如牛下車。高鳳羅祥隨後到。推門不動喊聲高。（白）立在門口喊道。你開也不開。無雙在裏邊應道。我不開。你便待怎的。高鳳道。你若不開。我便打進來了。無雙道。極妙。這是二殿下的書房。打掉了自有二殿下回來問你。與我何干。羅祥道。這等說。你就一世不要出來。躲在裏邊了罷。無雙道。爲何要躲一世。少刻等二殿下回來。你們看我出來是了。兩太監一齊冷笑道。你既靠着二殿下的勢。自然也沒奈何你。只索回覆千歲爺去。說罷就去。進來與太子一一訴說。又道那孩子一向從不這般囁強。這些學問。都是二王爺教出來的。太子聽了。好生不樂。歎口氣道。這個是凌雲愛我之心。雖算至矣盡矣。只不該過于古執。把白秀崐也教到不肯近我的身。劉瑾拾上來道。千歲爺還當二王爺教道白秀崐是爲公麼。據奴婢細看。竟是一片私心。太子道。何以見得。劉瑾道。秀崐的性格。奴婢俱知。很有些得新忘故。初時與千歲十分恩愛。一夜也不肯離開。自從二千歲搬進宮內。他就與千歲忽然就疎冷。反與二王爺格外情投意合。若說怕他的。又不是怕他的模樣。奴婢細想。其中定有隱情。所以兩下裏。結得如膠似漆。到把千歲置之度外了。太子聽了道。我以親弟待他。所以容秀崐與他親近。難道他倒與秀崐勾搭上了。論理不該這等負義忘恩。況且三個人一房同住。要好也不能上手。劉瑾道。千歲是直性之人。一向不會防備。上床就睡着了。他兩個好生伶俐。暗頭裏那一件妙事。不做出來。要等千歲醒着看見麼。太子未及開口。衆太監又齊齊的發起話來。有說的一定是真的。

說想來不假。有的說奴婢會見二王爺把白秀峴抱在懷裏寫字。有的說奴婢見白秀峴與二千歲合着碗兒喫茶。這邊說奴婢有遭也見二王爺附着白秀峴的耳朵說話。見我去即刻走開。那邊說一日無雙扯着二王爺的手嬉笑。恨我撞破。到開口亂罵。這太監們牽枝帶葉夾假連真一陣鬼鬧。鬧得太子沒了清頭。雖說賦性聰明。也不由不槽懂起來。只睜着眼喝道。既然看見這些情景。何不早早來說。衆闈道。奴輩也怕惹事招非。所以不敢輕洩。直到今日。他又自己露了馬脚出來。委實的看不過了。纔得大家說起來的吓。（唱）這叫做巧言惑聽。從來說年少儲君見識差。仔細思量真不假。猛然拍案怒冲懷。罵一聲忘恩負義真禽獸。枉我多時厚待他。推食分衣無妬忌。誰知閉戶養狼豺。劉奸又道。雖如此。千歲還須略隱遮。細細追求明見底。切不可真賊未獲口噴唾。反教奴輩担干係。先被他們打嘴巴。太子顛頭稱曉得。不一回紅輪隱隱墜山崖。無雙躲在書房內。呆望清天口嘆嗟。直等到外面傳呼王子轉。方纔放膽出書齋。相隨直進深宮去。又把香茶一盞篩。王子不知宮內事。紅袍脫去換輕紗。接杯在手方歸坐。（自）太子看了白無雙這些舉動。信煞是真的。（唱）越發生噴怒眼斜。衆闈心頭虛脫脫。忙將夜膳好安排。君臣共席如常用。如玉低頭眼看鞋。席上重瞳觀太子。爲什麼白團白面泛硃砂。不言不笑神情異。似有非常怒滿懷。暗暗精詳因甚事。莫非是聽其奴輩口胡栽。我今趁早將他問。免得個彼此狐疑腹內埋。（自）當時就問道。殿下有甚不快麼。太子勉強應道。沒有甚麼不快。凌雲道。既無不快。爲何面色不像往時。太子道。這是賢弟不在宮中。秀峴又往外邊去了。孤家獨坐在此。寂寞多時。所以不像往常歡樂了。凌雲道。臣既不在此間。秀峴原不該去。殿下獨坐無聊。想是聽了奴輩的妄談。太子被他猜着心事。到吃了一驚。只得放下臉來道。賢弟又來多疑多慮了。奴婢與他有甚冤仇。要對我說你。你有什么短處。要防備他們。凌雲聽了。也不好再說。大家一笑而罷。用完了晚膳。（唱）言談幾句略寬鬆。聽得更敲一鼓咚。太子留心推困倦。上床假作睡矇矓。諸奴退出宮闈靜。無雙是只道儲君睡已濃。就把日間多少事。

低聲細訴重瞳。因而太子心生怒。此刻猶然少笑容。從今後殿下切休丟我去。恐被他泛蠻硬捉棄前功。(白)凌雲道。原來如此。我叫你將正言拒絕。爲何又不敢說出來。無雙答道。欲待要說。只怕也發起猛性來。殿下又出去了。有那個來解紛。只得走爲上着了。這些話都被太子側着耳朵。聽得明明白白。所以心裏想道。劉瑾等說得不差。待我再看他們可做出甚麼事來。(唱)正當拭目專心等。又不知何處飛來一小蟲。萬惡無窮鑽七竅。攪得個叟叟發癢像傷風。忍不住一聲噴涕驚人耳。嚇得那如玉心虛小鹿冲。王子也知難再說。疾忙分手各西東。寬衣滅燭歸床睡。年少儲君悶滿胸。一夜思量眠不穩。來朝日影上簾櫳。起來勉強裝歡笑。講讀如常起坐同。暗暗留心並著眼。細察他兩人去跡與來蹤。要曉得從前無關礙。就是那真個調情不介胸。今日心中生了惑。聽了那無心說話像關通。朝疑暮揣般般像。只耐他兩下齊心口舌兇。捉影捕風焉肯服。須要等拏些實據問頑童。真堪笑。郭重瞳。自道無私只秉公。放膽而行何所畏。不愁背後小人攻。又誰知強回天命終非妙。任你高才蓋世雄。欲救他人反害己。倒把那清名陷入污泥中。炎天六月看將過。早已初秋七月逢。暑退涼生時正好。這一日諸臣進講聚青宮。其時已是辰牌後。忽地狂風起正東。擁起烏雲天盡黑。不一時傾盆大雨降從空。直落到午牌將盡還加瀉。階下波生池水全未識。何時方得止。儲君啓口謂張公。先生料想難回去。莫若寬心且在宮。飲酒賦詩殊可樂。我雖不敏願相從。(白)衆儒臣各稱頌旨。當時賜過午膳。便收拾詩書散坐閒談。內侍們重新掃地。煮茗焚香。又准備晚來筵席。衆官端坐了一回。雖然雨點略住。因是太子有命在先。不敢辭去。只有郭殿下。合當有事。忽然腹內煩悶起來。幾陣惡心。竟有些眼花撩亂。頭重腳輕。自己曉得是痧症。卽忙立起來說。心裏好生不快。且去睡一睡來。太子道。到飲酒時你出來也否。凌雲道。這個論不定。臣若好了。自然就出來的。殿下與衆位先生。但請放心歡飲。不必來催。說罷進殿後。趁便回到問禮堂內。喫些痧藥。和衣而睡了。(唱)少停酒饌皆羅列。太子諸臣入席中。恰好雲開天

漸霽 依然皓月照梧桐 涼風颯颯吹衣袂 唧唧低吟砌下蛩 青草池邊蛙鼓鬧 落花枝上見飛螢 一庭秋色迎人爽 喜極儲君笑滿容 酒過數巡開口道 今朝可謂樂無窮 無詩豈足誇清景 衆先生聯句而吟韻必工 皇父向嫌孤不學 明朝進覽請批紅 諸官拱手言稱是 內侍們送上花牋刻鳳龍 磨墨端池呈象管 儲君首唱詠秋風 句完依座相傳去 衆先生各逞奇才思更雄 逐位寫完傳正位 周而復始轉重重 約來一個多時候 三十韻前後聯完方告終 太子接來吟一遍 互相贊美鬧叢叢 只有那劉奸著意回頭叫 不見隨班白小童 太子聞言忙住口 周圍四望更無蹤 心疑便把諸奴問 張永說進去多時定出恭 (自) 太子道 只怕未必快些去看看 若在那裏 速來報我 劉瑾會意而去 太子放了酒杯等他 衆宮端素因太子向來性急 都不以爲奇 那知不上半刻 劉瑾就飛跑出來 附在主人耳上 不知說了幾句甚麼鬼話兒 (唱) 只見那太子登時顏色變 立起來推開椅子走如風 諸臣尙不知其意 一個個放盞回頭望內宮 却說年輕皇太子 聽了那劉奸說話氣烘烘 輕輕飛步屏門進 直走到書室門邊正對東 半掩不關睛可望 檯間畫燭影搖紅 羅幃不挂金鈎墜 床上低聲話唧唧 (自) 聽一聽 却是無雙的聲口 說道 這幾日如玉身雖在此 竟有些坐立不安 殿下急須打點了 下處教我出去方好 又聽得凌雲說 我已吩咐家人 怎奈一時尋不着這僻靜所在 你且忍耐幾天 安放你便了 我決不失信 (唱) 太子聽完言幾句 不由烈火透蒼穹 喊一聲果然瞞得人兒好 一脚尖踢進房門响撲通 赫煞無雙忙立起 冤家路狹劈頭逢 儲君大喝何方去 (自) 兜面就是一掌 (唱) 打得無雙泛面紅 負痛搶門逃出外 (自) 太子氣極了 就在這邊壁上 拔下青鋒劍 (唱) 光如雪練驚人目 飛步要來殺狡童 急壞床中乾殿下 翻身下榻也相從 無雙亡命奔前殿 好像雄夫撲大蟲 太子追來連喊殺 (自) 衆宮端突然一見 (唱) 只嚇得人人魂胆盡飄空 齊聲亂問因何故 太子咆哮似猛熊 氣吼如雷全不理 劍光出水賽長虹 文人胆小誰能近 只得有四遠跑開避劍鋒 無雙是沒處藏身環柱

走 儲君怎肯放他鬆 劍如雪片追來砍（白）幸虧凌雲也趕了出來。（唱）畢竟才多力也兇 急救他人忘恤
己 奮身舉手顯英雄 上前搶下無情劍 如玉方能脫了空 火上添油皇太子 奪他不過扭當胸 咬牙
切齒揮拳打 賢王子有口難言怎用功 也只得搬了青鋒忙架格 本來是愛如同母弟和兄 一朝反目真
奇事 扯結成團像鬪龍 攪海翻江隨地滾 撞倒了沉香燭錦屏風 衆官急得無頭腦 張相心慌更不
全 拚命和身來解勸 拖開太子放重瞳 衆官然後齊來問 畢竟何由在內中 太子無言惟有罵 凌雲
細細告諸公 我因不快眠床上（白）白秀崐走來看我。（唱）恐怕開窗冒了風 因此上走進帳中相問候（白）
並說衆先生與殿下。（唱）賦詩飲酒興方濃 問予可出堂前否 再不料幾句言詞尙未終 忽然的殿下走來
如猛虎 打得他奪門而走不寬容 牀頭拔劍追來砍 連我也摸不着西南北與東 奪劍時五指俱傷幾削
去 現今袍染血猩紅 加之毆辱逃無路 究不知到底因何這等兇（白）太子喝道。放你的狗屁。我不會殺你。
所以你倒要兇了。衆官齊聲勸道。殿下有話好說。兄弟之間。何以傷情至此。太子搥胸頓足的說道。便爲我平日把
他當做嫡親兄弟看待。那知他良心喪盡。倒反欺我來。所以可恨耳。衆官道。請問如何欺法。太子道。我因當他自家
骨肉。所以絕不防閑。叫白秀崐誦讀之餘。就去從他學些琴棋書畫。那知他兩個。乘我不加防備。漸漸做出好事來。
近侍們個個皆知。我起初倒還不信。及至今夜。將要飲酒。凌雲從來不病的。忽地說起有病來。先去睡了。後來賦詩
之際。如玉一向最愛詩。忽然看也不看。乘空掩進他房內。若說問候。怎不對我說一聲。即使怕風。難道不好隔着帳
兒講。講必定要鑽到床上去的。直至我打進房門。纔跑了出來。這不是兩下裏做定機關。約會着的麼。這等欺我。難
道我發怒。還是不該麼。衆官聽了。面面相看。一詞莫措。張公看這局面。不能收拾。只得說道。如此說來。原是賢姪差
了。然而事關曖昧。大家不好張揚。如今別無他說。只索對殿下謝了個罪。求殿下寬恕些罷。張先生便這等調停。郭
殿下那裏肯服。把頭一搖道。叔父你說那裏話來。姪兒並不會犯罪。何謝之有。太子喝道。你還要抵賴麼。我且問你。

你若果與秀峴沒甚苟且。爲何說要尋個僻靜所在窩藏他。這句話已被我親耳聽得。就是實據了。饒你抵賴。我怎肯罷休。凌雲被他說到這幾句。自知洗刷不清。只得也要學些蠻派了。便道。據我本心。其實與秀峴不曾有甚麼私事。無奈殿下聽信讒言。不容分辯耳。即使屈認了。也不過是個伴讀小童。當不如嬪妃之列。我也不算欺誰。如今殿下肯罷。便罷。若必不肯干休。寧可同到御前。奏個明白。悉憑皇上處分。再不然還是殺了如玉等。我把性命償他。除此之外。我也別無他法了。太子聽罷。氣得手腳如冰。指着凌雲罵道。你這瘟畜生。我曉得你恃父王心愛。所以把這兩條道路來挾制我。我如今也不去奏父王。也不來殺如玉。也不要你謝罪。只從今以後。我也不認你爲弟。你也休認我爲兄。這個賤物。我也索性不要他了。此刻就交與張先生。帶到沐家去罷。斷斷不許停留。省得在此生災作禍。說罷。叫內侍掌燈。含着怒進宮去了。八位先生見這光景。都嚇得毛骨悚然。又不能評論。那一個不是看看白無雙。却哭倒在地。半句話多講不出。梁儲道。這個白如玉。端的從何而來。殿下要與張兄帶去。張兄定知來歷。可好與弟輩一談否。張公搖手道。此事甚奇。非一言可盡。容弟改日與諸兄細談。此時殿下不要他。我只索帶他回去。賢姪也不須煩惱。倒是同我沐家去走走。這等有關風化的事。七位老先生決不露於外人。過了幾時。少不得兄還是兄弟。還是弟了。衆官皆稱極是。凌雲道。小姪此時實無心境。叔父既帶秀峴回去。只要細細問他。就知明白了。張公見他不肯去。只得叫秀崑同我去罷。無雙此刻也無可奈何。只好含羞忍氣。隨着張先生。悄然回到家中。沐都督得知此事。也驚得拍手稱奇。少不得有一番盤問。那無雙被太子嚇偏了心。只是低頭掩泣。絕不辯其真假。七位宮端因弄了這場沒趣。也就托內臣進去辭了太子。且喜夜色已暗。別了郭殿了。一個個依舊都回家去了。(唱)羣臣散。如玉歸。今夜重腫倒書眉。海底沉冤誰可訴。仰天長嘆一聲唉。既不肯自家認錯。稱非禮。又不怪如玉癡心種禍胎。只怨着太子無情兼量窄。人前辱我不應該。一腔煩惱回房去。看了那手上傷痕更可悲。幸有奇丹堪救治。不然痛極苦哀哉。一心又把無雙念。爲我無因受了災。不知此時安與否。料還要受人

恥辱面生灰。思來想去真堪恨。一夜無眠曉漏催。方覺神疲并力倦。解衣安睡入羅幃。少焉日出東方亮。闔闔千門萬戶開。(白)這七位宮端料得二位皇子。昨夜串了這般花把戲。今日有甚麼心境讀書呢。所以就老實不進來了。(唱)只一位張老先生丟不下。特來探聽進宮闈。果然的重腫托病身猶臥。太子生嗔不出來。氣笑相連張侍講。抽身竟自到書齋。至親相熟人人曉。內侍們不敢攔擋門就開。二王爺聽得人來方出帳。披衣見叔面容呆。張公不免輕開口。責問他一向真誠素有才。何事一朝差主意。也弄出這場話柄少光輝。氣冲牛斗賢王子。正色回言豎兩眉。我愛無雙非好色。無非是勸他從善解人災。若云枕席淫邪事。天地皆知實未爲。詎奈儲君偏不察。反使我無端屈受這場虧。秀峴豈不將情訴。爲什麼叔父還言我不該。(白)張公道。秀峴被太子嚇壞了。發起熱來。一夜呻吟昏迷不醒。並不會對我說個真假。所以又來問你的啊。凌雲道。原來如此。秀峴既未說明。小姪理當告稟。當下就將自家心跡。細剖一番。張公聽了。雖是至親。却也不能全信。停了一回說道。若果這般。又是你過於多事。惹出來的禍了。此時趁我在此。何不同我進去。再與他好好的辯白一番。凌雲道。他聽了小人讒言。就與他辯白也。辯白不清。只索歸之天命罷了。(唱)侍講見他不認錯。言難再入且辭回。回家說與賢都督。都督哈哈笑起來。這等花言誰肯信。我原說秀峴是個害人坯。雖然我輩猶如此。何況他們盡小孩。但不該宮禁之中如此鬧。潑天大膽最奇哉。這回惹毒儲君性。任你聰明算頂魁。久住皇宮終不妙。必弄倒風波疊起勢堪危。如今沒甚調停法。既然他情慾關心體更偉。倒不如勸你寫書通令正。接其愛女到京來。早些擇吉完姻事。庶幾他有室難拋夜必歸。可免變生於不測。保全嫩骨與嬌胎。張公聽說運稱善。略坐清茶用一杯。即便抽身歸臥室。輕磨香墨免毫揮。此情不便分明寫。只說是客旅淒涼少伴陪。既是夫人難到此。可教兒女亦相隨。况兼女婿年華長。貴顯知名有俊才。不久君恩皆授職。人分兩地不成堆。欲行嫁娶長途遠。因此修書特寄回。書到夫人宜料理。

早教愛女出深閨。武師瑞寶同相護。不在妝奩厚贈賄。趁此秋涼天氣好。速來京邸莫延挨。(自)另外又寫一札。致意何世威。囑他將淡烟也帶進京。一則路上好與飛香作伴。二則到京亦可選擇佳婿。寫完後。又見這位沐公爺進來說道。令媛到京。也不必另尋寓所。弟家隔壁。這座小園。頗有樓臺花木。內室書房。都可做得。就請令郎令愛居住便了。張公大喜。就在字尾上添了一筆。然後加上總封。連着路費。交與張福。着他星夜回杭。又吩咐道。夫人若問我與郭公子在京的景况。只可說大概。切不可多言惹氣。家人領命而去。自然上路趕行。不必細表。張公爲無雙有病。甚是憂愁。想起凌雲。又十分着急。在家內不消說當心伏侍。到宮中又要打聽勢頭。幸虧太子終爲事屬陰私。不敢發露。坐在殿上。免不得仍與凌雲好言好語。裝定規模。若到罷講後。走進了深宮。就再不召他進去了。這班太監。好不興頭。少不得又把這些頑耍之物。逐件件搬演出來。郭殿下心雖懊惱。又再不肯折了志氣。去遷就他們。寧可冷冷清清。坐在問禮堂內。除了讀書寫字。便是默坐焚香。悶到極來。惟有自家解釋。我之教戒無雙。原爲重太子起見。如今他既病好。我就受些冤枉。也算依了我的本心。他雖聽信讒言。却又不肯忘恩記怨。只索譬如沒有此事罷了。只是救人下徹。到把白如玉嚇壞。終覺於心不安。意欲親去看看。又恐被沐都督恥笑。千思萬想。畢竟是他厄運未退。所以救他。又救他不得。只好寫封書信。托張公帶去勸他。說時未通。且自耐心守候。不必哭泣。自傷等語。無雙看了。愈加痛哭。沐公雖則恨他。及至見他病容憔悴。又生不忍。自然要請醫生看治。諸事且等他病愈。再作理會。一日張公進講退班。見賢姪神情不樂。苦苦扯他出來散悶。凌雲難以却情。只得同到沐府。沐公爺也是萬分高興。備酒款留。無雙雖然知道。無奈掙扎不起。只好差人出外請安。沐公既見凌雲。忍不住終要問問。郭殿下也是大概之言。回答。沐公又渾融勸解了。張公又將遣僕回鄉之事。從容告訴。凌雲聽了。纔得破顏一笑。是日果然歡飲多時。直到晚來辭去。張沐二公。見他喜形於色。都當他急欲娶親。故而如此。那知他的本意。實因逸少來京。却是並不在乎妻子。(一)京中話。且暫丟。話分兩處。講杭州。聰明年少張公子。自送凌雲上北幽。回轉家。

門雖寂寞 幸喜得師徒聚首可消愁 夫人家法真嚴謹 不許輕身出外遊 除了讀書惟習武 有時閒空上閨樓 只同姊妹將棋下 講論詩書遣悶愁 何武師愛重賢徒惟此最 須知貴品必封侯 自然把一身本事都交付 不比他人後步留 忽一日張福慶書京內轉 瑞官不敢預經眸 即時送入中堂內 錢氏夫人把封套抽 細看方知夫主意 張郎暗自喜心頭 (白)便問道。爹爹信上如此。母親意下如何。夫人道。所論不錯。禮合依他。你且把這信先付與師父看看。等待武場過後。打發你們動身便了。瑞官大喜。就拿了信出來。送與師父。何世威看了。甚是高興道。今科少爺必中。且到發榜之後。一同進京也好。等他老人家格外歡喜些。張夫人爲人了當。不喜延挨。就擇了吉日。收拾行李。點定了一婢一媪。交與女兒。又囑咐道。你爹爹信上。每言寂寞。又不上緊娶妻。這個玉筓丫頭。已是十三歲了。到有幾分姿色。又且伶俐可人。你帶去。父親若要他。便收了他。伏侍伏侍。如若不要。你留在身邊。做個隨嫁便了。這飛香小姐。年紀正輕。聽說要進京去。不久就要出嫁。心中捨不得母親。好生不樂。(唱)只因難逆雙親命 惟有汪汪兩淚流 淡烟姑娘人脫灑 也無歡喜也無愁 倏而八月鄉場到 大比三年隔兩週 合省武生皆會集 人人要把利名求 十分有興張公子 收拾弓刀劍與矛 結束鮮明光耀 眼 入場打點占鰲頭 浙江自古文風盛 水土輕清出產柔 習武雖多能者少 刀鎗弓馬半虛浮 算來只有張靈雀 武藝精明騎射優 策論通篇皆中式 三場完畢過中秋 回家自信功名穩 不枉三年師父投 老母聞言遠未信 罵他妄語不知羞 (白)到了揭榜之日。瑞官纔得起來。忽聽鑼聲大振。一班報錄的擁齊進來。把報單貼起。大家一看。中舉還不爲奇。竟是第一名解元。及第。此時合家歡喜。難以盡言。重賞報人而去。隨有那些親戚鄰居。登門賀喜。都是瑞官自家接應。又去參見了座師。然後挨家答拜。到忙了好幾日。纔得空閒。何世威又在街上買得一張江南的鄉賦錄。看完時。方知郭成龍也中了第八名武舉。瑞官笑道。我與成龍一齊中了。只不知起鵠溜在那裏。可會中否。師父也該打聽打聽他。師父道。這等死囚。要打聽他則甚。若果中在北榜。我們進京去。

自然得知。講論一回。光陰易過。不覺又是動身的好日來了。(唱)行裝收拾多停當。兩位姣娥下綉樓。僕婦丫環扶更挽。飛香不忍把娘丟。牽衣痛哭心如碎。淚湧秋波咽住喉。賢達夫人來解勸。頻將好話慰姣羞。淡烟沒有依依態。倒只爲親兒好要每担憂。今朝遠去心難放。再四叮嚀像教猴。逸少聽完方拜別。兩佳人傍邊伏侍有了頭。肩輿直出牆門去。先到河灘下了舟。然後師徒方跨下。腰懸寶劍坐船頭。脚夫挑了諸行李。張福家人逐件收。當夜開船無少緩。時當九月正深秋。金風陣陣吹來爽。黃菊飄香遠更幽。陣陣征鴻陪客路。閑花野草滿林邱。心歡意樂張靈雀。整日開懷笑不休。姊妹雙雙艙內坐。言談促膝更綢繆。數天行過江南道。地入山東近魯鄒。撇了輕舟登旱路。便覺得風沙拍面冷嗖嗖。車行一日精神倦。傍晚忙將客店投。(自)進了飯店。兩位小姐與丫環僕婦。自然安頓在潔淨內客房。何世威領著徒弟。在外邊閒看。忽然遇着一位故人。姓許名勇。乃是中軍府都督手下的旂牌官。奉使出京。大家相見。各敘闊別之。言。差官道。何兄先在邯鄲。還是常常來往。爲甚到江南之後。就不回來。整整隔了三年。纔得見面。想是所教的高徒。比張起鵠還中意幾分麼。世威道。休得取笑。如今張起鵠料必也在京中。兄見他近日怎生光景。差官笑道。你倒還記掛着他。小弟自然該對你說個明白。(唱)世威說道當承教。姓許差官甚興頭。細說他初在娘姨家裏住。正日間賭錢喫酒宿娼樓。行兇撒潑逢人打。真個是人見心慌鬼見愁。把你這師父罵了多多少少。不該教出這蠻牛。(自)去年正月裏邊。不知怎樣結識上了白進忠的妻子。(唱)堂堂冠冕同居住。又把他兒子無雙強。佔謀弄得小廝心裏怕。一朝逃去沒追求。(自)世威道。住了那白進忠的兒子。一向沐公爺收養在家。爲何也落在他的手裏。差官道。正爲沐都督去出征。暫且回去的。那知撞着他。世威道。既然如此。何不逃轉沐家。倒又跑往那裏去。(唱)差官笑道兄須聽。(自)自從不見之後。(唱)沐府倉皇遍處搜。半年來翻轉地皮尋不見。直到了公爺得勝轉皇州。方纔訪著真消息。(自)原來又被一個內閣中書名喚張綵。(唱)路上相邀好好留。瞞着

外人私取樂。公爺發惱氣沖牛。登時趕到張家去。打得他壁倒牆坍沒處修。搶出無雙爲實據。要擒張綵肚腸抽。到後來不知聽了何人勸。一霎時火冷烟消竟罷休。這位高徒張起鵠。包荒更有大來頭。右軍都督寧羌伯。爲愛人才標下收。沐都督縱有威風無處使。眼睜睜只好看驢囚。(白)今年鄉試。恰恰又是瞿督爺做了主考。竟把他中了解元。張起鵠十分得意。拿穩著明年狀元。也是他的。世威聽了。駭異不已。撇了張起鵠。到問起白無雙來。說如今可還在沐府稟住否。差官笑道。說起這白無雙。他的把戲。竟越弄越大了。說起要嚇壞了人。世威道。我從不怕嚇。你只管說來。差官道。小弟也欲與你細講細講。只是此間不便。少歇去到房裏去細談。說完了這些話。纔問世威道。兄此番回京。想是辭了徒弟。不去的了。世威指着瑞官道。這便是小弟所教的杭州張少爺。如今進京去省父。所以同去的。差官聽了。方把瑞官仔細一看。見他衣冠華美。丰度出羣。確是個貴家公子。不覺肅然起敬。拱手說。失敬了。不知公子的尊大人。是何官職。瑞官也拱手道。家君現任春坊贊善。差官道。莫非就是住在沐府中的張老爺麼。瑞官道。正是。差官道。如此張老爺隨駕出巡。不在京內了。瑞官喫驚道。聖駕現往何處。幾時起身的。差官道。聖上因近年來。北邊諸國。叛服不常。地方又多懈怠。城郭不固。武備不修。所以親率文武大臣。往巡宣府大同等處。以令尊高才俊識。也點在隨駕數中。本月初十起駕的。瑞官道。那郭殿下與沐都督。可曾隨去。差官道。郭殿下是去的。沐都督倒不曾。世威道。這便還好。不然又要另尋下處了。(唱)講論一番餐夜飯。少停更鼓動譙樓。差官自轉房中去。何世威記著方纔這根由。隨即跟回來坐下。要問那無雙串的甚花頭。差官搖手稱難說。說起來風化相關事可憂。倘被高徒聽見了。禍根惹起費兜收。世威笑道。真奇了。這等心虛着甚由。一姓張來一姓白。此居西浙彼燕幽。非親非戚非朋黨。有甚相關慮到這一籌。許勇被他盤不過。東張西望像鼠偷油。只得把房門掩上聲如賊。悄說無雙細底由。先進東宮陪太子。又撞着南京王子性風流。同堂講讀剛三月。竟把他來私下偷。七月中旬那一夜。儲君捉破氣難收。拔刀要把無雙殺。

虧得那張老先生苦苦求。纔得放刀分兩處。白家公子大遭差。當時押轉皇親府。皇太子深恨重瞳切齒。仇。直到如今還不睦。這都是沐家小廝叫劉球。他與我向來見好私傳語。我自說便對你說了。聞得這一位張公子與那南京郭殿下。却是那舅之親。必定兩意相投。若被高徒知道了。必怪我私談皇子露陰謀。進京告訴公爺。我這顆喫飯家生難保留。不肯明言皆爲此。並非我弟兄面上使虛浮。世威聽了。驚而且笑道。這也真是把戲了。如今白無雙又作何事業。差官道。他終是年輕胆小。這一嚇回去。就病倒在床上了。如今不知怎麼了。世威聽了。又笑了一回。方纔辭出。差官又再三叮囑。切不可與張公子說。知寧可待他到了京。等別人對他說罷。世威當時便答應了。走到房中。就對這位徒弟一五一十的細說。瑞官聽了。驚得呆了多時。方纔說道。這也未可全信。凌雲這等一個有見識的人。怎肯去做那沒見識的事。或者是他待下太嚴。小人不足。所以在太子跟前。搆陷他的。也未可知。世威笑道。拔山蓋世英雄。溺此亡身喪國。綉口錦心文士。因茲敗節墮名。這兩句是司馬公時常念誦的家訓。你難道不記得了麼。瑞官只是搖頭。又叫張福來問。張福道。小人雖跟着老爺。這些事。影也不知。如今少爺也不必疑惑。只要到了京中。等老爺回來。問他一問。就知端的了。瑞官道。既倒京中。那裏還等老爺回來再問。我要先到沐家。尋着白如玉。親口問他。世威道。問了出來。你難道好去問他的罪麼。瑞官道。問甚麼罪。不過聽聽旁人的說話。是假是真。凌雲的爲人。或邪或正罷了。講論多時。方纔解衣安睡。那邊許差官。因有公事。五鼓起身。是這裏房門尙閉。不及告辭。上馬去了。世威等起來略遲。女眷們梳頭洗臉。又耽擱了一回。纔喫點心。忽見陰雲四起。落下雨來。世威料道不能上路。就吩咐家人。慢些打捲行李。等晴了再去催車。張福答應而去。兩位小姐。依舊住在內房。張瑞官急欲進京。見這雨落得連綿不住。心裏好生煩躁。停一回。送進飯來。瑞官問店小二道。你這裏可有甚麼會唱的婦人。叫一個來與我解悶。小二道。少爺你年紀甚輕。就歡喜婦人陪酒的麼。這裏婦人雖有。只怕這等大雨。未必肯來。俺們店裏倒有一個標致小官。只得十三歲。唱得好清曲。吹得好洞簫。又會穿着女衣。與客官陪

酒作樂。少爺可要他麼。瑞官笑道。這也更加妙極了。你快去與我叫他來。店小二答應一聲。如飛奔去。不上半刻。果然領進一個小廝。身着女衣。手拿檀板。絕似女子模樣。走上前來。打了一個半膝。立起來站在一邊。瑞官再把他細細一看。怎見得他的相貌好處。有西江月爲證。

綠髮明欺黛色。朱顏豔奪桃花。盈盈秋水盼橫斜。鬥巧蛾眉如畫。纖指自同春筍。凌波不羨弓鞋。清喉唱徹浣溪沙。疑是西施未嫁。

（唱）張靈雀 最希奇 看了此童貌不低 一事無成心大悅 師徒對面坐東西 命他不肯將身坐 伶俐歌童百事知 問了姓名先送酒 口稱公子叫何爺 張郎也把他來問 姓甚名誰住何方 童子回言身姓

鮑 家居福建喚貞兒 恍若雕梁鳴紫燕 手內忙將拍板攜 開小口 露銀犀 婉轉姣喉唱曲兒 說完方始身歸坐 還如綠柳囀黃鸝 輕蛾半斂增妖態 俊眼低垂似有思 曲罷一聲檀板歇 餘音嫋嫋令人

迷 張郎喜極連聲贊 一口而乾放酒卮 就把碎銀揸一把 約來十兩有多餘 賞他代作纏頭錦 童子心歡不用辭 叩謝收藏重把盞 春生笑臉更丰姿 少停飯罷殘肴撤 張瑞官人大有癡 還叫他坐在房

中休出外 清茶當酒唱歌詞（自）鮑貞兒見逸少是個豪傑性格也是十分歡喜加倍趨承唱了一回又坐着閑講。何世威問道。你既是閩中人氏。怎麼小年紀就到這裏來。既有了這副面容。又會彈唱。如今住在這村店裏。有

何出息。何不還到家鄉去住。生意必然還要好些。瑞官笑道。再不然倒是跟我進京去罷。若只管在這裏。與那一班山東蠻子混帳。我也替你不甘心。貞兒大喜道。若說這生意。我也不是情愿做他的。正所謂出於無奈耳。實意原欲

進京。少爺若肯帶挈。我也情願跟隨。若到了京。盤纏喫用。一一算還便了。何世威道。這到不論。只恐你來歷不明。我們不便帶你。你且把出身根脚細細說來。再待我們定奪。貞兒道。這有何難。我就說個明白便了。（唱）若然把我根

源問 說起來時也不低 我父文忠人盡曉 醫家國手有名馳 門樓大 有家私 僕婦成羣大小妻 三

個哥哥皆嫡出。我爲側室庶生兒。出胎享福人人贊。愛惜渾同掌上珠。不幸去年娘死了。父親出外遠相離。家中嫡母真兇狠。把我降磨當小厮。要報從前多少怨。朝朝打罵勝凌遲。饑無食。冷無衣。磨得來骨瘦如柴只剩皮。要死不能生不可。虧得我嫡親外祖最心慈。乘空帶我同逃走。送到京中付與爹。不料命窮該受難。中途又被賊來欺。盤纏衣服都偷盡。正是初春寒冷時。外祖年高遭急壞。就在這店中一病竟歸西。可憐舉目無親戚。典當鋪程破舊衣。就將買棺成殮了。越弄得伶仃孤苦病難移。一身流落招商店。肩不能挑手不會提。只有娘親生在日。曾經教我唱歌詞。無可奈。且支持。唱得錢來救肚飢。夜裏難逃伴客睡。雖然錢帛趁些微。日常只有零星用。又沒恩人肯帶攜。混過光陰將一載。父親京內幾曾知。時時打算毫無策。天幸今朝遇少爺。若果仁心能帶我。我今情愿把鞭提。相隨同到皇都地。尋着爹爹有靠依。免受飢寒與恥辱。此恩此德與天齊。童兒說罷雙流淚。驚了英雄何武師。大笑抬身連跌脚。張郎坐上也稱奇。開言便問貞兒道。若果文忠是你爹。我等與他都認得。果然是個有名醫。說來料想言非假。同到京中便曉知。自世威道。此事今夜不能作准。且待商議起來。貞兒發極道。少爺既已應允。還有甚麼商議。我今就去收拾鋪程。今晚就搬到這裏來住。明日天晴了。好一同起身。說能不等瑞官開口。竟如飛的跑了出去。世威埋怨道。既是鮑文忠的兒子。可知這老賊奸惡異常。所以天也要罰他些眼前報應的。少爺你要提攜他則甚。瑞官道。鮑文雖惡。我們也不會喫他的虧。況且聽這小兒說得可憐。我就行些方便罷了。那裏不多用這幾兩銀子。世威道。銀錢事小。只怕那老子是個中山狼。掉轉頭來。倒咬我們拐騙了他的兒子。便怎麼處。瑞官笑道。師父你也太小心了。我不要他感激。就諸事完了。他若開出這等口來。我不會劈面一掌。打得他年記生日多忘記了麼。世威笑道。說得有理。你意已決。我也不好阻攔。由你便了。張福在傍道。小的還有一說。這個孩子若果帶到了京中。若被老爺看見。只怕不肯放他回去哩。瑞官道。胡說。老爺一向正經。女色也從不會沾染。怎

麼倒會好起男色了麼。(唱)張福開言掩口笑 少爺猶自未曾知 老爺近日爲人變 不比當初家內時 搬到沐家方半月 就與那無雙交好勝夫妻 出奇異相將他愛 吩咐之言句句依 這個孩童容貌好 雖然不及白家兒 看來也會勾人魄 老爺呵好比狸貓慣吃鷄 見面之時馬肯捨 必然又要與他嘻 還弄倒舊人喫酒相爭鬧。(白)少爺呀。(唱)你不要熱了心腸惹是非。(白)瑞官聽了拍案大怒道。你這該死的奴才。既有這等事情。何不早說。昨日問你。你還推說不知。此刻我已應允了他。你又來多講。(唱)況且老爺隨駕出 我今帶彼到京師 何須等到他身見 要你心中瞎算思 張福見他發了惱 嚇得個悠悠縮退靠牆西 外邊恰好真兒到 收拾了一副鋪程幾件衣 身上女裝都換過 進房坐下笑迷迷。(白)瑞官又對他道。你既是良家子弟。又與我全年。以後只要與你做個平輩稱呼便了。貞兒大喜。敍起生日來。還比瑞官長了四個多月。又不敢稱他爲弟。只好稱爲世兄。就把何世威叫了師父。世威又問他道。你父親在京行醫。必定也有住處。你可知道否。貞兒道。父親信上說。在表兄張綵家作寓。我雖不認得這個表兄。料想訪問得出的。世威道。就是那內閣中書張綵。我們都也認得。他到了京。我送你去就是了。講論之間。又吃了夜飯。家人放開鋪蓋。閉上房門。打點睡覺。(唱)貞兒便把張郎問 我與誰人共榻棲 逸少聞言生一笑 我和你身材彷彿貌依稀 年輕未入風流調 一夜酣眠到曉鷄 虛度良宵何所益 莫如陪伴我家師 憐香惜玉真爲最 與你同眠正合宜 多謝連聲何教習 我身若在少年時 這椿買賣真投合 不待俺家口內提 無奈如今年記老 長齋喫了兩年餘 風流解數全忘却 夢裏從來也不思 莫若各人尋睡覺 休來混帳口噴蛆。(白)貞兒笑道。儘到你們是我的道理。既然你們不要我。就獨睡何妨。(唱)當夜無言都睡了 來朝五鼓曉雞啼 下床梳洗推窗望 雨止雲開日色微 大衆欣然開口笑 鋪程打捲不延遲 算清飯鈔重登道 這時候海內昇平盜賊希 現有武師爲護衛 平常竊盜與偷兒 觀風望影先逃竄 一路平安馬不嘶 兩位姪娃車內坐 逍遙猶勝在家時 閑觀夜景心神豁 忘

了風霜涉路岐 更有那善與人交張逸少 不分貴賤與高低 把一個貞兒看待如朋友 鮑四官人也不知
俏麗形容因像母 尖鑽性格父風遺 眉頭眼角都知道 湊趣逢迎最健脾 講到詩書他不懂 若言唱
曲更投機 更兼舉止多狂蕩 言語輕鬆善笑嬉 除了瑞官天不遜 惟與那世威兩下慣調皮 喜時節
近身軀 搭背勾肩膀上騎 師父師公胡亂叫 詐他相請吃東西 惱時吃了三分痛 頃刻裝腔變臉皮
瘟賊瘟囚隨口罵 巴掌亂打扭鬚鬚 幾乎混殺何無敵 無奈他身是小廝 不便與他同見識 倒只好任
他作耍任他欺 每常私對賢徒道 這個童兒出衆奇 不愧鮑文留下種 好淫業報果無疑 我雖不像他
刁惡 好色貪花信有之 目下收心知已晚 幸虧妻死也無兒 與其報應當親眼 潔淨還甘沒有兒 免
被衆人常說笑 威光殺盡墊頭皮 張郎笑道休誇口 師父曾經對我提 八載之間年尚少 與一個廣東
妓女有情私 閉門不許他人見 獨占春風第一枝 腹內懷胎三個月 兩相誓約要爲妻 烏龜不願乘空
走 拆散鴛鴦兩處飛 此女料來回本籍 若然產下背生兒 焉知不落娼優內 依我還該費力些 尋取
回來方算好 不然也要受人欺（自）世威道這又差了。我若把他尋了回來。怕日後做些歹事出來。依舊倒了我
的威風。削了我的面皮了。莫若由他。那管做了賊屁龜奴。別人還不曉得。是我何世威的骨血。我又省了許多氣惱。
倒不乾乾淨淨麼。瑞官笑道。這等乾淨。也是掩耳盜鈴。騙騙自己罷了。只恐怕後來狹路相逢。弄出自食其肉的故
事。就更不妙了。（唱）戲談要算瑞官高 說得師尊滿肚焦 閉口無言重上路 曉行夜宿去滔滔 一朝喜到
京城外 日落西山夜色蕭 車馬仍然投飯店 師徒商議到來朝 進城先把房東見 好等他收拾園亭把
客招 姊妹雙雙惟聽命 大家安歇過今宵 來朝絕早張郎起 梳洗更冠又換袍 吃了點心忙上馬 家
人張福薜氈包 兜彎取路匆匆走 果然是千古皇都景物饒 城郭恢宏兼壯麗 巍峨樓閣聳重霄 住居
半是王侯宅 來往均多文武僚 車馬喧嚷行不絕 紅樓翠館沸笙簫 聞名久矣今方見 不枉前來走一

遭（自）行了多時。方到沐府門前。果是軒昂富麗。更比別家不同。張福是門上人認得的。連忙接了名帖。進廳通報。其時駙馬也隨駕出京去了。沐都督恰好在家請客。還不曾坐席。忽見門上稟說。杭州張公子到了。就不勝喜歡。接帖看時。只見帖上寫着。年家眷晚生張雋頓首拜。吩咐快請進來。家人奉命而去。又對衆官道。聞得這張公子。丰采絕倫。與郭殿下愛如手足。南都有雙鳳齊飛之號。今日難得諸公在此。也好認識認識他。李東陽道。如此說來。貴府中又添一位無雙矣。衆官聽了。一齊失笑。於是大家都留神看他。不片時門上請了逸少。從正門內一直走進二廳。貼對衆官。看得十分清切。你道怎生打扮。有讚爲證。

頭戴嵌寶金冠。輕籠細髮。身穿紫綃圓領。洒綉團花。素絲縑。寬繫沈郎腰。朱紅履。恰稱何郎步。面疑玉琢。口似塗丹。眉橫積翠。朗朗然目若明星。耳墜玄珠。稜稜乎鼻如懸胆。矯似雲中白鶴。飄同天半飛霞。風流秀雅。具烏衣子弟之姿。顧盼俊雄。有湖海元龍之氣。果然是秋月爲神玉爲骨。豈若那芙蓉如面柳如眉。若教靈雀比無雙。却似春花對秋月。

（自）衆官看了。都暗暗讚道。果然名不虛傳。好個驚人的品貌。沐都督慌忙迎到塔下。瑞官料知他是主人。彼此謙遜進廳。行了賓主之禮。只見許多貴客拱立而候。免不得一一問了姓名。作過揖。方纔坐定。沐都督道。世兄到此。令姊還在那裏。令尊護駕出巡。世兄可會知道否。瑞官道。晚生在路上便知了。幸聞都督留守在京。故卽斗胆輕造。家姊此刻還在城外寓中。沐公道。小園已打掃多時。儘堪住客。令姊既在旅店。某卽當遣使奉迎。瑞官稱謝了一聲。意欲過去看園。又見賓客絳集。不好啓口。只得喫了茶。便起身告別道。老都督此刻宴客匆忙。晚生不敢相混。且暫回寓所。待傍晚時。與家姊並婢僕等一全進城便了。沐公攔住笑道。某與令尊。忝稱至好。世兄何必講這客套之言。現已到來。便是一家人了。有甚相混。某素性最是樸實。必要留世兄在此小飲數盃。聊代洗塵之設。至於小園之內。臥室廚房。皆請令尊點定。只要差人去接了令姊來。就好進內安頓。何必世兄親行說罷。就叫兩個家人。全着張福快

去接了小姐來。園中已有兩名僕婦儘可陪伴使喚。少爺在此飲酒。席終了我送他過去便了。(唱)逸少見他留得緊。若然苦苦脫身逃。却不被衆官笑我無官禮。只得是回身重復坐金交。吩咐家人依着去。沐公歡喜笑聲高。此時賓客皆齊集。值日家僮進酒餚。定席之時依爵位。尊卑不敢亂分毫。原該李相來居首。他只爲張郎初到住居遙。又見他言詞敏達人清俊。竟不敢挾貴矜奇照舊條。再四推他居首坐。張郎暗地想心苗。莫非道我無知識。故意謙恭相戲嘲。你既相推何必懼。不妨僭了衆紗貂。衆貴人見他脫洒居然坐。不像無雙太軟條。料必有才難小覷。盡與他致恭盡禮當官僚。一邊講論邊庭事。因曉得張老先生量最高。料想佳兒能肖父。一個個殷勤相勸奉香醪。好一位雄才巨眼張公子。並不裝腔做作喬。接盞便乾隨箸敬。千觴萬斛不推敲。猜枚說令皆其善。談吐風流出俗囂。滿座公卿俱大悅。直飲到硃砂一點下山凹。方纔席散相辭去。大半沉酣不直腰。坐馬而來乘轎轉。主人也是醉醺醺。只有個張郎留量還清醒。坐看廚夫撤酒餚。(白)張福見席終人散。方上前稟道。小姐已到園內多時了。沐公聽說。就把瑞官領進廳後。開了便門。穿將進去。原來此園就在牆門的左首。買別人家現成的。另有園門。通着街上。沐都督還有一座大園。所以不來轉動。(唱)二十餘年空在此。而今方得住多姣。張郎入內周圍看。花木凋零樹影高。曲徑迴欄皆白石。池塘積水駕長橋。書軒臥室皆精緻。更有廚房共馬槽。內眷已經樓上坐。樓居最後勢凌霄。樓前一帶爲堂室。左右廂房對面朝。天井極寬花木盛。天井外中門一座甚堅牢。此門一閉分南北。內外懸殊可避囂。地步不多皆合款。連籠緊稱有規條。張郎看罷心歡喜。致謝公爺先代庖。都督笑言真小事。還防穢污屈英豪。若世兄不嫌房主多愚陋。不拘時過舍閑談解寂寥。(白)逸少爺拱手應命。其時何世威也在園中。他與沐都督向來熟識。也來相見了。敘過一番闊別之言。吃了幾盃茶。沐公爺方纔辭去。瑞官看那中門外面。就有一帶書房。兩邊是臥室。床帳皆全。就請師父在東邊居住。自己安歇西首房中。後有三架小軒。

就與貞兒住了。家人張福。另有廂房安頓。監廚養馬之輩。皆是沐都督分撥過來的。還有兩婦人在內房伏侍。行有序。竟如一分人家。張公子甚覺安穩。喫過夜飯。就走到後樓。與着姊姊商議。取出一箱帶來的禮物。分爲兩處。緞玉杯詩扇名畫等物。着家人捧去。送與都督。杭綾越錦香佩翠花之類。叫養娘拿了。送與夫人。沐都督不是貪財。真算老實。一齊受了。隨即送過寶刀二口。駿馬一匹。明珠百顆。金釧二對。以爲答敬之意。(唱)瑞官又與師商議。明日排筵把主邀。自點菜蔬開了賬。廚房領去一齊包。來朝早起多忙亂。海味山珍烹飪高。張福家人傳帖請沐公應允不須邀。便同張福來園內。逸少相隨曲着腰。飲過香茗隨入席。沐公正位向南朝。師徒左右相陪奉。共賞芙蓉色未彫。把酒清談無外客。都督見瑞官氣骨甚雄豪。青年早發真無愧。信比尊翁百倍高。如此之人能有幾。豈堪當作小兒曹。有心結納深相契。便與他快飲雄談論六韜。心有所思何教習。坐聽半日口難邀。就把那無雙之事將他問。沐都督料得新聞已遍謠。何必偷鈴還掩耳。一聲長歎把檯敲。從頭至尾分明說。可憐他從幼行爲並不佻。壞在死囚張起鵠。更兼其母怪妖嬈。開端啓釁將他害。我今說起便心焦。未除狗賊難忘恨。倒不如把你名師代抵銷。(唱)世威笑道。這個都是自己不濟。不要怨恨別人都督道。怎麼倒是不濟。世威道。你當初花錢費鈔。養白進忠一家。方纔換得這個孩子。却又畏畏縮縮。不敢損傷。既是不敢傷他。又不能做攔花的玉檻。護花的金鈴。依舊要被家人攀折。到紅殘綠萎。還要自己陪着工本。去修飾他。如今張起鵠現在京中。又動也動他不得。若要把我抵罪。真叫做怕強欺弱了。豈不是自家不濟麼。瑞官接口道。這張起鵠果然可恨。老都督何不上緊處治他。沐公道。他有那瞿開業。做了靠山。一時竟處治他不得。明年會試。我若是做了總裁。必不許他再中。老世兄才兼文武。若要中個會首。到也不難。世威道。多謝多謝。你取他做會元怎麼。決不是想他銀子。大抵又起了歹心。他却不比白雙慶。不肯上當的。瑞官不覺大笑起來。沐都督氣不過。也笑道。世兄不要睬他。他說的通是本心話。自己便是這等的心腸。當初在京。每每看見人家子弟生

得俊秀。使出許多銀錢。買囑人家親友。引薦進去。做教師。焉知今日跟着世兄。又是甚麼主意。世兄你若能有見識。趁早算清了工錢。打發他走罷。世威大笑道。這又是鮑文忠的故事來了。幸虧我家少爺。於是非曲直。一概不聽。你說也徒然。大家說笑了多時。沐都督直吃到大醉。方作別而去。(唱)張瑞官送客回身天已晚。脫除正服換輕袍。

紗窗掩上燒紅燭。何武師立在燈前看寶刀。逸少手擎茶一盞。滿心不樂坐金交。思想着前番纔到山

東地。就聽那姓許差官說話。喬我到心中還不信。只當是含沙噴血小人謠。那知今日真情見。(白)據沐

都督說來。凌雲住在宮內的時節。(唱)委實相親這小妖。我想他自出娘胎多異相。奇唾美譽冠當朝。聰明

智慧何須說。痛絕浮華不與交。舉動般般遵道學。自謂與程朱孔孟可同曹。見了個豔妝女子心先恨

(白)說怎麼。離遠數十步之外。(唱)還有穢氣腥風撲鼻飄。半個人兒無合式。就是我常常還被責輕佻。只

因張綵杭州事。曾受你三四更天惡絮叨。比着爹娘還利害。臉兒翻轉像冰窖。說怎麼既認他人休認我

嚇得人胆落心慌魂也消。滿口招承千萬錯。至於下跪苦求饒。方纔得你心歡喜。又被那張綵傳詞信

口嘲。彼時節並不生嗔懷恨者。一則來奸徒之辱自家招。二則爲你身待我如親弟。從不作輕薄胡言戲

與調。父母堂前皆信得。舉頭可對日昭昭。仇家謗毀何爲恥。因此上不避嫌疑愿結交。你又說屈受人

譏無可解。只有個終身守正志堅牢。絲毫不作邪淫事。出脫你名聲把口孽消。再不料身到皇宮方數月

就好像投生轉世換胎胞。奇才異志都湮沒。色胆淫心長幾條。若說在婦女之中有甚事。也還拍不着我

胸腰。偏偏依了旁人口。弄假成真拘我的梢。(白)更可恨者。你平日言談舉動之間。每說得這身體髮膚都像

金珍玉貴。那知爲了這怪物。(唱)就把那身軀性命比鴻毛。無天無地無王法。履險臨深做這把刀。蓋世英

雄做了愚賤事。難怪乎皇宮平地起波濤。奸邪敗露諸人見。辱沒煞頭戴金冠着蟒袍。位重名高王義子

堂堂面目那邊朝。你便是人前輸却千金體。被底贏來一段騷。恬不知羞無懊悔。但是我聞議論鬧抄

抄萬分可惜奇姿品。倒在這織兒手內糟。這便是彈雀捨珠真不值。還恐怕禍根種下必生苗。枉却了從前對我諸般話。那曉得不上多時翻了招。是這等蛇尾虎頭無信行。全不想世間不少美兒曹。茅廬初出能如此。見面之時就不饒。再到那年紀長成識見廣。焉知不做石灰包。若然再與你親近。却不是熱鬧之中湊個淘。非但傍人都信煞。我自連我也難辨你。心中看待孰低高。從今不上伊行當。及早收篷斷絕交。你既食言先負我。我今絕你豈情梟。還要等這兔兒病好瞧瞧看。到底容顏怎樣姣。自更可怪者。爹爹一向也極是正經。怎麼竟把這兔子當做寶貨。都是世間奇絕事。難道那無雙是個吃魂妖。越思想越心焦。茶杯陡向桌間拋。吃驚回首何無敵。兩眼睜睜把徒弟瞧。伶俐之人心已覺。暗想他日前說得甚輕飄。如今訪得真非謬。可也生噴沒法熬。自欲待說笑他幾句。又怕他欺不着東瓜欺附子。先把我教師霉做一團糟。莫如不說由他罷。樂得平安免氣淘。半晌默然皆就寢。一宵過了又明朝。自飛香小姐意欲認認沐家內眷。請兄弟進去商量。瑞官說道。房東有此盛情。姊姊原極該過去走走。小姐大喜。遂與淡烟換了衣服。步下高樓。先着僕婦前去叩門。通報一聲。夫人聞報心歡喜。更有那一衆姨娘與致饒。蓮步趨踰齊出接。珮環聲遠麝蘭飄。直接到畫堂深處方行禮。彼此謙辭笑語嬌。婢女連忙呈玉盞。香茶上品貢尖毛。自一茶過後。又請了公主出來。飛香欲行朝拜之禮。河陽公主已知他是義弟的夫人。怎肯倨受他的大禮。兩下推遜了多時。依舊還行了敵體之禮。然後淡烟也一一見過。禮完次第皆歸座。姊妹雙雙俊眼飄。細認堂前諸女眷。胸中暗暗品低高。黔國太正夫人。道是年高未五旬。骨重肌肥容有福。修眉佛眼相慈仁。言談舉止皆和藹。滿面春風最可親。大抵爲人多厚道。方能夠滿房侍妾廣兒孫。河陽主貴非凡。二八青春正妙年。綉服宮裙垂玉帶。雲環霧鬢擁金冠。龍胎鳳種言非假。國色天姿出自然。聖德君王仁淑后。料應生女亦幽嫺。再看那衆嬌娥。小者年華二十初。大者不過三旬外。一個個

新妝豔服着綾羅 織腰長腕身材俏 杏臉桃腮畫曲娥 位列偏房休論體 單取他柔聲媚語態婀娜 真
家姬妾名無忝 恰正好花底彈箏月下歌 更有那幾位年輕姣小姐 盡生得胭脂捏就粉團搓 果然不愧
皇家戚 滿眼繁華富貴多 賢姑媳 衆娥娘 也把千金看細詳 問道芳年纔二七 禮儀出衆甚端方
大家風味顏如玉 日秀眉清雅淡妝 態度柔和還穩重 神情文彩却飄揚 言雖寡發猶多致 笑可傾城
舌自香 吳西子 漢王嬌 古來美女可相將 不沾脂粉絲毫氣 白璧明珠放寶光 好一副伶俐風流才
子派 絕不似妖嬈稚弱女兒腔 直壓得千花萬卉無顏色 國秀推尊孰並行 天賜重瞳爲配偶 前生已
種福無疆 何家女 最蹊蹺 雖然年幼也垂髫 容顏俊俏原非蠢 可惜金蓮竟未包 槍棒風家渾不脫
輕盈軟款沒絲毫 一團武勇身材健 背厚腰圍凜凜高 直比那矮小之人長半截 分明是個女曹交
料來氣力多勇猛 雖只烏鴉在鳳巢 骨相生來天地遠 看來便不像同胞 (自)當時絃過幾句寒溫 小姐就
起身告別 沐夫人那裏肯放 一把攔住 備席款留 這也是貴家常事 不必細表 且說師徒兩個 在着園內 喫過了點
心 (噫)世威因有諸相熟 闊別離開數載遙 既已回來須拜望 更衣出外轉周遭 貞兒一路傷風冷 睡
在房中像死貓 僕婦看房都在內 張郎獨坐好無聊 當時吩咐家人去 整備花驄出後槽 衣服隨身原
俊雅 提鞭挾彈上鞍轡 出國游玩皇都景 張福前行領路跑 身伴銀錢供撒漫 買茶買菓買香糕 乞
兒相遇真交運 大把搶來地上拋 熱鬧場中觀戲法 清閒地上打飛雕 金丸出手無空過 百尺雲端墜
羽毛 引得那街上行人驚又喜 都說道誰家公子俊丰標 挨挨擠擠跟來看 險些兒胡同塞滿不開交
馬上張郎心大悅 直走到時當正午腹中枵 方纔打點歸家去 勒轉絲韁近路抄 約莫行來將半里 忽
聽得有人在側喊聲高 高聲只叫張公子 逸少聞呼舉目瞧 見一個坐北牆門高且大 滾球獅子盡花雕
一人立在塔沿上 鴨嘴方巾黑緞袍 矮胖身軀無六尺 線邊鬍子順風飄 皮膚醬色團團臉 大眼濃眉鼻

酒糟。這副賊形容易認。連忙勒住五花驃。自這個人又叫道。張公子久違了。瑞官道。足下可是福建鮑先生。鮑文道。然也然也。公子倒還認得我麼。瑞官道。先生既認得我。我豈不認得先生。鮑文笑道。別來三載。公子的尊容。長得愈加標緻了。鮑某在街上相逢。一時也記不起。直跟下三里多路。纔得想將出來。請問公子幾時到京的。瑞官道。就是前日。鮑文道。原來如此。這裏便是舍甥張中書的住宅。他與公子別後。想念甚深。此刻恰好也在家裏。請公子進去談談。瑞官道。我今日以游戲出門。衣冠不整。不好進去。還是過一日。特誠來拜望他罷。鮑文一把扯住道。說的甚麼話。他與你是一向之交。何必還拘些小節。若是過門而不入。他要怪你的。瑞官想道。我原要把他兒子還他。就進去談罷了。張綵也沒本事奈何我。鮑文又說。快請下馬。快請下馬。瑞官只得跨下馬來。叫張福帶了在門前侍候。自己與鮑文全進廳來。鮑文道。公子請寬坐。等我去叫外甥出來。唱一頭說。便回身。滿心歡喜進屏門。猶如綠水烏龜樣。兩手齊划急急奔。進了書房連氣喘。開言說與老賢甥。你今好事從天降。快快穿衣出外迎。張綵聞言忙立起。自說甚麼好事到了。唱莫不是無雙又把我來尋。鮑文笑道。真獸子。還想輕狂白秀峴。他在皇宮多受享。半年快樂伴儲君。猶然不足風流願。又與重瞳通了情。真弄到兄弟爭風遭逐出。如今回轉沐家門。得知又與何人睡。不必將伊挂在心。自張綵道。既如此。還有甚麼好事。鮑文道。我在街上回來。撞着一個騎馬的孩子。生得異常俊秀。衆人都不認得他。我跟他半日。方纔想着就是杭州的張瑞官進京來了。恰好走到門口經過。被我拉進來的。現在廳上。豈不是一天喜事麼。唱張綵聽他如此說。只覺得半身骨節冷如冰。洋洋坐下金交椅。閉目搖頭嘆幾聲。軟弱無能如玉子。尙然不得久相親。杭州小子真好滑。三載之前費盡神。香氣不會聞半點。貼他苦惱又担驚。如今來也成何用。難道好捨了殘生再去拚。莫若回他休見面。免教又受禍殃星。自鮑文道。吓吓吓。你終久是嫩生。還不會曉得那些偷情的經緯。一味只貪容易。怕受艱難。殊不知男女情性。總是一般。大凡容易上手者。不過水性楊花。所以也容易撒手。

卽如白無雙是也。若像張瑞官的脾氣。不易與人親近。到底是個愛臉面的小官。若能夠弄上了他。便始終如一。也不肯輕易斷交的了。你可明白也否。張綵道。這些情理。我豈不知。無奈上年費了多少的心機。枉然無益。如今還有甚麼想頭。鮑文道。從前原是我差。只用那幾樁緩法。所以不能依算。今日我有一條急計。只用一服朦汗藥。放在酒裏。把他迷倒了。任你將他搬弄個暢意。到他醒來。已是生米煮成熟飯。怕他不心輸意服的。與你結交。然而也要你情願的。若果不願。我也不來勉強。張綵聽他說得天花亂墜。方纔笑起來道。既是這般。我豈反有不願之理。就去見他便了。(唱)當時立起重修飾。舉步飄然出大廳。未到屏門先啓口。一聲賢弟宛如親。張靈雀聽分明。他不便了。(唱)當時立起重修飾。舉步飄然出大廳。未到屏門先啓口。一聲賢弟宛如親。張靈雀聽分明。不免抬身下位迎。相見相呼同見揖。依然笑臉最殷勤。彼此東西來坐下。小使忙將玉盞呈。一面飲茶談闊別。自從前歲在杭城。爲兄待你何差錯。不知你聽信誰人變了心。賺我出門私遁去。我身追趕到南京。又被你一封書信將人絕。提起來時也疼心。說甚麼向日交情原是假。神前誓約豈爲真。從今不復稱兄弟。總使相逢是路人。氣得我一暈幾乎歸地府。叫神叫佛總無靈。含冤抱屈無門訴。屈指三年恨不平。只道今生無會面。冤仇報復擬來生。誰承望。到如今。你也回心上我門。莫怪我見面就開埋怨口。你今且去細思尋。半年相好真兄弟。一旦如何斷了根。山水相逢終有日。可該背上負黃荆。哈哈一笑張公子。你口單單說別人。自己喪心全不講。須知我也還記得碧波清。若還論起伊家罪。盜賊還須勝幾分。殺了頭兒不算數。鬼魂還要問充軍。鮑文聽說心慌了。霎眼擠眉叫外甥。舊友重逢真樂事。這些前事總休論。只宜講些開懷話。擺酒相留是正經。願你們從此和諧原似昔。百年聚首永無更。(白)瑞官道。還是鮑先生說得有理。但此時日將過午。其實腹內空虛。若有現成中飯。便叨擾一頓。倘要備起酒席來。我却等不及。就要去了。張綵笑道。既然如此。就用一餐便飯罷了。鮑文道。妙極妙極。這纔像脫套相知。說罷。又跑出來。吩咐門房。先把張福留進去喫飯。然後回到廳上。催促公子。就請到裏邊去。瑞官暗想道。這老賊鬼頭鬼腦。

格外殷勤。必定不懷好意。我且把他兒子攔過一邊。先做了些準備。再講。當下只推解手。走出庭來。身邊取出一粒丸藥。名爲醒酒還魂丹。乃是何世威所授。能解楊花濛汗藥。預先食在口中。再解了手。(唱)回身依舊裝歡笑。張綵相邀入畫屏。直到書房同坐定。現成中飯早排成。雖然幾品家常菜。色色新鮮味也精。酒滿銀壺香撲鼻。中書把盞自家斟。三人共桌無他客。書院清幽更可人。張綵又將賢弟叫。既然前日到京城。令堂令姊同來否。寓在何方那一門。(白)瑞官道。老母因家事繁冗。不能脫身。只與家姊一同到此。寓處就是沐都督家牆門左首。這座小園。兄若空閒。也請過去走走。張綵道。不消吩咐。明日定來。但那沐震遠。是個邪路人。你寓在他家。必定要與他相熟。盤桓既久。就要被人得知。譏誚出好話來。殊覺不值。還是別尋下處罷。瑞官笑道。天下的人。邪路到你。也就穀了。要你再邪些的。料也沒有。我生平不怕譏誚。與你也尙且相熟。何況沐震遠乎。張綵道。既然如此。你就去與他相熟罷了。與我無干。也不來管你。(唱)說罷三人皆大笑。瑞官又乃問奸徒。料然寶眷同來此。我和你既認同宗手足稱。伯母尊前該見禮。還須奉候嫂夫人。並問令妹年還幼。可要登堂共認親。張綵回言前月底。方纔遣使去相迎。若然到此何須避。來往通家是禮應。彼此閒談將半晌。約來吃了酒三斤。瑞官放盞纔拿飯。老鮑連忙掉轉身。(白)在小使手裏接酒壺。假意揭開蓋兒一看。就將濛汗藥放在裏邊。隨即蓋好。說道。還有一杯。請公子竭壺了罷。(唱)說罷抬身篩在盞。聰明逸少已留心。看他賊景先知道。接過杯來幾口吞。細辨酒中香味別。小廝隨把飯來盛。真刁惡。舅和甥。暗暗顛頭四眼睛。看看他一碗飯兒剛下口。眉垂眼閉已昏沉。一聲醉也身軀仰。飯碗叮噹落在塵。張綵心歡難細說。鮑文立起擄衣衿。低低說與賢甥道。你怕艱難事不成。今日如何還弄倒。區區妙法豈無靈。饒他武勇張靈雀。有翅難飛上碧雲。我把他抬去房中先放好。你須要飽餐戰飯足精神。下馬威務須殺到他投服。我在旁觀也快心。喜極中書連聲諾。那曉得瑞官原是假昏沉。口中不語心中想。任你烏龜自費能。想扁頭

兒如做夢。消停看我虎翻身。管教打破烏龜殼。問你如何法術靈。老賊癡心還不曉。忙忙抱了進房門。輕輕放在牙床上。戲着他玉碾龐兒掉了魂。正思量背着賢甥親一口。掀衣再解綉花棍。豈知天不從人願。忽聽得外面家人報一聲。焦侍郎同曹御史。特來拜望在前廳。大都要把丸方改。請舅爺快出廳。前受禮金。張綵聞言惟跌足。老奸氣得汗淋身。瑞官也是心中火。那個賊官犯病瘟。揀定時辰來作祟。分明天遣救他們。鮑文放手飛跑出。張綵連聲氣煞人。甚麼丸方來要改。誰人希罕受他銀。(自)鮑文道。這也是我失於料理。不曾預先分付門上。回說不在家裏。如今說不得了。都是相熟。你若不出去。他們都進來的。還是你出去打發他們罷。又對小廝道。你在房中伺候張公子。若是醒來。再騙他坐坐。等我們進來再處說罷。就與張綵同了出來見客。偏偏撞着吏部侍郎焦芳。做人最是討厭。坐下來天南地北。講得高興非凡。再也不肯去了。瑞官裝睡半日。不見他們進來。心裏焦躁道。我等不及了。只索去罷。只是張綵尤可。這鮑文老賊。實在情理難容。我若嘿然而回。可便宜了這老賊了。即使痛打他一頓。也還不足為奇。(唱)家中還有貞兒在。明日須當這等行。這纔是反火回風真妙法。管教氣煞老牛精。思量罷。好歡心。慢慢伸腰把眼睜。坐起身來稱好酒。誰人扶我睡床衾。不知此刻什麼時候。為甚房中冷冷清。小使旁邊忙應道。只因有客在高廳。老爺出外相陪奉。這時候大抵申初日未沉。請少爺坐等片時休性急。吃些糕點飲香茗。(自)瑞官道。我已出來了。這一日。此時急欲回家。既是老爺有客在廳。我也不去驚動他們了。就從角門出去了罷。(唱)口中說著回頭看。忽見那枕畔光華耀眼明。有個玲瓏金盒子。雕花細法巧而精。雖然只得茶杯大。妙手堪誇價不輕。開看之時香簇腦。內放着幾丸細藥滾飛金。想來也是淫邪物。待我拿他去。做情捏在手中呼小使。煩伊說與主人聽。枕邊小盒真堪愛。我把他借去頑頑不用尋。他若是不怕沐雷真大膽。明朝可到我園亭。談談心事開懷抱。專候他來自洗樽。小使看來留不住。連聲是了謹依遵。張郎說罷抬身起。出了書軒過角

門。來到牆門呼幹僕。攀鞍上馬自回程。自停一回。焦曹二人一齊去了。鮑文張綵急忙回進書房。小使細細告稟。張綵只有嘆氣而已。鮑文道。事雖如此。我看他的神情。原也並不怪你。況且把這盒兒擊去。明明有個和合的意思。你到明日。大着膽。竟去走走。看他怎樣一個打發。張綵道。他既約我。我自然去的。這裏商議不提。再說張瑞官回到園內。問知兩個姊妹已從沐府回來。何世威已在房內。見了徒弟。問道。你在甚麼所在。直頑耍了一天。瑞官道。不要說起。真個狹路上撞着了冤家。幾乎上當。遂把遇見鮑文張綵之事。細說一番。又說自家主意如此。師父以爲何如。世威笑道。原來這兩個死囚。還不會心死。這等算計。倒也不差。所謂惡人還被惡人磨了。只是張綵若來見了我。又要害他礙手礙脚。莫若索性做個好人。只說我外邊去了。不與他見面。好讓你們放心做鬼。瑞官道。這也使得。你若不放心。請在那邊聽聽便了。講論一番。然後點燈吃過一餐夜飯。張郎閉戶歸房去。後室之中見鮑貞動問他身子如何會好否。若然熱退也安心。我差僕馬將你送。好往他家見父親。小鮑回言剛出汗。雖然清爽退炎蒸。身軀自覺多疲倦。既已相隨到了京。不在一時忙碌碌。且停數日養精神。好時再去非爲晚。不要躊躇掛在心。自瑞官道。既是如此。極妙的了。貞兒又問道。一日不見世兒。在那裏頑耍。瑞官道。不過望一個朋友。到惹出一場笑話來。貞兒道。怎生笑話。可好說與我聽聽否。瑞官道。在別人面前。竟不好說。若單只與你講講。料也不妨。我年紀甚輕。本來沒有朋友。去年在西湖遊玩。撞着一位姓賈的翰林。年少風流。就是本京人氏。因爲他的岳丈是杭州太守。告了假。特來探親。所以就攔在岳丈衙門。與我湖塘方一會。交談半晌。洽胸襟。從今熟識稱朋友。來往朝朝不厭煩。數月之間方別去。我來京內問諸人。知他假滿先來到。禮合登堂拜一巡。却好他身衙內轉。酒筵留款甚殷勤。我是個直心人。只把他來當正經。誰料狗頭歪肺腑。公然醉後吐真心。胡言亂語渾如屁。要我陪他共枕衾。我聽其言心甚惱。思良動手要揮拳。又看他身材瘦弱難禁受。倘若嗚呼待怎生。無可奈何熬着氣。當他酒話不爲真。身軀灑脫開門走。他尙癡

迷在後跟。說道明朝來看我。若然好事不能成。他身誓不生回去。不上尖刀定上繩。弄得我氣滿胸膛。還好笑。想來可算一奇聞。(白)貞兒笑道。原來有這等事。我想世兄生得這般標緻。別人見了。大凡多要動意的。倒也怪不得他。瑞官道。我怪原不怪他。只是明日再來纏繞。叫我怎樣打發他。所以要與你商議商議。(唱)貞兒聽笑盈盈。與我商量無別論。既是此人多富貴。風流年少又情深。與其性命空交結。何不依他這點心。朋友相歡同枕席。說來却也是常情。誰人好把你行笑。莫怕羞慚只管行。(白)瑞官道。雖然如此。無奈我却不是慣家。終久做不來的。如今還有一個計較在此。他明日若來。必要賴在此間過夜。我既怕他尋死。只好假意應承。到那睡的時節。要你替我陪他一夜。就消除了這宗帳目。但不知你肯也不肯。說罷就把這金盒兒放在床上。道。這是他送與我的。你若肯替我解釋。我就轉送你。做了謝勞。貞兒看了。滿心歡喜道。世兄央我。我豈有不肯之禮。只不知怎生一個替法。瑞官道。這個容易。只要你預先躲在我的床後。我把他騙進房來。就吹滅了火。等我走進你的後房。你便閃將出去。我與你的面貌雖然各別。身子却是一般。只要你不放聲音出來。他那裏辨得真假。貞兒笑道。只怕睡到天明。終久瞞他不過了。瑞官道。這也不妨。他若問你。你切不可說出姓名。等我進來。自然有話打發他去。決不教你乏趣就是了。你只管放心。(唱)鮑四不知多曲折。當時一口便應承。張郎大喜回房內。五鼓敲殘鷄又鳴。梳洗完時衣整好。出來吩咐管廚人。中堂酒席安排候。菜不須多味要精。廚僕應聲忙整備。貞兒床上也抽身。梳頭洗臉房中坐。打點相陪賈翰林。師弟雙雙來演武。明知張綵在衙門。此時不用將他候。早飯完時茶幾巡。然後世威方避去。張郎獨自坐花廳。耐心只把兵書看。等到申牌日漸昏。奸賊方纔騎馬到。打扮得通身華美更超羣。(白)瑞官接進來。相見坐下。張綵道。賢弟酒量最高。昨日飲得幾杯。爲何就醉了。愚兄又被俗客纏擾。不得奉陪。及至進來。賢弟已是回來了。可有些見怪。愚兄麼。瑞官道。我若怪你。何必還要約你到此。只是今日來遲了些。我倒要罰你。張綵道。只因衙中有事。所以耽擱了些。爲兄也自知有罪。莫

說要冒就打也該的。說罷大笑。用過一道茶。早見廚房送酒。家人排了兩把交椅。瑞官請他坐了。張綵問道。你那位幫閒的師父。爲何不見。瑞官道。他有哥嫂在家。昨晚下鄉去了。他若在這裏。我還請你來麼。張綵聽了。說聲造化。吃過了幾杯酒。好不喜歡。(唱)開言又乃呼賢弟。我想你既與重瞳結契深。便應該入地上天同着走。朝朝夜夜影隨形。方能保得長相皎。不使中途有變更。因甚事。戀功名。住在家鄉不進京。以致他寂寞無聊。尋伴侶。宮中鬧出大乾坤。險些性命刀頭送。可有旁人訴你聽。(自)瑞官道。就是白無雙之事麼。我已知道的了。張綵笑道。既然如此。你可曉得。是真的。是假的。瑞官道。那無雙是個有名的兔子。凌雲去近着他。自然真有其事的了。還有甚麼假處。張綵道。你也相信真的了麼。(唱)可見他色膽包天猶勝我。貪歡不顧死和生。他遭打罵非爲辱。單惜你枉把他來當好人。一語片言惟奉教。尤如女子順夫君。身軀自視爲他有。不與他人半刻親。只道兩心常似一。豈知他反味良心。一貪新好神魂亂。舊友拿來撇水濱。此時候你總來京嫌晚了。焉能動手去相爭。(自)瑞官道。凌雲失志。我豈不知。然而你講的也是屈話。難道我真與白無雙一般。又不。要討打。張綵掩着面龐笑道。當初還由你分辯。如今他已是赫赫有名的了。你就辯煞也沒人信你。瑞官道。便爲如此。我也打點與他絕交了。絕了交。別人還要說我甚麼來。(唱)奸徒聽說搖頭笑。我看伊家未必能。見了他來先嚇煞。不比得今朝對我鐵錚錚。聽此言張郎激起心頭怒。拍案高呼兩眼睜。此際不須和你講。凌雲有日自回京。總然你心虛不敢親來看。只要把兩耳提長聽聽清。就曉得我與他身難照舊。絕交之語假還真。中書看見他如此。喜懼交加立起身。(自)連聲說道。是了是了。爲兄原是戲言。賢弟不可動怒。况且絕與不絕。其實與我無干。敬你一杯。陪了罪罷。(唱)說罷滿斟雙手奉。張郎半晌也回噴。貪花賊。好癡心。看見他依舊歡容笑語頻。雖不比軟弱無雙多媚態。可愛他風流俊爽自天生。看之不足焉能捨。漸漸癡迷出了神。地北天南尋話講。淺斟細酌到黃昏。席終不想回家去。半醉裝成酒十分。斜靠屏風迷醉眼。只

見那長班侍立手提燈（自）瑞官道。你老爺醉得這般模樣。只怕不能坐馬。須要停一回兒。等他清醒些方好回去。張綵搖手道。甚麼的一回兩回。我今夜老實住在這裏的了。你們牽着空馬回去罷。張瑞官聽了。甚是得計。便說。既然如此。你們果然去罷。明日早來伺候便了。長班答應一聲。提鞭帶馬而去。瑞官走過來道。此間不是睡處。既要過夜。跟我到裏面來。張綵大笑。立起身來。雙手搭在瑞官肩上。張福提了燈籠。直照到書軒之內。瑞官指着左邊說道。這是師父的臥房。現今空著。借你住了罷。張綵一聲。噉道。甚麼倒運。要住何世威的床鋪。瑞官道。這等看來。只得要把我的床讓你。我住在師父那邊去的了。說罷。就引領他走進自己的房內來。（唱）奸雄坐下方睜眼。細看房中擺設精。牀帳鮮花衾枕美。金爐更有好香焚。此番音樂何堪比。平地登天骨也輕。張福家人真週到。又將臉水送銀盆。香茶奉上。方纔去。聽得譙樓轉二更。逸少抬身將要走。中書著急就關門。拖牢兩手低低笑。既已相留定有情。陪我同眠方是禮。何須再作假惺惺。瑞官喝道。休纏帳。我不過念你沉酣不可行。方便相留容過宿。如何又起這條心。胡言亂語將人惱。難道你不怕牀頭寶劍橫。好一個大膽包身真色鬼。當時便把頸兒伸。迷迷笑道。該如此。快把爲兄了命根。免得相思常在骨。料來死也勝如生。說時。兩手攔腰抱。雙膝悠悠跪下塵。善口哀詞難盡述。只求賢弟暫開恩。（自）瑞官呆着臉兒。又延挨了半晌。方纔笑道。想爲人在世。何苦這般賴皮。我實在被你攪得心煩。如今不必說了。就教你起來睡了罷。一面說。就把他扯將起來。張綵這一歡喜。（唱）更像那死囚遇了皇恩赦。又好似乞丐平空得寶珍。遍體酥麻剛立起。那知靈雀果然靈。回頭一口吹紅燭。雙手推開脫了身。慌得奸徒無計較。人生路陌暗昏昏。要尋火具無從覓。幸喜還聞脚步聲。黑暗之中忙摸去。那曉得張郎已進後房門。貞兒悄悄挨身出。床上和衣只一橫。張綵近床撈着了。只當他怕羞做起哄人尋。此時不暇重開口。急解長袍去了巾。又把他上下衣衫。脫去。擁持同入被紅綾。桃源路熟通舟易。不使漁郎久問津。數載相思今日了。出于意外豈平平。

香兒軟 玉兒溫 不是裙釵更可人 萬卉千花何足道 餘桃入口自消魂 枕邊切切還調笑 提起當年恨轉憎 受盡多少磨與難 幾回氣死又重生 今番到手難輕放 要把冤仇總算清 加利償還方歇手 貞兒暗暗笑難禁 幸虧不是含花蕊 何懼狂蜂浪蝶侵 閉口無言渾似啞 任他施展暢平生 瑞官也是心中笑 後面推窗是小亭 跨出窗盤抄一轉 東邊房內見師尊 世威笑問如何了 參料想他們事已成 爲甚你身還到此 不睡在貞兒房內聽梆聲 瑞官道 大概已知 還要聽他怎的 只等天色明了 再去打發他們 世威道 這一出鮮戲 鮑文雖被你處得刻毒 張綵却還得了便宜 也只算兩扯一直說了幾句 瑞官就在師父床上和衣而睡 一覺醒來 已是五鼓將盡 連忙起身下榻 點了一盞燈籠 走過去 就把房門敲了幾下 張綵正是好睡 忽聽叩門 驚醒朦朧問道 半夜三更 甚麼人敲門打戶 瑞官道 天也亮了 你的長班已在這裏侍候 還說甚麼半夜三更 張綵聽是逸少的聲音 倒嚇得呆了 正不知懷裏抱的是誰 慌忙放手 披衣服滾下牀來 開門一看 早被瑞官一把扭住了道 你好受用 只是污了我的被褥 快些陪還我來 那張綵紅着臉 羞忿交集說道 又被你這惡賊騙了牀上睡的 到底是甚麼人 瑞官大笑道 決不是鬼 你暗頭裏摸不明白 再去看看清來說罷 就推他進內 提起燈籠 揭開帳子 貞兒也是醒了 不敢開口 只迷着眼兒好笑 張綵把他仔細一看 到底原是個披髮的孩童 身材大小竟與瑞官一般 只是面容各別 幸喜也還生得俊俏 方纔消了這口惡氣 瑞官不待他開口 又一把扭了出來 直到花廳坐下 瑞官看他定了神 方纔問道 這人的面貌比我何如 張綵笑道 雖也可觀 終久比不到你 你既實心不肯從我 只該好好說明 我自然也就罷了 何須使這金蟬計 弄得人兒倒又顛 拽去拖來如戲耍 分明是個活妖精 張郎笑道 須該打 爲你歪纏像失魂 兩次三番會相絕 怎奈你心頑似石幾曾聽 擾得我千思萬想渾無策 只得是出了銀錢買替身 與你消愁除宿債 也算得十分要好近人情 你還未見三分好 假說我弄你頭巾禮不應 張綵道 這個孩子是賢弟特爲愚兄買來的麼 瑞官道 若不爲你 我要他何用 張綵

聽了。只得低頭作揖道。若然如此。原算賢弟的好心。倒是愚兄失言冒犯了。瑞官道。你既已明白。今後也該畢了這
條念頭。此時天色將明。快些梳洗了。進衙門去罷。我到午後。約莫你到了家。我就將這孩子送來與你。他也是個良
家子弟。你切不可當他奴僕看承。至於姓名籍貫。你問他自然曉得。我也不來與你說了。(唱)此際奸雄無可說
歡容惟有謝連聲。當時就在花廳上。洗臉梳頭用點心。恰好長班牽馬到。相辭急急赴衙門。瑞官回轉
房中去。牀上貞兒笑不停。問道此人曾去否。可曾與你又相爭。瑞官答道。他焉敢。已是回家沒理論
只恐你身留此處。必至於被他竊訪姓名。逢人說項。殊非便。害你無顏見父親。因此上決意今朝相送
你。表兄家內去安身。庶幾瞞得他人耳。非是我不肯相留。促你行。(自)貞兒道。既然如此。我去就是了。改日
還好來看你的說罷。就扒了起來。瑞官諫一身華麗衣服。與他穿了。又將被褥也捲了下來。就說這副鋪蓋。也送與
你罷。只是你既然去了。那得就來。我和你相處多時。也覺心中不快。且再頑耍半日。到傍晚些。送你去也不遲。(唱)
小四見情連應諾。通身換得簇新新。儼如一位佳公子。陪伴張郎坐小庭。排午膳。請師尊。開懷談笑
講開文。寬飲數杯爲餞別。吹簫唱曲又彈箏。慢言這裏園中事。且說貪花張秀文。午後衙中公事畢
忙忙上馬轉家庭。老奸接着開言道。看你容顏喜不勝。想是昨宵多得意。快些說與我來聽。中書答道
休提起。又被頑童手內擒。如此這般真笑話。枉煞我一宵軟款又溫存。那知魚目將珠換。抱李呼張瞎
費心。(自)鮑文聽罷。也是呆了一回。搔頭摸耳嘆道。不信世間有這般狡猾的孩子。千方百計。總弄不到他。實在也
奇了。張綵道。雖然如此。還算他有些情面的了。肯送個替身與我。只是爲何還不見來。鮑文道。只怕又是謊話。你還
要信他。正說之間。忽見門上進來稟道。外邊有個披髮郎君。帶著行李。說是鮑太爺的公子。從福建而來。小的已請
進廳上坐了。太爺請出去相見。鮑文喫驚道。這等說來。是我家四郎了。小小年紀。來路又遠。怎得到此。可有人護送
麼。門上道。人是有一個的。好像就是前日。跟着那位張公子到裏邊來吃飯的人。他送到門口。也不曾說甚麼。竟領

着車兒去了。(唱)鮑老聽 好疑心 大步忙忙走出廳 果見四郎廳上立 衣冠齊楚甚鮮明 見其老父慌忙跪 叩首塵埃叫父親 老賊攙扶稱罷了 家中人口可安寧 你還幼小身姣怯 爲甚麼不在書房看五經 路遠遙遙尋到此 是誰與你一同行 貞兒哭訴家中事 一自娘親喪了身 嫡母將兒常打罵 哥哥嫂嫂也欺凌 無可奈 到新春 外祖相同要上京 又誰知行到山東逢盜賊 外公急壞病歸陰 一身流落難移步 典盡衣衫苦萬分 幸遇杭州張逸少 承他心軟念孤貧 相攜一路同來此 纔能得不受饑寒 免難星 骨肉團圓重相見 猶如死了又還魂 老牛聽罷親兒說 奸猾之人意自明 已嚇得目瞪口呆心裏跳 偏偏張綵出屏門 冤家路狹逢當面 彼此相看大吃驚 (白)張綵急問道。此位就是表弟麼。鮑文道。正是。貞兒不能躲閃。只得也問道。這位是誰。鮑文道。就是你的表兄吓。張綵又道。既是表弟。爲何昨夜住在張逸少家。貞兒嚇得滿臉通紅。不敢答應。鮑文把桌子亂拍說。罷了罷了。就將貞兒所說的話述了一遍道。我道那賊種何來這等好心。(唱)原來是把我親兒爲替代 我一生自稱老手弄獼猴 再不料如今反被獼猴弄 也有這志氣全無狗畜生 怎樣糊塗被哄騙 快些直講內中情 貞兒到此難遮飾 只得把逸少之言訴與聽 如此這般來騙我 孩兒只爲受他恩 面情難却相依允 那曉他掉說連天捉弄人 老鮑聞言兜面啐 受恩只好送金銀 如何好好把身軀報 玷辱門風壞我名 搶過窗門忙要打 中書嚇得火燒心 急來扯住連聲勸 更有家人小使們 奪去門兒丟在地 捺他坐了半時辰 鮑文氣得蝦蟆樣 口吐涎痰白眼睜 一陣昏迷朝後仰 乒乓跌倒椅連身 衆人急急攙扶起 小四張皇沒處奔 抱住表兄還大哭 算來是你害人精 此時叫我如何好 宛似那啞吃黃連難告人 張綵連聲休着急 當時吩咐衆家丁 抬扛老賊回房去 安放牙床喚幾聲 灌下溫和湯一盞 惡人不死又重醒 口中猶自呼呼氣 拍枕搥床兩脚登 好色中書陪笑臉 床前坐下勸頻頻 雖然表弟遭欺侮 幸喜相逢是至親 不比翰林真姓賈 便宜折與自家人 也

還不算全丟醜。有罪無妨責外甥。何苦自家多氣惱。立將性命與人拚。老奸手把胸膛抹。看看嫂兒也疼心。口叫賢甥連嘆氣。你與他幾時認得影和形。不知不罪從來說。怪你就是我不明。只恨杭州張賊子。千刁萬惡世無尋。此仇結下深如海。有日終須報個清。若不把賊子身軀分萬段。不爲國手鮑先生。
(自)張綵道。這個自然。所以勸舅舅自家保重。不要先被他氣壞了說罷。又攙着貞兒問他家中之事。你既然是正月動身。舅舅信上。怎麼並不提起。還有一位表妹。不知舅舅看待何如。貞兒道。他逼了我出來。自然不敢對爹爹說起。至於妹子年紀更小。越覺被他凌賤不堪。如今也不知怎麼樣了。張綵道。既然如此。待我差人把表妹也接了來罷。若留在家中。終久不妙的。說了一回。鮑文還不知兒子做了半年小唱。又叫到床前教訓道。此番被人捉弄。我就恕你罷了。今後却要學些乖巧。幹些正經。既到此間。就不許出去胡行亂走。那張逸少的歹處。你科也得知。更有何世威。愈加是個惡賊。切不可忘其所以。再到他家。又落他的圈套。你只要依着我的吩咐。學着我的做人。我還愛惜你的。貞兒連聲答應。張綵也是喜歡。當夜都去安睡。鮑文真是賊皮賊骨。明日依舊爬了起來。(唱)貞兒既得安身所。果然的意樂心歡不出門。張綵口中雖不說。知他已是解風情。况兼面目天生俏。膩白姣紅最有神。雖不能比得雙雙張與白。堪誇一甲第三名。日常見面同言笑。怎肯將一夜交情化作塵。就口饅頭容易喫。輕狂豎子也無噴。依然密地私相愛。不用旁人再玉成。鮑老心中原透徹。只因趨奉貴賢甥。眼開眼閉裝聾啞。悉聽他們暗裏親。奴僕用人誰不曉。暗中竊笑口批評。這就是眼前現例奸淫報。天網恢恢自古云。(自)瑞官過了幾天。也遣張福到外邊去打聽。訪知的實。回來稟報。逸少拍手笑道。若依你們說話。不帶貞兒進京。那有這場勝會。何世威道。雖然如此。這種冤仇。愈結愈深了。你雖有些智量。也還要用心防備。倘若沒甚正經。也不必往外邊開闢。與其弄出禍來。費這許多周折。還是坐在家裏。也好養養精神。瑞官亦以爲是。(唱)果然從此戒游頑。整日無非在小園。習練刀槍弓與馬。謹防意外有波瀾。沐都督。愛英賢。深服他年。

幼多才智勇兼 暇日常來園內走 有時相請過書軒 談弓說箭皆投合 瑞官是武藝雖然件件全 戰策兵機猶未熟 常常請教論韜鈴 沐公指示多明徹 陣法圖形盡與觀 逸少聰明無不解 因而黔國更心歡 門生預定來年事 每對同僚讚且言 生子常如張逸少 沐雷不幸枉多男 庸庸碌碌毫無取 要比張郎難上難 (白)何世威也詢問沐府家丁 近來還見張起鵠在外邊闖事否 家將道這厮初到京中 真是無惡不作 街上店戶 個個怕他 曾送他一個混號 叫做飛來太歲 只因上年爲了白無雙之事 恐怕都督爺尋着他 竟着實收斂了 (唱)竟不行兇并作惡 雖說與白家母女盡通姦 無非夜裏私來往 只有中秋中解元 每對傍人誇大口 狀元把穩在明年 此時隨着瞿都督 保駕巡邊尙未還 教習既知他不在 且將舊忿撇旁邊 光陰快 箭離弦 不覺來京半月寬 話內重提王太子 自從兄弟大翻顏 逼得無雙倉卒回家去 怒氣猶存火一團 不與凌雲重莫逆 私懷憂懼衆宮端 無法調停直到重陽後 王子隨君出禁嚴 喜得冤家離眼去 掌朝又賴宰臣賢 官家信任能相託 用不着年幼儲君國務監 既不經心兼小段 讀書進講竟虛懸 日常所事惟遊戲 無束無拘興致酬 (白)衆太監正當十分歡喜 那知過了月餘光景 這位皇太子 又有些美中不足起來了 你道爲何呢 (唱)一者無雙身去後 黃昏便覺悄無歡 二來雖把凌雲恨 又想他好處難忘有幾般 頗悔自家情太急 不曾訪實細根源 從反目 少交談 到如今雖有趨承內侍班 終少個年紀相當佳伴侶 常常歎氣兩眉攢 刁奴劉瑾知其意 討好連忙說不難 美貌童兒多得狠 豈真只有白家男 只消奴輩當心訪 少不得尋幾個與千歲頑 (白)說了這句大話 乘聖駕未回 就與兄弟七個 每日輪流出去當心遍訪 (唱)要曉得天地生人如滴水 那能點點盡成圓 十分只有三分美 上等的半在豪家富室間 大抵讀書身不出 街坊怎得見容顏 無非市井貧家子 稍有姿容入戲班 衆內官各自叫歸私宅內 引着那儲君悄悄出來觀 又誰知曾經滄海難爲水 除却巫峯不是雲 看慣無雙傾國色 這些人焉

能入得眼兒觀。精神枉費無當意。到惹儲君滿肚煩。發雷霆竟把奸奴劉瑾罵。當時說得好輕扭。尋來有甚高人物。值得今朝請我觀。足見無雙真少對。由來你話盡虛言。我沒心情再聽漫天謊。你們也休得裝腔到外邊。罵得劉奸真着急。只怕他從今不用我當權。想着那凌雲不死無雙在。又怕他鄉下之人吃橄欖。回味思量都召進。那時節區區安置在誰邊。沒奈何叩首重回奏。諾大皇都地界寬。豈是一時尋得到。望千歲耐心再等兩三天。待奴婢剜心瀝血搜尋去。必有其人獻駕前。(自)太子道。既然如此。我就限你三日之內。尋還我一個人。若過了三天再沒有時。你也不必來見我。(唱)奸奴唯唯連聲應。只得重新到外邊。四處訪尋年幼子。一雙賊眼看團團。其如絕少驚人色。趕得個汗濕渾身心內煎。大抵九門都看到。美人形跡竟茫然。東奔西走三天過。早起開門又是第四天。料想人兒無覓處。若然空手再回還。儲君發怒如何好。反覆思量半日間。忽地想來人一個。莫如還去見曹元。他身見識強如我。或有良方救倒懸。思量定。馬加鞭。趕到曹家下馬鞍。不用門公傳與報。匆匆一直到廳前。老曹恰好身閒坐。抱膝觀花倚曲欄。見了劉瑾身立起。開言相叫色忻然。請他坐下呼茶出。劉瑾匆忙未發言。御史眼中先看出。只見他情形急迫氣難寬。笑盈盈啓口將他問。何事尊容到這般。莫被儲君噴責了。不妨請與某談談。老劉舉手肩頭拍。爲你聰明有事語。所以特來求教你。搭救我一條性命德如天。(自)曹元道。何出此言。你且說來。某若能之。無有不効力者。當時劉瑾嘆一口氣說道。你也曉得的。就爲白無雙去了。千歲又要另覓美人之事。如今限期已滿。那裏尋得着甚麼美人。若還空身回奏。千歲必然大怒。所以來與你商議商議。可有個緩兵之法。且救我活了幾天。或者還有鑽謀訪察。不然豈不要死了。曹元暗笑道。這也是你奪人之愛。趨奉主公。所以惹動他的癢處。如今吃些虧苦。却也應該的。假意想了一回道。這個緩兵之法。下官竟想不出來。還是老公公自己去求太子罷。劉瑾聽了。更加着急。正在搔頭摸耳的沒法。幸虧事有湊巧。這一日。恰好鮑文也到曹家。見了劉瑾。

不免大家見禮。鮑文坐下。卽問道。劉公公到此有何貴幹。曹元一面笑。就把這件事說與他聽道。鮑先生你的識見最高。不知可能替劉公公排解排解否。(唱)曹元是嬉笑之言隨口說。那曉得鮑文聽了觸機關。顛頭暗想誠如此。我的冤仇有處翻。管取借刀誅賊子。當時立起聳雙肩。(自)說道原來爲此。緩兵之法。倒也不難。但是寬了幾日。那裏就有這個人來。逐日延挨。終不是個萬全之計。劉瑾道。若能夠寬限幾天。願不得他州外府。也要去招尋與他的了。鮑文哈哈大笑道。這等說來。老公公真個還不曾尋到。眼前就有一個。勝似白如玉的孩子。你怎麼不得知。還要去捨近而圖遠麼。(唱)奸奴錯愕連忙問。咱却從來目未觀。你若知他何處住。快些明白說來聽。將他弄進宮中去。騙得儲君惱變歡。你便是救命恩人真活佛。終身刻骨銘心肝。後來若有當權日。願與你富貴平分骨肉看。老賊灣腰先致謝。(自)然後說。此人雖在眼睛前。(唱)却非下賤低微輩。任你招呼就往還。須要東宮傳令旨。方能應召上金鑾。(自)劉瑾大喜道。若真有此人。便好奏知千歲。降旨去召他了。但不知姓甚名誰。住居何處。鮑文就把他的姓名住處。一一說明。劉瑾喜得打跌。把手亂拱道。多謝多謝。咱就去奏與千歲爺得知。鮑文道。還有一句要緊的話。這個孩子。却刁滑非常。不比得白如玉爲人懦弱。若到宮內。先要與他一個下馬威的勢頭。就壓服了他纔好。劉瑾連聲答應。急急的去了。曹元道。老劉把白秀峴奪去。也是令甥的仇人。他如今被太子責罰。正是天報先生。怎麼當真還替他薦起人來。(唱)鮑文也不分明說。作別回家笑語喧。細對賢甥談此事。悉聽他聰明伶俐有經權。東宮令旨難違逆。到宮中哭跳不破天。若不相從惟有死。死來無處去伸冤。二奸快活休多講。單表那劉瑾回宮到殿前。叩奏美人尋着了。風姿猶勝白雙官。姓名家世從頭訴。現住皇親沐氏園。(自)太子道。這等說來。就是張先生的兒子呀。他幾時進京來的。劉瑾道。來已半月有餘了。千歲爺可要他。太子想。一道。若像張先生相貌。自然好的了。但又說是凌雲的契友。我不值得去要他。張永等都笑起來道。千歲爺真是盛德之心。但是還有一說。當初二王爺。可也曾把這樣好心對過千歲麼。劉瑾拍手

道是極。他爲甚要偷千歲的伴讀。如今他的好友。正該送與千歲。這纔是一還一報呢。太子被他們提醒了。笑一聲道。這也說得有理。既如此。你們就去喚來。劉瑾道。千歲不要看得這等容易。他是個堂堂正正的貴家公子。不比白秀峴一樣。西泊東漂。奴輩那裏叫得他動呢。太子道。如此就傳孤家的令旨去。只說是張先生面上。召他進宮一見。料他也不敢不來。劉瑾道。正要如此纔好呢。(唱)當下又將張永叫。一同更換好衣冠。重新上馬雙雙出。太子心頭略解煩。拭目凝神雙袖手。專心只等美人看。真個是奸徒性比豺狼惡。到處張羅設網鉗。任你閉門家裏坐。也教禍事降從天。要知年少張公子。可爲遭殃落套圈。再請諸公停半晌。看他愈出愈新鮮。管教聽者俱稱快。方信英雄自不凡。

第九回 索愛臣儲君出禁苑 殺淫僧公子鬧菩提

(唱)淡雲輕雨拂高唐。玉殿秋來夜正長。料得也應憐宋玉。一生只事楚襄王。閒文剪斷書歸正。聽唱張家美貌郎。自遣貞兒歸去後。武師心把鮑文防。相同逸少園中坐。不使閒遊惹禍殃。半月光陰安穩過。一朝早起下眠床。其兄世德來城內。聞知兄弟已回京。特到園中來問候。乃是個已老鄉人鬢似銀。世威看見哥哥到。心中殊覺不安寧。當時即要同回去。到家問候嫂夫人。起身別了賢公子。兄弟相同竟下鄉。叔嫂相逢無別話。不過是買田買地共相商。張郎送別尊師後。回進園中坐小堂。便覺眼前多冷靜。無心演武弄刀槍。思量沐府閒談去。聞得公爺下教場。張公子好耍之人不好靜。一生來片時寂寞也難當。園中走遍毫無趣。四處閒看悶滿腔。午飯吃來都沒味。一心想要到街坊。正當踴影徘徊處。忽見園丁進內堂。報說外邊天使到。一時富貴逼人來。我以後跟了少爺同享福。快活事有穿有吃有銀錢。真與頭時來頑鐵生光彩。請少爺出廳接旨換衣裳。(自)張公子說道。皇上不曾回鑾。老爺現在隨駕有

甚麼天使。要到此地。園丁說道。小的說錯了。是一個內官。口稱奉東宮令旨。要面見少爺的。少爺說道。太子又有甚麼事情。差內官到此。這也奇了。說着。就走到廳前。劉瑾張永已在廳上等候。張公子舉手道。二位就是東宮內使麼。劉瑾道。正是。足下就是張公子麼。咱們先見個禮纔是。(唱)內官拜揖張郎答。二閣抬身四目張。細看形容多俊美。果然不亞白無雙。公子也把他們看。花帽宮袍袖子長。年紀約來將五十。無鬚確是內官腔。既淨此身緣已了。無復兒孫俗慮牽。跨鶴更須誇指鹿。守雌儘可學神仙。(白)賓主三人相遜坐定。張福獻過茶後。張逸少問道。請問二位公公到此。有何見教。劉瑾答道。此來並非俺們私意。奉東宮令旨而來。宣召公子進宮。要識識公子風采。公子快些換了衣冠。隨咱們一同進宮。謁見太子。公子應道。原來如此。但某年方童子。未列朝班。不知有何差使。張永答道。並無別事。不過爲尊大人職居輔道。才品兼優。向爲東宮器重。開時也曾談及公子。青年早發。文武全才。太子不勝景仰。今聞公子到京。故欲宣召。一見威儀。公子不必疑慮。逸少答道。既蒙恩召。某有何疑。但恐山野之人。年幼無知。不諳朝廷禮節。某見東宮時。還望二公照應。將來必定報德。劉瑾說道。這個不妨。太子的春秋。只比公子長得一歲。又且寬洪大量。洒脫風流。公子進見之時。到不必拘拘束束。只管坦坦蕩蕩。當做朋友看待。他就中意喜歡。逸少連聲致謝道。極承指教。公等請少坐片時。待某換了冠服。就同進宮去便了。(唱)二奴歡喜同聲應。逸少抽身往內廂。換了衣冠更束帶。口中不語暗思量。儲君深住皇宮內。那知我自浙來京。忽爾差人來召我。個中形跡費推詳。莫非有甚奸邪輩。巧語花言有毒謀。妄想無雙之故事。不知我生成大膽性剛強。從來不怕人欺負。令旨難違且一行。親身觀看皇宮景。美品天廚且預嘗。看伊相待如何樣。應變隨機總不妨。換畢衣冠重出外。家人牽馬在門牆。劉張二閣相同出。一齊跨馬把鞭揚。出了園門街上走。春風和藹是張郎。問明二閣名和姓。一路閒談話甚長。匆匆走到朝門外。劉瑾勒住紫絲轡。即時下馬呼公子。此去皇宮路不長。請下馬來行幾步。咱們相引進宮門。(白)逸少聽了劉瑾之言。卽

忙下馬。張永說道：公子進見太子，必然賜宴。坐騎可叫尊管先自帶回喂養。到將晚時，再牽來迎接。逸少道：說得是。就吩咐張福牽馬先回。二閣所騎之馬，隨即有人牽去。逸少隨了二閣，繞過午門，又行半晌，走到一坐側門上，懸着日精門三字。進門走不多時，就是東宮。劉瑾先自進宮。張永與逸少在宮門等候，不多一刻，先有太監出來說道：千歲有旨，召張公子進宮見駕。張永口稱領旨，就領逸少進宮。（唱）張郎一路凝眸看，富貴皇家景異常。玉殿金階朱戶牖，琉璃碧瓦罩鴛鴦。雕梁畫棟連霄漢，處處蟠龍舞鳳凰。孔雀屏開生瑞彩，麒麟殿上起祥光。隆冬不亞三春景，日麗風和鳥雀翔。料想天宮難勝此，何須更訪碧天宮。驚心駭目真堪羨，不枉人生到一場。一路看來一路走，早到齊雲殿外廊。錦衣衆宦分班立，烟裊金爐細細香。簾捲珍珠光耀目，扇分雉尾號陰陽。畫屏深處儲君座，身坐蟠龍七寶牀。逸少趨前忙拜下，山呼叩拜禮該當。儲君命起平身立，將他細看極周詳。雖與無雙容各別，較來也可沒低昂。不勝之喜龍顏笑，賜他交椅坐身旁。小閣即刻將茶奉，伶俐逸少也無慌。抬頭也把儲君看，罷讀閒居半武裝。頭戴金冠翡翠點，身穿雲錦大紅袍。腰束連環九扣帶，懸掛昆吾鎚鐵刀。堂堂容貌天生就，黑髮堆雲滿月龐。鳳眼朱唇眉插鬢，鼻如懸膽耳垂肩。堯眉禹背雖虛贊，虎體龍腰實大方。若較凌雲郭老大，多於偉麗遜清揚。中含隱隱君王氣，外貌堂堂帝子腔。闊大規模非小輩，精神煥發現紅光。奈何外美中昏曠，好色貪花作事狂。年幼無知難怪你，凌雲自小最端莊。不料如今情性變，弄出稀奇事改常。何況年輕皇太子，大抵平時也不良。富貴不淫貧賤樂，世間能有幾人當。儲君茶罷方開口，問道卿家在浙江。卿父在宮會道及孤家已久，慕名芳而今始得相逢見。觀貌知才信不常，武藝之中孤亦好。與卿弓馬共商量，盤桓朝夕心方快。來往休嫌道路長，逸少聞言拱手謝。小臣愚魯技無良，荷蒙殿下加恩眷。咫尺龍顏近日光，草莽沾恩誠萬幸。只愁無福可承當，儲君笑道何謙遜。卿父年來侍講堂，義弟與卿爲至戚。情如手足

又同窗 孤家若與卿相斂 世誼通家並可行 况且年華皆少小 作爲朋友禮該當 諸凡托熟孤方喜

不用那虛文俗套費周章 敏捷張郎連應諾 劉奸料理急忙忙 永成大用齊排椅 高鳳羅祥擡桌忙 頃

刻華筵當殿設 儲君貪飲日爲常 自從王弟來宮內 一片誠心好肚腸 力勸儲君少飲酒 諸奸飲恨內

中藏 欲害凌雲難下手 後來有了白無雙 借端陷害凌雲去 太子依然入醉鄉 今朝又得張郎到 高

興非凡笑滿堂 貴賤無分同席坐 金杯共飲玉壺漿 天廚異味非常有 水陸交陳撲鼻香 年少儲君雖

好色 夙根猶在未全忘 斜梭鳳目時流盼 席上頻頻看小張 面貌雖然多俊美 精神氣骨自軒昂 言詞

舉止皆英發 絕少妖嬈婦女腔 相對容顏心境豁 不同嫵媚白無雙 自然慾念都消散 帶雨尤雲不付

量 海闊天空張逸少 不是趨承富貴場 也因不昧前生約 一見投胎漢武王 自然歡樂無嫌忌 却如

故友遇他鄉 劉瑾等輩分班侍 計好趨承竭力幫 滿口胡言來湊趣 有天無日最荒唐 不勝暗笑張公

子 樂得開懷笑幾場 與衆猜枚還擲色 輪流說令又飛觴 口中應接隨高下 舌上蓮花滿座香 望之

體態原端重 不似無雙假意裝 風流自是天生就 到處和諧喜氣揚 喜極年輕皇太子 更兼樂煞衆貂

璫 酒逢知己無杯數 飲到更深月滿窗 盡醉極歡方散席 張郎盥手整衣裳 萬事無如杯在手 百年

幾見月當頭 賓主盡歡同玩月 張郎大醉欲辭歸 拜辭太子將回去 劉瑾連忙再四留 (自劉瑾說道公

子不必回去 住在宮中 頑耍數日 再回去不遲 咱已差人在宮門外 對尊管說過 着其回去 停數日 此地差人送你

家少爺回府 不必牽馬來接了 逸少說道 爲何要留我在此 劉瑾笑道 千歲爺要留公子在宮 盤桓幾日 別無他意

太子亦說道 卿既光臨 豈有頃刻即回去之理 且住幾日 再送卿回去 何如 逸少此時 已飲得半酣 有些懶於行動

就說道 既蒙千歲款留 臣豈敢固辭 就住幾天回去也可 太子大喜 又飲茶數巡 (唱)聽得宮中更漏起 儲君困倦欲歸房 張郎又把諸奴問 留我安身在那廂 劉瑾回言有淨屋 咱們住屋甚平常 屋多難屈賢公子

可到那千歲房中共一牀。逸少點頭無別話。伸腰立起漫洋洋。衆奴好不心歡喜。簇擁儲君過殿廊。直到寢宮深密處。珠燈掛滿燭輝煌。門窗桌椅皆楠木。寶玩紛陳耀生光。服侍衆奴俱幼小。房鋪雕鏤紫檀牀。綉帷錦幔金鈎掛。帳墜流蘇綵帶長。鴛枕綉衾無不美。金獅壓被口噴香。春生綉幄香而煖。誰信嚴寒在北方。（自）衆奴先服事太子睡了。就對張公子說道。天氣甚寒。公子請睡了罷。說完一閃而出。曳上房門。各歸私宅。私相議論。張永道。這人的行徑與白無雙大不相同。要他與千歲同睡。他就坦坦平平應允。絕不裝腔做作。想是他不明白。要他同牀共枕之意麼。劉瑾說道。不然。他這等絕頂聰明。豈有不明其中同寢之意。一定是司空見慣。等閒事不以爲奇了。魏彬說道。此時我們瞎猜無益。明日問了千歲。就曉得他的風趣了。（也）議論一回。都困倦。各人自去覓黃梁。張郎也把長袍脫。除下金冠放桌傍。身坐床沿觀太子。見他酣睡夜沉沉。心中暗想。傍人話。太子風流不可當。瞞君私幸無雙子。貪花竟似海陵王。今朝目覩真堪笑。好似雌貓煨灶堂。與我年庚差不遠。分明還似小兒郎。所聞所見何相背。並非兇惡與淫狂。此等人兒真算好。一生同睡又何妨。總然夜半翻身醒。不怕他來用力強。想罷便將靴脫去。隨身只着短衣裳。心寬膽壯毫無懼。傍枕依然入夢鄉。莫道良宵無好景。天生一對睡鴛鴦。睡到雞鳴紅日出。衆圍進門進內張。牀上之人方睡醒。儲君坐起喚張郎。張郎應諾睜雙眼。你我相看笑一場。（自）劉瑾見張公子穿了短衣。連忙問道。張公子你爲何不脫去短衣而睡。張公子應道。我初到此間。諸事不諳怕生。畏首畏尾。所以不慣脫去短衣。太子笑道。今夜就熟了。可以不怕生。脫去短衣睡。也還不遲。太子說罷。就穿衣起來。一同梳頭洗面。吃過點心。太子要去朝見兩宮。就帶了劉瑾。張永。騎馬而去。張公子對衆太監說道。殿下去了。未必就來。我們閒坐無聊。須要尋些樂事。頑耍纔好。魏彬說道。這個容易。跑馬射箭。打彈踢球之類。咱們都是慣家。只是千歲不在宮內。咱們不便走到別處。頑耍。莫若就近在此賭錢。頑耍罷了。公子料必各樣賭局。都是精明的。張公子應道。都是略知一二大概而已。但

不會帶得本錢來。此地之人。我皆不相熟。又無處可借本錢。我就不高興賭了。馬永成說道。公子既到此間。何必自帶本錢。咱們借錢與你。賭若輸了錢。不怕千歲不替你還。(唱)靈雀聞言方應諾。闍人捧出賭錢箱。本錢配足無差少。骰子骰盆擺上場。彼此出錢來賭博。呼么喝六鬧嚷嚷。話談太子來西內。先拜仁慈太上皇。再往乾宮朝聖母。兩宮耽擱賜茶湯。歸來已是時將午。劉瑾相隨在路傍。低問昨宵衾枕事。可曾滋味略嘗嘗。太子笑言孤已醉。昨宵睡到大天光。未曾嘗着些滋味。今朝悔恨甚難當。劉瑾說道無須恨。今宵切莫誤貪觴。晚席只須少飲酒。早同他睡好商量。成其美事方停妥。不堪自誤此兒郎。太子搖頭。言且緩。此人不比白無雙。看來愛極還生畏。怕他立刻發威光。非禮之言難出口。想來此事沒商量。莫如好好留他住。略把三分體面裝。朋友相看非不美。同行作伴解愁腸。免教弄出千般醜。他怒而行散了場。(白)劉瑾說道。事雖如此。然奴婢輩千辛萬苦。尋了這個美貌童子來。要抵無雙之缺。好解千歲愁煩。再不要千歲不用此人。再叫奴婢往那裏去尋美童。張永道。不必如此過慮。古語說得好。交深則愛深。只要千歲與他相熟多時。兩相見愛了。那一件好事就容易成就了。你何必愁煩千歲不用此人。太子笑道。還是張永說得有些意思。且慢慢的相機行事罷了。說話之間。早已回到宮門。(唱)衆闈抬頭看見了。皆因常賭不驚慌。不過大家都歇手。逸少將身閃在傍。就扯儲君添一脚。儲君愛賭笑攤錢。太子見了張公子。善賭甚是大投機。兩人相見恨已晚。並肩而賭向南方。君臣主僕同爲賭。快樂開心早暮忘。午膳過時重又賭。仲冬日短夜偏長。呼盧喝雉無多刻。早又西山墜夕陽。方始散場盤賭本。張郎善賭最精強。贏來多少紋銀錠。還有零銀無數方。太監雖輸銀尙少。儲君海量盡輸光。大笑哈哈稱快樂。張郎不愛小財香。盡行分給諸奴輩。絲忽釐毫不入囊。(白)衆太監說道。公子所贏之銀。怎麼都分給咱們。公子說道。某倉卒進宮。極承各位公公照應。某甚慚愧。不曾帶得好禮物來奉送。此時不過借殿下之物。聊當一茶之敬。各位不要見笑鄙薄。而拒絕之。要

曉得這班太監。後來雖則專權。目今却貪小利。見公子慨然以百餘金分贈。就着實喜歡。連聲贊美說。公子這般轉財大量。將來必定是個極品貴人。封侯拜爵。贊個不了。太子笑道。這個自然是貴極人臣。品格此時做了孤家的好友。到後來不怕不封侯。說笑一回。即是華燈四照。同用晚膳。劉瑾巴不得他們早成好事。着實在傍用心伺候。見太子吃了三分醉意。就送上飯來。太子只得依了他們。先吃了飯。張公子與衆太監。傳花擊鼓。說令猜枚。好不高興。又飲了幾十杯酒。纔散。就洗面盥手畢。卽脫去長衣。先橫玉體。在牀睡了。(唱)劉瑾一見張郎醉。手扯儲君出外房。附耳輕將千歲叫。趁他沉醉已昏沉。正宜直入桃源路。何妨乘興到巫山。太子沉吟微笑道。恐他不允。面無光。奸奴又乃開言道。千歲多心忒慮長。富貴人人皆所欲。他心豈獨不思量。若要與他成美事。諒情定不費周章。縱使他心真不願。他身已落套中藏。何能脅下生雙翅。遠舉高飛出禁牆。束手投誠無別法。今宵穩可赴高唐。儲君笑道。何容易。我且將身坐在傍。你們勸彼寬衣後。那時請我再登牀。劉瑾應道。誠如此。千歲安心不用忙。說罷卽看張逸少。見他沉醉似屍僵。卽與衆奴同照會。暗約多奴好用強。那知逸少原清醒。暗想奸奴甚賊腔。這般鬼腦神頭樣。我今不可不提防。更覺劉瑾尤可惡。必然另有惡心腸。他若運低冲撞我。他來尋死我無妨。想到其間真好笑。伸腰使把眼來張。開言故把劉奸問。我已酩酊倦得慌。殿下因可還未睡。劉瑾聽說笑聲揚。(白)劉瑾走近牀前。帶笑說道。千歲就裏來睡了。只是今夜你須脫了裏衣。與他同睡。不可又像昨夜裝腔作勢。和衣而睡。不肯與千歲貼肉粘皮。逸少笑道。你這句話。講得太差了。我從小至今。只喜和衣而睡。父母也不會強我脫過。殿下怎麼倒要我脫去短衣。劉瑾笑說道。從來不慣脫衣。此等鬼話。你要哄誰。你快些脫了裏衣。好好的睡爲妙。逸少說道。我自幼至今。其實未曾脫慣。你們不信。請你們去問我家人就知道了。張永走近牀前。說道。賢公子。你也忒煞會裝腔做勢。劉哥又這等不在行。只管與他辯到何時。咱們替他脫就是了。(唱)劉奸聽了哈哈笑。回顧燈光滿室紅。只道他身裝體面。帳鉤放下。

响叮咚。深藏玉貌無人見。張永前來要用強。四手齊將衣服解。那知逸少更強梁。翻身反把雙睛閉。仰臥如屍在帳中。兩手牢將衣褲握。渾如鐵裏與包銅。饒伊使盡千斤力。半點何曾扯得鬆。逸少不言而閉目。兩奴用力總成空。劉瑾奸奴真火冒。呼呼氣喘汗流胸。心中發怒開言罵。變色而言罵狡童。既已在人牀上睡。些些小事不相從。裝腔做勢無情面。欺玩儲君太不恭。逸少見他來發怒。方纔舉眼笑溶溶。自逸少說道。你們真有些獸氣。要我脫衣服。到底是何意見。張永笑道。賢公子不要詐呆。聰明之人。何用細說。難道千歲要與你同牀共枕的美意。你還不知道麼。逸少說道。如此說來。竟把我當做白無雙一樣看待了。這般沒要緊的事。自來不會做過。你們不必癡心妄想。要來纏我脫衣。劉瑾說道。向來聞得外人傳說。你與二王爺情如夫婦。況且二王爺的風流性格。又是衆所共知。你若說不會做過。這好事兒。你要來哄誰。那人肯信你謊話。逸少正色厲聲道。他的風流性格。是他到了宮內學出來的。當初他最是正經的人。若要硬坐我們有甚歪邪之事。這却殺了我的頭。我也不能屈認。張永聽了公子口風漸硬。不使用強。只得說道。若果如公子所言。毫無歪邪之事。原是極妙的了。只是在千歲面上。總該順從幾分。不可過於執拗。要曉得君臣歡合。乃是古今的美談。那個好笑話。你來逸少說道。在千歲面上。更加不可以順從苟合而取悅。劉瑾說道。畢竟是何意見。逸少說道。做這苟且之事。辱沒煞祖先。虧煞了大體。非人類所爲。一也。以財交者。金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色衰而愛弛。二也。若此時順從了殿下苟合之事。已身落了賤行。就辱沒煞祖先父兄。到後來色衰而愛弛。原不能做貴人。這般有損無益之事。所以我已立定主意。斷斷不能從順千歲。頭可斷。而此志不可屈。太子身坐外房。聽了一番道理之言。毛骨悚然。好生沒趣。馬永成等。又一齊勸道。公子不可十分執拗。若惹惱了千歲。牀頭寶劍。不是好抵當的。公子說道。休來嚇我。你們有寶劍。我有神行太保之脚。到得你們劍砍來。我早脫身走了。要抵當甚麼。劉瑾哈哈大笑說道。賢公子誇得好口。既有這般神行太保本領。我們不來砍你。只要你神行一遭兒。與咱們看看。以廣見聞。逸少說道。這却何難之有。只是你們逼

我走脫了。你們不可懊悔。劉瑾恃着宮禁深嚴深鎖。更有牆高百尺。他那能飛出。就說道。你在此無益於人。若走脫了。我們有何懊悔。不走不算好漢。快些請走。（唱）逸少聞言稱是了。翻身坐起興匆匆。儲君立在房門口。耳聽其言心甚忡。即時走進房門內。看他何計出深宮。只見不由門戶出。翻身飛走立窗中。時值初更方起鼓。半輪明月正當空。宮中炤得明如晝。回轉頭來體略躬。說道小臣今去了。真如飛鳥脫樊籠。高牆百尺能飛上。跨脊飛簷走似風。屋瓦無聲如履雪。倏而飛去影無蹤。這回太子驚非小。烈火燒身滿面紅。胆戰心驚連頓足。一班奴婢亂哄哄。大家翹首高牆望。只見風清冷氣沖。露結爲霜寒霧重。琉璃碧瓦淡烟籠。遙聞禁漏聲聲急。又聽汪汪遠寺鐘。何粉荀香人已杳。恰如鳳去剩臺空。儲君氣惱開言道。何處生來這異童。貌美如花心似鐵。臨頭不怕有青鋒。相同兩日無難色。一笑而行少怒容。來去希奇人不測。莫非竟是一仙童。現身偶爾來塵世。怪我淫邪沒始終。所以仍然飛了去。你們妙計反成空。無翼而飛真異事。正所謂超羣技藝劍仙同。這般儒雅風流客。美目清揚絕世容。不但是能文而兼武。談諧飲博萬般工。便做君臣常侍側。儘堪消遣樂無窮。奈何必要他從我。總是孤家見識庸。不但歡娛難得遂。從今言笑也難同。悔之已晚將何及。氣塞於懷悶滿胸。此子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再相逢。退轉身軀牀上坐。不禁珠淚滾龍瞳。劉奸心內如麻亂。衆奸心中各怔忡。伸出舌根難縮進。各如音啞似癡聾。一籌莫展毫無法。彼此長吁歎命窮。聽表年輕張逸少。自憑本領出牢籠。脫離虎穴飛身走。條過宮中殿幾重。凡事思前更慮後。行來細細想心中。儲君本性原非惡。言語真誠度量洪。兩日之間看待我。情投意合實謙恭。方纔都是劉奸惡。毒計奸謀心太凶。狐假虎威來逼我。我雖有翅脫深宮。衆奴受氣皆因我。怎肯丟開不記胸。我且回身重進內。竊聽議論吉和凶。若還恨我將圖報。也好提防後日中。想罷回身乘月色。追尋舊路轉深宮。遙看寂寂無人影。難道他們睡已濃。屋上翻身仍落

地輕輕舉步上塔東。窗隙縫中朝內望。燭光猶是影搖紅。只見儲君還坐着。雙眉深鎖髮飛蓬。不言不語如癡醉。滿面愁煩淚眼容。衆閣在傍齊勸解。算來要怨鮑文忠。無端造謠將人騙。白費心機枉用功。事已如斯人去杳。這般薄福怪孩童。千歲何必將他念。只好丟開不掛胸。還請寬衣安睡了。免教聖體冒寒風。(自)儲君因逸少飛簷走壁而去。心中大怒衆奴。猛然把案一拍。說道。都是你們這班奴才逼他去了。他一進宮來。我就說道。此人不比白無雙一流人物。只該好好看待。偏是劉瑾這奴才。只管多言多語。逼了他去了。你們却置身局外。漠不關心。我又偏要他在此。明日仍着落在劉瑾這奴才身上。快去尋了他來。我便恕你們之罪。若不能尋來。就砍你們的腦袋。決不寬恕。劉瑾嚇得戰兢兢跪下哀告道。要尋着他。甚是容易。只恐他不肯再來。奴婢那裏能扯得動他進宮。太子大喝道。你們既逼得他去。爲何就不能扯他來。他若不肯來。限你們要照樣尋了一個來。賠補我。就饒你們罪了。劉瑾急得沒法。只是跪求太子寬恕。張永說道。這等樣童子。京中總是尋得出幾個。千歲可以放心。既然千歲必定要此人。明日奴婢仍同劉瑾到沐家花園去尋了他來。劉瑾說道。他若不肯來。奴婢等就叩頭流血。也要請他來。交還千歲的。此人總在奴婢身上尋來便了。太子聽了他們一片哄騙之言。方纔怒氣稍平。衆太監於是一齊殷勤伏侍。太子上床安睡。太子與衆奴言語。都被逸少聽得明明白白的。心內也是喜歡。心中想道。畢竟是位賢明太子。所以氣骨尚存。不比那些無恥之徒。喪盡良心。不顧禮體。若論千歲性格。我此刻就進去也不妨。只是那班惡奴可恨。(唱)劉瑾爲人真可恨。我今必要轉家中。等他明日重來請。方見區區手段兇。并使傍人難藉口。再探所說鮑文忠。問明怎樣將他騙。然後周全再入宮。思量定了心中喜。飛身上屋更輕鬆。盤旋曲折行來快。片刻之間出九重。說甚深嚴宮禁地。誰人曉得影和蹤。揀其暗處飛身下。一轉街坊路已通。車馬行人猶未絕。譙樓二鼓响咚咚。到家就把園門叩。驚動看園一老翁。幸喜其時還未睡。開門出外眼朦朧。(自)看園老翁仔細看了一看。說道。原來是少爺回來了。逸少說道。你們還不曾

睡麼。園丁說道。何師父也回來了。督爺也在廳上。所以還不會睡。逸少聽了。就走進花廳。原來十四日晚上。張福在午門前候接公子。被小內侍着令張福牽馬回家。不必等候。今日公子住在宮內。不回家了。張福應諾而回。飛香小姐。不知這些外事。只知太子留住兄弟頑耍幾日。只當平常之事。不掛於心。到了十五日早晨。沐公爺聞知此事。就有些駭異。然也不敢聲張。無處可以探聽。其中原故。到了傍晚時候。何世威到了園內。沐公接見。備訴其事。何世威說道。公爺幾時在太子前薦揚過我家少爺麼。沐公說道。太子宮中。我從來不進去的。並未曾薦揚過他。何世威道。若是如此。太子何以曉得他在京。特來召他進宮。留他住在宮內。不令他出來。事甚可疑。沐公說道。我亦如此疑惑。大抵又有甚麼奸人在內。進了讒言。慫恿其事。用計陷害他了。這是一定之理。再無可疑。逸少此番錯了主意。不該住在宮內。又弄出不妙事來。被人恥笑。世威說道。若看這些人行爲。竟是邪局。誘騙他入宮上當的。所幸他還有些本領見識。料定可以到白無雙那樣出醜吃虧。且看今夜回與不回。再作計較。沐公終覺不放心。所以吃了夜飯。又來等候。候至二更。沐公正要回去。恰好逸少走進廳來。(唱)三人一見驚還喜。都督開言叫世兄。昨日進宮何所事。今宵回轉太匆匆。寒天反把長袍脫。莫非鬥氣返家中。逸少回言難說起。若將細底告明公。恐防道我能爲賊。首告當官罪我躬。沐公笑道何妨說。出首無虞莫掛胸。張郎坐了金交椅。方把新聞述始終。如此這般纔脫網。豈非做賊一般同。世威得意哈哈笑。笑倒中軍黔國公。我輩推詳原不錯。果然內裏有奸謀。世兄實是通天手。完璧而歸胆氣雄。可惜多情皇太子。一場好夢散巫峯。今宵氣惱如何過。拍枕搥牀到曉鐘。(白)何世威說道。明日太子若果差人來。少爺還是去也不去。逸少說道。此時太子實意。只要我與他做個朋友。我若絕了他。就是我不知好歹了。日後怎麼與他做君臣。所以我的主意。還要去的。沐都督說道。如此說來。你要再進宮去。是情愿要上當了。(唱)明日若然重進去。晚來有旨定相從。自高身價何其巧。比之雙慶不相同。向日不知今始見。將來定要訴尊翁。你身若要圖安穩。設法調停免被攻。逸少

回言休亂說。你官極品位尊榮。年華老大鬚如戟。滿口胡言太不通。我也有言先囑你。家嚴不久到家。中。若然歡喜無他語。大家相處得和同。倘有些兒閒氣惱。是非搬鬥坐房東。自。大家取笑多時。沐都督方纔別去。逸少回到房中。又與師父議論一回。將近五更。方纔解衣而睡。不多時天色大明。沐都督沒甚公事。又走過園來。看見逸少還是睡着。就坐在床前。正要與他閒話。忽見張福飛報進來說道。前日來的兩個太監。今日又來了。逸少吩咐道。你可去對大監說。有話可叫他到我床前來講。張福應諾而去。都督就走到後房。側耳而聽。何世威在外邊迎接兩位太監。通了姓名。一同進房。見了逸少。兩太監同聲說道。苦煞我們了。你真個好潑天本領。幾乎害煞咱們了。逸少說道。不說你們來害我。反說我來害你們。分明是假話。你來哄騙誰人。我且問你。昨夜我出來了。千歲爺有何話說。你從實說來。劉瑾看了世威。笑而不言。逸少已默會其意。說道。此位是我家師父。不比外人。若有甚麼緊要之言。不妨請坐了細講。二閣聽了。方纔說道。自賢公子出去後。千歲大發雷霆。說都是咱們逼你走了。立刻要砍咱們頭顱。咱們嚇得死去又還魂。至今魂不附體。咱們昨夜哀求了半夜。方得千歲略略氣平。着咱們來請你進宮。又說道。請不進宮。就要砍咱們的頭。如今咱們再無別法。惟來求你快行進宮。算行了好事。救咱們性命。說罷。二人在牀前一同行禮。叩求進宮。逸少微笑說道。原來如此。要我進宮。何難之有。但是我進了宮。不能順從他。他還要我何用。張永說道。賢公子的英雄手段。千歲已是知道了。斷不敢再起邪心。無奈見了你這等英雄。又使他愈加愛慕。此番請你進宮。願以友朋相待。別無他說。他貴爲太子。到肯這般下氣虛心。來結交你。賢公子也算占盡上風。極有光彩的了。你若再回絕。執意不肯進宮。未免不情太甚。自古道。識時務者稱俊傑。快請你同咱們進宮。樂得做個相好君臣。將來不失封侯之位。逸少笑道。老公公善於詞令。實是七國遊說之客。千歲若能改容相待。以禮某豈敢固執。已見不行。但恐相見之後。公公等又要勸我順從千歲。這却將如之何。劉瑾說道。此番你肯進宮。就是咱們救命恩人。正該將你當做一座阿彌陀佛。香花燈燭供奉纔是。若說出無禮之言。是忘恩負義之人。天雷要擊頂。

的了。逸少笑道。尊言太重了。既已說明。自然同進宮去。何世威說道。還有一事。問公公。我家少爺到京。不多幾日。千歲深處九重。何以得知。就來召他進見。可是有傍人舉荐的麼。劉瑾說道。武師真是高明之見。如今都是相知。咱們不瞞你的了。遂把尋覓美童。撞着鮑文舉荐之事。一一告訴明白。又說道。此番令高徒。若果肯進宮。千歲再得見面。也就畢了妄念。若不肯進宮。咱們即使留了這顆頭顱。還要四處尋覓美童。若還尋不出來。終久這條性命。活不長的。所以咱們。必定要懇求令高徒進宮。以慰千歲盼望。何世威聽了。拍手笑道。我也猜這老奸賊。懷恨在心。要暗箭傷人。借刀殺人。今果然不錯。劉瑾問道。鮑文與尊處有何仇隙。逸少說道。此非一言可盡。須待改日細說。此時且請同家師往前廳少坐。待我下床更衣。一同進宮。(唱)世威即刻抽身起。相陪二閣往前來。同到花廳茶用畢。張郎也是把身抬。穿衣下榻忙梳洗。房後公爺笑出來。口內連聲稱怪事。鮑文真是惡烏龜。東宮太子尤其妙。如此行爲可像獸。你既與他無實事。何須再去把他陪。久留宮禁終非妙。縱使才能不吃虧。說與傍人誰信得。豈非明鏡又蒙埃。尊公不久隨君轉。若被他知怎處裁。凌雲知道焉能服。定然責你不應該。依我莫如來拒絕。免得污名玷白圭。逸少回言公勿慮。此行不過暫相隨。東宮雖遠非天上。來往何難夜必歸。寧可等他停幾日。心灰意懶再分開。庶幾無德還無怨。免使重生後日災。家父爲人慈且善。生平不解怒如雷。歸來縱使將情問。我把根由訴一回。請你房東爲證見。自然相信不疑猜。至於老大何堪論。謂彼聰明有異才。所以與他稱手足。受人誹謗只裝呆。那知今日心腸變。世俗同流一殺坯。自己威光先削盡。焉能再管我行爲。不知風色還多口。看我將來罵一回。都督聽完一席話。呵呵大笑動雙眉。(白)沐公爺說道。世兄既已定了主意。要進宮。我也不便相強。教你不可去。至於昨夜。我有要告訴尊公之語。不過戲言。若到令尊回來之日。我斷然不去對他搬弄是非。你可放心進宮。晚刻候你回來。小酌再談。何如。逸少說道。我也再不疑。老都督說是非。但請放心說罷。走到前廳。要同太監進宮。太監等候多時。有些心焦不

耐煩了。(唱)太監見了張公子 急急忙忙要起身 拱手相辭何教習 出園同騎進宮門 沐公目送張郎去
意興蕭條自轉身 回到家中無別事 細把根由告秀岷 如玉自從驚嚇後 臥床兩月病呻吟 方得起
床調養好 始終覺得沒精神 又且性情驕惰慣 日常煩惱不歡心 自怨自愁無可說 至今還未出房門
柔腸百轉慊慊病 爲誰辛苦爲誰悲 一心雖把重瞳念 怎奈時乖命運違 侍奉無緣徒弄醜 常常懊
惱眼雙垂 張公又是隨君去 只得還將舊主陪 情好愈疎情愈冷 出於無奈強追隨 耳中聽說張郎事
他到無端惱起來 冷笑無言心暗想 既然飛走出宮闈 因何依舊從人去 足見原非俊傑才 不過兩
人商議定 裝腔做勢哄嬰孩 重瞳有甚差池處 你要將他怨恨來 厭舊喜新尤勝我 不防乃父滅光輝
先生有日身回轉 我做冤家不怕誰 偏要與他從實說 管教激彼怒如雷 受些打罵加嚴禁 也算儲
君略倒眉 慢表無雙空怨恨 再談靈雀進宮帷 殿前再把儲君見 拜伏金塔體不抬 候久東宮心正急
斯時忽見妙人來 宛如拾得珍奇寶 氣惱愁煩化作灰 親手攙扶仍賜坐 內宮趨走進茶盃 儲君自
認千般錯 聽信諸奴是我獸 今日重逢真可愧 卿家異骨有仙才 從今對你分明講 只做君臣分所該
昨夜微嫌休掛記 譬如沒有兩去開 與孤仍作同年伴 飲酒閒談亦快哉 逸少聽他如此說 分明活
佛下天來 笑而應諾連聲謝 足感仁明度量恢 不罪臣身還自責 小臣焉敢再相違 從今奉侍常隨駕
執鞭隨鎧也應該 (自)太子聽了逸少之言更覺歡喜 太監排上午膳 君臣共坐暢飲美酒十分歡喜 劉瑾見他
這般出乎其類之本領 再也不敢小覷他 只是極口稱揚盡力贊美 午膳完後 又同往後苑看花 各處頑耍 直至傍
晚逸少辭出 太子也不敢再留 只約定明日早來比武 又着太監掌燈送回 明日起來 仍到東宮 同太子跑馬射箭
較武 又飲酒賦詩 衆太監在傍稱贊 說道張公子文武全才 度量又寬宏 真是天下無雙的美人而兼妙人 可惜無
雙二字美名 被那白兔兒先佔去了 如今無可奈何 就稱公子 叫做賽無雙 何如 劉瑾道 不可 若與白無雙相比 卽

是輕襲他了。孟子上說得好。不知子都之美者。無目者也。這個子都是古來第一個出名的美男子。咱們須稱張公子爲勝子都。方纔名稱其實。衆太監一齊稱善。張公子聽了。也不推辭。(唱)佳名稱我原非俗。不比彌瑕與宋朝。悉聽他們呼喚去。一邊談笑飲香醪。因而問及凌雲事。他如何句搭無雙把氣淘。太子聞言顏色變。

即時氣惱透心苗。備述無雙初進內。與孤情好甚和調。自從四月凌雲至。相親宛似我同胞。妬忌嫌疑。渾未有。愛他才調十分高。因教如玉從他學。算我能將萬物包。豈料凌雲真薄倖。竟同人面笑中刀。公然與彼私相愛。白晝同眠幾十遭。內外衆奴皆看見。我還疑信未開交。直到親身來撞遇。發覺其情。在那宵。如玉羞慚無辯說。凌雲不認錯絲毫。與孤半月無言語。胆大如天萬惡刁。皇父愛他尤勝我。若將此事奏當朝。定然責我而寬彼。連累諸奴罪莫逃。只得吃虧權隱忍。看孤輕忽等鴻毛。父王一巨歸龍海。怎肯爲臣立我朝。忠愛竭誠休說起。弑君叛逆我身遭。朝臣多半將他奉。謀奪江山穩穩牢。太子口中言到此。面紅髮豎氣冲霄。逸少聞言心大駭。暗想凌雲惡運交。因此胡行忘利害。將來正有大波濤。即時婉對儲君說。此固凌雲作事梟。無雙何亦無分曉。他也把千歲恩情付九霄。古來俗語常聞說。水望低來人望高。終須男不同於女。何故裝腔又作喬。正嫡儲君不相與。却與那虛名王子漆投膠。有何貪戀將他愛。反把儲君愛幸拋。度理揆情真可怪。猜不透無雙小賊甚心苗。(白)太子說道。人人都是恨無雙的。無奈他與孤情意不投。偏與凌雲情投意合。這也沒法。逸少說道。凌雲的品貌。雖是堂皇冠冕。性格却是冷落無情之至的。迥不比千歲滿面春風。待人和氣。而且平易近人。白無雙受過數人之愛。料必是個溫存人。怎與這性格冷落無情人。合式得來。實令人不解其故。太子說道。你還不是凌雲的知心好友。所以不曉得他是極邪路的性格。他見了別人。便裝腔做勢。自高身價。冷落無情。他見了如玉。就會極溫存親熱之至的。不但暗裏用情親熱。就在孤面前。明目張胆。要與無雙親熱。且無雙性格。也不像你這樣忠誠信實。無雙凌雲二人。竟是一樣怪異。

刁惡性情。天下只有他二人是處。再無別人是處。無雙見孤將內侍們一例恩待他就說孤不獨愛他一人相待衆奴都好。每懷不樂。恰好遇了這個怪異性情的王子。待衆奴毫無情面。獨把他破格親熱看待。所謂特典異恩。無雙豈有不心悅誠服之理。孤前次拔劍在手。本欲殺了這狡童。方出了孤胸中之氣。因他脚快。已逃走了。孤至今提起。餘恨在心。將來見面。終久要殺了他。方出我胸中惡氣。(唱)張郎笑道。雖如此。千歲度量寬洪。莫枉勞。無雙既已奔逃去。不必心頭轉輾焦。况他怪異人人恨。必定將來犯法條。凌雲作事雖無禮。皇上千秋尙未高。若過三年並五載。知他不法性情驕。人君要把山河重。豈肯關門任虎巢。收養原非真國族。何難一筆便勾消。任他有勇如賁育。赤手難將國柄操。弑逆之謀無處起。只宜遁跡老漁樵。儲君喜說卿言是。但恐隨君就轉朝。知你與孤情意合。愈加怨忿不相饒。雖然未敢將孤殺。勢必將卿砍一刀。你要留心防不測。與他遠避始爲高。(自)逸少說道。我是不怕凌雲的。他若動刀。臣就動劍。即使被他殺了。家嚴也是要他償命的。他雖兇惡。料也不殺我。太子說道。他雖不敢殺你。却要恨你的。你又作何處置。逸少說道。也無妙法。可以處置他。既不是我親兄。我又不是他親弟。他就懷恨我。也管不得他。只當做不知道罷了。他若來與我吵鬧。我就搶白他一場。趁勢與他開交。爾爲爾。我爲我。各自分門戶。過日有何不可。(唱)太子聞言心大喜。衆奴稱贊口嘍嘍。開懷談笑傳杯盞。直到黃昏更鼓敲。依舊掌燈相送出。來朝早起雪微飄。太子恐他身怕冷。又教劉瑾去相邀。請他宮內來消遣。與他說定莫辭勞。夜歸早進常爲例。切勿推辭過幾朝。朝朝夜夜時相見。過從千回興致豪。逸少初時雖奉命。料來不久可開交。豈知太子爲人易。善與人交不肯拋。但得張郎常在此。不同枕席也心苗。寶珍好玩頻頻賜。更有貂裘並玉縵。終日相同無別事。無非走馬彈飛鷗。鞞鞞蹴踘般般試。度曲彈琴品玉簫。張郎心內非其欲。向與重瞳共讀書。琴棋書畫雖俱會。也只是說劍談弓論六韜。飲酒賦詩常日事。總之慎重不輕佻。更兼好靜常端坐。不肯無端四處跑。自喜如斯。

還責弟 勝如父母訓兒曹 重瞳恬靜無人及 點化張郎共寂寥 張郎諸事遵兄教 安靜相隨共夕朝
今逢太子貪頑耍 無束無拘喜戲調 人逢樂境誰能捨 從此張郎興也豪 宮內爲家家作寓 風流太子
樂逍遙 常稱逸少真吾友 勝乃重瞳百倍高 逸少雖然承厚待 深知衆閣舌如刀 只宜結好休相惡
凡事通融不計較 得賜金銀并緞匹 常常分給衆奴曹 博得人人歡喜贊 福也多來壽也高 千歲將來
承大統 加封侯爵位高超 選了郡主爲婚配 富貴榮華冠一朝 亂墜天花真入耳 鉅神到處鬼呵膠
(白)太子看了逸少爲人。不像白無雙之軟弱可欺。所以愈加敬重。不敢戲言輕侮。逸少又極其豪爽。從不畏首畏
尾。怕太子之狀。每日間。肥馬輕裘。出入宮禁重地。所以滿朝的文武大僚。無不認得逸少。兼之相貌驚人。到處有人
傳說。就有閒人傳說。與張綵知道了。他聞得此事。心中就十分懊悔。回家對鮑文說道。我們費盡心機。引逸少進宮。
指望結果了他。這強梁性命。那知他見了太子。到吃緊之處。就肯順從軟弱起來。如今公然是皇太子的倖臣了。他
特着皇太子愛他。故爾每日鮮衣怒馬。在禁城出入。無人敢於奈何欺侮他了。(唱)宮門出入無人禁 內監提燈
引路行 真是他身運氣好 時來頑鐵也生光 與那王孫無二樣 衣裳錦綉食膏粱 算來不是將他害
引他倒是上天堂 非但無災還獲福 天生命運比人強 鮑文啞口無言答 滿胸氣惱眼睜睜 大抵奸人
都畏勢 心驚胆破汗流漿 從今畢了癡心念 怕他要報我冤讎不肯忘 沐府門前不敢去 怕他打倒在
街坊 中書却有衙門事 偶或相逢難避逃 還要人前裝體面 滿口殷勤絮話叨 料他無可如何我 也
不和他把氣淘 逸少譬如無此事 要教張綵愧徒勞 (白)逸少每日進宮。轉眼之間。不覺又過了半月光景。這
一日邊報到京。天子已於大同起駕。約於臘月初還朝。又有手詔一道。賜與太子。諭以勿得久荒講讀。專事戲遊等
語。太子看了。就與逸少商量說道。父皇將近回京。孤仍須掩人耳目。召諸宮端進講經書的了。所喜每日只進講辰
巳二時。卿今夜回家。可於明日午刻進宮。仍來頑耍。逸少口稱領旨。心中想道。邊報到來。父親定有家信附寄。我理

當家去一看。傍晚時就辭了太子回園。(唱)跨上雕鞍離禁苑。不用紅燈引路前。回轉花園身下馬。見其師父問連連。適聞邊報回京內。料必家書有一緘。因此歸家來問訊。可曾接到可曾觀。世威聽說哈哈笑。我也思量是這般。不料尊公真吝筆。只有音書寄沐公。此時我也從傍看。寥寥數語在其中。並無多少寒暄語。想因隨駕事匆匆。(白)世威說道。尊公寄沐公信內只云。小兒若已到京。祈爲照應。弟現派鄉導。不日還朝。亦無家信。說知可也。逸少說道。既有此信就好。世威又說道。那白無雙的病已經好了。早辰我已見過他。果然長得十分嫵媚。更比小時候嬌好。你可要認認他美貌否。逸少笑道。既然病好了。自然要去認他。如何美貌。此刻就同去。回來我們再飲酒。(唱)教習顛頭稱是了。張郎即便過花園。華堂直進家人報。都督相迎甚喜歡。坐定便將書札遞。與他看了又開談。尊公不久回京內。我到憂愁替你担。戲耍之時日已久。如今要把正經談。也該收拾開情緒。回到家中坐幾天。逸少點頭稱頌教。從今也不進宮頑。但聞師父方纔說。尊寵無雙病已痊。我亦年輕非外客。與公託熟兩無嫌。此來欲認如花貌。尊意如何可否然。沐公笑道何言重。尊寵之稱太覺圓。令尊面上他先輩。令兄面上你同官。既然要見何妨礙。豈有私心不令看。逸少回言休取笑。明公興致竟貪歡。一生酷愛花姣豔。後庭花美更堪觀。公爺就進書房去。說與年輕白姓男。如玉久聞張逸少。一般年幼有何慚。慨然應諾跟隨出。即時相見進廳前。俗禮常規同四揖。分賓坐下各西東。張郎眼快如鷹隼。早把無雙仔細看。四禮五官無不媚。一顰一笑盡生妍。妙麗溫柔渾似女。病減花容更可憐。男子而生如此貌。石人見了也生憐。已經得了儲君寵。便如平地上青天。爲甚又與凌雲好。害人不淺甚心肝。無雙也看張公子。秀若春山貌似蓮。八面風流無俗氣。一身瀟灑絕風塵。薰香荀令輸年少。傅粉何郎遜幾分。若與重暄相並立。堪誇秋水共長天。聞名久矣今朝見。美色撩人不自禁。姣姿料必人間少。覓遍京城何處尋。不該輕入東宮去。留此身軀侍聖君。彼此心中存一

意。匆忙尚未敍寒溫。沐公忽扯張郎手。大笑開言。手捋鬚。太子待君恩極厚。巫雲楚雨兩情酣。無奈君王將返駕。重瞳目下又將還。倘然會敍東宮內。所謂新官對舊官。我看你來你看我。各人肚內暗含酸。靚面相逢真好笑。相逢狹路最難堪。兩面笑啼皆不可。世兄方信做人難。(白)逸少應道。新官舊官。都與老都督無干。不勞你替古人擔憂。沐公說道。世兄不可怪我多管閒事。其實尊駕這等聰明。不該蹈了我家秀峴的故轍。弄得兩位王子。怨中添怨。仇中報仇。直到幾時纔了。逸少說道。老都督所言。正是強不知以爲知。太子與凌雲的怨仇。早已結得分解不開了。還待我添出甚麼怨仇來。沐都督尙未回言。白無雙聽了逸少之言。觸起心病。竟大不耐煩起來。就放下茶盞。冷笑說道。張世兄你說出這句話來。就大錯了。却不像英雄的見識。逸少說道。我原不是英雄。但此話也未嘗說錯。世兄怎麼就說我錯了。(唱)單言這個無雙子。死顧重瞳不怕慚。對了張郎連冷笑。你今說話豈無差。據我看來真可謬。儲君兄弟結冤家。先前爲我低微輩。反而相爭不說他。但恐世兄今日事。前車後轍一般然。重瞳殿下回來日。豈能隱忍靜無譁。設有三言并四語。必定新讎又復加。世兄却說全無錯。枉作英雄枉自誇。(白)逸少說道。這是尊駕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了。據在下想來。究竟不錯的。無雙說道。不錯之理。到底如何。敢求明示。逸少說道。你是喜斯文的人。待我也學出幾句假斯文的話。與你聽。夫世兄之與太子親近相愛。實而不虛。凌雲乃一介小臣。向蒙太子優待。不思竭力盡忠。以報知遇之恩。而反好色忘身。敢竊禁樹而食。無怪乎太子痛心切齒。白刃相加。此乃理之當然。勢之必然也。在下之與凌雲。結爲昆弟。乃虛而不實。傍人雖有誹謗之言。凌雲也該自明其中道理。豈有在下相識了凌雲。就相識不得太子之理。於理不悖。於情不傷。凌雲有何言語。太子有何多心。這仇怨又從何添起。(唱)如玉聽他一席話。沉吟愈覺氣難甘。花容頓變重開口。義弟寬宏或者然。儲君只怕難忘怨。定把前言記在心。你們相好他生妬。難免抽刀殺你們。(白)如玉說道。太子要生妬忌心。此非予之過慮。那到要殺世兄之時。方信愚言不謬。逸少大笑道。我的行爲出

處。何用郭凌雲來見諒寬容。太子也不是殺人的老手。即使要殺我時。我也能抵當。若要殺凌雲時。豈肯教他受殺。自然要去奪了青鋒。不像世兄這樣軟弱無能。不敢輕出一語。抵當太子。不然。索性做過穩當算計。大丈夫作事。既無愧於心。須磊落光明。不用背後閒談。就對太子當面將事之原委。愷切詳明。委婉曲折。說個明白。只明了心跡。太子任是兇狠。也要斟酌情理。揣度一番。還要指着甚麼過失。來殺我們。你可明白了麼。唱無雙不揣輕開口。惹動張郎話一篇。耳聽尖利傷心話。面紅氣塞出聲難。逸少抬身含笑。道爲好來將尊駕看。不道片言生抵牾。若然再說恐翻顏。莫如就此相辭去。未盡還容改日談。說罷匆匆辭沐帥。飄然徑去少留連。沐公意欲留他飲。見彼相辭甚不安。便把秀崑埋怨道。不知犯了甚瘋癲。張郎好意來相看。你却和他鬥嘴唇。着甚來由將氣惹。他才較你更玲瓏。佯癡作笑輕回答。早已包藏譏刺鋒。見你嘖時他就走。你身縱有氣冲天。如何再與他爭論。自取之災不足憐。無雙聽了深爲惱。搶白公爺怒滿腔。抬高身價將他贊。無非減削我風光。氣惱不來同夜膳。抽身賂氣進房門。即刻寬衣來睡了。公爺也是氣昏昏。獨坐中堂無意緒。掌燈又乃過園亭。張郎迎接堂中坐。又講無雙事一椿。都督也將他性格。詳詳細細告張郎。張郎笑道誠如此。足見他身見識偏。驕縱異常何足訓。空生這副美容顏。自取災愆無救藥。枉你栽培這數年。從今不必將他勸。任他所向倒相安。沐公答道兄言是。此後無非袖手看。冤家空做全無用。聽彼胡言到不堪。白二人談論多時。方纔別去。逸少睡了一夜。明日起來。果然在家坐了半日。直到午後進宮。黃昏而出。如此者又過了幾天。已是十一月廿九。天氣嚴寒。風雪甚大。沐都督過園來道。今日時辰。嚮導總該到了。天氣又這般寒冷。世兄不必進宮。請到我書房。香雪軒賞雪飲酒。等候令尊回京如何。逸少甚以爲是。就與師父同到軒中。沐公十分有興。就在軒中圍爐暢飲。賞雪閒談。又喚兩個歌童吹彈侑酒。飲到半酣。忽見張福進來稟道。那劉太監又來召少爺進宮。小的同他來了。請少爺相見。正說間。劉瑾已走將進來。先與沐公行禮。就對張公子

說道：「你在這裏作樂，竟忘記了家裏。」沐公笑道：「他家在杭州，來京省親，不用記掛家裏。」劉瑾說道：「老皇親不知，咱們說宮內是家裏。今日天氣甚寒，衆宮端不會進講，太子專候張公子進宮賞雪，所以着咱們冒雪而來相請。那知他先在此快樂，如今定要他家裏去的。」逸少說道：「我因聽得傳說，嚮導將次到京，所以在家等候家嚴，煩爲轉奏太子。今日不進宮了。」劉瑾說道：「公子不必在家等候，令尊是姣怯之人，這等大雪，怎肯冲寒趕路？總要到明日到京的了。」公子快些進宮，免得千歲等候心焦，逸少聽了，尙在遲疑。劉瑾又再三催促，沐都督說道：「千歲既來奉請，世兄我也不敢屈留在此。世兄請快些進宮罷。」（唱）劉奸拍手連稱是，即使尊公今夜還，嚮導回京誰不曉，立時出外有何難。張郎聽了劉奸話，只得相辭把酒乾，沐國公爺真掃興，快快相送出書軒。張郎回轉花園去，就叫家人把馬牽，整頓鞍轡身上馬，冲風冒雪手提鞭，一程直進東宮內，太子相迎展笑顏，同到內宮高閣上，開窗共賞雪如棉，大千世界瓊瑤砌，萬里乾坤白玉碾，銀海光搖銀世界，玉樓瓊閣粉裝成。公子諸奴同賞雪，太平太子坐當中，憑高四望偏增興，美酒頻斟笑且談，貧苦之人愁凍死，豪華帝室那知寒，共道賞雪真樂事，苦了途中奔走官，儲君說道何須慮，他等身非鐵石堅，如此寒天難趕路，料來館驛把身安，今宵把穩無人到，你可安心在此間，暢飲豪吟須盡醉，夜來你便伴孤眠，（色）逸少笑道：「千歲何出此言，竟是天上地下有了大雪，臣就不能去了。」太子說道：「我何敢出戲言，只是先生既要回來，父王又還宮在，卿若今夜去了，即便再來，終不比如今來去之便，所以要留你在此過夜。」暢所欲言，流連盤桓，快敘生平，別無他意。你與孤相熟已深，尙信不過孤家麼？你耿直之性，孤豈敢又生私意。劉瑾說道：「公子如不信，千歲誠實之心，寧可另睡一床，不可去的。」總要留你過夜的。（唱）衆奴又乃齊相勸，公子無從再作難，只得應承留過夜，儲君聽說喜非凡，君臣共樂開懷飲，擊鼓傳花並豁拳，深閉宮門分內外，一毫關節不通風，不料衆官回轉急，如飛快馬不停鞭，未末申初天尙早，忽然嚮導轉幽燕，文官武將知多少，張老先生回在先。

更有夢熊沐駙馬 見過那掌朝劉李便言旋 相同急急回私宅 二公是滿面風霜下綉鞍 征衣沾滿微雪 都督相迎笑語喧 神州詢問兒和女 都督其時難細言 只說到來方月許 現今住此甚平安 張公喜悅無他說 沐公同走到西園 教習聞知忙出接 主賓行禮共欣然 一齊來到花廳上 屈指分別已三年 彼此殷勤談契闊 張公又乃問兒男 武師不敢分明告 只好是答應糊塗在外邊(自)張公說道。這般大雪。還在那裏去遊玩。曉得我要回京。也不在家等候。沐公說道。老兄且進去看看。看令愛談談家鄉事務。令郎自然就回園的。張公卽拱手相別。進內去了。何世威說道。事不湊巧。少爺今夜也不知回與不回。沐公說道。如此大雪。大概未必回來了。老兄若再問你。終要與他說明。你若怕他動氣。還是你同他到我處細講罷。世威說道。我意也是如此。沐公說罷。也就起身回家去了。張公走進內房。兩位千金一同拜見父親。僕婦丫頭也來叩見主人。張公見千金長成。愈覺端正。幽嫻貞靜。心內甚是歡喜。就坐在中堂。講這家常事件。天色將晚。然後出來。走到廳上。何世威迎接說道。沐公還要老太爺到那邊廳上去閒談。他就差人來請的。(唱)張公聽了無他話。卽便相同何武師。步出園亭來問壁。沐公接着笑相迎。一同走進書房內。沐駙馬內堂正在奉慈親。只剩乃翁陪客坐。張公開口問公爺。小兒不轉緣何故。都督回言不必疑。便將一切前情說。此時大雪滿空飛。定然是令郎不料你回轉。留住宮中未可知。侍講聽完羞又惱。雖然平昔愛親兒。只因自己身孱弱。不料生兒情性奇。今番聽了公爺話。惱羞變怒汗沾衣。神呆半晌方纔道。太子爲人我備知。更有奸邪相誘引。自然放縱肆爲非。可恨畜生投入網。逐浪隨波願落低。(自)沐公爺說道。據令郎說來。身雖在皇宮。與太子實無苟且之事。依小弟愚見揣度。令郎何等樣聰明高見。豈是肯上當之人。儘可放心。且那一晚半夜歸來。弟所親見。如今雖在宮內。太子焉敢再去惹他。老兄且不必動怒。張公正在氣惱之時。忽然有一人走進廳來說道。張先生回來了麼。張公抬頭一看。不是別人。正是白如玉。不覺站起來說道。看你丰采。你的病已全愈了。恭喜賀喜。我在途中無日不記

掛你的。你可知道否。其時何世威已與那白無雙見過數次了。兩人是相熟的。無雙自知自己名望。瞞不得別人。所以也不避忌。何世威就在世威面前。答應張公道。多謝先生記掛病人。說罷。就坐在下首。看了張公就問道。先生因何在此生氣。方纔議論的是誰。張公道。爲我家那不肖子。所以在此氣惱。料你在沐府。也必定知道。這畜生行爲。這畜生到了京。趁我不在京。他就在外結交東宮太子。胡行亂做。豈不要氣死了人。白無雙冷笑說道。這也怪不得。先生要氣惱的。(唱)我便心中朝暮想。可怪他生一表姿。爲甚性情不像你。絕少真誠會弄虛。自恃聰明無所懼。我雖下賤性情癡。也還記得東宮內。不比平民住屋低。峻宇高牆透迤路。殿廷彷彿與雲齊。重瞳殿下多才力。未見他身上屋飛。他是何人能遁出。外邊竟沒半人知。若然果有騰雲法。便是飛仙世所稀。海角天涯都去得。何愁太子再尋非。爲何依舊心中戀。還到宮中不敢辭。早出夜歸雖算好。又非伴讀講詩書。若言半點無干涉。何苦相隨不暫離。度理揆情真可怪。從前所說盡虛詞。先生既已回京內。豈可由他任性爲。也要略加嚴管束。免教出外受人譏。張公聽了心中惱。教習心焦滿肚皮。暗想頑童真可恨。這般挑撥是和非。(自)張公說道。他能飛簷走壁。這般做作。原是掩耳盜鈴。騙得誰人。今夜料必不回來。的了。明日清晨。我竟進宮去。見了太子。就叫畜生回來。料來太子不能不放。無雙說道。叫了回來。先生又作何處治之法。張公說道。無非痛打一頓。拿條練子鎖在家中。不許再到外邊。招風惹火而已。沐公道。却行不得。叫了回來。也就罷了。好好一個人。又不是有罪之囚犯。怎麼好鎖了起來。張公說道。若不鎖起來。怕他依舊要往外胡行亂走。何世威大笑道。老太爺這等算計。正所謂還不會曉得令郎的手段高強。一條練子。怎能鎖得他住。他若要當真要走。一扭即時寸斷。還是走了。父子之間。何必如此傷情。張公說道。這也顧不得了。畜生那些強梁手段。原是兄之所教的。明日畜生回來了。就交與兄看管。他再不遵父師之教。又走脫了。就是兄放他走的。虎兕出柙。是誰之過歟。(唱)世威笑道真奇了。小可無非做教師。未曾做慣看囚卒。這般差使忒新奇。沐公說道休爭論。弟

已家常備一卮。聊以洗塵兼解悶。席中再講未爲遲。張公說道當依命。來了多才駙馬爺。教習抬身行了禮。大家坐講不多時。酒筵擺上華燈照。賢主佳賓五位齊。飲到更餘方散席。張公坐定不相離。何世威明明曉得張公捨不得白無雙。故意說道。老太爺家眷既在園中。今夜不必住在這裏。與小可回到園中去住如何。我的行李。先已令人搬運在此。今已夜深。不必又令人搬到那邊。今夜且在此處住了。明日再商量搬到園中去住罷。沐公說道。此處那邊。總是一樣。他既住慣在此。你何必要扯他到園中去呢。世威笑道。你要湊他趣。我也只得隨他便了。哈哈一笑。何無敵。你這房中妙得奇。度量真如滄海大。體貼人情世所稀。自古有言說得好。遠歸尤勝做親時。因而逐我留他在。若再延挨我就疑。立起身來忙作揖。燈籠點了自家提。過園一路心中想。雪滿乾坤一尺餘。逸少斷然歸不得。想來不妥最難辭。惹人譏諷誰能辯。我看他更有何顏見父親。沐公真正稱能幹。打發世威過園西。自身也就歸房內。聽憑那如玉張公好並棲。還到舊時書室睡。相隔那巫山好夢已多時。情緣未斷今重續。佳境風流不問知。作怪無雙專做惡。在枕邊又進讒言逸少提。如何與我相爭論。他說道要絕重瞳兩下離。激得張公真氣惱。咬牙切齒罵親兒。看官試想他尊性。一向寬容待幼慈。昔與凌雲遭大謗。坦然樂受不爲非。因甚麼今朝真要生噴恨。祇因是聽信無雙挾了私。郭氏有恩經兩代。故留情面少嫌疑。東宮雖有君臣分。喜怒無常衆所知。既與自家心不合。焉能束手受他欺。况加聽了無雙話。怨氣冲天那肯依。一夜心焦眠不穩。東方未白就穿衣。呼童備馬提燈出。踏雪行來曙色微。行至東宮門尙閉。呆呆等候許多時。日高三丈門方啓。性急匆忙往內趨。說與衆奴煩請駕。詞中又把瑞官提。昨宵不料嚴親轉。身進王宮被酒迷。痛飲豪吟將半夜。大家吃得醉如泥。卽於樓上安然睡。雖伴儲君不脫衣。日照紗窗方睡醒。徐徐梳洗下樓梯。穿宮太監慌忙報。張先生早朝來此已多時。逸少聞言心着急。昨宵到底欠尋思。不該酒醉宮中宿。偏遇嚴親

轉帝畿 見我不歸心必惱 對他辯白也嫌遲 儲君說道誠如此 我也如今難對伊 此時當着孤家面
他亦難將法令施 只恐歸家行責罵 卿歸焉有再來期 莫如趁早虛心待 厚禮卑辭婉諭之 懇他不把
卿嚴禁 來往如常任所之 那張郎即刻穿袍並束帶 更有那儲君性急步忙移 諸奴擁護升金殿 雉扇
分開綵仗齊 召進遠歸賢侍講 三呼五拜跪金墀 儲君急賜平身坐 諸太監趨跣進茗不延遲 屏後張
郎忙步出 父親膝下禮來施 拜完站起傍邊立 此刻張公氣便提 變色無顏睜怒眼 儲君坐看也明知
尊一聲先生息怒聽孤道 聖駕巡行赴遠邊 凌雲已派隨鑾駕 寂寞孤家懶讀書 形影俱單無伴侶
適聞令子到京師 才情氣局人稱美 因此孤家不自思 手詔差人宣召進 見時講論更投機 孤家深愛
其聰敏 爲此流連不忍離 來往殷勤如好友 極爲厚待不低微 昨宵傍晚將辭出 孤因大雪苦天寒
再四苦留他過宿 不料先生已轉京 算來總是孤家錯 累他失候老靈樁 幸喜先生來見我 孤家直告
不相欺 賢郎雖算拋家出 逗遛却是在宮闈 不算漂流無籍者 非交匪類失家規 先生明察多仁愛
小過無妨乞恕之 張公聽了儲君話 也知不便不遵依 於理於情難變面 只得從權直致詞 臣子不才
年更幼 禮儀容節杳無知 雖蒙殿下垂青盼 總無知識小孩兒 擅入禁中非禮也 受人譏諍對何詞
倘然皇上聞知了 責臣縱子罪難辭 獻子求榮迷殿下 加臣大罪怎支持 伏望諒臣還自諒 放他歸去
禮方宜 (白) 太子對張公說道 令郎前在宮中每夜必歸 今日先生親自來喚 豈有不放他歸去之理 但要與先生
言明 令郎歸去一兩日後 孤家還要召他進宮清談 若說怕人譏諍 則令郎乃是男身 又非女體 俗語有云 男大須
浪遊於四方 先生豈能保其終身不出遊 不結交朋友乎 與其結交那平等之人 何不做堂堂帝子之賓 爲善乎 父
王若知何責之有 傍人若知何諍之有 先生又何慮之有 張公聽了太子之言 格於情面 不好駁他 只得含糊答應
道 是了 太子要留他小宴 張公以途中疲病 不能飲酒爲辭 (唱) 太子料他心未釋 卽命宮官送禮儀 四人捧

盒齊相送。許多珍寶世間無。兩端盤蟒猩紅綬。百顆光明照夜珠。四錠馬蹄金赤色。一團寶帶號文犀。再佐以羊脂白玉雙如意。又加那黃金嵌寶自斟壺。指望張公心喜悅。又誰知張老先生識不低。再四苦辭全不受。儲君笑道忒稀奇。難道是卿家怪我非誠敬。或者還嫌禮物微。等孤家再行添送珍和寶。專派那宮奴送府是何如。張公不應忙辭出。手內還將逸少攜。太子心中來暗想。難料他回怒與慈。話談父子離宮內。上馬加鞭縱玉蹄。取路匆匆歸寓所。其時已有已牌餘。如玉公爺心內想。不知贊善去何如。早到園中同坐等。神州返舍子隨趨。二人歡喜忙相接。正見那贊善先生發怒時。先教逸少堂中跪。後把他負罪多端罵與知。若言這位張靈雀。自幼從來孝父親。任你生嗔他只笑。低頭下跪就遵依。無雙沐帥同相問。東宮太子有何云。不妨詳細從頭說。我等聞之好放心。張公坐了片刻。定了神。把太子之言備細述了一遍。如玉只是冷笑而已。沐公說道。若論禮物自然以不收爲高。太子的一番說話。甚是和善。又送厚儀。也算十分要好。先生可爲占盡地步。又即時放了令郎回來。先生也可稍爲息怒。何世威也來勸解。張公那裏肯依。又指着逸少罵道。你這畜生。向來自負聰明。看得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爲何被這幾個鼠輩。就騙入牢籠。這還算是一時之失誤。尚可原情寬恕。及其既見東宮言語不合。若果越牆而出。便是個真正英雄。還怕他怎樣。捉了你去。却回家住了一夜。重進宮去。還與太子做了相知熟識。以此想來。先前你與太子兩相串合。假說越牆。遮人耳目。此等鬼話。只好騙那三歲孩童。豈能騙我。至於昨夜索性住在宮中。連耳目也不要遮了。你如此喪心病狂。豈尙是人。你可知罪麼。逸少答道。父親息怒。聽孩兒細稟。孩兒不奉父命。擅入東宮。焉得無罪。昨日未曾歸家。迎接父親。更是孩兒之罪。孩兒非不知之。然而所謂太子者。論名分。雖貴爲儲君。論勢位。雖尊有護衛。若論人物。却一般都是父母養的。四體五官。皆與國人無異。性情舉措。均與庶民一般。又不是紅睛綠髮的夜叉。三頭六臂的魍魎。並不會吸人的腦髓。別人的心肝。孩兒却並不吃他絲毫虧苦。不過與太子做個遊戲之伴耳。今日父親進宮。太子並不會

出言無狀。溫諭頻頻。卽令孩兒出來。孩兒昨日在宮。因天寒大雪。夜飲已深。住了一夜。也是極平常之事。父親何必動氣。傷了自己精神。張公怒道。好個強辯裝非。利口畜生。你便說得如此平淡。我却實在憂心悄悄。你試想。太子的性情。無人不知。是個邪路之人。更比吃人的夜叉魍魎。還勝過幾分。逸少說道。此事爲白秀峴慮之則可。爲孩兒慮之則不然。太子性情雖然乖戾。殊不知因人而施。他怎能施及孩兒。張公聽了。愈加大怒道。秀峴才貌脚地。不亞於你。不過落了他們的圈套。所以吃虧。你身處陷阱之中。又何能不吃虧。逸少見父親性執。明知有人在內唆撥。只得仰天大笑道。生身親父。尚不能信子之言。無怪乎傍人不信我行爲也。孩兒此時也不敢再辯。日久自明。此時悉聽父親把孩兒處治。張公說道。我若罵你打你。你這畜生料也不識不知。不差。不痛。如今只將你用條鐵鍊鎖在家中庭柱上。不許你出外胡行亂走就是了。(唱)張公說罷回身走。尋條鐵鍊手中提。都督相同何教習。再三勸說且饒伊。其如侍讀心中惱。任你求情當不知。竟把親兒當盜賊。鍊條鎖頸沒推移。鍊頭鎖在欄杆上。硬派看囚何武師。世威大笑稱遵命。賢東之命我難辭。既然鎖了無他說。長跪終朝太失儀。還望寬容賞坐下。便於飲食略安些。張公無奈連顛首。教習忙將公子提。提了起來稱請坐。交椅臨窗靠小几。正在紛紛猶未定。門官來報急如飛。東宮太監雙雙到。寶物担來送老爺。侍講含噴還未答。宦官走進笑嘻嘻。原來劉瑾同張永。綉帶蟬冠窄袖衣。各捧金絲長緞盒。剛纔放下叫先生。回頭忽見張靈雀。不覺驚呆兩面皮。半晌開言齊大笑。(白)阿呀賢公子。(唱)莫非做賊去偷雞。被人告在尊公手。因此捉到家來鎖鍊披。(白)瑞官笑道。甚麼話。這是家父愁我養不大。所以叫我帶一個百家項圈。你們好不識貨。二人聽了。跌足大笑。張公道。二位莫說閒話。這許多寶物。某已辭還了殿下。怎麼又送來。劉瑾道。張先生你也不像讀書人了。禮云。長者尊者賜。幼者賤者不敢辭。千歲爺爲你受了鞍馬之勞。所以特賜幾樁寶物。你怎麼也要寫起璧謝帖子來。快點一點收了進去。一面說。就開了盒蓋。一件件取出來道。那幾件就是在先之物。這一枝珊瑚樹。水晶瓶。一

對煖玉杯。兩顆貓兒眼。是添着來的。張公愈加着惱道。某因無德無功。所以不敢受賜。怎麼殿下又添出這許多來。竟當張某是貪而無厭的小人了。兩位公公快請帶了回去說罷。又一件件搬在盒子裏邊。劉瑾道。嚶吓。老先生。你相貌生得怎般風流瀟灑。性子爲何這等古怪拘迂。君臣之間。也比得親朋往來。擺擺樣子的麼。你倒竟不肯受。難道千歲倒肯收回了不成。又要開出盒蓋來。張公一把揪住。抵死不放。張永道。罷了。張先生必不肯受。却也沒法。只是咱們奉旨而來。若依舊拿了回去。豈不要被千歲爺責罵的。若只管推來推去。倒不要跌壞件把。莫如連盒頭放在這裏。寧可等張先生自己送進去罷。劉瑾道。倒也使得。如此咱們去了。(唱)說罷二人齊放手。飛跑竟自出園門。張公懊悔聲聲恨。恨不得打碎奇珍錦緞撕。如玉恐他身氣壞。婉言相歡笑微微。少停送去誠非晚。此刻天光過午時。且請寬懷同用飯。養些精力再扶持。沐公也道真非錯。我等相陪最合宜。此際張公無可奈。只得命家人擺膳在堂西。留下秀峴都督同相用。教習窗前伴少爺。飯罷張公重上馬。盒中寶物兩人攜。匆匆再到王宮外。央請門官再奏知。先說那二閣回宮情細稟。儲君聽了怒生頤。不收寶物猶還可。鎖禁兒郎忒煞奇。明見將來不肯放。這般倔強把人欺。當時又向劉瑾問。欲取張郎何計施。劉瑾垂頭思半晌。開言又叫主人爺。既然此老真迂拙。善語調停諒不依。要救張郎無別法。必須千歲步親移。黃昏竟到他家內。說幾句硬話剛強學賴皮。他若不將兒子放。便說要與他住做一家兒。傍人解勸都休聽。此老終爲弄筆儒。無力可推千歲出。少不得開籠放鳥任高飛。那時依舊同回轉。既然他父子成仇反面皮。索性留他休出外。深居禁苑最相宜。朝朝夜夜同頑耍。也省得出入爲難馬上馳。總使腐儒銜着恨。終於勢小力難齊。怎能殺寫張血狀君前告。也只好默默無言免是非。(白)太子大喜道。此計甚妙。只等晚上。就好依計而行。正說之間。守門太監來報。張侍講又把賜去的寶物送了來了。太子笑道。就收了進來。不受是他沒福。兒子原要與我的。內監果然出去收了進來。太子看一看。就着令劉瑾收拾過了。(唱)且說

張公回寓所 備言收去寶和珠 文人智略從來淺 便當他舉了心腸別事無 留住無雙同沐帥 閒談自
解笑容舒 瑞官心內真明白 嘆息嚴親巧受愚 不做好人空做惡 把兒出醜當囚徒 可知太子心難服
豈肯如斯而已乎 我若說時誰信我 也只好依樣葫蘆畫葫蘆 隆冬四九天時短 轉眼之間日漸烏
點起紅燈排夜宴 主賓促坐飲三壺 淺斟細酌多時候 飯罷家童撒剩餘 (白)張公此時意欲同了沐公過
去。只怕兒子走了。欲住在這邊。又放捨無雙不下。沐公見他遲疑不決。便笑道。此時尚早。我們左右空閒。何不賭他
一局。又當陪伴令郎。且到二三更後去睡。也不晚。世威道。妙極。只怕脚色少了些。沐公道。我們已是三家。秀崐也會
的。怎麼算少。(唱)教習聞言真高興 連忙就把桌氈鋪 骰盆骰子都拿出 穩把他們個個輸 張白二人難
固却 也只得相同入局賭青蚨 家人服侍添紅燭 獨剩年輕勝子都 坐遠窗前看不見 只能兩耳聽呼
盧 心中暗把爹爹笑 近了無雙必定輸 四名公擲色未多剛四轉 忽聽得庭前亂響有人呼 一齊住手
回頭看 只見那兩盞紅燈似火珠 照耀三人同走進 提燈的青衣小帽是宮奴 見一個少年身着烏絨服
頭戴輕兜赤色氈 脚上皮鞋金踢鳥 手拿鞭子是珊瑚 高聲笑把先生叫 博興非常可羨子 言未絕
時身已近 燈光照面不模糊 (白)這四個裏邊。只有何世威一個不認得。他那三人却都是認得的。(唱)真個是
出於意外驚非小 張沐二公伏地相迎倒貴軀 何世威忽見他們如此景 再觀看其人體貌甚魁梧 內穿着
猩紅箭桿蟒龍袖 還露出劍把純金錦帶鬚 心內了然何必問 無雙更恐有疎虞 一同躲進屏門後 只
見他就坐檯邊東半隅 除下氈兜交侍者 露出了金冠扎額滾龍珠 張公惶懼開言問 殿下尊崇禁苑居
何事輕身而出外 龍胎鳳骨犯塵污 儲君答道何須問 你起身來好聽孤 侍講聞言方起立 沐公在
後起徐徐 儲君作色開言道 我謂先生道學儒 一諾一言皆有准 因此上放歸逸少更無虞 豈知轉眼
而生變 竟把鎖在家中作罪囚 又把那寶物送還明示辱 使人氣惱又糊塗 故而特地來相問 他在宮

中半月餘。我不會吃了他身一塊肉。他不曾貪歡。賴定享豐腴。說過了可來。可往通融話。還有何傷氣不

輸。要這等發恨。施威行毒手。難道那爺兒天性竟全無。張公聽了。心中雖惱。口內到底說不出來。只道臣

不是獨爲殿下之事。蓋因此子性情頑劣。造惡多端。臣爲他在家逆母。所以命彼到京。不期到了京中。又值臣隨駕

而出。是以獨居無畏。越發鬧事。招非。臣一到京。卽有登門而訴者。臣懼有禍出。所以把他鎖禁起來的。並不是掃殿

下之臉。太子笑道。冤哉。他的性情作事。比你還謹慎幾分。況且纔到京師。就造了甚麼過犯。若講到與孤家遊戲。雖

算不務正。然而老先生剛纔在這裏做甚麼官弁。犯賭事大。明律上所有。白秀峴與你又算師徒。怎麼也與他混雜

而戲。自己這般作樂。把兒子鎖在面前。只算他口中畏懼不言。心上可能服你。這便是其所令。反其所好了。難道先

生隨駕出去一回。就忘了講書。這番話說來。真是把心誅。說得張公對答無。沐國公爺心內想。今朝是

我害他愚。沒奈何在從傍勸。且莫紛紛議論虛。臣請問殿下此來何意見。可是要寬將逸少出囹圄。我自

太子道。初意原任他停幾日再去。如今老先生既把他賭氣鎖着。孤家却也賭氣來討他了。先生到底放也不放。張公

聽了。不覺變色道。賭氣總是臣的兒子。與殿下無干。若要他。須待皇上回鑾之日。臣當駕奏過了。然後送與殿下。

此時其實不能。唱儲君冷笑連稱妙。你要高聲嚇壞孤。我是當今親骨血。母爲正后。掌宮符。乾清宮內

生身去。堂堂正正嫡掌儲。玉殿金塔常走慣。卿爲侍講。半年餘。何必把面君兩字來欺壓。好像孤家不

姓朱。自張公怒道。正爲殿下貴爲儲貳。除天子以下。無所畏懼。所以要面君耳。若是平常之輩。何必用出這兩個

字來。太子道。你既拿定主意。孤家也無別法。只是從來說。捉賊捉賊。捉姦捉姦。孤家此刻。若回到宮裏。便是無據無

憑。你就奏與父王。父王也未必肯信。莫若待孤家住在這裏。等到父王回來。可就是有憑有據了。唱說罷。端然雙

袖手。張公氣得半身酥。口呆目定神如失。沐都督兩眼惟觀勝子都。太子回頭還笑道。這番沒法是如

何。孤家陪你誠爲妙。但不知何處堪將臥榻鋪。此際張郎熬不得。叫聲殿下忒囉囉。若然果在臣家歇

太子之尊保得乎 得者甚輕失者重 眞爲彈雀捨隨珠 如臣之輩人間有 不是那月裏蟾蜍日裏烏
自信無功於殿下 何苦將千金貴體換微軀 依臣還是回宮好 切莫荒唐主見無 太子聽他言幾句 好
比那一盆冷水潑紅爐 驚呆半晌重開口 (白)這等說來你竟心中願受折磨了 瑞官道願與不願此處總非殿
下安身之所只請回宮去了爲是 太子道我若回宮你跟我去也不去 瑞官道今夜斷斷不去寧可過幾日再來太
子聽了已是不悅 張公聽了又老天生噴厲聲喝道畜生你既然要去莫若此刻就去了罷我倒不要你擺這幾日
樣兒 (唱)一頭罵 怒滿頤 便向抬邊取鑰匙 走過身邊開了鎖 畜生快走莫延遲 從今不許回家內
好在東宮晝夜嬉 骨肉之情休再講 譬如道你無父母我無兒 張郎此刻心慌了 立定身邊手曳衣 改
口不行兒也可 爹爹何必怒如斯 張公大喝休裝做 你與他兩下關通當我癡 若不走時我就打 說完
回手戒方提 劈頭一下聲音響 打落銀冠秀髮披 太子驚惶忙扯奪 瑞官見嚴親盛怒不能醫 翻身只
得如飛走 且避兇鋒過一時 太子見他跑出外 料來是仍回禁苑沒他疑 何消再與多爭論 放了張公
步就移 劉瑾心歡張永笑 雙雙會意把燈提 跟隨幼主將園出 飛馬回宮且慢提 裏面氣昏賢侍講
嗔然坐下捋長鬚 中軍都督呆操手 屏後邊走出名公何武師 口說新聞眞怪煞 儲君相貌甚稀奇 年
方十四身軀偉 尤勝南京郭少爺 乘夜而來何要緊 聽他言語會調皮 無雙冷笑搖頭道 這個人外面
軒昂內裏虛 喜怒無常情不一 張世兄與他交好實然癡 沐公喝道休胡講 逸少原會據禮辭 怎奈張
兄偏執性 倒把他登時趕出甚心機 (白)張公道這畜生說過幾日還去我又何必留他這等不肖之兒莫如趕
出去了也免得受人笑罵 沐都督沒好氣叫進管園門的家人來大聲喝罵道陌生人進來你怎麼不阻住他通報
道放了他直闖到內裏麼 管門的磕頭道小的因那兩個太監是來慣的所以不曾阻攔那裏知道這一個是甚麼
太子張公道這個不關門上之事即使攔住他他也未必肯依 皇上仁明有道不知爲甚麼生出這個太子來自小

如此將來若卽了位。他這大明天下。怕不送在他人手中。張景自信也不會作惡。恰好養出這個逆子來。配了他。將來正好助紂爲虐。大則敗國。小則滅門。我趁早與他做了個決絕。還是上着。(唱)中軍都督哈哈笑。你倒要遠害全身。忒見機。好一個怨己責人白如玉。不勝氣忿罵無知。然而此刻都無法。悶極人人磕睡迷。賭局丟開尋夢境。書無交代不成詞。(白)張瑞官這一走。太子逆料他必進宮中。所以也趕了回去。家中人等也道他願隨太子。越發不去追尋。就是列位看官。却也是這個想法。其如他的作爲。都不爲諸人料定。只有在下做書的得知。(唱)他若是依了儲君回禁苑。就做了當真忤逆背親兒。若要說寧甘仗責留家內。及忒把太子高情難爲些。因此上借勢脫身而一走。也算得兩邊爲好沒高低。然而沒個安身所。走出來時暗暗思。此處並無他熟識。天寒地滑冷淒淒。今宵教我何方睡。難道好立在街坊聽曉鷄。重又想。甚稀奇。一身本領自家知。任他山野狼虎穴。隨處皆堪一夜棲。不用憂愁且自走。飄然舉步竟投西。行過了半條街道無多遠。忽聽得鑿鉢搖鈴與木魚。鐘鼓齊鳴真熱鬧。經聲朗朗誦阿彌。趨前幾步凝眸看。原來有一座山門極整齊。高掛金書紅漆匾。上寫着成化勅建寺菩提。行人觀看紛紛擁。夜設齋壇把食施。隨衆挨身而入內。大殿前燈懸數百寶光飛。香花供設皆珍貴。法壇上端坐當家老住持。頭戴毘盧金頂帽。身穿寶緞杏黃衣。水晶如意當胸握。紅錦袈裟外面披。年紀無多三十外。銀盆大臉白還肥。濃眉亮眼端方鼻。邊頰烏雲簇簇鬚。口誦番經人不解。兩邊侍坐小沙彌。(白)瑞官想道。這施食道場。要到四五更纔歇。我倒好在這裏混過一宵。且到明日再作理會。(唱)立在前觀仔細。雖然腹內不担飢。只覺得口枯舌燥喉中渴。欲把香茗借一卮。擠出人叢朝內走。只見那殿東寬大使人稀。有一個中年和尚。凭几坐。桌上是碗蓋茶壺。件件齊。逸少當時移步上。和顏拱手叫禪師。(白)說有茶借一卮。那和尚回頭一看。就滿臉堆笑。立起身來道。有有。連忙就請瑞官坐下。親手篩了一盞碗茶。鞠躬恭敬。瑞官吃了問道。請問老師法號。這主壇的長老。是甚

麼稱呼。那施食道場。是誰家所設的。和尚答道。貧僧法名智珠。主壇的。便是家師真通長老。原是成化年間。西番活佛。灌頂大國師的徒弟。道高德妙。主寺有年。這施食道場。是保國公朱老爺許的。求子願心。近來生了世子。特來還願的。瑞官道。原來如此。弟子年幼無知。多多失敬了。和尚道。豈敢豈敢。小舍口氣。不像本京。請問貴鄉。尊姓。瑞官道。弟子姓李。敝籍武陵。隨家父販貨來京。偶聞寶菴作福。特來瞻仰。和尚道。令尊今在何處。瑞官道。人衆擠挨。一時失散了。和尚想了一想道。令尊可是四上上下下。三髭鬚。白淨面皮的一位尊客麼。瑞官暗想。雖然猜得不差。但不在這裏。你問他則甚。便道。正是。師父可曾見過。和尚道。這等不差。有一位來。正說李姓。不見了。令郎在這裏尋找。貧僧留他到客房坐着。恰好小舍也問着貧僧。快請進去相見了。好一同回去。瑞官暗笑道。我是說的鬼話。你爲何也見起鬼來。且再耍你一耍。便道。相貌雖同。只恐有相像的。若戴着氈兜巾。穿着沉香色道袍。方是家父。不然還是別人。和尚拍手道。正是。正是。已在裏面坐得久了。小舍快同貧僧進去。免得他心焦。(唱)絕頂聰明張逸少。見和尚賊頭花臉笑嘻嘻。捕風捉影將人騙。定是不懷好意思。恰好今朝逢着我。是一個包身大膽怕誰欺。東宮太子難相歷。何懼伊行衆禿斯。假做糊塗跟你走。當時聞說笑微微。果然如此誠爲妙。引領而行倩老師。和尚匆匆真有興。連稱當得把燈移。領同逸少忙忙走。轉過屏門佛殿西。穿進衍堂長得狠。灣兜曲折路蹉蹉。跟着他急急奔跑將半刻。纔到了一座高樓火亮無。(唱)張郎立住問道。家父真在這裏麼。和尚道。正在上邊。瑞官道。真是大叢林。所以客房也這般深處。(唱)禿驢口內胡支應。推挽青年上了梯。門上輕敲。聞答應。有一個少年和尚啓雙扉。(白)同來和尚。指着瑞官道。這位小舍。就是李客人的令郎。師弟可同他進去。與他令尊相會。(唱)少年會意顛頭笑。請進姣容勝子都。隨手將門關上了。外邊落鎖去扶梯。張郎心內明如水。假做歡然並不疑。走過三間來一室。燈明火亮不低微。內中有三人。鼓坐皆年少。兩個齊長髮。尙披一個約來十六七。都是那唇紅面白好豐姿。見人不語惟呆看。靈雀心中已備知。坐下身來開口。

問 如何不見我爹爹。少年和尚哈哈笑。叫一聲寶貝乖乖莫要癡。你的父親誰見面。却來胡亂問僧爺。
(自)瑞官道。既不在此。為何你們要騙我進來。和尚笑道。老實對你說了罷。這是我家師兄。要你做個靠胸貼肚的徒弟。有意騙你進來的。瑞官道。胡說。我是良家子弟。有吃有穿。怎麼肯做和尚。和尚笑道。任你良家子弟。那有做和尚的逍遙。你且耐着性兒。聽我與你講究一回。自然就肯做起來了。瑞官道。我不要講究。你且好好放我出去罷。不然我就喊起地方來。和尚變了臉道。你要喊地方。這裏離街甚遠。就喊破了喉嚨。也沒人應你。瑞官道。不喊我會走。立起來要往外跑。和尚攔門立着喝道。那裏去。就在衣裳裏拔出一把戒刀來。指着道。你要走。請吃這刀。瑞官立定了道。慢着。爲甚又要殺起我來。和尚道。你若肯好好住在這裏。那就不殺你了。你且去想一想。還是殺了快活。還是做了和尚快活。瑞官想了一想。倒笑起來道。做了人。豈有願死不願活之理。只恐這把刀是木頭的。未必殺得動人。和尚大笑道。好眼力。我到要送來與你看清的了。說罷就走近身來。把刀對着面門晃了兩晃道。這是木的。還是鋼的。你那嫩生生的頭頸。可吃得起一刀。(唱)瑞官更不將他應。假做端詳刀背摩。夾柄一揸奪在手。飛來欲砍禿頭驢。小和尚出於意外魂飛散。兩手遮頭口內呼。要走實然來不及。快哉好比劈葫蘆。瓢分兩半人軀倒。迅疾堪誇勝子都。初次殺人如老手。血流遍地不沾襦。三人一見驚慌了。跪倒傍邊饒命呼。逸少收刀方問道。你們不像賊僧徒。可將姓字同來歷。說個分明免受誅。三個聞言齊叩首。年長的開言訴說淚流珠。我身家住京城外。愛寶爲名本姓蘇。正月進城觀佛會。被這班惡人騙住出門無。那一個芳官葉姓家居近。頗有家財怕讀書。逃出街坊也逢和尚拐。上樓四月有多餘。那一個姚家阿秀。南京籍。其父跟官帶入都。作寓寺中爹死了。被他留估要爲徒。可憐總不真情願。誤入牢籠只爲性格愚。(自)瑞官道。這是住持和尚的主意。還是那些小和尚的作爲。蘇愛寶道。主是大和尚作的。這幾個小和尚。都與他一黨。瑞官道。留你們在此。可也是輪流奸宿的麼。愛寶道。正是。瑞官又問道。可也有些婦女在內。這住持要到幾

時進來。愛寶道：婦女也有聽說還在後邊住持。今夜在外面主壇，要到四五更天纔歇。他不到此，別個也不來。只着這個徒弟看守我們的。只是殺了他，大和尚進來便怎麼處。瑞官道：不妨。此刻還只二更時候，他還不進來。待我去報了官，就來捉住這班賊禿，一齊搭救你們。三個磕頭便道：好了。只是他把樓門反鎖，掇去了扶梯，怎生出去。瑞官道：我會屋上出去的。你們只不要做聲，若怕死屍，可把房門曳上了。到外邊來坐坐。（唱）三人聽了心纔放。同出房門撇死屍。逸少將刀靴桶插，推開亮榻响聲低。輕輕上屋朝前走，驚喜相連衆小斷。疑是天神來搭救，且同等候硬頭皮。張郎上屋抬身看，（白）其夜是臘月初一，雖然沒有月光。（唱）且喜那星斗皆明路不迷。聽着這鐘鼓之聲容易出，飛簷跨脊不沾泥。片時已到山門口，此際閒人略略稀。寂地下來人不覺，身回舊路走如飛。走到了沐家門前睜眼看，恰見門公把火提。逸少心焦忙跨進，門公見了甚驚疑。（白）逸少問道：公爺可曾回來。門上道：已安置多時了。少爺你在那裏來。瑞官道：我有緊要之事，要與他商量。他倒睡了。這便怎麼處。門上道：駙馬爺在外飲酒，纔到家。大抵還在廳上。少爺若果有甚急事，公爺睡了，何不與駙馬商量。（唱）瑞官聽說連稱好，煩你先行稟報知。門上見他真要緊，應聲就走不延遲。廳前跪稟青年子，駙馬將軍也道奇。我與他身非熟識，這般寒冷夜深時。有何急事相求我，且把他請進廳來問是非。門上回身剛要走，張郎早已上塔墀。不須相請昂然進，性急忙忙把禮施。（白）說道：某與駙馬未有一面之文，本不該昏夜唐突。怎奈有椿急事，不得已而來。乞駙馬公相助。沐夢熊道：好說。有何急事，請坐細談。瑞官雖在忙促之間，眼睛終是快的。看見這沐夢熊頭戴張仙扎巾，身穿鴉青便服，身材不長不矮，肌膚不瘦不肥，狼腰虎背，軒昂略與乃父相同。目秀眉清，儒雅還是令郎爲勝。（唱）無開口，致謙詞。就坐金交東對西，駙馬也將他一看。此兒生得好豐姿，三分似父高於七。究不知乘夜而來甚意思，當下開言先問道。某與君果然尙未識容儀，不知足下因何事。乘夜單身枉顧予，頭上尊冠何不戴。有何見教願聞知，口伶舌利張靈雀。就把那入

寺逢僧前後詞 一口氣兒都說到 戒刀現在不相欺 靴中拔出呈於案 這一回大駭青春駙馬爺 立起說有此奸僧真可惱 便該拿捉豈容遲 (白) 瑞官道。某係年少單身。不能服衆。故特來見駙馬公。請差家丁數十人。分守前後兩門。某與駙馬再領幾人入內。則諸禿可擒矣。駙馬道。尊見不差。當下就傳齊了一班家將。着二十人先去守住了菩提寺的後門。再點三十人。各帶練條。藤索。刀棍皮鞭。同進前門拿捉。 (唱) 排點定 急如梭 把起燈籠火把拿 自與張郎同上馬 出門疾走不吆呵 奉虧冬夜長如晝 這時節纔聽更敲四下鑼 (白) 到了寺門。人已少了一半。法壇上將近完功。衆家將大聲喝道。駙馬爺進來行香。聞人快走。一面喝。又把鞭子亂抽。來看的人立脚不住。 (唱) 發喊一聲跑散了 讓其駙馬下征駒 張郎率衆相隨入 二十家丁桿棒施 守住山門排一字 可憐那大和尚如在夢南柯 不知禍起蕭牆內 只聽得駙馬行香衆口呼 連忙的整頓衣襟臺上接 彎腰合掌笑呵呵 (白) 口稱荒巷何幸。蒙駙馬降臨。貧僧率衆徒迎接。 (唱) 豈知駙馬無情面 翻轉尊容怒目峻 喝令一聲拿下了 十名家將應聲和 上前捺到廬和尚 索細身軀沒處挪 手快眼明張逸少 戲着那騙人禿賊不曾說 劈胸一拖把翻了 叫衆人盡捉光頭莫放過 和尚大聲還叫屈 駙馬爺無端見捉是因何 忙中也沒人來應 張瑞官率領諸人似湧波 見禿即拿無寬放 衆僧人連天叫苦喊彌陀 前門後戶皆攔斷 好像羣魚入網羅 半個不會逃得脫 又好似蛟精變相渡長河 葫蘆結隊東瓜扭 對鎖連穿一百多 又領數人穿入街 先將和尚死屍拖 隨身帶出三年少 又尋到最後深房快樂窩 也是淫僧棲息處 內藏六位女姣娥 一無走失齊牽出 這時候五鼓聲完卯刻初 駙馬相同張逸少 雙雙坐下審頭陀 (白) 可憐這真通和尚。只聽見徒弟來附耳低言一句說。騙到了個絕標致的小官。其實面也不會見過。再不料一時三刻。就弄出這般大事來。并且還不曉得是誰人發覺。瑞官叫把衆和尚一齊推過來。排頭跪下。指定了那個智珠喝道。你這禿驢。可還認得要茶的小李舍麼。你把我騙到樓上怎麼。我原在外邊。這劈做兩半的光頭。可是

你那開門的師弟香。(唱)賊禿定睛觀仔細。只嚇得魂靈出頂汗梭梭。遍身發抖無從辯。頭磕羅磚着地。大和尚硬了頭皮還叫屈。貧僧是壇間說法用工夫。何曾見李小舍和張小舍。多是那小和尚來累無辜。(自)瑞官喝道。這便由你抵賴也罷。那樓上三個小使。後房六個婦女。難道你也不曉得。實據現在。還要強辯些什麼來。和尙聽了。纔頓口無言。駙馬又喚這班婦女。一一究問起來。兩個原是妓女。兩個也情願相隨。只有兩個訴說是鄉間姑嫂。本來沒有丈夫。偶爾進城燒香。就被他們騙住。行強姦污。已有兩年了。駙馬大怒。先叫家丁。把大和尚痛打一頓鞭子。瑞官又問奸污你們是那幾個和尚。一班小官婦女。一個個指出來。并說了名字。駙馬就命家人錄了口供。又對瑞官道。此輩當付兵馬司收禁。世兄也須一行。自呈兇器。方好結案。瑞官道。這箇自然。只是要借重尊紀。到園內去取了一頂冠子來。并駙馬公在此少坐。待某去了轉來。還有一言奉告。沐夢熊不知其細。一口應承。就差了家將快去取了冠子來。大家開了這一回。也要吃些點心。湊便就擾了和尚現成供齋。其時天已大亮。家將趕到家中。敲開書室。見了張公。細細稟了夜間之事。此時少爺現同駙馬在菩提寺中。差小的來取一頂冠子去戴了。好往兵馬司呈告。張公聽了。大吃一驚。暗想道。原來這畜生。不會到宮裏。又往別處惹出事來。竟人也會殺的了。只得走過園去。把昨夜打落冠子。尋出來與了他。(唱)家人送到菩提寺。張瑞官無暇餘將秀髮梳。戴上冠兒簪插好。只把那犯奸有數幾僧徒。鍊條鎖起餘仍放。男女諸人一井和。八個家丁同押送。(自)沐夢熊仍舊坐在寺內。(唱)與一班隨身勇士共家奴。同聲贊嘆張靈雀。年紀輕輕不算多。智勇雙全兼義俠。怪不得科闈一舉占高科。正所謂才雄不礙腰肢瘦。力弱空生骨格粗。斬了淫僧除一患。奇人怪事古今無。要後來更有何情事。請諸公耐等開場下卷書。

